
塞西莉亚姑娘
比利亚维德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塞西莉亚姑娘

〔古巴〕比利亚维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Cirilo Villaverde
CECILIA VALDES
O
LA LOMA DEL ANGEL

Ediciones Huracán
Instituto Cubano del Libro
1972

封面设计：秦　龙

塞西莉亚姑娘
SAIXILIYA GUNI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38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20\frac{1}{2}$　插页8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书号 10019·3894　定价 3.45 元



比利亚维德像

前　　言

《塞西莉亚姑娘》原名《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或名天使岗》，是古巴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古典长篇小说，也是十九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中的一部杰出作品。

作者西里洛·比利亚维德，一八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古巴比纳尔德里奥省圣迭埃戈·德努涅斯镇的圣地亚哥糖厂。父亲是糖厂的医生；比利亚维德随着父母，在糖厂度过了童年。一八二三年，比利亚维德到了哈瓦那，学习绘画、哲学和法学；一八三二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但是比利亚维德从未有机会从事法律工作，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育和写作。开始时，他在首都的美景学院和古巴王家学院担任教职，后来转到马坦萨斯的企业学院。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他勤奋地进行写作。作为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的作品不仅数量甚多，而且范围很广，几乎当时所有主要的古巴报刊都经常有他的作品发表。

比利亚维德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八三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鸟》、《白色巨石》、《伪誓》和《塔加纳纳岩穴》。一八三八年又发表短篇小说《以真实进行欺骗》、《金钳》，以及游记《布埃尔塔·阿瓦霍巡礼》的第一部分。一八

三九年，发表中篇小说《一个乡下人的爱情和灾难》和短篇小说《黑十字》。同年，长篇小说《塞西莉亚姑娘》的第一部分开始发表。

转到马坦萨斯的企业学院任教之后，比利亚维德开始为哈瓦那的《工业灯塔报》撰稿。这张报纸，是古巴独立运动的喉舌，由著名学者安托尼奥·巴契叶尔·伊·莫拉莱斯（1812—1889）主编。比利亚维德回到哈瓦那后，参加了这张报纸的编辑工作，成为主办人之一，并连续在该报发表了《布埃尔塔·阿瓦霍巡礼》的第二部分（1842），小说《金箭姑娘》（1841），《乡下人》（1842），《雕花梳子》（1843），《两种爱情》（1843），《忏悔者》（1844），《雅雷的织帽工》（1844—1845），以及许多篇笔记，摘记，评论，政论，风俗小品等等。

当时的古巴，依然处在西班牙王室的殖民统治之下，黑人奴隶制度，依然是大种植园经济的支柱。黑人奴隶受到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受到轻蔑和歧视，即使是土生白人，也处在无权的地位。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为了保留新大陆这块最后的殖民地，加紧了对古巴的专制统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土生白人中的知识阶层，对独立和废除奴隶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各地连续不断发生的黑人奴隶逃亡和自发斗争事件，加剧了形势的发展。于是殖民政府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手段，于一八四四年炮制了著名的“梯子密谋案”，杀害了包括诗人帕拉西多在内的一批有志于独立革命的知识分子。

比利亚维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身于古巴的独立

革命的。他不但写了大量鼓吹独立，鼓吹黑奴解放的文章，写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和社会矛盾的小说，并且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开始活动的“古巴玫瑰矿”密谋。由于叛徒的告发，此项活动遭到破坏。比利亚维德被捕，囚禁于哈瓦那，起初被判处绞刑，后来改为十年徒刑。一八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他与另一名囚徒一起越狱，逃上一艘海船，流亡到了美国。

在美国，比利亚维德继续进行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他到了纽约，担任革命领袖纳西索·洛佩斯（1798—1851）的秘书，并兼任报纸《真理》的主编。一八五一年，洛佩斯率领革命军队登陆古巴，失败后被害，比利亚维德于一八五三年移居费拉德尔菲亚，以教授西班牙语为生，同年，与埃米利亚·卡萨诺瓦结婚。

一八五八年，比利亚维德获得赦免，回到哈瓦那，进入安的列斯出版社工作，主持出版了当时古巴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但是国内压抑的政治气氛使他不久便不得不再到纽约，继续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在这期间，他主编了《美洲》（1861—1862），《美洲画刊》（1865—1869），《镜报》，《西班牙美洲忠告者》等报刊，不倦地以其犀利之笔，为祖国的独立而进行战斗。一八六四年起，与妻子共同创办了一所学校。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比利亚维德逝世于纽约。四年之后，他的祖国古巴终于获得了独立。

比利亚维德以其爱国志士和著名小说家的崇高声誉，留名于古巴历史。他的长篇小说《塞西莉亚姑娘》，已经成

为古巴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塞西莉亚姑娘》自从一八三九年发表第一部分之后，经过作者数十年的修改和续写，一八八二年在纽约出版了修订本，受到古巴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赞扬。

《塞西莉亚姑娘》的主要情节，是同父异母的混血姑娘塞西莉亚和白人青年莱昂纳多之间的不幸的恋爱悲剧，但是由于作者对于产生这个恋爱悲剧的背景进行了真实、广泛、细致的描写，因而使小说形成为一幅一八一二至一八三一年间古巴社会的广阔画卷，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种族等等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深刻矛盾。

正如比利亚维德自己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他是在司各特和曼佐尼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他把种族歧视下的爱情、嫉妒、报复、死亡作为小说的主题，但是在后来继续写作的过程中，由于他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心，他终于"采用了现实主义……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抓住他们的全部细节和特征来介绍小说的主要人物"。因而小说的主题扩大而成为古巴历史上这一重要时代的真实反映，而塞西莉亚和莱昂纳多，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古巴青年的典型。

古巴当代文学评论家波尔图翁多在评价这部小说的时候说："……在你欣赏它的时候，可以发现它是一个缺陷不止一处的病人。虽然如此，《塞西莉亚姑娘》却是第一本恰当地抓住了殖民地的气氛的古巴小说，而且它已经具备着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久就会起来面对面地反抗西班

牙的专制统治。”

我们相信，《塞西莉亚姑娘》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巴人民的历史和古巴人民的文学。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次

致古巴乡亲

远离古巴，没有希望再看到她的阳光，她的鲜花，她的棕榈树。这些忧伤的篇章除了最公正地献给你们，亲爱的同胞们，祖国最优秀的代表们，还能献给谁呢？

作　者

原　　序

一八三九年中，我在堂利诺·巴尔德斯的文学印刷所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册，同时开始写应该完成的第二册，但是我并没有写多少，一是因为不久我就搬到马坦萨斯①去了，在该市新办的企业学院当教员；二是因为一到那里，我就开始写另外一部小说《金箭姑娘》，并于一八四一年写完，印成了单行本。

一八四二年我回到首都，参加了《工业灯塔报》②编辑部的工作，但也没有放弃教书的职业，我把自己的全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在报上连续刊载，直到一八四八年中几乎没有停顿过。在报纸专栏里发表的其他许多种类不同的作品中，出现了连载的体裁，如《瞎子和他的狗》、《布埃尔塔·阿瓦霍巡礼》、《雕花梳子》、《乡下人》、《两种爱情》、《卡罗尼的传教士》、《忏悔者》等等。

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日午夜以后，我被蒙塞拉特区的巡官巴雷达率领的大批士兵和法警从床上惊醒；我被捕了。根据本岛总督堂费德里科·龙卡利的命令，我被关进了公

① 古巴今马坦萨斯省省会。

② 一八四一年创刊，一八五一年被殖民政府封闭。

共监狱。

我象野兽一样，连续六个月被关在一间黑暗潮湿的牢房里。后来，常设军事委员会以阴谋反抗西班牙王室权利罪审讯我，判处我服苦役。一八四九年四月四日，我串通刑事犯维森特·费尔南德斯和监狱的看守加西亚·雷伊一起逃走了。后者不久成为西班牙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产生严重争执的原因。说来也是奇怪的巧合，我们三个人从哈瓦那港口乘帆船一起出发，但一到佛罗里达南岸的阿帕拉奇科拉河口就分手了，我从那里由陆路直奔萨凡纳和纽约。

离开古巴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兴趣被更崇高的思想所代替，我从幻想的世界进入了现实的世界。总之，我放弃了在被奴役的国土上无关紧要的奴隶的职业，以便参加自由的国土上自由人的事业。我的手稿和书籍留在那里了，虽然过一段时间以后收到了，但没能用来写出任何东西，因为我起先在主张古巴独立的报纸《真理》当编辑，后来又担任纳西索·洛佩斯将军的军事秘书，过着十分紧张而动荡的生活，顾不上安定地从事研究和写作。

虽然一八五〇年对卡德纳斯的远征①失败了，进攻拉斯波萨斯②遭到惨败，一八五一年我们的革命冒险行动著

---

① 一八五〇年洛佩斯将军率领六百人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的港口卡德纳斯登陆，与守军交战数小时后撤退。这是争取独立的远征军第一次到达古巴海岸。

② 一八五一年洛佩斯将军又率领五百人进攻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翁达湾附近的拉斯波萨斯地区，进攻失败，五十人被枪杀，洛佩斯将军被处绞刑。

名的首领被处死①，但斗争并没有停止，相反，人们重新拟订了新的解放古巴的计划，这是古巴爱国者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在追求的事业。但是，所有这些计划和过去一样，一八五四年都不幸以失败而结束。

一八五八年，阔别了九年之后，我回到了哈瓦那。当时我在普罗斯佩罗·马萨纳先生的印刷所里重印了我的小说《两种爱情》。根据他的建议，我着手修改，更准确地说是改写另外一部小说《塞西莉亚姑娘》，它只出版了第一册，第二册只有一小部分手稿。当我又一次不得不离开祖国时，我已经拟好了包括最小的细节在内的新的计划，写完了说明，正开始写小说的情节。

随着第二次离开祖国而来的变迁，我必须在国外负担家庭的生活。从一八六五年起在古巴开始感觉到的政治动乱，以及我后来从事的新闻工作，使我没有精力和空闲来专心完成这部长篇著作，不能很快把它写出来，实在令人心烦。这是我的文学作品中最长最复杂的一部，必须加以删节、扩展和改写才行。

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六八年新的动乱之后，发生了一八六八年的革命。这场血腥的战争在古巴打了十年。同一时期，在靠近古巴的所有的国家里，特别是在纽约，古巴侨民也都聚众起事。和过去一样，也永远如此，我的文学活动赋予了战斗的政治内容。这样，用笔杆子和文字在这里进行

---

① 指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二日被枪决的华金·阿古埃罗。

的斗争，至少和用枪杆子和军刀在那里进行的斗争是同样激烈的。

在那段混乱和做爱国梦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小说手稿自然睡大觉了。我能说什么呢？小说至多写了五章，还只是抽时间勾划的一个轮廓。想到祖国优秀的儿女们血染疆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所有的恐怖，看到了一切美好的事业，它好象要求酷爱祖国的人们在她死亡和上升到自由民族的生活以前，忠实地以物质、精神和社会三者相结合的观点去描绘祖国的生存，完全改变它过去的面貌和特征。

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确实不能说我写这部小说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从一八三九年到现在)。当我决定把它写完时，大约在两、三年当中，我最多能够做到每十五天写出一章，还多次被打断，有时每月写一章，每周工作若干小时，星期日则整天写作。

用这种方式来写虚构的作品，就不容易经常保持有趣的叙述，情节不可能总是生动和统一，风格不可能一致和自然，语调也没有经过锤炼和保持连贯性，而这些都是写小说的要求。这是促使我谈谈这部小说和我自己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总的来说，我描绘出来的图画那么阴暗，给人的印象那么悲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古巴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作一点剖白的说明就把它献给读者，我感到有点害怕或者说羞愧。我完全知道，那些对于我想描写的古巴的风俗习惯和她的历史时代并不直接了解的人会感

到奇怪，他们也许认为我选择了最阴暗的色彩，把画面渲染得过分阴暗，纯粹是乐意按照伦勃朗①或古斯塔沃·多雷②的模式而产生其影响。其实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首先，我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我用这个词是指当代赋予它的艺术上的意义而言。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读过任何小说，在构思《塞西莉亚姑娘》的不同场面时，我唯一能够采用的是沃尔特·司各脱③和曼佐尼④的模式。我承认对我的作品来说，最好是写一部田园诗，一部牧人的抒情诗，甚至是按照《保尔和维尔吉尼》⑤或《阿塔拉和勒内》⑥的风格写一篇故事，这样虽然更有趣味，更合乎道德，但却绝不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感情的描绘。这个民族是服从着特殊的政治的和世俗的规律的，是受到某种思想的推动的，是接受着实际的积极影响的。因此，我没有创造或忆想那种空想的和未必有的人物性格和场面，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根据我的理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抓住他们的全部细节和特征来介绍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身穿活着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大部分人用的是真名实姓，说的是他们活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② 多雷（1833—1883），法国版画家。

③ 司各脱（1771—1832），英国小说家。

④ 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小说家、诗人。

⑤ 法国作家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

⑥ 法国作家夏都勃里安（1768—1848）的小说。

动的历史舞台上使用过的同样的语言，尽量自然地写出他们的体态和精神面貌，使那些本来亲眼见过他们，或因为传说认识他们的人毫无困难地认出他们来，至少可以说：其相象之处是无可否认的。

我几乎没有指望别的东西。如果有人认为描写的东西一点不完美，没有教育意义；为了摆脱良心上的负担，我唯一应该补充的是，在把小说的情节搬上哈瓦那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三一年期间的舞台时，我没有找到能够基本上准确地扮演例如乡下人洛伦索，或温柔的阿文迪奥，或生气勃勃的神父克里斯托瓦尔，或神圣的大主教卡洛斯·博罗梅奥等角色的人物；与此同时，却有很多不容置辩能够作为卡诺索、特拉莫亚和堂罗德里科之流的忠实翻版的人物，他们是暴徒、骗子手和游手好闲之徒，似乎在一切国家和所有的时代里都出现过。

如果图画没有启发人，没有惩罚人，没有给人指点而使其高兴，这也不能怪罪作者。我最多能够做到的是：避免一切无耻而粗糙的描写，考虑到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地位、性格和感情，这种错误是容易产生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群众的作家在努力成为忠实和准确地描绘风俗习惯的画家时，必然会忘记应该尊重读者的道德和谦逊。

此外，如果说现在全部出版的这部作品没有包含在哈瓦那刊印第一册时它在语言和风格上的缺点，在刻画性格时更准确和真实了，某些不那么道德的场面和词句被删掉了，作品总的情调更加统一更加生动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

当归功于我的妻子的建议，随着小说写作的进展，我能够逐章地和她进行商讨。

西里洛·比利亚维德

一八七九年五月于纽约。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这就是罪孽的结果，
特略，痛苦的收获。
——索利斯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的一天，将近黄昏时分，一辆敞篷马车由两匹母骡拉着，经过孔波斯特拉街，朝城北方向驶去。按照习惯，黑人车夫骑在其中的一头母骡上。车夫的制服，母骡的挽具以及车子的镶银装饰都清楚地说明，这种豪华装备的主人是个富翁。车厢装饰着大头的铜钉，不仅它的前面，而且它的一侧和另一侧的一半都挂着有皮带的呢车帘或车罩。不管当时乘车的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是想避免被人认出，尽管这种谨慎其实多余，因为这时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而且除了星光或从某些住宅关着的宽门缝里透出来的灯光以外，看不到别的亮光。

母骡在圣胡安·德迪奥斯街的拐角处突然停住，一个高个子男士费力地从车里下来。他的服装很讲究，黑色的燕尾服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那里，从下边可以看见浅色的背心，长裤是用马尼拉大麻纤维和丝的混纺布做的，领带是细麻

织的，戴着大顶窄边的獭皮帽。在微弱的星光下能够辨认出来，这人脸上最突出的是鹰勾鼻子，两眼炯炯有神，脸庞呈椭圆形，下巴很小。他虽然不是黑人，但胡须和头发的颜色，帽子的阴影和附近修道院高墙的黑影，似乎使他显得相当黝黑。

“你到恩佩德拉多街去，”绅士左手扶在辕骡的鞍子上，用命令的口气更低声地说，“就在街角等着。如果夜间值班警察问你，你就说是堂华金·戈麦斯的车夫，在等候他的差遣。皮奥，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老爷。”车夫回答，从主人开始说话时，他的帽子就已拿在手里。

他跟着母骡走到了主人指定的地点。

圣胡安·德迪奥斯是一条只有两个街区的胡同，一头被卡塔利纳修道院的墙堵住，另一头被哈瓦那街的房子切断。与街同名的一所医院占着第二个街区的整整一侧，从它高大的四方形窗口里，总是散发出病人的热气。街区的其余三面都是红瓦小平房，最后几间房子的地基高出街面，门口有一两级石阶，其中最好看的房子位于连接孔波斯特拉街的街区。房子的规模大体上是一样的，都只有一扇窗子和一个杉木门，门上钉着许多大头钉子，涂着砖的颜色，窗子上有粗木栏杆，或是与墙面齐，或是突出一点。街面保持着自然的原始状态，石头很多，没有人行道。

这位尚不知名的绅士在探出的屋檐下靠墙走着，到右边第三间小房子的门口站住了，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两下。无

疑那里有人在等他，因为他从窗口走到门口的功夫，那个人就拔开了从里面插着的门闩。她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约摸四十多岁的一个黑白混血种女人，中等身材，肌肉丰满，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段，露着两个圆圆的肩膀，头部相当美丽，鼻子略微大着点，嘴巴富于表情，头发浓密卷曲。她穿着精致的绣花短袖衬衫，斜纹布的裙子没有褶皱，也没有任何装饰。

房间里家具不多：靠右边墙放着一张红木桌子，桌上的钟形玻璃罩里点着一枝蜡烛，几把很重的杉木椅子椅面和靠背都是皮的，钉着黄铜大头钉。在那个时代，这些家具算是奢华的了，对一个有色人种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她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不是女仆。绅士进门时没有和她握手，只是严肃地向她问候，一点也不热情和文雅。更奇怪的是，除了地位和种族的差别以外，他们各自年龄的差别也很明显，他们之间大概只存在着一种诚实无私的友谊关系。他立即用忧郁的声调问这女人，并尽可能离她近一点，免得提高他的粗嗓门：

"病人怎么样了？"

黑白混血种女人忧伤地摇摇头，用三个单音节回答说：

"唉！很不好。"

她稍微振作了一点，虽然脸色仍然阴沉沉的；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不是对老爷说过了吗？这次打击必然会使她完蛋的。"

"怎么，昨晚您不是对我说她好了些，安静些了吗?"绅士不愉快地问。

"是那样，老爷，但是今天上午她很不安静，非常激动。她说被单热烘烘的，头也发烧，她几次想起床，要呼吸新鲜空气。因此，我不得不请医生来。医生来了，开了一剂镇静药。她吃了，可怜的女人，给她什么都吃。结果，她象一块石头一样昏睡过去，后来又突然惊醒。唉！老爷，她睡觉时跟死了一样！我真害怕，害怕极了。开头我就告诉过老爷，这次打击对她太重了，姑娘没有能力经受得住。唉！我的老爷，这回我们将失去她了；我是这样看的，我的心也这样告诉我。"

她不再说什么，因为激动，声音在喉咙里噎住了。

"我看您有点胆小，何塞法大娘，"不知姓名的人亲切而有感情地说，"您没有设法说服她，告诉她母女分离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吗？她又不是小孩子……"

"我当然说过了！老爷，您好象还不了解她。她是不听别人讲理的，生来就很任性，很固执。另外，自从那档子事以后，她就神智不清了。在那个不幸的晚上，老爷自己不是也曾想法安慰她，让她安静下来吗？结果怎么样？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什么人也不是。老爷将亲眼看到，让她经受那种考验，选择错了时机。还没过四十天，她就已经发起高烧来。的确，"她十分激动地哭着说完了这句话，"我相信，这回她将发疯，或者活不成了。"

"何塞法大娘，上帝不会愿意实现这种不吉祥的预兆。"

绅士忧心忡忡地说；过了一会，又接着说，“她年轻力壮，自然的力量会战胜一切不幸和痛苦的。我相信这个道理，胜过于相信医生模糊的科学。除此之外，您知道我那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说得清楚一点……我认为以后大家都会感谢我。我不能够也不应该把我的姓给她。不，不，”他重复地说，好象是被自己说话的回声激怒了，“没有谁比您更清楚的了。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会懂得并且承认我必须那样做的。女孩子必须有一个姓，一个将来不会因此感到羞愧的姓；她应该姓巴尔德斯①，用这个姓也许将来会有美好的姻缘。为了姓巴尔德斯，除了把她送到王家育婴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很清楚，这对母亲来说，比我们大家都更感到痛苦……但在几天之内将为女孩行洗礼。那时我会让我的女仆玛丽亚·德雷格拉把女孩抱到这里来的。三个月以前，她的儿子产后七天得破伤风死了，她现在奉我的命在育婴堂给女孩喂奶。她将把一个健康平安和入了基督教的女孩交还母亲。这些我都和育婴堂的医生蒙特斯·德奥卡安排好了，从他那里我经常得知女孩的情况。开始她哭得很厉害，不肯吃玛丽亚·德雷格拉的奶，因此瘦了一点。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她现在胖了，长得很好看，这是蒙特斯·德奥卡告诉我的，因为自从那天晚上我把她送进育婴堂的储婴匣里去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我的两眼一直望着她，这样做，使我感到说不出来的

① 巴尔德斯是中世纪创办育婴堂的一个主教，后来育婴堂所收容的婴儿，就都以此为姓。

难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您知道那是没有错的。”

“我完全清楚，”黑白混血种女人擦干眼泪说，“您是没有错的，没有错。对这件事我是放心的，如同我奉老爷的命令，在她的左肩上画个蓝色半月形的标记时一样，尽管她的尖叫声使我的心都碎了，我还是那样做了。我不知道谁更痛苦，是她还是我……我的老爷，我不放心的是孩子的母亲。她顶不住，我跟老爷再说一遍，她一定会发疯，或者送掉性命。”

那个不知姓名的人称呼为何塞法大娘的，看来是个聪明的女人，虽然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时常说错话，这对一般古巴老百姓来说是常有的事。尽管她已是中年，饱尝艰辛，但仍然保持着出众的青春美貌，她的眼睛是美丽的，还有表情温柔的嘴，圆圆的脖子、肩膀和两臂。她的皮肤呈青黄色，这是黑种女人和印第安男人混血的结果，但是卷曲的头发和椭圆形的脸庞又否定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只能说明她的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年轻时她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与有教养的风流人物来往。此时，她真是忧心如焚，连连唉声叹气，眉头紧蹙，一双大眼睛泪水汪汪，冲淡了它的光彩。此外，从她的表情上看，却是绝望多于实际的痛苦。事实上，我们以后会看到，她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绝望的，也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痛苦的。

好一会儿两人都沉默不语，各自沉思着。可以肯定，他们所想的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这时，从后面的房间传来哭声和令人心碎的叫声。女人痛苦地喊了一声，双手抱着头，

匆忙地从外面的房间跑进里面的房间去。绅士机械地用双手做出同样的动作，悄悄地跟在她后面，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屋里只有桌上的一盏小油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桌子上面还放着一只神龛或者说象木偶戏演员用的盒子，里面供奉着一尊穿着长衣女服的雕像，两眼抬起望着天，胸口插着一把剑，剑柄好象是银的。桌子的对面有一张单人床，挂着打皱的丝帐。床头边放着一把皮椅子，何塞法大娘走到那里时，一个年老的黑人妇女已经站起来把它腾出来了。这个黑人妇女憔悴得象死人一样，斑白的头和又长又瘦的黑棕色脖子形成明显的对照。她右手拿着一串念珠，胸前白衬衫上挂着一些神符，粗麻布裙子的腰间系着一条奥古斯丁派修士的黑长皮带。她好象在那里发呆，或是在热忱地祈祷，当何塞法大娘拍她的肩膀时，她突然抬起头来，转向屋门口，看见陌生人站在那里，做出一个害怕或受惊的动作，一句话没说，就从后门消失了。

何塞法大娘站到她的位置上。她小心翼翼地掀开床上的帐子，打手势要绅士靠近；他好象是很厌恶地走了过去。两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的惨白面孔，病人仰天躺着，从外表上看如同死了一样。因为她这时一动不动，两眼深陷，眼皮紧闭着，睫毛长得使两颊都暗淡了。她只有头露在被单外面，几乎埋在枕头中间，一蓬乱七八糟散披着的波纹状黑发，把枕头遮掩得都看不见了。黑发中间露出了病人椭圆形的脸庞，象蜡一样惨白，尖尖的下颌，又方又高的前额，嘴巴很小，双唇厚实，以及对混血种女人来说也

算长得相当好看的鼻子，无疑就跟现在站着的那个女人一样。她的整个形体是标致的，有女性的美，但由于生病，憔悴的面容上表情是那么痛苦和悲伤，使人看了都会为她惋惜。何塞法大娘也许被这种情绪所感动，贴着绅士的耳朵说："她睡着了。"

绅士不同意，摇摇头作为回答，也许是因为这时他看到，病人全身从头到脚都在痉挛地颤抖；接着，胸部又向上鼓起，宛如平静的海面上突然掀起的波浪一样，这是容易从被单上面看到的动作，是从心底即将发出叹气的前奏，随之而来的将是刺耳的痛苦呻吟。绅士明白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无法挽救。他先把视线移开，然后遮遮掩掩地退到床脚边。这时病人欠起身子，惊恐地叫道：

"亲爱的妈妈，是您吗？"

"我的孩子！你要什么？你好一点了吗？"

"唉，亲爱的妈妈！"姑娘仍旧惶惑不安地继续说，"我看见她了，我刚才看见她了。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那儿！"她指着天接着说，"她走了！他们从我这里把她带走了！她大概死了。唉！"她又发出断肠似的叫声。

"女儿！"受折磨的母亲说，"醒醒吧。你在做梦，或者那是你的幻觉。"

"亲爱的妈妈，请您到这里来，您自己看吧。"

说着她用手把母亲拉到身边。

"您看她！那不是最神圣的圣母在一朵彩云中间，赤着双脚，站在无数天使的翅膀上面吗？就是她。看吧！您看

这儿，那儿！您看，她上天了！”

“这是幻觉，我的女儿。你别理会它。睡觉吧，休息吧。”

“我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女儿、我心爱的女儿时，您怎么能要我睡觉呢？”

“但是，谁带走了她呀，我亲爱的孩子？”

“谁带走了她？您没看见吗？最神圣的圣母。她用两臂抱着她。她大概死了。唉！”

“她没有死，你别信那个。”何塞法大娘心软地说，因为对这一点她并不比病人更有把握，“你的女儿还活着，很快你就能看见她的。那是你在做梦。”

“梦，梦，”姑娘心不在焉地重复说，“我做梦了吗？那只是一场梦吗？但是，我的女儿呢？她在哪儿？为什么他们要从我手里把她抢走呢？我失去了她，您是有罪过的。”她以愤怒的声调和表情结束了她的话。

何塞法大娘没有勇气回答她，大概是因为她不想用根本没用和矛盾的话更加刺激病人，或者是因为病人的指责是直接的，有根据的。她只是把目光转向右边，这一来病人的目光自然也向右看去，看到了想躲在床帐后面的陌生人的黑影。

“谁在那里？”她用手指着问，“啊，他就是抢走我女儿的强盗！刽子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这妖怪，是来享受你干的好事吗？你来得正好。你尽情地享受吧。我的女儿已经升天了，我知道，我相信她上天去了，我很快就跟着她

去，但是你，你是让我们受罪和死去的罪魁祸首，你将要下……地狱。”

“耶稣啊！”何塞法大娘划着十字大声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住嘴吧。”

她泪流满面，伏在女儿身上，一方面为了防止她起来，同时不让她继续可怕地咒骂那位不知姓名的绅士。绅士不知是因为谨慎，还是受到良心的谴责，一直默不作声，把头垂得更低。不管怎么说，他是很不高兴的，思想上在进行斗争，以便作出决定。他曾预料，到这里来会受到病人的责备，病人虽然神智迷糊，可是谴责他说他使她失去女儿和精神失常，看来还是有道理的，但他并不为自己辩解。相反，他感到受了莫大的屈辱，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动机是纯正的，是为了与此事密切相关的所有人的利益，结果却走上了十分可悲的道路。就他本人的良心来说，辩解是容易的，但人们会用事实来对他进行判断，因而使他深感恐惧。

与此同时，母亲和女儿继续在挣扎。女儿两眼露出惊惶的神情，披头散发，额上满是汗水，两颊发着高烧，用双手推着母亲，反复地说：“放开我吧，亲爱的妈妈，让我看看那个无耻的家伙的脸。我要为我的女儿跟他算帐。他从我手里抢走了她，是他，人面兽心的家伙。”母亲则眼泪汪汪，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回答她说：“为了上帝的爱，我的孩子，为了圣母玛丽亚，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活着的好女儿的健康，别说了，安静点吧。我求求你。”

这场挣扎已经好一会儿，绅士走近床前，拉住病人的一

只手（她没有拒绝），用严肃但充满温情的声音对她说：

“查罗，听我说。我答应你，明天你就会看到你的女儿的。你清醒清醒吧。安静一点！不要再发神经病了。”

是因为用力挣扎使她筋疲力尽了，还是因为不知姓名的人说的话尊重她，病人确实在长叹一声之后，突然仰面倒在枕头上，片刻之间一动不动了。母亲开始以为她断了气，把手放在她的心口上。但是也许是被吓坏了，也许是血液在病人的血管里确实僵住了，瞬息之间感不到她的脉搏。母亲惊恐万状，回头望着似乎正毫无表情地欣赏这幕哑剧的绅士，以痛苦的声调责备他说：

“老爷看见了吗？她死了。”

这并没有使绅士失去他本来的镇静，相反，他镇定自若，象医生一样摸摸姑娘的脉搏，然后说：

“请您把醚药拿来。她昏迷了。这姑娘很弱，需要吃东西。”

“医生不让她吃。”何塞法大娘回答。

“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给她汤喝，但是和醚药一起喝。”

有挥发性的阿摩尼亚药拿来了，他们把它抹在她的鼻子上。唯一表示姑娘还活着的征状，是眼皮颤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睁开。她安静地哭泣着，象俗话说的：泪如雨下。当这事在病人床前发生的时候，前面提到的老年黑人妇女从卧室半开着的后门伸出白头来看了看，马上又缩了回去，好象见了魔鬼一样，这无疑是因为绅士还在这里。最后，绅士离

开了这个痛苦和悲伤的地方，对何塞法大娘只是点头打个招呼，就走到了街上，嘴里嘟哝着抱怨自己：

“都是我的罪过！”

第二章

我是孤独的，孤独地出世，
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只好独自飘零，
象天空中的羽毛。

若干年以后，准确地说，在西班牙第二个短暂的宪政时期①结束一两年以后，古巴岛处于戒严状态，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当了岛上的总督。这时在安赫尔区的街上，经常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是因为她有喜欢逛街的习惯，还是由于我们将要叙述的其他情况，总是引起着人们的注意。

她属于最著名的画家所描绘的处女类型。高高的前额上覆盖着自然波动的浓密黑发，脸容十分端正，鼻子从眉心下垂，由于它稍短一点，上唇则翘起一些，好象是故意为了让人家看见那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她的两道眉毛呈弧形，为乌黑的大眼睛增添了更多的阴影，眼珠滴溜溜的，充

① 指一八二〇年一月到一八二三年的时期。

满着激情。她有一张樱桃小口，两唇丰满，与其说这是表示个性坚定，不如说是多情。两颊圆润丰满，下巴中间有个小酒窝，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美丽的整体，假如表情不是那么淘气，没有恶意的话，那就算十全十美了。

就其年龄来说，她的体形是比较瘦小的。从背后看她的身材，脖子细，肩膀宽，虽然穿着劣等的衣服，但腰身纤细灵活，只有酒杯的底座可以相比，显出魅人的和谐。她的体质可以说是健康的，照画家们的说法，肉色是鲜明的。虽然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面部的颜色是血红的，但整个皮肤黄褐色成份过多，既不透明，也不纯正。这姑娘是属于哪个种族的呢？很难说。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她的红嘴唇有一道深色的边，脸上的色泽靠近长头发的部位是明暗交叉的。她的血统是不纯的，完全可以断定，她祖上第三代或第四代是和埃塞俄比亚人混血的。

但无论如何，这些就是她绝妙的美，活泼与快乐使她具有一种魅力，不会使人放荡，反而会赞美她，忘记她的缺陷，或无视她祖先的遗传。人们从来看不到她忧愁，她也从来不发脾气，不和任何人争吵，也没人知道她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那么，这样漂亮的一个小姑娘，竟然象一只没有主人的饿犬，白天黑夜在街上闲逛，她在干什么呢？难道没有人管她，没有人限制她的游荡成性吗？

小姑娘长得美丽健康，不理会别人对她的观察和闲话，也不注意她的街头流浪生活引起了一些老太婆的怀疑和恐惧。她们不同情她，她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她天生的美貌，

漫不经心的自由生活，使青年男子心中产生了不纯洁的欲望。他们总看到她匆忙地穿过基督广场，象狐狸一样敏捷地从晚上卖煎饼的黑女人那里偷一块油煎豆饼或一块烤焦的肉；或者乘人不备，把小手伸进街角食品店装葡萄干的长方形木匣里；或者从水果店的柜台上拿走成熟的香蕉、芒果或番石榴；或者把瞎子的狗拴在街角的大炮上；或者把要去圣克拉拉街的瞎子带到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里去。看到这些，他们的心就怦怦直跳：所有这些恶作剧，出自一个这种年龄和外貌的女孩子，实在值得喝彩。

她穿着普通的衣服，有时并不干净：一条印花布裙子，没有围巾，脚上只穿一双拖鞋。拖鞋老远就宣告她的到来，因为在当时少数用石头铺的人行道上，拖鞋会发出很响的声音。她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当然也是卷曲的。脖子上的唯一装饰品是一串金银丝念珠，上面挂着一个镶金的十字架，以纪念她那亲爱的但还不认识的母亲。

不管她的生活怎么样，衣着怎么样，她是那么纯洁，美丽，使人觉得她是永远不会变样的纯朴少女，准备从一道象是金色的大门进入世界，在生活中她并不怀疑这个世界的存在。但正如前面说过的，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公共场所就是她的学校。在这些地方，可以想象她幼小的心灵也许可以容纳女人最迷人的美德，可是也染上了许多恶习，年纪轻轻就熟悉了蠕蠕和伤风败俗的人们每天表现的丑恶行为。怎样摆脱掉这种影响呢？怎样挡住她那锐敏的眼睛不让她看见呢？怎样让她那永远警惕着的耳朵不听见呢？为什么

让她那富有生命力和青春的灵魂不提早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去判断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反而沉睡在天真的梦里呢？那种费尽心思和折磨最美丽的脸庞的激情很早就在向她叩门了！

一天下午，小姑娘照例在一条现在毋需提名的街上匆忙地走着。在一个看去象是贵族的家里，两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又高又宽的铁栏杆外，当她们看见这个“流星”——她们当中的一个这样称呼她——从那里经过时，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都恳切地叫她。小姑娘不用邀请，随即走进门廊，很爽快地站在客厅门口，三个女孩正在这里等她。她们握住她的手，带她到一个有点发胖的夫人跟前。这位夫人穿戴得很整齐，舒坦地靠在一把很宽的椅子上，双脚搁在踏板上。

“啊！”夫人看见她走近时大声说，“好漂亮的女孩子！”说着就从椅子上坐起来，这是一个颇费力气的动作，接着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塞西莉亚。”她活泼地回答。

“你的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可怜的孩子！你的父亲呢？”

“我姓巴尔德斯，我没有父亲。”

“那就好一点。”夫人思考着大声说。

“爸爸，爸爸，”三位小姐中最大的一位对斜躺在客厅右

边沙发上的绅士说，“爸爸，您见过更漂亮的女孩吗？”

“见过，见过。”父亲回答，几乎没有回过头来，“你们让她安静点。”这句话刚说出口，塞西莉亚就仔细地看着他，惊奇地笑着说：

“哎！我认识躺在那里的这个人。”这人正双手蒙住脑门，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情绪不好，很不高兴。他随即站了起来，离开客厅，没有再说一句话。真奇怪，只有这个人不同情美丽的街头流浪女孩。

“这么说，你没有父亲和母亲啦？”善良的夫人又问道，上述情况多少引起了一些她的关切，“你怎么生活呢？和谁住在一起？难道你到处流浪吗？”

“圣母玛丽亚！”小姑娘把头转向右肩，凝视着盘问她的人，“唉，耶稣！这么好奇的人！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是一个很善良的老太太，很喜欢我，让我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我的母亲很久以前死了，而且……我的父亲也死了。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请你们别再问我。”

姑娘们本来还想对塞西莉亚的生活和家属提出更多的问题，知道得更详细一些，但是，一则父亲已经对她们说了让她安静点，二则母亲已经不能掩饰她的不快，明显地在示意她们，该让这个冒失无礼的女孩子走了。最后，塞西莉亚满载着礼物告别，经过门廊回到街上。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个小伙子，穿着夏装，即阿拉伯式的衣服和裤子，一看见她就认了出来，从高处对她说：

“塞西莉亚，喂，塞西莉亚！喂，你看！”

她并不停步，但看了对她说话的人一眼，走到临街的门口时说："古依科！古依科！"① 同时，把右手伸开，大拇指放在鼻子尖上，快速弹动其他的手指头。这是一种嘲笑人的手势，在街上我们的年轻人经常这么干，意思是说："啊！我骗了你了！啊！我躲开了你愚蠢无聊的言行。"

这里不提小姑娘离开那幢住宅以后的情况。可以说，男主人和夫人再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但是小姐们却相反，当她们重新到了窗口，观看和问候那些乘着华丽的马车游玩归来路过的女朋友们时，总是不断地谈到塞西莉亚的名字，这时她们的哥哥也来搭腔。他本来就认识她，他到圣特雷萨教堂对面莫拉莱斯神父那里去上拉丁文课时，经常碰到她。

与此同时，小姑娘继续在街上走着，到了圣卡塔利纳广场——它的路基延伸到整个对面——她跳上路基，经过一段石阶往下走，到了阿瓜卡特街。从这里，她小心翼翼地朝紧靠街角酒店的小房子走去。她没有敲门，也没有在门前站住，只是轻轻地把右边的一扇门推开。门是用半截铁棍从地上顶住的，上面本来涂着朱漆，但因为雨淋日晒，天长日久，只是钉子头周围和木板的嵌线深处还留下一些深红色的斑点。那扇装着玻璃的很高的小窗子，只有三四根小栏杆，原来的漆已经褪色，露出淡淡的铅灰色底层。至于室内，它的样子甚至比外表更破落。它有一个小客厅，用屏风隔出一间卧室，卧室的门正好临街，右边的门通向小院，院

① 对别人表示蔑视的呼声。

子只有小房子的底线那么大。在客厅进口的左边，约高一码处的墙中部有一个壁龛式的洞，里面有一幅“多洛雷斯”圣母的全身像，虽然很小，却有一把火剑从她的胸口穿透到背部。两盏长明灯的灯芯浮在三分是水一分是油的普通玻璃杯里，日夜照着这幅完美的画像。一个用各种纸花和金银色道林纸片扎成的花环装饰着神龛，花已经皱了，褪了颜色，落满灰尘。墙上，屏风上，门后边和窗子上，贴着许多字条，例如“福哉圣母玛丽亚！”“愿上帝的恩赐降临这个家里！”“耶稣万岁！玛丽亚万岁！”“慈爱万岁！让罪孽死亡！”等等。这类字句很多，这里不必重复。那些没有框子的画像用浆糊贴在墙上，比字条还多，上面印着各种神像，这是印刷工人波罗尼亚用普通纸印的，是从修道院里要求施舍的人手里换来的，或者是节日里从教堂门口买来的。

屋里家具不多。虽然破旧，但看得出来这些家具新的时候，主人曾经过着美好的日子。屋里最值得羡慕的是一把红木做的坎佩切扶手椅，已经摇摇晃晃，两边的扶手也坏了。还有三四把杉木做的同一式样的椅子，椅面和靠背都是皮的，坚固结实，古色古香。和它们配套的是一张杉木墙角桌，桌腿刻成怪物的蹄爪，嵌着葡萄藤叶状的花边。

尽管这个栖身之处很窄，可是还有一只贪睡的猫，几只鸽子和母鸡。无疑它们与仅有的两个主人十分熟悉，跑来跑去，跳上椅子的靠背，喵喵、咕咕、咯咯地叫着，毫无顾虑，一点也不害怕。在卧室的一边，有一张长方形的高床，随时可以用来睡觉。床板用未经鞣制的皮革做成，羽毛褥子使

床的硬度变软一些，床上总是盖着一条用许多块碎布拼成的床单。床的所罗门式立柱之间，没有挂床帐，而是挂着圣布拉斯的像、神符、纸板十字架、玻璃片和很多年以前星期日祝福时用过的棕榈叶。

实际上，这不是个家，只是两个人简陋的栖身之处。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房间之外，没有其他的余地，除了小院也没有别的舒展地方。厨房就在院子里，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用小木匣子装着的炉子，里面装满了灰烬，支在一只四脚木架上，靠伸出的屋檐避雨。我们用这么多笔墨描写塞西莉亚进去的这所破房子，是为了让温良的读者想象和对照一下，这么漂亮的充满生命力的青春少女，生活在这么一个古旧的环境之中，好象是上天把她安排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在对着她的耳朵说道："孩子，想想你是什么人，要更加谨慎啊！"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她想得最少的事情。由于双重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不让那个背靠扶手椅坐着，面对神龛似乎在祈祷或打盹的人觉察到她进了屋，她轻手轻脚地走着，但不管顽皮的孩子脚踩地板时如何小心，也不能轻到没有一点声音不让老太婆听见和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听力还很敏锐，况且当时她并不是在祈祷，也没有打盹，而是弓着腰正在读一本羊皮纸包着的小祈祷书。

"喂！"她对女孩说，从圆圆的眼镜框上方斜视着她；眼镜架在鼻子尖上，好象男孩子坐在马背后部一样，"喂，小姐！您回来啦？唉？多好啊！是来要您的外祖母祝福的时候了吗？（因为小姑娘正两臂交叉着向她走近）你刚才到哪儿

去了?现在才回来,好样的!(这时教堂已敲过晚祷钟。)要是画成油画,你多漂亮啊!”她突然伸手去抓小姑娘。这么一动,书掉了,吓跑了坐在椅子上时时眨眼的猫,也吓跑了鸽子和母鸡。她继续说:“到这里来,着了魔的孩子,没有翅膀的蝴蝶,离群的牝绵羊,发狂的母猴子。过来,我得弄清楚你刚才究竟呆在哪里。怎么,没有任何人管教你,没有教皇赶你出教吗?哪里有过这种事情?除了逛大街,你没有别的事了吗?没人能够打听到你的事情吗?我会让你明白的,有人会做得到的。我不会看着不管。”

塞西莉亚并没有被吓住,也不逃走,笑呵呵地扑到正在发脾气喃喃抱怨的外祖母怀里,并且为了堵住她的嘴,把小姐们送给她的礼物全都塞给了外祖母。

第三章

该死的老太婆，
用坏话害得
姑娘们癫狂。
——索里利亚

塞西莉亚比同年纪的女孩更会甜言蜜语，也更伶俐。她拥抱和亲吻外祖母，称呼她为“切皮利亚”（何塞法异想天开的别名），因而一般人也这样叫她了。塞西莉亚这样做足以减少她的恼怒，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女人是那么不幸，感到需要世界上唯一有兴趣和她接近的人爱她，严厉地对待外孙女等于增加自己的痛苦。因此她突然不再说话，只是凝视着外孙女，如同片刻之前她在热烈的祈祷中凝视圣母玛丽亚温柔的面孔一样。

女孩一面用双臂抱紧老太婆的腰，同时把美丽的头靠在她的怀里，好象是枯枝上绽开的一朵鲜花，以它的花瓣和芳香向死亡本身夸耀它的生命力。何塞法大娘的形象比她原来的面貌更加古怪难看。她的面孔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因为她习惯把头发向后梳，或本来就

是这样的。确实，她的前额太宽，鼻子扁平，下巴尖削，眼眶深陷。这使她的脸不大协调，即使是不太留心的观察家也不会轻易忽略这一点。她的两臂仍然柔软，两只手可以说是好看的，但是，她的外貌最突出的那一双锐敏的深色大眼睛，那曾经是她仪表中叫人喜欢的一部分，现在由于未老先衰，却变得不协调了。

她是黑白混血女人，原来的肤色是古铜色的，随着年纪老了，有了皱纹，变成黝黑色，或者说"中国人化了"。这是古巴的一句俗语，用来形容一个黑白混血种男子和黑人女子，或黑白混血种女子和黑人男子所生的孩子的。她可能有六十岁，虽然看起来似乎更老一些，因为头发已经开始斑白，在有色人种当中，这种现象往往比高加索人种出现更晚。精神上的痛苦首先损坏人的面容，其次才是身体。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她信仰基督教，崇敬上帝，以长时间的祈祷和沉思作为精神食粮，因此才能勉强支撑住，迎接苦命的打击。另外，她伤心地觉得，回顾过去和瞻望将来，她对外孙女应该和可以期望些什么呢？外孙女是一朵美丽的花儿，被抛在公共广场中间，任凭走过的行人践踏。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回忆往事，内心便感到痛苦。她明白自己应该减少愤怒，不要自寻烦恼，应该安闲地度过晚年。

我们的小说写到她的时候，即使她已经活到八十岁，她还可能认为活的时间太短。她的末日快要到了，身后却要把年轻的外孙女留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如同没有让她参加一出戏的收场一样，在戏里她虽然不是女主角，但很久

以来就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把何塞法大娘本来容易发怒的性格归到从前说过的行为规范之内，作为饶恕自己过失的方法，就容易了解为什么她虽然有理由对塞西莉亚回家太晚和以前的其他许多过失生气，但她还是愿意宽恕她，没有把她申斥一顿。后来，由于外孙女对她甜言蜜语，不离她的身边，这对她打定的主意正好是个转机。因此，她马上变了声调和脸色，只是又问，她到哪里去了。

“我？”女孩重新把双肘放在外祖母的膝盖上，玩弄着脖子上挂的神符，“我？在几个很漂亮的姑娘家里，她们看见我路过，就叫我进去。那儿有一位很胖的太太，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她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母亲叫什么名字，问谁是我的父亲，还问我住在哪里……”

“耶稣！耶稣！”何塞法大娘叫起来，用手划着十字。

“唉！”小姑娘继续说，没有注意外祖母说些什么，“多么好打听的人！您不知道，其中一个姑娘还想剪我的头发去做一顶帽子呢！是的，主啊。但是，我躲开了。”

“你看，魔鬼在那儿捣蛋了！”外祖母又大声说，象是自言自语。

“要不是有一个人，”塞西莉亚接着说，“一个躺在沙发上的人责备姑娘们，要她们别再打搅我，然后走进了他豪华的卧室里去……姥姥，您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们去听弥撒时，我看见他和您在保拉家说过几次话。是的，是的，就是他，毫无疑问。现在我想起来了，就是他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时，就叫我街头流浪儿，不可救药的人，小无赖以及其他

许多的名称。啊！他还说要派兵士抓我去，把我关进监狱。我真不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很怕他。他大概是个爱发脾气的人！”

“孩子！孩子！”老太婆沙哑地叫着，把她从胸口推开一点，奇怪地盯着她，感到的是恼怒而不是惊奇，但似乎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或者说一种痛苦的回忆。要是教训她，劝告她，也许就等于对她说穿她一辈子都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她满腹疑问，悲痛的心在斗争，因而突然紧闭双唇，使外孙女感到惊讶。慢慢地，大海的风浪渐渐平息，本来阴暗的天际聚集的乌云一片一片地散了开来。她再次双臂紧抱女孩，脸上尽量显得镇静，用她本来的粗嗓门亲昵地说：

“塞西莉亚！我的心肝，你不要再到那个家里去了。”

“为什么呢？姥姥。”

“因为，”外祖母仿佛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真不知道，我的心肝，我不知道，即使我愿意的话，也不能说……可是，孩子，那些人很坏，那是清清楚楚的，变不了的。”

“很坏！”塞西莉亚心神不安地重复说，“他们对我那么亲切，还给我糖果和做鞋的绸缎？假如您知道他们对我是多么喜爱……！”

“孩子，你别信。你太轻信别人，这不好。他们那么喜爱你，你就越应当睁大着眼睛走路。他们想引诱你，让你上钩。谁也说不准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现在出了那么多事，是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至少他们会趁你不防备的时候，拿一把剪子，咔嚓一下剪掉你的头发。这是很可

惜的，因为你的头发很漂亮。另外，这些头发也不属于你，而属于把你从重病中解救出来的圣母……你记住！我曾经对她许过愿，如果你的病好了，就把你的头发捐出来装饰圣卡塔利纳的圣像。我说，别相信他们。”

她说这话时，双手抱着外孙女的头，把外孙女浓密的卷发散披到肩上和背上。

“得了，”塞西莉亚咬紧嘴唇回答说，满不在乎地抬起脑门，“好象我就那么笨，他们能够随意欺骗我似的。”

“但是，孩子，最好的骰子是不掷的。我很明白，你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可是我断定你还不了解那些人。注意，你别理睬他们，即使他们把喉咙喊干，你也不要到他们那里去……最好是离一百里格① 远，也别靠近他们。还有，你说那个人在任何地方碰到你都板着难看的面孔，上帝知道他是谁！虽然我们不应当把任何人从坏处想，很可能他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她划着十字，没有说完这句话。)愿上帝保佑我们。另外，塞西莉亚，你很天真，有点儿轻率。在那个家里，有一个女巫偷走过漂亮的姑娘，你不知道吗？由于上帝的奇迹，你才幸亏逃脱了。你下午就是在那里，是不是？”

“快黄昏的时候，屋里还没有点灯。”

“假如你是夜晚进去的，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好了，你这辈子别再去那个家了，也不要走那条街。”

---

① 里程单位，等于5572米。

“噢！那里还住着一个小伙子，我经常在圣特雷萨修道院那里碰到他，胳膊下面夹着一本书。他一看见我，总想拉住我，跟在我后面跑，他知道我的名字……”

“那个学生坏透了，象他们所有的人一个样，至少他已堕入了魔爪。但是，我看你的小脑袋瓜真象石头一样顽固不化，我苦口婆心劝了半天，你都当做耳边风。事实上，谁见过象你这样漂亮的小姑娘穿着拖鞋，披头散发，到深夜还在大街上游来逛去的呢？你跟谁学的这些坏习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乐师皮米恩塔的妹妹内梅西亚不是直到晚上十点钟还在街上吗？前天晚上，我在基督广场看见她和一群男孩子在玩‘小月亮’游戏①。”

“皮米恩塔的妹妹是个没有教养的黑白混血女孩，穿着破衣烂衫，爱蹓大街，你想和她比吗？在意想不到的一天，那个着了魔的小家伙准会被人把脑袋砍成两半，用木板抬回家里来。孩子，山羊总是往树林跑。你的出身比她好。你父亲是一个白种绅士，总有一天你会有钱的，会坐上马车的。谁知道呢？而内梅西亚将来也总是现在这个样子。假如她结婚的话，也只会和一个跟她一样的黑白混血男人结婚，因为她父亲的黑人血统多于别的血统。相反，你几乎是个白人，有希望和白人结婚。为什么不行呢？上帝造了我们还是不够的。你应当知道，白人即使穷也可以做丈夫；至

① 类似捉迷藏，但不必蒙住眼睛，被捉住的人就叫“小月亮”。

于黑人或黑白混血种人，即使满身黄金也要不得。我说这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曾经结过两次婚……我们别回忆往事了。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年纪和你相仿的姑娘，因为不听她外祖母的忠告——外祖母预料如果她继续深夜在街上游荡，将会大难临头——而遭难的事情……”

“给我讲讲吧，给我讲讲吧，切皮利亚。”小姑娘带着好奇心反复地说。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风刮得很猛，那确实是个圣巴托罗梅之夜①。就象前几次我跟你说的，那天从下午三点钟就把魔鬼放出来了。一个名叫纳西萨的小姑娘坐在她家的石门槛上，低声唱着歌，她的外祖母在窗后的墙角祈祷……我记得很清楚，好象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是的，那时圣灵教堂已经敲过夜钟，因为风把少数几盏街灯吹灭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前边说了，小姑娘唱着歌，老太婆数着念珠祈祷。这时从安赫尔街角传来拉提琴的声音。纳西萨想什么呢？她想，那是跳舞的乐曲。没有得到外祖母的允许，她一句话不说就跑了出去，一直不停地奔向山岗地。老太婆祈祷完了以后，以为她的外孙女已经躺在床上，自然就把门关了。”

“把可怜的小姑娘关在街上了吗？”塞西莉亚焦急和怜悯地打断讲述者的话。

“你听着吧。这时已经夜深了，老太婆很困，睡觉之前

---

① 指八月二十三日夜；1572年该夜，法国巴黎新教徒被屠杀的恐怖的日子。

她擎着一枝蜡烛，走近外孙女的帆布床前，看她是否睡着了。但床是空的，她心爱的外孙女不在床上，你可以想象得出她是什么心情。她立即跑到临街的大门，把它打开，高声呼叫她的外孙女：'纳西萨！纳西萨！'可是，纳西萨没有回答。你看，如果魔鬼把不幸的孩子带走了，她还怎么能回答呢？"

"那是怎么回事？"小女孩不安地问。

"我就讲给你听，"切皮利亚大娘安静地说，发现她的故事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纳西萨走到安赫尔街第五个街角时，一个非常漂亮潇洒的小伙子向她走来，问她那么晚了还到哪儿去。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说：'去看跳舞。'小伙子说，'我带你去。'他用一只手拉住她，带她到了城墙那里。虽然很暗，但在两人走路时，纳西萨仔细一看，看到这小伙子变成深黑色，黑得象煤炭一样，头发直起来象锥子一样，笑的时候露出几颗大牙齿，好象野猪的大牙，脑门上长出了两只犄角，地上拖着一条多毛的尾巴，嘴里喷着火舌，就象一座烤面包的炉子。这时纳西萨可怕地大叫一声，想要逃走，但是那个黑家伙用指甲紧紧掐住她的咽喉，使她叫不出声来，接着背起她走上安赫尔教堂的钟楼——你注意那里没有十字架——把她扔进一口自己挖好的深井里，接着把井盖上，好象顷刻之间就把她吞掉了。孩子，这就是那些不听长辈劝告的女孩得到的报应。"

切皮利亚大娘讲完了她的故事；塞西莉亚感到惊骇和恐惧，全身开始发抖，牙齿互相打颤。她不停地打呵欠，因



为这时她的瞌睡超过了恐惧，打个趔趄之后就上床去了，这正是狡猾的老太婆所希望的。她对这个喜欢流浪的女孩子还讲了许多其他类似的故事，但她只能向孩子灌输满脑子的迷信，从精神上吓唬她，却不会有其他的效果。也就是说，女孩子并不因此放弃她的所好。有时她从窗口逃出去，有时利用让她到街角隔壁酒店去的机会，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从这个广场蹓到那个广场。有时她伴着新创作的舞曲行走，有时随着兵士换岗的鼓点而行，有时跟着出殡的车辆，有时挤进乱挤的孩子群中抢夺行洗礼时施舍的银币。

第 四 章

他们带来厚颜无耻的思想，
千百次可耻而笨拙地宣扬，
其声音污染了清风，
大声散布着自己的主张。
——冈萨雷斯·卡瓦哈尔

在我们前两章叙述的时期五、六年之后，有一个九月底，梅塞德修道院开始了一连串的节日，一直延续到一八三二年。在古巴，有名称的宗教节日，总是隆重地进行庆祝，向教堂和修道院的保护神献祭。九日节有时和圣礼节同时庆祝，后者是本世纪初埃斯帕达·伊兰达主教大人介绍到古巴宗教界来的。

我们顺便谈谈九日节：它是在守护神节九天之前开始举行，之后又延续九天，一共两个九天，也就是十八天世俗的和宗教的节日，与其说是虔诚和修心的节日，不如说是怪诞和胡闹的节日。在这段时间里，上午举行大弥撒和讲道，头天晚上在教堂里唱圣歌，圣徒生日那天还在街上游行。

教堂外边，有当时古巴所谓的集市。那是在广场或附

近的街上汇集了无数的货摊，也就是一张张的桌子或支起来的木板，张上布篷，点上一盏或更多的油灯照明。这里出售的并不是什么古巴的工商业产品，也不是土产、野味、家禽或牲畜，而是些非常便宜的小东西，各种糖渍水果、糕饼、面食、榛子、洛哈的矿泉水和牛奶混合酒。这些东西本来不是集市这个字本意的内容。

但是，这确实不是我们传统的节日最显著的特点。过分的粗野无礼，倒使节日的景象引人注目。现在我们来谈谈赌博和变戏法，它是集市的一部分，因为弄虚作假赚大钱，刺激起了那些不谨慎的人们的贪欲。坐庄和从事赌博的人大部分是有色人种和出身低贱的人。虽然诡计拙劣，许多自以为小心的人还是上了当。赌博就在广场上或者街上光线微弱的油灯或灯笼下进行，参加赌博的有各个阶层的不同地位、年龄和性别的人。至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我们说的是白人，也有比较合乎身份的地方，还有跳舞厅，那里由一个姓法鲁科的，或姓布里托，姓伊里阿斯，姓卡尔沃的侯爵做庄家或者赌头，从黄昏赌到半夜以后，在节日集市的十八天里一直如此。

人们设法使跳舞厅尽量靠近举行九日节的教堂或修道院。人们在大厅里跳舞，管弦乐队在餐厅里演奏，赌钱则在院子里。赌桌又长又窄，为了在桌子两边容纳更多的赌徒，庄家坐在桌子的一头，他的助手坐在另一头。秋季经常下雨，为了保护赌徒和纸牌，一顶帐篷从房檐挂到与邻宅分界的围墙顶上。说起来我们很惭愧，并不是所有的赌徒都是

成年的男子，都属于无知的阶层。在这群拥挤而热心的人当中，有人也许凭一张牌的运气，拿全家第二天的饭钱去冒险，或者拿妻子、女儿或姐妹的荣誉去冒险。这里可以看到一位关心纸牌超过关心自己尊严的太太，或者看到一个还没长胡子的青年，或者一个梅塞德教派的神父披着麦秆色的道袍，戴着宽沿帽，左手的食指和拇指之间捻着长串的念珠，右手把金币或银币放到赢钱最多的地方，不管是输是赢，脸色和神情总是同样沉着。

庄家——这是比较相称的称呼——出钱租赁房屋，雇乐队，购买鲸油蜡烛为跳舞厅、餐厅和赌桌照明，以便用来招徕赌徒。入场当然是免费的，虽然拿工资的舞会主持人不会允许各种人都入场。在那个时代，硬币、西班牙银币和金盎司都流行，而小额银币却很缺乏，时常听到圆形的银比索和金盎司的叮当声，赌徒们机械地让钱币从一只手落到另一只手里，或掉到桌面上，好象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以某种方式来打破赌博冒险的庄重沉寂气氛。

这里粗略地叙述的这种赌博，并没有被当局禁止，反而是被允许的。从这里可以推断出一个事实：古巴的赌场以假冒的慈善目的向政府纳了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全岛各地流行的赌博，特别是在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总督统治的时期，无疑说明了他或他的政府的政策基础，就是马基亚维利的“腐化是为了统治”的原则，并且袭用了这位罗马政治家的另一句名言：分而治之。因为使人腐化就等于分化他们，使人民看不见自己的痛苦和

堕落。

尽管这些题外话很有必要，但已经离开这篇故事所叙述的目标很远了。我们的注意力现在完全被吸引到下层人士在城南一角举行的舞会上去了。举办舞会的房子显得很破落，主要是因为它正好和圣何塞赌场在同一条坑洼不平的石头街上，面对着城墙，而不是因为房子的正面低矮和肮脏。虽然大门很宽，而且有边门，但它没有古巴人所说的那种直通客厅的门廊。客厅后边是餐厅，里面有相应的盛水器，架在杉木做的金字塔形的架子上，有细孔的通气板盖住了滤水石，大红色的土瓮，用陶土烧制，以及一些西班牙巴伦西亚运来的有气孔的浅色陶壶。餐厅有一道侧门，通向第一间卧室，室内两排红皮扶手椅占了大部分地方，还有一张挂着柔软白棉布帐子的床，一只哈瓦那居民叫做"埃斯卡帕拉特"的衣柜。后面的其他房间里摆的都是普通的家具。和房间平行的是又长又窄的院子。院子的一部分被一圈高井栏占用了，井里有咸味的水是与邻居合用的。卧室和院子的尽头是一个可以穿行的小客厅。

这间客厅里有一张普通大小的桌子，已经铺上桌布，摆好十个人用的餐具，还有一些清凉饮料和食品，以及洛哈矿泉水、柠檬水、甜酒、糖渍水果、盖着的面包、奶油点心、甜食、一块系着饰带和碎纸花的火腿、一条几乎泡在调味浓汁里的大鱼。客厅里靠墙放着许多普通的木椅，临街的入口右边有一条长椅，椅子前面放着几只直脚的乐谱架。我们的故事开始时，有七名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乐师坐在椅子上，

其中有三把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支长笛，两面铜鼓和一支黑管。黑管是由一个黑白混血青年演奏的；他站着不动，面孔也不难看，虽然年纪很轻，却指挥着这个小小的管弦乐队。

他站在长椅靠近街道的一头。他的同伴们几乎都比他大，叫他皮米恩塔，不管这是一个绰号，或是他的真名，从现在起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这时他心不在焉，甚至是忧郁地盯着临街的门，好象在等候什么事情或什么人一样。

这道门和方框形的窗子外面，围着一大群各种年龄和地位的好奇的人，几乎使那些有权利或有决心入场的男男女女进不了客厅。我们这么说是因为谁也不必交入场券，也没有守门的人接待。这种有名的舞会是当时在哈瓦那称为“摇篮舞会”的一种，我们不知道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在节日里举行，有色人种的男男女女都自由入场，白人男青年光临也不拒绝，还被看成是一种荣誉。可是，屋里准备的许多饮料说明，如果舞会符合“摇篮”一字所引伸的意义，至少有一部分参加者是事先接到邀请的，或者估计是会受到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女主人叫梅塞德斯，是一个有钱而豪爽的黑白混血种女人，她邀请朋友们来庆贺她的命名日，对爱好跳舞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共享这种乐趣，他们的光临给聚会增添了光彩和兴致。

大约晚上八点钟，初秋的暴风雨从下午一直没停，直到黄昏才止住，地面已经湿透，街上无法行走，空气还不凉爽，甚至饱和着潮气，粘在皮肤上，在毛孔中蒸发着。可是，好

奇的人们并没有感到这种不便，他们围着门窗，几乎挤满了半截狭窄弯曲的街道。参加舞会的人也是这样，夜越深来的人越多，有的步行，有的乘车。九点钟左右，只见舞厅里人头攒动，女人们坐在四周的椅子上，男人们在中间站着，挤成一团，大家都戴着帽子，因而高个子的头肯定会碰到用三条黄铜链子挂在一根小椽木上的玻璃灯。灯罩里点着一枝唯一的鲸油蜡烛，半明半暗地照着奇异混杂的人群。

相当多的黑种和黑白混血种女人进来了，大多数人穿着奇装异服。同种族的男人来得比女人多，他们的穿着并不讲究，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呢绒的礼服和棉背心，少数人穿着当时流行的麻布、斜纹布或阿拉伯式的衣服，戴着呢帽。也有不少来自庄重富裕家庭的土生白人青年，跟有色人种混在一起，他们并不感到羞耻，参加这种富有特色的娱乐，有些人纯是出于爱好，另外一些人就动机不纯。其中确有少数青年并不害怕本阶级的白人妇女，当着她们的面很自然地站在跳舞厅里，跟他们认识的女人或女朋友交谈。白人妇女们作为默不作声的旁观者，从住宅的窗口看着他们。

在这些青年当中，有一个被同伴称为莱昂纳多的，看来真是出类拔萃，不仅因为他的脸庞和仪表具有男性美，而且也因为他的举止风度活泼而愉快。他穿着粉红色条子的斜纹布裤子和紧身上衣，白棉布背心，打着一条用金环扣在脖子下面的两端松开的丝领带，戴着一顶十分精致的棕榈色帽子，象是用坎布拉伊亚府绸做的，穿着肉色的丝袜和边上

有小金扣子的浅帮鞋。背心下面露出红白两色的丝带，带子折成双重，头上用一个金扣子扣住。扣子也系住了裤袋里的挂表的链子。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人，比莱昂纳多更突出，尽管情况不同，也就是说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对他的看法不同，都嘲笑他的那种滑稽下流的玩笑；此外还因为他对女人很亲热，特别是对女主人。这人快四十岁了，但下巴上还没有胡子，面孔白皙，眼睛很大但目光迟钝，长鼻子鼻尖发红，说明他饮酒不节制。他的大嘴巴富于表情，左臂下总夹着一根金柄黑丝穗子的藤手杖。到处跟着他形影不离的是一个相貌很平常的人，突出的是他额头很窄，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滴溜溜转，特别是长着一大把连腮胡，看来好象是个强盗而不是个法警。法警是他眼下担任的职务，他跟着的人正是安赫尔区的警察巡官坎塔拉彼德拉，擅离了职守来参加这场富有诱惑力的"摇篮舞会"。

虽然舞会还没有开始，但热情而喧闹的古巴双人舞曲已经演奏了一会儿了。女主人热情地招待她的女朋友和上了年纪的人到卧室里的大扶手椅那里去，以免他们被踩着和撞着，同时能够享受节日的欢乐，又看得见他们要照料的或喜爱的对象，也就是留在客厅里的年轻人。吹黑管的皮米恩塔站在管弦乐队的前面，吹奏着他心爱的乐器。他几乎脸朝着街，似乎配得上听他奏乐的人还没有进来，但这样注意着也没有用，因为进来的男男女女经过他时没有一个不对他说几句话的。对于这些问候，他一概只点头回答，只有坎塔拉彼德拉上尉问候他时是例外。上尉习惯亲热地把

手放在他的肩上，对他耳语。他把乐器从嘴边拿开，回答道：“我的上尉，好象是这样。”

看得出来，每当由于某种原因而显得出众的女人进来时，为了向她致意，提琴手们无疑都压紧了琴弓，吹笛子的人或者说小横笛手让尖锐的笛声穿透人们的耳膜，鼓手马上击出美妙的鼓声，大提琴手——那个后来出了名的布林迪斯——把腰弯成弓形，奏出尽可能想象的最低沉的曲调，而黑管演奏家则吹出最困难最美妙的旋律。不可否认，他们是在互相竞争，这么小的管弦乐队创作出来的双人舞曲，一点儿也没有失去优美泼辣和富于感情的特色。

第五章

“你们平生看见过
更美的女人吗？”
“没有。
就是抛头露面的女人
也从来没有她打扮得漂亮。”
——卡尔德隆：《四月和五月的清晨》

警察巡官坎塔拉彼德拉在客厅里转了一圈以后，卤莽地闯入卧室，这时女主人正弯腰把刚从街上进来的一个女朋友的披巾放到床上。他为了开玩笑，双手从后面蒙住了她的眼睛。女主人梅塞德斯·阿亚拉尽管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一个相当活泼快乐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有点矮胖，但不难看。她被人从后面蒙住以后，不慌也不乱，先以一个自然的动作，双手摸着不让她看见的这个人的手，毫不迟疑地说：“除了坎塔拉彼德拉，不会是别人。”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黑白混血种女人？”他问。

“当然！”她回答，“根据某些人的作风。”

“是我的作风，还是你的作风。”

“为了使您高兴，我说的是两个人的作风，先生。”

随后，巡官用右臂搂住她的腰，轻轻地把她拉近自己身边，低声对她说了一些话，使她大笑起来。虽然她用双手推开了他，但还是回答说：

“爱奉承的人，算了吧。使您神魂颠倒的人快来了。我已经……您不要说了。”

正在这时，从一辆华丽的马车上下来了两个姑娘，朝门口走来。屋子内外的人，全都随着把头转了过来，证明了这个事实。如果阿亚拉最后说的话是暗示其中的一个姑娘，毫无疑问她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了，也没有比她更能搅乱恋人的心的人了。两个姑娘中，她更高一点，苗条一点；下车和走进舞厅时，她都走在前面。一个黑白混血男子走出门去，到马镫前迎接，用手臂挽着她。由于她五官端正，体态匀称，纤细的腰身与袒露的宽肩互相对照，脸上富有温柔的表情，皮肤略显铜色，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与高加索人混血的维纳斯。她穿着镶针织花边的发亮白缎子衣服，袖子短而宽大，看上去好象两个小球，胸前系着肉色的宽带，戴着长到肘部的丝手套，脖子上挂着三串发光的珊瑚珠子，头上插着一根白鹳鸟羽毛和一些鲜花，这些花加上很低的盘龙发髻和两鬓间的一圈卷发，使她头部的式样从后面看象一顶古代的天鹅绒帽子，这正是她或她的理发师想要模仿的。她的女伴的穿着打扮和发式跟她差不多，但没有那么苗条美丽，引不起那么多人的注意。

女人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男人们替她开路，对她说几句阿谀奉承的话或是开一些滑稽下流的玩笑。刹那间，“青铜的小圣母”，“青铜的小圣母”这不太响的嘈杂声从舞厅的一头传到了另一头。舞会的这个皇后刚一出现，不用管弦乐队奏乐，人人都在骚动起来，整个舞场顿时十分活跃。她走过黑管演奏家皮米恩塔身边时，用扇子碰碰他的臂膀，接着对他微笑。对这个艺术家来说，这正是他早就急切等待着的时刻，他的乐器将奏出最美妙动听的旋律，这如同在他柏拉图式的梦幻中诗神已经下降尘寰，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形象，前来给他灵感。总而言之，可以说扇子的这一碰，在音乐师的身上产生了触电一样的效果，这种感觉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而且在他的脸上和全身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交谈，当然也没有必要，至少在他是这样，因为他的眼神，他的乐曲，就是他用来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最生动的语言。

“青铜小圣母”的女伴也用扇子碰了碰皮米恩塔，对他微笑，但是，最粗心的人也看得出来，这对他并没有产生象另外一个姑娘那样魔力般的影响。相反，他们之间的目光自然而平静，从这里容易推论出她和音乐师之间有着秘密的关系，但它是友谊或亲戚的关系，而并非爱情的关系。无论如何，皮米恩塔在人们许可的情况下，继续目送着这两个姑娘，直到她们走进卧室才不再演奏，音乐停下来了。

以坎塔拉彼德拉为首的白人青年，最后都站在餐厅靠近走廊的门口，好看到那些从街上进来的女人，以及离开餐

厅到客厅去跳舞的女人。人们叫做莱昂纳多的青年看到上面所说的两个姑娘坐的马车靠近时，就费力地自己挤出去到了街上，一直朝马车夫走去，低声和他说话。马车夫为了听他说话，从马鞍上弯下腰，摘了帽子表示尊敬，说了声“是，先生”，便立即赶起马车，绕过保拉妇女医院走了。

两个姑娘经过餐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最漂亮的一个以一些在场的人听得见的声调问她的女朋友说：

“亲爱的，你看见他没有？”

“爱情使你眼睛瞎了吗？”女伴也用一句问话回答她。

“不是那样，丫头，是我没有看见他。你想说什么呢？”

“我们进来时，他从你身边走了过去，象飞箭一样快。”

听到这话，另一个姑娘迅速地向周围的人群扫了一眼，那些人正眼巴巴地在看着她，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毫无疑问，她的目光没有遇见她们都没有提到名字的那个人，因此她皱皱眉头，十分懊丧。可是，坎塔拉彼德拉听见了她的话，注视着她的神情，对她说：“怎么样！你没有看见我吗？我就在你这儿，天哪！”

姑娘做了个鬼脸，啧了一声，没有搭腔。相反，热心争辩的内梅西亚却显得比较活泼，毫不文雅地回答说：

“先生可以一辈子呆在这里。谁也没有问过先生。”

“我没有和你说话，你缺少教养。”

“那不需要，基督徒。”

“什么话，什么话。”巡官重复说。

这一切在一瞬间就过去了，姑娘们没有回头，也没有站

住了说话，只停留着必要的时间好让男人们让开路。她们到了卧室门口，阿亚拉伸开双臂迎接她的女朋友们，显得非常高兴和亲热。或是出于礼貌，或是真的那样感觉，她几乎是喊着说："为了等你们，舞会还没有开始呢。切皮利亚好吗？"她继续对年纪较轻的说，"她没有来吗？开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我差点来不了，"被问的姑娘回答，"切皮利亚不舒服，后来又大发脾气。马车至少等了我们半小时。"

"她没有来更好一些，"梅塞德斯继续说，"因为舞会将延长到清晨，她不能支持那么久。把你的披巾给我。"

舞会开始了。果然，一个秃了顶，年纪大一点但仍然健壮的高个子黑白混血种人马上出现在妇女们所在的卧室里，站到梅塞德斯·阿亚拉面前，伸出两臂，用粗哑的声音对她说：

"我来请美丽优雅的夫人带头跳舞。"

"兄弟，你另请高明吧，我不行。"阿亚拉笑着回答。

"不必请别人了，夫人，因为我是固执的。另外，带头跳舞的荣誉属于女主人，而不属于任何别人；还有，今天是您的生日。"

"如果在这美人云集的舞会上没有漂亮姑娘的话，那是可以的，但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完全有权享受荣誉，带头跳舞。"

"看得出来，"秃头接着说，"在今晚的盛会上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姑娘，但女主人也同样很漂亮，带头跳舞的权利不

能让给她们。亲爱的梅塞德斯，今天是您的命名日，您又是世界上一个优雅美丽的女人。我说得有点道理吗？”说完他看看在场的人，希望他们同意他的说法。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以言词或动作表示同意，于是阿亚拉不得不站起来，不太情愿地跟着舞伴到客厅去。这时男人们已经腾出地方，客厅中间有了一大片空地。秃头手牵着阿亚拉，走到管弦乐队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要他们演奏一首宫廷双人舞曲。在那个时代，这种严肃而拘泥礼节的舞蹈早已不跳了，但是，为了先生们或重要人物的需要，古巴的有色种人总是保留着它，在舞会开始的时候跳。

女主人十分优美地表演了这种过时的舞蹈，而男人的舞姿则有点可笑，在场的人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向女主人祝贺。接着舞会立即正式开始，也就是开始跳古巴的舞蹈，它由西班牙舞蹈演变而来，但变得非常优美而且有特点，几乎使人看不出它的来源。一个男子鼓起勇气邀请插白羽毛的姑娘跳舞，她可以说是这场舞会的缪斯，她不用多请，也不为难，痛快地接受了邀请。当她从卧室走到客厅，站到舞蹈队列中的位置上时，在场的一个女人不禁脱口赞叹：

“多漂亮啊！愿上帝保佑她，赐福给她。”

“真和她母亲一模一样，愿她母亲已在天堂。”另一个女人补充说。

“怎么！这女孩子的母亲死了吗？”第三个女人迷惑不解地问。

“哎，您现在还不知道吗？”第二个说话的女人回答，

“难道您没听说，她因为失去了生下才几天的女儿就死了吗？”

“我不懂她怎么会失去女儿的，如果女儿还活着的话。”

“您还没有让我说清楚，卡里达大娘。她失去了生下几天的女儿，是因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们夺走了她的女儿。有人说那是她的外祖母为了把她送进王家育婴堂，好把她当作白种女孩；也有人说抢走她的并不是外祖母，而是她的父亲，一个很有势力的绅士，已经后悔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失去女儿时疯了，当他们按医生的劝告把女儿送回去时，已经太晚，因为如果说她恢复了理智（这一点有人怀疑），但却没有恢复健康，死在保拉妇女医院里了。”

“您讲了一个故事，特里尼达大娘。”阿亚拉笑着小声说，不相信黑白混血女人刚才的说法。

“亲爱的，”特里尼达高声回答，“别人对我怎么说的，我就也怎么说，绝不添枝加叶。”

“根据我得到的确实消息，”阿亚拉接着说，“您，或者是向您讲故事的人，真是添油加醋了。我这样说，是因为确实不知道女孩的母亲是活着还是死了。唯一弄得清楚的是，外祖母对外孙女隐瞒了她父亲的姓名，虽然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他或不认识他。至少现在他从窗口跟踪着女儿，似乎一步也不放过。看来，这个忘恩负义的不讲道德的男人在后悔他对不幸的罗萨里奥·阿拉尔孔的行为以后，找不到其他的方法赎罪，只得处处注意他的女儿，看她是否能免遭世上的危险。您别担心，那是白费力气，就象鸟儿已经飞走，

才去剪翅膀一样。”

“但是，可以问问，”被叫做卡里达的女人问，“您说的那位大老爷是谁吗？您看，我个人并不认识他，也从来没见过他，我认为自己不聋也不瞎。”

“我知道您的好奇心没有满足，卡里达大娘，我来为您解开疑团。”阿亚拉贴近她说，“我相信我是在和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女人说话，所以我把这件事全都告诉您。在这种时候我没有必要隐瞒。您知道那个男人是……”她把双手放在好奇的女人肩上，把那个男人的名字秘密地告诉了她，“您现在认识他了吗？”阿亚拉最后问道。

“当然认识，”卡里达大娘回答，“真是了如指掌。我早就认识他。的确……但是别说了吧。”

已经晚上十点钟，舞会正在进行。人们发狂似地跳着舞。我们这么说，是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生动地描写这种场面：随着音乐的节拍，人们的身体机械地带着两脚在移动。跳舞的人旋转着，观看的人拥挤不堪，舞伴们穿梭来往，既不停顿，也不喘息。管弦乐队震耳的铜鼓声完美地应合着乐曲，可以听到脚板单调而连续的嚓嚓声。没有这种条件，古巴的有色种人不会相信，在本地的舞蹈中还能够准确地合着节拍跳舞。

在我们所说的时代，流行着不同姿势的对舞，其中有的是复杂而难跳的，必须在跳舞之前学会，因为跳错了会引起观众的讪笑，说跳错了的人“丢了节拍”。带头跳舞的人做出什么姿势，其他的对子就应该照着跳，不然就得退出队

列。在所有的摇篮舞中，一般有一位大师，人们对他谦让，或者他有特权，只有他在带头跳舞时可以随意变换姿势。能跳最罕见最复杂的舞步的人，就获得优秀舞蹈家的称誉，女人们便以能作他的舞伴而感到荣幸。和这样一个有时人们争着邀请的大师跳舞，除了受到尊敬之外，还保证不会在进入跳舞的队列以后没有跳完就“丢了节拍”，或者不得不伤心地坐下来。

这天晚上，大师正和头插白羽毛的姑娘最要好的女朋友内梅西亚在跳舞。他跳出许多少见的姿势，故意把最难最复杂的舞姿留在最后。第二对，第三对，第四对和第五对都成功地经受了考验，表演了同大师一样的联结、分解的姿势，但外号叫“青铜小圣母”的舞伴显然有时间研究和学习前面的舞姿，因为他们是第六对。可是在轮到他们时，他十分焦急，把脸转向音乐师们，作出恳求的表情，好象希望他们明白他的窘境，停止奏乐。这种不安的情绪传染给了姑娘，她知道在舞蹈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她将不得不羞愧地到边上坐下来了。这种恐惧终于支配了她的全身，使她面色苍白，神经紧张。这对舞伴的神情很快被其他舞伴们和许多观众看见了。

此时，想到摇篮舞会的王后不得不提早退出舞蹈的队列，使其他的姑娘们因为嫉妒她而幸灾乐祸，她们正在因为男人们自从她到舞会起就对她偏爱和公开赞扬而感到羞辱。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对姑娘古怪的旋转和紊乱的舞步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的皮米恩塔马上明白了当时的情

况，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通知任何人，突然停止了音乐。姑娘的舞伴宽心地吐了一口气，而她则对管弦乐队的指挥及时帮了忙而报以天仙般的嫣然一笑。

第 六 章

在您周围狂热旋转的
不谨慎的人群中，
没有谁对您说："你看，
那个暗中爱你的人
正看着你，听你说话。"

——拉蒙·德帕尔马：
《八月十五日》

聪敏的读者大概知道，前几页所说的"青铜小圣母"，正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我们在这篇真实的故事开头就介绍的那个流浪成性的小姑娘。目前她正处在青春和美貌的黄金时代，开始受到那些腐化好色的人们对这两种神明总是慷慨的崇拜。只要想想她缺少教养，她受到的男人们对她的讨厌的阿谀奉承，她又是混血种和下层社会的人，对她的骄傲、虚荣和任性的变化不定的性格秘密，就会比较了解。她经常既不害羞也不为难地表示，她喜欢白种人和上流社会的男人，认为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荣华和享受。因为这个缘故，她时常坦率地说，对于黑白混血种人，她只喜欢

丝披肩，对黑人她只喜欢眼睛和头发。

人们容易相信，这样坦率地表达出来的想法和最后提到的两个种族的男人们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如人们常说，使他们很不好受。不管怎么样，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她的话的诚意，还是因为希望她是一个例外，或者是因为她那么漂亮，看见她的人都不可能不爱上她。确实不止一个黑白混血种男人因为爱她而发狂，特别是音乐师皮米恩塔，这是可想而知的。比起其他的追求者来，他有一个不可估量的优越条件，他是塞西莉亚要好朋友和童年伙伴的哥哥，能够经常看见她，亲密地与她相处，使自己成为她需要的人，通过虔诚和顽强的韧性，也许能博得她那颗叛逆的心。在生活中，谁没有为自己最短暂的希望高兴过呢？无论如何，他永远记得西班牙诗人的那首民歌，歌词的开头是："水不坚硬，但磨光了坚硬的大理石。"确实可以说，塞西莉亚在接近她赞扬她的本阶级的男人中间，对他是有所区别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区别还没有超出对待一个对女士彬彬有礼和考虑周到的男人的亲昵界限。

跳舞结束后，客厅里又挤满了人。男人们开始成群地围在自己喜欢的女人周围，因为她们漂亮，和蔼可亲，或是会卖弄风情。但是，在屋里出现的混杂现象中，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至少在有色人种男人与白种男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分界线，彼此之间似乎并非人为地在默默地尊重着它。人们确实都在尽情享受，忘记了相互之间的嫉妒和仇恨，这并不奇怪。除此之外，白种男子并不离开餐厅和主要的卧室，黑

白混血种女人到那里去，是因为她们和那些男人有交情，或者有其他性质的关系，或者愿意有那种关系，这都不新鲜，也不稀奇，她们是在接待自己心爱的人。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也抱着这种动机，或者是由于和女主人的亲密友谊，跳舞一结束就直接走进了卧室，在主妇们的后面坐在朝着餐厅的座位上。在这里，白种青年们立即围成了一圈，因为这两个姑娘是舞会中使人们最感到兴趣的人物。这群人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这三个：巡官坎塔拉彼德拉，迭戈·梅内塞斯和他的好朋友，名叫莱昂纳多的青年。青年把右手放在塞西莉亚坐的椅子背的边上，她偶然或是故意地用后背紧压住他的手指头。

“您就这样对待您的朋友吗？”莱昂纳多对她说，虽然手被压得很痛，也没有抽出来。

塞西莉亚斜视他一眼，又掉转目光，好象朋友这个词用得不合适，他应该知道，他是被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这姑娘今天很傲慢。”坎塔拉彼德拉说，他注意到了他们的动作和眼神。

“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的呢？”内梅西亚头也不回地说。

“在这场葬礼中，谁也没有把蜡烛给你。”① 巡官答道。

“又有谁给了这位先生蜡烛呢？”内梅西亚接着说，偷看了他一眼。

“给我吗，莱昂纳多？”

“那么，是给我的，塞西莉亚。”

① 意即没有人让你插嘴。

“别理他，亲爱的。”塞西莉亚对她的女友说。

“要不是因为……我会让你变得比手套还软的。”坎塔拉彼德拉直冲着塞西莉亚说。

“把我后脑勺折弯①的人还没有出世呢。”她说。

“你今晚说话不大客气。”这时莱昂纳多把嘴靠近她的耳朵说。

“您欠我的账，您得偿还。”她很快地用特有的语调回答。

“对愿意还债的人，财富不会使他心疼，我父亲经常对我这么说。”

“我不懂这个，”塞西莉亚回答，“我只知道您今天晚上没理睬我。”

“我？我的心肝……”

与此同时，皮米恩塔从客厅门口进来了，向两旁的女朋友们问候。走近塞西莉亚时，她非常亲密地伸手挽住他的右臂，以缠绵的声调和神情对他说：“你看！一个人履行了他的诺言多么好！”

“小姐，”他以庄重的语调回答，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永远履行他的诺言。”

“事实上，你答应的对舞曲还没有演奏呢。”

“就要演奏的，小圣母，会演奏的，因为您当然知道，葡萄到时候才会熟。”

---

① 意即使人屈服。

“我第一场舞就等着那首对舞曲。”

“您搞错了。献给某人的对舞曲不是在第一场演奏，而是在第二场，我的对舞曲也不该例外。”

“您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塞西莉亚问。

“从各种意义上说都配得上它所奉献的小姐的名字：我卖糖果。”

“啊！我确实不是那位小姐。”姑娘不好意思地说。

“谁知道，小姐！你们来得太晚啦！”他对妹妹内梅西亚说。

“你什么也别说了，何塞·多洛雷斯。”内梅西亚回答，“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服了切皮利亚，让我们自己来，因为她不能陪我们。最后她同意我们坐马车来。即使这样（为了补充这句话，她看看塞西莉亚，好象征询她脸上的表情一样），要不是我们下了决心钻进车子，我们就留下了……切皮利亚大发雷霆，因为她探视门外时，认出……”

“切皮利亚发脾气根本不是因为那个，亲爱的，”塞西莉亚热情地打断了女友的话，“她不愿意我们来，是因为今晚天气很坏，不宜跳舞。她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我已经说了……”

因为谨慎或其他原因，皮米恩塔没等更多的解释就离开了那里。但好奇的坎塔拉彼德拉却不是那样，他不怀好意地笑着问内梅西亚：“可以问问吗，为什么切皮利亚认出你们坐来参加舞会的马车就大发脾气?”

“因为我不替任何人保密，”内梅西亚马上回答，“我实

话实说了吧。(塞西莉亚捏了她一把，但她还是说完了那句话)很明显，因为她认出了车子是莱昂纳多先生的。”

很自然，坎塔拉彼德拉和其他听内梅西亚说话的人眼光都集中到她说的那个人身上来了。这时巡官拍着他的肩膀说：

“得啦，不要脸红。在天气这么坏的晚上，把车子借给两位这么好的姑娘，任何人不会因此而怀疑一位君子有什么不良动机的。”

“那辆车象它主人的心一样，”莱昂纳多不慌不忙地回答，“永远听候美人们的吩咐。”

这时，皮米恩塔正从餐厅门口走出来，清楚地听见了白人青年的话，当然知道了塞西莉亚和他妹妹内梅西亚是坐谁的马车来参加舞会的了。醒悟使他心如刀绞，他凄怆地向白种青年的人群瞪了一眼，立即走进了客厅。他在这里装好了黑管以后，吹了几个音，让同伴们明白管弦乐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到了。乐器的声调校准了，马上开始演奏乐曲；这是一首新的对舞曲，几个节拍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这不仅是因为乐曲好听，而且因为听众都是内行，凡是知道有色人种天生具有音乐组织才能的人，都毫无疑问会相信这一断言的。当皮米恩塔说出对舞曲的名字是《我卖糖果》，是献给“青铜小圣母”的之后，大家又鼓起掌来。顺便补充一下，这首乐曲在当时同类的乐曲中是最著名的，因为经过当年其余的时间和第二年冬季的节日舞会以后，变成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流行歌曲。

由于新的对舞曲由作曲者本人指挥，演奏得很有感情，优美动听，于是人们尽情地跳着，也就是说，他们用身体和双脚合着拍子，单调的嘈杂声增强了管弦乐的效果。黑管演奏者在银铃般的旋律中清楚地奏出："我卖糖果，我卖糖果"；与此同时，小提琴和大提琴以另一种音调重复着这些旋律，大鼓则对卖糖果的女人忧郁的叫卖声发出震耳的共鸣。但是，产生这么强烈印象的乐曲作者又怎么样呢？在狂乱的舞蹈中，有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吗？唉！没有。夜深了，天气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街上好奇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离开舞厅的门口和窗子。到了十一点钟，那里已经没有白面孔了，至少没有白种女人的面孔了。在这种情况下，上面说过的那些来自尊贵家庭的青年，本来是有些顾虑的，这时就利用机会和黑白混血种女朋友或认识的女人跳起舞来。坎塔拉彼德拉和女主人梅塞德斯·阿亚拉组成一对，迭戈·梅内塞斯和内梅西亚，莱昂纳多和塞西莉亚也各组成一对。一方面想尽量保持分界线，另一方面，虽然晚了还是有些顾虑，他们在餐厅里起舞，尽管这里很窄，也不整洁。

任何人可以想象，在这种场合，皮米恩塔心里当然感到极端苦恼。给他灵感的女诗神，他所爱慕的女人和一个白人青年在手拉手地跳舞，也许那就是她心里喜欢的人儿。我们知道，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在发狂地跳舞，而管弦乐队却象一块石头那样把他挡着，只能看着她享受，帮助她享受，而自己一点也不能分享其乐。可是，精神上的烦恼没有影响他对管弦乐队的指挥，没有影响他吹奏自己心爱的

乐器。相反，他的不安和激情好象在黑管的音键上得到了抒发，使黑管奏出了优美轻柔的乐曲，让跳舞的人们入迷，受到鼓舞。不论在客厅或餐厅里，还是在主要的卧室和狭窄的露天院子里，人人都在跳着，真是没有一个闲人。此时，这些尽情地寻欢作乐的人有谁想到，给这场舞会带来欢乐的人，新的对舞曲的作者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正在为爱情和嫉妒而万分苦恼呢？

大约过了晚上十二点，音乐又一次停了。过了一会，那些对女主人到这时还不宣布进晚餐可能感到奇怪的人，开始退场了。为了快一点开始进餐，女主人拉着两个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手，几乎是把她们拖到了院子的尽头，那里摆着供小吃用的桌子。其余的男女跟在她们的后面，男人中有音乐师皮米恩塔和布林迪斯，坎塔拉彼德拉和他不离身的连鬓胡警察，莱昂纳多和他的朋友迭戈·梅内塞斯。只有女人们围着桌子坐着，虽然人数不多。男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女朋友或喜欢的女人的椅子后边站着。坎塔拉彼德拉和阿亚拉一起坐在首席，不知是偶然，还是对巡官和他的地位的尊敬。

无疑，跳舞使男女食客们大开胃口。有些人叉着火腿，另一些人叉着鱼、橄榄和其他食物，大家狼吞虎咽起来，几分钟之后，桌子上的东西就减少了一大半。吃饱喝足以后，人们就有空献殷勤和表示亲热了，这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反映出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的。我们现在着力描绘的真实故事中的人物一般都不是来自中等阶级，也不是来自在古巴

受到更多教育的阶级，不难相信，他们献殷勤和表示亲热的方法，无论如何不会是慎重的，有礼貌的。

“坎塔拉彼德拉，你讲几句话吧。”有人提议。

“坎塔拉彼德拉吃东西时是不讲话的。”巡官回答，同时啃着一只火鸡腿。

“那好，该沉默的人就别吃。”另一人插嘴说。

“这不行，我先吃，到最后再说，”巡官答复说，“我还没有润湿喉咙，你们就要我讲话吗？”

“喝我这杯！”“喝我的！”“喝这杯！”至少有十个声音同时在喊，有十只手从桌子上伸向巡官。他接过一只又一只盛满各种酒的杯子，统统喝光，除了面孔稍微红润和眼睛有些潮湿之外，没有别的反应。后来，巡官自己斟满了一杯美味的香槟，咳了一下，挺起胸，用粗哑洪亮的声调说：

“请注意！在我的朋友梅塞德斯·阿亚拉幸福的生日的日子，我献上十行诗一首：

值此机会我向你倾诉，
我心中的梅塞德斯，
你的目光藏着暗礁，
因为它刺痛心灵。

请接受一颗忧郁同情的心，
它渴望着你的眼睛，
它为你的眼睛而发昏，

它被你的眼睛所鼓舞，
它为你的眼睛而坚持，
这就是生活的骗局。”

这首庸俗而趣味低劣的即席诗念过之后，反复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人们用餐刀胡乱地敲着盘子。作为献诗的报酬，这个女人用刚送食物进嘴的叉子叉了一颗橄榄给他，那个女人给了他一片火腿，再远一点的一个女人又给了他一块火鸡肉，另一个女人给了他一粒糖果，邻座的一个女人又给了他一块甜蛋糕，直到阿亚拉站起来，把盛满赫雷斯酒的杯子递给莱昂纳多，要他象讨人喜欢的巡官一样也即席作诗，才结束了这频频送礼的场面。巡官利用这个让他沉默的间歇，从餐桌边站起来，装模作样地一直走到井栏边，将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把刚才吃的喝的全都吐了出来，吐得真是不少。他感到相当清醒和又有了胃口以后，回到了餐桌边。由于那么一个简单而敏捷的动作，他又能吃能喝了，好象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吃过一口，没喝过一滴一样。其他喝酒过多的男人不知道坎塔拉彼德拉的有效办法，头脑保持清醒的人已经不多，青年莱昂纳多也不例外。

一个那么文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也要即席赋诗，献给晚会的女主人，这真是件可怜的事情。但不管诗作得多么坏，他也和第一个拙劣的诗人一样，得到了喝彩和礼品。看得出来，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却并不象别人那样祝贺他努力所作的诗，她保持着沉默，显然是不好意思。内梅西



亚也没有祝贺他，却是另有原因，她一直在和哥哥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秘密而仓促地对话。

“车子后边不空吗？”他问她说。

“也许不空。”她回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许多事情。难道还要别人拿匙子喂给我吃吗？”

“得了，但你没说清楚。”

“现在没有时间。”

“时间有的是，妹妹。”

“可是，提防隔墙有耳。”

“哎呀，不大声喊就行。”

“得了，你别固执。我跟你说，你不要那样做。”

“我不能丧失机会。”

“你会难受的。”

“如果我心甘情愿，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再说一遍，何塞·多洛雷斯，你不要设置障碍。不要固执。你这么固执，就打消了我帮助你的愿望。这种事我比你了解，我正在观察。”

在说话声、掌声和敲盘碰桌声停下来以前，莱昂纳多对塞西莉亚私语了几句，用手臂挽着梅内塞斯走到街上。他们没有向任何人告辞，这是不辞而别，如同坎塔拉彼德拉想起他们时所说的那样。出了门以后，尽管下着毛毛细雨，两个青年还是手挽着手，经过哈瓦那街向市中心走去，到了第

一个街口，圣伊西德罗街的拐角时，梅内塞斯继续向前，莱昂纳多转向保拉医院。

天上浅色的轻云被清爽的东北风吹动，一片片地散开了，十分有规则地掠过已经偏西渐亏的明月，有时让皎洁的月光倾泻下来。年轻的莱昂纳多走过的斜街狭窄而弯曲，一片漆黑，到保拉医院的小广场之前他都看不清楚道路，只是左边时有亮光。保拉教堂的墙又高又黑，在开阔的空地上投下了双重的阴影。但是靠近墙时，他能看清自己的马车，马正低着头，耳朵耷拉着，躲开从正面扑来的风吹雨淋。车篷拉上了，哪儿也不见马车夫，没在经常坐的鞍子上，没在车子后面，也没在教堂可以避风雨的大门前的空地那里。但又看了一遍之后，莱昂纳多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了。原来他坐在马车的踏脚板上，脚上的军靴下垂着，同时头和两臂半倾斜地靠在摩洛哥皮的软座垫上，鞭子落在地上，是他做梦时从手里掉下去的。莱昂纳多立即捡起鞭子，挑起车篷的一边，用尽全身的力量在马车夫背上连抽了两三鞭子。

"天哪！"车夫吓坏了，痛苦地大声叫着，连忙从踏脚板上下来。

他站起来时，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健壮的黑白混血种青年，宽肩膀，大脸庞，虽然不比刚才用鞭子抽他后背的人个子高，但更有劲。他穿着按他的职业在古巴岛上该穿的衣服，深色的呢短上衣镶着花边，棉布背心，衬衫的领子是水兵式的，裤子是麻布的，象长筒套鞋一样的大号军靴，黑圆帽上镶着金丝。作为车夫特征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到大号

的银踢马刺，但是现在他没有带着。

“喂！”他的主人——实际上就是青年莱昂纳多——对他说，你放心地睡大觉，让马自由自在。唉？如果马偶然惊了，在巴拉巴斯的这些街上奔跑起来，会出什么事呢？”

“我并没有睡觉，少爷。”车夫大胆地顶撞。

“你没睡觉？阿庞特，阿庞特，你好象不认识我，或者以为我还是个吮手指头的小孩。喂！上马，我们以后再算帐。你把马车赶到摇篮舞会那里，把你送去的两个姑娘接出来，送她们回家。我在圣克拉拉街大墙那里等你，它靠近哈瓦那街的街口。别让任何人爬到车子后面。你懂了吗？”

“懂了，少爷。”阿庞特回答，接着就把马车赶到圣何塞城门。到了举行舞会的房子门口，他没有下马，对正走进去的一个陌生人说：

“请你告诉塞西莉亚小姐，马车已经来了，行吗？”

车夫说到塞西莉亚时加上了“小姐”的称呼，这在古巴是只适用于白人阶级的姑娘的，然而陌生人还是准确无误地转达了口信。塞西莉亚立即从桌边站起来，去取她的披巾，内梅西亚和阿亚拉跟着她。阿亚拉送她们到大门口，少数还没有告别的男人们已经挤在那里。阿亚拉仍然搂着塞西莉亚的腰，显得亲密无间，对她说：

“姑娘，你不要相信男人，因为你会吃亏的。”

“我现在相信某个男人了吗，亲爱的梅塞德斯？”塞西莉亚惊奇地反问。

“好吧，但这辆马车是有主人的，没有人会白送东西。你

要知道这一点。我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

她正说话时，坎塔拉彼德拉装模作样地因为塞西莉亚要走哭起了鼻子，引得众人大笑。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上了车子，皮米恩塔和她们握手，舞会就这样散了。

这时可能已是清晨一点钟。风势没有减弱，小雨也没有停止，飘动的云层不时掠过黑暗中熟睡的城市。象俗话说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年轻的音乐师没有因此看不见拉着他的妹妹和女友的马车的踪迹。他先是听车轮滚在石头街面上的声音，后来跟着雨水中的车轮印，开始加快步伐，接着飞跑起来，到阿科斯塔街附近赶上了马车。他把手抓住马车后面的板子，奔跑着自然而然地跳了上去，以女人骑马的姿势侧坐着。马车夫感觉到有人爬车，立即让马站住。内梅西亚从车门探出头来对皮米恩塔说:“你下去。”塞西莉亚也说:“你没有理由这样做。”皮米恩塔回答说:“我在背后保护你们。”这时阿庞特已经下了马，对他说:“请您下来。”内梅西亚接着对哥哥说:“我没跟你说过吗?”音乐师对马车夫说:“车里是我的妹妹和女朋友。”“可能是这样，但我不同意任何人爬在我的车子后面。这会把车子弄坏的，伙计。”马车夫发现和他说话的是象他一样的黑白混血种人时说。内梅西亚坚持说:“你下去。”

显然，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谨慎占了上风，服从了。但是，他在这个关头让了步，却并没有放弃跟着车子走的决心。车夫重新上了马，继续前进，到了鲁斯街向左转，奔向哈瓦那街。在街角的大炮附

近，一个男人在克拉拉修道院院墙下站着，躲避冷风细雨。阿庞特在这里第二次停车，那人悄悄爬到车子后面，接着小声说："快走！"于是马车加快速度，但仍然给音乐师足够的时间靠近前来，看到在车子后面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摇篮舞会中使他大为嫉妒的白人青年莱昂纳多。

第七章

他是哪一种人？
是讨厌的交易，
是可耻的谨慎，
还是甜蜜或痛苦？
——洛佩·德维加：
《拉布斯科纳》

在圣佛朗西斯科区一条拐弯不多的街上，只有一两个街区有人行道或石板路。街上有一幢平顶房子，其特点是拱门上面的一层很高，两边各有小阳台。房子的主要入口几乎和古巴所有的住宅一样，主人、仆人以及牲口和车辆都经过门廊出入，经常有两辆马车停在这里，这一种门廊或车棚，通往餐厅、院子和账房。

所谓账房，就是右边紧挨门廊的房间。这一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商人用的双人写字台，两边各有一只高木凳，旁边是一只方形的小铁箱，铁箱没有门，但有盖可以开启，里面总是装着钱。帐房的对面是一排家族住的矮房间，有共同的入口通往客厅，门和窗子都朝着餐厅和院子。

院子是四方形的，中间有一个蓄水池或储水槽，蓝色的石栏突出地面，瓦屋顶上的雨水通过白铁皮水管和埋在地下的管道流进那里。一堵两码高的围墙，右边尽头有一个拱门，把院子和厨房、马棚、厕所、马车夫的住房以及其他附属房间分开。

在门廊和账房之间，靠着分界墙的是一座石板楼梯，杉木扶手很粗糙，下面通到餐厅，楼梯没有平台，也没有歇脚的地方，因为急转弯的最后几级很低。楼梯通往楼上的两个房间：第一间是前厅，和门廊一样大；第二间更大，因为它就建在账房上面，面积与账房一样大，用作卧室和书房。实际上，几乎占满房间的主要家具是一张红木大床，床上挂着一顶稀薄的蓝亚麻布蚊帐，一只红木柜子，一个红木衣架，一张猪鬃垫子的黑沙发，几把草垫椅子，一张办公桌式样的桌子和一把坎佩切扶手椅。在这些家具上面堆着一些书，有些是打开的，有些是合起来的，其中有一页或几页摺着边角；书是按西班牙的方式装订的，书边是红色，从书脊上烫的金字看来，好象都是关于法律的书。沙发上面只有两份象小册子那样的报纸：篇幅多的一份有一幅很蹩脚的木刻，刻的是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的像；报纸的名称是《时装》或《星期娱乐》，另一份是《好抱怨的人》。

楼下餐厅里，有一张桌面可以折叠的红木桌子，可供十二个人用餐。对着通往楼下卧室的门，放着两排扶手椅，每排六把。屋角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大瓮，这是古巴特有的家具。为了遮荫，不让院子里的阳光反射到餐厅里来，挂着两

块大帆布帘子，象戏院的幕布一样，可以卷起和放下。在门廊和客厅之间的墙上有个铁窗栅。为了让外面的光线照进客厅，有两个向外突出的铁窗栅从街面的水平线起直升到房檐。主梁上用链子挂着一个玻璃灯罩，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幅油画，画的是风华正茂的一位太太和一位绅士，这是埃斯科瓦尔① 的作品。画像下面有一张沙发，和沙发成直角形放着六把摇椅，坐垫和靠背都是红皮的，排成两行。屋角的红木架子上摆着玻璃罩的蜡烛或中国花瓶，这都是装饰品。窗子之间靠墙有一张桌腿镀金的高桌子，桌上放着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屋里插空放着许多椅子。

卧室的门楣和窗子上挂着带穗的白边棉布窗帘，空气可以自由流通，又不让经过餐厅和院子的人看见卧室里面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们仔细描写的这所哈瓦那特有的房子十分整齐、清洁而且……豪华。因为如果考虑到我们所描写的国家和时代，家具的式样和质量，门廊里的两辆马车及住宅面积之大，是可以这么说的。这里是住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幸福而合乎身份的家庭吗？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即十月某日上午六、七点钟，一位至多五十岁的绅士坐在餐厅的扶手椅上。他个子很高，体格健壮，头发花白，大鹰勾鼻子，小嘴巴，眼睛棕褐色，炯炯有神，面孔红润，脑袋的后脑勺圆圆的，这些都是感情强烈和性格坚定的特征。他留着短发，胡子刮得光光的，白棉

---

① 埃斯科瓦尔（1757—1834），古巴画家。

布背心外面穿着一件长便衣，下身穿着斜纹布的裤子和鹿皮拖鞋。他把双脚放在一把有草垫的椅子上，双手将一份用西班牙普通对开亚麻纸印成的《哈瓦那日报》捧到眼前。

在他看报纸的时候，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孩子来到跟前。孩子穿着斜纹布长裤和衬衫，从院子走了过来，右手端着一只碟子，上面放着一杯牛奶咖啡，左手端着一只银糖罐。绅士没有从扶手椅上坐直身子，就接过杯子，加了糖，一口一口地喝着，十分安静地继续看报。仆人站在他面前，双臂交叉在胸前，手里仍然端着碟子和糖罐。绅士喝完了牛奶咖啡，虽然孩子近在咫尺，他仍然雷鸣般地对他吼叫说："雪茄烟，来火。" 小孩跑到厨房，过一会儿从账房回来，拿来一个里面装着卷好的雪茄烟的口袋和一只小银火盆，盆里燃烧着的木炭一半被灰烬盖着。绅士点了支雪茄烟，在孩子准备跑开时，又对他喊道："蒂尔索！"

"老爷！"他也高声回答，好象他已经在厨房里，或是在跟聋子说话一样。

"你上楼去过吗？"主人问他。

"去过，老爷，厨子从市场回来以后去的。"

"莱昂纳多少爷怎么还没下来？"

"我想告诉您，莱昂纳多少爷晚上睡得不好，不愿意别人叫醒他。"

"晚上睡得不好！"绅士心里重复着，"去（对着奴隶），叫醒他，让他下来。"

"老爷，" 孩子犹豫不决，惊慌失措地说，"老爷，您知

道……”

“出了什么事？”主人看见奴隶站着不动，没有服从他，又大发雷霆。

“老爷，我想告诉您，别人叫醒了少爷时，他就发脾气，而且……”

“什么？你说什么？啊！狗崽子！去，滚吧，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踢上楼去的话。”

绅士刚起身一半，要去揍他时，小仆人不等他再多说，服从着命令，几蹦几跳就到了楼上，走进青年莱昂纳多的卧室。在小仆人上楼的同时，一位有点发胖的美丽夫人在房间门口出现，态度非常和蔼，五官端正，虽然年过四十，头发还是黑的。她穿着荷兰细白亚麻布衣服，披着精致的薄纱黄披巾，一身清秀悦目，举止安闲优雅。她坐到绅士身边，叫他的名字甘博亚，问他当天有什么新闻。他含糊地回答说，《日报》上唯一重要的新闻是华沙出现了霍乱病，成了可怕的灾祸。

“那是在什么地方？”夫人打着呵欠问。

“哦！”甘博亚回答，“很远。你想想，那是在波兰，靠近北极。霍乱先生要到我们这里还得好多年，那时……谁知道你我在哪里！”

“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祸殃，坎迪多！”夫人又象先前那样漠不关心地大声说。

这时，蒂尔索急急忙忙跑下楼来，和上楼时同样的快。要不是及时低头，从楼上扔下来的一本书就会打在他脑袋

上了。因为用力过猛，这本书碰到账房门上散开了。堂坎迪多抬起头，夫人也站起来，走到楼梯跟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孩子吓得要死，只是两眼盯着楼上的青年莱昂纳多作为回答。莱昂纳多用被单裹着身子，握紧拳头表示愤怒和威胁。但一看见母亲时，他就改变了态度和脸色，无疑是想向她解释发生的事情。但夫人作手势不让他讲，大概是说："别说话，你父亲就在这里。"因此他不再耽搁，转过身子又回到卧室去了。

"莱昂纳多少爷下来了吗？"甘博亚问奴隶，好象没有看到奴隶的奔跑，没有看见书碰到账房的门上，也没有看见夫人的行动似的。

"就下来，老爷。"蒂尔索回答。

"你把我的话告诉他了吗？"甘博亚更粗暴地大声问。

"我想跟您说，"奴隶心慌意乱，发着抖说，"……少爷……莱昂纳多少爷没让我说话。"

夫人重新坐下，焦急地看着丈夫说话和他脸上的表情。她看到蒂尔索在惶恐之中勉强说出了几个字来，丈夫就气得满脸通红，甚至想站起来去打奴隶，或者以武力强迫莱昂纳多下楼。正当他在混乱中进行选择时，为了争取时间，她把右手放在丈夫的左臂上，甜蜜地低声对他说：

"坎迪多，小莱昂纳多穿好衣服就会下楼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堂坎迪多转向他的妻子，十分激动地问。

"我刚看见他在楼梯上，已穿好一半衣服。"她镇静地

回答。

“莱昂纳多该什么时候履行他的义务，你总是一清二楚，但对他的过错，你却是个瞎子。”

“我不知道可怜的孩子犯了什么过错，至少最近我不知道。”

“哈！我没对你说过吗？真是糊涂。罗莎，你过分的溺爱要毁了这孩子的。蒂尔索！”堂坎迪多又大叫一声。

当主人们进行上述简短的对话的时候，蒂尔索躲进了厨房。在他从厨房回来之前，一个黑白混血种车夫从门廊进来了，我们的读者九月二十四日在圣伊西德罗区的晚会上已经认识他了。现在他只穿着衬衫和长裤，裤管卷到膝盖以下，好象是为了让人看见没有卷起来的白衬裤的齿形裤边。他的皮鞋鞋帮很矮，旁边有银扣子，耳朵上挂着金圈，头上扎着头巾，右手拿着草帽，左手牵着马缰绳。两匹马的毛色和体形都一样，刚洗过澡，因为还在滴着水或汗，后面一匹马的尾巴打了结。这个黑白混血种人是从马厩骑着前一匹马牵着另一匹马到鲁斯码头附近的浴场去过刚回来，马身上没有鞍子，还盖着汗巾。

“可是，阿庞特来了。”堂坎迪多看见他时说，“阿庞特！”

“你不必问仆人。”堂娜罗莎插嘴说。

“我要你听听你儿子最近干的一件好事。”丈夫坚持说，“你（对阿庞特）昨晚几点钟把主人拉回来的？”

“清晨两点钟。”阿庞特回答。

“你的主人在哪儿过夜的？”堂坎迪多接着问。

“说这个没用，”夫人插话说，“阿庞特，把马拉到槽上去。”

“你的主人在哪里过夜的？”堂坎迪多看到车夫准备听从女主人的命令，又问了一遍，响声如雷。

“我很难告诉您，我的主人，莱昂纳多少爷在哪里过夜。”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您，我的主人，这很难说，”阿庞特看到堂坎迪多火冒三丈，赶忙解释，“因为我先把莱昂纳多少爷送到圣卡塔利纳街，后来送他到鲁斯码头，以后我在鲁斯码头等到半夜十二点，后来我又把他送到圣卡塔利纳街，后来……”

“够了，”堂娜罗莎生气地说，“我知道了。”

阿庞特牵着两匹马，经过餐厅外面的院子，朝马厩走去。堂坎迪多转身对他的女人说：

“怎……么……样？你不认为昨晚的过错是刚发生的吗？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怀疑，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比你清楚。你已经听见了，他在雷格拉一直呆到夜里十二点钟。也许不只是一个人去的。你现在想听听在雷格拉他和谁在一起，怎样度过半夜的吗？你猜不到吗？你不怀疑吗？”

“假定你猜对了，了解得清清楚楚，”堂娜罗莎有点轻蔑地说，“你能捞到什么东西呢？难道你想要我因此不再疼爱他了吗？”

“但是，这和是否疼爱他没有关系，罗莎，”堂坎迪多不

耐烦地接着说，“而是如何挽救他的过错，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

“即使他犯了过错，也不过是年轻人常有的胡涂行为而已。”

“如果胡涂行为重犯，不及时阻止，常常会变成使人伤心流泪的严重事件。”

“那么，据我所知，你以前的胡涂行为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他的胡涂行为和你相比，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消遣而已。”堂娜罗莎存心讽刺他说。

“夫人，”堂坎迪多生气了，虽然还在竭力掩饰，“不管我在青年时期可能干了什么蠢事，它也并不能授权莱昂纳多过现在的这种生活，得到……你的同意和赞助。”

“我的同意！我的赞助！那倒好了。我根本就没有同意和赞助过莱昂纳多的发狂行为，反而总是劝告他，甚至责备他，没有谁比你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

“好啊！你一面劝告他，责备他，一面又每天下午给他马车、车夫、马匹，还有半盎司的金币，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去消遣、挥霍、游荡。你不同意和赞助他的疯狂行为，但却为他提供犯过错的方便和工具。”

“这就是说，我提供了让孩子堕落的方便和工具，你没有提供，你是一个圣人。噢！是的，你的生活就是个榜样。”

“我不知道这样辛辣的讽刺是什么目的。”

“因为你对他太严厉了，如果你是无可非议的，没有作过孽……你对他的粗暴可能是对的。”

"夫人，他对我的看法也象你对我的看法这么坏吗？他知道我作过孽吗？"

"也许知道。"

"如果你没有告诉过他……"

"我没有必要把丑事告诉他。假如我那么做，那就成了不合常情的母亲了。但他绝不是傻瓜，而且玛丽亚·德雷格拉的丑闻太露骨了。不用多久就会传进他的耳朵，促使他模仿你的。这个坏榜样……"

"够了，夫人，"堂坎迪多受到刺激，更烦恼地说，"我还以为有理由指望你忘记那件事哩。"

"你想错了，因为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看出来了。这就是说，我骗了自己。女人，有些女人是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男人的某些过错的。可是，罗莎，"他改变了腔调说，"我们离题了，这样不好。事实上，如果说我对莱昂纳多象你说的那样严厉，那你对他就是太软弱了，我不知道哪种态度更坏。他是一个疯子，任性，固执，他需要缰绳比需要面包更加迫切。但我痛心地看到，由于你觉得我对他太严厉，你就无意地用手拉着他迅速走向堕落。说真的，罗莎，是不让他发狂的时候了，你对他别软弱了，是下决心让他免除苦役，免得我们永远流泪和背着臭名的时候了。"

"采取什么办法呢？坎迪多？已经晚了，他是个大人了。"

"什么办法？有一些办法的。在国王陛下的战舰上，就

是大人物也会就范的。我在考虑，让他短期内闻闻船上的松脂味不是坏事。我的朋友，‘拉萨比纳’号的船长阿查，热心地想教他学操船。正好他昨天跟我说了，要我下决心把孩子交给他，他有把握把他训练得比大帆船的中桅还要正直。当然，这是他的表示。不管怎么样，我决心制止这小伙子的不良行为。”

堂娜罗莎听着丈夫最后的几句话，感到很震惊，注意到他说话时的坚定语调，更是激动不安，为了掩饰夺眶而出的眼泪，也为了改变使她伤心透顶的谈话题目，她又一次站起来，向院子走去。正在这时，莱昂纳多走下楼梯，穿着准备上街的衣服。她听到了儿子的脚步声，又回到刚才离开的丈夫身边，用因为激动而发抖的声调低声下气地恳求丈夫说：

“为了孩子，甘博亚，请你现在对他什么也别说。你的严厉会引起他的反抗，同时也是在折磨我。”

“罗莎！”堂坎迪多责备地看了她一眼，咕哝着说，“你在害他。”

“小心，坎迪多！”堂娜罗莎回答，呼吸自由一些了，她明白丈夫这时是乐于表现他的美德的，“你应当看到，他已经是个成人，但你仍然把他当作孩子。”

“罗莎！”堂坎迪多又责备似地看了她一眼，问道，“这要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说情，”堂娜罗莎急忙说，“我向你保证。”

这时，青年莱昂纳多刚下完楼梯，一直朝母亲走来。她迎上去，好象是要在父亲生气时更好地保护他。可是，父亲垂头丧气，一声不吭，走进了账房，没有看见或者装作没有看见儿子在吻着母亲的前额，也没有看到她做出手势，示意儿子也应该向父亲请安。

莱昂纳多一句话没说，也没照母亲的示意去做。他只是笑笑，耸耸肩膀，朝街上走去，左臂下夹着一本照西班牙方式装订的红边书，右手拿着一根印度藤杖，杖头金柄上刻着一顶王冠。

第 八 章

为了将被处死的人的灵魂祝福!

——埃斯普龙塞达:《死刑罪犯》

这个学生从圣伊格纳西奥街向老广场张望。在索尔街的街角,他碰到了其他两个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学生,他们都在等着他。其中之一是读者并不陌生的迭戈·梅内塞斯。另一个学生的仪表没他那么匀称好看,加上身材矮小,脖子很短,肩膀很高,两肩之间好象埋着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瓜。他的前额很窄,也不高,头发生得低一些;小眼睛十分敏锐,鼻子有点向上翘,下巴尖削,头发卷曲,嘴巴湿润而有魅力,这确实是他细小的五官之中最富于表情的部分;因此,从他的脸上和身上自然会发现他非常精明,也很淘气。莱昂纳多在他肩上使劲打了一巴掌,叫他潘乔·索尔法。他挨了打,带笑不笑,很不高兴地说:

"每种动物都有它的语言。莱昂纳多,你的语言有时很有表情。"

"因为我爱你才打你的,潘乔。你想要再爱抚一下吗?"

"够了,老兄。"他扭转身子,左手做出一个动作。

“几点了？”莱昂纳多问，“我想起来了，昨晚没有上弦，表停了。”

“圣灵教堂的钟刚打过七点，”迭戈回答，“我们正想走，不等你了，以为你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差一点我整天起不来。我睡得很晚，天一亮父亲就派人把我叫醒。他和母鸡一样老早就睡了，总是天亮起床。你们认为还有时间到天使岗去蹓一圈吗？”

“我认为没有时间了，”潘乔说，“除非你也和约书亚①一样，有本领让太阳站住。”

“你好象是去约会，潘乔，非按时到不可。难道你不知道，自从约书亚下令太阳停止运行以来，它就不动了吗？如果你读过天文学，你就会知道这一点了。”

“你还不如说如果他读过神圣的历史，还更恰当一点呢。”梅内塞斯说。

“问题是，”潘乔说，“不必深入研究这些事，我就知道事情与双方有关，你们不是纠正我的错误的人。”

“别管这些事了，先生们，今天我们有什么课？星期五我没有去上课，这段时间我连书本都没有打开过。”

“戈万特斯说，今天学习关于人权的第三章，”迭戈回答，“你打开书就知道了。”

“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莱昂纳多接着说，“我只知道按照本国法律，有人与物之分，有些东西虽然会说话，会

---

① 约书亚：摩西死后犹太人的首领，据《圣经》说，他为了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下令太阳停住。

思考，但没有和人一样的权利。例如，潘乔，你是喜欢比较的，从法律观点看，你不是人，而是物。”

“我看不出这种比较来，因为我不是奴隶，按照罗马法，只有奴隶才算是物。”

“当然，你不是奴隶。但是，你的祖先当中某一个无疑是奴隶，理当如此，至少你的头发令人怀疑。”

“你幸福，你的头发象印第安人一样笔直。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自的家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中那些被称为自由人的人，至少是被解放的奴隶的子孙。”

“老兄，你因为受伤而喘气了。好吧，把母骡拴在门后面不算是什么罪孽。我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他没有母骡。我的母亲是土生的，我不担保她的血统是纯的。”

“你父亲虽然是西班牙人，但并不排除他有混血的嫌疑。我假定他是安达露西亚人，而最初来到美洲的黑奴就是从塞维利亚来的。统治安达露西亚比统治西班牙其他地区更久的阿拉伯人，也不是纯粹的高加索人种，而是非洲人种。另一方面，塞万提斯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证明，在那里，白人与黑人通婚，当时是很普遍的。”

“堂潘乔，这个历史片断值得一个波托西城①。看来，种族问题让你费了不少脑筋。我不在乎这个，也不相信混血会影响人的身份和形象。我可以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黑白混血种成份，我喜欢某些黑白混血种女人。我毫不

---

① 玻利维亚的一个城市名，富于银矿。

羞愧地承认这一点。"

"山羊总是奔向丛林。"

"这句成语在这里不适用。如果你说这个是想肯定你不喜欢肉桂①，那对你潘乔更坏，因为那就是说你喜欢煤炭②，而它是更下等的东西。"

他们谈到这里，走进了老广场的罗萨里奥门廊。它是由四五座房子组成的，属于哈瓦那的贵族或富裕的家庭，房子有宽敞的阳台，阳台下是很高的石拱，白天，帆布帘子象船上的大帆一样遮住光线。这些房子的上面一层住着主人或者房客，房主以收取租金为生。下层一般是不大通风的阴暗的大厅，有一些零售商人的店铺，他们被称作旧货商，更恰当地说是卖铁器的商人。他们全是西班牙人，通常是山里人。店里存放着收购来的货物和小东西，前边石拱下面陈列着铁器商品，都放在玻璃橱窗里或可以搬动的样品柜里。柜子由一种剪刀形的架子支撑着。上午，他们很早就把商品陈列出来，晚上才收进去。

上午七点多钟，就开始陈列商品。商人们两个两个地抬出玻璃橱窗，每人抬着一头，好象抬棺材一样，或者是因为一个人搬太重了。

我们的三个学生走进门廊时，有些商品已经陈列好，售货员在商品前走来走去。虽然早上刮着小风，他们也只穿着衬衫。

---

① 指黑白混血种女人。

② 指黑人姑娘。

莱昂纳多和迭戈走在前面，又说又笑，不理会那些来来往往热心地及时地介绍商品的西班牙青年。他们的同学潘乔落在后面，低头稳步走着，一句话不说。也许是因为看到他这种样子，碰到他的第一个小商贩确实拉住他的手说："喂，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你不想买两把上等折刀吗？"他躲开了这个人，另一个人又拦住他嚷道："表兄弟，我这里卖优等的眼镜。"往前走，第三个人又拦住他，向他兜售橡皮背带。第四个人把比英国货更好的比斯开① 折刀送到他的眼前。这个学生厌烦了，躲开一个又一个商人，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生气，终于他朝前走了几步，最后还是被一些旧货商人围了起来，他们并不是想抬高商品价格，而是打算嘲弄他。他站住了，两只手交叉着。幸亏这时他的同学们想起了他，回头看见他被围了起来。莱昂纳多并不知道原因何在，但他是一个大胆的人，跑回去用力挤进人群，替他的朋友解了围。他自己讲完了发生的事情以后，哈哈大笑，对潘乔说："他们把你当作乡下佬了，潘乔。你的仪表也……"

"我的仪表和事情毫不相干，"潘乔心情不好，沮丧地打断了莱昂纳多的话，"是那些西班牙人的犹太习气太浓，缺少君子的风度。"

学生们继续在圣伊格纳西奥街上走着，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大教堂广场。他们走到有名的费洛梅诺住宅的门廊时，一大群人拥挤着从对面的梅卡德雷斯街和波格特街进入广

---

① 西班牙地名。

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走在前面的多数是有色人种，男女都有，还有衣衫褴褛的男孩子，赤着脚，身上很脏。这些人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不时回过头去，好象弹簧推动的一样。两队轻装的士兵穿着蓝呢短上衣和白裤子制服，腰前系着子弹袋，头戴圆帽，肩上扛着卡宾枪。他们当中有十二个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身穿黑色的斜纹布长衣服，头戴软棉布白方帽，长带子在脑后飘动，宛如细长的三角旗幡一样。他们每人右手拿着一个横短竖长的黑十字架。其中四个悲伤的人肩上抬着一顶轿子，上面坐着一个好象人的动物，头部和身子藏在一块黑绒布（斜纹哔叽大披风）的皱褶下面，无法看见，黑绒布垂到整个轿子的外边。

在这个神秘生物的一边，有一个穿黑色绸子长袍的神父，头戴四方帽，双手捧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另一边是一个健壮敏捷年纪很轻的黑人。他穿着白裤子，戴着圆帽，黑绒短上衣的后背上面用黄丝线绣着一个梯形，说明他的职业是刽子手。他稳步走着，目光不离开地面。他后面跟着一个白种男人，穿着短裤、绒布上衣和丝袜，戴着三角帽，全都是黑色的，他是公证人。他后面走着一名高级军官，这从他制服上的三条金银线袖章和镶着金边，插着鸵鸟羽毛的三角帽可以看出来。跟在最后面的是另外一些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他们都穿着黑长衣，戴着白方帽，还有为数更多的老百姓，所有的人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前移动着，除了士兵整齐的步伐声和神父为临死的人朗诵祈祷词的鼻音之外，听不到其它的声音。



通过这段简明的描写，哈瓦那的读者会发觉这是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死囚，由慈善信仰协会的弟兄们陪送着。这个协会是一个宗教团体，完全由有色人种所组成，职业是帮助病人和临死的人，埋葬死者，特别是被处死刑的人的尸体。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的法庭把它的狂怒一直施展到坟墓跟前，因此，需要上面这种宗教团体负责收殓和埋葬罪犯的尸首，至于死者的亲属和朋友，按照法律和习惯，是不容许担任这项工作的。

在这种情况下，看守罪犯的军队，至少在哈瓦那是有名的阿莫纳部队的特别队，它是比维斯总督成立的一支宪警部队，担当着其他地方的警察的职能。职位最高的军人当时是莫利纳少校，后来他担任莫罗炮台的守备军官，并死在其岗位上。他担任这第一个职务时被他压迫过的许多人，在他死的时候还恨他。现在他们按上述方式送去处死的不是个男人，而是一个白种女人，在哈瓦那她也许是这类人当中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个女人。

第 九 章

……这是国王下令
执行的死刑……

——里瓦斯公爵：《堂阿尔
瓦罗·德卢纳》

这个被判处死刑的女人的故事值得讲讲，那怕是三言两语也好。她和一个贫穷的农民结了婚，住在马里埃尔小镇的近郊，我们不知道她在那里住了多久，这也无关紧要。她并不年轻，也不漂亮，和同村一个单身男子发生了非法的关系。不知是她的丈夫发现了发生的事情，威胁要报复她，或是这对情人想甩开绊脚石，两人合谋害命。杀死一个人是不费力的。丈夫被杀死以后，他们想掩盖犯罪的痕迹，分解了尸体，把血淋淋的碎块缝在一只袋子里，扔到附近的一条河里。这就是案件的主要事实。

那么，在这出可怕的戏里，女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不清楚。杰出的青年律师阿纳克莱托·贝穆德斯刚从西班牙回来，他在那里的教授评议会上得到了律师的头衔。在这宗案件里，他作为能干的刑法学家首次出场，在辩护时显得十分公允，又有罕见的口才。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女人所犯的

罪被证实了，因为如果说她没有亲手杀人的话，但谋杀和藏尸的主要部分她都参加了。因此，必须将她判处死刑，尽管是用绞刑架处死，而在当时，坐绞凳只适用于贵族。把一个白种女人这样处死，在古巴还是非常少见的。

在西班牙的版图内，用绞刑架处死比坐绞凳更可怕，后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死刑过了一些年代以后才传进来或普遍采用的。用绞刑架处死时，刽子手用两根绳子系住犯人的脖子，从梯子高处把他扔下来，以跨马式骑在犯人的肩上，用脚后跟敲打犯人的肚子以加快他的死亡，然后刽子手再从被处死者的脚上滑下来。死尸裹着一件长衣，距离地面两码，在露天里挂着摇摆八个小时。对一个白种女人来说，不管她如何粗俗，或者她的罪行怎么令人毛骨悚然，在哈瓦那是不应该出现这种场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贝穆德斯律师以假定女人怀孕请求免刑失败以后，又要求作为特殊照顾，获准让她坐绞凳处死。读者记得，在我们现在描写的事件七、八年以后，古巴废除了使用绞刑架。那时候，监狱是在总督府大楼的西边角落上，市政府和所有的附属机构都在大楼里办公，总督和家眷住在楼里，公证人的办公室也在楼里。犯人在靠近海边的蓬塔刑场被处死以前，必须走过一段很长的痛苦的路程。事实上，犯人是从梅卡德雷斯街经过大教堂广场之后，转弯到圣伊格纳西奥街，接着经过查孔街和古巴街，紧靠城墙走，从阴暗的蓬塔城门下通过的。这里有卫兵把守，城里的尸体也从这里抬出去，埋在公墓里。

出了被围起来的广场的门，前面就是冲击着堤岸的海浪，细小的浪花溅起的泡沫闪闪发光。犯人老远就看得见将要结束他的生命的可怕的器械：绞架、绞椅或绞凳。对于神经脆弱的人，死亡以其极端的恐怖在死之前很久就显示出了它的力量。幸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女人，自从把她关进候刑室以来，已经浑身无力，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正如人们所见，只能用轿子把她抬到刑场，用手扶着她坐到绞凳上，颈骨一断，窒息了她胸口的最后一次呼吸，女人就断了气。

上述事件过去五、六年以后，蓬塔刑场的样子完全变了。西边原来尘土飞扬的荒地上，盖起了圣拉萨罗街区的第一批木头房子。南边堆着从北美合众国进口的木板和做门框用的木料，北边是大海和蓬塔炮台，从拥挤在一起的卡龙型熬糖的铁锅炉的后面露出炮台矮小的城垛。接着是一幢坚固的由三部分组成的正方形大楼，那就是堂米格尔·塔孔总督建造的公共监狱、监狱的仓库和步兵营房。

大楼北边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些木棚子，一部分服苦役的人就住在里面，让他们用锤子敲碎石头，按照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的方法铺砌城市的弹石街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监狱和总督府总算分开了，犯人迁到另一幢楼里，虽然里面许多设备残缺不全，但它是为了犯人住宿和安全而盖的，更便于把不同性别和罪行的犯人分开，特别是把不幸的死囚的“十字架路”减少到三分之一，因为从新监狱到执行死刑的堤岸不过二百步。在以后的年代

里，爱国英雄蒙特斯·德奥卡，青年法西奥罗，洛佩斯将军，西班牙人平托，勇敢的埃斯特拉佩斯，都是从这里和对面的蓬塔城门走出去就义的。在我们的时代，梅迪纳和莱昂以及哈瓦那大学无辜的学生们也是在那里就义的。

三个朋友加入了悲哀的队伍，沿着大教堂一侧走到了神学院门口。神学院的大楼从大教堂的墙根扩展出去，面对着港口。通往教室的大门还没有打开，一群大约两百名学法律、哲学和拉丁文的学生——古巴青年的精华——沿街站着，一头从门房的石级直到圣特尔莫兵营，另一头由于道路结构的关系，是通向特哈迪略街和圣伊格纳西奥街街口很长的地段。为了让奇怪的队伍径直从街中间通过，学生们自动分成了两排。人群中传出不大响的嗡嗡声，好象一群蜜蜂要栖息一样。

队伍在神学院门前停了一会，好让慈善信仰协会的四个弟兄替换从监狱就抬着轿子来的那四个会员。椅子里的人姿势没有变，一动也不动。尽管满是皱纹的黑披风完全挡住了她的面孔，但她的名字和犯罪事实却在全体学生中流传开了。

“谁也不能说那是抬着一个女人。”一个学拉丁文的学生说。

“事实上，她更象一座爱哭的女神雕像，而不象一个活人。”另一个接着说。

“内心的痛苦压倒了她，”第三个说，“因此她的头垂到了胸前。”

"是的，"一个象黑白混血种的高个子学生大声说，"言之有理。我猜想，她正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后怕。"

"但是，按照刑法，潘奇塔杀死她的丈夫是否证据确凿呢？"我们认识的潘乔问。

"她确实杀死了他，就象现在让她去坐绞凳一样确实，"那个象黑白混血种的学生轻蔑地笑着回答，"更确切地说，他死了以后，她把他砍成肉块，缝在一个剑麻袋里，扔到河里喂鱼了。"

这些并不是潘奇塔·塔皮亚罪行的根据，和她同名的人正要回答时，另一个学生用洪亮的声音和西班牙人的腔调插话说：

"这个女人对丈夫的行为，只差一点点就符合刑法关于杀死亲族罪的规定了。只差袋子是皮子做的，外面涂上火红色，里面放一只公鸡、一条毒蛇和一只猴子，这些不认父母的禽兽。"

"这叫做《十二表法》①，"潘乔提高嗓门急着说，对能够纠正模仿西班牙人说话的学生的错误感到满意，"从字面上说，神圣的国王堂阿方索下令制订的刑法中并没有说公鸡，而是说狗、毒蛇和猴子②，不是因为这些动物认识或不认识父母，只是简单地把罪犯处以极刑而已。阿方索法典甚至把女人杀死丈夫与杀死父母同罪。现在的做法是把犯人放在一个椭圆形的篮子里，把篮子拴在马尾巴上，把他一直

① 公元前451—450年公布的最古老的罗马法典。

② 意即狗代表狂暴，猴子没有理智，毒蛇出生时必须撕破母蛇的肚皮。

拖到断头台下面。潘奇塔·塔皮亚被控犯了这种可怕的罪行，幸而她没有被拖着，因为我们的习惯不同意那么做。我说完了。”

潘乔说到这里，立即离开人群，不让那个西班牙腔说话的学生有时间回答。看到潘乔走开时，他只是说：

“看来，这孩子是念了课文。”

正在这时，神学院的杉木大门打开了，当时它以圣卡洛斯学院的名字更为出名。大院子有四条石头柱子的宽大走廊，组成一个正方形。中间有一个喷泉，周围栽着枝叶茂密的柑桔树。主要进口的对面，左边是通向教授办公室的石梯；右边有一道铁栏杆把走廊与阴暗潮湿的甬道分开；从甬道可以进入侧面一间很长的大厅，里面很脏，往外是一个围墙很高的花园或果园，挡开了港口的海水。那边有四扇很高的窗子，从那里射进的唯一光线照着大厅，不大明亮。对面靠墙的中间有一个坏了的讲台，两旁横放着许多长木椅，粗糙结实，靠背很高。

这里讲授哲学，著名的神父费利克斯·巴雷拉①第一次把这门科学教给古巴青年。为此他编了一部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完全不同的课本，从一七一四年哈瓦那大学在圣多明各修道院里成立直到这时，古巴唯一采用的就是亚里斯多德的课本。后来，一八二一年巴雷拉神父当了西班牙议会的议员离开时，他出类拔萃的学生何塞·安东尼奥·

---

① 费利克斯·巴雷拉(1778—1853)，古巴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

萨科① 代替他担任了同一教授职务。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由于这位主讲人和德高望重的创业者都离开了本国，移居北美，律师佛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拉克鲁斯接替了这一职务。

左边角上是另一间大厅，进口直通走廊，神父普鲁马斯在这里教拉丁文。接着，差不多整个另一边，都是神学院学生和长期住在楼里的一些教授们的餐厅，主要进口左边有一道宽楼梯，通到上面一层的走廊。非神学院的学法律的学生从这里上楼。学哲学和拉丁文的学生经过院子同一层的门进入各自的教室。

这天上午，学法律的学生走上第一级楼梯时站住了，注视着附近走廊里正在兴奋地交谈的三个人。正在说话的人可能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中等身材，面孔白皙，容光焕发，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大嘴巴，双唇厚厚的，栗色的头发又密又直。他的打扮有些保守，穿着雅致的英国式服装。三人当中另一个可以说和前者恰恰相反，他身材矮胖，脑袋大，脖子短，头发卷曲深黑，一双大眼睛很突出，下嘴唇厚厚的，露出参差不齐的宽牙齿，加上他的肤色象烟叶，使人怀疑他的血统是不是纯的。第三个人与上面两人各方面都不一样，比他们瘦，年纪更大一些，脸色苍白，样子非常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他是哲学教授佛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拉克鲁斯。前面说的第二个人是著名的法学家何塞·奥古斯

① 何塞·安东尼奥·萨科（1797—1879），古巴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丁·戈万特斯，讲授本国法律。第一个人叫何塞·安东尼奥·萨科，刚从北美回来，他曾在纽约出版的《每周信使》上发表文章，名声很大。据说他和人们爱戴的巴雷拉神父合作，文章主要介绍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革命事件和著名人物。特别是在哈瓦那，人们刚刚读过他为马坦萨斯诗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①辩护而和植物园管理主任堂拉蒙·德拉萨格拉关于政治批评的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由于这场论战，那些关心政治的古巴青年开始离开德拉萨格拉讲授的植物学课程；他们嘲笑他，钦佩萨科，把萨科看成一名坚定的起义战士，而殖民政府的意见也与此相一致，这是不寻常的事情。

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认出了萨科，因为一八二三年曾经和他一起学过哲学，嘴里咕哝着他的名字，这足以使学生们都停了下来，好奇地叫起来。这引起了戈万特斯的注意，打手势让他的学生们上楼到教室里去；他很快就跟着上来了。

果然，他们蜂拥而上，吵吵嚷嚷地进了教室。他们谈论着萨科，谈论着埃雷迪亚，谈论着他著名的诗《流放者》和另外同样著名的颂歌《尼亚加拉瀑布》，这首诗包括在墨西哥托鲁卡出版的他的诗集之中。他们还谈到德拉萨格拉的植物学课，谈论哥伦比亚革命的英雄们，虽然当时哈瓦那的青年并不完全了解他们。不久，戈万特斯腋下夹着一本书，

---

① 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1803—1839)，古巴著名诗人。

笑容可掬，精神焕发地缓步走进了教室。学生们突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他走上有三、四级台阶的讲台，把书放在讲桌的宽栏杆那里，坐在那把经常在手边的草垫椅子上。

在神学院里，上法律课的教室不仅最大最宽敞，而且地点也最适中。它的入口在一端，有四扇很宽的窗子朝着走廊，另外四扇窗向着哈瓦那港，从窗子透进来光线和空气，可以看见卡瓦尼亚城堡的雉堞和莫罗炮台堡垒的一部分。中间的窗子之间靠墙中部，筑起一座高讲台，对面平行放着两排长凳，两边另外横放着许多长凳。这样，教授从他高高的座位上控制着整个教室，不论它有多大。这里大概聚集着各年级的学生共一百五十人。

那些学过课文，自信能够清楚地解释课文的学生挺直身子，注视着教授的动作。那些根本没有翻过书本的学生恰恰相反，不知把脸藏到哪里才好，也不知道如何蜷缩起来。莱昂纳多·甘博亚就属于这一类，他自己对朋友梅内塞斯和潘乔·索尔法也这样说过。由于他的身材和特征使他不易躲藏，他从来不面对讲台坐着，只是坐在旁边的后排长凳上。这天，他坐在角上的第一个座位，挤走了他的朋友潘乔·索尔法。戈万特斯教授对全班扫过一眼之后，看着坐在右边一个姓马蒂阿图的学生，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说话西班牙人腔调的学生，要他讲解课文。他很容易地甚至是流畅地讲完了课文。接着，教授让一个叫梅纳的黑白混血种学生讲解，随后要坐在讲台对面的另一个叫阿雷东多的学生讲解。当这个学生大致按课本解释完了之后，戈万特斯

的目光转向左边，扫过莱昂纳多，使他突然低下头去，装着拣自己故意扔在地上的手绢。教授的目光扫过他之后，停在同一条长凳另一端坐着的青年身上。这个青年不懂得课文，没有作声，因此，和蔼可亲的教授稍停一会以后说：“另一个”，结果还是一样。接着又叫第四个，第六个，都不会回答。他便放过中间的三、四个学生，对甘博亚说：“您。”甘博亚尽量假装没有听见，假装不懂，但他的朋友潘乔提醒了他，他才既不高兴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

“真该死，我要是念了课文多好。”

这句话惹得大家都笑了。甘博亚却脸不变色，继续说道：

“但是，根据前面几位先生所说的话，我得出结论，今天讨论的内容十分重要，我相信在我国的法庭上，我将不会忘记运用这些主要的观点。”

他说完立即坐下，同时用食指朝有耐性的潘乔侧身一戳。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痒，潘乔竟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莱昂纳多出人意外的讲话和动作引起了哄堂大笑，连严肃的戈万特斯教授也笑了。接着他就开始讲解有关人权的课文。首先，他根据罗马法解释了人的定义，接着讲解国家的意义，说它分为自然的和民事的，后者又可以分为自由的、天然的和家庭的三种形式。他还充分地讲述了奴隶制度的历史，但并不是讲它和古代或现代社会的关系，而是它和罗马法、哥特人的法律以及本国法律的关系，因为虽然当时的古巴教育是相当自由的，但废除奴隶制度的观念还没有开

始传播。

这一天，戈万特斯象往常一样得到了灵感，说话很有口才，多次表现出他渊博的学识。他最近和萨科的会见无疑只表现出了他的学识的一小部分。萨科是《海内西奥言论集》① 的翻译者和注释者，这本书是圣卡洛斯学院从前一年即一八二九年起就使用的课本。时钟打过九点，教授站起来，学生们学着他也站起来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① 海内西奥，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

第 十 章

天仙美女
欺骗了不幸的人：
他缺少运气，
又过分愚蠢；
被爱情
缠住的人，
走错了路，
不能转回程。
——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我们说过，学本国法律的学生们学着教授的样子，都站起来了。尽管他们都想离开教室，可以想象，大家还是呆在各自的座位上，直到教授走下讲台，腋下夹着课本，低着头走出了门，他们才分成两行，静悄悄地恭恭敬敬地跟在他的后面。

少数跟着他直到走廊尽头他的房门口的，是神学院的半住宿生。他们的特征是穿着棕褐色斜纹哔叽长衣服，外表象教士的侍从，虽然可以肯定，他们之中不会有人出去从

事教会的职业。

其他非神学院的学生在教授离开以后，解散了队伍，冲向宽阔的石头楼梯，拥挤着下楼到了走廊，又乱哄哄地涌到街上，好象是圣卡洛斯学院的大门一下子把他们吐出来的一样。

到了街上，他们朝城里不同的方向散开。人数相当多的一伙向圣伊格纳西奥街尽头的圣特尔莫军营走去，再转向查孔街，接着到了古巴街，最后经过瓜特莱斯街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天使岗。在这群大声吵嚷着行进的学生中，读者会发现那三个经常在一起的朋友甘博亚、梅内塞斯和索尔法。他们中的第一个无疑指挥着另外两个人，因为他走在前面，右手挥动着那根金柄银饰的藤杖，好象鼓手的队长在挥动指挥棍一样。当他们走近位于佩尼亚波布雷平地上的天使保护神教堂时，由于有斜坡，不同肤色和地位的男女突然都朝一个方向走去，路变得窄了。

白种女人，至少是那些不去教堂的白种女人，坐着只有一排座位的两轮敞篷马车。这种马车当时已经开始流行，代替那种从上世纪起一直使用着的有两排相对座位的两轮或四轮马车。几乎所有的车上都是三个女士坐在这唯一的一排座位上，或是另一种车子的后座上，那年长的两个斜着身子坐在两边，最年轻的坐在中间，总得挺直身子，因为这两种车子实际上都不是坐三个人，而是只为了坐两个人而造的。虽然过了上午九点，由于季节提早了，阳光并不灼热，因而几乎所有的马车都下了车篷，车里的美女看得清清

楚楚，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她们穿着白色或浅色的衣服，不披头巾，也没戴帽子，黑发辫用瓦片形的玳瑁梳子压着，袒露着双臂和肩膀。

那些在没有人行道的石头街道上走着的白种女人，肯定是去教堂的，这从她们穿的黑衣服和纱织花边头巾看得出来。有色人种男女比白人多一倍，都是步行，一些人也去教堂，另一些人在街上蹓跶，或者买杉木板小桌子上的玉米饼。这是他们参加节日活动的目的之一。街上那些紧靠这边或那边墙根的女人，通常是非洲来的黑人妇女，因为土生女人看不起这种职业。她们坐在矮皮凳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子，一边是火盆，上面放着土锅。她们在一块深颜色的石头上面用木勺摊开和稀了的玉米粉，烤成一个三四两重的饼。当饼在热土锅上烤成金黄色时，她们就在上面抹一点黄油，就把热乎乎的带油的饼卖给了过路人，一枚小银币两个。很多小姐故意停住马车，购买印第安人土锅上的玉米饼，她们称之为圣拉法埃尔饼。看来她们知道，这是最好吃的饼。

所有这些喧闹的活动都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圣拉法埃尔节进行。我们说过，这个节日是九天以前就开始庆祝的。节日期间，每天上午头几个小时做弥撒，十点到十二点是大弥撒，然后是布道，晚祷。在九日节或巡回节期间，一直举行圣典。因此，教堂里从不缺少区里四面八方来的善男信女，他们想得到完全的赦免。

天使保护神小教堂座落在佩尼亚波布雷狭窄的平地



上，那是一块面积不大的堤岸，虽然对全城总的地形来说，它的地势是相当高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两道石阶，可以走上去，石阶色泽粗糙，坡度很陡。一处从瓜特莱斯街尽头起，另一处往下到波斯特拉街，它最长，坡度也较大。

到了有石板的最高处就是教堂的地基。在有宗教活动的日子里，教堂唯一的中堂就完全敞开。最里边是一座大祭坛，两层都是木雕的。两道侧门里侧是一大片蜡烛，枝形烛台是金银色的，还有盛着纸花的花瓶和许多闪闪发光的彩色纸片，几乎把大祭坛掩藏了起来。左右两边是两个装饰不多的小祭坛。在正门和侧门之间的中部另有两个祭坛，每个祭坛上通常供着一座木刻的圣像，放在玻璃壁龛里。屋顶的天花板把盖着红瓦的屋架完全露了出来。主要的拱门里有一个小合唱队，拱门之上是四方的三层石头钟楼，越往上越小。在西边，教堂的后面是圣器室，紧接着是神父的卧室，那里的一道石阶比前面的要窄，直通埃希多街，这是一条很深的小街，弯弯曲曲，宽窄不一，沿着住宅的墙和环城陆地部分的棱堡而伸展。对面的院子有一道石堤，象平顶屋的矮墙一样。这天上午，也就是圣拉法埃尔九日节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石堤内，一些黑人木匠正在用涂着石灰颜色的松木板搭一个类似城堡垛墙的架子，竖起了旗杆，主要工程几乎就要完成。

学生们占据着石阶的整个斜坡和平台。莱昂纳多·甘博亚站在最高处，肩上扛着手杖，在指挥这场演习，从这儿谁也上不去。他们对所有从街上走过的人，特别是坐车或

走路的女人，总要说几句话，甚至做一些动作。由于甘博亚的声调，他站的位置和出众的身材，使他显得最为突出，对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姑娘们，不停地说一些俏皮的话和爱情的词句，过分地阿谀奉承，可惜这也说明了他缺乏良好的教育。但是，她们或者是从小就听惯了这类话，或是向来就喜欢奉承，对他的话并不觉得是侮辱，有些女人还报之以微笑。有些女人把扇子打开一半，向熟人或朋友文雅地问候；也有一些女人用并不高明的讽刺话答复对方。

莱昂纳多从他一个同伴手中夺过一块饼，用左手拿着，想送给他认为最好的姑娘，但他没有勇气，自己也不尝。直到后来，他看见一辆马车里坐着三个姑娘，觉得自己认识座位和他正相对的那个姑娘，于是他不再想对其他姑娘那样献饼了，突然把手放下，设法躲到了平台的斜坡后面。但是姑娘已经看见了他，当然也认出了他，只是她并不笑，不象在无关的人群当中看见朋友时那样自然地笑，反而脸色比原来更苍白，更严肃，使劲看着那个学生的帽子和前额；这一些，他虽然不情愿，还是从石墙上边露了出来。甘博亚弯腰时，由于一个无意的动作，一只手抓住他的朋友梅内塞斯的手臂，捏得很紧，使梅内塞斯不能不生气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莱昂纳多。上帝保佑，松手吧，你要把我的膀子折断了。”

“你不认识她吗？”莱昂纳多回答，慢慢站起来。

“谁？你说什么？”

“坐在蓝色马车上，座位对着我们的那个姑娘。她现在

正经过五角街，还在回头朝这里看呢。她肯定认出我来了。我原来以为她还在很远的地方！如果她认为圣诞节的赠礼还有效，那怎么办呢？”

“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伊萨贝尔·伊林切塔，老兄。你不认识她吗？你很喜欢她的妹妹罗莎。”

“算了吧。事实上我并不认识她。我觉得她很苗条，肤色不深不浅，在那儿她是最漂亮的。”

“所有的姑娘，当她们成了老处女时，总还是苗条的，苍白的，伊萨贝尔就是这样。因为她和我年龄差不多，不想很快结婚。”

“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某一天，你是会和她结婚的。”

“我？我首先和一枝鸟枪结婚①。我喜欢那个姑娘，我不否认，但是我更喜欢那个地方，到处是鲜花，在桔子树和棕榈树的阴影下，在她父亲的咖啡种植园的小路上和花园里，到处散发着芳香的气味。此外，她是一个舞蹈家……第一流的。并不比你的罗莎差。”

“别提罗莎了，我们还是谈你的伊萨贝尔吧。可以说她已经爱上了你。可怜的姑娘！我知道她并不了解你。因为说句老实话，你是一个最反复无常，最容易变心的男人。”

“这一点我承认，感到抱歉，但是我改不了。当一个姑娘对我说‘不’时，我就要追求她；一旦她答应了我时，即使

① “结婚”和“打猎”这两个西班牙语的词，古巴人的发音是相同的。

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美，我就心灰意懒了。从五月份以来，我就没有给她写过信。她对我怎么想呢？这些在乡下长大的姑娘对她们的爱情……真叫人厌烦。她们以为，我们这些哈瓦那的小伙子都是蜂蜡和蜜糖哩。”

“她住在哪儿呢？”

“一定是住在她的表妹加梅斯家里，在特雷萨女修道院的后面。你希望在那里碰见罗莎吗？她没有和伊萨贝尔一起在马车里，显然没有从乡下到这里来。至于我，我向你发誓，我不想和伊萨贝尔见面，害怕面对面地碰到她。对我来说，她会变成一个有当代男子汉气质的女人的。她不是那种受到冒犯会让你消遥法外的女人。”

“她对你发脾气完全有根有据。凭良心说，你应当想法使她息怒……”

“良心，良心，”莱昂纳多用鄙夷的语调重复说，“对待女人，谁有过良心呢？”

“老兄！别说亵渎神明的话，你母亲也是女人啊。”

最后这句话是潘乔·索尔法听到两个朋友简短的对话后说的。莱昂纳多从上到下瞪了他一眼，这不是因为轻视他，而是因为潘乔的身材至少比他高两巴掌，严肃地说：

“你将变成一个佛朗西斯教派的托钵僧。”接着莱昂纳多转向梅内塞斯，活泼地说，“这个姑娘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打乱的。”

“我不明白。”梅内塞斯说。

“你会看到的。”莱昂纳多沉思着答复，“先生们，”他接

着对从学院起就跟着他的人们说，“我们走吧，这儿已经使人厌烦了。”

很明显，莱昂纳多心情不好，某种东西影响了他的情绪；他是一个没有度量的男人。但是，他刚从孔波斯特拉街一边往下走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他又恢复了常态，露出活泼的性格。事实上，当他刚走到五角街时，赶上了一位和学生朝同一方向走着的中年人。莱昂纳多把两臂从他的腋下伸过去，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变着腔调对他说：“你猜我是谁？”

陌生人想扒开学生的手，但是没有用，他也许认为这个剧烈动作的目的是不让他看见亮光，看见人。可是，等到学生们和好奇的人们聚拢来后，莱昂纳多却放开了那个人，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表示尊敬和后悔，对他说：“先生，请您多多原谅，很抱歉，我搞错了。但是也怪您，因为您和我的叔叔安东尼奥简直是一模一样。”

学生们哈哈大笑；陌生的先生明白，这是在嘲弄他，对那个时代没有教养和傲慢无礼的青年只是又气又恼。这一可笑的场面很快就过去了，比我们如实的描写快得多。好象是为了与上述场面相对照，一到查孔街，莱昂纳多把手杖尖插进热土锅上烤黄的圆玉米饼，挑到空中。摊主是一个比饼还圆的几乎赤裸的黑人妇女，她坐在街角墙根那里，周围是她的破烂家伙。这个烤玉米饼的女人心疼地大叫一声，当她从矮凳上站起来时，因为又胖又沉，把摆在面前的小桌子碰翻了，上面还放着另外一些烤好了的玉米饼。因

117

此她更加恼火，三番五次地叫喊。大家都对这件事发笑，只有迭戈·梅内塞斯例外。由于慷慨而高尚的良心的驱使，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些小银币，扔到黑女人的怀里。虽然她穿的衣服很少，袒胸露臂，却正好接住了钱。

是钱使她消了气，还是她不再叫屈了，学生们并没有停下来弄个究竟。前面的特哈迪略街按直角与孔波斯特拉街交叉，接下去是恩佩德拉多街，之所以这样命名，因为它是在哈瓦那试验用有花纹的石子铺砌的第一条街，水从街中间排走。莱昂纳多在从这条街向右拐弯之前，向同学们告别；他对好朋友梅内塞斯和索尔法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圣卡塔利纳街附近的空地上等他，一刻钟之后再聚会。但按照古巴的习惯，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他们宁愿各自回家，因此和莱昂纳多分了手，等到晚上天使保护神节的集会上再见。

这个学法律的学生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时，突然改变了步伐，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沉思着，从他那样活泼快乐的性格来说，这是很出人意外的。他所以这么忧心忡忡，主要是因为阿尔吉萨尔的姑娘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出现在哈瓦那的节日集会上。尽管他否认，但还是爱过她的，害怕她的突然到来会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害怕她发现自己的三心二意。虽然他正经的感情已经堕落，但这样还是有失面子的，不能不使他感到脸红。

他几次站住，用手杖尖敲人行道上的窄条石板。有石板的人行道当时为数不多，因而十分讲究，其中的一条就是

有名的恩佩德拉多街。这会儿是往前走，还是回去，他非常犹豫不决，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不是他回家的方向。最后，他把手杖猛地一敲，甩到肩上，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就加快了步伐，嘟哝着："真见鬼！管他后果如何，好汉就得敢做敢当。"这都是为了坚定自己所下的决心。

不久，他走到了阿瓜卡特街街口，那里靠近圣卡塔利纳修道院的高墙，然后不停步地一直走近隔断这条街的奥雷利街的街角。在这里，他朝紧靠街角对面人行道上的一所破房子的高高方形小窗斜视了一眼。小窗虚掩着，杉木栏杆之间可以看到有皱褶的细白棉布窗帘在轻轻晃动，不知是因为上午有小风吹着，或是后面有人在动。已经破损的门也虚掩着，由半截铁棍支住，没有完全关上。

说有人站在虚掩着的小窗和白窗帘之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莱昂纳多穿过街道，刚把右手伸进掉了一根栏杆以后留下的空隙里，就露出了也许是当时哈瓦那女人中最美丽的脸庞。虽然这个黑白混血种姑娘两眼怒视着他，丝毫没有爱的表示，莱昂纳多也完全被征服了。他忘记了伊萨贝尔，忘记了阿尔吉萨尔的舞会，忘记了在那儿咖啡园里棕榈树下和桔子树林小路上的散步。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她咬紧火热的嘴唇，血似乎想从圆圆的双颊迸流出来，丰满的胸脯在紧身衣服里面困难地起伏着。最后还是她先说了话，脸上的表情胜过了言词：

"您来干什么？"

“我刚下课。”莱昂纳多虽然温顺地低声回答，但语调是坚定的。

塞西莉亚向里面斜视了一眼，伸出右手暗示莱昂纳多，要他放低嗓门，自己却激昂地说：

“不久之前，有人看见您在天使岗。”

“可能的，是来这里的时候。”

“但是，您耽搁了很久，路并不那么远。唉！恋爱的女人真倒霉！”

“你什么也没有失掉，塞西莉亚，你看我就在这里。”

“是啊，但是有谁知道您耽搁的原因呢？也许是一个女人……”

“不是女人，我向你发誓。”

“您不要对我发誓，因为那样我就更不相信您了。问题是切皮利亚从保拉回来了，您却现在才来。已经没有时间说话了。她回来了好一会。她在祈祷，打瞌睡，我想她是累了，她正抬起了头听着。（她这样说时又朝里面看看。）看来，您对我的友情不感兴趣。我却还等着您，真是一个傻瓜。象我这样恋爱的女人真倒霉！”

“亲爱的，你这样绝望真叫我吃惊。我觉得时机不对，明天谈吧。”

“可是，切皮利亚并不是每天都去保拉的。”

“我快七点才起床。你知道，我们离开雷格拉时快清晨一点了。”

“那并不妨碍我天亮就醒。我睡觉是惊醒的，您就不是

这样，这是很大的差别。”

“别讽刺人了，你还觉得根本不是讽刺。你完全知道，我是很爱你的。”

“爱情是行动，不是讲道理。失约的男人……”

“你不要随便责备我。我已经把迟到的原因告诉你了。我向你声明，我心里感到很抱歉；我会向你证明……”

“您来晚了，真糟糕。向我表白您的爱情没有用。相亲相爱的人是不会骗人的。是的，您在骗我。您伤了我的心。您走吧。您在咆哮，不是在讲话。”

莱昂纳多拉起她的手，凑到嘴唇上，她丝毫不表示反对，因此他明白了，愤怒的风暴已经过去，姑娘将接待他的下一次访问。随后，他继续向前走，到了奥雷利街时，左脚一抬便上了一辆从蒙塞拉特门驶来的马车的踏脚板，马车在两根车辕之间晃动，车辕架在两个大轮子和一匹瘦马的背上。莱昂纳多坐上车里的皮垫；他这样突然上了车，车子的震动引起车夫的注意，连忙回头看看是什么样的乘客，没有招呼也不等回答就上了车。这位乘客一坐下，便用洪亮的声音命令道：“回家。”

“少爷住在哪儿？”惶惑不安的车夫自然要问。

“蠢东西！你不知道？圣伊格纳西奥街，靠近鲁斯街街角。快走。”

“啊！”车夫大声说，用鞭子使劲抽那可怜的牲口的侧腹。瘦骨棱棱的老马全身颤抖着，因为疼痛，加上乘客、车夫和车子的重量，几乎要断成两截。

当这个学生象皮球一样摇晃着坐在这辆破车里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塞西莉亚在和莱昂纳多恋爱时，她究竟追求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白种青年，出身富裕家庭，和哈瓦那第一流的家族沾亲带故。他念书是为了当律师。如果他成家的话，一定不会和一个下层社会的姑娘结婚的。而塞西莉亚的姓足以说明她的出身无法查考。从她的卷发和青铜色的脸上，可以发现她是混血儿。因此，她举世无双的美只是相对的，也许是她唯一可以征服男人的心的美德，但这不是一种头衔，不能保证她脱离得了出身卑贱的阶层，上升到蓄奴国家的白人阶层。在那个时代，也许有些不如她长得漂亮，血统比她更杂的女人，在和哈瓦那社会最显贵的人物交往时，甚至得到了贵族的头衔，那是因为她们或者隐瞒了自己的出身，或者本身是在富贵人家出生和长大的。众所周知，黄金能净化最浑浊的血液，掩盖肉体和道德的严重缺陷。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想法不管如何自然，塞西莉亚却从来不放在心上。她爱他是出自火热的性格和自发的情感，仅仅是把白人青年看成温柔的情人，认为他的许多品德超过了和她同阶级的所有男人，虽然他们可能也是在追求她的欢心和她的爱情。尽管她和莱昂纳多的结合是道德所不允许的，但塞西莉亚希望在白人的庇护下上升，永远脱离她出身的卑贱地位，如果她自己不行的话，至少她的孩子能够如此。如果同一个黑白混血种男人结婚，在她自己和与她同样身份的人看来，就是降低身价，因为当时整个古

巴社会就是这样反常的。

这时候，马车很快驶过奥雷利街，到了古巴街，斜穿过圣克拉拉广场，接着转向圣伊格纳西奥街，停住在告诉过车夫的那所住宅门口，没有多走一步。这说明黑人车夫并不象莱昂纳多坐上马车时说的那么笨。马车还没停稳，学生就跳下了人行道，用同样的速度把一枚银币扔给车夫。车夫在空中接住钱，放在眼前，看出来是一个丕塞塔，便在上面划了个十字，然后用马刺踢着马，继续向前进，并且说了句："少爷，祝您健康。"

第十一章

在我祖国
晴朗的天空下，
我不能容忍当奴隶，
也不同意大自然中
除了人，一切都是
高尚和幸福的。

——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致埃米莉亚》

莱昂纳多从马车上跳到人行道上时，看见有一个穿着全套制服的军人刚刚离开他家的第二个窗子，匆忙地向老广场走去。同时看见姐姐那非常熟悉的面孔离开了那个窗口。莱昂纳多加快步伐，透过门廊另一个有铁栏杆的窗口，果然看到姐姐安东尼亚正掀起帘子，经过客厅的门走进第一间卧室里去。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气得简直难以想象，因为他看到这种情景以后，无疑认为，当他在安赫尔区向黑白混血种姑娘献殷勤的时候，西班牙军队的一个上尉却在十月的一天上午，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圣佛朗西斯科区这里勾引他的姐姐。他回忆起享受过的愉快时刻，那情景仍在脑海

里萦回，放射着光彩，面对着自家窗前令人不愉快的场面，他的回忆就暗淡了，一古脑儿地烟消云散了。

对于我们现在想从政治道德观点描写的一代人——莱昂纳多·甘博亚和他的同学们，就是真正的代表人物——我们应该重申，从思想和原则来说，他们对自己祖国的形势，观念非常淡薄。用一句话来说，他们的爱国主义是柏拉图式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义务和感情之上，没有意识到作为公民和自由人的本身的权利。

古巴从一八〇八年到一八一三年第一次实行立宪制度，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二三年再次推行宪政，但一八三〇年这一代人根本没有受过立宪制度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出版自由，国民兵役制度，经常行使的投票权，民众集会，先进分子的鼓动宣传，共济会的非法秘密集会，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科目，巴雷拉神父的宪法课程等等，都象是一场梦，象是另一个世界或别的国家已经过去的事情。在这两个简短的时期的各个阶段之后，在古巴出现了宗主国暴政的浪潮，把著名教师们和爱国者们竭力传播的思想和原则一扫而光。在这两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出版的自由派的报纸、小册子和少数书籍都失散了。如果还幸存一两本的话，那也是在收藏家手里，只有他们顽强地坚持保存着这些出版物。

自从一八二四年实行审查制度以来，全岛的报纸都沉默了，后来岛上一些大城市出版的少数报纸都名不副实。从那时候起，全国处于戒严状态，不允许讨论人民最感兴趣的问题。公开或私下谈论政治都是严重的犯罪，甚至使用

某些人或东西的名字都在严格禁止之列。古巴国内外发生的事情，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的努力，大陆上为了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成果，所有这些对普通的古巴人来说都只感到神秘莫测，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全面地收集和保存这些事件的历史，还没有适当的机会写出来。

在国外，这个时期不乏谈论战斗的政治的人士，他们努力把围绕祖国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传到国内，向人民指出他们的义务，让他们记住自己的权利。为此目的，道德高尚的巴雷拉神父从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二六年在费城出版了《哈瓦那人》报，但被西班牙政府宣布为颠覆性的报纸，禁止传入古巴。因此可以肯定，这份报纸在古巴发行的数量很少。后来，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〇年，萨科也在北美出版了《每周信使》报，它是一份科学、政治和文学的期刊，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哈瓦那发行量也很小，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份刊物在哈瓦那青年中引起的唯一反响，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该刊杰出的编辑和哈瓦那植物园主任拉蒙·德拉萨格拉的论战。那场论战的原因，就是一八二八年古巴著名诗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在托鲁卡出版的诗集受到了德拉萨格拉激烈的批评。

这位著名诗人的爱国诗歌对青年的思想普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他在一八二三年十月发表的颂歌《古巴之星》，一八二四年的书简《致埃米莉亚》和他写给堂托马斯·波维斯的十四行诗。一八二五年他的《流放者》在哈瓦那确实唤起了极大的热情，许多人都把它背熟了，不少人在个人

没有危险的场合朗诵这首诗。但是，不论是那些报纸，还是这些火热的充满自由爱国思想的诗歌，都还不足以唤起对祖国和自由的感情，以致有时能够鼓舞人们作出自我牺牲，让他们手执刀剑，投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战斗。

此外，对过去的反抗运动的回忆，如果说已经不算凄惨，也是模糊不清的了。一八一二年的反抗只剩下暴动领袖阿庞特的名字还在流传。因为他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老太婆们在骂人时就喊："比阿庞特还坏！"对一八二三年的事件，人们只是从传说中知道领袖莱姆斯还在西班牙的监狱里呻吟；佩奥利化装成女人逃出了贝伦军营；告密者费雷提受到政府的宠爱或恩惠；而逮捕和迫害主要反叛者的阿莫纳，则继续当着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总督的唯一的宪兵队长。

当时还谣传华盛顿政府反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军队攻占古巴和波多黎各，结果是在普林西比港那里，于一八二六年绞死了起义战士的使者桑切斯和阿古埃罗。但是，在前面几页我们描述的日子里，忘却和冷淡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所谓"黑鹰"反叛事件的同谋者被出卖，其中许多人被关进了德拉贡雷斯军营、有色人种民兵军营、蓬塔炮台以及其他地方，却看不到人们有任何不满的表现，人们对此甚至毫无兴趣。

在过去的冒险行动中失败的古巴起义者，有的远离祖国，有的已经葬身异乡，有的爱国热情已经淡薄，过着悠闲无为的生活，一心一意地去弥补时间和人与人的矛盾对他

们的健康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因此，那些回到祖国的人们不再宣传，也不可能致力于传播那些在赞美自由和盲目信仰自由的日子里所产生和坚持的观点和政治计划了。

那些本地出生的人和从大陆来的半岛上的移民，为了宽恕自己在独立战争中的胆怯、自私和退缩的行为，他们到达古巴后，只是忙于歪曲事件的性质，指责革命者爱国牺牲的动机是不公正的，是别有用心和不高尚的，诽谤革命者的英雄事迹，甚至把他们的正义行动和单纯的报复行为说成是残暴。对于这些叛徒来说，共和主义者或爱国人士是暴徒，是叛乱分子，是上帝和国王的敌人；抢掠船只的人就是海盗或穆斯林教徒，如同直到上个世纪末人们还对侵扰地中海海岸的阿尔及利亚人称呼的那样。

哈瓦那的读者是了解我们想要描写的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如果我们说，甘博亚不关心政治，即使有时他也感到了古巴因为被奴役而在呻吟，就是这样他心里也从不会想到，他或其他的古巴人应当设法解放她。读者们一定会很容易相信我们的话，作为一个开始接触成年人和攻读法律的土生青年，他已经认识到要为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和少一些军事压迫的政府。虽然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许多西班牙同乡也喜欢拜访这位富商，但他已经对这些人感到憎恶，特别是对那些军人，古巴复杂的殖民机构完全是靠这些军人支撑着的。因此，看到一个军人向他亲爱的姐姐调情，使他非常伤心，感到强烈的嫉妒，那个男子的军人及西班牙人的双重身份，激起了他深深的仇恨。

因此，他进门时很不高兴。这时吃午饭的桌子已经摆好。莱昂纳多没象往常那样去找他的母亲，谁也不看一眼，就直接上楼进了卧室，把课本扔到椅子上，脱下呢制服，披上有花纹的斜纹布长衣。他一时踌躇不决：是躺到挂着蓝色亚麻布蚊帐，凉快诱人的床上去休息呢，还是到仍然荫凉的阳台上去。这时候黑孩子蒂尔索来了，说："少爷，午餐准备好了。"他立即下楼，看到母亲和父亲都已坐好。他悄悄坐到母亲身边。她老远就亲热地看了他一眼，又好象感到有点惊讶，因为他从街上进来时没有先去见她，使她心里不快。他的父亲正在吃浇了西红柿酱的煎鸡蛋，目光都没有离开菜盘，虽然从昨天起他就几乎没见儿子的面。

接着，莱昂纳多的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卧室，静悄悄地坐到桌边，好象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样，她们已经准备好要上街去。她们每人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也就是说，堂娜罗莎和她宠爱的儿子坐在一边，她的三个女儿坐在另一边，堂坎迪多和管家分别坐在桌子的两头。他们这样坐并非偶然，而是故意安排好的，经常如此，只有来客人时出于礼貌才有所变动。这清楚地说明了家庭成员的性格、习惯和偏爱，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态度。

堂娜罗莎的偏爱毫不含糊：一切都是为了莱昂纳多。堂坎迪多的偏爱，如果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有所表示的话，则集中在他的大女儿安东尼亚身上。

他是一个商人，不善于交际。他缺少文化或者根本没有文化，年轻时就从龙达山地来到古巴。由于勤勉和节俭，特

别是在非洲海岸贩卖奴隶的冒险，使他走了红运，发了财。

他在哈瓦那的主要生意——这种生意是他爬上财富顶峰的阶梯——是贩卖北美的木材和没有刨光的木板，以及本国的红瓦、砖头和石灰，虽然那时他并不是专门亲自去干。由于他在马里埃尔区有拉蒂纳哈糖厂，在古伊拉·德梅莱纳有拉斯梅塞德斯咖啡园，在奥约·科洛拉多有大牧场，因此他的朋友们称他为大庄园主。这个称呼使他听起来更加悦耳。

在和家里人相处时，由于他的性格，或者更多是因为习惯，他说话不多，显得冷冰冰的。他最初的职业的性质和拼命攒钱的劲头，使他跟家里人疏远了。后来，他和一个出身于哈瓦那最高贵的家族的有钱的土生姑娘结了婚。

根据堂娜罗莎在第七章末尾让我们了解到的，坎迪多在他结婚后生活的初期，品行不堪为楷模，也不配来训导莱昂纳多。由于种种原因，也许因为愚昧无知，他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对他们的道德教育更差。这两项义务都落到了机智的夫人身上。她虽然不懂科学，但是有最纯洁的母爱天性，可以对青年人奔放的激情更好地加以引导。因为在教育方面，慈爱就是一切道德的源泉和镜子。

此外，堂坎迪多作为无知粗暴的人，他指责儿女的方式是少见的。人们看到，莱昂纳多走进餐厅时，他甚至不看他一眼。这说明他还在生儿子的气。事实上，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使他生气——看来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就接连几天甚至几个月拒绝和他说话，以此作为惩罚或者认为

这是惩罚。因此，孩子们几乎从来不打听父亲恼怒的真正原因。在这种场合，母亲总是充当中间人或调解者，使家庭内部保持安定和睦。

安东尼亚二十二岁，体形简直就是堂娜罗莎活生生的肖像。莱昂纳多已满二十岁，他的两个妹妹卡门和阿德拉在十七和十八岁之间。阿德拉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个完美的典型。她具备希腊雕刻家塑造人像时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美丽的头，端正的脸，匀称的体态，婀娜的举止，苗条的身材，高高的前额和火热的眼神。与其说她象帕尔卡斯女神①，不如说她更象希腊的维纳斯女神；与堂娜罗莎相比，她更象堂坎迪多。在女儿和父亲之间，存在着比通常理解的家庭更多的某种东西：同样的外貌表情，同样的精神，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宗族的标记。

莱昂纳多坐在妹妹阿德拉的对面，进午餐或晚餐时，只要父亲在座，他们就互相交换彼此会意的眼神，常常微笑。总之，他们之间一句话不说，用眼神和嘴唇进行着亲切友好的对话。很明显，强烈的同情心把兄妹们连接在一起，他们互相关怀着和同情着。如果不是亲兄妹，他们就会相爱，如同世界上最有名的情人之间会相爱一样。但是，这天上午没有出现平时那种情景。莱昂纳多在生气，或者说忧心忡忡。当阿德拉象往常那样，挤眉弄眼地寻求他的目光，想用她神秘的眼睛发出的光芒越过餐桌，烧到他的前额时，他确

---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三个命运女神。

实没有反应。他们一次也没有对视，对她来说，这突然失神的脸没有一点儿亲切的表示。天真的女孩子感到苦恼。是她让他生气了，自己还不知道吗？亲爱的哥哥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有两三次，当她发现他痴呆地凝视她时，他却突然眼睛往下看，或装着完全走神，无动于衷呢？也许莱昂纳多没有说清楚，阿德拉又太年轻，不能理解他正在无意地对妹妹迷人的仪表作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这时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这很难说，唯一可以肯定和证实的是，在莱昂纳多的凝视中，陶醉多于心不在焉，高兴超过了冷静的思考；他好象在妹妹的脸上现在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某种东西。

午饭大约吃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餐桌上十分安静，除了银餐具的声音和向仆人要远处某个菜的说话声之外，听不到别的声音。仆人中的黑孩子蒂尔索读者已经认识，另外一个是年轻美丽的黑人姑娘。他们等候着吩咐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专心站着，注意主人的要求。前者主要侍候男人，后者照顾女人。但是看得出来，两人都揣度着堂坎迪多想要什么，只要他眼睛一动，就把他想要的菜放到他的面前。为此，蒂尔索和女仆多洛雷斯在侍候其他人用餐时，眼睛也不离开他。如果他们等到他开口吩咐时，或是放错了他想更换品尝的菜，那就糟了！惩罚毋须等待：他会把顺手抓到的第一件东西劈头盖脑地朝仆人扔过去。

饭菜是丰富多样的。除了煎、炒和燉好的牛肉猪肉以外，还有嫩牛肉馅饼，用猪油和大蒜烤得发亮的鸡，几乎泡在西红柿酱里的煎鸡蛋，煮熟的米饭，切成斜方条炸的甜香

蕉，还有用水田芹和莴苣生拌的凉菜。用过午餐以后，第三个仆人穿着衬衫进来了。从他衣服上的油垢看，象是厨子，手里端着瓷咖啡壶。他把牛奶咖啡首先倒满堂坎迪多的杯子，接着倒满堂娜罗莎、莱昂纳多和他的姐妹们的杯子，最后才轮到管家，虽然他不是桌上的最后一位，因为坐在首席的是主人，坐在桌尾的是大女儿。管家只是一个白种的仆人，在这个家庭里，他明确的地位并不比其他的仆人好一些。

一家人喝完了滚热的牛奶咖啡，车夫阿庞特经过餐厅外面，向街上走去。虽然他还穿着衬衫，却蹬着高统马靴和结实的银马刺。他右手牵着两匹配了鞍子的马，马尾巴被他细心地结成辫子，尖端用一根绒绳绑到马鞍后的一个环上。阿庞特走进门廊时，松开了马，立即打开临街的大门，抓住马车辕头上用螺丝钉拧紧的银环，喊道："向后退!"把马车推到了街中间，掉转车头，让车子靠着住宅的人行道。接着他又抓住同一匹马的笼头，左手在马肚子上使劲拍了一巴掌，几乎用强力把马套进车辕，随后把辕木的银环挂在从马鞍上垂下来盖着小块牛皮的双股铁钩上。另一匹马是车夫骑的，用两条结实的皮带打了结，拴在马车的横档上。

堂坎迪多喝完咖啡以后，取出长长的雪茄烟袋子，把手伸进去，直到肘部。蒂尔索一看见，跑到厨房去拿燃着木炭的小银火盆。在主人咬掉烟头(不这样就不好抽)之前，奴隶顺从而又害怕地把火盆送到他面前，让主人亲自点燃雪茄。他吐出了第一口刺鼻的淡蓝色烟雾以后，站起身来，随

着管家走进账房，象一个小时以前走出账房，坐到餐桌边吃午饭时一样，一声未吭。

父亲一走开，一家人的精神状态和举动突然全都变了，连母亲也不例外。看得出来，孩子们的心情如释重负，大家象要开音乐会一样，人人笑容满面，打开了话匣子。莱昂纳多特别高兴，以至用左手把母亲搂到身边，一连在她的面颊上吻了几下，对她说：

"他（指父亲）怎么啦？生气了吗？"

"对你生气呢。"母亲简单地回答。

"对我？那是白费劲。"

但不一会儿他又严肃起来，看到姐姐安东尼亚不象其他人那么高兴，想起了临街窗前的事情。

"妈妈，"他更严肃地说，"我想，人家在用似是而非的假象骗你，隐瞒真相，可你还觉察不到。"

"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个？我的孩子。"堂娜罗莎很温柔地问。

"要我说出来吗？安东尼亚。"他不怀好意地问姐姐。

安东尼亚没有回答，表情很严肃，装出从桌边站起来的样子，因此莱昂纳多急忙说：

"安东尼亚，如果你站起来，让我把话留在肚里，那对你更不好。我不会对妈妈说什么的，但这是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军人休想再进我们的家门。"

"你这样说话，好象你就是主人一样。"安东尼亚轻蔑地回答。

"的确，我不是主人。但总有一天我会打断他的蹄子，那是罪有应得。"

"小心别人打断你的蹄子。"

"我们走着瞧吧。"

"假如访问我们的不是西班牙军人，而是一个士官生，你也反对吗？"

"士官生！士官生！"莱昂纳多非常轻蔑地重复着，"别提士官生了，他们和军官没什么两样。士官生的时髦已经过去了，最后一批已被埋葬在坦皮科海滩，是巴拉达斯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他们当中在那次可怕的行动中幸存下来的几个，肯定不会再喜欢武器了。感谢上帝使我们摆脱了他们的愚蠢。"

"你憎恶西班牙人，好象你的父亲是哈瓦那人。"

"你恨西班牙人，"堂娜罗莎说，"我们会吃大亏的，莱昂纳多。"

"妈妈，我不是盲目地恨西班牙人，也不是反对普通的西班牙人，我只是反对军人。他们自命是国家的主人，瞧不起我们这些本地人。因为他们戴着有军衔的带穗肩章，佩着军刀，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不等别人邀请到处乱钻，一进去就带走最先碰到的漂亮姑娘。这是难以忍受的。虽然姑娘们自己也有过错，似乎闪闪发光的带穗肩章弄得她们头昏眼花了。"

"对我来说，"卡门说，"这种规则是例外。"

"对我也是如此，"阿德拉说，"那些军人不管如何正派，

总带着兵营的作风。”

“别这么说，孩子，”母亲说，“也有的军人是称职的。远的不说，我的叔父拉萨罗·德桑多瓦尔是哈瓦那常备军团的上校，在彭萨科拉呆过，带着伤疤光荣地牺牲了。”

“但我不是说这种军人，妈妈，”莱昂纳多插嘴说，“我是指那些从西班牙重新去征服墨西哥的军人，他们在那里失败后回到这儿来，要我们偿还他们因为可耻的失败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我现在说的是这些军人。象阿德拉说的，他们带着兵营的作风，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作为男人，他们是罪该万死的丈夫。在升到校官之前，他们住在兵营或城堡里，以营帐为家，让笨头笨脑的勤务兵当仆人，以鞭笞棍打士兵取乐，把起床的鼓声当做音乐。他们几乎从不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因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们必须开往特里尼达，或被调到普林西比港、圣地亚哥、巴亚莫……如果是结了婚的，他们的妻子、子女和保护神当然必须随同他们，从一个军营到另一个军营，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一个分队到另一个分队地行动，除非为了经济原因，妻子留在父母家里，军官就只能跟士兵一起开拔。为了追求有钱的女人并和她结婚，他们对最后娶之为妻子的女人的性格和经历是不大注意的，她们迟早会抓破他们的脸，而他们就抓住她们的头发拉扯。”

安东尼亚不能再忍受了。她站起来，离开桌子，走进客厅，一句话也没有说，心烦意乱。

“你无缘无故地指责你的姐姐，”堂娜罗莎对他说，“她

并没有想着什么军人，尽管有人极力称赞她。”

“她没想他们，但是允许他们到窗前谈情说爱，我就恼火这种事。”

“幸亏安东尼亚不是那种女人，我的孩子。”

“不是吗？唉！妈妈，你好象对事情越来越不明白，越不清楚……我不想说了，我唯一要说的和重复的是，总有一天，我会打断那个军人的蹄子。”

接着他站起来，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或没说过一句使他不愉快的话一样，走到妹妹阿德拉坐的地方，双手抱紧她的腰，连连吻她。

“放开！放开！”她说，“你不是对我生气吗？你的胡子扎我。”

“你这样精心打扮了，要到什么好地方去呀？”莱昂纳多问她，避开妹妹说的事。

“我们去皮陶克斯夫人的商店，她现在住在哈瓦那街一百五十三号。不久前她从巴黎回来，据说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东西。顺路我们还想去天使岗转一圈。”

“十一点多了，到天使岗去已经太晚。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们读过第四期《时装》或《星期娱乐》了吗？星期六开始发行的，很有意思。”

“你手头有吗？”卡门问，“我们订了，但是还没有送到，真奇怪。”

“你们在哪儿订的？”

“穆拉雅街拉科瓦书店，那是最近的地方。”

“那你们到那里去取吧。我看的那份是圣费柳药房柜台上的，因为我也没有收到。那些分送杂志的人一点也不及时。”

“你打听到谁是《时装》杂志所说的马提德吗？”阿德拉问哥哥，“因为卡门认为，她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位妇女。”

“我想，”莱昂纳多说，“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也许皮陶克斯夫人知道一点。”

“据我所知，”卡门说，“《时装》杂志上的马提德不是别人，正是米卡埃里塔·洪科。她是哈瓦那最讲究服装时髦的女人。她的兄弟叫胡安尼托，真是一个时髦的青年。她的祖母叫堂娜埃斯特法尼亚·德梅诺卡尔——这个姓跟蒙卡塔是一样的，这是《时装》杂志上说的。”

“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阿德拉说，“我不能否认，米卡埃里塔·洪科前天在帕塞奥大街穿的衣服和发式和《时装》杂志上上个星期六刊登的模特儿一模一样。我真不喜欢‘长颈鹿’型的发式。辫子太粗，卷发又很高，从后面看上去脑袋也不美。球形的短袖加上丝绒花边复袖，我觉得还是好看的，对于手臂有曲线美的女人如米卡埃里塔很合适。你记得在内普杜诺喷泉附近问候我们的她弟弟胡安尼托吗？他也穿着和模特儿一样的新式时装。他穿着没有皱纹的马昂布裤子，白背心和没有袋盖的明子短上衣。据说那是英国的时装。你细看过他的帽子吗？帽顶碰到了林荫大道的树枝，而胡安尼托·洪科还是个孩子。”

“我不喜欢那个蝴蝶领结，”莱昂纳多说，“打得太高了，脖子转动不方便。我从不打那种领结。我不喜欢摩尔人的项链，也不喜欢那种最新式的短上衣，象是送殡服一样。窄后襟垂到腿弯，我想那是用这种式样模仿燕子的尾巴。费德里科坚持要我们穿英国时装，可我们觉得法国的时装更好一些。乌里维做的衣服比较好看，虽然他并不是最能干的裁缝师傅。”

“你别提乌里维了，他是穆拉雅街一个黑白混血种裁缝，对巴黎和伦敦的时装一窍不通。”卡门很轻蔑地说。

“哈瓦那的重要人物并不这样想，”莱昂纳多接着说，“蒙塔尔沃家，罗梅洛家，巴尔德斯·埃雷拉·德瓜纳哈依家，雷乌尼翁伯爵，费洛梅罗伯爵，莫拉莱斯侯爵，佩尼亚维尔，费尔南迪纳……他们都不穿其他裁缝做的衣服。我喜欢穿费德里科做的衣服。此外，他从哈弗寄来的邮件中收到巴黎的时装刊物。”

兄妹们正谈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马车夫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话。车夫右手腕上系着鞭子，左手拿着圆帽，说马车已在门口准备好。于是两个妹妹去找大姐，拿着她们各有特点的披巾，一起围着母亲听她吩咐。夫人嘱咐她们到亚麻布店或服装店买些东西，随后她们经过门廊到了街上。

外地的读者不要因为看到这个中等家庭的三个小姐没有随身仆人、父母或兄弟陪着，就到哈瓦那街上去而感到惊奇。假如不是步行，也不是礼节性的拜访，两个小姐，更不用说三个，就可以走遍全城，自己买东西，和店里的西班牙

小伙子喋喋不休地说废话，在阿马斯广场或保拉林荫大道举行露天音乐会的晚上，站在马车的踏脚板上接受朋友们的问候和情人的奉承。但如果是步行去访问邻居，按照古巴的习惯，要是没有可敬的亲属陪同，就得有自己的奴隶跟着。

卡门上马车时，一个正巧路过的陌生青年过来扶着她上车，接着又扶阿德拉和安东尼亚。为了报答青年的殷勤，她们笑笑表示谢意。

这样，姐妹中最年轻和漂亮的一个坐在座位的中间，那确实是最不舒服的地方，但无疑也是最露头角的位置，最适合于哈瓦那姑娘展现她们的自然的娇颜美貌。车夫立即上了车辕外的马。这匹马步态轻盈，体形好看，尾巴被细心地结成辫子，这使车夫感到欣慰和自豪。他快速地赶着马车，驶向老广场。

第十二章

从玩具了解儿童
推测他们将做什么工作。
——《所罗门寓言》

最后，家里只剩下堂娜罗莎和她亲爱的儿子莱昂纳多了。

莱昂纳多没有继承父亲做生意的天才。虽然他经常在《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一些诗歌和短文，但并不打算从事文学专业。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律师，获得哈瓦那大学的博士学位，并经过这条道路能够当上普林西比港法院的法官，甚至当上总督助理，也就是当时人们称呼国王所任命的那种有学问的法官。她有理由相信，通过金钱和丈夫在政府里的关系，完全可以为她的长子获得任何恩典、荣誉或者头衔。这些都要靠国王的赏赐。

要是按照他父亲作为商人的看法，最多只能指望小伙子当上市长、商业法庭或皇家参议院的参议或代表，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职务，既无荣誉，也没有酬劳。另一方面，堂坎迪多实际上并不坚持要儿子攻读和学完某个文科专业。

当律师吗？别想它了。当了律师他就可能喜欢打官司，把他和他的主顾们的财产都搞光。堂坎迪多识字不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

此外，现在他产生了获得爵位的愿望。至少他认为，儿子用书本或商业甚至用博士的四角帽去换取伯爵的荣冠都并不太好，虽然正好那些日子里一个姓桑多维尼亚的人进行了上述最后那种的交换。堂坎迪多虽然无知，也明白莱昂纳多当文学家或商人都不会出人头地。他自己是这样想的，在和妻子谈到这件事情时说过：

"我们不要抱幻想。他(指儿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不管别人怎么费心，花钱让他读书。除了恋爱和游荡之外，他没有头脑，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难道他必须有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吗？那不见得！西班牙有句成语说得好：'孩子，运气就是上帝赐给你的金钱，知识对你没有多大价值。'当我去世时，他不会缺少金钱。如果我为甘博亚家族博得了伯爵的头衔，这件事我正在马德里活动，我就把财富与贵族结合起来了。有了这两种手段，即使是笨蛋也能出人头地，享受特权，高枕无忧，肯定不会因为欠债而受人污辱，首先所有的人将对他脱帽致敬，把他捧在掌心，想方设法讨好他。不论小孩或大人，不管是高贵的男子或是漂亮的女人，都会这样做的。唉！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如果十年前我就得到了头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事实上，莱昂纳多发现他自己的雄心少于天才。的确，希望因为有学识或有本领而有所作为，这从来没有打动过

他的心。他相信父母亲去世后，他会是相当富有的。他从不努力求学，也不急于攻读法律课程。当家里人开玩笑，说他可能当上法官或伯爵，或者他父亲为了获得伯爵头衔而在西班牙托人编一套家谱，说明他的家族没有一滴犹太人或摩尔人的血时，他就哈哈大笑。另外，他的嗜好就象他不能控制的激情一样，是非常低级的。

至少这时他的灵魂中最高的准则就是享受。母亲过分地宠爱他，任何人都会相信，她根本不约束他疯狂的冲动，好象是乐意放纵他似的。象他这种年龄和学业的青年，能够理解到什么是需要呢？书本，衣服，车马，仆人，金钱，他都绰绰有余，几乎从来用不着费力去要。自从在摇篮里他就习惯于只要一张开口，他的愿望，甚至是怪癖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不仅如此，母亲还每天送他一件贵重的礼物。此外，她还有个习惯，每天下午把半盎司有时甚至是一盎司的金币放进他的背心口袋。不论是得到这些钱，还是把它花了，他都意识不到它的价值。事情就坏在挥霍无度的儿子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不需要花的钱应该留到明天去用。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是怎样挥霍金钱的呢？聪敏的读者可以猜到，他是用来赌博，玩女人，和朋友们纵酒狂欢等等，这是一股消耗甘博亚家财富的旋风，使他虚度了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

姐妹们离家以后，他坐在母亲对面阿德拉留下的座位上，凝神看着母亲，两肘放在桌上，两手托着脸，突然对她说：

“妈妈，有一件事你知道吗？”

“你还没跟我说……”她心不在焉地回答。

“你不要以为我会向你要东西。我什么也不要。”

“明白了。”堂娜罗莎说，笑咪咪地，因为从开场白她就明白亲爱的孩子想要的东西了。

“你笑了？那我不说了。”

“别误会，孩子，我笑，是让你看到我在听你说话，我很高兴。”

“昨天下午，在雷伊上尉街我经过杜波依斯的钟表店时，他叫住我，让我看……你又笑了？你以为我是向你要什么东西。从现在起，我对你说，你是在骗自己。”

“你别在意我笑，继续说吧。我想听听结果，杜波依斯拿什么给你看啦？”

“没拿什么。他刚从瑞士收到一批有报时装置的表。据他说，那是第一批直接从日内瓦运到哈瓦那来的表。”

莱昂纳多说到这里停住了。母亲也模仿他的样子，虽然象是在沉思。后来，还是她首先打破沉默，说：

“那种新的报时表怎么样？你喜欢吗？我的孩子。”

青年容光焕发了，大声说：

“喜欢极了。那表真漂亮，日内瓦的……但是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要新表。你去年送给我的那块英国表还可以用，只是不时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报时表，更不用说是日内瓦货了，那种表无论白天或夜间，想知道时间不用打开，只要把表上的弹簧小钮一按，一只小铃就响起来，报告几点

几刻。多方便呀，妈妈！”

“你的姐妹们离家以前，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件事呢？我会让安东尼亚路过钟表店的。”

“我没想起来，也没有机会。此外，爸爸在场，后来我们又谈起……我没有在意。她们也不懂钟表。”

堂娜罗莎又沉默了片刻，思考着，尽管没有表示烦恼和沉重。与此同时，莱昂纳多假装没有看见母亲沉思的表情，对自己任性的要求使母亲为难，一点儿也不后悔。相反，在善良的夫人思考和算计时，他却用指尖不停地摸着两颊，看着天花板，好象在数屋檐的横梁。

“杜波依斯对你说了他的新表的价钱吗？”堂娜罗莎问。

“是的……没有。你为什么想知道价钱呢？为了给我买一块吗？我跟你说了，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是为了给姐姐和妹妹们买吗？杜波依斯没有女表，只有男表。”

“好。那男人用的报时表杜波依斯要多少钱呢？”

“很少，十八盎司金币。不能再便宜了，因为是金表，地道的日内瓦货，而且是报时的。”

“你的英国表走得不准吗？”

“不象开头那么准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杜波依斯卖给你的，但他显然是骗了自己，或是骗了你，因为它时快时慢。我到钟表店去修理花的钱比你买表花的钱还多好几倍。那块表你花了二十盎司金币，比日内瓦表价钱贵。妈妈，你的钱等于扔到街上去了。看来，英国表即使是托比亚斯牌的也常出毛病。相反，地道的日内瓦货就不同，几乎都

是好的，走得很准。至少杜波依斯是这样对我说的，你知道他是懂钟表的，是第一流的钟表匠。但是，别再想这事了，妈妈，忘了它吧，没有一块可靠的表我照样过日子。有什么办法！”

“你别着急，孩子，不要苦恼。”堂娜罗莎惊慌不安地说，“如果日内瓦表象你说的，或者象杜波依斯说的那么好，我们会有办法让你有一块的。我总想送你一件圣诞节的礼物，它将是你非常喜欢的金表，尽管从现在到圣诞节还有许多日子。可是，有个很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莱昂纳多害怕地问，虽然他尽量控制自己。

“问题是，”堂娜罗莎温柔地接着说，“我想，我自己口袋里没有买表需要的那么多钱，而向你父亲要又很难。”

“如果靠爸爸给我，那从现在起我就别指望得到新表啦。他已经变得比犹太人还吝啬，至少为我买东西时，他总觉得或是太贵了，或是没有用处。而为安东尼亚买东西，他的口袋总是敞着的。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积蓄那么多的钱。”

“你对父亲是不公道的。你挥霍的钱是谁的？谁供给你这种奢侈的生活的？为了让你享受和消遣，谁在工作？”

“的确是他在工作。毫无疑问，他是勤劳节俭的。但他和你结婚时，如果你是一个穷女人，他能有现在这么多的钱吗？不是这样吗？”

“我结婚时带来的二十多万比索，不到我们现有财产的四分之一。增加的部分是很大的数目，都归功于你父亲的

勤俭。他和我结婚时也不是一个穷光蛋，不，先生，他有钱，你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他的行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也是你的表现给他造成的结果。”

“说到我对爸爸的表现，不用教训我。他对我生硬粗暴，我能对他亲切温顺吗？好，你说吧。虽然我愿意，但他从来不给我对他表示亲热的机会。我们别说这件事了，变变话题，谈别的事吧。爸爸和你结婚时有些什么呢？”

“有的，先生，他有东西，有相当多的财产。在蓬塔附近，白杨树林荫大道或巴塞奥大街上，他有一座北方木材厂，有木板厂、砖厂、石灰厂……工厂所在的地产也是他的，虽然那是低洼的泥泞地，值不了多少钱。在现在的布埃纳维斯塔学校那里，他原来有一座仓库。的确，在我从父亲手里继承的拉蒂纳哈糖厂里还有一些刚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左肩上打着字母 G 和 B①。坎迪多和堂佩德罗·布兰科合伙经营的，经常从非洲贩运黑人来。但是英国人追捕得凶，生意得不偿失……”

“妈妈，你想想，”莱昂纳多大笑着说，尽管压低了声音，“一个人贩子居然变成了伯爵……比如说：巴拉孔伯爵。多么漂亮的头衔！妈妈，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你说这些胡话是什么意思呢？”堂娜罗莎不只是惊讶，而且是厌烦地问。

“唉！妈妈！你不知道，按照罗马法，那些把人偷来贩

① G 是 Gamboa（甘博亚）的第一个字母，B 是 Blanco（布兰科）的第一个字母。

卖的人都是抢劫犯吗?"

"明白了,在那件事情上,真正的人贩子不是你父亲,而是堂佩德罗·布兰科。人们知道,他从几内亚海岸加里纳斯商务代理处(我多次听到过这些名字,深印在脑子里了)用便宜货或其他东西买到黑人,把他们运到这个岛上。你父亲留下自己庄园需要的,其余的转卖给糖厂主,因为直到不久之前他一直当转销商,以前做过布兰科的股东,当时从非洲贩卖黑奴不算走私,或者说还可以容忍。他只出钱贩卖了几次,现在正等着横帆船'贝洛斯'号回来。愿上帝保佑,不要落入英国人的魔爪!"

"你无意中在为我辩护。我只是说句笑话而已。但是,妈妈,按照法律原则,宰牛的人与拴牛腿的人罪名相同,这是很清楚的。"

"你别跟我说你的原则,别说你的目的和你的罗马法。不管那些东西怎么说,你父亲的行为和堂佩德罗·布兰科的行为之间确实差别很大。布兰科在那些野蛮人的国度里想方设法买下他们,捕获他们,把他们运到这个国家里来出卖。因此,如果其中有什么罪行或过失的话,那就是布兰科的,绝不是你父亲的。进一步说,甘博亚不但没有做什么坏事或丑事,而是做了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因为他作为转销商,接收和出售那些公认的野蛮人是为了给他们行洗礼,让他们信仰自己的故乡肯定没有的宗教。如果你说的是这个,你要知道,他现在没有考虑申请头衔的事,他并不缺少漂亮的头衔,特别是荣誉头衔。我前面说了,这次除非向你

父亲要钱，不然我没法满足你。"

"你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我必须对他说实话，也就是说，我要钱是为了给你买一件礼物。"

"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从来不拒绝你的任何要求。"

"确实如此。但是，由于他对你很生气，我怕他不给。"

"妈妈，他什么时候才不生我的气呢？那是他的乡土病，说明白了，是他的老毛病。如果我出去，是因为我要出去，如果我不出去，是因为我在家里。不管怎么样，年复一年，爸爸总对我不满意。妈妈，他不把我看在眼里，这完全是严酷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兜圈子呢？结果是在他看来，凡事我做了也不对，不做也不对。"

"并不是你父亲那么不公道，那么缺少父爱。如果你表现好了，他不会认为是表现坏的。唉，远的不说，昨晚你在雷格拉游荡，几点钟回来的？"

"他是通过谁知道这件事的？"

"通过谁没有多大关系。但你知道，今天上午，在卡瓦耶里亚码头上有人告诉他了。"

"好吧，这是混不过去的。除了咸肉商人和打听消息的人之外，没有人老早就到码头去，因为那是他们闲聊的地方。整个上午，他们在那里等着莫罗①报告从西班牙送来

① 哈瓦那港口炮台的名称，有灯塔指示轮船进出港口。

邮件，从桑坦德尔或蒙得维的亚运来面粉或咸肉的轮船。那些恶棍并不经常参加雷格拉舞厅的舞会。我明白了，多嘴的不是别人，就是阿庞特。我向你保证，这个下贱饶舌的家伙得受点儿教训。”

“他不是告密的人。但即使是他说的，你为这事处罚他也不好。因为如果你父亲问他，我不知道他怎么能隐瞒实情。”

“他可以说不知道，说没有听到圣灵教堂的钟声，说……任何事情，只要不说我几点钟回来，不说我在哪里就行。阿庞特这个黑鬼嘴巴不紧，爸爸问他，他就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真是奇迹，他没有对他讲……总而言之，我昨晚在雷格拉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假定你没有做什么坏事。小莱昂纳多，问题是你不专心读书，在好事和有用的事情上你毫无长进，应该用来读书和思考的时间，你却把它消磨在没有价值的舞会上，消磨在有害而危险的游荡之中。这使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因为我同样真心地喜欢你。你父亲和我都希望你多读书，少游逛。你可以消遣，但不要沉湎于享乐，不要过有害的夜生活，要克制自己……一句话，品行要好。”

堂娜罗莎激动得说不下去了，美丽的眼睛泪水汪汪，哭了。

“你不适宜当传教士，”莱昂纳多对她说，也许是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因为你太操心这件事了。”

“说到阿庞特，”堂娜罗莎镇静下来以后接着说，“我知道他是个饶舌的人。但是说真的，我应当说，你父亲知道你回来的时间，是因为开门让马车进来，和马蹄踏地在门廊里发出的声音。由于夜晚很静，任何响声都象打雷一样。他醒了，用火镰点了雪茄，看看表，恼火地长叹了一声。我假装睡着，当时正是清晨两点半……从你脸上还看得出来，夜里没有睡好。”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这时莱昂纳多打着呵欠，伸了几下懒腰，最后站起来说：

“我去睡觉了……如果你给我买表，很好；如果不买，也没有多大关系。”

他转过身子，走上通往卧室的楼梯，一步接一步，好象在数楼梯的级数，或是很费劲一样。母亲目送着他，没有再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可是，当儿子在楼梯头上消失看不见时，她突然兴奋起来，大声叫道：“雷本托斯！”

管家听到这样着急的叫声，立即答应。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黑黑胖胖的，圆脸，头发卷曲，仪表和举止说明他很机警果断。他穿着干干净净的坎肩，老远就能认出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在当时哈瓦那的西班牙人中，这种人并不多。他在堂坎迪多·甘博亚家里当管家，虽然掌管着一些账簿，但他在账房的工作不如其他事务多。他来到堂娜罗莎面前时，耳朵后面夹着一枝笔。她以命令的口气对管家说：

“雷本托斯，您去对甘博亚说，让您支给我二十个金

盎司。”

管家走了。不一会儿就带着如数的钱回来了；这笔钱是从抽屉下面的小铁盒里取出来的，那里有几个装满金币和银币的袋子。

“穿上您的短上衣，”堂娜罗莎把钱倒在桌上点数时对他说，“现在您马上到雷依上尉街杜波依斯的钟表店去买一只表，就在圣奥古斯丁药房旁边；他最近收到了从日内瓦来的最好的报时表。您告诉他，表是为我买的，清楚了吗？”

“清楚了，太太。”

“我想，您不懂钟表。”

“可以说懂得不多。但是，在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吉洪，不只有一家钟表店。我去世的一个舅舅对钟表的机械结构十分内行。”

“我那么说不是因为这个，堂梅利顿，我那么说是为了防止人家骗您。如果他们以为表是为您或别人买的，那……您明白我的话吗？”

“是的，我明白了。”

“喂，您要对杜皮依斯强调说，表是为我买的。他认识我，应当知道，如果……他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如果他们把次货冒充好货卖给您，”管家插嘴说，“那个狡猾的家伙这么干，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我很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

“我不认为他象您说的是个狡猾的人，但是防备总是好的。……”

“因为有防备的士兵从来不打败仗。”管家又一次插话，按自己的方式说明了主人的思想。

“唉，您让他把表放在一只精致的盒子里，象送一件礼品那样。您懂了吗？”

“请您放心，我懂了，完全懂了。”

“好，您去吧。”

“马上就走。”

“您记住了吗？买金表，有报时装置的，瑞士货，也就是说日内瓦货，钟表商杜波依斯最近从日内瓦收到的。他住在雷依上尉街，圣奥古斯丁药房的旁边。”

“是的，是的，堂娜罗莎夫人。这些我都记住了，忘不了。很快……”

“喂！我不限十八盎司。要买最好的报时表，地道的日内瓦货，不管值多少钱。如果要更多的钱，您回来拿。”

“我会丝毫不差地为堂娜罗莎夫人效劳的。”

“哎！雷本托斯！雷本托斯！到这儿来。我还忘了主要的事情。您让他们在表盖里面刻上这几个字：L. G. S. ①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别忘了。”

果然，一个多钟头以后，管家回来了，把一个扎着金线的山羊皮小方盒子递到堂娜罗莎的手里。毫无疑问，夫人正在不耐烦地等他。因为她接过盒子，打开它，象小孩子一样兴奋地欣赏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没有再

---

① 莱昂纳多的全名(Leonaldo Gamboa Sandovar)缩写字母。

理会管家。这些都如同一个动作那样的快，时间不超过我们描写这一幕喜剧场面的功夫。

至于莱昂纳多，他断定当天日落之前，一块新表将放进他的裤袋里，装饰着他的服装。他把裤子放在床对面的沙发上，安心地躺下，决定睡觉，恢复由于昨晚的疲劳和缺觉所消耗的精力。当一个女人的碎步和衣服发出的声音传来时，他的愿望实现了，这时他刚打了个瞌睡。这女人就是他的母亲。他假装睡着，只见她慢慢地走近沙发，将裤子高高提起来，把一个闪闪发光的圆东西放进裤子前边的口袋里，一条一吋多宽六吋长的粉红和蓝色流水形的丝带挂在外面，两端系在一个金扣子上。他高兴地笑了，又闭上眼睛，让母亲离开时还以为自己为他准备了这样一件礼物而使他大吃一惊。

堂娜罗莎把裤子放回到沙发上时，故意让表的带子明显地露出来，把买表剩下的两个金盎司放进他的背心口袋。这时她觉得儿子在床上动了一下，吓了一跳，好象自己犯了罪过一样。实际上，此刻一道光芒射进了母亲的心，她清楚地回忆起清晨谈话中丈夫的话，感到有些后悔，内心里好象在自言自语：如果她对莱昂纳多温柔和宠爱的表现不是因为她立了什么功劳，只是母性不谨慎的自发流露，她现在即使不是在做坏事，也肯定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她感到不知所措，一方面想拿走礼物，保存起来等待更合适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因此要忍受儿子的苦恼和不满，所以她一动不动了，象是改变了常态。这个时间虽然很短，但

对忧郁的母亲却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最后，她朝床上偷看一眼，看到莱昂纳多上身裸露着，两臂放在枕头上，美丽的头枕在两个手掌里。胸口挺着露在外面，随着呼吸一高一低，宛如不停的波浪。他的鼻子长长的，嘴半张着，让气流自由进出。由于缺少睡眠和白天的活动，他脸色苍白，虽然还是健康的，有力气的。此刻，一种自豪的感情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使她的思维程序突然完全变了。

“可怜的小家伙！”她用几乎可以听得见的声调感叹说，“为什么在他正当享乐和消遣的年纪，我要剥夺他这一切呢？趁你还年轻健壮的时候，享受吧，消遣吧，不愉快和苦恼的日子，你以后会有的，象我们大家一样。我信仰圣母玛丽亚，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她，她不会不听我的祈求的。她会保佑你，为你救苦救难。愿上帝让你变成一个圣人，我亲爱的孩子。”

她动动嘴唇表示了一个飞吻，又象进来时那样，静悄悄地走开了。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宴会上迟到的人啃骨头。

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些人物去叙述其他的人物，并非因为他们地位低下，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真实故事中他们占着次要的地位。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有名的黑管演奏家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

他手里拿着针，和其他裁缝工人一起盘腿坐在一块低低的平板上面，正在为一件还没有袖子和后襟的深绿色呢上衣打绷线。在这里，我们必须说一说乌里维师傅的裁缝店。它在穆拉雅街上，店门紧靠比列加斯街的街角，那里曾经有过一家牌号叫索尔的小杂货店。

裁缝店有一间长方形的工场，它的三个进口之一是原来的门，又宽又高，另外两个进口是拔去了铁栏杆的窗子。对着门直放着一张又长又窄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斜纹布、棉布、阿拉伯布、一种称为科吉略的细白棉布、绸缎和细呢绒，全都卷成小卷，堆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铺着两块马昂布①料，上面已经用灰粉勾划出了两条男裤。

① 结实的宽幅精棉布，当时从中国南京运到古巴，非常出名。

在桌子或柜台后面，站着裁缝师傅乌里维。他穿着衬衫，腰上系着白围裙，右手拿着剪刀，脖子里挂着一条量尺寸用的纸带，两头下垂，每一段都有小孔。在那个时代，他是哈瓦那讲究服装式样的青年特别喜欢的裁缝师傅。他出身黑白混血种，尽管他想否认，但办不到。他高高的身材，肌肉消瘦，长脸，两臂不成比例，鼻子扁平，眼睛突出，或者说从脸上突出出来，小嘴巴仅能容纳两排稀疏的宽牙齿；他的嘴唇深褐色，很厚，铜色的皮肤显得苍白。他蓄着教士那样的短连鬓胡，稀疏卷曲，象他的头发一样，虽然头发更密一些，一绺绺直立起来，使他的头很象神话中梅杜萨①的头一样。

作为裁缝，应当穿得时髦些。乌里维穿着紧腿马昂棉布裤，上边细窄，象是草书的M字母，只是顶端没有连起来，系着不可缺少的皮腰带。他没有穿当时一般人穿的薄底软鞋，而穿着木拖鞋，露出相当不小也很不整齐的脚板，因为拇趾太大，脚板几乎不成弓形。虽然乌里维的仪表不为自己争气，但毫无疑问，他是裁缝中最和蔼可亲的，彬彬有礼，裁剪技术高超，收入也多。他和一个象他一样的黑白混血种女人结了婚，她是高个子，健壮活泼，至少在家里很喜欢赤脚，趿着双缎子拖鞋，好象不大庄重，总是袒露出圆圆发亮的肩和背。

十月最后几天的一个下午，狭窄的穆拉雅街上，载客的运货的各种马车来来往往，也许这是城里交通最繁忙的一

① 希腊神话中三女怪之一。

条街，因为它在市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商店。石头街面上，车轮声和马蹄声象雷鸣一样，不断地传到完全敞开的屋子里面。马车多次互相碰撞，长时间堵塞了交通。在这种情况下，与车子发出的轰隆声一起，还听到马车夫的叫喊声和咒骂声，根本就不考虑对女士们的尊重。步行的过路人，如果不想被车子撞倒，或被车轮突出的铁车轴挤到住宅的墙边去，就只好躲进商店里，直到交通恢复正常为止。

这天上午，常见的撞车事故发生了：一方面是三位小姐乘坐的一辆下行的马车，另一方面是一辆装着两箱糖上行的运货马车。两辆方向相反的车子的轮轴猛烈地相撞，结果第一辆车子的轮轴把第二辆的轮子顶了起来，插进了它的车辐条，折断了一根。两辆马车相撞以后几乎横着拦住了街心，坐人的那辆马车的车尾朝着乌里维裁缝店的大门，而运货马车母骡的头伸进了店门。当时运货的马车夫正以女人骑马的姿势侧坐在一只装糖的箱子上面，右手拿着鞭子，他失去了平衡，跌到街上的泥石当中，摔得很厉害。

这人出生在非洲，和另外那个哈瓦那的黑白混血种车夫一样，都不去料理各人的车子，以便打开僵局，便利交通。而是由于粗野和暴怒，都气得发狂，互相恶毒地咒骂，侮辱对方。并不是他们以前彼此认识，吵过嘴，或者想报仇，而是因为两人都是奴隶，一向受他们的主人的压迫和虐待，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发泄自己的痛苦，本能地压抑着刻骨的仇恨，一有机会就把他们的愤怒统统发泄出来了。坐马车的小姐们吓坏了，大声乱叫，年长的一个多次威胁车夫，说

如果不停止吵嘴，去照顾不安的马，回去将要受到重罚，但这没有用处。吵架的这两个人在狂怒之中互相开始用鞭子抽打，象下雨点一样，听不见她们的话。后来，商店里的西班牙人，裁缝店的工人，穿着衬衫，都到了店门外。他们吵吵嚷嚷，放声大笑，使人声更加嘈杂，一片混乱。这是他们喜欢看打架的一种表示。

这时候，一个仪表丑陋的男子进了裁缝店的门，好象是为了躲开车辆。从另一道门出来时，把手臂伸过落下来的车篷，从最年轻的小姐头上抢走了弯形的梳子。这一来，又长又密的发辫散开了，全都弄乱了，象丝一样闪光波动的头发如同托蒂鸟①的翅膀一样，披在她的背上。她大叫一声，双手蒙着头。这时，和别人一样一直只是作为旁观者的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惊叫一声，嘴里咕哝着“青铜小圣母”的名字，扑向小偷，或者说扑向抢了东西的人，一把抓住了他，但由于梳子是脆弱的玳瑁做的，玲珑剔透，夺到手里时已经变成了碎片，这是他能够归还给苦恼和受惊的女主人的唯一东西了。在混乱之中，小偷逃走了，因为除了这个裁缝工人以外，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情。可是，正当其他旁观者只看着开心的时候，皮米恩塔的叫声和仗义行为却引起了乌里维的注意，便突然转过身子对他说：

“你疯了吗？你以为她也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吗？我说，你看见幻影了。”

---

① 古巴的一种黑羽毛，嘴呈齿形的鸟。

“不，”何塞·多洛雷斯冷冷地回答，“我知道我做的事。这几位姑娘是甘博亚先生的姐妹。”

“怪不得！”乌里维大声说，“我很想认识她们。她们很象他，不可否认他们是兄妹。因此必须保护她们。我的一位阔绰的主顾的姐妹！不可能是别的……”

果然，裁缝师傅、裁缝工人和其他人一起，劝开了打架的人，拆开了互相绞着的车轮。随后，两部马车可以各自开路了，运货马车夫的蓝斜纹布衬衫上印上了载客马车夫的鞭子留下的血迹。也许后者的仆人呢短上衣制服保护了他的后背，至少在那上面看不出打过架的痕迹。

这个“阿格拉曼特”① 场面一旦澄清，裁缝师傅就回到裁剪桌边，裁缝工人则回到他们的平板那里。师傅迅速从裤袋中取出表来一看，惊奇地说：“三点钟了！”接着便高声地叫道：“何塞·多洛雷斯！”

他很快来到乌里维师傅面前。肩上搭着两个辫好的线桄儿，一个是白亚麻线，另一个是黑丝线。他的裤子背带上插着一些不很细的短针，右手中指上套着一个没底的钢顶针。

无疑，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和佛朗西斯科·德保拉·乌里维都是黑白混血种出生，但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前者的白人血统比黑人血统多，因此，他的脸虽然显得苍白，但很少胆黄色，五官端正，前额宽阔，手几乎是完美的，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阿里奥斯托的作品《狂怒的奥兰多》中的撒拉逊将军，率军围攻巴黎城。

两只脚很小，脚的外形和弓形脚踝可以和高加索的太太媲美。他并不娇弱，椭圆形的脸上颧骨不太突出，头发也不象乌里维那样卷曲。他的举止和目光，有时甚至声调都显得胆怯或忧郁，两者经常不容易区别；他的表现或是十分谦逊，或是非常柔弱。

在音乐造诣上，他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不能依靠他人的。他既要演奏心爱的乐器黑管，又得使用顶针或缝衣针；既要从事一种艺术，又不能放弃机械地坐着不动的职业。但是正如西班牙一句谚语说的："需要具有冷酷无情的面孔"，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虽然是管弦乐队的指挥，常常白天忙于参加教堂的合唱队，晚间为舞会演奏，但这并不够轻松地支付他自己和妹妹内梅西亚的需要。在古巴，音乐像其他艺术一样，不能使人发财，甚至不能使艺术家们过得舒适。著名的布林迪斯、乌尔皮亚诺、布埃尔塔和弗洛雷斯等人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件墨绿色的礼服怎么样了？"乌里维问他，"可以试穿了吗？三点钟了，过一会儿甘博亚先生就会来这里，象钟表一样准时。"

"已经按照您乌里维大爷交代的时间做完了，"皮米恩塔回答，"我还大大提前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前天就把它交给你了吗？"

"请您原谅，乌里维大爷，如果我们说清楚一点，昨天上午之前我还并没有接到衣服。前天我在天使保护神教堂奏大弥撒的音乐，晚上奏赞美圣母玛丽亚的音乐，后来去参加

法鲁科的舞会，直到半夜以后。因此，我不知道……”

“好，好，”乌里维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衣服可不可以试穿，这是最重要的。”

“我对您说，要试穿现在就可以。翻领已经打了绷线，领子也是这样。现在我就要缝衬里，准备开钮孔。你说的先生来到时，就连上衣服的肩部和背部。您的太太克拉拉大娘正在缝袖子，那只要试一只就够了。因此，最迟到晚上八点钟，这件礼服就能做好，让他穿着到舞会上去，而舞会要到九点钟才开始哩。”

“问题是需要提前很早做好才行，决不能让人家说潘乔·德保拉·乌里维·依罗比罗萨不履行他许下的诺言。”

“那么，您必须再叫一个工人帮助我，或者说代我把衣服做完，因为六点钟我必须到天使保护神教堂去演奏赞美圣母玛丽亚的乐曲，接着到布里托的舞会去伴奏。法鲁科今晚在索托家里举行舞会，我不想让我的管弦乐队到那里去。在音乐爱好者协会，乌尔皮亚诺用他的小提琴指挥乐队，布林迪斯答应演奏大提琴。因此，您想想办法吧。”

“我感到很遗憾，何塞·多洛雷斯，如果我知道你不能缝完这件衣服，我就不会把它交给你了。我正在考虑，怕另外一个工人现在接手做，衣服就会走样。莱昂纳多少爷是我们所有的顾客中最挑剔的。你没看见他家财万贯吗？你没看见他怎么样挥霍金钱吗？真是满不在乎！你看他的父亲堂坎迪多，有人说他以前是用蹄子在地上走路的①。

① 指贫穷。

还记得，他从故乡到这里来的时候，穿着棕榈叶做的鞋(最好时穿麻凉鞋)，粗呢的短上衣和短裤，戴着呢帽。不久，他办起了木材厂和砖瓦厂，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后来和一个拥有糖厂的姑娘结了婚，金钱就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现在，他是第一流的绅士了，他的女儿们坐的是两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儿子挥金如土。与此同时，那个可怜的姑娘……但是，别说了吧。何塞·多洛雷斯，我跟你说过，莱昂纳多少爷上星期来这里时对我说：'乌里维师傅，我特地拿来这块从巴黎买来的墨绿色呢料，请您为我做一件相称的礼服。但您别照旧的式样做，不要把腰身提高到后脑勺，也不要燕尾。我不是送殡的胡安尼托·洪科，也不是佩佩·蒙塔尔沃。请您照最新的式样给我做一件礼服，我知道只要您愿意做，就会做得很合身的。'小伙子有那么多的钱，必须让他有兴趣大花特花。此外，由于他那么讲究，爱显露头角，也合乎时装的风格。如果我成功地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就会得到好处。说实在的，我已经再没有人手来做落到我身上的全部工作了。很清楚，英国人费德里科的竞争不仅没有损害我，反而对我有利。所以，我亲爱的何塞·多洛雷斯，快干吧。"

"我对您说了，乌里维大爷，我会尽力去干的，可是您要知道，我没有时间把它做完。但主要部分的翻领和领子已经缝好，缝上后襟和背部，您是能安排别人做的，至于纽孔，没有谁比克拉拉大娘锁得更好的了。"

"你把礼服拿到这里来。"

裁缝拿来礼服，捧在手里，抬到他的眼睛一样齐。乌里维朝第一个窗子和门之间墙上的镜子那里走去。何塞·多洛雷斯机械地跟着他走到那里。两人站到镜子前面时，师傅对他的工人说：

“来吧，何塞·多洛雷斯，请你做做模特儿……快一点，你和莱昂纳多少爷身材差不多。”

“好吧，乌里维大爷，”皮米恩塔回答，心绪很坏，“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嗯？”

“老乡，你今天说话有点不正常。你心里在想什么呢？刚才，你把甘博亚家的一个姑娘当成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现在，因为我要争取时间，在你身上试试他哥哥的礼服，你又生气了。如果你这样做，是因为那个白人踩躏了你的心灵，你能干的最坏的事就是把它牢记在心里。何塞·多洛雷斯，有什么办法呢？你假装没事，忍耐着吧。你要象狗对黄蜂那样，龇牙咧嘴，让他们以为你在笑。你没有看见，他们是锤子，我们是铁砧吗？白人先到了这里，吃最好的肉；我们有色种人后到，因此就只能啃骨头。让它过去吧，亲爱的，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不可能总是这样下去。你照我说的去做。你没看见我在吻许多我想把它砍断的手吗？你以为那是出自内心的吗？你别那么想，因为说实在的，按照白人的说法，我甚至不想成为白人。”

“什么法律那么严峻，乌里维大爷！”裁缝声音虽低，还是很惊奇地说。他的师傅坚持这样严肃的原则，使他很吃惊，虽然也感到不安。

"你在想什么?"裁缝师傅继续说,"你以为我对所有走进这个店的人那么必恭必敬,是因为我不知道区别他们,是我没有自尊心吗?你想错了。众人之中,我最相信自己。因为我是有色人种,就妄自菲薄吗?胡说八道。有多少伯爵、律师和医生走过这里时,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坐在马车里,正在旁边,或者带着他们在国王诞辰或克利斯蒂娜王后诞辰参加过总督的吻手礼仪式而感到羞耻呢?也许你知道的不如我那么多,因为你没有和那些大人物接触过。但是你回想一下,并且把它记住。你认识……伯爵的父亲吗?他曾经是他外祖母的管家。……侯爵夫人的父亲呢?他原是马坦萨斯的一家酒店老板,比用来染串盔甲用的龙舌兰线绳的黑油还脏。为什么……侯爵在大教堂街他的客厅里对来访者不介绍他的母亲呢?关于那个地位显赫的……博士的父亲,你能对我说些什么呢?他是那条街拐角上一个卖肉的商人。(乌里维很谨慎,说到他暗示的这个人的姓名时,凑着裁缝的耳朵,好象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但是,我没有必要隐瞒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一个西班牙的将军,对此我感到万分光荣。我的母亲绝不是什么斯拉夫女人,也不是什么外国女人①。如果那些大老爷们的父亲当过裁缝,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众所周知,国王陛下宣布过,我们的职业是高尚的,如同卷烟工人的职业一样。我们可以用'堂'的称呼。顿达虽然是黑人,但由于国王的命令,也能用

① 指非洲黑人妇女。

‘堂’的尊称。”

“我不关心这种事，也不清楚谁是我的父亲，只知道他不是黑人。”皮米恩塔又打断了裁缝师傅滔滔不绝的谈话，“我认为，按照事情的发展，不论是您，或是我，或是……我们的子孙，都不会轮到做锤子。乌里维大爷，这是很残酷的，残酷无情的，不堪忍受的。”何塞·多洛雷斯说道，他的目光暗淡了，嘴唇颤抖着，“他们抢走我们的有色人种女人，而我们对白种女人连看都不能看一眼。”

“那是谁的过错呢？”乌里维又一次凑在裁缝的耳边说，好象是为了不让他的女人听见，“有过错的是她们而不是他们。你不要有任何怀疑，何塞·多洛雷斯，因为很明显，如果黑白混血种女人不喜欢白种男人，完全可以肯定，白种男人对她们就看都不看一眼。”

“可能是那样的，乌里维大爷。但是我说，白种男人还没有足够的白种女人吗？为什么非要来夺走我们的女人呢？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因为是白人就有这种权力吗？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的？谁也没有。你别骗自己了，乌里维大爷，如果白种男人有了白种女人就满足的话，黑白混血种女人就不会看上白种男人了。”

“你说话象个所罗门①，亲爱的，只是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不是我们希望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问过自己：埋怨和盼望一切事情都能按照个人的愿

① 《圣经》中以智慧著名的犹太王，大卫的父亲。

望产生，又有什么价值呢？面对世界的潮流，我这一个人，你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无所作为。那么，随它去吧。当许多人反对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装作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弄不明白，等待轮到他的机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机会肯定会到来的，我向你保证。不是万事都必然严酷无情，也不总是必须把呢料顺着撕开。你学学我吧，顺应潮流，我不想把人们纠上正路。我可能受折磨。但你必将吃更多的苦头，我在注意你。”

“那有什么关系呢？”裁缝生气地说，“只要别人和我同样吃苦头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情绪激动，遇到棘手的事情去硬碰的话，你不能叫别人吃苦头，反而是自己受害。这正是那些奸诈的白人青年想干的事。好吧，我不是说你应该受人欺负，因为我也不能容忍别人的污辱。我对你说的是：不要失去自制，要等待机会。那儿，你看见克拉拉多么正经，多么严肃了吗？她年轻时，追求她的白人不止一个，但我没费多大劲，也没伤脑筋就把他们吓跑了。因此，何塞·多洛雷斯，你不要性急，也不要生气，因为那样你会吃亏的。你得压住肝火，你会发现……我们是什么人的。让它过去吧，你得学会生活！”

在长时间兴奋的谈话中，试礼服的过程一刻也没停。乌里维右手提起翻领，抖了一下，拿到身边，同时伸出左手，在胸口和胁下两侧压紧裁缝衬衫的褶纹，弄平背上和肩部中间的对缝，用滑石沿着两边的接合线划了些小十字。最后，

他把剪刀插到领子的边缘和袖口，沿着白绷线修剪贴着呢料的粗麻里子。这样，晚礼服的雏形，在乌里维的剪刀和滑石粉的配合之下，逐渐按照裁缝的身材出现了。虽然不能确信这样剪裁是否合乎衣服真正的主人的身材，但是，他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出名的技巧。如果大小有点问题，他就用折成两段的中间有小孔的长纸条量一量，修改尺寸。

师傅和裁缝花了半小时才做完这项工作。这时一辆出租马车在裁缝店门口停下，他们有趣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的那个大胆的青年，跳下了车来。

第 二 章

君子并非生来就是君子，
知道做君子的人才是真君子。

前章末尾提到的青年突然到来，虽是意料中的事，却使裁缝师傅吃了一惊，尤其是因为他的裁缝这时正把手臂向后一伸，将试穿的衣服扔到了他的手里。

可是，他并不因此不去迎接莱昂纳多·甘博亚，而是满面笑容，阿谀奉承地接待了他。

刚来的青年是否注意到皮米恩塔急忙走开，或猜到是什么原因，这很难肯定。但是必须说明，直到这时莱昂纳多还不知道音乐师是他的情敌，他自信非常优越，对一个下层人的同情或反感不屑一顾，何况他是一个黑白混血种人。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怀疑自己曾经是裁缝师傅和他的工人之间那场谈话中几乎唯一的题目。此外，他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是因为忙着去约会，只能待必要的一点儿时间。因此，他没有机会也没有理由注意和思考除了乌里维师傅做的衣服以外的其他无关的事情。裁缝师傅也没有跟他谈别的事。

莱昂纳多下车时，照例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枚丕塞塔扔给车夫，车夫在空中接住钱。接着他立即直向裁缝师傅走去，打断他殷勤的客套话，问道：

“我的衣服怎么样了？做好了吗？”

“快做好了，莱昂纳多少爷。”

“我害怕没做好，也估计没做好，”他不耐烦地说，“一个鞋匠说的话比你更可靠，乌里维。”

“那么，几点了？甘博亚先生。”

“下午四点多了，你答应我昨天下午做好衣服的。”

“请先生原谅，我答应您的是今晚七点做好，就是说全部做完熨好。因为先生应该知道，从我的店里从来不会拿走一件没有完全做好的衣服。先生应当知道，我这个可怜的裁缝除了他的声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象您看到的那样，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哈瓦那的大人物效劳，谁也不能不公道地说，佛朗西斯科·德保拉·乌里维·依罗比罗萨……”

“啊！乌里维师傅！乌里维师傅！”青年更不耐烦了，又一次打断他的话，“受你骗的人才会相信你。你只会许诺，宣扬你的声誉，却很少切实地履行诺言。这些废话改日再说吧，言归正传，一句话，今晚我能有衣服准时去参加舞会吗？这是我很想知道的。”

“少爷会有的，不然我的名声就完了。至于背心，那是唯一在外面做的，我等着它一会儿给送来。快了，它在一个专做背心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手里，她交货就象钟表一样准

时。既然先生光临小店，我们就先试试礼服吧。虽然我确信先生会承认我的眼力不错，如果我没有别的东西的话。我请您不要介意现在的衣服样子，因为我知道，手艺不高的人要干两天，而一个有经验的裁缝却只要两小时。如果我的工作有时误了期，那不是我的过失，也不是缺少裁缝，而是因为我收活太多。我的店里只有五个裁缝，在外面我有足够的人手，他们在自己家里做，尽管我喜欢经常看着我的人干活。”

这时，莱昂纳多站在镜子前面，由裁缝帮忙，已经脱下衣服。在他们试新衣服时，他觉得从镜子的反影里看见有一个人正从餐厅的门后边偷看他。虽然他脑子里闪过在某处见过那副面孔，却又不能马上想起来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他尽力想着，片刻间陷入了沉思，专心地思考起来。当然，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看见发生的事情，没有听见也不明白乌里维师傅的谈话。

这个时候，一个有色人种姑娘进了裁缝店。她象波斯人那样，用棕褐色的毛织披巾蒙住了半个头。她道了午安，好象没有注意到这里正在做的事情，匆忙地想从裁剪桌后边径直向卧室走去。但是乌里维正不耐烦地在等她，她还没有走到房门口，就把她拦住问道：

“亲爱的孩子，你带背心来了吗？”

“带来了，先生。”她回答，声音温柔而有音乐感，在桌子一头站住了，从披巾下取出一个小包，放在桌上。

姑娘的说话声和称呼使莱昂纳多从沉思中惊醒，回头

看看她的脸，凝视着她。他们当然互相认识，彼此神秘地对视着，亲昵地笑了笑。这些表情当然也逃不过乌里维的观察。"这里面关着一只公猫呢，"① 他想，"可怜的姑娘，我同情她！可她掉进了什么样的魔爪里！至少这是皮米恩塔热血沸腾的原因……他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应该还有比这更多的原因。"

随后，他取出丝巾里包着的背心，把丝巾交还她，回头对甘博亚说：

"我不是对先生说过吗？这是您的衣服。女裁缝值得一个波托西城呢。"

这是一件黑绸缎背心，面料上交织着鲜绿色的蜜蜂。莱昂纳多没有试穿，裁缝也觉得没有必要。从这时起也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因为乌里维的大部分老主顾纷纷来到，象约会好的一样。他们当中有奥雷利伯爵的弟弟费尔南多·奥雷利；费洛梅诺的长子，后来成为阿瓜斯·克拉拉斯侯爵；佩尼亚维尔伯爵的秘书或心腹；年轻的比亚尔塔侯爵；龙比略伯爵的管家；还有一个人们叫塞索·费里诺的青年，他是巴尔德斯·埃雷拉富裕家庭的义子。所有这些人几乎都在乌里维师傅的裁缝店里为自己或主人定做了衣服，有的是乘马车到城外巴塞奥大道时路过的，有的是专程来的，他们进店问问情况，只停留必要的时间。

上面提到的第一个人进屋时，亲热地把手放在莱昂纳

① 意即"胡芦里卖的什么药"，事情可疑。

多肩上，叫他的名字，以“你”相称。他们于一八二七年到一八二八年在圣卡洛斯学院哲学班是同学；一八二八年奥雷利离开了学校，到西班牙继续求学，直到毕业获得律师学位。几个月以前他回到本岛，担任了大法官的职务。这是他们分别两年后第一次见面。莱昂纳多过去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去祝贺他，虽然是老同学，但莱昂纳多毕竟是哈瓦那最骄傲的家庭和西班牙第一流暴发户的成员。另一方面，奥雷利离开古巴时是单身汉，回来时已和一个马德里姑娘结了婚，因此他现在的兴趣和爱好当然与过去两人一起听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佛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拉克鲁斯雄辩的讲课时大不一样了。

这天，老爷们和仆人们赶到裁缝店来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当天晚上在圣伊格纳西奥街靠近雷伊上尉街街角一所大厦的楼上，将要举行一个舞会；大厦是音乐爱好者协会于一八二八年为了进行活动而租赁的。二月底狂欢节的日子正好与拿不勒斯公主堂娜·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和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结婚举行公开庆祝的时间相同，从那时起，该协会没有再开放过他们的大厅。现在它举行的舞会，是为了一八三〇年辞旧，因为众所周知，唯一有权参加他们的舞会的哈瓦那的主要人物十二月初就都到乡下去了，国王诞辰日过后很久他们才回到城里。舞会前夕，男女青年纷纷赶到时装店和百货店购买新式服装、装饰品、珠宝和手套。费德里科、图尔拉和乌里维的裁缝店是最受光顾的，“粗棍”和“奇妙”百货商店，“洛桑”和“金钥匙”珠宝店，皮陶克斯夫

人的时装店、奥雷利街的“巴罗”鞋店和城外萨鲁街上靠近曼里格街的“贵妇人”鞋店，举行舞会的前几天，衣着华丽和优雅出众的小姐们和男青年们从早到晚在这些商店里出出进进。在那个时代，小姐们开始穿用中国的缎子做的鞋或者叫薄底软鞋，用带子把鞋系到脚髁上，露出挑着细格花的丝袜，因为她们穿的是短衣服。男人们穿着牛皮薄底软鞋，外边镶着金扣子，长丝袜是肉色的。

对这些老爷，乌里维尽量显得很有礼貌，和蔼可亲，每次他都善于恰当地掩饰自己；对于仆人们，虽然他们代表着地位高贵的人士，他的表现却是冷淡而有节制的。但是，他有足够的本领让大家都高兴和满意，因为胡乱地许诺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那是社会上用来偿还大部分债务的可以想象的本钱。对那些一开始就对他说话粗鲁的人，他正是这样准确地对付他们的；对其余的人，他故意戏弄他们，但又不因此失掉他们的帮助。大家都走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坐下来，于是他开始做当天晚上要完成的衣服，当然没有忽视甘博亚的墨绿色礼服。甘博亚对不会再受骗感到满意，接受了他的朋友费尔南多·奥雷利的热情要求，乘车陪他到那条模仿马德里著名的大街，也名叫普拉多的地方去游玩一番。

这条大街是西边的护城河斜堤毁坏以后修起来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从蒙特大道伸展到北边的蓬塔海堤为止。西恩富戈斯街把普拉多大道从蒙特大道向南延伸到阿塞纳尔街，但是这一段除了叫过安查街以外，从没有用过现在的

名字。在堂路易斯·德拉斯卡萨斯政府期间开始兴建的装饰工程中，就有新普拉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拉多）。圣克拉拉伯爵完成了拉斯卡萨斯所设计而遗留下来的第一座喷水池，在北边又建了一个，这是指普拉多大道中段内普杜诺街的喷水池和大道尽头的莱昂内斯喷水池。两个喷水池的水都来自皇家水渠。水渠从过去是植物园、现在是从哈瓦那通到古依内斯的铁路总站前面，穿过普拉多大道沿着护城河的河岸，把混浊的水在阿塞纳尔街旁泻入港口。许多年以后，在普拉多南端，比利亚努埃瓦伯爵于一八三七年自费建筑了美丽的"印第安姑娘"或"哈瓦那姑娘"喷水池。那里原来有卡洛斯三世的一座大理石塑像，堂米格尔·塔孔一八三五年把它搬到他的军事游乐场去了。

新普拉多大道长约一英里，在内普杜诺街喷泉所在的小片空地前面形成了一个八十度的转弯。这里有四排古巴森林里的普通树木，有些由于年代久了非常粗大，都不是适宜于做林荫道的树木。大道中段最宽的部份可以并行四辆马车，两旁比较窄，有少数石凳子，只让步行的男人坐。节日期间，尤其是星期日，他们形成的队伍沿着大街川流不息。这些男人的大多数是西班牙青年。他们在城里的零售商店干活，在政府办公室工作以及在海军和陆军中服役，他们都是单身汉，根据职业不能坐马车，平时也不能游览普拉多。此外还必须注意，在散步的时间里不准坐出租的车子横过普拉多。如果某个外国人由于不知道规章，或者因为得到在那里站岗的龙骑兵纠察队军曹的同意而那样做了，

就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讥笑。

古巴青年或者说土生的青年，很少步行到普拉多大道去，尤其是星期日，不愿在游览者的行列中与西班牙人混在一起。因此，到那里积极参加游览的都只是重要的人物；总是乘两轮马车的女士，乘四轮马车的一些老年人及某些骑马的有钱人家的青年。当时在哈瓦那，除了主教和总督使用的轿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车辆。游览的人不多时，人们的消遣只是在卡洛斯三世的塑像和内普杜诺喷泉之间转悠，人多时就延伸到莱昂内斯喷泉或别的中部地点。纠察队的军曹考虑，应当派一个龙骑兵去维持秩序，使马车之间保持应有的距离。马车越多，马匹能够移动的步子就越小，结果行车经常是一种单调的运动。小姐们确实不放过机会，她们主要的消遣是从街两旁的观众当中认出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挥动半开半合的扇子向他们问候，这种优美而文雅的举止是哈瓦那姑娘们所特有的。

对于这种无害的娱乐，西班牙当局武断地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加以限制，使它变得十分单调，象举行葬礼一样肃穆。幸亏只有当纠察队的龙骑兵在普拉多中央大道巡逻时，即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才是这样。因为人所共知，他们有时用枪托，有时用棍子，使马车夫们保持着步伐和队列。纠察队按规定的降旗仪式向附近炮台的西班牙国旗敬礼以后（对莫罗炮台的信号旗也是如此），就在桑哈水渠岸边整队后，开往与水渠同名的街道和军营去了。马车立刻开始奔驰，那才是真正的运动，显示出娱乐的美妙和新奇。于是，

确实值得观赏的场面出现了：在哈瓦那新普拉多大道上，人们乘车或骑马游览，落日金色的余辉照耀着大道，反射出一道道银色的光芒，接着与纯净蔚蓝的苍穹融为一体。有经验的马车夫想利用为他们提供的机会炫耀自己的本领和技艺，不仅在赶马和猛烈地随意掉转马车方面大显身手，而且表演着准确灵敏地把马车赶到狭窄混乱的地段，又把它赶出来，车轮绝不和别的马车相撞和摩擦的本领。就是胆怯的小姐们对马车旋风般的奔驰和转动也兴致勃勃，在腾空似的车子里欣喜若狂。她们用动作有时也用语言鼓励骑士们，因此，有一些骑士表演出了更危险更壮观的场面。黄昏淡薄的余辉慢慢消逝，一股浅灰色的尘雾升起来了，直至凝聚在枝叶茂密的矮树枝那里，笼罩了整个大道。这样，当那些载着年轻美貌的女士们的马车相继离开这个运动场地，回到城里或城外的区里去时，毫无准备的旁观者们会以为她们是来自云雾中间，是来自大海浪花中的又一群维纳斯女神。

在那些年代里，宗主国认为，统治殖民地的本领就是在炮台上配置一些大炮，因此计划构筑哈瓦那的城墙。这项工程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几乎到十八世纪末才完成。这种城墙在陆地和海边都是高大而完整的防御工程的一部份，有四座城门通往乡下。向水一面有侧门，还有吊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堤坝，仓库，栅栏，有枪眼和雉堞的棱堡。因此，这个岛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事实上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堡。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值得纪念的唐米格尔·塔孔上任

时为止。他又开了三座城门，用固定的石桥代替了吊桥。但是在我们这里叙述的故事的年代里，原来的城门只有五座了，中间的三座叫蒙塞拉特、穆拉雅和铁拉，公众乘车、骑马和步行都从这里通过，两端的城门叫蓬塔和特纳萨，是专为运输货物用的。通过这两座城门运送糖、咖啡及其他很重的物品。那时唯一的运输工具是原始的两轮大型货车，由动作缓慢的公牛拖着。最近几年，人数众多的卫戍部队守卫着城门和侧门，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设在各城门的岗哨。因此，任何人和物品进出城门，都要受到双重的检查，在一切有警卫的地方现在也都是这样做的。

当奥雷利和甘博亚乘坐的马车驶进岗亭里边的格子吊闸以后，吊桥的另一边来了一匹马，拉着一辆满载绿玉米饲料（通常称为“马洛哈”）的大车，只看得见马蹄和马头，无疑是因为车子太重，马想尽量抬起头来。这大堆绿草上面，马车夫以女人骑马的姿势坐着，更确切地说，象坐在马屁股上面一样。他是加纳利亚群岛出生的小伙子，穿着古巴农民常穿的服装。西班牙哨兵挎着步枪在两扇城门之间踱来踱去，他先看看吊桥，然后看看格子吊闸，站在路中间打手势要双方停下来，好决定谁该后退或者前进。运饲料的马一停住就堵住了通道，退回到狭窄的吊桥上去是不可能的，那有掉下去的危险。此时载客的马车夫很容易就能把马退到哨兵的岗亭那里去，迅速让开通道。哨兵虽然生性笨拙，这一点自然是看得清楚的。因此，他用手势命令运饲料的马车夫停住，迅速冲向载客的马车，喊道：“后退！”

但是，马车夫以主子的高贵和权威而自豪，对自己仆役制服上绣着的国徽和脚上的银马刺觉得神气，这种金属在马具上又装饰得特别多，他甚至对马车本身也感到骄傲，不服从哨兵的命令，却把马车停在城门前面，侧身看着他的主人。主人一直在兴高采烈地向甘博亚叙述他爬上西西里的厄特纳高峰时发生的危险，直到马车突然停止时还没有发觉路被堵住了。很自然，主人的目光与等他发令的奴隶的目光相遇了。“快走！”他对马车夫说，继续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亲密地交谈，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马往前走了，于是哨兵又喊道：“后退！”把刺刀挡在马的胸前。奥雷利是个高傲的人，见此情景，气得满脸通红。他从座位上挺起半截身子，好象是为了更突出地显示绣在礼服翻领上的骑士红十字，叫着：“值班伍长！”伍长很快过来了，举手行礼，奥雷利继续说道，“把路腾开！”

伍长马上知道了发生的事情。虽然他并不认识对他说话的人，但根据这人傲慢的腔调和红十字，猜想他准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一位长官或相差不多的人物，他又敬礼回答说，“运饲料的车夫不能后退。”

“那是怎么回事？”费尔南多大声说，狂怒到了极点，“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叫值班的军官来。”

“没有必要，”伍长回答，“我们会有办法安排好的。请阁下放心。”

“你让运饲料的马后退……快。”

听到喊声，值班的军官和哨兵都赶来了。当时军官正在

和几个朋友玩纸牌，哨兵们坐在营房门口一条没有靠背的凳子上等候命令，其余的士兵在屋里固定的平板上放心地睡大觉。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军官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比伍长更清楚，只是他看到一位戴着十字的先生不能继续游览，却是由于一个乡下人和他运草的马挡住了他。因此，他下紧急命令，恢复桥上的交通。命令马上执行，把大堆青饲料推到了吊桥的栏杆上。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士兵们唯一办得到的事情。果然，载客的马车能过得去了，虽然轮子的车辐带走了一部分饲草。这一切对运饲料的小伙子来得那么突然和意外，他只是有时间跳到地上，不是为了反抗欺负，而是免得掉到护城河里去。他诅咒着表示惊讶，无声地表示气愤，但没有人理会他。由于害怕招来更大的暴力，他赶忙卸下一部分饲草，让马能够站起来，继续往城里赶路。

离开桥头，马车过了狭窄而有栅栏的格子吊闸以后，必须沿护城河河岸走一段很短的路程，才能经过桑哈水渠的闸门。这条水渠的一部分水流入护城河，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这个时候，一群男子和青年正在高堤边上观看下面水潭里发生的事情。

“那是怎么回事？”奥雷利问。

“不知道，”他的朋友回答，“我想是有人在洗澡。”

他问马车夫，马车夫毫不迟疑地告诉主人，那是著名的游泳运动员黑白混血种人波兰科和黑人顿达在打水仗，互相用脚踢。实际上，他们是完全脱光了衣服，象非洲的野蛮人那样，很快潜入水中，在水下游动，接着设法打伤对手，用

脚狠狠地踢，好象鳄鱼进攻它的牺牲品一样。在古巴这叫做斗踢脚。这种不道德的场面经常重演，所以奥雷利的车夫当然说得出游泳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在水里干的是什么了。波兰科不止一次在港口向鲨鱼进攻，用匕首制服过它们；顿达除了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以外，还曾被总督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本人特别表扬过，因为他在拘捕黑种坏人的活动中表现得勇敢，因而在全城都是赫赫有名的。

在穆拉雅城门对运饲料的小伙子轻易取得的胜利，鼓舞了马车夫的勇气，他想从桑哈水渠岸边进入大道，但是龙骑兵用矛枪挡住了他。尽管奥雷利以大法官的官衔表示抗议，也不得不绕过卡洛斯三世塑像，在那里等待机会加入马车的行列。这是骄横拔扈的青年第一次感到耻辱。第二次又在圣拉法埃尔街截断普拉多大道的地方等着他。比维斯将军的轿车和他的骑兵卫队疾驰到了那里；纠察队的龙骑兵为了清道，拦住了大道上两边的马车不让走，其中就有奥雷利的马车。旁边的两名士兵挥着出鞘的马刀，阻挡和推转企图在总督阁下经过以前想通过蒙塞拉特门的许多马车。

这就证明在哈瓦那有人比伯爵的第二代地位更高，更有特权，虽然他在西班牙是第一流的大人物。按照名词的本义来说，莱昂纳多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很不喜欢运饲料的马车夫受到欺侮，对他的朋友在游览中受到的屈辱几乎感到高兴，好象要打掉他的傲气。很明显，在所有的场合，只有军事当局享受着社会的尊敬，贵族和平民在它面前都应当低声下气。

第三章

众多的美人身穿奇装异服，
随着旋律而转动，
对于我，如同一位东方诗人
描述的幻觉。

——帕尔玛

那天晚上①，哈瓦那华丽的景象都集中到"音乐爱好者协会"了。在那里，女士们显得十分温文尔雅，先生们仪表堂堂，毫不逊色。到场的除了会员和经常来的宾客以外，还有外国的领事先生们，警备队和王家海军的军官们，总督的助理人员以及其他由于品行和地位而著名的人士，比如正在旅途中的著名的内伊元帅的儿子和荷兰驻纽约的领事。

那些白底子上面绣着金银花的薄纱衣服很惹人注意，因为它是最新的时装，和米内特夫人在巴黎为西班牙当今女王所做的时装一模一样。这种衣服的袖子叫"克利斯蒂娜"式，短短的袖口是敞开的，里面镶着很宽的丝织花边。

① 下面的文字，几乎是逐字逐句抄自一八三〇年哈瓦那出版的《时装》周刊。——作者注。



还有另外一种薄纱衣服，天蓝色的面子上绣工非常精细，那种白缎子上面装饰着细花点的衣服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它用很窄的针织花边作装饰，袖子也是“克利斯蒂娜”式的。另外一些和最后的一种相同，但装饰各异，也可以介绍一下。还有许多种衣服，其优美的样式也丝毫不亚于上面描述的几种。

发饰与衣服是协调的。一些女士戴着埃及头巾，另外一些插着白羽毛，十分优雅；更多的女士发型不同，头上戴着蓝花或白花，和衣服的颜色互相协调；还有一些戴着漂亮的金花结。这么多美丽时髦的女士聚会在一起，其产生的效果是强烈的，美好的。参加这种聚会使人兴高采烈，人人笑容满面。这个协会举办的舞会的特点，都能从男人和女士们的服装上面看出来。男人们争先恐后地炫耀他们的刺绣衣服，他们当中有贵族、将军、上校和高级官员。卡达瓦尔和莱马乌尔勋章的所得者，则炫耀他们的红丝腰带，那些没有头衔和勋章的人，在这类聚会中则以自己最新式的巴黎时装而感到心满意足。

大厅的正面装饰着华丽的华盖，中间挂着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像。墙壁的绒布上挂着历史画，檐板上挂着一块块蓝色锦缎的帷幕，装饰着美丽的丝穗镶边的白色条子，上面有金色的装饰，用罗马钉子固定着，飘着美丽的丝带。客厅平滑的天花板上钉着和帷幕同样颜色的锦缎。

快十点钟时，舞会开始了；十一点钟，主要的客厅全都挤满了人。中间休息时，仆人们端着大银盘子送上各种清

凉饮料。对那些喜欢在大厅外面喝清凉饮料的女士们，布置了一间非常明亮的客厅，那里放着糖果点心，有敏捷的仆人伺候她们。但是，协会会员和来宾的礼貌省去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对先生们来说，为女士们效劳是件愉快的事情。

晚餐在十二点和清晨一点之间开始，吃的是冷盘、威斯特法里亚的火腿、奶酪、上等的炖碎肉、炒菜、干甜食、蜜饯、有名的西班牙酒和其他外国酒、美味的巧克力、咖啡以及和古巴岛通商的所有国家的水果。最值得注意的是，食物的丰富与餐桌的豪华相媲美，添菜毫不费力。

不怕别人否认，可以肯定，这天晚上，哈瓦那雍容华贵的美人都聚集在"音乐爱好者协会"了。因为在这里，有著名的侯爵佩德罗·卡尔沃的女儿阿尔科斯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年方十五的路易萨。为了她，诗人普拉西多即席吟诵了下面的诗句：

一只快要渴死的蚊子，
在优美的环境里
飞来飞去，
寻找花儿的蜜汁；
它飞到你的嘴边，
以为是一朵玫瑰或丁香，
它钻进你的嘴里，
因为在那儿它十分安逸。
它死在你甜蜜的喉咙中，

好象死在一杯蜂蜜里。

这里还有查孔姐妹，画家贝尔马伊把她们的美貌画到了巨幅的油画上，永远纪念为庆祝阿玛斯广场小教堂落成举行的弥撒典礼；这里还有蒙塔尔沃姐妹，她们属于条顿民族型，其中之一前一年在马尔特老斗牛场举办甘蔗节①时被宣布为美的皇后；这里还有阿朗哥女士，她因为帮助诗人埃雷迪亚逃走而出了名，后来和里卡福特总督的一个副官结了婚；这里还有阿塞瓦尔姐妹，其美貌被人称为米罗的维纳斯，同时也因为有天才而受到尊敬，也因为有激情而命运倒霉；这里还有阿尔卡萨尔姐妹，细嫩的面孔十分匀称，两颊玫瑰色，乌黑的头发，是个完美的模特儿；这里还有马坦萨斯省的洪科姐妹和拉马尔姐妹，她们被诗人称为尤穆里的水仙女；这里还有我们描写过的甘博亚三姐妹；这里还有哈瓦那驻防军总司令托佩特的女儿，后来她引起了诗人帕尔马的灵感，写成了他不朽的《八月十五日之歌》；这里还有加梅斯家的小女儿，被人称为贝尔维德雷的维纳斯，她波浪式的浓密的栗色头发披散着，上面满布金星；最后，这里还有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她的父亲曾经是索梅鲁埃洛斯总督的顾问，由于出身的关系，她具有北欧种族严肃与谦虚的特性。

这天晚上到协会参加舞会的男青年中，可以作为美男

---

① 十九世纪古巴民间节日，以投掷甘蔗进行比赛。

子的典型介绍的有：皇家枪骑兵的中校拉法埃尔·德拉托雷，几天以后在帕塞奥大道上卡洛斯三世塑像附近撞到马车轮子上死了，成为他的烈马的牺牲品；贝尔纳多·埃切维里亚·伊奥加班，他喜欢在节日里穿着可以出入议会的贵族制服，尽量显露出长得好看的圆圆的双腿；拉蒙·蒙塔尔沃，正在黄金时代，美得象一个血统最纯的英国人；何塞·加斯通，古巴真正的阿波罗神；迪奥尼西奥·曼迪利亚，刚从法国回来，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巴黎人；迭戈·杜阿特，前一年在庆祝费尔南多七世与拿不勒斯的玛丽亚·克利斯蒂娜结婚时举行的甘蔗节比赛中胜利地获得冠军；还有一些西班牙的海军和陆军军官，穿着漂亮的制服，这种制服穿着去检阅，要比到私人舞会上来更合适一些。

一些在文学界开始显露头角的年轻人的到场，也为舞会增添了光彩。他们是：帕尔马，甘蔗节比赛的竞争者之一；埃切维里亚，财政部职员，第二年在文学委员会为庆祝波旁王朝的伊萨贝尔·卡斯蒂利亚公主诞辰公开举行的诗歌比赛中得了奖；巴尔德斯·马楚卡，在文学界以德斯瓦尔这一名字而闻名；波利卡尔波·巴尔德斯，经常用波里多罗署名；阿纳克莱托·贝穆德斯，总是以德里西奥的名字发表诗歌；曼努埃尔·加拉伊·依埃雷迪亚，在马坦萨斯的《曙光》上发表过诗文；贝莱斯·埃雷拉，古巴短抒情诗《埃尔维拉·德奥肯多》的作者；德里奥，阿尔亨布拉废墟的赞颂者；多明戈·安德雷，青年律师，极有口才，和蔼可亲；多明戈·德尔蒙特，介绍过古巴的短抒情诗，知识渊博，仪表

出众。

迭戈·梅内塞斯、佛朗西斯科·索尔法、莱昂纳多·甘博亚，以及另外一些人，也出席了舞会，除了第二个攻读哲学，第三个已进入古巴富有的阶级以外，他们都没有因为有才能而出名，虽然三个人经常在文学刊物上写些东西，最后一个还算是长得漂亮的青年，有美男子的仪表。这些文人，说得具体一点，这些喜爱文学的人，特别是写作诗歌的人，开始和古巴因为高贵而站得住脚的人物打交道，或者和因为有钱而追求贵族地位，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身份的人物打交道。哈瓦那一些有头衔的家庭，对他们至少表示着尊重，让他们参加自己的节日和聚会，例如费尔南迪纳伯爵、巴约纳伯爵、佩尼亚维尔伯爵、蒙特埃尔莫索侯爵和阿尔科侯爵等家庭。在圣诞节期间，这种活动和聚会，就移到圣安东尼奥、阿尔吉萨尔、圣安德烈斯和阿特米萨等属于富人的最美丽的咖啡园里去举行。

直到晚上快十一点钟，我们的朋友甘博亚、梅内塞斯和索尔法才赶到协会的大厅。前几个小时，他们参加了安赫尔的节日舞会，法鲁科的舞会和布里托的舞会，也没有忘记位于康波斯特拉街与阿瓜卡特街之间的恩佩德拉多街有色人种的“摇篮”舞会。在那几个地方，他们都不活跃，只是甘博亚在赌钱时，一会儿就输掉了当天下午母亲塞进他背心口袋里的两个盎司金币。他不知道钱的价值，也不是为了赢钱而赌博，只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寻寻快乐而已；问题在于舞会上没有漂亮的姑娘，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在塞西莉

亚·巴尔德斯家的窗口，他没有看见她，在“摇篮”舞会上也没有碰到她，所有这些事情使他大为扫兴。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当他失望而恼怒地和朋友们回去找停在阿瓜卡特街圣卡塔利纳修道院高墙下的马车时，发觉马车不在那里，过了半小时之后才在对面很远的地方找到。

他问车夫为什么不服从年轻主人明确的命令。开始时，车夫支吾其词，最后被迫着才说，一个不认识的人半个面孔盖着头巾，可怕地威胁他，强迫他离开原地，他只好假装回家去了。这个故事似乎不可信，但只好当成真实的故事而接受。这使莱昂纳多更加恼火，因为如果车夫讲的是实情，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为什么不让车子停在某个街角呢？他为什么要威胁车夫呢？他有什么权力那样干呢？阿庞特说不清楚那个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是区里的巡官还是法官，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也许他是一个意外的不认识的情敌，想用这种办法和他争夺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爱情。

塞西莉亚和她的女友内梅西亚都没有在安赫尔的舞会上露面，这事真叫人怀疑，很不愉快。除此以外，当甘博亚按照约定的信号，将手杖尖插进窗子上剩下的几根栏杆里时，窗子没有打开，这也使人怀疑在那幢贫穷昏暗的住宅里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事情是否如此，现在没有时间去研究。莱昂纳多·甘博亚到达“音乐爱好者协会”的舞场时，忧心忡忡，情绪低落。但是，这时大厅和房间里正在跳舞；大厅和房间是相当

宽敞的，正如一位诗人①所说：

夜晚终于来临：
大厅里灯光反射在玻璃窗上；
热带的舞蹈伴随着乐曲，
跳得人们热血沸腾。

我们的男主人公不能不受到令人神魂颠倒的舞会的影响。管弦乐队由著名的提琴手乌尔皮亚诺指挥，占着左边一段宽阔的走廊，紧靠着华丽的深色石楼梯。右边是大厅的门；正面的门通向宽敞的阳台，构成了所谓"罗萨里奥"门廊。学生们在两段楼梯的中间楼层的一个个房间门口，把帽子和手杖递到黑种仆人手里，远远望着华丽的大厅。如果允许我们夸张的话，它简直大得"可以赛马"。他们看到一对对兴高采烈的舞伴们挤满了大厅，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在人们等待机会轮流邀请舞伴时，半夜里的凉风从敞开的门窗吹到了男人们的背上，吹到了女人们的胸前。

前面说过，古巴最高贵最优秀的男女青年都在这里聚会了，至少此时此刻，他们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自己喜爱的娱乐之中了。在挂着的枝形玻璃吊灯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下，在产生于被奴役民族的心灵深处可悲的色情音乐声中，在舞蹈家们的双脚扬起的尘雾中，女士们显得更加美了，男人们表现得更加勇敢了。这时，除了眼前出现的令人神往的目标之外，年轻人的心思难道还能用到其他的消遣上去

① 指拉蒙·德帕尔马，引诗见《八月十五日》。

吗？不能。

甘博亚当然忙着找伴跳舞，虽然他的兴趣不是很大。于是，很少跳舞的梅内塞斯和从不跳舞的索尔法成了旁观者，在大厅中央站着。索尔法苦笑了一下，在他观察那些发狂的青年纵情地享受一时的欢乐的时候，西班牙最愚蠢最残忍的国王似乎正从金黄色的华盖下面以极端鄙视的神态在瞧着他们，可憎的国王肖像就挂在那里。

在拥挤的观众和跳舞的人们中，甘博亚吃力地走着，碰到了加梅斯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个。她正跳得很起劲；她的形象我们前面已经简要地描写过了。她向他问候时象风精一样，在舞伴的臂膀之中没有停止旋转；她的眼睛比舌头更能传神，对他说道："伊萨贝尔在那边。"

"她在跳舞吗？"青年问。

"跳什么舞！她在等您。"

"等我！让她打消这种念头吧。我今晚差一点不来参加舞会了。"

确实，从整个外表看来，就象古巴俗语说的那样，那位小姐这时仿佛在吃火鸡①，这就是说，靠近休息室门口的左边，坐在一位中年妇女和有教养的律师多明戈·安德烈之间，正在和律师兴致勃勃地交谈。尽管甘博亚本来是冷淡的，也按捺不住嫉妒的冲动，这不是因为他真正爱上了她，而是因为陪着她的那位先生是一个潇洒漂亮的男子，善于

---

① 形容舞会中女人无伴，没有跳舞。

博得谨慎的女人的欢心。可是,我们应该顺便说说,安德烈当时追求的对象是另一个与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完全不同的美人儿,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当天晚上他因为怯懦而失去了她,她被大胆的多米尼加文学家多明戈·德尔蒙特征服了。根据莱昂纳多对伊萨贝尔的态度,她以令人爱慕的微笑迎接他,这并没有让他放心,反而使他更加不安。陪着伊萨贝尔的是加梅斯姐妹的母亲,这位夫人是青年学生的朋友,也是安德烈的朋友,他们象往常一样互相问候。为了证明她一点儿也没有卖弄风情,也不是进行报复,伊萨贝尔满面笑容地对他说:

"我刚才对这位先生说了,这次舞会我已经答应过别人了,但他不愿相信我。"

"据我所知,您一次也没有跳过。"安德烈回答。

"确实只跳了两次,"伊萨贝尔说,"但是,直到现在跳第三场了,您并没有来邀请我。"

"您实际上是说,"安德烈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那就算了吧!"

"这位小姐说得对,"莱昂纳多摆脱窘境插话说,"按照以前的诺言,在我们参加的任何舞会上,她总是把第三场舞蹈留给我的。我看,我来得正是时候。常言道,与其站着央求一年,不如及时到达。"

"啊,"风流而爱献殷勤的律师大声说,"问题是对漂亮的姑娘们,我们很少有人及时到达。"

安德烈告罪以后,就到有钱有势的阿尔达玛的两个女

儿那里去了，其中最小的一个名叫洛拉，这天晚上她很少把那令人羡慕的美丽的手伸给邀请她跳舞的人。与此同时，莱昂纳多和伊萨贝尔手拉着手，加入了跳舞的行列，离领舞的一对不远，由于他们相互是朋友，虽然迟到了，却没有按惯例让他们排到队尾去。古巴的舞蹈无疑是为情侣们求爱而发明的。舞蹈本身很简单，动作很容易，使人感到舒适。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个按照摩尔人的习惯倾向于把男女两性分开的国家里，让他们接近，一句话，让他们的心灵亲密地交流。因为男人带着女人几乎总是不稳当似的，要用他的右臂搂住她的腰，左手轻轻地压住她的手。这不是跳舞，因为身子单调地跟着节拍，象在梦幻中一样移动着。在呻吟般淫荡的乐曲伴奏下，两个相爱的人切切私语，两个互相吸引的人彼此爱抚，因为时间、空间、地位和风俗习惯以前把他们分开了。有人恰如其分地说，男人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代表。我们却要说，舞蹈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代表，没有任何东西象舞蹈那样最能生动地表现出古巴人的性格、习惯和社会政治地位的了，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舞蹈对岛上的气候来说更为协调的了。

这天晚上，伊萨贝尔·伊林切塔令人惊异地显示出了她天赋的自然美。她个子高高的，长得匀称而苗条，衣着华丽，加上她非常机智、亲切，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有教养的人们的注意。甚至她略微有点苍白的脸庞，明亮的眼睛的困倦表情和薄薄的嘴唇，都使这个本来生得不美的姑娘产生了吸引力。她的魅力在于她的语言和举止风度。在她青春

发育的时期，母亲去世了，为了教育她，也为了使她免遭尘世的危险，父亲把她交给乌苏利纳斯女修士们去照管。她们来自美国的新奥尔良，从本世纪初就在铁拉门修道院修行。在四年多的修道院生活中，她主要接受宗教方面的教育，学识并不广博，也不完整。后来她回到农村，在靠近阿尔吉萨尔镇父亲的咖啡园里，和妹妹罗莎以及婶母住在一起。婶母是海船上外科医生波奥尔格斯的遗孀。这位医生曾经几次参加过甘博亚和布兰科合资组织的远征队，到过非洲海岸，结果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死在中途，被扔到海里去了，如同其他许多不幸的野蛮人一样，而他们正是这位医生帮了忙，把他们从自己的家乡绑架出海的。因为这个缘故，堂坎迪多·甘博亚不止一次对这位寡妇表示慷慨大方。莱昂纳多到阿尔吉萨尔的咖啡园访问过她，不能不爱上了她的侄女；谦逊和文雅使她显得更加聪明，更加细心谨慎了。

我们已经指出，伊萨贝尔的仪表没有一点儿女性的柔美，当然她也绝不是淫荡的。道理很明显：骑马是她在乡村喜爱的消遣；她经常在圣安德烈斯河和圣胡安·德康特雷拉斯河游泳，每年在那里度过游泳的季节；她几乎每天在父亲的咖啡园和邻近的咖啡园里游逛，经常喜欢在户外活动，过着活跃的生活，体格锻炼得很健壮，因此她不具备象她那样年龄和地位的姑娘应有的温和和柔美。为了说明她并不缺少男子气和勇敢的性格，还应该补充一点，她那富于表情的嘴唇上盖着一层丝一样的深色茸毛，如果经常修剪，

就会变成浓密的黑胡须。唇毛下面有时露出一些整齐的小白牙，这就是伊萨贝尔的微笑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不应当觉得奇怪，莱昂纳多那样一个不虔诚和粗鲁的人会对我们刚刚描写过的姑娘表现出热情。他生命的黄金时代刚开始。不管他的地位和财富如何，还没有与符合他的身份和教养的女子打过交道，也没有在她们中间寻找自己将来生活的伴侣。他外表粗犷，举止鲁莽，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人们会有机会看到，蕴藏着无穷的慷慨和柔情。幸而上帝没有拒绝给予他恋爱的本领，只是直到这时，和他交往的女人或者是向他炽烈的激情屈服，或者是由于他年轻大胆而让步，或者是受到他挥金如土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能在一个象伊萨贝尔·伊林切塔这样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谦恭而有道德的姑娘的心里占上风。莱昂纳多首先被她的仪表，后来被她杰出的道德品质所吸引。他当然懂得，为了获得她的爱情，必须打动她的心，说她能理解的语言。另外，当莱昂纳多第一次在新的环境中看见这位姑娘时，她好象是住在地上仿造出来的一个天堂里。

如果我们能够撇开奴隶和他们遭受的痛苦不说——这种痛苦在咖啡园中比较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下面的说法便是合适的了：伊萨贝尔，她的妹妹罗莎，她的婶母堂娜胡安娜，她的父亲和仆人们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哗，周围是芬芳的花朵，四季长青的咖啡树和桔子树，婀娜多姿的棕榈树，第一流的香蕉树。他们沉醉于家禽永不停歇的歌声和古巴乡村里微风忧郁的飒飒声中。在野花

和柑桔花盛开的季节里，莱昂纳多认识了伊萨贝尔，就着迷一样地看上了她，在心里唤起了二十一年的生活中从未感到过的一种东西：爱情。

第四章

公主：至少说说您的名字，

国王：决不，决不，决不。

——帕尔马：《爱情与欲望之梦》

邦巴胡同和紧接它的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一样，只有两个街区。虽然它的房子一般很宽敞，但胡同很窄，很深，很潮湿。内梅西亚·皮米恩塔和她的哥哥何塞·多洛雷斯就住在这里靠近阿瓜卡特街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占着两间毗连的房子，家具只有两把椅子，一把摇椅，一张松木桌子和一张行军床；为了腾出地方，晚上把床铺开，白天叠起来。

天渐渐黑了。内梅西亚从乌里维的裁缝店出来，小步向安赫尔区走去。她宁愿走阿瓜卡特街，虽然它没有公共建筑物，比较僻静和阴暗，但是直接通向她想顺便停留的两个地点。当她走到奥雷利街与另一条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时，她停了一会儿，思考着，打不定主意。她先向后看看，接着瞅瞅右边，后来又向前张望，注视着靠左边酒店旧房子的小窗户。虽然窗子和观察者成平行线，却只能看见从墙面

上稍微突出一点的窗栅栏的边缘。这样，就很难知道是否有人在那里或在门口探出身子。因此，黑白混血种姑娘就走到下一个街角，用力吹气从上牙床的牙缝中间通过，吹出了一声特殊的尖声口哨。

几秒钟以后，从窗子栅栏那儿露出了白窗帘的边。当她正在注意那逗引人的东西时，看到从修道院的路堤上大步走下来一位绅士，一直向她注视的目标走去。她开始观察发生的事情。这人是谁呢？谁在那间屋子里等他呢？他穿着深色的晚礼服，浅色的裤子，戴着窄边帽子，帽顶宽得不相称，后面露出笔挺的白衬衫领子。他不是青年，也不是老头，而是个中年人。尽管天黑，内梅西亚和他相距不过三十步，所以这一切她都能看得很清楚。他的仪表，他稳重有力的动作都与小伙子不同，和老头也不一样。

他十分谨慎地走向看得见白窗帘边的地点，和藏在窗帘后面的人简短对话后，沿着修道院高墙的阴影大步转回蓬塔去了。黑暗中，内梅西亚很快就看不见他了，但是她毫不怀疑，有一辆马车在街区的中段等他，因为她清楚地听见了石头街面上车轮的声音，朝着和她相反的方向，也就是那位不认识的人前进的方向驶去。

姑娘出于好奇，又象刚才那样吹了声口哨，有人从窗口摇动着白窗帘回答她。她到了那里，但碰到的不是好朋友塞西莉亚，而是外祖母。在两个女人当中，是谁接待了那个身穿深色晚礼服，头戴宽顶帽的绅士和他说了话呢？这使她更加怀疑，也更加好奇了。

“啊！是您，切皮利亚？”内梅西亚大声说。

“请进。”切皮利亚对她说，朝门那里走过去，用脚尖挪开撑着门的半截铁棍。

姑娘不用再请就进了门。外祖母表情严肃，闷闷不乐。她的外孙女坐在一个角落里，衣着随便邋遢，头耷拉在胸前，伸出两臂，手指交叉着放在裙子上，无精打采，显出很失望的样子。

“进来，我的孩子。你是受欢迎的，”切皮利亚又说，“进来，坐下，请坐。”看见姑娘仍然站着，似乎有点不安，就接连着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还有急事。”姑娘回答，机械地坐到皮椅子上，对面就是神龛，里面供着多洛罗萨圣母的像。

切皮利亚本来还要请她坐，但看见刚进来的姑娘很快便坐下了，就站在她和外孙女之间。

“我说过，”内梅西亚过了一会儿说，“时间不早了，我来有急事。我送一些缝好的衣服到乌里维大爷的店里去，结果拖到晚上。因为他的女人克拉拉很健谈，后来她又要我帮她缝一件女长裙，那是为十二月七日节①做的。何塞·多洛雷斯大概在等我。他比我更早一些离开了裁缝店，必须到天使保护神教堂为歌颂圣母玛丽亚的赞美诗奏乐。今天下午确实有很多人乘马车到裁缝店去了，都是要取衣服参加‘音乐爱好者协会’的舞会，然后在圣诞节穿的。要乌里

---

① 十二月七日是孔塞普西翁圣母的节日。

维大爷做衣服必须提早，他的活儿多得象雨点一样。大家都说他赚了很多钱，花钱如流水……现在我想起来了，这儿出了什么事？看来你们很苦恼。"内梅西亚说，发现两个女人谁也没有在注意听她的话。

塞西莉亚只是叹气，外祖母说：

"不是出了什么事，只是这姑娘（她努努嘴唇指着外孙女）好象着了魔……愿上帝保佑我们！（划十字）她正在胡言乱语。关于这件事，我想请你当法官和顾问，虽然你也可以做我的孙女。因此，我才请你进来的。好吧，我的孩子，你给我说说看，如果你的保护人，你多年的朋友，你在世界上唯一的靠山，就如同你自己的父亲——对于我们穷人，没有人帮助的女人，没有人保护的女人来说，他真是一位父亲——劝告你，禁止你做某件事情，你该怎么办呢？你说，你能做那件事吗？你能不服从他吗？"

"姥姥，"塞西莉亚再也忍不住了，插嘴说道，"您没有如实地说明情况。"

"你住嘴，"外祖母以命令的口气说，"让内梅西亚回答。"

"但是，您的出发点错了，她不可能准确地回答，虽然她是愿意的。您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保护人，我们的靠山等等，我也搞不清楚他曾经要求或者禁止别人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首先，我认为您说的那个人对我们，至少是对我，跟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毫无关系。其次，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的事情，

注意我是否出去，是否进来，看我是笑还是哭……我要说完，”看到外祖母正想打断她的话，塞西莉亚马上接着说，“特别是您没有必要故意撕坏我的那件针织长衣，折断弯曲的梳子，那全都是为了讨好一个恨我的老头子，他嫉妒我，因为我不爱他，也永远不会爱他，这样……”

“你完全不要相信这孩子的话。”老太婆打断了她的话。

“难道您没有撕坏我的长衣，折断我的梳子吗？那是谁的过错呢？难道不是那个大鼻子老头的过错吗？上帝……”

“住嘴，住嘴，”外祖母打断了她的话，“发了脾气也不要亵渎神明，因为我相信，你是在犯堕入地狱的罪孽。如果说我撕坏了衣服的饰边，那还不是因为你想违反我明确的意志，要穿那件衣服吗？梳子掉了，折断了，又是谁的过错呢？都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些狂妄的行为，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是的，是的，你必须认错，必须忏悔，必须忏悔你的罪孽，必须改过。你犯了堕入地狱的罪，如果继续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要及时挽救你。”

“那才更好哩！”塞西莉亚接过话来说，尽管外祖母两眼瞪着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不爱他不喜欢的人算是罪过。”

“谁跟你说要你爱他啦？瘦鬼！”切皮利亚激动地大叫着说，“难道他爱上你了吗？罪过就是不感激别人给我们的恩惠，而去咬抚爱我们的手。”

“我们来看看，您说的恩惠是什么呢？是他每月给我们的钱吗？是他从圣体节到圣胡安节给我的礼物吗？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是什么动机在促使着他。一个和您毫无关系，和我也不沾亲带故的有钱的白种人，竟然对我们这些有色人种穷女人这样慷慨，这不奇怪吗？不非常奇怪吗？”

“塞西莉亚，你还要说吗？你别说了，不要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只有很坏的敌人才能使你产生这样违反人情和基督教仁慈的念头。一个不知感恩报德的女人怎么能成为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和好朋友呢？即使那个绅士给我们的恩惠再少（实际并不少），我们的义务就是感谢他，因为我们不能做别的事情。以怨报德是严重的罪过。你的粗言恶语和忘恩负义会使我们吃大亏的。”

“我不知道您怎样理解我对他的行为。我几乎不认识他。我对他不取不舍，我不愿意他命令我，干涉我的事情。”

“看来你也不了解他，如果他希望你不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为他自己好，还是为你好呢？如果他同意或不同意你说的或做的某件事情，难道不是更好地证明了他对你的亲切关怀和他的好心肠吗？内梅西亚，你想想，我们说的那个人（你知道得很清楚）待人接物象个太太，他对我们的慷慨施舍那么多，那么无私，一定会使他很痛苦……”

“是无私的吗？”塞西莉亚重复说，“这我可不能……”

“孩子，你不要打断我的话，我是在和内梅西亚说话呢。他给了我们需要的一切和许多我们渴望的东西。只要我对他说出这孩子的愿望，他就很快地满足她。你说，不是这样

吗？如果你否认，正好是你没有良心。”

“我不否认。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万事之中最好的是，”切皮利亚继续说道，“他对我从不要求任何东西，对你，他希望的只是亲切、感恩和……尊敬。”

“这正是使我头疼的事情，”塞西莉亚又一次激动地站起来说，“亲爱的，你知道世界上有白送东西的人吗？我就不知道有这种人。他不向姥姥要求任何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象她说的，他对我只希望得到亲切、感恩和尊敬，这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你知道我们说的是谁。不是这样吗？其实对这种人，不能只看到他年老了。他有的是钱，而且如同姥姥说的，他的整个生活就是游荡和恋爱，这种人是不多的。照姥姥对我讲的，人们也这样说，虽然他已经结了婚，有了子女，但还搞女人，尤其是喜欢有色人种的女人。他抛弃的姑娘比他的头发还多。姥姥似乎竭力要我相信，他对我的慷慨是纯洁的，无私的。不识货的人才会上当呢。”

“你说得文不对题，孩子。”外祖母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和沉默以后说道，“你说得一点也不恰当，和我们谈论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对你这么好，只是想让你在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时能有好结果的人，你没有使他满意，也没有对他亲热。比如说，如果他不愿意你今晚出去，为什么你一定要出去呢？当他反对你出去时，一定有着某种理由，而且只能是为了你好。亲爱的，你想一想，”老太婆转向

内梅西亚以更柔和的语调说，“在你来之前不久，那位好心的先生到了这里……他没有进来。唉！他从不进来。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问起塞西莉亚。他总是问起她，对她关怀备至，这当然是无私的，也就是说，除了想知道她的健康如何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这你是知道的，内梅西亚，至少你听我说过许多次……他站在窗子外面……只是一会儿。象我对你说过的，他以很大的兴趣，以一种……的兴趣过问塞西莉亚的健康。因此我跟他说，她正准备去参加安赫尔区的‘摇篮’舞会。他很激动，是的，非常激动，这是看得出来的，因为连声音都在颤抖。他对我说：‘切帕大娘，你不要让她去，别让她去，劝住她，这女孩子在自找堕落……（这是他说话的方式），不要让她去，劝住她，下一次我会向你解释这种事情的。’接着，他紧靠着墙走了，好象害怕别人看见他。临走时他把一枚金盎司放在我的手里，给塞西莉亚买鞋。谁能比他更慷慨，灵魂更高尚呢？一个人总是这样做，难道是在恋爱吗？你说说。你从这些事情当中，能看出来他是怀着存心不良的兴趣，粗俗的嫉妒和爱情吗？今天，有象他这样年纪的男人以这种方式恋爱的吗？好吧，内梅西亚，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实在的，”内梅西亚回答，探询着她女友的面部表情，“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坦率地发表意见。但是，”她更兴奋地接着说道，“如果我是塞西莉亚，这一切只会使我发笑，不会让我生气。如果那个男人真是在恋爱，我会因为他那样做而笑话他的。如果不是那样，我也要嘲笑他，让

他偿还别人对我干的一切坏事。对我来说，一个人象他那样追求着我，时刻监视着我，我一点也不在乎。在他给我钱的时候，我以微笑报答他。别说我的行为不好，也不要说我犯了罪过，因为男人们都是虚伪的，当他没有得到爱情时，就装着在恋爱。他们诡计多端，很难捉摸什么时候他们是真的在恋爱，什么时候是想欺骗可怜的女人。俗话说得好：从坏处着想，你就会得到成功。塞西莉亚，今晚不去参加'摇篮'舞会，对你有什么害处呢？"

"今晚去不去当然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或好处，"塞西莉亚回答，"问题是姥姥所说的那个人，或者因为只是任性，或者是想折磨别人的耐性，企图干涉我的事情，控制住我，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好了，亲爱的，"内梅西亚温和地说，"但我看不出他的干涉对你有什么害处。"

"怎么没有？"塞西莉亚马上回答，"姥姥立刻跟他一起干起来；她骂我，打我，撕坏我的衣服，让我留在家里，不许出去，换得那个讨厌的老头子的欢心。你还嫌不够吗？"

"是的，我也不喜欢任何人干涉我的事情。但是，有时你必须装傻，以便从某些男人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人满脑子想着控制你，监视你。让他继续任性地去干吧，亲爱的。你要做让他喜欢的事情，不要一下子拒绝他，要对他微笑，至少在他表现得慷慨时这样做，你就会活到老，享受到老。"

这时候，只有内梅西亚和她的女朋友在说话，因为老太

婆已经回到扶手椅上苦思冥想去了。

"注意，"内梅西亚继续说，"性急的人命短。另一方面，你可以断定，任何老头不管他如何老奸巨滑，对于象你这样的姑娘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不，我不相信有什么危险，我一点也不怕他，"塞西莉亚说，"我是很有主见的，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人支配我，更不必说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了。"

"不相干！"外祖母自己重复说，声音嘶哑而深沉。

两个姑娘惶惑不安地互相看看，一是因为她的声调，再是因为两人都以为她已经陷入忧郁的沉思中去了。

"他的儿子，"内梅西亚接着低声说，"你了解我……那倒是可怕的……他年轻，长得标致，很有口才，花钱如流水，这在各方面都使他显得优越……没有一个有心的女人能够抗拒。对吗？姑娘。看见他，听他说话，就不能不喜欢他。我象防备魔鬼一样防备着象他那样的男人。他让不只一个姑娘伤透了脑筋。有其父必有其子。"

切皮利亚继续在沉思，表面上象是没有听见也不理解内梅西亚的话。塞西莉亚恰恰相反，自从听到朋友提到她的情人之后，就聚精会神地听着，明白她是想把某个重要的消息告诉她。

"我正要告诉你，"内梅西亚接着说，"我从乌里维大爷的裁缝店出来以后，走到阿瓜卡特街加梅斯家对面时——你知道那座房子在特雷萨女修道院的后面——听到了音乐声和男男女女的声音。我走近靠墙边高石凳上方的一扇窗

子。窗子是开着的，窗帘下垂着。大厅里正举行一个大型的聚会：奏乐、唱歌和跳舞。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啊！十月二十七日。你想想，原来是加梅斯家小女儿佛洛伦西亚的命名日！因此，她穿着白衣服，散披着头发；作为白种女人，她的头发太卷曲了。至少……是那样的，漂亮极了，因为又长又多，尽管我喜欢更深的颜色。”

塞西莉亚叹了一口气，内梅西亚不再兜圈子，接着说：

“一些小姐和先生们在钢琴前面围着佛洛伦西亚。你知道还有谁在那里吗？毫无疑问，就是她。你记得我对你说过，在圣拉法埃尔节的上午，坐在加梅斯家的马车上，经过天使岗的那个高个子脸色苍白的漂亮姑娘吗？就是她。她和梅内塞斯说话，梅内塞斯是……的朋友，这你是知道的。还有另外一个男的，经常和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索拉，索法，啊！记起来了，叫索尔法。但是他不在那里，他们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我确实听到他们提到了他……”

“谁提到了他呢？”塞西莉亚焦急地问。

“我说不准，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梅内塞斯和那个脸色苍白的姑娘两人之中有一个人说的。他们谈到了他。据我理解，他们今晚都将去参加‘音乐爱好者协会’的大型舞会。”

“我早就害怕这种事，”塞西莉亚说。

“唉！”内梅西亚大声说，“现在我才知道，我那么紧急赶完的那件丝背心是为谁做的了。唉，如果我事先打听清楚

了，我就不会那么着急把它按时缝好的。昨天晚上我缝到深夜，因为昨天很晚才交给我，要我今天下午三点钟做完。谁会猜到是他呢！至少不该他穿着我做的背心去参加白人的舞会。我说这些是为了你，姑娘，因为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不属于我，我对他有兴趣也只是为了你，因为你把爱情寄托在……你要当心，男子汉是忘恩负义的！但还是不多嘴为妙，别火上加油。"

事实上，就是对一个不如塞西莉亚性急的姑娘来说，上面这些话也足以使她激动不安了，甚至是话说得太多了。随着她的朋友一步步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在传达的这项消息中肯定了有他，甚至连传达消息的方式也使她越来越愤怒和忧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时间的话，为了阻止内梅西亚所说的那个人和她不认识的小姐在"音乐爱好者协会"相会，应该怎么办呢？她感到嫉妒、愤怒和绝望，在靠近窗子的椅子上坐不住了。她几次站起来，作出走进卧室的姿势，无疑是为了更衣上街，但每次又照样回到了座位上。沸腾的热血几乎要把她窒息。

与此同时，外祖母继续专心虔诚地在祈祷，闭着眼睛，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好象一个一个地在捻着膝盖上一串念珠的黑珠子。内梅西亚斜视着她的女朋友，好象通过最透明的水晶，看出她内心正在进行的激烈的斗争，而她不时轻松地微笑着，好象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切，或者对产生的不愉快的后果毫不害怕。最后，塞西莉亚倒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喃喃说道：

“不说为妙，我知道该怎么办。谁也不能嘲弄我……我几乎是很高兴的……我哪儿也不去了。”

这时，切皮利亚睁开眼睛，以某种快乐而夹杂着怜悯的心情望着外孙女。对内梅西亚来说，真是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可以说是自豪，因为她这次来的目的，一切都已如愿以偿。她亲切地向她的朋友们告辞就走了。

第五章

我仍然想着你，眼望着……
那愤怒可怕的面孔，
那凶狠的目光，
那可恶的响鞭。

——帕德里内斯

内梅西亚走到家门口，她亲爱的哥哥何塞·多洛雷斯正好要出门，腋下夹着装在套子里的黑管，手里拿着一卷乐谱。他走路习惯于低着头思考，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街上很暗，家里又没有灯光，虽然相距很近，兄妹俩相遇时差点儿没认出来。即使这样，还是她先认出哥哥，在路上拦住了他，重复着当时十分流行而又十分俏皮的一首歌的两句歌词问他：

"夜这么黑，你同那只猫到哪儿去？"

"什么！"何塞·多洛雷斯吃惊地说，"啊！原来是你！你让我等烦了。"

"这么早就去参加舞会？"

"那么，几点了？"

“我经过圣卡塔利纳修道院旁边时，正敲晚祷钟。”

“你搞错了，比你想象的时间要晚得多。”

“可能，因为我的脑袋现在象个葫芦瓢，搞不清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啦？妹妹，快说，我正忙着哩。”

“好，我不想多耽搁你，但是我想你还有时间吃一口东西……喝杯咖啡。”

“我已经吃过了。喝了牛奶咖啡，吃了面包和奶酪，这足够维持到半夜，到那时候我会去吃点炖肉或别的东西的。你说吧。”

“今晚在奥雷利街酒店对门的小房子里——你懂得我说的意思——吵起来了。”

“那是怎么回事？你好象很高兴。”

“事情都碰到一块儿了。我跟你说，我经过那里……克拉拉大娘在裁缝店里留住我，超过了平常的时间。虽然已经很晚了，我还是从那里走，因为我和塞西莉亚约好了，等晚祷过后，我们到天使岗去转一圈。她怀疑今天下午到裁缝店取新衣服的那个人准备参加法鲁科的舞会，以便会见在圣拉法埃尔节见到的那个乡下姑娘，她想去当场把他捉住。这是嫉妒的女人的打算。我刚走到街口，看见一个男人走近小房子的窗子，和在窗帘后面的人说话。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那个人离开以后，我就朝那里走去……你猜我碰到了谁？切皮利亚。她让我进去。那里刚吵过架。好象是塞西莉亚穿好了衣服，准备和我出去。外祖母在拼

命拦住她的时候撕坏了她的长衣，折断了梳子。这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可怜的姑娘！”音乐师同情地大声说。

“塞西莉亚是很固执的。如果她想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因此，我到了以后，外祖母看到有办法了。她已经对付不了外孙女。所以，她让我进去，看看我们两人是否能让塞西莉亚不要出门。”

“你们达到目的了吗？”何塞·多洛雷斯很有兴趣地问。

“当然，”内梅西亚别有用心地说，“我知道从哪里进攻她，我没有攻错。外祖母不愿意外孙女出去，我也不愿意她出去。问题是住在圣佛朗西斯科供养她们的那个人也禁止她出去，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到达以前在窗口和切皮利亚说话的那个人。”

“他是她的什么人？我想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有时我想，如果光是为了恋爱，他的关心未免太多了……”

“他是不是她的父亲！乌里维大爷认为肯定是的，并且认为她的母亲还活着。”

“但是，她的母亲在什么地方呢？谁认识她呢？谁见过她呢？”

“我也这样想。”

“问题就在这里。我捉摸着，父亲和儿子都发狂地爱上了塞西莉亚。”

“那是可能的，妹妹，因为在世界上人们见过许多这样

的事情。她喜欢儿子……”

“这是可以理解的，谁会不喜欢青年，而喜欢老头子呢？”

“塞西莉亚的漂亮最终将导致她的堕落。她对那两个白人能够指望什么呢？老头子也许会给她金钱，让她挥霍，照顾她的生活，但是那个青年呢……？他不可能和她结婚，至多也只是在某段时间里把她当做情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天，对她厌倦了，就把她连同两、三个孩子一起抛弃。假使这种事情发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愿想那种结局。”

“她对你有好感，但没有爱情。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能够让她忘掉莱昂纳多，那就克服了主要的障碍。”

“爱得深的人忘得慢，或者永远不忘记。”

“也有例外。塞西莉亚十分骄傲，爱得越多，忘得越快，这不是不可能。从爱到恨，只要跳过一寸。”

“到了最后，那是一个希望。”

“我向你发誓，要欺骗她和我，他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行。塞西莉亚的弱点我比他了解，我有这个方便。现在我对她只说了一件事，就使她大动肝火了。她在对那个人生气。她的暴怒就会过去，但我再加一把劲，肯定又会让她暴跳起来……要使她离开他，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使她接近……”

何塞·多洛雷斯没有让她讲完这句话。他凄惨地笑了笑，对妹妹说不要等他，就向阿瓜卡特街走去。内梅西亚走

进她的房间，仿佛和别人讲话一样，反复地说道：

"我不是吮指头的傻瓜。不是总为别人干活的。如果他不是我的，那也不能是她的。他很多情，很喜欢黑白混血种女人。事情并不象看起来那样的困难。我们看吧，看我是否能一箭双雕。她归何塞·多洛雷斯，他归我。可能的，这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应该回头叙述"音乐爱好者协会"的跳舞晚会了。在这里的舞蹈的人群中，我们要说的是莱昂纳多·甘博亚和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她很了解她的舞伴的性格，对他没有按时写信和明显的冷淡没有任何埋怨，相反，她只是和他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在乡村时共同认识的朋友；阿尔吉萨尔区里发生的事情；他在咖啡园边上的花园里用白玫瑰树嫁接的红玫瑰树；上次圣诞节时他们在柑桔树荫下多次吃过的花园出产的最甜的柑桔；她父亲的管家的大女儿和镇上的一个青年农民逃走了，按照塞瓦·德尔阿瓜地方的习惯结了婚。

"胡安娜婶母，"伊萨贝尔继续说，"极力劝父亲和女儿和解。现在那对夫妻在照管爸爸的畜牧场，您知道那里曾经养过母鸡，现在饲养着一些牲口。姑娘跟她的丈夫留下来了，而她的父亲因为是我们的管家，不得不离开了那里，我为他的妻子感到遗憾，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跟随我们多年了。但是，自从他的女儿结婚以后，他的脾气变得很暴躁，简直不让黑人喘气，一发现任何确实的过失，就残忍地惩罚他们，直到爸爸把他开除时为止。现在，我们感到有些

孤独，咖啡园里，我们减少到只是每天下午才到那里去，日落时回家。有月亮的时候……”

“你就想起了我，是不是?”莱昂纳多看到她象冰一样冷淡，有些抱怨，就不谨慎地打断了她的话。

“当然，”她回答，好象没有注意到同伴的心情，“我不能忘记，在乡下冬天美好的下午，我们不只一次在罗莎和胡安娜婶母的陪伴下，一块儿在那里散步。”

“我发现你变了一点。”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

“我变了？那是好事。啊，您在开玩笑。”

“你甚至称我为‘您’。”

“我相信我总是以同一方式称呼您的。”

“在甜蜜的柑桔树下可并不是这样。”

伊萨贝尔脸红了，接着说：

“我已经养成了习惯，以‘您’称呼所有的人，甚至称呼我自己的仆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仆人，这个‘您’字就脱口而出。对爸爸也经常如此。”

“称‘你’更亲切些。”

“您以为是这样吗？称‘您’更谦虚。”

这场机智的对话时常被打断，也就是说，每逢一来一往的两对舞伴相遇变换位置的时候，他们的谈话就被打断了。最后，当一直在向女朋友们问候的梅内塞斯和索尔法来到伊萨贝尔和莱昂纳多这里时，他们就改变了整个话题。那天下午，两个人在加梅斯家里曾见过这个姑娘。他们再没有很多的话可说，但是，伊萨贝尔尊重梅内塞斯，很高兴又

见到了他。

“这怎么啦？您不跳舞吗？”她很有兴趣地问他。

“我几乎从不单纯为了礼貌而跳舞。”

“哎！如果佛洛伦西亚听到了，她会不高兴的。”

“佛洛伦西亚很关心我，我觉得她漂亮，喜欢她，但是，如果我现在和她跳舞，也只是为了礼貌。您知道，我心上的女朋友不在这里，如果您认为我有意追求另一个姑娘，那就未免太残忍了。”

“对朋友索尔法，我感到害怕。”她说话时，突然回头望着索尔法，目的是既注意到了所有的人，也不再和梅内塞斯开玩笑了，一举两得。

“我做了什么事，以至引起了勇敢的小伊萨贝尔的恐惧呢？”

“您没有看出来吗？这是讽刺。”

“小姐，”索尔法迅速地回答，“如果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会是一种讽刺；但事实不是那样。我肯定莱昂纳多和迭戈，以及其他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有同样的看法。我怎么能使您害怕呢？”

“因为我发现您是毫不容情的，您不饶恕敌人，也不原谅朋友。”

“还有吗？您让我迷惑不解，小姐。”

“是啊，您现在装做天真的老实人，不打破盘子的人①。

---

① 意即不做坏事的人。

自从您在大厅门口出现之后，我就看到您将为我裁剪每件衣服①，这是您的拿手好戏！我向朋友梅内塞斯呼吁，他会说我是不是错了。”

索尔法和梅内塞斯互相看看，笑咪咪地，含蓄地证明伊萨贝尔敏锐的观察。前者说：

“那是不同的，我宣布我喜欢剪刀，但是到您这里时，他已经双手把我的衣服剪成了碎片。”

说到这里舞蹈停了，一对对的舞蹈家解散了队形，一些人跑到客厅和休息室里占座位，另外一些人到走廊上去呼吸室外的空气。男人们大都分成一小群一小群的，谈论着当天晚上恋爱的收获，几乎都在抽雪茄或纸烟。莱昂纳多和他亲密的舞伴在走廊里散步，从她经常出现的微笑来判断，拖长了谈话的时间对她并不坏，虽然迷人的音乐已经结束。

同时，梅内塞斯和索尔法按照他们原来的想法，在晚会上转一转，在他们的朋友和同学莱昂纳多·甘博亚的母亲和姐妹们面前停了一会儿。她们在大厅的北边坐着，坐在挂着波旁王朝的费尔南多七世大幅油画像的华盖之下。甘博亚姐妹中最大的安东尼亚的右边坐着一个穿着全套制服的陆军上尉，她低声地和他进行着会意的简短对话。旁边坐着她的母亲，母亲的左边坐着卡门和阿德拉两姐妹。正和母亲说话的是堂何塞·卡达瓦尔元帅；和卡门和阿德拉交谈

---

① 意即温和地指责别人，或批评别人。

的是哈瓦那当时以好打扮而非常出名的胡安尼托·洪科和佩佩·蒙塔尔沃，后者是常驻军团的士官生。不一会儿，莱昂纳多·甘博亚来了，安东尼亚用肘推了一下，西班牙上尉就魔术般地消失了。卡达瓦尔继续向前走了，时髦的青年和士官生行过礼后也走了。

莱昂纳多远远地看见西班牙军官和他的姐姐手挽着手时，脑子里又想起那天上午首先在窗口的栅栏那里，后来在午餐桌上的情景，感到十分嫉妒和憎恶，如同当时感觉到的一样。他本来想看看母亲和姐姐妹妹，在舞会上和她们谈一会儿，一瞬间，这种愿望便冷淡了，熄灭了，只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戴，他没有背着她们走开。按照他的手势，安东尼亚坐到了上尉腾出的空位上，这样莱昂纳多就可以坐下了，他贴近堂娜罗莎的耳朵说：

“妈妈，你怎么可以同意那个当兵的在你面前对安东尼亚拔火鸡毛① 呢？”

“你住嘴！”堂娜罗莎严肃地回答，“那位先生给我们送来了你父亲的一个口信，一点钟以前他不能来接我们，我想只好你陪着我们了。这使我感到格外高兴：第一，在我想走或有睡意时就可以走；第二，你不会留在后面，让我又一夜睡不好。”

“我应该陪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和加梅斯姐妹回家，因为她们的马车坏了，今晚不能用了。”

---

① 意即谈情说爱。

“怎么，伊萨贝尔在这里，怎么没有来问候我们？”

“你不要惊奇，因为毫无疑问，她是不知道你们也来参加舞会了，而参加舞会的人又特别多。”

“好吧，用马车送你的女朋友们回家去吧。”

“但是，在这以前你们必须看看伊萨贝尔，或是让伊萨贝尔来问候你们。”

“你已经爱上她了吗？你这个三心二意的家伙。你别想又要弄这个姑娘。带她到这里来，我们看看她。”

“不。我想，我们应该吃点东西了，在餐桌上我们都会见面的。据说今晚的小吃很多，味道又很鲜美。阿德拉，你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她高兴地回答。

“但问题是，”莱昂纳多说，“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不把我从困境中搭救出来，我可没钱可付了。”

“下午午睡时我放在你背心口袋里的那两个金盎司呢？”堂娜罗莎严肃地问。

“妈妈，我没有见到。如果是你今天上午放在我的背心口袋里的话，那就留在我的房间里了。当我从普拉多大道回来参加舞会时，在这件背心口袋里只有三、四个比索。”

这次莱昂纳多没有象平时那样坦白地说清楚，不禁脸红了，几次犹豫不决。他的母亲看出来了，问他：

“你为什么来得那么晚呢？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你离开家比我们早，谁知道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加梅斯家里有个聚会，弹钢琴，因为今天是佛洛伦

西亚的命名日……”

“我知道她们没有和你一起来。你没有说老实话，莱昂纳多，我了解你，实话对你说吧，你表现不好，很坏。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孩子，当我看到你一天天地越来越对我不老实时，我感到很难过。我们去吃小吃吧。”她很不高兴地说，“我付钱，这是我的钱袋，里面大概有六个金盎司。”

这是一只红色的针织小袋子，分成两个部分，由一个钮扣或活结分开，一边放整块金币，另一边放零钱和银币。她从胸前取出钱袋，因为当时的妇女们和现在不一样，不用裙子上面的口袋，而是把钱袋挂在家里做的衣服的腰带或带子上。莱昂纳多接过钱，羞得两颊通红，因为除了两次把得到的钱赌输感到丢脸之外，又加上企图掩盖过错撒了谎。母亲也许不希望如此，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她看到了他的心灵深处，如同透过水晶一样清楚。这对纠正过失有作用吗？现在还不到检验的时候。那件事情对儿子来说已经过去，但对母亲来说就不是这样，她确实还不了解他的全部下流作风；那种行为虽然不是有意的，却触到了她的痛处。莱昂纳多受到打击，勉强地恢复过来以后站了起来，用手臂挽着母亲，带她到小吃餐厅去，并且问她：

“爸爸在哪儿？”

“他在堂华金·戈麦斯家里，其他一些糖厂主也到了那里，其中有萨马、马蒂阿图、马涅罗、苏亚雷斯·阿古丁、隆比略·拉萨……”

“不知道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吗？”

“米兰达船长不能解释，无疑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从你父亲出门时对我说的几句话看来，我断定将讨论到非洲海岸远征的事。比维斯已经对托尔梅的埋怨和该死的联合委员会的法官们无理的言论感到厌倦，通过助手告诉戈麦斯说，远征队贩来的黑人要设法不在哈瓦那附近上岸。从马里埃尔来的专邮报告说，一艘类似‘贝洛斯’号的横帆船载着许多黑人被一艘英国兵舰追捕，逃到了那里。”

“也许已经抓住了。”

“在马里埃尔高塔都看得见的地方吗？那真是胆大妄为。总之，那些英国新教徒自以为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这毫不奇怪。如果这次远征失败，你父亲就要损失相当一笔钱。这是他第一次和这里的朋友们合伙，因为花费很大。至少运来了五百个黑人。”

“爸爸上年纪了，谁让他去干那种苦差事呢？”

“唉！孩子，如果你父亲不工作，你能那么讲究奢华，那么舒适地享受吗？木板和砖瓦不能使任何人发财。有什么生意比贩卖黑奴更赚钱的呢？你说，如果那些自私的英国人迫害这种贩卖的生意，如同他们现在完全出于敌意干的那样，那就没有更好更漂亮的生意可做了。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只有很少的奴隶，而且将越来越少。”

“我同意，但是太危险了，使人不愿去干。”

“危险？和获得的利润相比，不算很危险。例如，‘贝洛斯’号帆船远征的全部费用，根据你父亲告诉我的，不超过三万比索，由于买卖是几个人合伙，每一份不过几千比索而

已。现在，如果远征回来的船得救，他能赚多少钱呢？……你算算看。哦，伊萨贝尔来了。”

堂娜罗莎伸出双臂迎接她。莱昂纳多的姐妹们，除了安东尼亚以外，都诚挚而亲切地迎上前来，特别是阿德拉，拥抱住伊萨贝尔，多次吻她。她最年轻，热情坦率，而伊萨贝尔又是她亲爱的哥哥喜欢的人儿。她们按照习惯问候和抱怨几句以后，大家与加梅斯姐妹一起，由莱昂纳多、梅内塞斯和索尔法每人手挽着两个女士，走进了大厅尽头灯光辉煌的小餐厅。人很多，一张桌子坐不下，因此他们占了两张桌子，而且还互相紧挨着。

女士们和先生们吃炖火鸡胸肉片，火鸡生菜，威斯特法里亚的美味火腿，米饭和黑豆，没喝任何甜酒和烈酒，晚餐结束时大家都喝了咖啡加牛奶。莱昂纳多估计，这顿晚餐按照类似的活动中通常点菜的价格，不下于一个半金盎司，或至少二十五个半比索。为了炫耀他有钱，他取出了红色的丝钱袋，向非常熟练灵巧地伺候两张餐桌的白人侍者问道：

“多少钱？”

“不要钱。”那人同样简短地回答，同时在左臂上用盘子和杯子堆起了一个“瓷塔”。

“这是什么意思？”青年惊讶地问，“谁替我付了钱啦？”

“您不属于理事会，”侍者有点卤莽地说，“但是协会支付了今天晚上小吃的费用，假如我是那许多人当中的一个，我也会把你当表兄弟看待的。”

“哎哟！”莱昂纳多大叫一声，羞得象只母猴，感到受辱

不轻。

他站了起来，嘴里嘟囔着：

“这些西班牙侍者有时太没有礼貌了。”

侍者听到了没有，这就不得而知了，尽管他回头向后看看青年，好象“西班牙”和“没有礼貌”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阿德拉和佛洛伦西亚·加梅斯很想参加跳下一场舞，前者甚至向她的哥哥示意，但他心不在焉地笑笑，没有回答一个字。

在这同时，堂娜罗莎吩咐女孩子们到衣帽间去取她们的丝披巾。三个男青年则下到中层楼去取他们的帽子和手杖，但这里和衣帽间一样，已有许多人先到了，正在领取他们的衣物。因此，他们必须等一些时间。后来，莱昂纳多下楼到门廊去，要他的马车夫准备好车子。

在这个间隙当中，最年轻的小姐们利用机会走近跳最后一场舞的地方，据说这是音乐师伴奏得最好的一场。她们不缺邀舞的人，随着乐曲以从未有过的兴趣跳了起来。堂娜罗莎，伊萨贝尔，安东尼亚，加梅斯太太和她的女儿都坐在一起，等待着动身的时刻。

清晨一点钟过去了。当莱昂纳多走下“音乐爱好者协会”大厦的石级时，首先感到刺耳的是马车夫们的银马刺在门廊的石头上发出的撞击声。他们是随着古巴小六弦琴的乐曲，在那里跳跺脚舞。一个人弹琴，两个人跳，其中一个扮作女人，其余的人有些拍着手掌，有些用鞭子的银柄敲着坚硬的地面，敲得很有节拍，十分协调。他们中有些人唱农民

的十行诗，根据这些歌曲、舞蹈和小六弦琴，说明他们都是本地出生的人。

虽然许多人家已经尽早提前离开了舞会，但是，哈瓦那最尊贵的姓氏仍然在所有的马车夫口中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着，如同互相连接的回声一样：一个声音叫着“蒙塔尔沃”，二十个声音相继重复着“蒙塔尔沃”，直到声音在远处消失，或者被叫的人答应，走近马车时为止。在这些行动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仆人中不少人互相口角，在街上维持秩序的龙骑兵不止一次地用长棍子打人，这一切，还伴随着鞭子的响声，象是远处雷鸣一样的车轮声以及马蹄在街面的小石子上的得得声。在所有的喧嚷声中，马车夫们不停地叫着他们所属的家庭的名字：佩尼亚维尔！卡德纳斯！奥法里尔！费尔南迪纳！阿尔科斯！卡尔沃！埃雷拉！卡达瓦尔！必须多次重复，以便马车夫听到了就回答。不管怎么样，马车夫如果不是在围绕街区的行列前面，就必须等候轮到他时才能驱动车子，否则站岗的龙骑兵就会用枪托打他们。

甘博亚的姓一叫，踩脚舞立即停止，因为弹着尖声的六弦琴的，正是我们熟悉的阿庞特。看来可怜的仆人正在尽情消遣，或者说他弹琴主要是为自己和同伴们消愁解闷，他的心灵确实一点也不迟钝，两种可怕的威胁在等着他：他的小姐下午的威胁和年轻的主人晚上十点半钟的威胁。他很惋惜，知道他们不会忘记，也不会饶恕自己的奴隶的过失的。但是，如果那就是他的命运，也没有办法挽救，为什么老早就要忧伤和苦恼呢？他这样思考着，他所有的同伴们也差不

多这样思考着，神圣仁慈的上帝并没有拒绝给予他们思考的心灵。

糖厂主的会议开完了，堂华金·戈麦斯把他的马车给堂坎迪多·甘博亚用，送他回家，这是午夜之后不久的事。这样，甘博亚便可以派这辆马车给在“音乐爱好者协会”的家里人用了，因为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由于意外的帮助，加梅斯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伊萨贝尔可以从舞场一起回到圣特雷萨修道院后面的家里了；接着，甘博亚一家也回去了。

马车夫们各自把马车停到门廊里，把马拉到后院的马厩里去，将马鞍放到支架上，把马具、制服和帽子挂在破屋子墙上的钉子上。至于阿庞特，活干完了，好象基督背着十字一样背着块木板，回到门廊里，想消除白天的疲劳，在天亮以前睡上几个钟头。这时，圣灵教区教堂的钟刚敲过两点。渐亏的月亮从街道的一侧照着住宅的瓦屋顶，房屋的影子有两个院子的分界墙那么高，因此前院十分阴暗，虽然不是暗到看不见人影和认不清面貌的地步。忽然，一个人拦住了阿庞特。他抬头一看，见来人右手挥舞着一根鞭子。他马上站住了，因为认出来那是他的主人，年轻的甘博亚。

“丢开木板，”他命令他，因为愤怒而声音都嘶哑了，“跪下，脱掉衬衫。”

“少爷，您要惩罚我吗？”奴隶痛苦地问，慢慢地执行着命令。

“快点。”主人接着说，同时敲打着逼迫他。

“少爷，请您等一等，我对您犯了什么过失呢？”

“啊，狗崽子！你还问我？我没对你说过，因为你不照我的吩咐，在修道院的角落上等我，我要惩罚你吗？”

“是的，主人，但我没有过错。”

“那么，是谁的过错呢？我要让你明白，当我吩咐你做一件事情时，要么你必须做，要么你就该打。”

鞭子马上开始象雨点一样落在不幸的奴隶的赤裸裸的背上。他转过身子，让这条有劲的膀子抽打着他，央求说：“够了吧，我的主人。为了阿德拉小姐，我的小主人。为了夫人，我的小主人。如果我说出实情，您会看到我是没有过错的。莱昂纳多少爷，打够了吧！”

但是，那张嘴因为愤怒而不吭声了，那颗心也变成了石头，那个灵魂已经失去了感觉，那膀子就象铁臂一样有力，不停地抽打着。什么疲倦！他接连不断地打，如果说不是越来越有力，就是越来越狂暴。这时堂坎迪多已经睡觉，他被鞭子的噼啪声和马车夫的呻吟声惊醒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他的夫人。

“没有什么。莱昂纳多在惩罚阿庞特。”

“但是，多么丑的事！这是惩罚奴仆的时候吗？你叫这个着了魔的孩子住手，或者为了神圣的上帝……”

“你躺下睡觉吧，”女人重复说，“阿庞特非常下贱，需要狠狠惩罚他。”

“是这样。可是，我肯定这次他没有犯什么过错。你看，

人们对你的儿子开玩笑，现在可怜的黑白混血种人却成了替罪羊。”

“你不知道，今天下午在穆拉雅街上他对女孩子们干的事。”

“也许是那样，但是你让孩子住手，或者我起来，准得打断他的肋骨，就象我的名字叫坎迪多一样。还有比这更丢人的事情吗？”

堂娜罗莎知道，只要再打几下，呆头呆脑的马车夫的诉苦抱怨声继续再传来，堂坎迪多准会起来干他要干的事，因为他除了由于没有受过教育必然粗鲁以外，还有暴烈的性格。她把头伸出卧室窗子上的气窗喊：“莱昂纳多，够了。”

这就足够了。因为年轻人这时已经发泄了他的满腔怒火，或者已经没有力气了。

事过之后，两人之中谁在床上先得到休息呢？是牺牲者，还是刽子手？说得更具体一点，当主人躺到他的床上的时候，他心里有什么感觉呢？当奴隶躺在硬帮帮的木板上的时候，他的心里又有什么感觉呢？一个不曾做过奴隶或奴隶主的人很难解释这一点，而那些从来没有在一个奴隶制的国家里生活过的人，也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

第六章

"喂！帆船上的人。"
"您说什么？""船叫什么名字？"
"孔德拉多。""从哪儿来？"
"萨拉帕坦。""运来什么货物？"
"空袋子。""船长叫什么名字？"
"堂华金·塞雷索。"

——哈瓦那莫罗炮台看到的景象

可以猜想，"音乐爱好者协会"的舞会之后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甘博亚家里除了两个人以外，都在睡觉。我们这里指的是主人们而言，他们家里那八、九个仆人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人天一亮就得起床，履行他们的义务，不管他们是如何过的夜。

堂坎迪多尽管睡得很少，而且严肃地专心思考着堂华金·戈麦斯家里会上发生的事情，很早就起床了，纯粹是因为他没有耐性，上街去了。

他的夫人起得晚一点，喝了牛奶咖啡，轻松舒坦地坐在餐厅里的一把大靠背椅子上。

堂娜罗莎每天早晨坐在那里不是没有目的的。她从那里监视着住宅的内部，看那些洗衣服的女人是否很早就准备碱水洗衣服，或者准备木炭火盆烫衣服；看缝衣服的女人是在为奴隶们缝衣服或者其他必需的用品，还是在和其他仆人聊天，浪费时间；看马车夫是否在洗涮马车，涂上油脂，擦干净缰绳鞍带；看阿庞特拉马去洗澡以后回来是早是迟，验证他是否把马拉到鲁斯码头或更远的蓬塔去过；看甘博亚家的老马车夫皮奥在不必为主人赶车的时候，是否在门廊里替女仆们做鞋，有时甚至为女主人做鞋，同时还担任看门人的职务；最后，看那个据奴隶们说带有贵族气派，能说会道又很有理智的黑人厨子，是否清晨到附近的老广场去买头天晚上吩咐过的蔬菜及其他食物。

这人在家里是起得最早的。他应当生起火，煮咖啡和牛奶，以便主人们醒来时，蒂尔索和多洛雷斯就能伺候他们。厨子并不是总在同一个时间里去市场，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去一趟，虽然老广场离甘博亚家很近。例如，我们现在说的这天清晨，他去得太早了。他朝那个方向走去，一手提着小灯笼，这是根据从索梅鲁埃洛斯时代起市政章程的规定，另外一只手提着一只篮子。清晨四点钟的炮声响了，管钥匙的上尉打开了穆拉雅城门，死一般寂静的城市开始喧闹起来，传出了各种嘈杂的声音，既不和谐，又使人讨厌。

从市场回来后，厨子总得和女主人算账，为了肉的价钱、质量甚至重量，她责备他，威胁要惩罚他。因为要他买嫩

鸡，他却买了老母鸡，蔬菜要他买扁豆，他却买了豌豆，要他买生菜，他却买了芹菜，或者相反。他因为处在奴隶的地位，从来没法使主人满意。总之，堂娜罗莎总有理由抱怨，她的厨子时常因为笨，怀有恶意或粗心而犯下了过错。

"迪奥尼西奥，我不是叫你买嫩鸡吗？"她从篮子里提起一对紧紧捆住腿的家禽问道，"为什么你买回母鸡来呢？你的主人只吃嫩鸡。"

"这鸡不老也不嫩，夫人，"厨子回答，"只是长得很壮，所以象老母鸡。同时市场上也没有嫩鸡。"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迪奥尼西奥，我不是傻瓜，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如果说你知道很多事情，我知道的比你更多。好吧，花了多少钱？"

"两个比索，夫人。家禽现在很贵。"

"仁慈的圣母玛丽亚！你为什么要向跟你同船来的在市场卖高价的卢古密①黑女人买鸡呢？"

"不是的，夫人，我是向一个在市场卖鸡的乡下人买的。请您看清楚，鸡毛上还带着红色的污泥哩。"

"这不是证据，迪奥尼西奥，因为也许是你的老乡把泥土弄到鸡毛上，好叫人相信是刚从乡下来的活鸡，而不是转卖的。"

"夫人，那个卖鸡的黑人妇女不是我的老乡，也不是和我同船来的。她是本国人。"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迪奥尼西奥，你不要来纠正我

① 古巴人称某种黑人的名称。

的错误。如果说你有你的法律，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把象你这样的‘博士’引上正路；那里有炮兵军需工厂①，有维达多②，在那些地方不花一分钱便可以学到一学期的法律课。唉！你应当机智行事，塔伊塔③迪奥尼西奥。我不喜欢的是您拿我的钱款待自己和您的老乡们。”

人们称善于沉默的人为“桑乔”，由于做了三十年奴隶的漫长而痛苦的经历，迪奥尼西奥知道，从他的主人们开始以“您”称呼他时，他就应当保持沉默。那是要发怒的可靠信号。风暴就要来临，马上就要电光闪闪。因此厨子尽快捡起做饭用的东西，躲进厨房里，好象一个好的领航员在上天提供第一个港口时，就到那里暂时寻求庇护一样。

这个奴隶是在哈鲁科的哈鲁科伯爵府里出生和长大的。几乎由于直觉的本能，他会读书写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才能在一般比他愚昧得多的奴隶同伴们的眼光中，使他具有了非凡的价值。他酷爱跳舞，是小步舞的杰出舞蹈家，那是他以听差的身份在主人们豪华的舞会上学会的。

---

① 哈瓦那的炮兵军需工厂在军需部大厦的后面，那里有一个服苦役的犯人的教养所，管理人员是军队中服役期满的军曹，其任务是惩罚被主人送到那里去的犯了过失的奴隶。管理人员按照书面的命令，或轻或重地鞭打奴隶。命令有时是由奴隶自己带去。作为交换条件，奴隶们必须在军需工厂劳动两、三个星期。管理人员的工资由政府发给，虽然并不说明它是支付鞭笞的费用。——原注。

② 在维达多也是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土地属于佛里亚斯家，因为荒芜，只用来开采石头和烧石灰，也代奴隶主惩罚奴隶，罚他们劳动。——原注。

③ 古巴人对老年黑人的称呼。

当听差是他最初的工作，经常和主人们接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梅林伯爵夫人，几位总督，第一任巴雷托伯爵，以及古巴、西班牙和外国的其他人物，例如后来成为法国国王的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普。

由于长期生活在有知名人士访问的富豪家里，也由于他能勤劳和节俭，迪奥尼西奥积攒了足够赎身的钱，也就是说，过去曾经商定，在要卖掉他的时候，他向主人付出十八盎司黄金或三百零六个比索的价钱就能够赎身。但是伯爵死去时，为了支付执行他的遗嘱和分配财产造成的巨额开支，通过公证人堂何塞·萨里纳斯，他还是和其他一些奴隶一起被高价拍卖了。迪奥尼西奥刚到成年，学会了做饭和做糖果点心的本领，使他在市场上的价钱高于其他没有专长的奴隶，因此他的卖身的价钱定的是五百比索，而不是三百比索，主人们在接受上述数额时认为是值得的。在拍卖中，堂坎迪多以不到五百比索的身价买下了他，虽然堂坎迪多不是最后出最高价格的人，但由于他善于及时贿赂主持拍卖的官员，因而就没有别的买主另出价钱。由于迪奥尼西奥不幸的处境，他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个是喜欢女人；另一个是喜欢白人跳的舞蹈。

上午九点，堂坎迪多·甘博亚从门廊进了家。他好象愁容满面，显得疲倦，流着汗，并不是因为天气热，显然十月底仍然感到热。他出汗是因为当天上午头几个钟头的活动和费神思考。这时他的夫人正坐在餐厅桌边不安地等他。敏捷的蒂尔索摆好了桌子，准备进午餐。他没有注意他的

夫人，从街上径直走进了账房。他的管家堂梅利顿·雷本托斯坐在凳子上，耳朵后面夹着羽毛笔，两肘撑在桌子上，看着放在他前面的一张西班牙纸沉思默想，纸上写着一行行参差不齐的字，好象大艺术家的诗句。

"您在干什么？"堂坎迪多进门时问他，没有向他道早安，也许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

"我在记拉蒂纳哈糖厂管家下季榨糖所要的物品，看看是否漏掉了什么。谢拉老板来过这里，说他出去……"

"您把手头不急的事情都放下，我们办重要的事。雷本托斯，您马上穿好短上衣，跑到罗萨里奥门廊苏亚雷斯·阿古丁旧货店去，把所有现成的条纹布衬衫和厚布长裤都拿来，您对他说，要他记在账上。可能他没有所需要的四百套衣服，但他能从其他旧货店同行那里补足这个数目的。假如这样还凑不到整数，就三百套，二百五十套，二百套也行，尽可能要多，……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们救不出那么多，就救出一部分吧。"

"什么一部分？"雷本托斯问道，他过于好奇，不等过后再问。

"包裹，喂，包裹①，"堂坎迪多简单地回答，"您不知道'贝洛斯'号已经到了吗？"

"是吗？我确实不知道。"

"到了，或者说他们把它拖到了港口。船上的确切人数

① 当时贩卖黑奴的商人为了在追捕者面前掩盖其违法的货物，把他们运送的黑人称做"包裹"。

还不知道。舱口是钉住的，据卡里卡特船长说，虽然大约装了五百个，但由于长途航行和英国人凶猛的追捕，死了一些，不得不扔到海里……幸亏很多是不成材的废物。您明白了吗？现在您去取衣服，看情况分成三包或四包，把它装在一辆大马车上，送到卡萨布兰卡对面的卡瓦耶里亚码头，交给小船'雷格拉之花'号的老板。您认识他的。您把全部衣服交给他，他已经接到通知，知道必须送到哪里。您陪他去，因为您认识会计。唉！快去干吧。如果您不能按时回来，会给您留下午饭的。不管怎么样，衣服必须十一点钟以前送到船上。您听清了吗？"

管家走了，堂娜罗莎接着走进账房。她的丈夫正激动地走来走去，但看见她时，站了一会儿，等她提问。果然她马上问他："出了什么事，甘博亚？雷本托斯匆匆忙忙到哪里去了，你在这里这么局促不安。请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

"和往常一样，亲爱的，如果我们照现在这样继续下去，那些英国无赖们必将毁掉国王陛下这一美好的事业，愿上帝保佑他。"

"你别这样说。"

"正如你听到的，如果英国人不让我们输入非常需要的劳动力，我不知道我们靠什么或怎么样去生产糖。是的，我不厌其烦地说，这行业要被匪徒们毁了。"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坎迪多，但是说主要的吧。"

"说主要的。今天上午七点钟，莫罗炮台的信号指出，

英国军舰已经到了背风的那边。当时我们一些人正在码头上：戈麦斯，阿索帕多，萨玛，总之，昨晚开会的人几乎都在那里。不久，莫罗炮台发出了捕住了船的信号，半小时以后，英国军舰'珍珠'号和它的指挥官佩奇或佩吉特勋爵就到了港口，这是从蓬塔听到领港人答复信号台的人后来告诉我们的。你想，被拘捕的是什么船？"

"是横帆船'贝洛斯'？"

"就是它，罗莎，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上面。"

"后来，货物得救了。多好啊！"

"得救了？"堂坎迪多以苦楚的语调重复着，"感谢上帝，从我们漂亮的帆船进港时起，它就被捕了……"

"船和货物都丢了，是吗？那真是天大的不幸！"

"如果我们尽力抢救，不随它去的话，是不会都丢光的。现在已经采取的步骤和以后将采取的步骤使我们抱有希望，如果不能救出全部包裹的话，至少能从英国人的魔爪中救出三分之二。罗莎，有时我觉得丢了帆船比丢了货物更使我痛心，虽然根据卡里卡特船长的清单，这批货物是从非洲运来的所有货物中最有价值的。你不相信吗？这对你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横帆船能够安全地在短时间里运来的，不止是一批，而是许多批货物，象这样的船不多。这条船我从巴尔的摩的迪迭尔那里买来快三年了，它已经顺利地四次航行到非洲。这次是第五次，我已经收回了它的成本的三倍。罗莎，你觉得惊奇吧，它离开卡萨布兰卡……你记得吗？那是七月中旬，不到四个整月就回来了。这就叫航行。现在

谁能否认，在目前使用的所有运输船中，它是航速最快的呢？苏亚斯纳瓦尔的'幸福'号，阿瓦尔苏萨的'战胜者'号，马丁内斯的'维纳斯'号，卡瓦略的'可亲的新萨洛梅'号，戈麦斯的'老手'号，及其他许多有名的船只，哪一只能和我的'贝洛斯'号相比呢？它们都又大又慢。是的，丢了它我很心疼，不是因为钱，虽然买船花的一万比索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是因为很难造出比它更快的船来了。"

"唉！坎迪多，你不要抱幻想。你和你的朋友们还有希望，我却不是这样。你要相信，英国人抓到了船时，他们是不会得放的。我觉得那些犹太人新教徒越来越可恨了。您看，谁会来管跟自己无关的闲事呢？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英国为什么要反对我们从几内亚运来野蛮人。为什么他们不照样反对从西班牙运来植物油、葡萄干和酒呢？我认为运来野蛮人，把他们变成基督教徒和人，比运来只是为了满足贪婪和恶习的酒以及其他东西更加人道。"

"罗沙，我们繁荣的敌人，也就是说那些英国人，他们并不懂这种哲学，也不愿意懂，否则他们对我们——一个友好国家和昔日曾是他们同盟国的臣民——会更慎重些。但我不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于他们，我主要怪罪那些劝我们伟大的国王堂费尔南多七世一八一七年和英国订约的人们。事情就坏在这里。我们最好的国王不机警的顾问们为了微不足道的五十万英磅，竟把检查我们的商船和凌辱我们神圣国旗的权利让给了背信弃义的英国人，他们现在还经常侮辱我们，而这个国家（西班牙），不久前还是两个世

界① 和海洋的主人。多可耻！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忍受……但言归正传，罗莎。象我对你说过的，昨天黄昏时，戈麦斯突然召集会议，目的是为了听取从马里埃尔匆忙赶来的船长卡里卡特亲自讲述'贝洛斯'号发生的事情，看怎么办才能斗过英国人，因为你知道，有了法律，就有了统计。我到戈麦斯家时快八点了……"

"怎么这样晚？"妻子打断他的话说，"你七点钟以前就离开这里的。因为什么事耽误了？为什么去戈麦斯家你走了一个多钟头？"

"我没在任何地方耽误过，没有。"丈夫回答，显然有点难为情，"我对你说是快八点吗？你知道我是想说七点多一点，七点一刻，七点半……准确的时间无关紧要。"

这似乎是无关紧要，但还是免不了引起堂娜罗莎的注意。她的丈夫是坐马车去的，从他住的伊格纳西奥街与鲁斯街的街口，往北到古巴街尽头开会的地点用了一个钟头，那段路就是安闲地步行也只要半个小时。堂娜罗莎在考验丈夫的忠诚时没有如愿以偿，她当然就默不作声了。这是事实，显然她失去了热情，因此也就没有兴趣去考虑怎样挽救船只和货物。堂坎迪多看出了这一点，他是十分了解自己的女人的，因而在前额上拍了一巴掌，说：

"想起来了，我耽误过，因为我必须去看住在圣卡塔利纳教堂对面的马德拉索是否去参加会议了，或者他们是否

① 指旧世界欧洲和新世界美洲。

通知了他。米兰达上尉能说明我到达戈麦斯家的时间。那是我路上唯一停留过的地方。皮奥也是证人。现在我们说正经的吧。象我对你说过的，当我到戈麦斯家时，你知道他家面对城墙，是很远的，我见到了所有聚会在那里的人。马德拉索和我一块儿去的，马涅罗是后来去的。萨玛，马蒂阿图，阿布里斯盖塔，苏亚雷斯·阿古丁和拉埃拉——他是朗比略的侄儿，因为他叔父匆匆忙忙到了普埃尔塔·德拉古依拉的'拉顿塔蒂瓦'咖啡园去了——马丁内斯，卡瓦略，阿索帕多以及其他一些人。虽然和'贝洛斯'船上的货物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他们是主要的奴隶买主，想了解马里埃尔港发生的事情的底细，了解我们怎么样设法把马儿从沼泽地中拖出来。卡里卡特在戈麦斯家的阁楼换了衣服下来，我们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在楼下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平常的会议。船长把一些文件放在客厅中间的桌子上，接着不拘礼节地开始讲述从非洲海岸直到我们岛国海岸发生的事情。他说，自从九月底离开加利纳斯起直到看见波多黎各，一直顺风行船，海上风平浪静。但在波多黎各，背风那面一艘可疑的帆船使它改变了航向。夜间总有凉风，船又回到了原来的航向，希望第二天下午望得见班·德马坦萨斯。翌日黄昏时分，确实看见那个地方了；但是过了一天，那艘帆船在巴哈马航道最窄的地方出现了，立即开始追踪我们的船。卡里卡特说，起初他想驶进阿科斯·德卡纳西。但是不可能：那艘船最后证明是英国的巡洋舰，由于走的是直线，更加靠近古巴海岸，不管我们的船开得多快，总离不开

它的旁边，至多只能面对着卡马里奥卡山的山峰。到了晚上，‘贝洛斯’号开到外海，以后又转回来，想开进科希马尔，或者海马尼塔斯，巴内斯，马里埃尔，卡瓦尼亚斯，总之，想在黎明时开进看得见的第一个港口。不幸风势减弱了，从陆地上吹来的风和船的航向相反，因此当我们重新看见陆地时，太阳已经出来，那艘巡洋舰驶到上风在威胁着。当时卡里卡特看到，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就无法逃走。因此他决定孤注一掷，下令腾空甲板，好方便操作，并尽可能减轻船的重量。于是就照他说的那么做了，片刻间，备用的水桶，不少杂物，以及甲板上的‘包裹’……都被扔到了海里。”

“你是说那些黑人吗？多可怕！”堂娜罗莎叫起来，双手抱着头。

“当然是他们了，”甘博亚冷静地接着说，“你没有看到，为了救出八十个或一百个‘包裹’，为了使船长和水手们得救，是为了这个数字三倍的其余‘货物’而面临的危险吗？他按自己的命令作了安排，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船只和文件。此外，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必须腾空甲板，减轻船的重量。不能浪费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卡里卡特这么说，我也相信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个诚实和完美的青年。在最危险的时候，甲板上只有重病号和体弱的家伙，他们总归要死的，如果放到下层舱里去会死得更快，那里面黑人们挤得象沙丁鱼一样，因为必须用钉子把舱口钉死。”

“钉死舱口？”堂娜罗莎重复着说，“也就是钉住船舱的盖。那样一来，下边的黑人当时都得闷死了。可怜的人！”

“嘿！”堂坎迪多极端鄙视地说，“没那回事，亲爱的。现在我越来越相信，你是在以为‘包裹’和我们一样有感觉，会觉得难受。不是那样。你说说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怎么生活的呢？他们住在山洞里或沼泽地里。在那种地方，他们呼吸什么空气呢？根本没有，或者只有臭气。你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吗？是堆在一起来的，就是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两腿之间，接连排成两行，中间留一条通道，可以给他们送水送饭。因此，他们并不会死。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必须扣上脚镣，少数人还得夹上铁棍。”

“坎迪多，什么是铁棍？”

“啊，你现在入门了？那就是枷，亲爱的。”

“我没听说过。”

“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引起了英国人专横的追捕。卡里卡特现在唯一感到惋惜的是，在急急忙忙清理甲板时，水手们把一个十分活泼可爱的十二岁的黑女孩扔到水里去了，她已经能说一些西班牙话，是用一小桶维奇腊肠向戈托王换来的。还有两个七、八岁的黑孩子，是和她同一个地方的，是王后收到送给她的一包糖和一盒茶叶后赠送的，也被扔到海里去了。”

“上帝的天使啊！”堂娜罗莎又一次叫起来，不能控制住自己，想到他们可能没有受过洗礼，就说，“不管怎么说，那些生灵……”

“你以为非洲的黑人们有灵魂，是天使。这是亵渎神明，罗莎，”丈夫粗鲁地打断她的话，“有些人错就错在这

里……当人们被说服黑人是动物，不是人的时候，这将成为取消英国人追捕从非洲贩运黑人的船只的理由之一。类似的事情，比如烟草，也曾在西班牙发生过：烟草贸易被禁止，以此为生的人被边防军追赶时，只好丢掉货物，拿着空口袋骑马逃跑。你认为烟草有灵魂吗？你想想，一捆烟草和一个黑人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从感觉上来说是这样。”

上面所举的例子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但也没有时间去讨论它了，因为这时蒂尔索出现在账房门口，说午饭已经准备好。时间是上午十点半钟。显然堂坎迪多和妻子的谈话谈了很久，但是，他还没有告诉她想用什么办法从顽固的英国人手里救回“贝洛斯”号和由人的生灵组成的大部分货物，不管他愿意怎么称呼也罢。

第 七 章

因此，法官们应该制订准则，对付贪婪的商人们。他们在欧洲，更不用说在西印度群岛，大量贩运奴隶，以此谋利。他们或以欺骗，或用武力，把奴隶从自己的家乡运出，如同捕捉兔子或鹧鸪一样，把他们从一些港口运到另一些港口，犹如荷兰的亚麻布或粗麻布。

——修士阿丰索·德桑多瓦尔

吃过午饭以后，堂坎迪多·甘博亚长时间地在他的账房里踱来踱去，管家堂梅利顿·雷本托斯进来了。他满脸通红，那是因为天热，从清早就奔忙不停，而且办事如意，这真是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主人看出了这一点，便停住了脚步，拿开嘴上的雪茄，背靠着办公桌，以便自在地听他报告在旧货店和码头上办的事情。甚至对这件事的兴趣仅次于丈夫的堂娜罗莎，也兴致勃勃地走进账房，于是他们三人之间出现了下述的场面。

但是，堂梅利顿回来后，并不想直接了当地满足他的主

人们的愿望。相反，他认为自己刚才不仅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他是一个没有多少头脑的人，不恰当地看重了自己。他在账房里走来走去，收拾文件，整理墨水瓶里的羽毛笔，把抽屉打开又关上，之后才转向正不大高兴地注视着他的动作的堂坎迪多和他的夫人，说：

"真热！唉？"

他的听众中没人回答一个字，于是他十分满意地继续说：

"您看在希洪，这个时候开始刮小风了，已经……必须穿好衣服，不然会伤风……但是，这个岛对黑人是适合的。哥伦布先生大概应该在另外一个没这么热的地方发现陆地就好了。因为，我举一个例子，一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或桑坦德尔的小伙子，来到这里，象一头公牛那样健壮，脸颊胖得象两颗大樱桃，不到六个月，如果不得黄热病还活着的话，他的余生也将是空虚和颓丧。这是什么鬼地方！是的，我对您说，这地方不好。"

这时，他的目光与堂坎迪多和堂娜罗莎的目光相遇了；他们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使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情，用不同的腔调说：

"先生，我觉得，是的，我觉得一切都已经如愿以偿。"

"我们总算说到了正题！"堂坎迪多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我正要说哩，"堂梅利顿继续说，与其说是回答甘博亚的话，不如说是回答他的想法，"我正要说哩，但是堂坎迪多

先生，您是了解我的，您知道我不是加泰卢尼亚的鸟枪。”

“您不必重复这个。”堂坎迪多加重语气回答。

“言归正传吧，”堂娜罗莎用温和的声调出面调解，因为她知道又将展开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论。

“言归正传，”管家重复说，这时显得更有条理了，“正象我说过的，事情比我们预料的更好。我出发后，我说什么呢？就象离弦的箭一样，跑到了罗萨里奥门廊，冲进堂何塞的旧货店，虽然门廊里玻璃橱边的小伙子以及里面柜台后边的另外两个小伙子，都以为我要买走店里的全部货物，这个碰碰我的膀子，那个拉拉我的短上衣……您知道他们是喜欢开玩笑的，而且是诡计多端的，已经……”

“我知道，”堂坎迪多厌烦地说，“您在消磨时间……”

“我说，”管家接着说，好象没有听见主人的话，“我费了好些气力才摆脱那些无赖。我问堂里维拉托：‘堂何塞在哪儿？我想见他。我给他捎来一个紧急的口信。’小伙子对我说：‘好吧，现在他正在寻欢作乐，您会看见他的。您到这儿来。’他拉着我的手直到院子门口，接着说：‘您看他。’果然，他打扮得很时髦，靠着墙，用手势和半截话正和一个女人的影子有趣地交谈。那女人在对面房子大阳台上的百叶窗后面，看不清楚。我只看见两只大眼睛，象两块点燃的炭火一样，还有几只纤细的指尖不时从那些绿色的窗板条之间露出来。我问堂里维拉托：‘那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您不懂吗？我们的堂何塞正利用他的同乡和朋友到乡下去的机会，勾引那位漂亮的太太呢。’”

堂坎迪多和堂娜罗莎神秘地交换着惊奇的目光；堂坎迪多说：

"堂梅利顿，请原谅，我们和一个纯属诽谤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诽谤!"管家严肃地重复说，"我的天，根本不是诽谤；您将会看到我的工作的。不能否认，他来自阿斯图里亚斯，是个长得最标致的小伙子。他口才很好，能说会道，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好多年以后实行了宪政制度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把他和神圣的阿圭列斯①相比，在老广场同一个门廊里，人们会为他的胜利而游行。请堂娜罗莎夫人原谅，那一切都是使女人们十分高兴的，而况卡布列拉又年轻美丽……是的，是的。那么迷人，丈夫又不在家，那么有魅力，那从不睡觉的魔鬼……"

"堂梅利顿，"甘博亚又一次很厌烦地说，"您对我们说的是谁呀?"

"好吧!我还以为您在注意听我说哩。我对您说的是堂何塞，我的同乡，还有卡布列拉·阿雷纳斯。她的肤色白里透红，不象是本地出生的女人。"

堂娜罗莎是本地出生的，她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听到管家粗鲁的说法，她笑了笑；管家接着说：

"堂何塞先生不理会我，情绪很坏，对堂里维拉托说：'您把东西卖给这个小伙子，不准别人来打搅我。'我们马上

① 阿圭列斯(1776—1844)，西班牙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当过伊萨贝尔女王的教师。

开始在货架上和盒子里找，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三包成套衣服，每包五十套。还不够数。我又跑到马涅罗的旧货店里，那里只有三十套。您知道，按照这里人们的说法，在这个时期糖厂已开始预支工钱或物品。陆地上供应的货物甚至提前两个月。马车不论多少路，都得去几个星期，因此，为奴隶做的现成衣服非常缺货。于是我从马涅罗旧货店到了那个比斯开人……马蒂阿图的旧货店里，阿尔达马在那里当过仆人。在那儿我又买到了六十套。为了不浪费时间，我估计衣服也够数了，便叫了一个马车夫，把所有的包裹装到车上，奔向卡瓦耶里亚码头。我把衣服分成五捆，用绳子捆好，迅速地……但是请您注意，当我经过哨兵的岗亭时，走出一个人来，抓住笼头把母骡拦住。我愤怒地向他喊道：'这是什么意思？您干什么？'他很狡猾地对我说：'意思是如果您没有带着运走这些东西的通行证，我就不让通过。'我对他说：'通行证，通行证，是哪个魔鬼订的规矩？这些包裹不是运到任何地方去的，是航海人员用的东西。'那人不肯放拦住的货物，接着说：'不管怎么样，要么您交验通行证，要么不能通过。'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您想我该怎么办呢？已经过了十一点。我听见了海关的钟声。我摸摸口袋，找到一枚双料的金币，掏出来塞到哨兵的手里，对他说：'老兄，这就是通行证。'他毫不犹豫就松开了笼头，放行了。国王的肖像真有魔力。"

"那当然。"堂坎迪多赞同地说。

"很明显，"管家满意地继续说，"对于某些人，没有比这

更好的语言了。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停在那里。到了码头以后，船老板已在那里等着。您知道这人多精明吗？一会儿我们就从大马车上卸下了包裹，装到船上。我在船篷下面掌舵开航。我们改变了方向，扬帆划桨，转眼间就到了卡萨布兰卡。著名的双桅帆船就在对面抛锚，船头朝着雷格拉，那么从容和骄傲，好象在自由地横渡大洋，没有被英国狗崽子们追捕住一样。甲板上有一些水兵走来走去，其中有些我觉得不象是我们的士兵，但是，当我在船尾看见厨师费利皮略时，他马上认出了我，对我做手势不要靠右舷停泊，应当靠到左舷近陆地的一边。于是就那么办，小船围着特里斯戈尼亚① 转了一大圈，接着完全改变方向，到了帆船的船尾下面停住，事情十分顺利，我们把衣服一捆一捆从船窗里塞进去，厨师在里边稳稳当当地接住。”

“好极了！”堂坎迪多热情奔放地叫起来，象他那么严肃的人，这是很少见的，“事情办得很好。妙极了！堂梅利顿，可以肯定，至少大部分‘货物’将被救出来，有钱可以支付开销了。并不是全都丢了。成了，成了。”

虽然堂娜罗莎很想分享丈夫的高兴和激动，但是她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把堂梅利顿从老广场门廊里旧货店买来的成套新衣服偷偷从船尾的小窗里塞进去，就能够救出“贝洛斯”号帆船上的“货物”。因此，在两个谈话的人之间，她满意地先看看这个，然后又看看另一个，好象要求他

① 哈瓦那港湾中的一个小岛，移民局在那里拘留犯法的人。

们解释一样。甘博亚了解她的心理，因此他照样热情地接着说道：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样明摆着的事情。罗莎，你不明白，如果我们让‘包裹’们穿上干净衣服，就可以把他们当做来自……波多黎各，来自除非洲以外的任何地方的会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吗？你懂了吗？并不是凡事都要说穿。这是秘密……因为……有了法律，就有了诡计。雷本托斯，”他转了话题接着说，“您吃饭去吧。罗莎，你叫蒂尔索伺候他……他该象饿狗一样了，此外，也许他还得再出去。下午一点钟，我必须到戈麦斯家去，他同马德拉索，马涅罗……一起在等我。去吧（他轻轻地推管家的肩膀），快点。”

“好的，”他回答说，“我不用别人请。我已经精疲力尽，已经饿了……我不是从上午九点钟起就东奔西跑了吗？已经，已经……我办了最有价值的事情。如果还说不饿，那才是怪事，已经……”

快到中午，堂坎迪多叫来理发师，给他刮了胡子，准备好出门，马车在门口等他。他的大女儿安东尼亚替他打好一条两端有绣花垂饰的白领带，给他抹了味道很浓的马卡斯塔尔香油，这是一种当时很流行的山桃花香精，把他的头发梳成了拿破仑式，也就是把头发尖梳到了前额上，甚至落到两道眉毛与鼻子相接的地方。阿德拉为他拿来金柄银镶的手杖。在那里走动的蒂尔索看见他打开雪茄烟口袋时，就把小火盆送到他身边。美味的哈瓦那雪茄的青色烟雾不断围绕着他升起，他没有微笑，也没有对家里任何人说一句

话，威风凛凛地穿过门廊，走到街上，钻进了马车。

"到蓬塔去！"这是他对年老的马车夫皮奥说的唯一的话，声音嘶哑。

这句很简单的话对老马车夫并不费解。意思是他应该把车赶到堂华金·戈麦斯家，当时戈斯麦是住在面对城墙的一条街上，朝着海港的进口。

住宅的主人，糖厂主马德拉索和商人马涅罗在那里等着。在四个人当中后者是最聪明的；他的职业是从欧洲进口布匹和铁器，分期收款卖给广场的商人。这是发财很慢的方法，更不用说那些商人并不总是准确地履行诺言，结果赚不了钱反而亏了本。因此，马涅罗和他的其他许多同乡一样，从事到非洲海岸的远征，这比买卖布匹更有运气。

出门不久，他们向总督府走去。戈麦斯要马涅罗代表大家讲话，马德拉索和甘博亚欣然同意，他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担当演说家的角色，那怕只是平平淡淡地讲几句话。大约下午两点钟，他们走进了宽阔高大的门楼，据说那幢大楼占了阿马斯广场的整个一边。这时门楼里挤满了人，他们的身份确实不高，虽然一般不能把他们称为古巴的下层人。人们不停地走动着，显得很活跃。到处是脚步声，吵闹声甚至是难听的狂叫声。人来人往，看得出来，表现最活跃的大多数是青年，仪表和服装都没什么修饰，左臂下夹着一卷卷西班牙对开纸，从中间对折起来。他们一般进出于古巴称为附加建筑物的房间或旧式办公室里，其唯一的门或窗朝着门楼，地板和门楼的小圆石铺成的地面同一水平。随眼

一看，这些人不是来求得安慰，也不是为了好奇，因为他们分成人数差不多的小群或圈子，在那里扯着嗓子说话，有时是喊叫，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做手势，好象在争论非常重要的事情，或是争论和主要人物关系密切的事件一样。当然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谈政治，这是绝对禁止的，自从一八二四年结束第二届立宪政治以后，集会的权利在古巴就没有实行过。但是，整个来说，这就是一种大型聚会。

当这种情况在门廊里发生时，有一群人靠近一根坚固粗大的柱子站着，他们是一个黑人妇女和四个有色人种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黑白混血种女孩七岁，他们都拉着母亲的裙子，母亲的头垂到胸前，头上顶着棉布头巾。在这群忧伤的人们对面，有一个穿衬衫的黑人，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穿戴整齐的白人，在低声念着一卷打开的纸，好象是一本书，他用双手捧着，黑人高声重复着总是用下列公式结尾的话：

“继续拍卖：这是最后一次喊价啦。没人出更多的钱吗？”

这些话的每一个字都象一把尖刀那样刺伤着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心，因为她想把头更多地藏到大头巾的皱褶下面，全身颤抖着，那些长得漂亮的孩子们紧紧抓住着她的裙子。这群人，或者说这种场面，引起了马涅罗的注意，他用手指着她让戈麦斯看，贴着他的耳朵说：“你看见了吗？骗局，骗局。拍卖早已在这里面谈妥了（同时指指他右边的一间办公室）。但是，等一等，”他继续说，在脑门上拍了一巴掌，然

后碰碰走在甘博亚前面的马德拉索的肩膀，“难道那黑女人不就是很久以前在你的法律保护之下的玛丽亚·德拉奥·德玛赞吗？假如我是你，我就连同她的四个孩子一起买下。几年之内，他们四个的价值就会和你现在买他们的母亲的钱四倍那样多。”

“你怎么知道拍卖已经谈妥了呢？”戈麦斯自然地发表意见说。

“你们对这件事这么有兴趣吗？”马德拉索不高兴地回答戈麦斯和马涅罗。

“我有兴趣是为了你和那个黑白混血种女孩，”马涅罗存心不良地回答，同时用肘使劲碰了他的同伴一下，“小孩的母亲是一个出色的厨师，我是根据亲身经验知道这一点的，还有那个小女孩……我看很象她的父亲。”

“你是说她象玛赞。”马德拉索说。

“唉，不是。玛赞和堂迭戈·德雷波亚尔打官司，把玛赞的黑人存放在你的‘马尼曼’糖厂里有多久呢？”马涅罗表面上简单地问道。

“将近八年，”戈麦斯说，“玛赞是库罗人①，而德雷波亚尔是山地人②，和我们一样，他们住在库斯科的咖啡园里，象猫和狗一样互不相容。”

“我不相信有那么久。”马德拉索插话。

“不管怎么样，”马涅罗继续说，“事实是父亲是白人，母

① 指西班牙安达露西亚人。

② 指西班牙桑坦德尔人。

亲是黑人，小女孩不超过七岁，而且……”

马涅罗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这时一个没戴帽子的人走近马德拉索，碰碰他的膀子，叫他的名字，把他带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一间办公室去了。马德拉索伸手指指他的朋友们，要他们等他，就在挤满门廊的几乎全都站着的人群中消失了。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嘛，”马涅罗对戈麦斯和甘博亚继续说，“马德拉索已经买下了玛丽亚·德拉奥和她的四个孩子，其中的一个，要不是我见鬼了，要不是正好和买主的肖像一模一样，当众叫卖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目的是做个样子，对他的朋友玛赞表示公正无私。总之，他有做父亲的心肠，表现出是一个好主人：不存在家庭的疏远和失散问题。”

细心的读者大概知道，那些房间就是哈瓦那司法当局公证人的办公室。长方形的小房间门朝着走廊，有铁栏杆的窗子朝着古巴总督府的院子。正面有十间或十二间，北边或者说靠奥雷利街一边有三间，靠梅卡德雷斯街一边也有三间或更多一些，其中一间是办理抵押手续的。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办公。办理案件的官员和检察员都到这里来，把他们主办案件的记录和各种文件由公证人作证。主顾很少的律师，甚至学法律的学生，都到这里来学习办案，他们挤满了公证人的办事处，甚至太多了。此外，这些房间一点不宽敞，两边摆着堆满墨水瓶、纸张或起诉书的桌子，桌子后面靠墙立着又高又宽的柜子，用铁丝或绳子作门，可以看见柜子格子中间许多用羊皮纸做封面的记录本和案卷，好

象古代图书馆的手抄本一样。

没戴帽子的人将马德拉索带到右边公证人办公室第一张桌子面前，它比别的桌子大一些，也好看一些，因为边上有栏杆，墨水瓶是铅的，没装那么多墨水。坐在桌子后面皮椅子上的人一看见糖厂主，就毕恭毕敬地站起来，亲切地问候，接着大声索取德雷波亚尔控告玛赞一案的起诉书。那个当众叫卖的人把卷宗交给他，卷宗里上下折起来的那一页打开了，他用左手食指指着一项法官的判决，那是几行手写的字，叫马德拉索在下面签字。马德拉索用公证人递给他的一枝鹅毛笔签了字，向他们致谢后，立即去和他的同伴们相聚去了。

第 八 章

有了法律，就有了诡计。

——西班牙谚语

众所周知，古巴总督府的正面朝着阿马斯广场，或者说朝东。进口是一道很宽的门廊，两边有房间，门都开在门廊下，左边是值班军官的房间，右边是警备兵团纠察队的营房。士兵们的步枪放在架子上，哨兵手持武器在门前走来走去。

马涅罗具有男性的美和优雅的风度，他穿着礼服，好象是说，在岛上最高当局面前应该注意礼节。因此，人们一看见他，就把他当做一个大人物，这并不过分。此外，一八二三年法国军队包围卡迪斯期间，他曾经在国民军中服过役，有军人的风度。他的黑燕尾服第二个扣眼上经常系着一条有小金十字的红带子，使他更为出众。马德拉索和他的朋友们相聚以后，马涅罗立即转身领着他们一直向总督府的大门走去。

这时哨兵看见了他，立正站直，举枪敬礼，并且喊道：“敬礼！最尊敬的军需官先生。”

霎时间，哨兵们提着他们的“空甘蔗”① 站好队，军官站到队列前头，握着出鞘的剑，鼓手开始敲起鼓来。哨兵的喊声和士兵们的动作引起马涅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注意，他们为了让出道路，加快了步伐，但士兵们向他们举枪，军官按规定敬了礼。他们明白了，走在他们前面的那个人被当成财政部的最高军需官堂克劳迪奥·马丁内斯·德皮尼略斯了。事实上，两人之间确有某些相象之处。但是，值班军官很快发现搞错了，恼怒地撤换了哨兵，当天一直把他关在军营里紧闭起来。

为了不再激怒哨兵的上尉，四个朋友忍住笑，上了大楼里宽阔的楼梯。到了宽敞的走廊以后，他们鱼贯而行，手里拿着帽子，朝总督大厅的门走去。门里坐着一个外表可敬的黑人，他一看见来人走近，就站起来挡住他们的路，好象要问他们口令一样。

马涅罗简要地说明了他们来访的目的，但在黑人回答以前，总督的一名助手来了，说总督阁下不在府里，而是在富埃萨大厦的院子里检查一对良种公鸡，或者说英国公鸡的特性，那是最近从布埃塔·阿瓦霍收到的礼物。

“如果你们要求他的事情很紧急的话，你们到那里去见他并不难，”助手看到来访者们怀疑的表情时接着说，“因为总督阁下经常在斗鸡的时间接见客人，包括海军的将军和外国的领事……”

---

① 指步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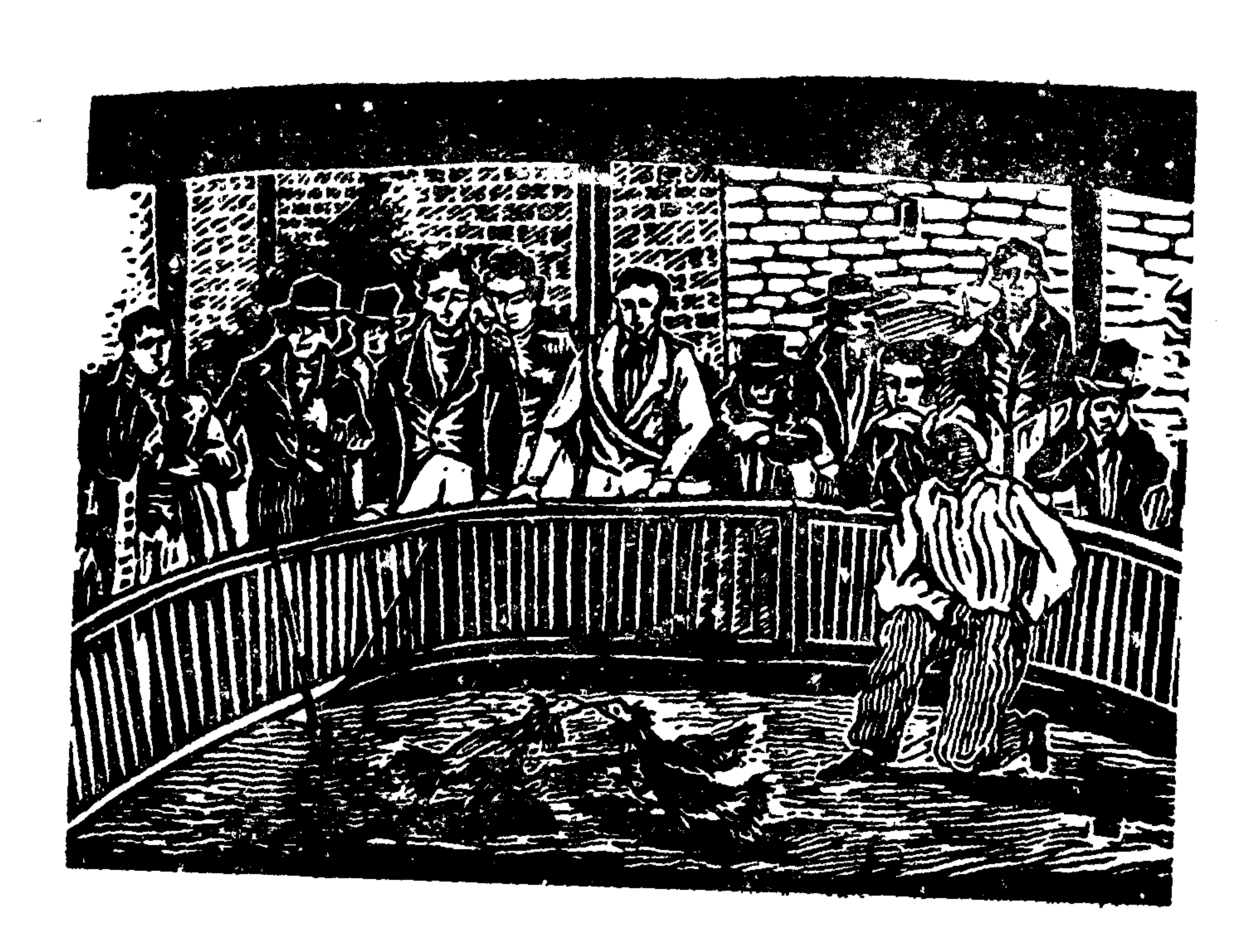
事情无疑是很紧急的，因为联合委员会很快就要开会，对帆船“贝洛斯”号及其所载货物的扣留是否正当作出最后判决。戈麦斯·马德拉索和甘博亚感到特别轻松，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可以晚一点和总督见面，见面的地点也不象总督府这么庄严豪华。在富埃萨大厦和财政部军需局之间，在那些后来在那里建立该局公证处的楼房后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院子或广场。在第一幢楼房附近，总督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斗鸡场，有铺木屑的地板和观众坐的看台，总之是一个真正的地道的斗鸡场。这里饲养和训练着两打最好斗的英国公鸡，是岛上著名养鸡场喂养的，全都是私人因为熟知比维斯将军酷爱斗鸡而送给他的礼物。这里也确实不时举行斗鸡，只要总督阁下一时心血来潮，就用一场斗鸡来招待他的朋友们和下属人员，它虽然不象斗牛那样野蛮，但仍然是残忍的，血腥的。

为古巴总督管理和训练公鸡的人是有来历的，人们经常这么说。大家叫他帕德隆。有些人说，他曾经犯了叛逆和杀人罪；另一些人说，他杀人是为了自卫；真实情况是，他曾经被捕和受到控告，被判决在哈瓦那服苦役。通过他的一个年轻而又不难看的妹妹的请求，加上帮助他和保护他的侯爵堂佩德罗·卡尔沃的影响，比维斯总督发现了他掌握着养斗鸡的技巧，便下令去掉他的脚镣，把他带到富埃萨大厦的院子里，让他管理总督阁下的斗鸡场，同时也算完成他的刑期，不要他服苦役了。即使帕德隆除了上述的杀人

罪以外，还犯了其他不可饶恕的罪行，死者的亲属即便发誓要对杀人犯进行报复，但是，由于有总督的庇护，还有谁敢从富埃萨大厦的院子里把他拉出去呢？因此，说判了罪的帕德隆在这里受到双重力量的保护，这并不是夸张。

做惯了奴隶买卖的马涅罗和他的朋友们，没有通报就进了大厦的院子。他们手里拿着帽子，弯着腰，显得十分恭敬。有些重要的人物已经来到这里，其中有海军司令拉波德，地方长官苏里塔，国王的副官卡达瓦尔，哈瓦那警备兵团的上校科尔瓦，莫罗炮台的司令莫利纳，著名的医生蒙特斯·德奥卡以及其他次要的人物。除了拉波德，卡达瓦尔，莫利纳和一个腰佩马刀、短上衣的两肩闪亮着金色穗带和肩章的黑人青年以外，其余的人都和比维斯总督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时，总督正靠着从看台外边支撑着斗鸡场屋顶的一根木头柱子站着。

总督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只青铜色的很勇猛的公鸡在奔跑和飞翔。帕德隆让他左手里抓着的另一只公鸡不时地啄它拔掉毛的血红色的头，刺激它，使它发怒。帕德隆穿着乡下农民常穿的衣服：白衬衫和蓝条子长裤，系着腰带，后边有一个银扣把腰带的两头系在一起。不知是因为头疼，或是为了保护脑袋，或是由于习惯，他用一条方格子棉线头巾包着头，在颈后打着一个活结。他的皮鞋仅仅盖得住一双小脚，脚背象女人那样呈弓形，没穿袜子。无疑是为了尊重总督，他右手还拿着草帽，按到后背上。他身材中等，人虽瘦小，但肌肉结实有劲，脸色苍白，五官小巧，年纪大约



三十四岁。

总督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的身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呢子燕尾服和白棉布背心，马昂布或者说上等南京棉布的裤子，戴着獭皮圆帽。唯一表示他在西班牙军队和殖民地政治和军事统治中的地位的，是一条又宽又沉的红色丝织绶带，在背心外面绕着腹部。无论外表或举止，一点都显不出他是一个军人。在我们所说的年代，他可能有五十岁。他中等身材，肌肉干瘦，体形匀称，象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十分动荡的生活的人。他的脸修长而不宽，几乎呈方形，五官端正，目光敏锐，皮肤又细又白，头发卷曲乌黑，没有留胡子，只是下巴上留着一点教士式的胡须。这个人一点儿不象军人，但是他的国王却信任他，委任他为美洲最大的殖民地岛屿的统治者。在这个时期，这个岛屿仍然受着宗主国国王的控制，但这种脆弱和不正常的联系正在濒于破裂。

虽然由于堂阿古斯丁·费雷蒂的变节，使一八二六年参加著名的“博利瓦尔太阳”起义事件的主要领袖没费多少周折就落到了比维斯的手里，但是许多地位次要但同样勇敢的成员终于逃到了大陆，从那里通过热心的秘密使者继续进行活动，使古巴岛独立的拥护者们怀着热烈的希望，也使岛上的统治当局忧心忡忡。

自从一八二四年以来，报纸已经沉默，城市民兵已经不再存在，市政会议也不再是民众团体，连自由的影子也没有了，因为一八二五年的法令宣布国家处于戒严状态，成立了

常设的“军事委员会”。最残忍的暴君们广泛采取的突然步骤穷凶极恶，不能不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普遍的不安，特别是因为在两个短暂的宪政时期，人民已经习惯于政治斗争的生活。由于那种气氛不存在了，因此人们比以往更加热心地参加秘密团体的集会，其中许多团体直到一八三〇年底仍然存在，政府要取消它并不象从前取消宪法保障那么容易。从那时起，大部分古巴青年就经常处于正常的反叛状态。在大城市中，例如哈瓦那，马坦萨斯，普林西比港，巴亚莫和圣地亚哥，这种状况正在发展，更加强烈的骚动扩大到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上述这些城市里，大都发生过暴动和反抗示威，因为要人民屈服，顺从殖民地暴政的统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全岛各地逮捕了很多人，但由于当时的警察很迟钝，机构也不健全，许多人都能够躲开监视，逃往国外。

在这些地方，宗主国都没有名副其实的海军，只有一些笨重的几乎腐烂的旧式帆船。除了哈瓦那，没有真正设防的港口。有经验的警备部队很少，而在这些人数很少的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的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他们由来自墨西哥和大陆上服役期满和归顺的人所组成，一般的军官不全是西班牙人，其中也有本国的或本地出生的军官，而这些人永远也不能得到西班牙政府最多疑的国王的信任，只有费利佩二世例外。

另外，殖民地行政机关的紊乱，国库的贫乏，法官及公务人员的受贿腐化，风俗败坏等等，与普遍的落后结合在一

起，威胁着被多年来缺乏治理的各种坏事弄得疲惫不堪的社会的衰亡。在比维斯统治的六年当中，不论在城市在农村，生命和财产都不安全。凶恶的匪帮把农村占为己有，用血和火控制着一切。在附近的海上，刚得到自由的殖民地的缉私船胜利地在巡航。殖民统治破坏了古巴少得可怜的商业。附近的小岛被海盗盘踞着，他们为了走私，追捕从缉私船那里逃脱出来的船只，抢掠以后还将船员杀死，用火消灭一切犯罪的痕迹。

总之，这就是古巴本岛在一八二八年开始时的情况。非常明显，如果不是美国在一八二六年正式的干涉，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联合的力量就会攻下西班牙仍然占有的两个安第列斯的岛屿，这本来是符合博利瓦尔的计划和古巴人民的愿望的，在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中博利瓦尔再次获得胜利时，古巴人的一个代表团为此目的曾经去会见过他。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对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统治确实是致命的打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至少为了不让西班牙的敌人在殖民地内部的阴谋得逞，当时更需要的是外交官的诡计，而不是军人的剑；更需要狡猾虚伪的人而不是实干家；更需要善于耍阴谋的人而不是使用暴力的人；更需要政治上通情达理的统治者而不是秉性严峻的人；更需要马基亚维利而不是阿尔瓦公爵①。比维斯正是这样的人，他被本世纪西班牙政府中最残暴的国王很成功地选拔出来统治着古巴。

① 西班牙十六世纪的将军，任尼德兰总督时以残酷著名。

富埃萨大厦院子里总督的斗鸡场上，在一群向总督致敬的阿谀奉承者中间，堂坎迪多·甘博亚遇见了一个熟人，感到很高兴。这人的长相一点不为他争气，因为身材矮小瘦弱，头缩在两肩之间，一张长脸呈青果色，好象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全身不协调，几乎令人厌恶。但是，他的眼眶深陷，小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聪明，足以弥补他体形和仪表的缺陷。堂坎迪多向他问候时称呼他大夫。

“您好吗?”他尖声回答，冷淡地笑笑。他答话时必须昂起头来，因为和他说话的人至少比他要高两个拳头。

“如果没有这些苦差事的话，那就好了。我本来不愿意干，现在我陷进去了。”

“什么苦差事?”大夫问，好象只是为了礼貌。

“唉！您不知道，英国狗崽子们当着我们的面，在马里埃尔高塔的灯光下刚刚拘捕了一艘帆船，借口说它是一艘来自几内亚贩运黑人的船吗？但是，这回他们却上了大当：那艘双桅帆船不是来自非洲，而是来自波多黎各，运来的不是黑奴，而是会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

“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了照顾病人，我甚至没时间搔头，更没有时间去打听与我关系不大的消息。尽管我必须对您说实话，如果英国的过分嫉妒损害了某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我在阿瓜卡特的咖啡园很缺人手。”

“谁不缺呢？这是我们全体庄园主都需要的，就象需要面包一样。没有人手会毁坏我们的糖厂和咖啡园的。这似乎正是那些英国犹太人追求的东西，上帝搞昏了他们的头

脑。大夫，关于这件事，您不认为总督和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吗？”

“唉，关于这个问题，我没听见他发表过意见。”

“是的，但是可能您曾经听到他宣布过……”

“反对英国人吗？”大夫打断了他的话，“是的，他非常反对。的确，托尔梅责怪过他，他好不容易忍受了他的粗鲁和无礼。”

“这个，这个，”甘博亚高兴地说，“人们说您对总督阁下很有影响，这不是瞎说。”

“是吗？人们这么说吗？”大夫问，显然这样说大大地取悦了他的虚荣心。“的确，我是受到了总督阁下的好意，甚至是尊重的。但是，这一点不奇怪，因为自从他和他的家属从西班牙来了以后，我就是他们的医生；另一方面，他的直率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尊重我，非常尊重我。”

“这我知道，我听到各种人士都这样说。因此我一直在想，更确切地说现在我想，由您去对他施加影响，我们还可以狠狠整一整英国人，让他们碰一鼻子灰。大夫朋友，我可以肯定，在这种困境中您要助我们一臂之力是轻而易举的。”

“我不明白，堂坎迪多，请您解释一下。”

“您想想，大夫，被英国人拘捕的这条船如果全部得救的话，对我们这些经办远洋贸易的人来说，除去各种开支，至少还能净赚一万八千盎司黄金。如果损失一半，我们仍然有九千盎司纯利，这绝不是区区小数。因此，你会看到，

对于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一定能够慷慨大方。您可以在这宗‘货物’中挑选半打黑人，这是从加利纳斯运来的最好的一批，而您并不费力，只要……”

“我还是一点也不懂，堂坎迪多先生。”

“那么，我再解释一下。这次远征弄到了五百个‘包裹’，其中三百个可能当做从波多黎各运来的会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而混过去。今天上午已经送了四百套粗麻布衣服到船上去。现在，如果总督大人觉得我们需要劳动力开发农村，就不应该让英国人毁坏我们的农业财富，显然只要有人对他说一说，而且把事情讲清楚，他是不会不站到我们这一边来的。只要他对联合委员会的堂胡安·蒙塔尔沃说一句话，便足以使这案件对我们有利。您会看到，我们是很容易慷慨大方地报答您的……此外，五、六个黑奴算不了什么，我们船主一共八个人，那不会使我们更富，也不会使我们更穷……您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当然明白了。请您放心，我将尽力去办，虽然并不是您的馈赠在那么鼓励我，而是我愿意为您效劳，帮助您惩罚那些英国人的野心和不良企图。我猜想您来就是为了和总督阁下谈这件事的。”

“是的，我和我的朋友戈麦斯、马涅罗和马德拉索，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我相信您认识他们。”

“我听说过马德拉索，他的马尼曼糖厂和我的阿瓜卡特咖啡园都在翁达湾的管辖区内。”

“那好吧，他们以及其他有关的人对我和您达成的一切

协议都会同意和通过的。如果您认为总督大人会接受几百盎司的小小礼物……”

“您把这事交给我去办吧。我知道怎么和总督阁下去谈。今天晚上我就去跟他说。你们先等等。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个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我猜不着。”甘博亚问，脸红起来。

“看来您的记忆力不好。也许因为事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您是很有兴趣的，积极建议我去为姑娘治疗。”

“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保拉……”

“怎么在保拉？她病了吗？”

“比病了还糟，大夫。我相信她已经疯了，没法治了。”

“您跟我说些什么！她那么年轻？”

“不那么年轻了。”

“我说她还很年轻。那么，多久了？十六年或十七年了。那是一八一二年或一八一三年。是的，我可以肯定，她不能再年轻了。”

“那您不是指的母亲吗？”

“我问的是姑娘，我在王家育婴堂里看见的。我曾预言她长大了将是一个美女。”

“明白了，刚才搞错了。我以为姑娘是指任何一个几岁的小姑娘，严格地说，母亲并不属于这一类。”

“您大概记得，”大夫说，“医治您说的那个女人的不是我，而是罗赛因，虽然他曾几次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

想到，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的女病人和王家育婴堂的小姑娘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明白了。她患的是产后热，再加上严重的脑膜炎……”

这时甘博亚突然中断了谈话，重新和他的朋友们去聚在一起。马涅罗问他：

“那是怎么回事？是关着的公猫吗？”

“不是，是母猫。”甘博亚马上回答。

“我推测，”马涅罗自然地说，“你一向喜欢母猫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你称为大夫的那个家伙是谁呢？”

“怎么，你不认识他吗？……他就是堂托马斯·德蒙特斯·德奥卡大夫。”

“我听说过他。但是没有见过面。他的仪表很可笑，此外……”

“他是个好医生，刀锋熟练。”

“愿上帝保佑我躲开他的手。”

“他为总督一家人看病。”

这时，紧紧围着总督的人群开始移动，离得远的人立即停止低声对话。帕德隆已经把公鸡送进笼里。比维斯热情地一个个问候拉波德，卡达瓦尔，苏里塔，莫利纳和科尔多瓦，直到上面说过的那个黑人青年，但是没有跟他握手，也没问候，只是说：

“顿达，你到秘书处去接受命令。”

关于顿达，我们这里必须补充几句。他是比维斯总督的义子，总督把他从有色人种民兵中调来，后来从中尉提升

为上尉，得到国王陛下的批准，授权他使用“堂”的称号，佩上马刀，分配他在城外追捕有色人种罪犯的任务，无疑这是一种以毒攻毒。

在这个例子中，象其他许多可以引证的例子一样，完全可以看出来比维斯选拔人才的聪明和机智。有人说，这位义子是由于在调查罪行、跟踪和拘捕罪犯中的能力、热心和狡猾，短时间里就显露了头角；这种说法似乎是多余的。在这种艰险的事业中，他年轻力壮，容貌标致，受过普通教育，举止优雅而谦虚，有时甚至表现出大胆无畏的沉着的气质，这些都对他帮了大忙。这些品质在受到妇女们赞扬的同时，使他在同种族人空虚的心灵里的威望魔术般地升高了。象以往对传奇人物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用影射他的歌曲和舞蹈来赞美他干的最杰出的事情，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因此他的姓名就淡漠和消失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说人们都叫他顿达。

他是积极忠实的雇员，为履行接到的命令所耽搁的时间，只是从富埃萨大厦院子走到总督府大楼需要的时间。当时主持政治秘书处的人是堂何塞·德拉托雷·伊卡德纳斯。这个人接见顿达时虽然面带笑容，但没请他坐下，也没理睬他尊敬的问候，只是对他说，头天晚上从瓜达卢佩区巡官巴雷多那里得知，在曼里盖街上靠近埃斯特雷亚街角发生了一起凶残的犯罪案件。总督阁下主张明确地惩罚罪犯，想尽快查清案情，找到主犯或主犯一伙，必需不停地追捕他们，直到抓住送交法庭为止。

接着轮到这些商人说话了。马涅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们的使命。他说，如果联合委员会把现在停泊在哈瓦那港里的双桅帆船“贝洛斯”号宣布为应当扣留的船，即使它运来的是黑人，也是既不合乎法律，也不符合正义，因为按所有手续齐备的文件证明，它是来自波多黎各，不是直接来自非洲海岸。如果说从非洲贩运奴隶是走私，那么前面说的却不是走私，因为波多黎各象古巴一样，很幸运地仍然属于统治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堂费尔南多七世国王陛下。

比维斯将军微笑着对提出要求的人说，给他呈送一份备忘录来，说明所有的理由和申辩的事实，他将把它连同船上的文件一起交给联合委员会。从英国领事口中，他已经知道了事情发生的情况。在总督会客时间之前，领事就已陪同军舰舰长克拉伦斯·佩吉特勋爵来见过了他。他的脸色和声调有点严肃，接着说道：

“先生们，我承认，给予我们殖民地当然的敌人英国检查我国商船的权利的这项条约，是不正义的，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国王陛下具有高度智慧的大臣们批准了它，我们作为忠实的臣民，只能遵守和服从君主的命令。先生们，我想各位是尊重条约的，但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各位日复一日所干的事情，我装做看不见是没有用处的。先生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专指你们，而是指所有从事贩卖非洲黑奴的人。照事情的发展来看，你们在把远洋船开进巴内斯、科希马尔、阿科斯·德卡内西甚至本港以前，是不会罢休的。我关闭和拆毁了巴塞奥大道的仓库也没用，你们并

不引以为诫，继续还在把你们的黑奴运到这个地方，无疑你们以为，对这种商品没有更好的市场了。在这种时候，你们没有想到可怜的总督，他是英国领事攻击的目标，因为每当这里运来一批你们所说的'包裹'时，他总是立即嗅到，怒气冲冲地来对我发脾气。唉！愿上帝保佑你们，下次更谨慎一些。说到谨慎，昨天下午，一家商店的青年店员来见我，申诉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圣佛朗西斯科广场，他主人的钱袋被人抢走了。还有比在街上当着众人炫耀金钱引诱坏人更不谨慎的吗？另外一个人也对我申诉，说昨天黄昏时，两个手持匕首的黑人在卡洛斯三世雕像前截住他，抢走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如手表等等。我对他说，'如果你谨慎一点，就不会在天快黑的时候经过象巴塞奥大道那样幽静的地方，去冒生命的危险了，那正是坏人选择犯罪的时间。您要向我学习，晚间不上街。'我现在对各位也照样说：不要陷进英国人的爪子里，你们既要救出远洋船，也不要败坏总督的名誉。在世界上谨慎是首要的美德。"

第 九 章

我想着你，在那一瞬间天性
使我流泪哭泣。

——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

在甘博亚的家里，没有人能想象到他的管家堂梅利顿·雷本托斯竟然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在掌管整个经济方面，他比他的主人发言权还多。在这方面，有时甚至和堂娜罗莎不相上下。

但是，他称王称霸的地盘还是在奴隶们中间。他管理他们的衣服和食品的供应，包括哈瓦那的家奴和乡下庄园里的奴仆。特别是对前者，他摆出老爷的派头，甚至暴君的威风。但是，凶恶的管家在这些人当中对两个人却例外。首先，他不喜欢和马车夫阿庞特争吵。因为他不仅是个严肃而可怕的人，而且受着家里溺爱的儿子的支配，这位少爷不愿把惩罚他的权利让给任何人。

堂梅利顿对多洛雷斯也没有越轨的言行。正相反，对她总是笑咪咪的，照顾着她，关心着她。他不时赠送她头巾和饰物，姑娘也毫无顾虑地接受，虽然她要戴上时必须对小

姐们撒谎。不管怎么说，一个白人男子对她这样献殷勤，不能不使她的虚荣心十分满足。

管家对多洛雷斯这样区别对待，并不是因为她是家里小姐们的女仆，因此受到全家的尊重。不，其中另有原因，那就是这个姑娘具有女人的长处：年轻，长得好看，在黑女人中是很漂亮的。

这天，堂梅利顿办完双桅帆船“贝洛斯”号的事情回来晚了，坐在餐厅里桌子的首席吃午饭。他完全摆着主人的架子，由蒂尔索专心伺候。正巧多洛雷斯走过，正当他把一杯酒送到嘴边的时候，她碰到了他的胳膊。不管是因为偶然或是有意，管家利用这个机会在她好看的袒露手臂上捏了一把。

“唉，堂梅利顿！”她叫了起来，没有提高嗓门，虽然用手去摸着疼处。

“唉，多洛雷斯！”管家大笑着模仿她。

“你捏疼我了。”姑娘说。

“唉！别介意。我还得给你自由呢。”

多洛雷斯用嘴模仿煎鸡蛋发出啧啧声，好象是说她根本不相信管家最后这句话的诚意。但是，自由这个名词太甜蜜了，年轻的女奴隶对这一许诺不能充耳不闻，不能对实现自由的希望不动心，不管给予自由的人要她作出什么样的牺牲。不管怎么样，他目送着她，直到她走过院子的拱门为止，接着喃喃地说：

“她最终还是要和无赖阿庞特结婚的，真可惜！”

这个故事开头所说的玛丽亚·德雷格拉，十五年以前和厨子迪奥尼西奥合法结婚，生下了多洛雷斯。同时，堂娜罗莎生下了她的小女儿阿德拉，把她交给玛丽亚·德雷格拉喂奶，因为当时她觉得自己没有条件履行母亲最甜蜜的义务了。因此，为了承担那样艰难的任务，必须让多洛雷斯断奶，用羊奶或牛奶喂她，把她完全和主人太太的女儿分开。

女主人明确地禁止玛丽亚·德雷格拉把她的爱抚和乳房的宝物让两个女孩分享，甚至不准同时抱着她们。虽然她是奴隶，害怕威胁着她的惩罚，但她毕竟是母亲，非常喜欢自己的女儿，也许还因为不准她喂奶而更加爱女儿了。因此，只要其他女奴隶们给她提供机会，在夜深和主人看不见的时候，她就把两个女孩偷偷地抱在胸脯上，以无法形容的愉快同时给她们喂奶。健壮的奶妈充足地供应两个孩子吃奶，似乎她的奶没有减少，也没变坏。两个同奶的姐妹健康地成长起来。玛丽亚·德雷格拉对她们没有区别，假若不是后来乳汁开始减少，两人争奶吃而哭闹，特别是白种女孩不习惯别人分她的奶吃的话，她们会十分和睦地度过童年的。

后来，有一天晚上，堂娜罗莎被她女儿的哭声吸引，出其不意地发现奶妈睡在两个女孩之间，两臂伸开，挡住了她们分享甘甜的奶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因为女奴不听话而当场惩罚她吗？换奶妈吗？堂娜罗莎想：两个办法都不好。前者会因为受到惩罚而毒化了奴隶的奶汁；后者

在喂奶的第八个月突然换奶妈，会对阿德拉的健康甚至生命带来危险的后果。她不知所措，征求丈夫的意见。假若世界上有性子暴烈的人，那就是她的丈夫了，但他却劝她慎重和宽容，等待更加适当的机会。他说："她的第一次过错被发现后，玛丽亚·德雷格拉是不可能再犯的。"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拖了一年半之久。后来在意想不到的一天，她吩咐管家开除了奶妈，把她送上一艘双桅帆船，从哈瓦那到了马里埃尔，把她安置在拉蒂纳哈糖厂里，要工头好好管教她。一八三〇年她就在那里当护士，也就是说，偿付她十三年以前作为慈爱的母亲而犯下的过错。

奴隶制度有力量使奴隶主在精神上颠倒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减弱人类的同情心，抛弃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削弱自尊的感情，甚至使荣誉的观念模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心里割断父母或兄弟姊妹的爱，消除对温柔的心灵自发的同情心，这种事倒是并不常见。因此，玛丽亚·德雷格拉对和女儿、丈夫及阿德拉本人从此分离，在拉蒂纳哈糖厂的放逐生活中度过余生，在思想上感到十分痛苦，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奴隶主的不成文法中，奴隶主并不承认罪过与惩罚之间能有什么比例和衡量的尺度。惩罚不是为了矫正过失，而是为了发泄一时的冲动，其结果，奴隶只犯了一项罪过，几乎总是处以几种刑罚。对玛丽亚·德雷格拉来说，正象俗话所说，真是雪上加霜。她从哈瓦那放逐出去，和女儿及丈夫分开，也许终生不能再见到他们，从城里的奶妈变成了

乡下的护士，由从属于城里任性的管家变为从属于作威作福的糖厂工头，在堂娜罗莎看来，这些都还不足以洗涤她的不幸的女奴的罪过。

这位夫人还没有切实查清玛丽亚·德雷格拉在多洛雷斯出生的一年半之前喂过奶的女孩究竟是谁的女儿。她唯一能从堂坎迪多那里知道的，是蒙特斯·德奥卡医生雇下她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私生女孩喂奶，而这位朋友的名字是不该透露的。在哺乳期间，堂娜罗莎每月按时无误地从堂坎迪多手里收到两盎司黄金，作为租赁女奴的代价。但这不足以满足她的嫉妒心理，反而引起她很大的怀疑，成为她和丈夫之间经常抱怨、争吵的神秘因素，间接地使她忧心如焚，有时竟变成了对玛丽亚·德雷格拉的仇恨。

幸亏这种不公正和残忍的事情发生时，两个小女孩还不懂事。她们在一起长大，实际上吃同一的奶汁，尽管她们的地位和种族截然不同，但却相亲相爱，象姐妹一样。阿德拉长大了，跟她的姐姐卡门进了一所离家不远的女子学校，中午多洛雷斯为她们拿着书本、水果及清凉饮料送到学校去，下午三点陪她们回家。卡门和阿德拉到了青春发育年龄，而多洛雷斯比她们更早。两姐妹一离开学校，她和她们白天黑夜总是形影不离。她给她们穿衣梳头，临睡时替她们洗脚。白天她坐在她的小姐们身边缝衣服，晚上她或者睡在阿德拉床边的硬地板上，或者睡在隔壁房间的硬木板上，和另外一个年纪最大的女奴在一起。

多洛雷斯和蒂尔索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前者生在哈瓦

那，是黑种，因为她的父亲是黑人；后者是后来在拉蒂纳哈糖厂出生的，是黑白混血儿，因为他的父亲不论怎么说也是白种人。因此，他们看起来不象姐姐和弟弟。玛丽亚·德雷格拉更喜欢蒂尔索一些，因为他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而多洛雷斯则仍然保持着那种可憎的肤色，她认为这是她永远无法摆脱奴隶地位的明显而主要的原因。但是，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玛丽亚·德雷格拉也必然看到，她作为母亲的这种最美妙的幻想是无法实现的。她所喜欢的蒂尔索并不爱她；他对出生于黑种人感到耻辱，更何况母亲是糖厂的护士。相反，多洛雷斯却很爱她的妈妈，每当妈妈在拉蒂纳哈糖厂受虐待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她总是痛哭流涕，恳求阿德拉设法让她回到哈瓦那，把她从苦牢里解救出来，她在那里已经受了多年的惩罚，只是因为她同时给自己的女儿和主人的女儿喂奶。阿德拉感到了这种悲痛的诉苦的力量，虽然她年纪很轻，有许多分心的事情，但是在寂静的夜里，她躺在床上，不断地听多洛雷斯跪在床边讲述玛丽亚·德雷格拉在糖厂工作和遭罪的凄惨故事，不得不感动得甚至流出了眼泪，在打呵欠之中，答应多洛雷斯第二天向堂娜罗莎说说这件事。很多次，这两个同吮一个奶头的姐妹就这样睡着了，脸颊上几乎满是泪水。

但是，第二天阿德拉没有找到有利的机会和母亲说话，因为夫人对子女们相当严肃，只有对莱昂纳多是例外，他在家里是溺爱的娇子。对奴隶们，她是冷酷无情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终于在一天下午，当阿德拉因为头有点疼斜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时，母亲走近她，坐在她的旁边，开始用手摸她的前额，表示疼爱她，或者纯粹是为了分她的心。姑娘鼓起勇气，及时抓住机会说：

"我想求你一件事，妈妈。"她说话时由于激动或害怕，声音都发着抖。

短时间里堂娜罗莎没有回答，只是惊讶和沉思地看着她的女儿。这使阿德拉更加心慌意乱，但她还是急忙说：

"你将不会对我说不。"

"你病了，孩子，"堂娜罗莎冷淡地说，"你安静一些。"她站起来要走。

"只有一个请求，妈妈。请你听一会儿。"阿德拉接着说，两眼已经湿润，拉住母亲的裙子。

母亲又坐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女儿的话，特别是女儿的态度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一切都说明着她特别激动和苦恼。

"好吧，我听你说，说吧。"

"但是，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我不知道你向我要求什么，我不能事先就说是否拒绝你。但是，我想准是你的一件蠢事。说吧。"

"妈妈，你不觉得玛丽亚·德雷格拉已经洗清了她的罪过吗？……"

"我不是说了吗？"堂娜罗莎生气地打断了她的话，"为了这件蠢事，你竟然把我留下，要我听你说吗？谁对你说那个黑女人正在洗涤她的某种罪过呢？"

"为什么让她在糖厂待那么长的时间呢？"

“哪里更适合那个母狗待着呢？”

“耶稣，妈妈！你这样说哺育我的人，使我感到痛心。”

“但愿她从来没有给你喂过奶。你不知道，当我把你交到她手里时，我多么难过。但是上帝很清楚，我那样做是万不得已。你别再对我说起玛丽亚·德雷格拉，我不想知道她的事。”

“我原来以为你已经饶恕她了。”

“饶恕！饶恕！”堂娜罗莎提高嗓门重复说，“永远不会饶恕的！对我来说，她已经死了。”

“她对你做了什么事，使你这么严厉呢？”

“谁对她严厉啦？”

“你以为糖厂的活还少吗？他们对她的虐待还少吗？”

“我知道，对她的虐待没有超过她应得的惩罚。”

“可是大家都说超过了。”

“这‘大家’是谁？”

“我想其中之一是谢拉老板，他为办理糖厂奴隶的衣服、毯子等必需品的事，上周来过这里。”

“奇怪的是老板怎么会和你说话。”

“不是和我，妈妈，他是和别人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爱玛丽亚·德雷格拉，就把她的话告诉了我。她发生的事情使我很痛心，我确实想请你为她，也为我做一点事情。她请求我做她的保护人，设法把她从糖厂调回来……”

“阿德拉，”堂娜罗莎被女儿的天真而温柔的语调所感动，对她说，“阿德拉，你不知道你要求我做出的是怎样的牺

牲。但是，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全家将到糖厂去，到时候我们看看对那个着了魔的黑女人能做点什么事吧。可是我应该提醒你，别指望我会很快息怒，不考虑成熟就行事。那个黑女人已经堕落，不可救药了。她不仅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忏悔改过，洗清她违抗我明确的命令的罪过，而且自从到拉蒂纳哈以后，变得更坏了。我把她放在那里十二年了，每一次都给我报来对她更多的埋怨，听到更多丢脸的事情。我们原来在那里的管家对她很恼火。女儿，我对你一点也没讲过，因为没有机会，但是我觉得玛丽亚·德雷格拉已经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对你，对卡门，甚至对多洛雷斯自己，都将是一个坏样子。自从她进糖厂以后，那里就开始了内战，结果不得不时常调换管家、工头、榨糖师傅、木匠，以及其他所有白面孔的人，似乎该死的黑女人对男人有一种魔力，或者是所有那些男人对任何穿长衣的女人都容易昏了头。对玛丽亚·德雷格拉所走的道路，蒂尔索就是活生生的控告，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比斯开的木匠，很久以前就在我们的拉蒂纳哈糖厂做工……把她按在地下抽鞭子也没有使她改得过来……”

堂娜罗莎最后的几句话说得阿德拉浑身发抖。因为她虽然听过多洛雷斯的悲叹，但并不知道对她爱慕的奶妈除了被残酷地从哈瓦那驱逐出去之外，还受到了其他的惩罚，奶妈是她在世界上最疼爱的人。她好象听到了鞭子的抽打声，牺牲者的叫喊声和皮肉的撕裂声，不禁全身毛骨悚然，双手蒙着脸，从她粉红色的手指间滴下了两滴眼泪，像两颗

露珠一样，落到她纯洁而激动着的胸前上破碎了。她只是大声地喊：

“可怜的女人！”

这时，堂娜罗莎发觉自己说得太过分了，赶忙接着说：

“你看到了吗？你也为了这个黑女人变得昏了头。把你交给她喂奶真是不幸。你必然对她感到亲切，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必须承认，这种感情是不对头的，你要说服自己，她不值得你同情。你等着吧，从现在起到圣诞节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安排。”

无论如何，这是一线希望。母亲一走开，阿德拉就把这一消息转告了她同奶的姐姐。多洛雷斯只知道爱她的年轻小姐，和男性恋爱她还年轻。她不断努力使自己象小姐一样，模仿她的声调，她的风度，她走路的姿势，她穿衣的动作，当然也模仿她卖弄风情。因此，每当她的奴隶伙伴们想说一些使她高兴的事情时，他们就称呼她为“阿德拉小姐”。

第 十 章

我已经知道你向我要求什么，
你带走我的心吧……带走吧。

——拉蒙·马约尔加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中旬，北风把佛罗里达的第一批候鸟赶到了古巴海滩，说明对面的大陆上冬天提前到了。海水时常上涨，以雷鸣般的怒吼冲击着海岸大堤，在很长的地段上留下白色的泡沫、贝壳和碱性的渣滓。

清晨四点钟，哈瓦那街上还不很亮，在一定的距离之内人们还彼此看不清楚。确实只有很少的人例外，他们手里提着一只发光的小灯笼，摇摇晃晃地快步走向市场或教堂。有些教堂里仿佛听得到风琴声，那是修女们或修士们为早晨的祈祷伴奏。

我们说，黑夜还没有消逝，堂坎迪多·甘博亚已穿着印花布吸烟服，戴着睡帽，把头伸出临街窗户上的小窗，站在白细棉布窗帘后边，等待《哈瓦那日报》，或是呼吸一下比卧室里更加清新的空气。

不久，他开始听见一个人从老广场那边走近的脚步声，

最初并不响，后来声音就渐渐大起来。堂坎迪多朝那边看着，但是，直到那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看清楚。来人穿着粗麻布衣服，头上蒙着披巾，穿着短裙子，腰里系着一条黑色的长皮带。此外，青铜色的面孔使人看不清楚她，这是黑白混血种人特有的肤色，特别是他们年老的时候。她的穿着是印第安女人的打扮。

“早安，堂坎迪多先生。”她对他说，鼻音很重。

“祝您早晨好，何塞法大娘，”他设法压低声音回答，“您起得很早。”

“老爷在干什么呢？担惊受怕的人是睡不着的。”

“那么，又出了什么事了？快说吧。”

“出了好多事，我觉得如果拖到天亮才来，事情就无法挽救了。”

“我懂了：那天总督府对乞丐和疯子下的命令，把你何塞法大娘带到这儿来了。我在等您。”

“老爷说对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还活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的苦难。开始，人们以为只是收容那些在街上游荡的穷人和疯子。但是，昨天下午，保拉医院的修女告诉我，私人家里的和医院里的疯子都要搬到圣迪奥尼西奥或者在慈善部门院子里盖好的一幢房子里去。老爷可以估计到，听了这样的消息，我的心情会怎么样。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合眼。自从命令公布以来，我的心就告诉我要倒霉了。”

“也许还有时间补救。”

“但愿上帝这么做，我的老爷，因为如果姑娘在医院里

都是受罪，把她送到圣迪奥尼西奥或者圣拉萨罗的新房子里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那里没有人照顾她，没有人替她办事。他们会拿棍子对付她。我还没有失去看到她恢复理智和完全健康的希望哩！现在我可怜的查里托在前边走，我就跟在后面①。我们将要结束苦难……愿最圣洁的圣母决定吧。"

"何塞法大娘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吗？"

"我认为，或者确切地说，是医院的修女索莱达嬷嬷认为，如果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对非常慈善和敬仰上帝的检察官说几句话，他会装做没有看见，不对查里托执行那道命令的。一切都靠他了。也许必须找医生开一张证明。检察官是个老好人，愿意帮忙，索莱达嬷嬷也是那样。因此，老爷看到……"

"我懂了，我懂了，"堂坎迪多沉思着重复说，"我现在告诉您，我已经和蒙特斯·德奥卡商量过了，他认为要把病人送到乡下，让她洗洗海水浴。我们看看能够怎么办……"

但是，听到了门廊里的脚步声，他就不再说了，向黑白混血种老太婆做个手势，示意她赶快走开。

先是起床号，接着是停泊在马奇纳码头的"索贝拉诺"号军舰的炮声震动了房间的窗子，惊醒了莱昂纳多·甘博亚，使他吓了一跳。他吹了吹火绒做的火绳，打开表一看，

---

① 指女儿将死得比她早。

正是清晨四点钟。他自言自语说:“准时。”就赶忙起床穿衣服。为此，他用火绳点着一根鲸油蜡烛，因为当时在哈瓦那还没有火柴。

他在梳妆台前梳头时，突然放下玳瑁梳子，重新看看表，喃喃地说：

“四点一刻，还太早，从这儿到那里慢慢地走也要不了十五分钟。她对我说快五点钟的时候……在街角等着不是更好吗？对。”

他果断地说着，穿好衣服，洒了香水，拿着手杖离开了房间，开始走下石头楼梯。

为了避免下脚太重，他左手扶着杉木栏杆，但是下到门廊时，那里没有可以扶的东西了，又很黑，虽然他的薄底软鞋没有鞋跟，又尽量小心，但还是发出了太大的声音，听起来虽然不响，却好象一个人走在拱门下的空地板上，好象门廊里和隔壁客厅里都意外地发出了回声。他怀疑习惯早起的父亲可能就在客厅里。他暗中摸索着靠墙走，碰到了年老的马车夫。马车夫对黑暗是习惯的，他马上认出走过来的青年，迎上前去给他领路，免得他碰着马车的铁轮箍。

“皮奥！是你？”他低声地说，“开门。”

“老爷在临街的窗口张望着呢。”黑人回答。

“活见鬼！正门的小门是闩着的吗？”

“没有，少爷。迪奥尼西奥到广场去时，我就拔开了门闩。”

“你轻轻把它打开。”

门轴没有发出响声，但是堂坎迪多已经听见了门廊里的脚步声，他靠着铁栅栏嚷起来：

“皮奥，是谁？”

“是少爷莱昂纳多，我的老爷。”

“你出去，叫住他，拦住他。跟他说我叫他。快点，笨蛋。”

堂坎迪多在等奴隶回来时，在临街的窗口和门廊的铁栅栏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叽哩咕噜地说：

“这个十足的二流子，这个时候到哪里去呢？肯定没好事。是到那里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注意他。难道那个神圣的女人根本没有留人看着？……也许没有，很可能没有留人。有些人不用心思，粗心大意，不采取预防措施，因此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魔鬼也可能想象得到这种种情况……机会，年龄，诱惑，不睡觉的仇人……连我也疏忽了。我早该预见到，避免它，是的，防止事情发生……但是怎么办呢？如果我能做到的话！走着瞧吧。我要打断他的脊梁骨，把他送到一艘军舰上去，就象我叫坎迪多一样肯定，让人们好好管教他，看他是否会减少一点血管里土生子的血液。他不象我的儿子，不象。假如象我在四年前想到的，把他送到西班牙去，这一切就都避免了。他的母亲也有过错。皮奥找不到他，我几乎高兴，因为我可能打死他。我觉得对他就该这样办。”

这时皮奥疲倦地回来了，气都没喘一口就说：

“没有找到，老爷，哪儿也没有少爷。”

“蠢东西！”堂坎迪多吼叫起来，“你到哪儿去找他的？”

“在执马缰的手那边，老爷。”

“你是说左边吗？两只脚的畜生！如果他是往右边走的，你怎么能碰到他呢？笨蛋！去吧，滚开！如果上帝不拦住我，我会一脚把你的肠子踢出来。”

听到堂坎迪多没有节制的说话声，堂娜罗莎在通往客厅的房间门口出现了，吃惊地问：

“出了什么事，甘博亚？你为什么喊叫？”

“问你儿子去吧，他刚从那边出去，成了个屡教不改的家伙。”

“屡教不改的家伙吗？我不明白。他做什么坏事了吗？他是去做坏事的吗？”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但是我怀疑，我担心，我想这个十足的二流子是会去干坏事的。这孩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上街去，还躲着我，决不会是去望弥撒或者忏悔的，只有糊涂虫才不怀疑他。”

“也许他是出去乘凉，也许他想早起让你高兴。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去干什么坏事。至少你不能肯定，不知道他是去干什么的。为什么总是对你的儿子往坏处想呢？”

“因为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从坏处着想，你就会成功。我对你再说一遍，他绝不是去干好事的。他是你生的，但我比你更了解他。我知道该怎么处置他。”

“可怜的孩子从来没有使你高兴过。他还不如你的继子。如果是继子，也许你对他会宽容一些。”

“你怜悯他吧。愿上帝保佑，要不了多久你必然会为他掉眼泪的。”

莱昂纳多走到街上之后，看到靠近左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象女人一样的黑影朝保拉医院的方向走去。是跟上去弄清禁她是谁还是不管她，他一时踌躇不决。但是，他父亲叫皮奥的喊声使他决心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以便尽快到达圣克拉拉街的街口。由于这个意外的动作，所以老奴隶就没有能追上他。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奥雷利街，上了圣卡塔利纳修道院的高堤或平台，从东向西穿过去，往下到了阿瓜卡特街，走下三级或四级台级，径直奔向对面的小房子。

门好象没有锁，也没有闩着。他用指尖推门，门果然开了一点。于是他又用力推，挪动靠着门的椅子，门开大了，青年便从两扇门中间溜了进去，站在屋里。狭窄的房间里烟雾很浓，好象充满着潮气，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靠左边壁龛里的小石板上点着灯。他终于在一臂之远的范围内，看到了一对鸽子栖息在椅子的靠背上，一只猫躺在皮椅垫上，桌子下一只母鸡用温柔的翅膀保护着小鸡，小鸡把嘴伸到羽毛外面，开始不停地轻声叫着，它们在感到害怕或寒冷时经常这样。

他的视线从地面渐渐抬高到里面房门的高度，看见那里好象有一个女人站着，穿着一件白衣服，浓密的头发披散，形成许多圆圈和零乱的波纹，落在胸前和肩膀上，虽然又长又密，也没能盖住肩膀和胸脯。他们彼此认出来了，他向她跑去，在热烈而响亮的亲吻声中紧紧拥抱，溶为一体。

保拉医院只是同名的教堂的延伸，紧靠城墙角，朝着港湾的东南方。它的大门朝北，开在教堂和医院之间的走廊的高墙那里。进了大门有一间瓦屋顶的前厅，很象修道院的会客室。那里站着一名哨兵，防止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犯人或疯子逃走。一般来说这里只收容罪行不严重的女人和非狂暴性的精神病患者。

莱昂纳多出门时看见的女人沿着圣伊格纳西奥街快步向城南走去，一直走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前厅。不知不觉，东方地平线上开始亮了，哨兵手持出鞘的马刀，在瓦屋顶的前厅房前两边踱来踱去，拦住了她的路。

“祝您早安，军人先生。”老太婆想让哨兵高兴，这样向他问好。

“管它早安不早安，”士兵粗鲁地回答，“我们这里很久以来就是这个样。”

“军人先生好象不认识我。”她用恳求的语调和态度说。

“这毫不奇怪，因为如果我和巫婆打交道，魔鬼就会把我抓走。”

女人用手划着十字，说她想和医院里的修女索莱达嬷嬷说话。

“我不认识那个嬷嬷，”哨兵回答，又踱来踱去，“那里面没人办事，进去吧，进去，别挡路。”

过了前厅的门槛，是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右边是教堂的一侧，其余三面是很宽的走廊，其中左边有三道大门通向病房。一些石头砌成的方柱把房间分成长长的两间，里面

摆满了床，床头紧贴着楼房两边的墙壁，中间空着一条过道。房间里没有屏风，也没有隔墙。因而查病房的人站在哪个门口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床。朝港湾那边，或者说东边，象南北两边一样，有一些很高的窗子，使得宽敞的房间很亮，空气流通。

披粗麻布头巾的女人刚进院子，就看见修女索莱达嬷嬷从教堂那边走过来，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笼，在她后面是一个穿黑色斜纹布长袍没戴四角帽的教士，双手举在胸前，捧着一只银圣餐杯，杯盖也是银的。两人大步走着，口中喃喃念着祈祷词，在寂静的院子里发出回声，好象许多大苍蝇在嗡嗡叫一样。他们径直走向病房，从一边穿过到了另一边。两人走过老太婆身边时，她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便双膝跪下大声说：

“这是圣油！愿上帝的胸怀接受垂死者的灵魂。”

她很热忱地念过祈祷词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才站起来，身子几乎弯成弓形，东歪西倒地一直走到房间中部的门口，又双膝跪下。这时，她看见教士站在对面一张病床旁边，正给一个病人涂临终圣油，修女在对面跪着，用力举起小灯笼，为这凄惨悲伤的场面照明。

修女陪着教士去教堂以后回来，又到了病房，看见披头巾的女人还跪着，头耷拉到胸前，专心在祈祷。索莱达嬷嬷用手碰碰她的肩，祝她早安，这时女人因为痛苦，几乎听不清她的问话。

“她就这样死了吗？”她问。

"已经安息了。"修女简单地回答。

"哎哟!"老太婆说完,晕倒在地上。

"耶稣! 何塞法大娘! 何塞法大娘!"修女来回地反复叫着,用力把她扶起来,"您怎么啦?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您看,我们两人都搞错了。我没明白您的问话,您也没懂得我的回答。死的不是查罗。不是,不是她,是一个几天前进医院的可怜的黑女人。查罗好一点了,她胸口的疼痛减轻了一些。是的,毫无疑问。医生这样说,我也看见了。好了,您来吧,我让您亲眼看看,自己明白过来。"

听了这样肯定的话,何塞法大娘慢慢地醒了过来。她泪如泉涌,悄悄跟着修女到她非常关心的病人床前。这时病人坐着,只用被单盖着蜷起来的两条腿,裸露的两臂抱住腿,前额搭在膝盖上。她的头发几乎剪光了,象一般为疯子剪的那样,在脆弱苍白而干瘦的皮肤下面,露出骨头架子。她只穿着一件内衣衬衫,仅仅盖得住后背的一部分。她在床上的姿势和有时微弱的干咳声,表明她还活着。

"查罗,查里托,"修女亲切地对她说,"你看谁来了。抬起头来,孩子。振作起来。"

"我的女儿!"何塞法大娘鼓起勇气说,"你看着我。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你还认识我吗,我的心肝?我是你的母亲,我想看看你的脸。回答我吧。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我们会很快接你出院,送你到乡下去治疗,你将高兴地认识和拥抱你的女儿。哎! 如果你能看见她该多好! 她漂亮极了,和你当年一模一样。"

"您看她一声不吭，"索莱达嬷嬷说，"当她这样不说话，也不动弹时，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她吃点东西。别的时间她又喊又叫，好象有人要杀死她一样。有时候则或是哭泣，或是哈哈大笑。"

何塞法大娘用了她以为是最有效的方式去打动女儿，却没有效果。她恳求，抚爱，流泪，都是枉然。病人对一切都没有感觉；她不答腔，不抬头，也不改变缩成一团的姿势。显然，她没有意识到刚才对面床上死人的情景，当然也没有听出索莱达嬷嬷熟悉的声音，没听出忧伤的母亲痛苦的声音。

时间不早了，何塞法大娘必须赶快回家，她把外孙女一个人留在家里了。她急忙对索莱达嬷嬷说，那位保护她们的绅士准备作出最后的努力治好查罗，假如还有救的话。为此，他将把她送到靠近海边的乡下去，在那里换换空气，经常洗洗海水浴，由一名医生照管她。

"何塞法大娘，这个办法好，"修女高兴地说，"在这里，看来这个可怜的姑娘是没法治好的了。此外，不把她接出去，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把她送到慈善部门的新房子去。这些天以来，每天都在街上收容穷人和疯子。昨天把大吵大闹的多洛雷斯·圣克鲁斯带走了。巡官坎塔拉彼德拉已经把转移所有能够走动的女疯病人的命令通知我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何塞法大娘在圣佛朗西斯科·德保拉医院里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这件事情之后，怀着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第十一章

……但是，如果恶习玷污她的纯洁，
以污浊的冰块向她注入，
保护她的天使就会飞走，
上帝也将扭头而不顾。

——路易萨·佩雷斯·德蒙特斯·德奥卡

何塞法大娘回到阿瓜卡特街她的小房子时，天已经大亮了，太阳暖洋洋地照着。看来，除了母鸡和它的小鸡在门框和门轴之间寻找到院子里的出路以外，这里根本没有人活动过。老太婆最先注意的，是看看外孙女是否还睡在高床上。她满意地看到她安静地睡着，于是便摘掉粗麻布披巾，松松腰带，赶走躺椅上的猫，自己躺了下去。那猫听到女主人进门的声音，就张开大口，露出了红红的舌头和锐利的牙齿。

躺倒在椅子上以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她正在经受人们从来没有遭受过的最痛苦的折磨。她唯一的女儿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禁止母亲去照顾她。女儿发了疯，得了肺病，她对女儿却无能为力。如果说以前她还有些怀疑

的话，这天上午何塞法大娘就完全相信，只要她的女儿继续留在那里，病就没法治好，也不会减轻。

为什么忧伤的母亲那么久以前就和她痛苦而垂死的女儿分开了呢？读者记得，十六年前，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阿拉尔孔发了疯，是因为她刚生女儿被抢走，送进了育婴堂，受了刺激和意外的打击。当女孩被送回来时，虽然长得圆圆胖胖的，喂养得很好，但是已经太晚了，她心灵中的最后一线灵光已经熄灭。如果她发的疯是属于温和的，还可以让她在母亲和女儿身边度过余生，但是她有时疯得近乎发狂，在那种情况下，要控制住她，阻止她伤害自己或她的亲人，那是很困难的。

此外，当时在哈瓦那还没有疯人院。有些医院，比如保拉医院只接受属于下列情况的女人：她们的家属无法在家里看护她们（这种情况比较多），让她们跑到街上，就会引起小伙子们的嘲笑和胆小的人们的议论。保拉医院修女所说的多洛雷斯·圣克鲁斯就属于那种女人。

这个黑人妇女曾经是有名的哈鲁科家族的奴隶。由于她勤劳节俭，终于赎了身，积蓄了一笔钱。她买了店铺的房子和奴隶，贩卖肉类和水果，当时这是相当赚钱的生意。

不知什么原故，有人开始和她争夺她的小店铺的所有权。这使她长期花钱打官司，虽然她打赢了，但为了支付律师、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办案的官员、法官及顾问们的诉讼费、酬金、贿赂和小费等等，只得把小房子连同两个奴隶一起卖掉了。结果在意想不到的一天，可怜的女人不是表面

上，而是真正变得一贫如洗了。

对于任何一个酷爱金钱，因为金钱而得到满足的人来说，这大概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从前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变成奴隶和店铺的主人，现在却又被绑在另一种奴役即穷困的柱子上，这不能不使她在经受这种变化时理智失去了平衡。事实上，她已经疯了。从那时起，她穿着破衣服，头上装饰着哈姆雷特剧中那样的纸花和乱草，在街上日夜游荡，扛着一根长棍，棍上挂着一只篮子，沿街无拘无束地喊着：

“呸！呸！我就是多洛雷斯·圣克鲁斯。我没有钱，我不吃饭，不睡觉。强盗抢走了我所有的钱。呸！呸！呸！”

读者想想，何塞法大娘的女儿，是一个不幸的母亲，在发狂的时候向人们披露出使她处于最凄惨境地的步骤，方法，甚至某人的姓名，那还了得！这样的景象不该出现，以后也没有出现过。过去尽管牺牲很痛苦，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无辜的女孩的健康和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牺牲。女孩又间接造成了母亲的不幸。为了不让女孩在成长和智力发育期间看到母亲失去理智，成为外人的笑柄，外祖母认为让母亲和女儿相认还不是时候。因此分离可能是永久的。

当有人在街上敲门的时候，这种想法比任何时候都牢牢地占据了老太婆的心。她好象从恶梦中醒来一样，站起来去开门。来人是送牛奶的，他是卡纳利亚群岛人，穿着农民服装，腋下夹着一个陶罐，手里拿着一只白铁小罐，用他本乡特殊的声调问候她，并且说：

“老主顾，上午总算开门了。这确实是我第三次给你送牛奶来了。”

“我去望弥撒了。”何塞法大娘回答，拿来土锅盛奶。

“我还以为这一家人全死光了呢。”

“我刚从街上回来。”

送牛奶的人以特别的神情看看老太婆以后，接着说：

“老主顾，要多加小心。因为俗话说，有仇敌的人不睡觉。”

“感谢上帝，我没有仇敌。”

“老主顾，你以为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隐藏的仇敌。老主顾，你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吗？”

“女儿？不，先生，是外孙女。”

“那也一样。因为在外孙女的脸上就藏着老主顾的仇敌。没有小伙子不追求漂亮女人的脸蛋的。如果说今天清晨我没在这儿看见一个漂亮的堂迭戈，那才是活见鬼。现在我不敢说他是紧靠着门还是窗户……但是，我真的看见他了。”

“货郎，你是自己骗自己，”老太婆惶惑不安地说，“我外出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小伙子追求我外孙女漂亮的脸蛋，象你说的那样。”

“我只是对老主顾说说而已，您要多加小心，不要粗心大意，因为我确实看见他了。”

这又引起了不幸的外祖母的不安和苦恼。她知道一个有钱人家的白种青年正在追求她的外孙女，追得形影不离。

他送她贵重的礼物，用他的马车接她去参加节日的舞会，而她也决心要报答这种殷勤和礼物。但是，外祖母根本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会利用她到教堂或医院去的机会来向外孙女偷情，勾引她，糟踏她的前程。

这时，她想起，她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时，曾委托邻居的女人照顾她的，也许两个情人是事先约好，商量好当她去保拉医院时在这里相会的。不管怎么说，送牛奶的人肯定，他大清早在门口或窗口看见过一个漂亮的堂迭戈。"谁知道他进去没有呢？如果出了倒霉的事，是谁的过错呢？难道外孙女可能是和倒霉的母亲走着同样的道路，几乎用同样的方式在糟踏自己吗？"

"唉！"何塞法大娘叹息着，双膝跪倒在供着多洛罗萨圣母像的壁龛下面，"最圣洁的圣母啊！我究竟干了什么要遭受这样残酷的惩罚呢？我犯了什么大罪呢？是我这辈子犯了死罪自己还不知道吗？你知道我是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母亲。我设法抚养大了我的儿女，要他们敬重上帝。我专心向他们传授健康的道德品行和宗教教义。我严格按照教堂里圣母的吩咐去做。最圣洁的圣母啊，你是弱者的保护人，慈悲的母亲，你为什么允许那披着人皮的魔鬼引诱我的外孙女，天真无辜的女孩子，上帝的小绵羊离开道德的轨道，把她推进罪孽的深渊，使她失去天使的照顾，象她不幸的母亲那样呢？最慈悲的圣母，在我一生中这最严重的危急关头，你也将抛弃我吗？"

何塞法大娘把她唯一读过的祈祷书里的思想，甚至词

句，几乎一字不差地念完了。毫无疑问，她的宗教信仰的热情，她对刚才发生的不幸的事情的考虑，使她意识到那无疑是她应负的重大责任，这些唤起了她的灵感，尽管她文化程度很低，还是临时编了一篇很有口才的祷词，真实地表达了在这种情况下支配着她的全部感情。但是，热烈的祷告没有使她碎裂的心减轻多少痛苦。因为卡纳利亚群岛人准确及时的消息，象在她的胸口按着一把刀子，一动就要刺进肉里，把她杀死。她也忘不了那人最后含义深长的话，不去想也不行，正相反，那句话在她的耳朵里反复响着："我看见他了。"

这句话也在塞西莉亚的耳朵里响着。外祖母从教堂回来以前很久她就没有睡着，只是这句话给她的印象完全不同。她心里窝火，感到愤怒。因为她想，谁指使那个家伙来通风报信的呢？她有没有情人，是不是在门口或窗口和他见面，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他硬说看见他了呢？该死的家伙！要是在他说那些话以前就割掉他的舌头，那该多好！他肯定看见小伙子进来或出去了，如果说他没有固执地肯定这一点，那是因为外祖母没有给他时间。

但是，必须注意，外祖母痛苦悲伤的表情，好象不比往常，大概有重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原因呢？塞西莉亚不知道在保拉医院发生的事情。受惊的良心替她解了谜。她犯了严重的错误，背着外祖母，违背她明确的命令，在家里接待了正在和她恋爱的白人青年。

从这个时候起，骄傲而有主见的塞西莉亚体验到了从

来没有体验过的某种心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她一生当中的一次重大变革。面对着过失，她开始表现得软弱、怯懦、犹疑，为自己的行为在外祖母和女朋友们面前感到羞愧。她有什么脸面去见她们呢？送牛奶的人当天上午就会把她的事情到处宣扬。至少邻居已经知道了。她一上街，人们就会用手指头指着她，用她能够听见的声调说："走过去的那个姑娘趁着外祖母到教堂去的机会，在家里接待追求她的男人。"

但是，塞西莉亚在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当中，没费多大劲就明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外祖母也许还不完全相信她犯的过错；二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为了两人都安宁，只好尽量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直到弄清事情的真相并作出决定为止。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在衬衫外面披上一件衣服，走到寝室门口。老太婆还跪在那里，刚念完临时编的祈祷词。她跑到她身边跪下，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非常温柔地问：

"亲爱的姥姥，您怎么啦？为什么这样忧伤？"

老太婆没有回答，回到躺椅上，悄然落着眼泪。没有别的东西比眼泪更能打动人了，而况塞西莉亚又很容易受感动。她扑到外祖母的怀里，她的眼泪和老太婆的眼泪流在一起，这是痛苦的必然流露，但原因完全不同。也许她们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解释，使双方都满意，因为她们精神上都有这种准备。但是又有人在叫门了，何塞法大娘忙去开门，向外走时揩干了湿润的双颊。原来是卖肉、猪油和鸡蛋

的非洲黑女人，脑袋上用一个垫圈顶着一块长方形木板，右手拿着一只用椰子叶做的苍蝇拍。

也许因为她有些发胖，天气又热，也许因为黑人本来不整齐，这个卖货女人穿着条纹布裙子和应该是白色的胸衣，胸衣只到肩膀，后背更短。穿着这种衣服，袒露双臂，是希腊人或罗马人的打扮。她的圆圆胖胖的脸颊发出光彩，好象按照她故乡的习惯涂了油一样。她当然没有穿鞋，只在走路时脚趾头拖着一双拖鞋。何塞法大娘开门以后，她把木板放在门槛上，用音量跟她的个子不相称的尖声说：

"早晨好，老主顾。您今天不买点东西吗？我还没开张呢。"

老太婆简短地回答了她的问候，帮助黑女人把木板放在地上，急忙说要买一角钱的猪肉，五分钱的鸡蛋，五分钱的猪油。卖货女人估摸着切了肉，连同其他要买的东西一起放在塞西莉亚拿来的盘子里。一看见她，黑女人就唠唠叨叨地说起来：

"哈瓦那糟透了，姑娘。所有的人都是杀人犯和强盗。刚才我亲眼看见他们抢劫了一个基督教徒。他是一个白人青年，长得很英俊。一个手拿铁棍的黑白混血种男人和一个黑人一前一后夹住他，按在圣特雷萨街角的大炮上。他们大白天抢走了青年的表和钱。我可不想看那种事。很多人在那里经过。我认识那个黑人，他是我丈夫的儿子。唉！我害怕。我的胸口还在发抖。"

听了这种混乱费解的叙述，塞西莉亚大吃一惊。她心

想，被抢的人可能就是她的情人，但是她尽量装出神情自若的样子。卖肉的女人接着说：

"在西提奥斯那里，一天晚上出了一件大事。顿达想逮捕杀死曼里科街和特雷亚街上粮食杂货商人的凶手。他们在一家殡仪馆里躲着。总督下令逮捕他们。顿达进去了，单身一人用剑把两个人抓住了；我丈夫的儿子马兰加从院子里逃了出去，现在还躲着。他是他们当中最坏的。所以，老主顾，你要看清楚这些事。不要相信任何人。老主顾，再见！祝您健康。"

卖肉的女人刚走，卖面包的黑人头上顶着面包篮子跟踵而来，真象是她的影子一样。这时何塞法大娘想起来，应该做早饭了。我们在本书开头说过，炉灶就在院子里倾斜的屋檐底下，没有烟筒。老太婆在那儿用火镰、火石、硫磺、蜡烛头和一些木炭生着了火，不大一会儿早饭就做好了。这时塞西莉亚摆好桌子，两个女人在桌边坐下。好长时间她们没尝一口东西，眼睛看着盘子，默默不语。外孙女每时每刻都害怕外祖母从脸上看出自己的过失，不敢正面看她。这时外祖母好象很激动，在生闷气。从她嘴唇的动作看得出来，她好几次想说点什么，但声音在喉咙里哽住了，说不出来，只是抽噎。最后，她振作了一下，说道：

"我应该现在就死。"

"耶稣，姥姥！您别这样说。"塞西莉亚大声说，没有抬头。

"如果我是这样感觉，为什么不说呢？我在这个世界上

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成了绊脚石了，不过是绊脚石了。”

“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

“可能，虽然我很痛苦，到现在我还能忍受。但是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不能再忍受了。我一直在想，死了更好。”

“您不是说过，抱怨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贫穷和痛苦是罪过吗？请您记住，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直到钉死他的地方。”

“我真可怜！我在痛苦的道路上走了很久，现在已经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只差把我钉上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好象我最亲爱的人已经宣布，要把我钉上十字架。”

“如果姥姥是指我的话，那您就确实不公道了。上帝很清楚，为了减轻您的痛苦，我甘愿做出一切牺牲。”

“你并没有这样做，也看不出来。正相反，好象你总是高兴做我不愿意和禁止你做的事情。假若真象你说的那么爱我的话，你就不会做出某些事情……”

“唉！看您说到哪儿去了。”

“说我该说的事情，说所有稍微重视孩子的前途和自己的荣誉的母亲该说的事情。”

“如果您不听那些饶舌的人的谣言，就不会烦恼了。”

“孩子，问题是这种谣言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是一样的，一点儿不差。”

在激烈的争论中，姑娘鼓起勇气问：

“除了谣言，您能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呢？好吧，您说吧。”

“塞西莉亚，我看得很清楚，象大白天的阳光一样清楚，你不听我的忠告，自找堕落，就象飞蛾扑火一样。”

“如果您指的是某人和我结婚，给我很多财产，很多丝绸衣服，让我变成一个太太，带我到谁也不认识我的别的地方去，您还说什么呢？”

“我说那是不能实现的梦想，是胡言乱语，是疯话。首先，他是一个白人，而你是有色人种，尽管有珍珠一样的皮肤和丝一样的黑发如何掩盖着它。其次，他是哈瓦那有名的富家子弟，你是穷人，出身卑贱……第三……。但是，我为什么自找烦恼呢？另外还有更不合适的，无法克服的理由……你是一个轻率的女孩子，……迷了路的女人，不可救药了。我的上帝！我究竟干了什么，要遭到这种惩罚呢？”

何塞法大娘最后大声疾呼时，已经站了起来，两手蒙住耳朵，好象为了不愿从外孙女嘴里听到她关于结婚的错误的想法。塞西莉亚也站了起来，想跟着外祖母，或者想安慰她，或者想为自己辩解，说明或发挥她的思想，但是她突然停住了，因为这时内梅西亚熟悉的脸在虚掩着的街门口出现了。

第十二章

……但是，把你那只手
放在我胸口上。
马蒂尔德，你不觉得
它是一座火山吗？
那是我的嫉妒！

——米拉内斯

“早上好！”内梅西亚没有敲门，进屋后满面笑容地说。

但是，她一看到两个朋友的脸色和模样，就默不作声了，一动不动。外祖母重新躺在摇椅里，那是她喜欢的地方。外孙女靠桌子站着，一只手按在上面，显然是处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女朋友的到来最及时不过了。老太婆说话超出了谨慎的范围，姑娘害怕弄清楚外祖母最后几句话的含义。她知道了什么呢？为什么用那样含蓄的语言呢？她的猜疑有没有根据呢，或者只是想吓唬她？

其实在争论当中，两人的心情都惊慌不安。如果不掌握事实，双方就会走到站不住脚的地方，这对两人来说都是

禁区，第一个闯进去的人必然会后悔莫及，受到良心的谴责。另一方面，何塞法大娘并不认为，让塞西莉亚知道她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关于那个青年的身份，也许送牛奶的人弄错了，也许青年只是从家门口路过。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少女的纯洁，没有证据就不要指责她犯了过错。根据这些理由，何塞法大娘虽然惴惴不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还是从内心里高兴地接待突然来到的内梅西亚。

很凑巧，这时街上有人叫门，使三个女人摆脱了窘境。叫门的人使劲敲门环，这是早就不用的叫门方式。何塞法大娘对这类事情总是有准备的，她跑去开门。一个穿得很整洁头发已经花白的黑人热情地向她问候之后，把一张纸条交给了她。黑人的全身打扮象是高贵家族的马车夫。他临走时说："不必回信。"

确实不用回信，信也不是写给何塞法大娘的，写的是："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大夫亲启"。这封信来得及时，正好消除了她痛苦的心里最焦虑的事情。塞西莉亚把眼镜送到她的手里；有了眼镜，她就叽哩咕噜地念道：

"我尊敬的先生：关于我们谈过的事情，我把这封信交给送信人，要他今天之内务必交给您，以便您向她解释对那件事情该怎么办。不必赘述，她会全都照办的。您可靠的仆人和朋友将永远感谢您，吻您的手。

坎迪多·德甘博亚·伊路易斯"

她把信念了一遍又一遍，想更好地了解信的内容。接

着从眼镜框上面先看看外孙女，再看看内梅西亚(她默不作声，等待着这场哑剧的结果)，显然是在专心思考应该采取的办法。但是，信里说的“今天之内”迫使她立即作出决定，她问：

“几点了?”

“八点，”内梅西亚马上回答，“城里的卫兵刚换岗。我好象还听见鼓声。”

“我多高兴啊!”何塞法大娘说，“我的孩子，你今天很忙吗?”她接着问内梅西亚。

“不忙，大娘，一点也不忙。我正要到乌里维的裁缝店去找针线活做。但是，如果生活艰难，时间就显得长了。我晚点儿去。反正一样。”

“现在好了，孩子，你帮帮我的忙：我到梅塞德教堂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你留在这里陪塞西莉亚，好吗?”

不等内梅西亚回答，她就重新系上腰带，把粗麻布披肩盖在头上，上街去了。与此同时，内梅西亚突然转向塞西莉亚，双手拉住她说：

“姑娘，我怎么对你说呢?刚才我碰到他了。”

“碰到了谁?”塞西莉亚问。

“你痛苦地追求的人。”

“这种殷勤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亲爱的，可能吗?你说这个，好象对你无关紧要。我说碰到了他，因为我相信你有兴趣知道，我是怎么看见他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见他的。我是来找你的。”

"我不能出去。"

"对于这种事情，象你这样敢作敢当的女人总是能做得到的。"

"姥姥可能很快就要回来，我不愿意她发现我出去了。"

"有什么关系？谁说过害怕呢？而且也不远。就在圣特雷萨修道院后面。"

"我不知道去那里有什么好处。"

"也许是一种醒悟。"

"因为这个，我更不去。我不想那么快醒悟。"

"亲爱的，你必须去。我对你再说一遍，你会有兴趣的。快走吧。"

"我没穿好衣服，也没有梳头。"

"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披上长衣服，轻轻拢一下头发，用披巾盖住，谁也认不出你来。我会帮助你的。"

"亲爱的，这房子怎么办？"

"我们把门锁上，不会出什么事。我们走吧。不能浪费时间了。要是我们迟到，鸟儿就飞走了。"

"穿着便服上街，我觉得难为情。"

"没人会认出你来的。唉！你根本不会因此有失体面。你去吗？如果我们被人骗了，那才遗憾。"

"那是什么事呢？"塞西莉亚进屋打扮时想，转眼间就穿戴好了。

内梅西亚成功地引起了朋友的好奇心，甚至是惊慌，她事前就高兴地看到，她很容易嫉妒。

两个姑娘费了很大劲才把门锁好。生锈的锁安在门框边上，横穿到一边，连着底座的锁头和另一边钉在门上的锁眼没法对准，因此锁头插不进去，里面的弹簧就扣不住。最后塞西莉亚用了巧劲，她们才达到目的。她们开始小步走着，从瓦屋顶的阴影下向城南走去。

在圣特雷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一幢窗外有高石凳和突出的窗栅的住宅对面，停着一辆马车，三匹马并排套在车上，面对穆拉雅街。马车夫骑在左边的马上，佩着砍刀和其他从事这个职业的辅助工具，准备起程。在人行道一边的马镫那里，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向一位穿着旅行服装的小姐告别，她坐在一位上了年纪的仪表可敬的绅士右边。

一些太太和先生们站在窗外的石凳上，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他们就是加梅斯一家，还有迭戈·梅内塞斯和佛朗西斯科·索尔法，他们正在为和父亲一起回阿尔吉萨尔去的伊萨贝尔·伊林切塔送行。几乎大家同时在窗子那里和她说话，她回答着他们，有时从车篷下面伸出头来，同时也照顾到马镫旁边的青年。他一只脚踩在马镫上，左手抓住马车的扶手。

正在这时候，两个姑娘从街北边走来了。塞西莉亚老远就认出了装做仆人的青年：莱昂纳多·甘博亚。虽然她还没有看见马车里的小姐，也并不认识她，但猜到了可能是谁。走着走着，她决定狠狠地吓唬他们一下，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虽然说不上是有益的教训。为此，她抢到了女伴的前面，把莱昂纳多用力一推。因为没有防备，他失去平衡，滑

倒了，侧身倒在车架上，倒在受了惊的小姐脚下。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那只是开玩笑，虽然开得有点过火。她从车篷下面伸出头来，看看推他的人是谁，这时她以为认出了她，在受惊和发笑的同时大声叫道："阿德拉！"

实际上塞西莉亚没有伪装，因为斗篷落到了脖子上，黑头发飘动着，只是前额系着一条红带子，两颊烧得通红，眼睛里迸发着怒火。她是莱昂纳多·甘博亚小妹妹的化身，虽然她的脸容更加突出和粗糙一些。可是，伊萨贝尔很快发觉弄错了。她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亲切温存的女朋友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确实丑恶的泼妇，塞西莉亚对她冲出一个字，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那么下流和恶毒，象一枝利箭那样刺伤了她，迫使她把脸躲到了马车的角落里去。这个形容词只有一个音节，塞西莉亚的声音不高不低，慢慢地吐出来，嘴唇几乎没有张开："呸……！"

内梅西亚用力把塞西莉亚拉走。莱昂纳多尽力站起身来。伊林切塔先生下令出发，马车夫用脚踢了踢辕马的侧腹，同时用鞭子抽着拉套的马。马车迅速起动了，向右转过弯，朝着铁拉城门的方向驶去，不一会儿就在附近的街角消失。坐在窗外石凳上的太太和先生们希望看到从马车的后窗揭起窗帘，伸出白手绢来，听到最后说一声"再见"，但却是徒劳。窗帘没有动，手绢也没有伸出来。事实显然说明，塞西莉亚的那一声，对毫无准备的旅行者们在精神上产生了令人很不愉快的印象。当人们弄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时，两个黑白混血种姑娘已经不在那里，莱昂纳多和马车也

都不见了。

在梅塞德街上也叫梅塞德的修道院附近通向保拉白杨树林荫道的右边，有一幢平顶房子，它是这个街区里唯一的房子。入口虽然宽，够两辆马车并排进去，但它不是人们所说的门廊。门前停着一辆破旧的马车，车辕里套着一匹马，和破马车很是相配；这马更象罗西南特①，而不象布塞法洛②。黑人车夫正跨坐在高高的马鞍上。为了更好地保护牲口的脊背，鞍子是用很多层鞍底布做成的。马车夫的衣服和外表与其他的配备也完全相称。在等候主人时，他或者睡觉，或者喝了过多的下等白兰地酒，因此抬头很费劲，前额有时碰到了马脖子。马一动不动，好象石头一样。

何塞法大娘从靠里的一边走近他，几次和他说话都没能叫醒他。也许是因为尊重他，或本来就害怕，她没有大声说话，也不敢碰他。他不知道马车夫的名字，但猜想他叫何塞，就亲切地反复叫道："何塞，何塞，小何塞，大夫在这里吗？"

黑人从马鞍上直起身子，做了个可怕的鬼脸，使劲睁开几乎被街上的灰尘迷住的眼睛。他说："我不叫何塞，我叫西里洛，我的主人大夫在里面，如果他没有出去的话。您进去吧，进去吧。"

老太婆向和蔼可亲的马车夫道谢之后，就进去了。客厅里有几个看样子很穷的人，男女都有，他们在等医生，而医生却不在。何塞法大娘马上心神不安地四处找他，因为

---

① 堂吉诃德瘦马的名字。

② 亚历山大骏马的名字。

医生可能出去了。但马车还停在门口，客厅里有病人，这说明即使医生不在屋里，也不象是每天午饭后那样出诊去了。她终于在院子里看到了医生，他正弯着腰给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做一项困难的外科手术。病人不时发出不清楚的痛苦呻吟。蒙特斯·德奥卡大夫无疑是一位能干的医生，至少操刀很大胆，切起人肉来象切大块面包一样，手术也确实总是成功的，也许他曾经用冷血动物做过类似的手术的。确实有人说，有一次他切开了一个人的肚子，割下长在肝上的一个肿瘤。手术做得很成功，病人并没有死在他手里，而是康复了，至少肝不疼了。他很能干，也很贪财。他不给任何人免费治疗；请他出诊必须交现款，或者明确地答应为他的本领付出高价，而他的本领也是迟早会得到普遍公认的。

何塞法大娘马上明白了，手术已经做完，因为病人停止了呻吟。医生收拾着手术工具说：

"啊！已经给您做完手术了。您看您耳朵里的东西，一粒豆子，象一颗埃及豆，因为里面潮湿，使它胀得比原来的体积大了两倍。"

"谢谢，大夫，非常感谢。上帝会报答您的，祝您健康。您不知道，这粒豆子在耳朵里使我多么痛苦。十多天来我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也没有……"

"我相信，"大夫以胜利者的神情同时又有点儿不相信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费了很大劲才取出这粒少见的东西。此外，这个部位很容易出事，只要我手的动作稍有一点

点差错，钳子一滑，就会损伤您的鼓膜，就可能使您的余生成为聋子。好了，现在您为我的劳动付钱吧，回家用锦葵泡水洗一洗，再加上几滴鸦片酊镇定一下受到的刺激……”

“大夫，我该付给您多少钱？”这人战战兢兢地问，已经不是因为疼，而是害怕对短时间里所做的手术要付很多的钱。

“半盎司金子。”蒙特斯·德奥卡冷淡而不耐烦地回答。

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手伸进裤袋里，掏出一条很不干净的手绢。它的一头包着一些钱币，确实不比外科医生因为手术而向他要的数目多多少。医生象他习惯的那样，低着头，右肩下垂，向客厅走去，这时他突然碰到了何塞法大娘，鼻音很重地问她：

“您有什么事，善良的女人？”

何塞法大娘把信交给他，作为全部的回答。

“啊！”外科医生看完信后说，“我知道这件事。堂坎迪多先生自己很早来过这里，和我谈了这件事。但是，我应该对您说，对他也是同样这么说的：我还没有看见病人，不了解病情。情况不了解，只有占卦的人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

“堂坎迪多先生没有对您说，”老太婆浑身发抖，冒失地问，“事情没有指望了吧？我是说，不能再等了，因为生死就在此一举……？”

“是的，是的，”外科医生打断了她的话，“关于这件事，堂坎迪多先生跟我说过一点儿。问题是我不能照顾周全。

就是把我分成十个人，好象也顾不过来。您看见这里等着我的那些人了吗？在外边等我的病人更多，他们都很着急。我尊敬堂坎迪多先生，知道他是慷慨大方的，善于感谢别人对他的帮助。我可以为他效劳，也能够和愿意为他效劳，我相信如果这次为他办事，他必然会重重谢我。但是，您是一个讲道理的女人，您知道我需要时间，在我大胆诊断以前，我必须亲自检查病人。也许治不好，也许治病的方法比病本身更糟。我不是胡乱诊断的巫医，随便给人治病。但是，也许您能比堂坎迪多先生向我提供更多的情况，据我了解，他是听别人说的。病人是谁？"

"我的女儿，堂托马斯先生！"

"您的女儿？她现在多大年纪？"

"三十七岁。"

"好，年纪不大。身体还行，会顶得住的。她病了多久了？"

"唉！先生，时间很长了，是一个基督教徒的一生，到现在有十八年了，只多不少。"

"不，我想问的不是这个，她什么时候进保拉医院的？"

"生病不久以后。至今还不到十七年。因为小女孩出生两个月以后，在家里我管不住生病的女儿了，按照罗萨因医生的意见，不得不把她送进保拉医院。大夫先生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分离对我是多大的损失。它夺走了我的灵魂。"

"所以，"蒙特斯·德奥卡沉思着说，"所以，那女孩……"

"我的外孙女吗？"何塞法大娘问。

“是的，您的外孙女，病人的女儿有……”

“十八岁了。”

“她怎么样？”

“感谢上帝，她很好，很健康。”

“不，不是说这个。我问的是她的仪表怎么样，姑娘的容貌怎么样？”

“唉！大夫先生，她的仪表和容貌不要多久就会把我的命断送了。虽然我这样说不好，她却真是世界上人们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说她是有色人种，根本没有。她象白人。她的美貌使我发狂，不知该怎么办。那些白人少爷追求她，象苍蝇叮住蜂蜜一样。为了保护她，我过不好日子，也睡不着觉。她让我担惊受怕。”

“如果我们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这个迷人的姑娘会陪着她吗？”

“如果大夫先生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她会陪着她的。”

“说到合适不合适，我想是合适的，很合适，但是有一个困难。看情况吧。母女没见面有多少时间了？”

“唉！很长时间了。十七年多了。”

“这么长时间？那就糟了。但是，您，或者别人，经常对母亲谈起过女儿，对女儿谈起过母亲吗？”

“对母亲，我每次去看她时都和她谈到女儿；对女儿则从来没有提过她的母亲。我相信她不知道母亲还活着。”

“因此，从来没有想过让母女见面吗？”

"从来没想过。"

"事情办坏了。"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当时接生的罗萨因大夫先生在产后劝我把她们分开。母亲发疯以后，他又反复对我说，不要对女儿谈这件事，因为女儿如果想看她，疯子在发狂时很容易会亲手把女儿掐死的。因此，堂托马斯大夫先生必然知道，她是因为女儿才发的疯。说女儿的出身是白人，必然会否认母亲是有色人种。"

"不对。罗萨因错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医生，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没尽到职责，或者说圣灵离开他上天去了。如果母亲和女儿长期分开之后突然见面，也许会产生一种反应，有些病是可以用反应或诱导医治的，而不一定用药，特别是神经系统受影响的病。我们都有神经，除神经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神经受到刺激，就使您发疯。我以前想过……想把病人送到乡下去，送到我在海马尼塔港附近的一个农庄去，以便观察一下，如果换换空气，用海水给她洗洗澡，能否达到所要寻求的诱导。但是，女儿不能到那里去和母亲在一起。您想，那个农庄，以及海马尼塔的糖厂，我是和伯莱尼塔会的神父们合伙的，由他们管理糖厂，其中许多人要在那里度过很长的季节，特别是榨糖的时候。象您说的一个那么美丽的姑娘，在那些庸俗的神父中间出现，会发生什么丑事呢？这是多大的诱惑！愿上帝解救我们。他们之中不止一个将失去理智，结果就会归咎于我……但是，我们会有办法安排这件事的。后天请您再

到这里来，同时我将去看看病人，我会告诉您该怎么办。我是愿意并且能够为堂坎迪多先生效劳的。我认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有好处。”

第十三章

心境愉快保持年华，
忧伤则使骨头都会干枯。
——所罗门的寓言

在我们所说的时代，职业的牙科医生在哈瓦那有如凤毛麟角。西班牙谚语说：对牙痛者只要拔牙。从事牙科职业或牙科技术的人，在城市里大多数是理发师，在乡下大多数是外科医生，他们配备着很有劲的钢钳，不让门牙和臼齿有一只活动。

也有一些冒充或爱好拔牙的人。其中有一个叫费阿约的，以无痛连根拔牙的技巧和本领出名。但是，他在老百姓中的名气和声望却来自下列事实：第一，他不用任何拔牙工具；第二，他做魔术般的拔牙手术不收钱。

甘博亚夫妇的大女儿安东尼亚很久以来就患有剧烈的面部神经官能症，疼痛的部位在上牙床骨，据推测是一只臼齿的蛀蚀所引起。诊断过的医生试着用外敷药、蚂蝗、嗽口药和包扎等方法来治，都没有明显的效果。他们决定把牙拔掉。但是，一想到拔牙必须用可怕的钳子，痛苦的

姑娘就冒冷汗，昏厥过去。

在那些日子里，令人不可思议的牙医费阿约从乡下来到了哈瓦那，象他习惯的那样，住在蒙特斯·德奥卡大夫家里。消息一传到堂娜罗莎的耳朵里，她马上叫人备好马车，单独和痛苦的女儿到了梅塞德街。客厅里坐满了病人，有些是向医生请教或要求治疗的，另外一些则是要求有名的拔牙医生拔牙的。拔牙的医生在第二个房间里，门窗都朝院子开着，因此它最敞亮，适合做口腔手术室。这里有一把普通的木椅子，他让病人坐在上面，脸朝东，在一瞬间他就按照病人所指把臼齿或门牙连根拔了出来。他有时也会遇到很结实的牙齿，不能靠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拔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装做把右手伸进背心口袋，好象想擦擦手指，实际上是掏出一把小铁钥匙，把它的齿当做钳子，把它的把当做杠杆，拔牙便马上成功，安全可靠。

甘博亚的夫人堂娜罗莎·桑多瓦尔·德甘博亚和她漂亮的女儿进了屋，使客厅里在场的病人都很惊奇，特别是蒙特斯·德奥卡医生。他虽然是总督府的医生，享有很高的相称的荣誉，但不习惯在自己家里给这么出众和有钱的女士们治病。她们非常有礼貌，和蔼可亲，不能不使这位有地位有贤德的医生加以接待，果然如此，他立刻撇下他的病人，前来迎接和照顾刚到的女人。虽然他和她丈夫多年来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知道堂娜罗莎的名字，也见过面，但是，当他走近她作自我介绍时，心里却想到，也许尊敬的夫人突然到来，会和保拉医院的病人有点关系。因为关于那

个病人，他在走进客厅时恰巧刚和何塞法大娘谈过。这个奇怪的想法一钻进他的脑子，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您是我亲爱的朋友堂坎迪多·甘博亚·伊路易斯的夫人。”蒙特斯·德奥卡说。

“我就是。”堂娜罗莎冷冷地回答。

“我向您致敬。这位是您的小姐吗？”

“是的，先生。”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美丽的小姐，愿上帝保佑您。请你们往前走，请坐。”

“不必了，”堂娜罗莎说，“您是大忙人，我来不过是……”

“我猜到了，更准确地说，我知道了，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蒙特斯·德奥卡迂腐地讨好她说，“我高兴地看到，您也关心保拉医院那个病人的健康。这样仁慈和高尚的心灵值得大肆赞美。我看出来了，我完全明白，您想尽快知道我对可怜的姑娘的病情如何诊断的。这很值得称赞。”

母亲和女儿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病人，因此两人面面相觑，迷惑不解。医生对此不仅没有醒悟，反而以为这是有教养的人听到别人猜中他们的思想，事先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愿望时，钦佩和感谢混杂在一起的感情的表现。这样，他的虚荣心受到奉承，因而越说越得意：

“太太，您刚才看到我和病人的母亲那个老太婆谈过了，我也将很遗憾地把同样的内容告诉您。我的诊断是凶多吉少。我对您比对母亲可以更坦率一些。我们说，她已

经没有活力了，据说就象那些刚从几内亚来的黑人一样，只剩下一张会说话的嘴巴和一把骨头。她的病是由剧烈的脑膜炎引起的，真吓人，她算是活下来了，产后热的影响夺去了她的理智，神经系统完全混乱，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病，直到现在医学上还不知道有什么治疗的方法。目前，最明显的症状是慢性的肺痨，已进入后期，死亡大概已经不远，这是确实的，注定了的。也许我是完全搞错了，但是即使加伦[①]完全是为此而复生，恐怕也不可能多延长一个小时、一分钟。这种病人就象蜡烛一样，油脂一烧完，烛火也就熄灭。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她的生命就将完结。罗莎夫人，最坏的是把她从医院中接出来已经太迟了。我们将冒着她死在我手里的危险。在让她呼吸乡下野外的空气时，蜡烛就有熄灭的危险。我很抱歉，不能满足堂坎迪多先生的愿望……"

这时堂娜罗莎做出一个吃惊的动作，引起惊讶了的医生的注意，便不再说下去。事情必然如此。一个比她年轻而且不如她谨慎的女人会喊叫起来，表示出最大的恼怒。但是，按照她那样的性格，蒙特斯·德奥卡医生最后的几句话给她的印象，只是使她变了脸色，先是发红，接着苍白，因此听取费解的诊断时安静的表情自然就消失。安东尼亚同样感到奇怪，虽然原因完全不同。由于年轻，毫无经验，她确实不懂她父亲想从保拉医院里接出一个全家都不认识的生病的姑娘，送到别处去治疗，这个事实所可能包含的全

① 加伦，希腊著名医生，公元前二世纪在罗马行医。

部意义。但堂娜罗莎可不是这样。对女儿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的事情，对母亲却事关重大。从此经常的猜疑被证实了，激起了她过去一直存在着的强烈的嫉妒心。那个姑娘可能是谁呢？她的丈夫坚持通过蒙特斯·德奥卡医生要把她从保拉医院接出来，他和她有什么关系，或者曾经有过什么关系呢？她大概是一个黑白混血种女人，因为她的母亲几乎是个黑人。她的病很重，医生断定她没有希望了。她可能是一具骷髅，丑陋而令人厌恶，一定很快就会死去，但她曾经是她的敌人，和她一起享受过甘博亚的爱情。

上帝作了什么安排，在最后的时刻查清了十多年来的秘密呢？报仇已经完全没有用处。死亡很快就会在夫人和情妇之间降临。多么绝望！多么混乱的激情！应该把这些零散的线索加以综合和分析，它在思想深处隐藏着，铭记不忘！她想说话，想叫喊，想用某种方式发泄被压抑的心情。眼泪不能给她多大安慰！堂娜罗莎是个谨慎的基督教徒，无疑在这个时候，要是生命再年轻一半，回到一八一三年或一八一四年去，那该多好。那时她还年轻，充满活力，使人着迷，虽然不大小心和沉着，但行使她作为妻子、母亲和夫人的权利是轻而易举的，是毫无问题的。

所有这些问题在她的脑子里思考的时间，不用几分钟，只要几秒钟就够了。她感到热血涌上两颊，心里想起育婴堂的女孩和给她喂奶的玛丽亚·德雷格拉。这个奴隶现在是拉蒂纳哈糖厂的护士，她必然推断出那段历史和保拉医院的女病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是不是甘博亚想挽救

他的私生女儿的母亲的生命呢？这女孩又是谁呢？还活着吗？他承认是她的父亲吗？要查清这些是费劲的。也许蒙特斯·德奥卡医生知道。她作出最大的努力控制住差点儿就要影响她情绪的冲动，决心寻根问底，满足她的好奇心和嫉妒。因此，她重新接过和蒙特斯·德奥卡谈话的线索，而他也很愿意和盘托出。她说：

"我心里也很难过，不能做一点有用的事情，对可怜的……"

"罗萨里奥·阿拉尔孔。"看到堂娜罗莎不知怎么说，医生就提示说。

"罗莎里奥·阿拉尔孔，"她重复着，"我正在想这个名字。对人的名字我总记不住。我跟甘博亚说过，已经太晚了，我并不怀疑，醒悟会给她带来真正的痛苦。后来女儿知道……"

"关于这点，"蒙特斯·德奥卡马上回答说，"请您放心，罗萨夫人。那外祖母有本事甚至对女儿都隐瞒着生病的母亲还活在世界上。"

"很可能的嘛！"堂娜罗莎大声说，"似乎难以置信……"

"这再容易不过了，"医生接着说，"我这是重复刚从这里出去的老太婆对我说过的话，我并不觉得荒唐。我猜想，您不会不知道，当他们把罗萨里奥·阿拉尔孔送进保拉医院时，女儿还是一个婴儿，不懂事，不知道想念母亲，后来也没有再看见过她。"

"那么，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且很漂亮，象在座的各位一样。”蒙特斯·德奥卡说，再次打断对方的话，按他自己的方式解释别人有所表露的思想。

“您是说，”堂娜罗莎说，“您认识那个小姑娘。她和外祖母都到过这里。”

“不，夫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只不过是重复外祖母对我说过的话。说得确切一点，自从她出生后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她，那时王家育婴堂或妇产院还在圣路易斯·贡萨卡街，靠近老钟楼街的街口。”

“后来就借了我的女奴玛丽亚·德雷格拉哺育那个女孩。”

“可能；这我一点不知道。”

“您怎么不知道呢？不是按照您的吩咐，在那个女孩哺乳期间，每月付给我两盎司的租金吗？”

“按照我的吩咐？请您原谅，罗莎夫人。我不知道这类租借的事，当然也不知道每月的租金。您没有弄错吗？”

“唉，大夫先生，”堂娜罗莎回答，“是您忘记了，或者纯粹是您谦虚？”

“两者都不是，夫人。我肯定不知道您所说的事情。”

“可能是这样，”最后，堂娜罗莎说，看到医生有了戒心，“我懂得您的意思，您不想再谈这件事。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向您表示，当您借了我的女奴时，我是很高兴的，那是帮助一个朋友摆脱困境。请您允许我向您补充一点，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曾拒绝为出租奶妈收一个比

索，但是最后我还是收了钱，因为有人对我说，不然的话，您是不肯接受奶妈的。”

蒙特斯·德奥卡默不作声了。他只是恭敬地低着头，好象一个人被发现了错误，没路可走，也没有办法辩解，只好听天由命，等待判决。但是，他拒绝承认的那一点，却正是堂娜罗莎最相信的事实：租借奶妈和在那段时期内按月付给她的租金。很可惜她弄错了，以为租借奶妈和对她猜想的租借付钱的人是蒙特斯·德奥卡。关于这个重要的情况，这位夫人受骗了：她的丈夫对她没有说老实话！

但是，既然医生坚决否认，堂娜罗莎是否抛弃她的错误呢？在这种场合是难以证明的，我们只能说，她弄清楚了关于女病人、她的丈夫和女病人以及和女病人的女儿的关系的某些模糊不清的事实以后，其余的事情是明摆着的，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出结论。再说，把家庭的秘密告诉外人，也不符合一位太太的尊严，而况也许他确实不知道这些秘密。因此，她不再追问，最后请医生原谅她给他添了麻烦，并请告诉她费阿约是否准备好检查她女儿安东尼亚的口腔。她已经坐在那里，很顺利地做完了手术。随后，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有礼貌地送着夫人和小姐直到马车脚踏板那里，扶着她们上了车。堂娜罗莎坐下以后，马车就往家里走。一路上，她用双手蒙住脸，伤心地痛哭起来。这使女儿大为惊奇，她只顾自己牙疼，没有注意到母亲离开医生以后脸色的变化。

这里必须指出，莱昂纳多在我们叙述过的那天大清早

上街后，由于对他父亲的反感，近三、四天来没有住在家里，住到一个姨母家去了。这增加了堂娜罗莎的痛苦。她不仅在午餐准备好时不肯吃饭，而且拒绝把她伤心的原因向堂坎迪多作任何解释。她在哭泣和叹气时，多次说到她宠爱的儿子的名字，女儿们因此猜想，儿子不在家是引起母亲伤心的原因，她们派阿庞特用马车去接他。青年回来了，堂娜罗莎马上两臂抱住他，流着泪多次吻他的前额，同时用最亲昵的词句对他说："孩子，我的心肝，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躲开妈妈的抚爱呢？我的宝贝，我的安慰，你不要离开我的身边。你不知道，你悲伤的母亲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依靠吗？你不说谎，你总是说实话的，你是这个家里唯一了解一位忠实的母亲和妻子的品德的。我的命根子，我的心肝，我忠实的朋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现在，有谁或者什么东西有那么大力量能从我手里把你夺走呢？只有死亡。"

到头来，这位结婚多年的夫人，家庭的主妇，财富和天性最终使她又高兴起来，因为一回到家里就被十分爱她的人包围着，他们敬重她，赶紧替她擦干眼泪，安慰她，让她开心。总之，她的痛苦虽然有道理，但只是夫妻生活中出现的龃龉。在她痛苦的那段时间里，她认为是保卫她的天使离开了她的双眼，直到她感情上不再那么痛苦时为止。这时，唯有嫉妒心的打击才搅乱了她安宁的生活，而其余的时间她总是过得称心如意，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堂娜罗莎·桑多瓦尔·德甘博亚的痛苦、醒悟和

嫉妒，与可怜的何塞法大娘的痛苦、醒悟和凄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后者从离开蒙特斯·德奥卡医生，又跨进阿瓜卡特街上小房子的门槛时起，感到比过去更加孤独，更加无依无靠了。这时，她有理由跟《圣经》里的《诗篇》那样呼吁："来吧，大地和天空，天空中的飞鸟，水中的鱼儿，田野中的牲畜，请你们对我说：还有什么痛苦能和我的痛苦相比？"

没有人会问她为什么哭，她简直悲痛欲绝。她回家时看到的塞西莉亚也很不高兴，顾不上想到别人的烦恼。内梅西亚也保持着沉默，向两人告别时只说了声"再见"。甚至扶手椅对面神龛里的圣母像这回好象也不肯安慰她。圣母因为被那把剑刺穿胸膛而万分痛苦，温存的目光看着别的地方。

光阴在消逝，何塞法大娘在可怕的孤独中及时得到了启示。救世主的母亲在舍弃儿子，让他钉上十字架时，用听天由命的卓越态度清楚地开导他说：在这里，在天底下，这么深的痛苦是无法找到安慰的，只有到那里去，到天上去！

第十四章

思考着自己的痛苦，
心在胸膛里燃烧：
烈火烧乱了界限，
结果是：
放松了舌头，我信口开河。
——冈萨雷斯·卡瓦哈尔

堂坎迪多·甘博亚被亲爱的妻子的奇怪行为和讽刺语言所惊慌。她从来没有用过这样讥讽的语言。相反，过去她的嫉妒，总是坦率地流露出来的。她又打听到了什么事了呢？发生这些变化的那天上午她到哪里去过呢？

按照堂坎迪多的性格以及他对荣誉和尊严的观念，他不会要求妻子解释这种神秘的事的，更不会问孩子们，因为他很少和他们说话，也不能去问仆人，尽管他们之中有人知道他的家庭的秘密。作为狡猾和精通世故的人，他认为可以让时间过去，在夫人和孩子们不谨慎时，迟早会把疑团解开。

因此，他更小心了，加倍留心地观察，这是从此之后他

对家里人唯一的新的态度。他也不必等很长时间，因为几天以后，午餐时在桌子上谈到了安东尼亚的面部神经官能症，费阿约替她拔牙后她觉得疼痛减轻了。堂坎迪多不需要更多的消息；他的夫人到过蒙特斯·德奥卡家里，众所周知，那个费阿约就寄宿在那里，做他的牙科手术。

这是宝贵的资料，只是还没有帮助他完全解开疑团，反而使他糊涂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他的怀疑。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想到医生会对他的妻子谈及保拉医院里生病的姑娘。不管医生说话怎么随便，不能想象他那么没有经验（并非出于恶意），以至对头一次见面的人就把一件和她毫无关系，她也没有兴趣的事情告诉她。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们交谈起来的呢？此外，甘博亚确实和他信赖的医生谈过女病人，虽然没有要求他保守秘密，按道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应当保密的。

看来，堂坎迪多所有这些道理是多么的靠不住。他同样错误地想，是不是何塞法大娘在蒙特斯·德奥卡家里偶然碰到了堂娜罗莎，作过解释，或者当着她的面说过保拉医院里的女病人。根据这种判断，他一连几个上午在自家窗户的小窗口那里等候何塞法大娘。

没有用处。医生对老太婆比对堂娜罗莎更坦率些，或者说更粗鲁些。当他用粗俗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断定她的女儿没法医治时，她的一切希望就一下子全都破灭了。她这么大年纪，受尽贫穷和苦难的折磨，对她的外孙女越来越不满，认为她好象正在走着她垂死的母亲走过的道路。这对

她的打击超过了她的精神和身体所能忍受的限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已经走上了“痛苦的道路”，已经到了十字架下，只差钉上去而已。死亡是有怜悯心的，它将结束一个饱受贫苦和牺牲的年老的生命。

受到这次打击之后，她再也没有恢复元气。除了哭泣和其他痛苦的表情之外，她几乎天天都比以前加倍热心地祷告、祈求、忏悔和领受圣餐。她不断地忏悔，最后陷入了一种冷漠的状态，对世上的事情漠不关心，甚至好象是昏迷或痴呆了。似乎突然之间，从年青时代一直供给她血液的热量，使她的精神充满活力的神秘之火熄灭了。因为她不再与人交往，只顾自己，不管外孙女，忙于敬神的活动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成了一种自动的动作，总之一句话，从那以后，她开始沉睡于生命的梦幻之中了。

这样突然的变化，不能不引起塞西莉亚的注意。如果说开始时她利用这个变化来满足自己的激情和任性，后来她就对外祖母更加同情和更加温存了。她知道老人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但在想不到的一天就会死去，她开始害怕了，更关心自己的前途。不久她将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亲人，没有可尊敬的男朋友，也没有人保护她，因此，她更加关心外祖母，对她更加亲切和殷勤，这在她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她的爱抚，她的温存的言语，她象孝顺温柔的女儿那样的辛勤伺候，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回答，有时只是激起一阵冷笑……对没有经验的姑娘来说那是可怕的。她认为这如果不是疯狂的象征，就是提前

衰老的标志。并不是老太婆丧失了感觉的本能，因为外孙女不止一次惊奇地发现，她的两颊被眼泪所湿润。如果说这是何塞法大娘和蒙特斯·德奥卡最后一次见面随后出现的情况，那她就更不能去见堂坎迪多，跟他去谈他的记忆中已经几乎忘却了的事情。

这位绅士的处境确实不大好受。他的夫人继续对他保持少有的沉默，好象对他特别的冷淡。与此同时，似乎为了赌气，就对她的儿子莱昂纳多倍加抚爱和温存。每次儿子上街，她总是送他到门廊，在那里连连地吻他，拥抱他，和他告别。如果他晚上回来晚了——这是经常的事情——她就焦急地站在窗栅栏那里等他，好象等情人一样。当他回来时，不仅不责备他，反而又一次地吻他，拥抱他，好象他有很长时间不在家里了，或者是在外面经历了很危险的事情一样。这位夫人觉得，对她宠爱的儿子的这一切都还不够。不用说她总是事先想到他的嗜好，猜度他的想法，使他满意，她不象是一个母亲，而象一个恋人一样，不浪费一点时间，也不管花费多少，都赶紧尽力去办。如果他某一次游荡回来，表示有点疲倦或疼痛时，神圣的上帝！她就会动员全家，让他的姐妹，仆人，管家都不干别的事情，而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舒适。

尽管堂坎迪多象阉过的公牛那样冷静，或者有约伯[1]那样的耐性，但这些事情必然对他产生很大的压力，使他热

---

[1] 约伯，《圣经》人物，以虔诚和忍耐著名。

血沸腾，不光是因为母亲不恰当的奉承会使儿子堕落，而且因为这样做使父亲感到耻辱。他懊恼极了，有一天对她说：

“罗莎，如果你有意使孩子堕落，我觉得已经做到顶了。”

“你不是能够责备我的人。”她特别加重了语气回答。

“但是，我要责备你。”

“我看出来了。我认为，男人们有时丧失……廉耻。”

“这个词很刺耳，但是为了安宁，我放过它。”

“如果你愿意，就别放过它。反正一个样。”

“我想，你忘了我象你一样，很关心这件事情。”

“你关心！对孩子品行的好坏，你象我一样关心！真是多么漂亮的托词。我怀疑，我不信，我拒绝。”

“拒绝也没用，夫人，如果我说的是别的事情，我就不是他的父亲。”

“那好吧，我是她的母亲，我给了他生命，我双手把他养大，我对您说，您可以不必担心孩子的命运。他不需要父亲的照顾，有他母亲的照顾就足够了。”

“这并不能消除我看到母亲如何有意让孩子越来越堕落而产生的不安。”

“我不相信他堕落与否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对我来说，这关系比您想象的重大得多，我的夫人。假如他不用我的名字……”

“确实是漂亮的名字，多么文雅！”

“我的名字和任何人的名字一样好。对我很有用。”

“假如我没有看见您自己把它拖在地上，我会相信是那样的。我说，真是漂亮的名字。您可以确信，如果我现在刚刚知道的事情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的话，我的儿子就不会用现在的名字了。但我是有过错的。假如我当时听从已经归天的母亲的劝告，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您善良的母亲怎么劝您的呢？可以让我知道吗？”

“我说出来没什么困难，她对我说：‘女儿，你不要和一个与你宗教或性格相反的人结婚。’”

“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堂坎迪多说，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您后悔和我结了婚。您是宁愿嫁给一个土生的赌棍和莽汉？当然是了。”

“也许，”堂娜罗莎以更温和的语调回答，但同时话也更刺人，“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赌棍，那个土生的人，也就是我的同胞，可能更忠实更正派地对待我。可以肯定，那个土生的男人不会欺骗了我十二年或十三年的时间……”

“原来如此！”甘博亚大声地说，呼吸轻松了一些，“我抗议这种指责。我从来没有欺骗过您。”

“您有勇气否认吗？不正是您几次对我保证，玛丽亚·德雷格拉是哺育蒙特斯·德奥卡的一个朋友的私生女儿吗？谁捏造了租借黑女人的事情呢？在给女孩喂奶期间，谁付了假想出来的两个金盎司的租金呢？不，不是您。是别人，是蒙特斯·德奥卡不露真情的朋友。的确，钱不是从您的口袋掏的，是从我的口袋掏的，准确地说，您一只手拿走我的钱，另一只手又把钱还给我。”

"强盗，真是个强盗，不折不扣的强盗。"堂坎迪多说，想把事情当成是开玩笑。

"您已经说了。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只要看看我们结婚时我的财产比您多得多，而且比您更干净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您没有必要让我回忆这个。"

"为什么！"堂娜罗莎忍不住了，果断地说，"我还得让您回忆别的事情哩。我应该告诉您，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的土生丈夫也许会拿他的钱和我的钱去赌博，但肯定不会花一个比索去和黑白混血种女人谈情说爱。他肯定也不会去找蒙特斯·德奥卡，要他从保拉医院里把情妇接出来，送到乡下去治疗。他肯定也不会为了一个黄毛丫头而去干蠢事，上帝知道谁是她真正的父亲。"

"这一切就是堂娜罗莎·桑多瓦尔·伊罗哈斯夫人对我的怀疑吗？"

"我在这里说清楚，"她继续说，不理会丈夫开玩笑的话，"您向来恨我的儿子，是的，是恨，一点没错。这就是您坚持让他离开我的身边，想把他送到西班牙去吃洋葱和埃及豆的真正原因。您害怕他发现她母亲刚刚很偶然地发现的事情。您害怕他亲眼看到您把他拖进泥塘里的事实以后蔑视您，不愿用您的名字。您害怕他因为父亲不是土生的赌棍和莽汉，而是一个十足的西班牙贵族，因而感到耻辱和愤怒，这位贵族让一个正在慈善医院里赎罪的肮脏的黑白混血种女人玷污了他的母亲。"

"我等您说完，以便……"

"您等我说完吗?"堂娜罗莎轻蔑地笑着打断他的话，"我没有时间说完，有什么必要说完呢?如果我听您讲那种想减轻您对一贯最忠实的妻子的恶劣行为，您能说什么呢?您有胆量否认指控您的事实吗?"

"不是一古脑儿地否认，而是对这些事实加以解释，因为您自己那样认为，但我并不是您想象中描绘的那种坏蛋。"

"我不愿意听更多的解释。您用您的故事和谎言欺骗我的时间太长了。"

"那么，我看您是想发泄您的愤怒，而不是想听听道理和公道话。"

"我想说的是，堂坎迪多·甘博亚·伊路易斯先生，"他的夫人提高嗓门，态度严肃地说，"您不要继续为情妇和她的家庭浪费我的钱和我的儿女们的钱了。关于这点，以及关于虐待我的儿子，要他赎还您谈情说爱的痛苦教训，我已下了决心：或是您改悔，或是我离婚。"

堂坎迪多听了这些话，一声不吭，表情严肃地退回到他的账房里去。堂娜罗莎看见他退出去，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刚才的对话中，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忧虑和猜疑全都倒了出来。她早就想过要教训丈夫一下，在她高尚的情绪恢复冷静以前把话都说完。此外，还可以说，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为了爱情和他结婚，也许正因为这点，她不愿和她的儿女的父亲以及多年的伴侣决

裂。还有，在婚后的二十四年里，虽然堂坎迪多的忠实从来不是好榜样，但也没有出现让他悔过的机会。

此外，还可以看到，堂迪坎多在结婚前后，象俗话说的，他是锋芒毕露的。青年时代他非常漂亮潇洒，十分多情或好色，这是他最大的缺点。虽然他举止粗鲁，缺少文化，但内心里是仁慈和高尚的，这些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缺点。正因为他十分多情，而且是个有良心的人，当他许诺时，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尽力去履行，有时为此必须硬着头皮去克服面临的一切困难。

十八年或二十年以前，也就是结婚四、五年以后，他同合法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遇到了一个美丽非凡的姑娘。不知道他怎么样和什么时候与她发生了秘密的关系，当时男的年轻有钱，长得英俊，女的又很美丽，年方十五，是混血种人，这种关系是容易发生的。这个冒失的恋爱的结果生了一个女孩。女孩小的时候，堂坎迪多先是努力挽救她免于夭折，后来就尽力使她摆脱穷困和卑贱，让她年轻时免于堕落。他许下一个又一个的诺言，不仅关系到女孩，而且关系到她的外祖母。外祖母很快就不得不对女孩承担起母亲的义务，尽管这三个人里头没有一个有才能和条件赏识他的恩惠，感谢他付出的高昂代价。

过了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最容易发狂的时期以后，堂坎迪多回忆起自己的弱点，心里很不安。从那时起，他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充分履行情夫和私生女父亲的义务，同时不疏忽作为丈夫和家庭忠诚的父亲的神圣义务。但是，堂娜罗

涉的嫉妒被种族和已婚夫人的骄傲，被她关于妇女道德的观念和家庭主母的义务的观念所刺激，达到了顶点，这种嫉妒支配着她，以至到了理智混乱的地步，使她看不到丈夫正在彻底忏悔自己过去的错误，正在用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改正错误。当这位正在气头上的夫人当面数落他青年时代的不端品行时，她没有看见她在一丝一丝地撕裂着他的心，没有看见现在已经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曾经使她那样生气和嫉妒的原因了。总之，她没有看到堂坎迪多是在从心灵深处痛悔过去，从某个时候起直到现在，一直是在设法避免不久的将来发生一桩很丢人的丑事，避免一场严重的灾祸。

第十五章

我抛弃了敌意，
得到了自由；
后来我愿他好，
我愿他好，妈妈。
我开始爱他，
他就开始忘记我；
我让他发狂，妈妈，
愿疯狂杀死他。

——路易斯·德贡戈拉

自从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回阿尔吉萨尔去以后，多少个钟头过去了，多少个日子过去了，多少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她的信或消息传到城里来。当时甚至首都和同一管辖区内的市镇之间的通讯都确实是困难的，少得可怜。但是，私人邮递人员并不缺少，往往由商人或小贩将信件和包裹捎来带去，不收邮费。伊萨贝尔经常通过这些人和加梅斯表姐妹及莱昂纳多保持着通信联系。

十二月六日或七日黄昏时分，莱昂纳多从加梅斯小姐

家出来，心里十分挂念。这时有一个头上蒙着深色披巾的女人朝雷伊上尉街方向走去。他好象认识她，便加快了步伐，很快赶到了她的前面，斜眼看她，把她拦住，认出是内梅西亚。

“你真忙吗？”甘博亚问她。

“唉，耶稣！”姑娘叫起来，“当心点，先生，您把我吓了一跳。”

“你好象没花的伦格布①一样躲着我。”莱昂纳多引用有色人种的话说。

“不管伦格布有没有花，躲避不是我的本性，更不用说是躲开我尊重的人了。”

“你尊重的人？我有幸是这种人吗？”

“您是第一个。”

“谁相信谁就上当。”

“先生怀疑我的话吗？”

“怎么不怀疑？我不相信，因为成语说得好：爱情是行动，不是道理。”

“先生说这个有什么证据？”

“很多。我告诉你一个，最近的一个。那天当我从一家住宅出来，在门口为一个女朋友送行，是谁把塞西莉亚领来，让她看见我，对我发醋劲的呢？是你，就是你。”

“谁告诉您的？”

---

① 伦格布是一种用麻线或棉线织成的布，多用来做女人服装；这里是指偷偷摸摸地躲开别人。

"没人告诉我。我当时就这样猜想，现在我相信是事实。你比阿庞特①还坏，象我祖母说的那样。"

"先生别信这个。"内梅西亚说，笑得喘不过气来，"请先生相信我，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我正要去乌里维大爷的裁缝店里找活做，塞西莉亚想陪我去。"

"是的，你现在装做圣人和无辜者了。你知道你对我宣战是犯了罪过的。如果你那么做，因为你觉得在我心里只有塞西莉亚的爱情，你就错了。我爱她，爱乡下的女朋友，还有许多爱情留给那些象你一样忘恩负义的家伙。"

"现在该我说了，谁相信先生的话谁就上当。"

"你必须相信我，因为我对你说了，你是世界上最能说俏皮话的黑白混血种姑娘。"

"爱奉承的人！三心二意的君子！"内梅西亚大声说，显然很喜欢这种花言巧语，"小心点儿，男人是坏的。只是我不喜欢和任何人分享爱情，不愿成为第二张桌子上的菜。"

"亲爱的，只要是菜，放在哪张桌子上没有关系。可惜你并不是什么桌子上的菜！因为有证据说明，你们是要当老处女的。让我们订个合同吧：你别和我作对。"

"您又回到了这个题目：我并没有和先生作对。"

"是的，是的，你是在和我作对。我看到了，我了解这点。塞西莉亚对我生气就是因为你。但是，你想要我离开她，却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你不要火上加油。在这

① 黑人起义领袖，后被杀害。奴隶主和西班牙人常用他来形容"最坏的人"。

里，”他用双手压着左胸继续说，“在这里有塞西莉亚的位置，也有她最亲密的朋友的位置。”

“不。为了我能进到那里去，必须只是一个人，一个独占。在我爱的男人的心上，我不愿有人作伴。”

“自私自利的家伙！”莱昂纳多说，温情地看了她一眼。他们分手了，内梅西亚去比列加斯街，朝邦巴胡同的家走去，莱昂纳多一直奔向奥雷利街。

她发狂地爱上了这个青年，现在听他亲口说他的心里同塞西莉亚一起也有她。也许这不单纯是一句献殷勤的话。我们说什么呢？莱昂纳多只是想安慰她，同时满足她的女人的虚荣心，希望某个偶然的机会能够实现他恋爱的欲望。但是她想，他心里有她可真是极为难得，很可能进去时有人作伴，后来就一个人留下来，一个人独占了。这一发现除了使她心花怒放之外，更肯定了她从某个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一项计划。为了收到应有的效果，凭她敏锐的想象力想出了两个办法。她了解女朋友性格上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特别嫉妒，另一个是暴躁骄傲。内梅西亚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把塞西莉亚的这两种情绪刺激到极点，即使不能促成她和情人决裂，不能在他的爱情上代替她，至少也会让他把她抛弃。

在这场戏里，她的哥哥何塞·多洛雷斯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她知道，事实上塞西莉亚永远不会爱他。但这没多大关系，因为一但情人闹了别扭，让甘博亚吃醋是并不困难的。同样她在抱怨白人时，自然会对黑白混血种男人卖

弄风情。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诡计的不幸的结局。

莱昂纳多·甘博亚到奥雷利街时，正好一个外表很象内梅西亚哥哥的男子离开塞西莉亚家的小窗户。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因此他没有吭声，就快步走近那里，用指头撩起白窗帘的边。塞西莉亚正坐在里面的一把椅子上，把胳膊放在窗台上，下巴托在手掌里。在认出揭起窗帘的是她的情人时，她既不惊奇，也不表示高兴。

"是的，"他对她说，由于刚才看到的情况和她冷淡的接待，感到十分委屈，"是的，现在你装作没事。谁没看见你在那里呢？好象你没有做过错事一样。你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她冷淡而简单地回答。

"你的外祖母出去了吗？"

"是的，先生。她到对面的教堂祷告去了。"

"那就开门让我进去。"

"无论如何不能开门。"

"从什么时候起这里这么严格了呢？我想知道。"

"我不知道。您自己应该知道。"

"我知道，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个男人。"

"没有，先生。自从切皮利亚出去以后，这里没有任何人来过。"

"我亲眼看见他了。"

"您的眼睛骗了您。那是一种幻觉。"

"不是幻觉，也不是死孩子。我看见他了，看见了，毫无疑问。"

"那么，我相信您看见了幻想的东西。"

"你不要再傲慢地或者说用瞧不起人的神气跟我说话了，我觉得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不是你本来和我说话的方式。你别装模作样了，也别想说服我刚才离开这个窗口的是一个恶鬼，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看你在窗子里面坐着，好象若无其事。"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您可能看得见一个男子站在您现在所站的地方。我现在而且永远要否认的是，您会得看见他从这里走出去，因为他的脚根本没有伸进过这间屋子。"

"不管怎么说，他是从这里走开的，从这儿出去的，曾经和你说过话。我需要知道他是谁，来干什么的。"

"'我需要'，"塞西莉亚轻蔑地重复说，"好大的胆子！必须那样吗？那我就不说。"

"无论如何，你必须告诉我，不然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一辈子不再来看你。"

"但愿如此。"

"走着瞧吧。总之，你说他是谁？"

"我不说。"

"你好象想跟我闹着玩。"

"不是闹着玩，我说的是实话。"

"好。开门，让我进去，因为过路的人看见我，叫我难为情。他们会以为我们在吵架哩。"

"他们猜得准确。"

"好了。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莱昂纳多凝神地看了她一会，好象在估量她的话的份量，接着想拉她的手，她缩了回去。后来又想摸她的脸，她同样也躲开了。塞西莉亚好象不打算从一开始采取的态度退让半步。她能够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抛弃他吗？他看见离开窗子的那个人是她喜欢的吗？"让我们再试探一下，"他自言自语着，马上高声说：

"你真的出了什么事？可以让我知道吗？"

"我？什么事也没有。"

"如果你总是来回这么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说'，那我想最好是我滚蛋算了。"

"随您的便吧。"

"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塞西莉亚。但是，我猜想你现在说的并不是你所想的，如果我尊重你的薄情，真的走了，你会哭成泪人的。怎么！你不作声了。你说什么？回答我。"

塞西莉亚采取这种做法，时间太久了，也太厉害了，不能再继续下去。她确实爱他。如果她再坚持这种不寻常的严厉的话，也许真会吓跑情人，此外，她也并不掌握他反复无常的明显证据。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当她非得要干脆回答时，她却低下了头，开始嚎啕大哭。

"你看见了吗？"他非常激动地对她说，"我早知道你的狂怒会变成这样的。当你嘴巴上轻视我的时候，你心里是

爱我的。唉！一切都过去了。你别再哭了，我亲爱的，否则我会和你一起哭的。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事，重新和解，永远相好。”

“只有答应一个条件，我才和你讲和。”塞西莉亚抽噎着说。

“我接受。你说这个条件吧。”

“不，你必须首先答应履行。”

“哎！这太苛求了。也许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但是，谁说我害怕呢？好吧，我答应。”

“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里，你不要到乡下去……”

“塞西莉亚，上帝啊……！你这是多么少见的怪脾气！你怎么能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呢？毫无疑问，你以为我会永远走了，或者必然忘记你了。你想想吧，别要求我做不可能做的事情。”

“我完全想过了。你是去，还是留？”

“我不去，也不留，因为不到乡下去十五天算不了什么，不是一种正式的去和留。”

“好吧。”塞西莉亚坚定地说，揩干了眼泪，“你看见了。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你不要作出将来后悔的决定。我再次请求你考虑一下，看看我所处的地位。你似乎以为，我们全家都到了马里埃尔附近的拉蒂纳哈糖厂，而我一个人留在哈瓦那，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吗？那不容易。第一，家里将只有管家和几个仆人留下。第二，虽然我想留下来，我母亲也不会同意，

我父亲更不必说了。动身的日期将是二十日或二十二日，到‘丢失的孩子’节① 的星期日以后回来。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你是要去乡下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消遣，这是我不能够、不应该也不想同意的事情。”

“你太嫉妒了，塞西莉亚。这是你唯一的缺点。假如我爱你超过爱我的生命，超过爱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这对你还不够吗？你还要求什么呢？另一方面，这次短时间不见面对我们两人都是合适的。这样，我回来时我们就会更加相亲相爱。以后，明年四月我就毕业了，成为法律学士，那时我将更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将看到，我们会多么幸福。我属于你，你属于我。”

这时塞西莉亚已经站起来，默默地思考着，也许在等待情人离开。她美丽的胸脯，富有线条美的肩头和臂膀，好象一尊雕像。纤细的腰身几乎用两只手就能围得过来，在屋里半明半暗的烛光照耀下，与街上的漆黑相对照，闪耀着奇妙的光彩。面对这样的美人，莱昂纳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爱她过。他更加温柔地说：

“我的天啊，现在就差你吻我一下，表示讲和与爱情了。”

塞西莉亚一句话没说，纹丝不动。她好象变了样。

“愿上帝保佑你！”青年垂头丧气地说，“你也不跟我握手吗？”

---

① 据传说，耶稣十二岁时一个人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约瑟和玛丽亚都不知道，因此称为“丢失的孩子”。这里是指一月六日后的星期日。

她还是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她简直完全变了，就连呼吸时，丰满的隆起的胸部也没有显露出她的激动，看不出动静。

“你外祖母就要回来了，”甘博亚说，“你听见了吗？圣卡塔利纳修道院的晚祷已经结束，我不愿意她看见我。再见！那么……你告诉我，我来的时候，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塞西莉亚回答，声调短促而严肃。

莱昂纳多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烧着他的面颊。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掩饰从塞西莉亚口里说出来的名字给他的印象，他迅速地离开了那里。这时那些善男信女们正从附近的修道院出来。

塞西莉亚倒在椅子上，痛苦地哭了起来。

第十六章

良心，从未睡觉，
无声和固执的证人
从不放过惩罚
生活中的任何罪行！
法律沉默了，世界忘却了；
但是，谁摆脱得了你的桎梏？
我祈求最高造物主
单独和罪犯在一起，
对于有罪的人，你是
原告、法官和刽子手。

——努涅斯·德阿尔塞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个犯严重过错的时期，在这期间忏悔是对受惊的良心被迫付出的捐税。但是，由于受其他规律的支配和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它不是经常按人们的意志去实现的。因为过错有这样的特性，象某些污渍一样，越洗反而越清楚。

堂坎迪多很想和过去一刀两断，甚至想从他的记忆中

抹去某些事情的痕迹。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也不可能避免在他以为更自由的时候，他的躯体上所感到的当初把他绑到过错的神秘柱上的绳索的重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证人还在，犯罪的同伙还在。他们不断地提起这种罪过，无论他到哪里都把它摆到他眼前。

这里读者有理由问，为什么堂坎迪多和堂娜罗莎大吵一通之后，是有意地去找蒙特斯·德奥卡，但却装成无意中碰到他的呢。他没有因为医生对他的夫人不谨慎而和他争吵。和他吵什么！相反，他更热情地和他握手。因为他需要他，以便安排在这之前一直考虑着的一项计划。堂坎迪多希望他作为医生能够证明，如果不冒生命危险，不可能把病人从保拉医院搬到新的疯人院去。这是第一步。其次，堂坎迪多需要他当中间人，何塞法大娘，或者她死后她的外孙女，能够通过他，无限期地每月领取二十五个半比索的津贴。

蒙特斯·德奥卡的贪婪，受到一件贵重礼物的鼓舞，毫无困难地签署了证明书，并且接受了每月付款的委托。对堂坎迪多来说，这是正统的强盗的行径。此外，用这件事情来检验第三者的谨慎，也许更加危险。

甘博亚认为，这样一来，就和他犯的严重过错的三个同伙割断了一切直接联系，同时履行了对她们许下的诺言。但是，还留下一个尾巴没有割断。怎样使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摆脱和他儿子莱昂纳多的联系呢？他们在发狂地恋爱着，彼此经常见面，外祖母对塞西莉亚的责备没有能拆散他们，

堂坎迪多让堂娜罗莎威胁儿子也没有用。因此，除了把这个花花公子送到国外，或者将女方绑架，送到不能和他见面与通信的地方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对前者连想也不用想，堂娜罗莎会竭力反对。对后者则要担很大的风险，会碰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一个时期以来，这些想法使堂坎迪多忧心忡忡，受到地狱般的折磨。

但是，立即把姑娘绑架合适吗？合适。但当时并不迫切需要，主要有两个理由：外祖母虽然衰老多病，但仍然活着；两个星期之内全家都将到拉蒂纳哈糖厂去过圣诞节，已经商量好莱昂纳多一起去。

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前，双桅帆船“本塞多拉”号就被派到马里埃尔去了。船主佛朗西斯科·谢拉送去了当地用爱情和金钱都弄不到的食品、蜜饯和酒，还送去了甘博亚家的随身奴仆，包括蒂尔索和多洛雷斯。伊林切塔小姐和她的婶母堂娜胡安娜也该出发了，为此，莱昂纳多和迭戈·梅内塞斯将到阿尔吉萨尔去护送她们。

两个家庭在拉蒂纳哈糖厂聚会，目的是观看一台榨糖用的蒸汽机的首次运转，以便代替直到当时全靠体力推动的原始而笨重的榨糖机。

莱昂纳多起程之前想和塞西莉亚再见一面。这很容易地实现了，因为双方都想见面，这时何塞法大娘好象完全不管外孙女了。但是，恳求，奉承，最幸福的许诺，都无济于事，断绝关系的威胁也毫无用处。塞西莉亚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去，她拒绝同意情人到乡下去旅行，态度象岩石一样坚

定。忠实的心告诉她，他在那里将和她可怕的情敌相会，那等于就是永远抛弃了她。换了一个欠思考的青年，也会考虑一下姑娘的坚定态度；尽管他不同情她，也会对她表示钦佩。但是莱昂纳多既没有头脑而又高傲，开头他相信能说服她，最后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就愤然扬长而去。

这次塞西莉亚没有哭。她默默地看着莱昂纳多走开，痛苦得心都碎了。她没有张嘴叫他。他走了以后，她也没让眼泪流露出她内心的痛苦。就这样，她对自己的脆弱感到丧气。骄傲的姑娘相信，在向严酷的命运屈服以前，她应当鼓起勇气，对忘恩负义的情人狠狠地进行报复。她说了就做。他一走开，她就很快穿好衣服，把经常坐在坎佩切苏木矮扶手椅上的外祖母吻了一下，就上了街。可是，当她正向邦巴胡同内梅西亚家走去时，在街口碰到了坎塔拉彼德拉，自从九月二十四日晚上以来，她没有再见过他。她低下头来，把遮在脸上的毛披巾的褶角拉紧，但没有用，巡官马上认出了她，不管她愿意与否，在街中间拦住她，对她说：

"为了正义，你站住。要么服从，要么送掉你的命。"

"蒙您允许。"塞西莉亚严肃地回答，准备继续往前走。

"你被捕了，我说，不然我将行使法律给我的权力。你要尊重这些穗子（对她指指左臂下夹着的手杖上的穗子），或者我就命令波诺拉（指大胡子警察，正站在相当的距离之外）来抓你。"

"我什么罪也没犯。"塞西莉亚若无其事地回答，"您让我看那些穗子，用您的助手威胁我，都没有用。让我过去吧，

我是不让人开玩笑的。”

“在我看见披巾里面那小脸蛋以前，你别指望我让你多走一步。”

“难道我脸上画着猴子吗？”

“小姑娘，和我玩玩吧，没有钟也会告诉你十二点的。”

“我不玩，我不想玩。让我走。”

“你到哪儿去？”

“到一个地方去。”

“是赴约会吗？”

“我没有和任何人约会，也不会为了去看男人中的国王而离开我的家。”

“谁听你说话，谁肯定就会轻易相信你。”

“关于这些事情，难道我撒过谎吗？”

“好，我们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怎么看法？”

“很容易，我跟你走。”

“上尉，您疯了吗？”

“没有，非常清醒。我是区里的巡官，如果我不小心，让一个象你这样美丽的姑娘走错一步，以后就得去法庭打官司，人们会怎么说我呢？”

“我并不因为您的这些话感到羞辱，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

“我现在没有开玩笑。我压根儿也不想侮辱你。但是我重申，因为我是巡官和男子汉，不能让你这个时候在街上

走而没有一个漂亮的男子陪着你，保护你。”

“我不会出任何事情的。您可以放心。我去的地方也很近。”

“那好吧，我愿意相信你。愿上帝和圣母保佑你。但是，你不让我看看你的小脸蛋吗？”

“您不是正在看吗？”

“我不喜欢这样看。你把那讨厌的披巾向后拉一拉。”

塞西莉亚照他说的做了，也许是为了甩开这个鲁莽的家伙，就让披巾落到了肩膀上，几乎露出整个上半身。这时坎塔拉彼德拉把嘴里的雪茄使劲抽了抽，发出比周围明亮的光，因为这儿没有路灯，星光也不够亮。

“啊！”巡官极其兴奋地叫起来，“有谁能不为爱你而死呢？谁不象崇拜天神一样跪倒在地崇拜你，就让上帝和男人们咀咒他！”

对巡官滑稽的模样和夸张的话，塞西莉亚忍不住笑了。接着，她继续径直向内梅西亚家走去，没有注意那个人是否跟着她。她很熟悉她家的出入口。根本不敲门，从街上直接走进女友的寝室，出其不意地看见她认真地在缝一件裁缝店的衣服，坐在一张小松木桌子前面，铁皮烛台里一根佛兰德斯油脂蜡烛半明半暗地照着她。

“多勤劳的女人啊！”她进门时说。

“喂！”内梅西亚叫着，放下针线活，伸开双臂迎接塞西莉亚，“你来这儿我多高兴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真没想到。”

“你一个人在家吗？”塞西莉亚坐到女友搬给她的木头摇椅上之前问她。

“孤孤单单的一个幽灵，虽然何塞·多洛雷斯不久就会回来。”

“我不愿意他看见我在这里。”

“为什么？姑娘。”

“因为男人们会以为女人在追求他们。”

“我哥哥不是那种人，亲爱的。他爱你，尊敬你，崇拜你。看得出来，他总是盼望着你来。但是他那么怕羞，甚至不敢对你说‘你有一双黑眼睛，’当然更不敢想象你是为了他而来的了。”

“唉，亲爱的！”塞西莉亚接着说，不理解女友的话，“那天下午，莱昂纳多碰到我在家里窗口和何塞·多洛雷斯说话。真是倒霉的时刻。它竟成了我和他的一场悲剧。”

“你别这样说！”内梅西亚回答，掩饰不住自己十分喜悦的心情，“但是已经讲和了。不是吗？”

“但愿如此！”塞西莉亚大声说，同时叹了一口气，“他发了脾气，临走时还和我吵起来。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也许……永远不可能了。他很固执，我也是固执的。”

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在喉咙里噎住了，美丽的眼睛流出了大滴的泪珠。

“怎么！”内梅西亚吃惊地说，“你真的哭了？不害臊吗？”

“是的，我在哭。”塞西莉亚显然很伤心地回答，“我哭，

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对自己生气；我当了傻瓜。”

“好！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多次跟你说过，不应该相信任何男人。”

“我说的不是这个，亲爱的。你把非常爱一个男人就看做相信他吗？可能是的。我问你，难道爱或不爱由得你自己吗？你知道有什么反对爱情和嫉妒的办法吗？姑娘，最好是另有一颗心。这样，我们就不会对任何人产生爱情了。”

“所以，你好象觉得受骗了。”

“不是你说的那种受骗。愿上帝保佑我！莱昂纳多不是因为另一个女人而抛弃我的，我也不相信他会抛弃我。假如我对此有半点怀疑，我就不会在这把椅子上跟你说这些了。”

“你还想再要什么呢？亲爱的。我很害怕那条鱼不再上你的钩了。”

“你知道什么了？”塞西莉亚吃惊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内梅西亚重复说，“但是，我不能忘记乌里维的女人克拉拉大娘的话：每个男人都有和他相称的女人。”

“我不明白。”

“这最明白不过了。克拉拉大娘的经验不比我们多吗？当然多。她年纪大一些，阅历比我们丰富得多。因此，如果她经常重复这句话，那一定是很有道理的。这里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说说，没有谁跟我讲过，但是我知道，克拉拉大

娘总是更喜欢白种男人，而不喜欢黑白混血种男人，她和乌里维结婚时年纪不小了。很自然，她的苦楚和醒悟比头发还多，因此她现在常对你我这样的姑娘们重复这句话，作为自我安慰：每个男人都有和他相称的女人。你明白了吗？”

“全明白了，只是我看不出这句话和我有什么关系。”

“对你非常合适，亲爱的。按照法律，它也适用于你。你不是象克拉拉大娘那样更喜欢白人，而不喜欢黑白混血种人吗？”

“我不否认，我的确更喜欢白人，不喜欢黑白混血种人。如果我结婚，生了一个混血种的儿子，我会感到丢脸。”

“亲爱的，你醒悟吧：美丽，爱情，温柔，贞操，一点也控制不住白人。将来，莱昂纳多不会和你在教堂里结婚的。”

“为什么不会？”塞西莉亚激昂地反问道，“他已经答应我了，他将履行诺言。不然，我不会象现在这样爱他。”

“唉！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很难过，但我不想让你丢掉幻想。我只是和你说，你睁开双眼吧，等到坏事临头的时候就晚了。你别相信，也不要相信。你要永远记住，蚂蚁因为想飞，结果把翅膀烧了。”

“一个愿意死的人，会视死如归。”

“这我明白。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突然死去，没有痛苦，没有困难，那就死吧，一切由上帝安排。姑娘，问题是在死之前要受很多罪。你看，当一个白种男人为了一个有色人种女人抛弃我们，能象他为了一个白种女人而抛弃我们那样痛苦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痛苦的。我想象得到，你

现在是痛苦的。因此，你别说了，别说这水我将来不喝①。”

塞西莉亚正想否认这个恰如其分的比喻，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在院子门口出现了。如果说她不能够或不想说心里想到的事情，他则站在门槛那里楞住了，一句话没说。他没想到她会在这里陪着内梅西亚，更不用说在晚上这种时候了。从惊奇中镇定下来之后，他用简单的经过选择的话对她表示，见到她多么高兴。塞西莉亚说，她来只是为了看看内梅西亚，便站起来要走。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音乐师说，“有色人种的‘礼节舞会’定于圣诞节前夜在赫苏斯·玛丽亚街街口索托家里举行。小姐当然是第一批被邀请的，也希望内梅西亚、克拉拉大娘、小梅塞德·阿亚拉以及所有的女朋友们参加。那将是一个装饰奇异的舞会。我对小姐说，那将是出色的舞会。”

“很可能我不能参加，”塞西莉亚说，“切皮利亚不舒服，留下她一个人我害怕。”

“如果小姐不参加，舞会就黯然失色了。”

“我原来不知道您这么会奉承人。”塞西莉亚微笑着说，向门口走去。

“小姐不该一个人走。”何塞·多洛雷斯说。

“谁也吃不掉我，您放心。您别麻烦了，再见！”

虽然她拒绝，音乐师和他的妹妹还是把塞西莉亚直送到她的家门口。

---

① 指将来不说后悔的话。

第十七章

他相信可能快要得到胜利，
却看见明晃晃的钢刀刺来。
——华金·洛伦索·卢阿塞斯

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说了，有色人种的舞会将在索托家里举行。他的家就在赫苏斯·玛丽亚街的西边角上，蒙特大道的十字路口，马特广场的对面。

在门房或大门前面，是一个有木栏杆的宽门廊。观众没有权利进去，但从门廊这里，通过全部打开的窗子，便能够随意观看舞会的一切。在四方形的院子里搭着帐篷，摆着小吃用的桌子。管弦乐队在餐厅里演奏，人们在十分宽敞的大厅里跳舞，在房间里休息，朋友们或情人们在一起亲密地交谈。

大厅里的装饰品只是一些具有民族色彩的红锦缎挂毯，用蓝带子系在檐板下边，和门框窗楣一样高。挂着的枝形大玻璃烛台上的纯鲸油蜡烛，照亮了大厅。烛台的许多棱镜反射着烛光，使光线增加了许多倍，分解为彩虹的各种颜色，光耀夺目。

所谓“礼节舞会”或“宫庭舞会”，是要人们明白，它是一种十分拘泥礼节和情调高雅的舞会，白种人早已不举行，也不跳那种舞了，男人和妇女也不穿那种不常见的衣服了。因为女人的衣服应该是白缎的裙子，蓝带子从胸前穿过去，头上插着非洲鹳鸟的羽毛。男人的衣服应该是黑呢燕尾服，细棉布背心，白亚麻布领带，南京棉布做的短统裤子，肉色丝袜和有银扣的矮腰鞋子。这一切都要照卡洛斯三世的时装做，卡诺瓦斯为他塑的雕像当时正在普拉多大道的尽头，即现今印第安姑娘或哈瓦那姑娘喷泉的所在地。

要进去参加舞会，人们只穿这样特殊的服装还不够，必须有入场券，在门房交给为收入场券和招待女宾而设立的招待员。开头这项措施是严格遵守的，但后来一到跳舞的时候，主要的招待员布林迪斯和皮米恩塔就把任务交给了不大谨慎和不大正直的人。由于这种疏忽，夜深时就有几个人混进去了，虽然他们穿着礼服，但没有交入场券，也不是手艺工人。

他们之中有一个中等身材的黑人，大个子，脸圆圆的很丰满，前额两边有大鬓角，虽然年纪才四十多岁，却完全秃顶了。尽管他的穿着符合规定，但他的燕尾服窄了一点，背心太短，袜子因为旧了已经褪色，鞋子没有鞋带，衬衫的袖口没有装饰品，领子太高以至几乎挡住了耳朵，这也许是因为他脖子短而肌肉发达的缘故。

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或是打扮过分——对此我们不大清楚——这个有鬓角的黑人自从进舞场起，就成为大家注意

的目标。他一点也不蠢，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当然感到惶惑不安，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总是躲开别人。但是，晚上快十一点时，他也设法挤进了围着漂亮姑娘的人群，甚至敢于邀请一个姑娘跳一段宫庭双人舞。他跳得那么富于节奏，那么优美，因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有两三次靠近奉承或崇拜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人群，她是这个混杂的聚会中最美的女人。他长时间偷眼看她，随后带着显然是恶意的表情走开了。

这时，乌里维裁缝店的一个工人一直就近在观察着他，跟着他走出了客厅，亲热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对他说：

“喂，你在这儿？”

“怎么了，有什么事？”他回答，转过身子，全身都在发抖。

“你在这个区里干什么，老兄？”裁缝工人更加亲切地问。

“请您告诉我，我的先生，”大鬓角的人生气地回答，“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相信过您？”

“啊！”裁缝工人回答，感到屈辱，“这话分量很重。”

“管它是轻是重，对于您这样讨厌的家伙我就这么说。”

“你不要装得很神秘，摆臭架子，我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是谁。放下架子吧，老兄。你可能头昏了，如果跌倒的话，可要跌进厨房的炉灶里去的。”

“好吧，现在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我不要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只是

注意到，你瞧不起舞会上最漂亮的姑娘，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件复杂的事情和您有点关系吗？”

“很有关系，超过你的想象。”

“您想保护那个姑娘，对吗？”

“我相信你没有侮辱她。女人并不是国王的脸，不是为了讨众人的喜欢。当然，喜欢或不喜欢都不是过失。”

“那好吧，您让我安静点儿。”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裁缝工人严肃地对他说，“你没有过错，而是我注意到了一个比我低贱的人，一个厨子和……奴隶。”黑人听了这句话，满腔怒火勃发，举起手来想把他的对手打一记耳光，但因为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打。他是没有入场券混进来的，不认识任何人，是自己闯进来的，闹出任何丑事只能害了自己。因此，他只是威胁他，说舞会结束以后要跟他算账，就轻蔑地转过背去。这个结局引得裁缝工人大笑，讥讽他说：

“什么玩意儿，放过了这个家伙吧。”

他马上去找他的朋友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把他和大鬓角黑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两人笑了一场，再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舞厅很早就挤满了人，象俗话说的，真是水泄不通。各种肤色、性别和地位的人挤在宽阔的门廊两边的窗前，非常活跃，兴致勃勃，热闹非凡。大厅里挤得没有立足之地，至少不跳舞的时候是这样。男人们互相肘碰着肘，几乎完全

挡住了周围坐着的女人。和内梅西亚以及乌里维的女人克拉拉大娘一起，塞西莉亚的座位对着街，就在餐厅的门与房间的门之间的墙壁那里，每当许多男人前来问候她时，都能听到她少有的美貌在门廊里的人们当中激起的惊奇的赞叹声。

在对姑娘的美丽的赞美声之外，有时也可以听到怜悯的话。因为把她当成一个纯血统的白种姑娘，人们当然不愿意看到她在这里。认为她愿意和这些有色人种混在一起，是一种低级情操。与此同时，塞西莉亚自由自在地享受着任何哪个女人在青春美貌的黄金时代从未得到过的巨大胜利。那天晚上，挤满舞厅的身份重要一点的男人，不论是否认识她，一个接一个前来向她问候，向她致意。古巴的土生黑人受过一些教育，自认为对女士要有礼貌，知道怎样表示尊敬。在这些人当中，有布林迪斯，文雅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音乐师；顿达，比维斯总督的义子，聪明而又猛如狮子的黑人青年；瓦尔加斯和多赫，两人都是马坦萨斯省的人，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木匠，在一八四四年诬告的黑人谋反案中被捕，在马坦萨斯城凡尔赛大道被枪决了；何赛·德拉孔塞普西翁·巴尔德斯，别号普拉西多，古巴最有艺术美感的诗人，和前面两人遭到同样的不幸；托马斯·布埃尔塔·依佛洛雷斯，著名的提琴演奏家和有名的对舞曲的作曲家，一八四四年死在所谓的“梯子阴谋”案① 中，在这个没有充

① 即一八四四年西班牙驻古巴总督诬陷黑人阴谋叛乱而制造的血案，因被捕者被绑在梯子上毒打，所以称为“梯子阴谋”。

分证据的案件中，法官们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同谋；佛朗西斯科·德保拉·乌里维，本领高超的裁缝，为了免遭前者的命运，当把他关在卡瓦尼亚城堡的一个地牢里时，自己用刮胡子刀结束了生命；胡安·佛朗西斯科·曼萨诺，温和的诗人，得到哈瓦那一些文学家仁慈的帮助，刚获得自由；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裁缝和熟练的黑管演奏家，他的脸形很美，人品又谦逊而有礼貌。

塞西莉亚和上面最后一个人以及瓦尔加斯跳对舞，和布林迪斯以及多赫跳宫庭舞，和普拉西多亲切地交谈，以优雅的问候回答顿达，和布埃尔塔·依佛洛雷斯谈论对舞，高度赞赏指挥舞会管弦乐队的乌尔皮阿诺的音乐天才。

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都能发现，虽然塞西莉亚亲切地回答所有接近她的人，但在对待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时有明显的差别。例如，她和后一种人可以跳两次对舞，而和前一种人却只跳拘泥礼节的宫庭舞。但是，当大鬓角的黑人向她自荐，请她接受和他配对跳一次对舞或宫庭舞时，她完全表现出天生的排他主义。当然，她不是粗暴和冷淡地拒绝他，而是向他说明不和他跳舞的理由，说她已经答应别人跳下一场舞，觉得很累，等等。黑人没有得到满足，感到说不出来的耻辱，口里咕哝着带威胁性的粗话走开了。

塞西莉亚对此并没有十分注意。但是，不久之后，她和内梅西亚以及克拉拉大娘在吃小吃的桌子周围散步时，又碰到了那个有鬓角的黑人。他靠在旁边一间房间的门柱那里，象是在那里潜伏着。她感到害怕，就拉紧女友的手

臂，低声急促地说："他在那里！"

"谁？"内梅西亚转过脸来问。

"你看，"塞西莉亚说，"在那里。就是那个人。"

这时，那人离开门往前走，直到用下巴碰着塞西莉亚的肩膀，开门见山地问她：

"看来，姑娘认为，今天晚上我不配作您的舞伴，对吗？"

"您说什么？"塞西莉亚问，比刚才更害怕了。

"我说，"黑人接着说，对塞西莉亚凶狠地瞪了一眼，"我说姑娘瞧不起我。"

"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我请您多多原谅，因为我并没有这种想法。"

"姑娘，您对我说您累了，但却马上就去和别人跳舞。姑娘不要辩解（看到塞西莉亚想回答，很快接着又说），我明白您瞧不起我的原因。姑娘看见我是黑人，衣着可怜，在这个精采的聚会上没有朋友，以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一个卑贱的人。"

"您弄错了。"

"我没有弄错。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正如我知道姑娘是谁一样。"

"先生，您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认识您超过姑娘自己的想像。您还在吃奶和爬行的时候我就认识您。我过去认识您的母亲，现在对您的父亲了如指掌，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认识给您连续喂奶一年多的女人。"

“但是我不认识您，也和……”

“也和姑娘没有关系，是吗？我明白。但是，我应该告诉您，姑娘瞧不起我，因为您以为自己皮肤白，是白人。然而姑娘不是白人。如果说您可以骗过别人，却骗不了我。”

“您拦住我就是为了侮辱我吗？”

“不，小姐。我并不习惯侮辱穿女衣的人。姑娘穿的是女衣，如果您是男人，请您相信我就不会对您这样说话了。最使我讨厌的是姑娘对我很傲慢……”

“我们谈得够多了。”塞西莉亚打断他的话，转过背去。

“随姑娘的高兴吧。”他受到刺激，继续说道，“但是，我劝您别那么傲慢，因为如果说您的父亲是白人，您的母亲却并不比我白。此外，正是因为姑娘才使得我和我的妻子分离了十二年多。”

“我和这件事有关系吗？”

“当然有些关系，因为我的妻子是姑娘真正的母亲，从您生下来时就哺育您，您的母亲不能给您喂奶，她疯了……”

“您才疯了。”塞西莉亚高声嚷道。

内梅西亚和克拉拉大娘这时围住她们的女友，想带她到客厅去。但是，看到顿达、乌里维和他的裁缝工人以及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塞西莉亚暗中归他保护）时，她们站住了。他们听见叫声，就急忙赶来打听出了什么事。最后的一个人首先问她。

“没有什么事。那个黑人，”她极端鄙视地说，“一直在

缠着我……因为看见我是女人。”

“胆小鬼！”皮米恩塔大叫一声，温顺的羔羊突然变成一头狮子。

他扑向陌生人，想惩罚他。但是，这人已有所防备，身子闪开了。

何塞·多洛雷斯没有武器，只是问道：

“您是谁？”

“我就是我。”那人大胆地回答。

“您在这儿干什么？”

“干我想干的事情。”

“那您现在就离开这房子，不然我把您踢出去。”

“我倒想看看您怎么个踢法。”

“啊！狗崽子！难怪你是奴隶。滚出去！”

这时顿达、乌里维和裁缝工人前来调解。如果他们不在场，豪侠的音乐师和大鬓角的陌生人之间肯定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殴斗。裁缝工人叫他的名字迪奥尼西奥·甘博亚，大家慢慢地把他围住，实际上是连踢带推地把他赶到了街上。在他们这样推着他走时，他频频回过头来对塞西莉亚说：“您以为您是白人吗？您是个黑白混血儿。您的母亲还活着，她疯了。”接着对皮米恩塔说：“保护姑娘的先生，你这臭小子，欠了债就得还。你别笑。我们会见面的。”裁缝工人一再对黑人说：“住嘴吧，迪奥尼西奥·甘博亚，到你主人家里做饭去吧，别管闲事了，因为你可能挨揍，那就难受了。行了，放了这个家伙吧。”黑人对裁缝工人说：“我不叫

甘博亚，我叫哈鲁科。记住，你也欠着我的账。”

大鬓角黑人的行为，特别是他的话，对塞西莉亚影响很大。他说的关于她父母的所有情况，奇怪地与她自己以前听到的和猜想的正巧相合。外祖母一提到给她们恩惠的绅士时总是使用神秘的语言，有时足以使她想到，绅士和她大概有着一种不是单纯追求的特殊关系，虽然她心里没有想过她的父亲就是她的情人的父亲。如果她的情人知道两个人有这么近的血缘关系，他就不会爱她，也不会答应和她结婚，而他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关于她的母亲，外祖母比厨子甘博亚更有权威，虽然她从来没有对她肯定地说她已经死了，但也没有肯定她还活着，更没有说她疯了。根据何塞法大娘在剧烈痛苦和非常伤心时嘴里无意透露出来的少数几句话来看，她经常去保拉医院探视的女人不会是她的女儿，也不会是侄女，也许是她青年时代的一个好朋友的亲戚的亲戚。厨子迪奥尼西奥·甘博亚或哈鲁科一定是搞错了，纯粹是散布谣言，信口开河。

按照这些想法，考虑到塞西莉亚的年龄和乐观的性格，在一阵担心之后，她又去专心地享受跳舞给她带来的乐趣了，这并不奇怪。但是，在舞蹈的旋转和男人们想使她高兴的阿谀奉承当中，有时塞西莉亚也想起了她的朋友内梅西亚的哥哥，为了保护她不受一个疯子或凶手的侮辱而担着风险，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因此，作为知道感恩的女人，从这时起她开始对何塞·多洛雷斯抱着从未有过的同情心。为了报答他的情意，她

毫不迟疑地向他表示她很害怕。听她这么一说，他会意地笑了，也许是为了让她放心，他回答她说，迪奥尼西奥·甘博亚，或者哈鲁科，不管他叫什么，是一个可怜的奴隶，吹牛皮的人，舞场之外是不会来惹他的。因为俗话说，叫得厉害的狗不咬人。塞西莉亚对他说，正因为他是奴隶和胆小鬼，就更可怕。他不会面对面地干，可能背地里下毒手。对此，何塞·多洛雷斯回答说，他确实必须有所防备，睁大眼睛注意着他，不要遭他暗算。此外，为了防备，他已经向朋友借了一把刀子，还说真要能杀死他的人，必须十分精明能干才行。

吃过小吃，又跳了一场舞之后，在十二点和清晨一点之间舞会结束了，人们各自回家。克拉拉大娘挽着她丈夫乌里维的手臂；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挽着内梅西亚哥哥的手臂，高高兴兴地沿着大道那边的破旧房子，向最近的铁拉城门走去。当他们走近西恩富戈斯街或安查街的第一个街口时，塞西莉亚看到一个人影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从那里向右拐弯。她马上怀疑可能是谁，提醒她的男同伴注意对面，向他指指雅典咖啡馆，那里荒僻而阴暗，位于大道入口处，靠近卡洛斯三世的塑像。但是，那个人如她所料，没有往前走。他站在街口高声说："不要脸的家伙，臭小子，如果你是好汉，到这儿来。"

如果何塞·多洛雷斯真是那种人，他就不会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理睬这种挑战。他想挣脱女伴们的手，她们却每人拉住他的一只手臂，如果不是乌里维来帮助他，她们就能达到目的了，乌里维对姑娘们说：

“你们让他给他一刀。”

这样，何塞·多洛雷斯拔出刀子，左手拿着帽子，好象用它作为斗牛士放在公牛前面的红布一样。他跟着对手走，不过分接近他。

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克拉拉大娘以及乌里维互相紧紧地手拉手。他们都在发抖，可以想象，十分焦急地在街口附近等待必然流血的搏斗的结果。过了一会，她们听见何塞·多洛雷斯银铃般的声音：“看刀。”黑人嘶哑地也回答：“看刀。”可怕的搏斗立即开始了。

根本没有路灯，加上这天晚上没有月亮，虽然这群旁观者离得很近，黑暗之中还是看不清决斗者们的动作。可以猜想，迪奥尼西奥跟何塞·多洛雷斯一样沉着勇敢，但不如他敏捷，使刀远不如他熟练。这很快就看出来了，因为在用帽子躲闪和挡架几下之后，先是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好象用力撕开新布一样，接着是很沉重的身子倒到地上粗闷的响声。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尖叫一声，闭上了眼睛。两人当中谁倒下去了呢？真是可怕而焦急的时刻！

倒下的人继续嘶哑地呻吟时，另一个人好象小步走近大道。不是几分钟，而是只有几秒钟，他就离开了周围一团漆黑的地方。等着他的人看那里更是漆黑，他们不可能马上看清楚。他笑着走来，轻松得象一头雄鹿，把刀插进刀鞘，戴上撕坏了的帽子。他就是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塞西莉亚最先迎接他，不知该怎么办是好，由于高尚和善感的心灵的冲动，她用两臂搂着他的脖子，亲切地问他：

“你受伤了吗？”

“连一个爪痕也没有！”他回答说。当他感到他一向爱慕而没有希望得到报答的女人的头靠在他的心口时，他多么自豪啊！听到他这么说话，她高兴得哭了，好象女孩子找到了自己以为肯定丢了的玩具娃娃一样。

第 三 部

第一章

你把茉莉花装饰在
示巴① 的灌木上，
你在花园中散发的芳香，
将节制列奥② 的狂热。

——安德烈斯·贝略

莱昂纳多·甘博亚在奥约·科洛拉多牧场吃过午饭以后，离开了家里人，由和蔼可亲的迭戈·梅内塞斯陪伴，在维雷达·努埃瓦和圣安东尼亚·德洛斯巴尼奥斯之间转向阿尔吉萨尔，从他们的出发点向西南方向走去。

走了几里格地以后，他们就到了名叫铁拉·雅纳的地方，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有一座不久前以此命名的城市。平原的基层是多孔的纯石灰土，上面盖着一层微红色或砖色的泥土，有的地方相当厚而且松软，含有铁质，非常肥沃。除了地平面上有的地方断裂以外，它向西延伸到布埃尔塔·阿瓦霍山脚下的卡亚哈沃斯，向东直到科隆的边

① 示巴，古代阿拉伯国名。

② 即罗马酒神巴科。

界，自南而北总的来说是狭窄的。

当然，在平原较高的地方，看不到天然的泉水，也不经常下雨，但是夜间露水很充足，使土地湿润，植物清新。当时古巴国内没有任何灌溉系统，全年各个季节植物都生长茂盛，披着翡翠般的绿装，靠的就是这种气候。相反，由于树木被砍伐，平原上普遍改为耕地，特别是我们的两位旅行者将要经过的地方，重要的飞鸟都被吓跑了，只是偶尔看到一群群黑翅膀白胸脯靠吃牛身上的扁虱为生的弯嘴鸟，飞得很慢，发出刺耳的叫声，以及一对对胆小的野鸽子，一只飞得很快的候鸟；有几只羽毛美丽叫声悦耳的小鸟藏在附近的灌木林里。

他们离开奥约·科洛拉多越远，路两边的咖啡园就越多。因为至少到一八四〇年，平原西部唯一的农村种植园就是这些咖啡园。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古巴著名的花园，它的范围在瓜那哈依、古依拉·德梅莱纳、圣马科斯、阿尔吉萨尔、塞瓦·德尔阿瓜和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的范围之内。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开发农业的庄园，只有供奢侈享乐的咖啡园主们消遣的真正的花园，同时咖啡还保持着昂贵的价格。

这些非常美丽的庄园不是按照古巴从一开始就遵守的度量的法定体制划分的。它们的形状是有规则的，多数是四方形，四周栽着矮柠檬树和荆棘作为篱笆，更常见的是单调的石头围墙，或是砌得很精致美观的围墙。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和野生的螺旋花，特别是白牵牛花，在圣诞节时盛开，

雪白的鲜花为原野披上了令人赏心悦目的盛装，和附近树林的翠绿色竞相辉映，周围几里格之内都能闻到它沁人心脾的浓郁芳香。

庄园豪华而舒适的住宅不是座落在区分不同地产之间的大道上，而是选择在庄园里面幽静荫凉的地方。那里长着最茂盛的挂满金黄色圆球的桔子树，本地和外地来的柠檬树，印度的芒果树，宽叶子的面包树，几种李子树，茂密的结酸果的罗望子树，果实很甜、形状似心的释加果树和美丽的棕榈树。棕榈树树干笔直，呈圆柱形，粗壮光滑，好象多里克式圆柱一样，树顶周围总是长满厚实美丽的叶子，它在植物大家族里很有名气。

入口处是一座门楼，或者说，一座凯旋门，矗立在大路上。要经过两边栽着棕榈树和桔子树的宽阔林荫大道，才能到达掩映在密林里的僻静而庄严的住宅，必须从门楼的阴影下经过，象通过考迪奥①的绞刑架一样。进了凯旋门，即便走进了庄园相当距离之后，也不一定完全看得见房子，不能径直走到房子前面。因为大道经常分为两条，围成两个半圆形，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半圆形的一边是咖啡树或荆棘篱笆，另一边是花园，它们同时映入惊奇的来访者的眼帘。沿着任何一个半圆形走去，首先肯定会找到主人的住宅以及它附近的房子，接着通常是四面都看得见的磨房，位于场院或厂区的中心，周围是咖啡干燥室、仓库和粮

---

① 意大利古城名。

仓、马棚、鸽子棚、鸡埘以及奴隶们住的草房组成的村落。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钟以后，莱昂纳多·甘博亚和他的朋友骑着马远远看到了拉鲁斯咖啡园的边界，这就是堂托马斯·伊林切塔的咖啡园，离阿尔吉萨尔镇约半里格。这时马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身上落满了平原上泥土的朱红色细微尘埃。在来访者们的右方，蔚蓝色的天空下，热带的骄阳正在西斜，灼热的光芒透过树枝投出的一束束光线，照在不同色彩的鲜花装饰着的绿色原野上，使棕榈树的阴影越来越长，同时在宁静的环境中，照亮了飘动着的十分细微的尘埃。

平原上多孔松软的地层使马蹄声很远就发出回音。因此，早在骑士们叫庄园的大门之前，看门的黑人已经在铁栏杆门那里准备开门，他刚从左边一座石砌平瓦的大岗楼里出来。他马上认出了他们，用合乎他的种族和地位的方式迎接他们：

"噢哈！噢哈！莱昂纳多少爷，您来了？啊！啊！迭戈少爷也来了。"

"家里人好吗，孔科？"莱昂纳多问他。

"大家都好，谢谢上帝。小姐们和堂娜胡安娜刚刚进去。他们是从牧场回来的。真奇怪，少爷们没有碰到她们。如果你们把马赶快一点，到不了住宅那里就会赶上她们的。"

接着他又对莱昂纳多说："啊！伊萨贝尔小姐该多高兴啊！罗莎小姐也一定会很高兴（他对梅内塞斯说）！肯定

没错！”

两个青年微笑着，策马继续在美丽的林荫大道上前进。由于感情上奇怪的巧合，他们都暗自希望路能延长一些。这是因为，莱昂纳多在面对他心爱的姑娘时，怕他的女朋友不是象平常那样作为朋友和温柔的情人来接待他，而是因为他过去的弱点和三心二意，变成了一个严厉而生硬的法官。说实在的，他好象感到有些更不好意思，而不是更高兴。对迭戈来说，他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就要实现，分别一年之后再次在罗莎的阿尔吉萨尔的天堂里看见她，正想试验一下，如果他渴望的时刻再推迟一会儿，是否能让他沸腾的热血宁静一点，以便能够以君子的稳重可敬同她见面问候。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法满足这种怪癖的想法。因为他们离开大道走上叉道时，看见两姐妹正走进花园中鲜花最多的地方。在那里，亚历山大港的玫瑰花、地角的茉莉花和丁香花与土耳其及波斯的鲜花争妍媲美。如果说花朵没有完全把她们包围起来的话，毫无疑问，她们也是沐浴在花儿散发出来的馨香之中了。

由于马蹄声，姑娘们也得知来访者们到了。她们看见了他们，特别是第一个急忙离鞍下马的莱昂纳多·甘博亚。罗莎比姐姐年轻，也更坦率，高兴得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而伊萨贝尔的情绪正好相反，她回想起来，在哈瓦那的辞别是令人不愉快的，不亲切的。她认为，要她象平时那样由衷地愉快接待莱昂纳多，至少需要他首先对过去的事情作出

满意的解释。

莱昂纳多和迭戈都没有本领从女朋友们的脸上看清她们的心事。他们见面时，大家都按照古巴的习惯，用严肃冷淡的方式互相问候，也就是说，没有握手。但是，两姐妹脸色的变化很明显。伊萨贝尔的脸色严肃而苍白；罗莎的脸色象她的名字一样呈玫瑰色。片刻之间，他们都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最后，还是最机灵的女人看出了大家的窘态。为了马上解脱出来，她采取了按照她的年龄和性别特有的卖弄风情的办法。伊萨贝尔手里有一朵当天下午开放的亚历山大港玫瑰花，就把它送给了梅内塞斯，说：

"这不是你喜欢的花吗？"

这位文雅的男子满面腓红。罗莎的脸比刚才更红了。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也许是为了弥补对甘博亚明显的冷淡，她摘下插在头发上的一朵丁香花，送给甘博亚，含糊地说："这不是朋友莱昂纳多喜欢的花吗？"

这并不足以打破僵局。那天下午和晚上，伊萨贝尔只是专心招待梅内塞斯，仍然看不到和莱昂纳多妥协的机会。与此同时，四个人一起去迎接堂娜胡安娜和伊林切塔先生，他们是来向新到的客人问候的。

这时，白天的光阴正在消逝。晚风吹来，带着花香，饱含着乡村这时散发出来的令人愉快的气息，开始使人感到凉爽。特别是女士们，按照习惯必然要添衣服，就把丝织大披巾随意搭在肩上。当他们走到客厅的时候，邻近的咖啡园和拉鲁斯咖啡园都敲响了忧郁的晚钟，召唤主人们和奴

隶们祈祷、收工。听到钟声，堂娜胡安娜，她的侄女们，两个青年和堂托马斯·伊林切塔三个男人手里拿着帽子，以及随身的家奴们双手交叉，全都站好，那位夫人开始念道："大慈大悲的圣母玛丽亚！"在场的人齐声应答："圣灵感孕。"夫人继续念："上帝的天使向玛丽亚宣告，圣父的儿子将在她的怀里长成，以拯救世界。福哉玛丽亚！圣母玛丽亚接受以后说：你看见的是上帝的奴隶，照你的话让他随我长大吧。福哉玛丽亚！上帝的儿子长大成人了，生活在我们中间。福哉玛丽亚！"

道过晚安以后，首先是姑娘们，接着是仆人们吻了堂娜胡安娜和堂托马斯的手。听到的回答总是："愿上帝把你变成圣人。"

接着，一个女仆告诉伊萨贝尔，副工头在门厅另一边等她。她和客人们打个招呼便走开了。她的父亲和客人谈话时，解释她离开的原因说："她是我的女管家、出纳和记帐员。她认为这首先是义务，然后才是爱好。她把咖啡的采集、去壳、分选、装袋以及运到哈瓦那的情况都登记下来；咖啡出售时，她检查账目，收付款项；她做这一切，就象男人一样。一句话，自从我的妻子去世以后，蒙圣母开恩，我的伊萨贝尔就管理着家务、咖啡园和我的一切事业。唉！假如我没有她，真不知该怎么办。"

谁是副工头呢？他是个高大黑人，象船桅一样高，皮肤松香色，宽脸庞，仪表大方，目光机警。他的女主人一到，他就立即对她跪下，请她祝福，因为他自己刚才就在广场上星

光之下率领他的三十多个同伴祈祷。

“小姐，”他对她说，“这是今天所有的账目。”他交给她的是一张纸还是画着书写用的记号或数字的一片树叶？都不是。虽然这个奴隶在合唱班里学会了教义问答的某些句子，以便接受洗礼，但是还不会写字和记数。他所说的账只是两三根田野里的灌木枝子，上面有砍过或凹进去的地方，用刻痕作记号，或者说是现代的记事绳，说明八小时劳动中收获的咖啡袋数。

伊萨贝尔用手指尖摸凹进去的刻痕时，知道收获量不大，便把这事对奴隶说了。

“小姐，”他用特别难懂的话解释歉收的原因，“小姐，收获季节快完了，树上没有成熟的咖啡，没有办法，东找西找，才装满了二十五袋。”

“好吧，佩德罗，”伊萨贝尔回答，“没有理由损害咖啡树，也不能摘下青粒子。如果那样做，明年的收成会更少。你注意听我说，佩德罗。明天一大早，你吩咐所有的人在九点钟以前把广场和咖啡园里主要的小路打扫干净。我们有客人来访问，我想让整个庄园清洁美观。下午必须叫几个人把干咖啡去壳扬净，另外一些女人和体弱的男人挑拣咖啡豆。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之内就完成全部去壳和扬净的工作。”

“会完成的，小姐。”

“啊！我忘记了主要的事情，”伊萨贝尔忧郁地说，“你叫莱奥卡迪奥给额上有白斑的三匹黑马和三匹金黄色的马

喂足玉米和青草，因为后天要长途旅行。”

“主人要出门吗?”

“不，胡安娜婶母、小罗莎和我将去布埃尔塔·阿瓦霍过圣诞节。”

“啊！如果小姐一走，这房子就象空了一样。”

“爸爸留下。我们应邀和坎迪多·甘博亚先生一家到他的拉蒂纳哈糖厂去过圣诞节，那是在马里埃尔，很远，很远。他们安装了一台榨甘蔗的大蒸汽机，圣诞节前夕开始榨糖，等着我们去参观。莱昂纳多少爷和迭戈·梅内塞斯少爷来这里接我们，你认识他们。”

“那么您要去旅行了?”副工头沉思着又问。

“我们不在这里的时间很短，至多到‘丢失的孩子’节的星期日以后。让爸爸一个人留下，我很难过。但是，我希望上帝保佑他不出什么事。走之前我将答应他，你们会很好地照顾他。”

“会这样办的，小姐。”

“但是，佩德罗，如果我们不在时他不幸生了病，你要及时派遣一个信差到基埃布拉阿查附近的拉蒂纳哈糖厂通知我。你记住这两个名字：拉蒂纳哈和基埃布拉阿查。”

“会照办的，小姐。”

“拉法埃尔或塞莱多尼奥两人之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担当这件差事。他们认识从这里到瓜纳哈依的路，从那里到基埃布拉阿查很近，一问就知道。”

“会这样办的，小姐。”

“好，我相信你，佩德罗。我们离开了，把家和庄园交给象你这样一个很有理智和忠厚的人照料，我们会休息得很好的。”

黑人没有因为对他这样坦率诚恳的赞扬，就象众所周知的那样罗罗嗦嗦地说一通。他只是摇摇头，好象要摆脱一种讨厌的念头，把脸转向一边，但没有背着他的小姐，因为那样对人不尊重。

“你注意，佩德罗，”伊萨贝尔继续说，“必须把那匹额上有白毛的马从牧场拉来，以便把两套三匹马中的一套带到瓜纳哈依去。送马去的人，不管是拉法埃尔还是塞莱多尼奥，应该头一天午夜或后天拂晓起程，在广场对面的奥昌达雷纳客栈下马，给马洗一洗，喂足饲料，等着我们，因为他必须把我们从这里骑去的另一套三匹马带回来。佩德罗，这些事情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小姐。”副工头忧伤地回答，接着急忙说，“可怜的黑人将过一个很失望的圣诞节。”

“为什么？”伊萨贝尔非常吃惊地问，“我将告诉爸爸，让你们在圣诞节的两天和三王来朝日① 里打鼓。”

“但是，小姐不在这里，黑人们是不会玩的。”

“什么傻话！没什么，跳舞吧，玩吧，让小姐旅行回来时满意。唉！就这些事了，佩德罗。”

佩德罗慢慢走开，心情不好。伊萨贝尔靠在门厅的栏

---

① 即一月六日，为古巴的送礼日，特别是儿童接受礼物的日子。

杆上沉思，随后又叫住他说：

“佩德罗，你看到了吗？由于你打断了我的话，我尽说些没用的事，差点忘了一桩心里最惦念的事情。我应当再三嘱咐你，这也是我最后的嘱咐。佩德罗，我一直在想，不管对不对，最好你把鞭子放在你的茅屋里，直到圣诞节过后。是的，是的，那样更好，因为鞭子在你手里时，你必然想用它，我不愿意人们用鞭子打人。你听到了吗，佩德罗？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有鞭子的响声。”

“黑人得救了，”佩德罗笑着说，“因为小姐心地仁慈。”

“这对我并不重要，”伊萨贝尔坚定地回答，“你知道爸爸四月间开除了工头，就是因为他打人太凶。你要记住，他已经发现你有这个毛病。我不在的时候，咖啡园里不能听到鞭笞声。我再说一遍，我想这样办，我就命令你这样办，佩德罗。”

伊萨贝尔和副工头简短地谈完话回来时，看到客厅中间已经摆好晚餐的桌子。这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豪华的银餐具，甚至那些点蜡烛的大银烛台，好象都在和丰盛的食物比美。这一点不是徒劳的夸张。首先，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一家人下午三点钟才吃过午饭，他们想到客人可能饿了，要吃饭。实际上，小姐们、婶母和伊林切塔先生出于礼貌，也一起坐在桌边，只是喝点巧克力或咖啡加牛奶。进餐时，伊萨贝尔特别文雅和自然地作为主人加以招待。

吃完晚餐和高兴地交谈以后，堂托马斯站起来，回他的卧室之前，向他的女儿们提议不要久留客人，他们一定很

累，应该休息，解除旅途的疲劳。

拉鲁斯咖啡园的住宅是按法国式样建筑的，也就是说，其房间的布置，是仿照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土生白人的同类庄园建筑的。事实上，这类住宅是由该两岛在本地的一个建筑师设计和监督下建成。房子的平面图是一个两翼伸出的十字形，中央是客厅，八间卧室占着两翼，有两条过道通往披屋的两个小客厅。在门廊的角落，有四间屋子，里面与上述小客厅相通，外面与花园和门厅相连。因此，门廊和客厅一样延伸出去，与它平行，四周是木栏杆，挂着帆布帘子，没有百叶窗。正屋的屋顶用一种叫做"卡纳"的棕榈叶铺成，因为这种叶子厚实、耐久和凉爽；门廊和披屋则盖着平瓦。门窗确实很多，都向外开着，让充足的光线射进来，也让总是带着花果芳香的空气流进屋里，至少白天是这样。这幢迷人的住宅周围满是鲜花和果树。

按照容易推论的道理，小姐们当然没有照着男主人的样子做。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小伙子们若不把他们满脑子的激情用一句话，一个眼神表达出来，那怕是一点点也好，就根本不想离开。因此，晚饭以后，他们几乎由于本能，回到宅边的门廊里，分成两组来回散步：伊萨贝尔和她的婶母以及梅内塞斯在前，罗莎和莱昂纳多一组在后。头一次转回来时，莱昂纳多指着罗莎的姐姐低声问道：

"小姐出了什么事？"

这凑巧是当时流行的民歌的第一句，罗莎活泼淘气，马上以民歌的第二句作为回答，这句话就是歌名：

“麻疹。”

“用什么治疗呢？”莱昂纳多又用民歌的第三句问。

“当头一棒。”罗莎说完，忍不住笑了。

“你们笑什么？”伊萨贝尔问，她很注意背后发生的事情。

“您别告诉她，甘博亚，”罗莎说，“让她好奇去吧。她不是我们这一伙的。”

在晚上的其余时间里，伊萨贝尔好象只想和迭戈·梅内塞斯在一起交谈。这显然是罗莎对她生气的原因，罗莎最后的几句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伊萨贝尔自己也对妹妹猜疑，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独占了莱昂纳多殷勤的陪伴。但是两个青年当中没有谁对自己或对方满意。这是真实的，因此他们散步时比预料的时间更快地感到疲倦，只是他们没有坐下来，大家好象无意地靠栏杆站着，也凑巧象他们暗中希望的那样：伊萨贝尔站在莱昂纳多旁边，罗莎站在梅内塞斯旁边，堂娜胡安娜离开了他们。她象母亲一样爱她的侄女们，因为她从小把她们抚养长大，希望她们成家立业。她希望她们亲事成功，因而觉得她离开，让她们能和追求者亲密地谈一会，当然不是什么坏事。

住宅的周围万籁俱寂，日落时吹来的微风已经停息。树枝纹丝不动。星光微弱，晴朗的天空在香蕉树的宽叶上没有反光，它的纤维质茎干在又矮又密的咖啡树丛中十分突出。只能听到远处传来奴隶的不清楚的声音，他们休息以前，在茅屋的灯光下一边准备菲薄的晚餐，一边谈论着当晚

的新闻：他们的小姐很快要离开了。但是，在离我们的年轻人最近的地方，不能够准确地说出哪是藏在草丛中的蟋蟀发出的叽叽声，哪是夜间的飞蛾翅膀发出的短促的嗡嗡声。飞蛾被大厅中央桌上玻璃灯罩里的烛光所吸引，从花园飞进住宅。

地点、时间、大地和天空的寂静，宽阔低垂的门廊和附近密林交界处的阴暗景色，屋里微弱的灯光和室外的黑暗相对照，这一切为刺激青年们的冲动准备了条件，使他们在观赏周围最美丽的景色时神魂颠倒。在这种时候，长得不那么美的女人也显得娇媚可爱了，最胆怯的男人也勇气十足了，这种感觉越强烈，他们就越有口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伊萨贝尔，"莱昂纳多说，"你对我的行为使我感到奇怪。"

"您自己判断吧。"伊萨贝尔笑咪咪地回答。

"不应该由我来判断。道理很简单，我是受欺侮的。"

"至于那样吗？没那么回事。"

"你觉得惊奇吗？怎么解释我们在哈瓦那友好地分别之后，跟着你就沉默和冷淡了呢……？"

"没有理由为这种变化辩护吗？"

"没有理由为它辩护。至少我还不能深刻理解这点。"

"您重新回忆一下事实吧。"

"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伊萨贝尔。我不了解原因何在。"

"真的吗？"

"真的。"

"那么，我是一个疯子，一个傻瓜，是我看到了幻影。"

"没这么严重，伊萨贝尔。你没有想到，你可能把我的一种天真无辜的举动，或别人对我的举动误解了吗？"

"那不是误解的问题，堂莱昂纳多先生，而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

"让我们了解一下堂娜伊萨贝尔小姐亲眼看见的事情吧。"

"我看见的，您也看见了，或者说您在马车踏脚板上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你不再爱我，差点儿忘记我的充足的理由吗？"

"是这样，有充足的理由使任何知道羞耻的女人生气，不管她的热情是多么盲目。"

"我看清楚了，伊萨贝尔，在那件事情上你完全误会了，虽然是无意识的。你对我是不公道的。"

"请您解释一下。"伊萨贝尔显然焦急地说。

"我简略地告诉你发生的事情，"莱昂纳多继续说，脸红起来，因为他确实想要撒谎。"当我对你最后说'再见'时，我很自然地把一只脚伸到了人行道上。两个过路的黑白混血种女人中的一个绊着我的脚，以为是我对她设的圈套，大发脾气，用力把我一推。你知道，那些小娘儿们认为自己受到侮辱时是多么傲慢无礼。"

"是的，"伊萨贝尔沉思着说。停一会儿，她继续说，"但

是，她对我说的那句下流话，至今仍在我的耳朵里响着，我怎么解释她的动机呢？”

“你大声叫她，伊萨贝尔，后来你叫她阿德拉，也许她叫尼科拉莎或者罗萨里奥，这无疑使她更加恼火了。”

“我叫她阿德拉，或者说，如果我在惊愕之中叫了那个名字，那是因为我以为她是您的妹妹。除了把她当成阿德拉活的化身以外，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想象到会有另外一个女人对您开那种玩笑。”

“唉！问题是她不是开玩笑。”

“那么，她认识您，因为……嫉妒而对您使坏。”

“我承认，我和她见过面。她很象我的妹妹阿德拉，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从来没有给过她对我嫉妒的机会。”

“也许她偷偷地爱着您。”

“一点也不希奇，只是我平生没跟她说过‘我爱你’这句话。”

“对您不公道，我感到歉意，莱昂纳多。但是，从表面来看，还是要责怪您。”

“不，伊萨贝尔，不。我是无辜的。如果我这个时候骗你，没有对你说出全部真相，对你说一通我没有感到的激情，因而让你有正当的理由生气，我就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了……”

“好了，我们谈别的吧。”伊萨贝尔打断了他的话，显然是相信他了。

“重新和好吗?”莱昂纳多用温柔的声调问她。

“重新和好。”她回答，嫣然一笑，“如果我一定要怀疑我曾经把他当作朋友和老师的男人的话，我将得不到幸福。”

“好，”莱昂纳多更加兴奋地接着说，“你不认为我们应当表现出这次甜蜜的和解……?”

他说这话时，偷偷把手伸到栏杆上，想拉伊萨贝尔的手，因为她正靠栏杆站着。但是她躲开了，避免了危险。她严肃起来，走到婶母旁边，大声对她说睡觉的时候到了。莱昂纳多的表正指着晚上十一点钟。

时光飞逝。迭戈·梅内塞斯知道机会难得，他善于利用时间，完全可以向罗莎正式求婚。姑娘在花园中把丁香花赠给莱昂纳多，使他找到了谈话的题目或借口。阿尔吉萨尔花园中纯朴的鸽子！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以火一样的激情对她的追求：“罗莎，我爱你！”她感到被这个青年所吸引住了，象针和磁石，小鸟和蛇一样，她不能躲开这种吸引力，不能打消掉这种魅力。她不能马上用表情、语言和策略来否认她已经屈服，否认自从两人在拉鲁斯咖啡园中一起度过这第一个阶段以来，她爱上了这个追求她的人。

第 二 章

在美丽的咖啡园中
一切都清新芬芳，
热带的微风亲吻着
园中的白花。
——帕德里内斯

罗莎·伊林切塔如同丘比特的未婚妻初恋时那样，害怕大白天看见她的对象，尽量推迟离开化装室。但是，伊萨贝尔有许多事情要办，很早就来到了住宅南边的门廊。她右手撑着阳伞，左臂挎着一只桃花小提篮，全身披着绣上浮花的大丝披巾。

这时，太阳正从住宅的一角升起，照着花园的一部分，把住宅和树林的阴影长长地投到庄园宽敞的广场上。黎明时露水很重，草地润湿了，路上的朱红尘土不再飞扬，植物的叶子和花瓣上点缀着细小的露珠，形成很多棱镜，温暖的阳光从侧面照上去，又散射开来。

伊萨贝尔观赏了一番展现在她面前的整个景色，好奇地离开了门廊，因为她从那里看见花园东南角花坛上的一

朵亚历山大港玫瑰花在柔和灼热的阳光下刚刚开放。她没有被刺，也没有被打湿，就把花摘了下来，插在自己闪光的发辫上。她机械地转过身子看看住宅，觉得两个客人当中有一个正从窗子上的小窗洞里看着她。卧室就在门廊的尽头，两个客人确实住在那里。他就是迭戈·梅内塞斯，没有福气安静地睡觉，天一亮就起床了。伊萨贝尔在美丽的花园中出现时，他正在呼吸乡间纯净的空气。

这件事扰乱了她的心绪。片刻之间她犹豫不决，不知该往回走，还是继续向前，因为装饰头发和向住宅看的行动即使是天真的偶然的，也可能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而她总是想极力避免轻浮地冒失地卖弄风情的。可是，她必须出去，于是就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

在南边，一堵石头围墙把田野和包括庄园各种房子在内的正方形地段隔开了，中间架着咖啡磨，四面是晒咖啡的地方，能同时晾晒咖啡收获量的一半。再远一点，左边隔着大片空地，看得见深色的高井栏，井架上挂着提水用的辘轳，后面是鸽子棚、家禽棚和一些猪圈。最里边向右是钟楼，或者说是木头支架上挂着一只钟，接着是谷仓和仓库、马棚、牛栏及其他附设建筑。奴隶们住的草屋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

场院十分壮观，也不缺少植物，因为整个庄园无疑被许多茂密的大树装饰起来了，十分荫凉。其中有一些鳄梨树，红色的马末树，芒果树和卡伊米托树。特别是第一种树，好象大陆的针叶树，树尖似乎直指蓝天。那些最高大茂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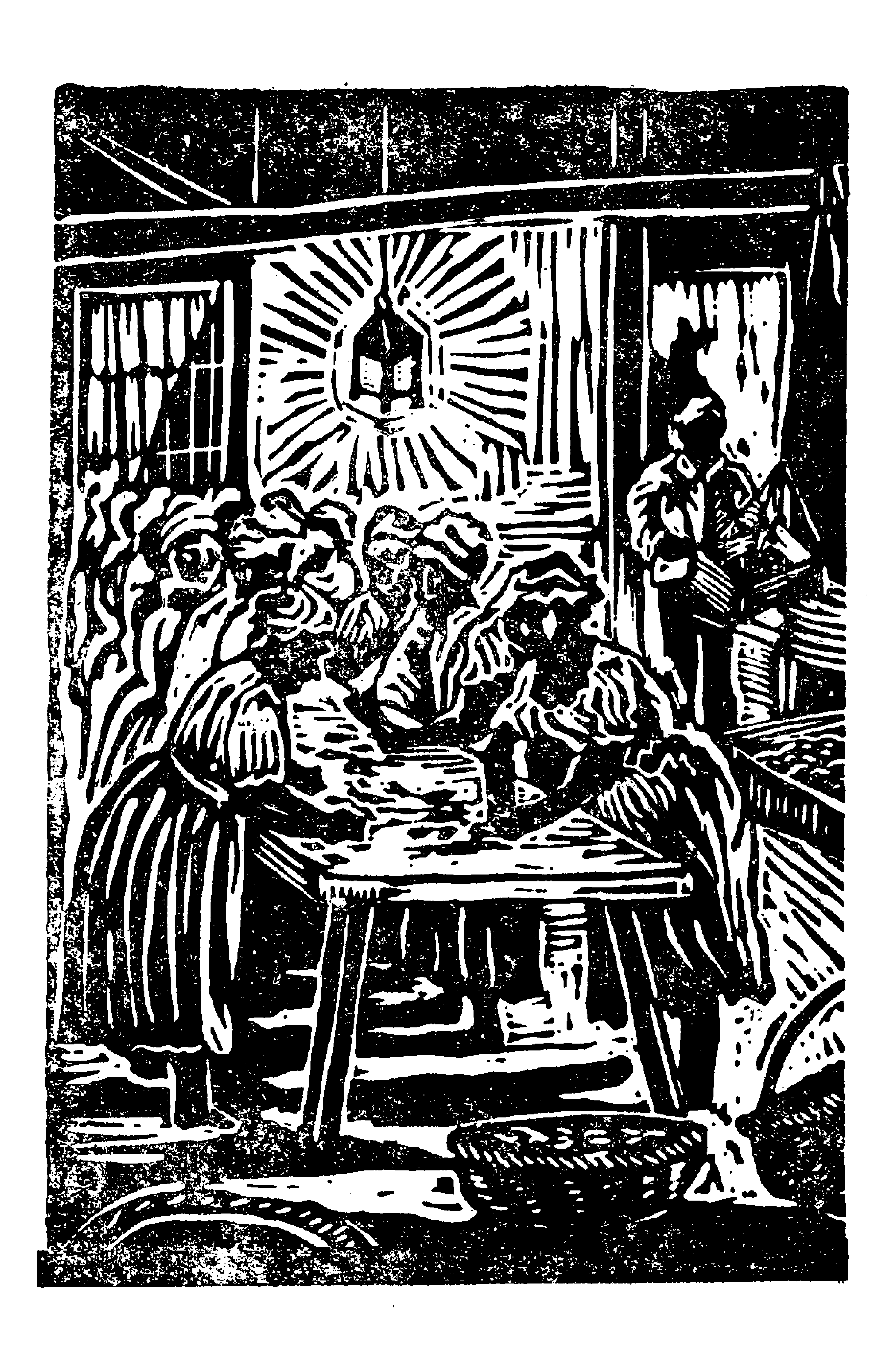
树木，成了外来的以孤僻出名的几内亚母鸡晚上特别留恋的地方。大约成百只的母鸡群在太阳出来以前开始动窝，不停地叫着，或者说发出奇特的叫声，好象一只在叫"巴斯瓜尔"①，另一只也回答"巴斯瓜尔"，直到全都醒来，准备从很高的天然鸡窝飞下地来。这时候，无论是小鸽子或者普通的母鸡都还没有活动的迹象，因为前者不是早起的动物，后者还被关在黑黝黝的鸡埘里。

此外，可以看到整个场院上有很多人在干活。男女奴隶当中，有的用锹或锄收拾地上的杂草和碎片；有的用同样的工具铲去路上的野草；有的伸出两只手把堆着的垃圾捧进筐子里，由别的奴隶顶在头上运到外面去；有的从深井里提水，倒在井栏脚下的宽石槽里，让其他人用棕榈叶编成的水桶装满，分送到庄园一些部门的水缸里去。井边，马车夫莱奥卡迪奥在饮马，给马洗刷，一次两匹或三匹。从磨坊里传出黑人的叫声，黑人坐在垂直的磨盘轴心头上，磨盘围着木轴旋转，辗去咖啡壳。他不停地吆喝着拉磨的马。与此同时，四个女奴隶把不很干的咖啡豆晾开，其他的奴隶把去了壳的咖啡豆运到风车那里。风车的叶板发出巨大的声响，送风的过程中声浪碰到有弹性的障碍物，发出了回音。咖啡完全去掉杂草或尘土以后就送到仓库里，由其他的奴隶挑选分类。

碰到伊萨贝尔的人都向她请早安，求她祝福，向她屈膝

---

① 意为"复活节"。



表示服从和尊敬。副工头佩德罗没有显出他的职业的凶相。他东奔西走，鼓励同伴们干活，在许多场合也亲自动手，好象是为了以行动来增加说话的份量。伊萨贝尔在晒咖啡场一出现，磨坊里的黑人就用银铃般的尖声唱起来，歌词可能是昨晚临时编的，粗俗而简单。歌词的开头一句是："小姐就要走了"，结尾重复一遍，其他所有的黑人一起合唱："可怜的奴隶将要哭泣"。在第一句和末尾的叠句之间，尽管领唱的是在咖啡园出生的本地黑人，却用纯粹的刚果口音来唱，伴声合唱的人照样回答："可怜的奴隶将要哭泣。"

对一首既不文明也不完全粗野的歌曲要求和谐，甚至富有旋律，是没有用处的。如果说歌曲使娇弱的耳朵听起来很单调，但声调和歌词却流露出忧郁的感情。伊萨贝尔就是这样评价的，尽管她装作没有听见，也不理解歌词，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大树底下。这里吵闹不安的几内亚母鸡咯咯叫着，四处乱跑。有些最野的鸡看见她时，想飞起来，发出了尖叫。它们是习惯用这种声音提醒同伙的。伊萨贝尔熟知这些家禽贪食，就从臂上挎着的小篮子里抓出一些玉米粒，小心地撒在自己身边，这就足以使它们安静下来，不再跑开。鸡群向为数不多的粮食扑去，放松了警惕，忘记了危险，只顾吞食谷粒或小石子。这时，一个女奴隶看到小姐的手势，扑到地上抓住了两只母鸡，其他的母鸡还没有觉察到。这种母鸡的肉味道很好，和鹧鸪肉一样鲜美，伊萨贝尔想烤两只，以便午餐时送给她的客人。

这时小鸽子看见一把把撒下的粮食，马上赶来了。它

们不如母鸡孤僻，害怕母鸡，然而比母鸡可亲。小鸽子开头围着姑娘飞，随后飞到她的头上、肩上和篮子的提手上，最后从她手里抢玉米粒吃，甚至啄她的嘴。天真的飞禽异常亲热的表示虽然天天重复着，总是使她感动，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她从来不同意当着她的面宰鸽子。由于伊萨贝尔这种举动或其他类似的行动对所有接近她的人的影响，她的奴隶们必定以为上帝赋予了她一种魔力或秘密的威力，不容别人逃避和加以拒绝。

迭戈·梅内塞斯目送她的女朋友走开。虽然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不想承认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但却和别人一样，认为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他从自己观察的位置上把看见和听见的如实告诉了莱昂纳多。莱昂纳多还躺在床上休息，欣赏着被单上精美的细工绣花和亚历山大港玫瑰花瓣的芳香，这些都是伊萨贝尔勤劳的双手的产品。梅内塞斯对甘博亚谈话时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朋友。"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他满意地回答。

"价值等于一个秘鲁国。在这里，象她这样的女人并不多见。"

"你想换吗？我把她和罗莎对换。我们换吧。"

"老兄，你别开玩笑了，"迭戈严肃地回答，"我承认伊萨贝尔少有的值得称赞的美德，但并不意味着我喜欢她超过别的女人，更不意味着我爱上了她。可是，我确实越来越觉得你配不上她。"

“怎么？你认为她比我好吗？”莱昂纳多反问道，朋友的看法刺伤了他，“老兄，你完全搞错了。你应当考虑到，伊萨贝尔是一个退了职的政府官员的女儿，一个破落的咖啡园主的女儿，总之，一个穷光蛋的女儿。而我的父母有牧场、咖啡园、糖厂，是有钱的庄园主，在哈瓦那扮演着各种角色。你知道吗？”

“我知道，只是我说你配不上这个姑娘时，根本不是指的那些东西。莱昂纳多，干脆说吧，你并不爱她。”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爱她？”

“为什么！难道我没长眼睛吗？从我们到达时起，我一直在观察你的言行，我觉得你并不爱伊萨贝尔。”

“喂！迭戈，我坦率地告诉你吧，”甘博亚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对伊萨贝尔，没有你对例如……罗莎的那种盲目热烈的激情。”

“你最好是说，”梅内塞斯立即打断他说，“你对塞西……更热情。”

“住嘴！”莱昂纳多吃惊地大声说，从床上坐了起来，“在吊死人的家里别提绳子。别人可能听见你的话，隔墙有耳。那个名字这里禁止提起。”

“一个名字不大重要。那是很普通的名字，我不相信伊萨贝尔曾经听见过。”

“也许没有听见过。但是，从一根线可以扯出一个线团，尤其是因为伊萨贝尔一点不傻。”

“现在言归正传。关于伊萨贝尔在加梅斯家门前启程

的那个场面，你是怎么应付的？”

“我认为她有点怀疑。关于那件事，我想她的表姐妹们跟她讲过或者写过某些内容。因此，伊萨贝尔表示怀疑，好象很生我的气。”

“我不怀疑伊萨贝尔的表姐妹们促使她嫉妒起来。但是，事情很清楚，这使伊萨贝尔对你我都知道的事情感到惊讶和猜疑。那个姑娘多么大胆！”

“你想说什么呢？嫉妒的魔鬼使她瞎了眼，让我在伊萨贝尔和她的表姐妹眼里受到猜疑。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难为情。”

“我想象得到。我要是你的话，就会把脸藏到地下七层去。可是，伊萨贝尔是怎么会想到她可能是你的妹妹阿德拉呢？”

“你问得对，迭戈。如果你记得清楚，乍看上去，她们非常相象。”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你父亲和这种相象有关系，那多糟糕！”

“谁知道呢？他那么喜欢女人，我也是这样。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经常到处跑，偶然失足，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塞……大惊小怪。我知道。”

“那他不可能是她的父亲。”

“怎么会呢！根本别想它。全是胡说八道。”

“在那里，人们传说他是她的父亲。”

“那是人们的流言蜚语，迭戈。如果他和她有那种血缘

关系，人们会认为他可能爱上塞……吗？”

“也许他不知道，因为象你说的，那一切只是偶然失足而已。也许他知道你们俩的血缘关系，就监视着她，不让她接近你。无风不起浪……”

“这里没风也没浪。只是因为塞……和阿德拉两人凑巧很象，人们就随便瞎说。我要告诉你的是，他吓唬我的次数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却总是出乎意料地把他吓得目瞪口呆。他几乎比音乐师皮米恩塔都使我更加不安。在这方面唯一让我放心的是，她很鄙视老头子，也瞧不起黑白混血种男人。”

“但是，你不要太自信。众所周知，有其父必有其子。话说回来，做了这些弥撒的结果，并没有使你和伊萨贝尔的关系更好一点。”

“没有。象我对你说过的，她有些怀疑，或者有人故意让她跟我捣乱。此外，伊萨贝尔傲气十足，不是坦率地表达自己。我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将这么过下去，一直到上帝愿意的时候为止，或者她不再傲慢，和我讲和。”

“你这种态度本身，”梅内塞斯评论说，“证实了我的想法，你并不爱伊萨贝尔。”

“或许是我不善于表达，或许是你还没有理解我，迭戈。在任何意义上来说，这两个女人之间没有可比的地方，我不能象爱那个女人一样爱这个女人。那里的女人总是使我发狂，使我不只一次干了发狂的事，而且还会使我干得更多。尽管如此，我并不爱她，也永远不会爱她，象爱这里的女人

一样……那个女人有火一样的激情，是我的引诱者，是化成女人的魔鬼，是混血女人中的维纳斯……谁有足够的力量顶得住她呢？谁能接近她而不浑身发热呢？谁看见了她而不热血沸腾呢？谁听她说'我爱你'时不神魂颠倒，象喝了酒一样呢？在伊萨贝尔身边，就不容易体验到任何这样的感觉。她漂亮文雅，和蔼可亲，受过教育，严肃，有刺猬一样的性格，用刺戳胆敢碰她的人。总之，从严肃和冷淡而论，她是一座大理石雕像，令人尊敬，钦佩，也许是爱慕，但不会有发狂的爱情，没有火山一样的激情。"

"莱昂纳多，照你所想的，你将和伊萨贝尔结婚吗？"

"为什么不？正是应该找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和伊萨贝尔结婚的人，尽管他比土耳其人还要嫉妒，也不会感到……头疼。如果和塞……那样的女人结婚，就时常有危险，必然象卖易燃物品的人那样，经常提心吊胆。我从来没有想过和那样的女人结婚，或和类似她的任何女人结婚。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每当我想到她现在可能正和一个花花公子或那个黑白混血种音乐师在卖弄风情时，我就开始冒汗。"

"我的朋友，这证明一仆难以同时伺候两个主人。"

"在恋爱或追求女人的事情上，可以伺候二十个女人，更不用说只是两个。哈瓦那的那个女人将是我的希特雷亚①的维纳斯，阿尔吉萨尔的这个女人则是我的保护天

① 塞浦路斯岛旧名。

使，我的乌苏拉教派的小修女，我慈善的妹妹。”

“这里说的不是爱情，也不是单纯的追求女人，而是你很爱一个女人，又和另外一个你不那么爱的女人结婚。”

“我看你还是不得要领。为了在生活中尽情地享受，一个男人不应该和他所爱慕的女人结婚，而应该和他需要的女人结婚。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明白，你生来就不是为了结婚的。”

伊萨贝尔继续早晨的巡视，完全不知道两个哈瓦那青年关于她的谈话。她走到井边。这里象所有的地方一样，人们尊重她的到来。打水的人因为小姐离得太近，为避免把水倒进水槽时溅湿她的衣服，停止了工作。相反，土生的马车夫年龄和小姐差不多，而且是贴身仆人，对她更为信赖，没有停止给马洗刷。他脱下帽子，向她请早安时也没有象其他的伙伴一样屈膝。我们可以肯定，伊萨贝尔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或者是因为习惯了，或者是因为顺从并不符合她仁慈的情操，哪怕是对奴隶。

“布拉斯，”她对打水的人说，“井里的水很多吗？”

“很多，小姐。”

“你怎么知道呢？”她问他。

“啊！小姐，我总是听见嘭，嘭，嘭的声响。”

“那么你看见水在动了。”

“看见，小姐，看见。我看见水在翻滚。”

“我看看吧。”伊萨贝尔说，更走近井栏一些。

“您要看吗？”黑人很吃惊地问，“不，您别看。井很深。

魔鬼会推小姐的。”

莱奥卡迪奥笑他的同伴说大话吓唬人，向小姐提议，如果她抓紧绳子的一头，他们两人抓住另一头，小姐的好奇心就能满足，没有什么危险。他们这样做了，可是伊萨贝尔看不到井底，因为井太深了，石头井栏太厚，井壁上附着数不清的羊齿植物，美丽的叶子几乎把井口遮住了。

接着，伊萨贝尔问马车夫是否为第二天的旅行备好了马。

“伊萨贝尔小姐，”他用比他的同伴更清楚的语言回答，“帕哈里托和维纳奥需要换新的马掌。”

“莱奥卡迪奥，我疏忽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有时间吗？到昨天晚上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旅行的事。我正想给马洗刷以后去告诉小姐。”

“你就到镇上去钉马掌。”

“午饭后我就去。请小姐把钉马掌的纸条给我。如果我没喝醉的话，会把事情办好的。”

“你要早点去。别让马现在就开始跑，不然不到时间就累了。”

“小姐总以为别人要把马累死。”

“你应该叫做累死马的人，不叫莱奥卡迪奥。”

伊萨贝尔在场院另一边经过庄园其他的附设房屋时没有停下来，但当她穿过场院到对面去时，发现少了一个干农活的奴隶。副工头告诉她那个奴隶生病了，头天晚上点名时就没有到。她责备佩德罗没有及时告诉她，就一直朝卫

生所走去。她看见病人靠近灯光坐在地上，精神颓丧，头上包着一块手绢。女护士很快诊断过病情，已经让他喝了几杯加上碎冰糖的橙皮泡剂。伊萨贝尔摸摸他的脉，知道他在发烧，要他躺下等医生来。回住宅途中，她查看了马棚和正在选咖啡的房间。

客人和她的妹妹、婶母以及父亲正在门廊里等她。她这样准时地履行了庄园女管家的职责，完成了其他委托她担负的事务，对自己感到心满意足，准备好承担作为家庭主妇的义务，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她回到家里人身边时笑容满面，非常兴奋。可以看出，对顺从的奴隶显得温柔亲切的女主人知道，对家里人和她的朋友们更应该和蔼可亲，照顾周到。从这时起她就专心招待他们，使他们在咖啡园的短暂逗留尽可能地过得舒适愉快。

因为上午比较凉快，太阳光不强，伊萨贝尔建议她的朋友们简略地参观一下住宅旁边的花园。这是她的乐园。她对园艺懂得不多，更不懂得植物学。当时，栽培花卉的兴趣在古巴还不流行，佩德雷加尔和其他法国园艺家们还没有从法国把很多种玫瑰花移植到哈瓦那，到后来才大批运来。但是，伊萨贝尔是天生的种花姑娘，酷爱种花。因为是她亲手栽的，她能背得出美丽芳香的花园中生长的所有花卉的历史。可是，她根本没有提到整整一年以前，莱昂纳多在肉色玫瑰树枝上嫁接的白玫瑰树。它长得高大茂盛，每个枝节上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忠实而富有诗意地模仿着一对对多情善感的人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最富有人性的

激情：爱情。

参观了花园之后，伊萨贝尔请四个青年骑马去游览附近的咖啡园。她感到需要在不停的活动中散散心，甚至是打乱自己的思绪。除了莱昂纳多头天晚上的解释未能使她满意之外，离开宁静的家庭和亲爱的父亲也使她痛苦，那种因为怀念家庭而使人痛苦的情绪已经在折磨着她。

十二月二十三日就这样过去了。使人担心的二十四日上午来到了。天亮以前很久，马车夫赶着替换的三匹马到瓜那哈伊去了。有教养的马车夫莱奥卡迪奥坐在马鞍上，配备着通常使用的鞭子和镶玳瑁的银把砍刀，等候小姐们的旅行。附近有一些女奴隶，再远一点是一些男奴隶，表面上看，他们是在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等待那里将要出现的令人十分难受的场面。

伊萨贝尔想缩短离别的痛苦时间，迅速地拥抱她的父亲，挽着甘博亚伸给她的胳膊，两眼泪水汪汪地到东边的大道去上车。女士们穿着非常适合旅行的深色丝绸衣服，戴着草帽或法国式的便帽。她们出现时，观看的奴隶们都动起来，接着是低沉杂乱的声音。他们突然齐声呼喊，或者说是唱起先前编好的单调的歌曲："小姐就要离去，可怜的奴隶将要哭泣。"他们迎着新的一天清晨的阳光，一遍又一遍庄严地唱着，这时太阳光刚刚照上最高的树梢。

这种意外的问候使伊萨贝尔感到不安。她对奴隶们挥动手绢告别，加快了步伐。这时她注意到了副工头。

他稳稳地站在那里，不说话，昂起头，可以透过衬衫领

看到圆圆的脖子和健壮的胸部的一部分。他的男性的肌肉发达得象斯巴达克人，尽管精神上缺少教养，而且象衰弱的女人一样敏感。他牵着甘博亚骑的那匹不安的马的银笼头。他的女人和他站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怀里抱着一个男孩，黑檀色的面颊上滚着大滴的泪珠，说明她十分忧伤。伊萨贝尔和她一样，很受感动，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在孩子的前额上亲昵地吻了一下，对她丈夫说：

“佩德罗！佩德罗！你别忘了我要你办的事情。”

她没等回答就上了车。

在这里，可以说出现了奴隶们对主人亲热而缠绵的场面。特别是女黑奴，知道她们的小姐就要动身，都上来围住了马车。那些最富于表情的挤到马车踏脚板那儿，把头从车帘或车篷下面伸进去，按照她们的习惯，叫破喉咙似地喊着：“再见，小姐！快点回来，小姐！不要留在那里，我的小姐！愿上帝和圣母保佑小姐！”随着话音，她们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例如轻轻地按她的脚，或者多次地吻她的脚，吻她想拦住她们的双手。所有这些话语和动作表达了她们非常温柔的真实感情；她们看着她天使一般的脸庞，好象是看着一尊偶像或圣像的脸一样。

可怜的善感而又纯朴无知的奴隶们认为，他们的女主人是最漂亮和最善良的女人，是绝妙而神奇的人，因此用自己粗俗的崇拜偶像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

经过请求，或是温和的劝导，伊萨贝尔终于慢慢摆脱了这些缠人的女奴隶们，下令起程，热泪盈眶地大声说：“这种

场面我受不了。”

甘博亚上马时对车子周围的场面轻蔑地扫了一眼，接着说：“站住！”而且故意让站在马踏镫边的佩德罗听见：

“啊！这里真是缺少一根好皮鞭！”

马车夫叫大家注意，拉拉外边那匹马的缰绳。当伊萨贝尔可以用手拉住缰绳时，马车和旅人们已经出了正门，几乎已经到了拉鲁斯咖啡园西边的边界上了。

第 三 章

亲爱的古巴，在你的胸怀里，
在最深最高之处，人们看到了
物质世界的美丽，
精神世界的龌龊。

——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

在古巴岛上，名为布埃尔塔·阿瓦霍或布埃尔塔·瓦霍的地方，是指哈瓦那南部往西的地区，从瓜那哈伊附近开始，到圣安东尼奥角为止。它以许多河流之间肥沃的烟田上所出产的优等烟草而著名，主要的烟草田是在奥加诺斯山脉南部的坡地上。之所以这样说，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和已经描写过的地势高的地区相比，这个地区的地面又低又平。

从瓜那哈伊向西几里路起，地势逐渐平缓，景色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土壤的颜色和成分，植物，气候以及一般作物的品种都完全不同。这样，陡峭的山坡对去布埃尔塔·阿瓦霍的人来说是一个斜面，对从那里过来的人来说却是一座山岗。

从这个陡峭斜面的边缘起，展现在旅人眼前的是一幅广阔壮丽的图画，没有任何油画有如此壮观，人的目力更是收揽不尽它的广袤。读者想想，从外表上看去，这是一个平原，西边的界限是遥远的地平线上的浓雾，北边是沿海荒芜的丘陵，南边是构成布埃尔塔·阿瓦霍绵亘山脉的崎岖的高山。我们说从外表上看是平原，因为事实上它是一系列连续的横断的河谷，又窄又深，由许多小河、溪涧和激流所组成。这些小河和溪流从山脉的北坡流下来，经过曲折而平静的流程之后，倾入马里埃尔和卡瓦尼亚斯的多沼泽的大河谷。

伊萨贝尔从感情上来说是一个艺术家，热爱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东西。看到这幅壮丽的图画，她下令让马在斜坡的边缘停住。不等她的同伴们是否接受这个建议，就下了车。这时大约是上午八点钟。为了尽量减少下坡的陡峭程度，路从这里变宽了，形成一个之字形。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两边的山坡都有很长一段覆盖着高大叶茂的树林，但树梢并不比旅人们所在的平地的水平线高出多少，毫不妨碍观赏更远处的景色。植物是令人赞赏的，虽然已是隆冬季节，它们却好象披上了最好的节日盛装，自豪地对滋养它们的旭日的光芒在微笑。凡是没有人迹和兽类蹄印的地方，长着大片普通的杂草或铺地的牧草，发甜的黄花草或白花草，美丽的灌木林，盘盘曲曲的爬藤植物和粗壮的树木。甚至在苍绿的树枝和干枯的枝节上，象分不清的头发丝一样，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寄生植物，它们靠热带空气里经常饱

和的潮湿而生长。总之，地面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鲜花，一束束，一串串，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组成了一个优美如画的整体，就是对那些看惯了古巴富饶的乡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这里更加新奇迷人的是，生命以它最慷慨的方式表现出来：附近栖息着各种昆虫和鸟类的树林确实在喧腾，古巴富饶的大地滋养着它们。所有的昆虫和鸟类在阴凉的树枝上或茂密的草丛里，同时发出嗡嗡声，丝丝声，或者歌唱似的颤音，演出一支非常协调的乐曲，这是人们用嗓音和乐器永远不可能演奏出来的。这些昆虫是幸运的，很细很小，不能自卫，引不起猎人的贪婪，天真地奔跑和飞翔，不怕被打扰，或在花枝上采蜜，或在树枝间跳跃，把树叶上面凝结着的露珠抖落到地面干枯的叶子上，象是没有云雾而在下雨一样。

在山两边看到的景色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南边的平原上有咖啡园、牧场和烟草种植园，几乎一直延伸到海岛的边缘，这是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看的惹人喜欢的地方。北边恰恰相反，在同一纬度之内，旅人们看到的地方很深凹，崎岖不平，使人忧郁，觉得是踏上了另外一块土地，气候也不相同。这种不良的印象，没有因为现在大部分地方以至比翁达湾更远的地方都种上了作物而消失。也许是因为糖厂正在生产，无疑使气候更加潮湿炎热。土壤是乌黑的，泥泞的，空气很沉闷，这里的人和牲口比岛上其他地方更感到压抑，更不好受，只从外表上看，赞美也会马上变成厌恶，遗

憾也就代替了高兴。

这大概就是伊萨贝尔看到的著名的布埃尔塔·阿瓦霍这块土地时的感觉。它的入口处，事实上也就是旅人们止步的高岗是最壮丽的了，可以称之为金色的大门。可是，往下怎么样呢？它可能是安谧的住所吗？在一个不健康的国度里，永不停息的紧张劳动不是人对社会的义务，而是成了一种惩罚。有了白人的幸福，黑人在他的一生中某个时候会得到休息和满足吗？白天过去，夜幕降临，不辞劳苦的人们进入了梦乡，这是上帝对它最可怜的生灵的恩赐，他们能渴望什么呢？能期待什么呢？一个劳动者能够自由自在和老老实实地挣得面包，维持一个有道德的基督教的家庭吗？那些在国内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庄园是否说明着主人的满足和乐趣呢？那些明明是用成千上万的奴隶们的血汗把甘蔗汁结晶而成白糖的人们，会有幸福和精神上的安宁吗？

她也自然想到，如果和甘博亚结婚，迟早必须在拉蒂纳哈糖厂多少住一段时间。他们现在正象散步一样到那座糖厂去。她简短的经历中的主要活动，自然而然地涌入脑海，象闪过的一幕幕的幻影。她回忆起在哈瓦那乌苏拉教派女修道院里的生活，在那宁静的环境中她的心灵受到了最纯洁的基督教道德和慈善信仰的熏陶。作为对比，她回忆起慈母逝世后留下她孤苦伶仃的一个；回忆起自己的痛苦和忧伤；后来她到了拉鲁斯咖啡园，过着安静单调的生活。咖啡园是美丽的花园，是模仿我们最早的祖先放弃的花园建造的，她受到了最亲近的人们的抚爱，奴隶们崇拜她，那

是世界上任何皇后都享受不到的。最后，她回忆起离开年老体弱的父亲时忧伤的情景，他完全不同意这次旅行，也许因为这可能是更严峻更长期的分离的前奏。

姑娘的沉默和回忆是很短暂的，但她的感情是那样强烈，那样激动，止不住热泪盈眶。莱昂纳多在她的身边，牵着骏马的笼头，也许是为了引开她忧伤的思绪，也许是要为她当向导，他开始描述展现在眼前的美景中最突出的部分。他曾经几次经过这些地方，对它了如指掌，想向女友们显示一下他很好的记忆力。他说："我们前面的第一座糖厂是萨亚斯糖厂。山坡这边的树木挡住了视线，我们看不见糖厂，但那里是它最远的甘蔗田。大概正在榨糖，因为糖汁的气味飘到这儿来了。他们仍然使用旧式榨糖机和骡子。我们必须路过那个糖厂的厂区。往前，在这大谷地的中央，靠我们右边一点，在那棵木棉树树干附近，可以看见埃斯科瓦尔或马里埃尔老糖厂锅炉房的红瓦。根据妈妈对我讲的，它是布埃尔塔·阿瓦霍谷地里建成的第一个糖厂。大概也正在榨糖，因为我看见厂区树林中在冒着烟。接下去，你们没看见一片白云掠过整个谷地，在树梢上空大朵大朵地来回飘动吗？一位诗人可能会说，那是精致的薄绸罗纱。我看，它好象一条躲避山里的怪物而奔向大海的大蛇。如果你们细看，那只不过是翁多河上河道弯曲处冒起的水蒸汽，那条河以河床狭窄和雨季发洪水而出名。现在水很浅，有桥可以通过，我们不必湿脚。另一边，从这里一直往前，在西北方向，你们看见一片青翠茂密的树林，从那里露出一些似乎

是圆塔的东西吗？那是堂克劳迪奥·马丁内斯·德皮尼略斯的巴尔瓦内拉糖厂，他最近得到了比利亚努埃尔伯爵的头衔。左边，在鲁宾或鲁比山下，看得见拉贝戈尼亚糖厂的甘蔗田。右边还辨别不清的是拉蒂纳哈糖厂，距离吉埃布拉阿查镇约一个里格远。”

下坡到糖厂所在的广阔无垠的谷地里时，地势十分陡峭，尽管坡道曲折而下，马匹要把车子保持在适当的平面上还是很费劲的。马车夫害怕打滑，缩短了车辕上的缰绳。马走得不稳，屁股往下坐，向下滑动着。因此，皮带辗轧发响，车厢象筛子一样摇来晃去，疲劳的牲口的耳朵根和腹部开始出汗。

“慢慢走，莱奥卡迪奥，”走到最崎岖不平的斜坡时，伊萨贝尔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陡的路。”

莱昂纳多骑着马走在马车踏脚板右边，开玩笑说：

“说话的是伊萨贝尔吗？我原来以为她比说这种话的人更勇敢呢。”

“如果您以为我害怕了的话，”她马上回答，“那您完全是骗了自己。我并不害怕，一点也不怕，我是怕马受不了。你看驾辕的马，车子很重，坡又很陡，马汗流浃背，我担心它倒下或滚下去。最好是我们下车。停住吧，莱奥卡迪奥。”

“不，别下车，小姐，”马车夫央求说，甘冒和女主人顶撞的风险，“如果您在这里下车，经过所有的山坡就都得下车了。帕哈里托是一匹奸刁的马，它比伤害庄稼的大蚂蚁还精明。请您让我抽它几鞭，您就会看到它不再装模作

样了。”

“这是你想干的事吗，别虐待可怜的马了。你不知道它不习惯走山路吗？无论如何，我不同意你打它。我对你说，停住。”

“牲口和人都让小姐惯坏了，”莱奥卡迪奥咕哝着，收紧缰绳准备停车，“夫人在世时，这些马跑得象飞鸟一样快。她是喜欢用鞭子赶马的。”

这时莱昂纳多插话，反对他的朋友提出的主意，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会使马养成车夫所说的恶习，而且因为右边有树荫，太阳还没有把潮湿泥泞的路面晒干。她让步了，虽然很不高兴。为了不直接参与她所说的使马痛苦的事情，她把右边那匹马的缰绳交给了妹妹罗莎，下坡时闭上了眼睛。

罗莎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她年轻，性格活泼，喜欢冒险。不管马在那些陡岩险坡拉着她多么疲劳，她也渴望赶车，好象小孩喜欢摇篮一样。

萨亚斯糖厂确实在榨糖。一堆堆刚收割的甘蔗几乎把糖厂四面围住了，只是在场院这边或者说旅人们经过的这边留着一条相当宽的通道。糖厂里外都很热闹，一派忙碌景象。在里边，拖榨糖机的母骡在场院的对面迅速地兜着圈子，黑人小伙子和母骡并排跑着，无情地鞭打着它，好多榨些糖。在讨厌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中，能清楚地听得见辗轧甘蔗的声音。一些赤着上身的奴隶，不停地把甘蔗一捆捆地扔进铁槽里。榨糖机另一边，喧嚷嘈杂的声音更大，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浓烟和从沸腾的锅炉里冒出来的水蒸

汽混合在一起，完全挡住了视线。锅里熬着最甜的甘蔗汁，整个大厂房里弥漫着甜腻的气味。

在外边，两路大车，或是装着甘蔗走近厂房，或是空着离开厂房，向田野或者说砍甘蔗的地方走去。所有的车子都由一对消瘦而又动作迟缓的公牛拉着。每对公牛后面紧跟着赶车的人或奴隶车夫，拿着一根长棍或很尖的铁刺棒，在这条并行的车道上来来往往。一个白种赶牛人骑着他善走的母骡，但手里拿的不是棍棒，而是不可缺少的皮鞭，不时地抽打他认为使用铁刺棒怠慢的黑人的后背。

可以想象，大车制造得极为粗糙而原始。车轴要涂油，装着甘蔗的车帮叽叽嘎嘎响个不停。空着的车子车轮太大，轴孔又宽，不管地怎么平，总不能保持垂直，因而发出令人讨厌的噪音。车轮的圆箍不断和固定的铁插销摩擦，使车身的木板都快要脱离它的位置。厂区和甘蔗田的小路上很长的地段，不论在哪个方向，都被麦秆色的叶子和一截截还有用的甘蔗盖满了，看不见路面。由于漫不经心，载重过分或使用的运输车辆构造上的缺陷，甘蔗掉到地上了。赶车人对这种令人可惜的浪费也有份。只要赶牛的人离开得远了点，附近赶车的人就乘机从他车上抽出他认为最好的一截甘蔗。这个动作把另外一些甘蔗也拖出来掉在地上，任凭后面来的车子辗压。赶车的人不管这些，只是把那段甘蔗的一头塞到嘴里使劲地吮咬，同时粗野地吆喝公牛，不断地刺公牛，赶它们走，甚至刺出血来。可能是因为赶牛人用可怕的龙舌兰绳子或鞭子头打了他的背，他就以刺公牛

作为解气。

旅人们经过哈瓦科、蒂沃蒂沃、马里埃尔或旧名埃斯科瓦尔、里奥昂多和巴尔瓦内拉等糖厂时，都多次见到这种场面或其他非常类似的情景。

在最后提到的两个种植园那里，他们只在路的右边看见一个小村子，也就是一些茅草房子。一些穷苦的家庭耕种着一小块土地，养着一些家畜。村子甚至没有名字，因为在它周围很远的地区内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堂，糖厂一般都不愿意紧靠这些象征文明和进步的地方。

伊萨贝尔为了摆脱痛苦的情绪，没有去看那路上坚硬无光象软铁一样的黑土，而将目光移到正在成熟的淡紫色的甘蔗花穗或花柄之上，直至看到远处的天际和深色的山峰相接而形成的淡蓝色的带子。

可是，不只是仅仅一种强有力的因素，使伊萨贝尔不能象她极端苦恼的心绪要求的那样去集中思考。地面经常忽高忽低；道路虽然宽，但是弯弯曲曲；谷地狭窄而深陷，好多处要从桥上通过，桥是用圆木或棕榈树干锯成的木板架起来的，既不美观，也不结实。因此，他们不得不缓慢而谨慎地前进。此外，罗莎不会赶那匹辕外的马。它不肯和辕马并行，有时走到辕马的前面，有时与马车运动相反的方向用力，不是帮助拉车，反而成了障碍。马车夫不只一次抱怨这种差错。伊萨贝尔为了让他住嘴，避免严重的意外事故，重新接过了车辕外边那匹马的缰绳。

如果罗莎会赶车的话，这天上午愉快的旅行真是个难

得的好机会。马车左边留下的路面很宽，迭戈·梅内塞斯骑马走着，那么漂亮潇洒，象他步行时那样健谈，和蔼可亲。这时他很有灵感和口才，比以往更高兴地观赏着沿途的景色。正是因为在罗莎身边，因而就更有诗意和光彩。每走一步，他都能找到引起他欣喜若狂的女朋友注意的东西。他或者指给她看悬挂在甘蔗田旁边灌木上的白色野生旋花或牵牛花的花环；或者让她看清晨的微风轻轻摇动的甘蔗的花穗，把它们和无数穿军装的战士相比。他一会儿告诉她那些美丽的托梅金小鸟发出嘶哑的声音，好象掠地而过的风一样，大群大群地沿着旅人们去的方向的某些地段飞翔，掠过野草，接着消失在甘蔗丛中；一会儿又告诉她飞得很慢但生气勃勃的燕八哥，从茂密的灌木丛生的荒地里飞出来，尖声叫着，很费劲地栖息在仓皇逃出后遇到的第一片甘蔗叶子上；或者告诉她粗暴的苍鹭劈开了岸边的橡树枝飞了出来，把长脖子弯曲到背上和下垂到双脚那里，沿着溪流逃走；或者告诉她那一群鼓噪的喜鹊落满了野生的橘子树，只有当它们啄住金黄色的果子取出种子时才看得见；或者最后告诉她那只鹞鹰，古巴的老鹰，在天地之间最高的棕榈树上空盘旋，振翅不动，同时发出尖锐的叫声。

最后，过了上午十点钟，旅人们穿过巴尔瓦内拉糖厂的甘蔗田，看见了它的巨大厂房。往前两里格，就接近吉埃布拉阿查镇了。从这里，路分成两条：一条转弯向西，是通往布埃尔塔·阿瓦霍的公路；另一条拉安戈斯塔路，通向沿海地区已经盖好的一些糖厂。旅人们上了这条路。经过市镇

时，有些认识莱昂纳多·甘博亚的人，尊敬而友好地向他问候。

前面的土地和已经走过的一样坎坷不平。到处是树林，树木更加苍郁茂盛，几乎是原始森林。地面被溪流隔开，流水清澈，潺潺流到马里埃尔湾里，在北方的外海消失了。他们在不透阳光的森林中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在一个丘陵的斜坡上看到了一家糖厂的甘蔗田，用树枝编成简陋的篱笆为界，篱笆用木板按平行的位置相连接，或把带叉的树枝插到土里作栅栏，一段段地用很有弹性的青藤条牢固地绑住。这种藤条在布埃尔塔·阿瓦霍叫做"保奇尼斯·埃特罗菲亚斯"，俗名叫红藤。

旅人们走过很短一段和上述简陋的篱笆平行的路程之后，便到了小丘的高处。一望无际的甘蔗田展现在他们眼前，画面的正中是各式各样的厂房，位于另一个顶部更大、底部更宽的山丘之上，这就是拉蒂纳哈糖厂。作为向导的莱昂纳多·甘博亚，确实以自豪的感情向朋友们作了介绍。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庄园所代表的金钱的价值和它的主人因此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也因为远远地看去，整个庄园是一幅景色秀丽的图画，它有效地掩饰了几乎所有人类的和神明的事业所固有的缺陷和污点。

旅人们到这里来经过的路，名叫普拉亚路①，因为就是通过它把糖运到马里埃尔镇，从那里再把糖装上双桅或三

---

① 即海滩。

桅的船，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的。翻过坡顶，有一道和篱笆一样粗糙的大栅栏，也就是几根没有刨光的木棍，两头插进两根平立的长柱子的孔里。靠近篱笆，在篱笆与木栅栏相接的地方，有一间两边屋檐几乎挨地的茅草屋，或者叫两担水的草屋。它向下低垂，屋顶是用整片棕榈叶铺的，向两侧的斜面下垂，叶子尖落到了地上。

莱昂纳多走上前去，看看为什么守门的黑人不在他的岗位上，不把木栅栏打开。为此，他把马停在茅屋唯一的入口处，弯下身子，想查看一下屋子里面的情况。这是徒劳的事情，屋门或出口又窄又矮，过了门槛两步以后，人眼就看不见东西了。这倒不是因为白天外边的光线过于强烈，而是由于里面燃烧着的木柴烟雾太浓，除了门，它没有别的出口。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怀疑茅屋里会有活人。"莱昂纳多对停在大路中央马车上的女士们说，"该死的黑人！"

"也许他在睡觉。"伊萨贝尔说。

"如果他不是在做死人的梦，"甘博亚回答，"我发誓谁也不能使得他不挨一顿鞭打。"

"你说的是什么事？"梅内塞斯问，"是把木栅栏打开吗？我去开，我不会因此而有失体面。"

"你别那样干，"莱昂纳多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好，"伊萨贝尔用银铃般的甜蜜声调建议，"马车夫去开，再不走马就太疲乏了。莱奥卡迪奥，下马。"

"不，不，伊萨贝尔，"莱昂纳多说，越来越生气了，"这我

也不同意，也不应当同意。如果守门人还活着的话，就是由他打开栅栏，让他待在这里就是为了开门和干更多的事情的。”

他掏出表，接着说道：

“已经十二点钟，是黑奴吃饭的时间了。如果我们早点到这里，就能听见糖厂的钟声。我敢打赌，守门的黑老头准是钻进甘蔗田里搞他的迷信活动去了。我向上帝发誓，要跟他算这笔账的！他哪儿也不在，卡伊曼！卡伊曼！”他大声吼叫起来。

只有周围的群山对他连续的深沉而凶狠的喊声发出回音。接着，茅屋里一只小叭儿狗叫起来。青年想，守门人在里边，为了不想开栅栏门而假装睡着了。“我会把他踢出来的。”他大声说着，一拳打在马鞍前边。他不再耽误，下马钻进茅屋去了，手里总是牵着马笼头。

这些发誓的话使谦逊的伊萨贝尔听着非常刺耳。但为了不使她的朋友难为情，不再刺激他去对付那可怜的黑人奴隶，她没有指出他的荒唐。即使黑奴为了隐藏某个黑人同伴，或因为其他原因而躲在茅屋里的话，莱昂纳多最后的主意也是危险的。幸而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在同一时间里，马车上的女士们，骑着马的梅内塞斯和马车夫都听见了附近树丛里树枝的响声，它是一个人或动物很困难地开路时踏着树枝而发出来的。后来，从树丛边上走出一个穿得很破的老年黑人，戴着羊毛圆帽，手里拄着一根多节的长棍，支撑着身体，也许是为了不让前额碰到地

面。由于上了年纪，因为劳累或者是住在矮屋顶房子里养成的习惯，他的身子弯成了弓形。他一走出树丛，马上看见了旅人们，站停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把一个在阳光下发亮，好象瓶子或其他类似的器皿扔进了很高的草丛中，然后继续从茅屋对面一直向马车走来。

这个偶然的情况避免了他和发怒的主人立即发生冲突。他的主人一出茅屋，老远就认出了他，立即向他冲过去。可是，当莱昂纳多上了马，走完把他和他想整治的牺牲者分开的距离时，黑人却获得了时间，无意识地走到女士们那里请求保护。不幸的奴隶可能事先不知道糖厂在等候这些人，不知道年轻的主人也一起来，给他们当向导。他也确实不很了解他。但是，当他看到青年嘴里叫着"啊！狗崽子，看我现在如何收拾你！"冲过来时，他不能不认出了他，不得不跪倒在马蹄前。马立刻站住了，但是碰到了黑人的胸脯，使黑人打了一个滚。

女士们吓得魂不附体，罗莎恐怖地大叫了一声，堂娜胡安娜反复念道："耶稣！耶稣！"伊萨贝尔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把手臂伸出车外，更加愤怒而不是有所恐惧地说："不要打死他，莱昂纳多！"

"他应该感谢你们各位在场，"莱昂纳多说，"不然我会打死他的。我对他简直忍不可遏了。"

"啊！我的小主人！"老人喊着，吃力地站起来，又跪下去，好象卑贱的罪人在生了气的法官面前那样。

"穷狗崽子，你钻到哪里去了？"青年问他，不等回答又

接着问道，“你在树林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呆在你的茅屋里？是不是在糖厂里偷了糖，拿去和镇上的酒店老板换下等白兰地酒啦？是的，肯定是，我敢发誓。”

“不，我的小主人。没有，少爷！卡伊曼没有偷糖！卡伊曼不喝白兰地酒！”

“住嘴！老狗！去，跑去打开栅栏。你还不跑？你不会跑吗？我会让工头用皮鞭叫你打起一点精神来的。去！快点！……”他想从马上用脚踢他的头（幸亏没有踢中）。

守门人大概六十多岁，至少他的头发花白了，稀疏的胡子盖着上嘴唇，那是他的种族的人年老的可靠标记。他的两臂比例很不相称，又长又瘦，加上痉挛的手指头，好象患着麻疯病一样。他的小眼睛露出忧伤的表情。打开栅栏以后，他向马车里的女士们看了一眼，象是恳求她们在他的主人的愤怒之下保护他一样。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忧心忡忡。

莱昂纳多开头那会儿的愤怒和冲动过去之后，明白了在女士们面前他的举止未免过分激烈，也太粗鲁。此外，她们除了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是到糖厂来享受他的殷勤招待的。那匹马都比他还客气，奴隶拜倒在路上时，它本来可以践踏他，但它并没有那样做。甘博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为情，但是他十分高傲，不肯按实际情况坦率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他只是介绍了一些守门人生活中的主要特点，当然顺便就诽谤了他。

“你们不要以为，”他说，“老黑人卡伊曼象他的外表那

样，是一个安分守己和顺从的老头，或是忠实卑贱的奴隶。你们应该知道，他的绰号不是人们随便起的。他是最狡猾的人，存心不良，装模作样。他不是那么无知，他会做一些手工艺品，他的同伴们很尊重他。他认为合适或处于危险时，就会弄巫术，让人看不见他。他制作的偶像和讨人喜欢的东西有时相象得叫人不可思议。别人很少看到他，不跟他说话，也不理解他，但是不论白天或夜晚，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逃不过他。他象鳄鱼一样，知道怎么样假装睡着，以便更可靠地捕获牺牲品。他的青年时代，是逃亡到山里度过的。他在多次逃跑当中，去过了库斯科所有的竞技场，和布埃尔塔·阿瓦霍最出名的逃亡黑奴交了朋友。他现在很老了，不能再逃走了。妈妈考虑到他是拉蒂纳哈糖厂十名创业者之一，是当初砍伐第一批树丛的唯一幸存者，要他当了守门人，让他留在这个岗位上，虽然了解他的历史和恶习的职员们并不赞成。在他愿意或认为对他合适的时候，甚至最精明的狗也没有他警惕性高。他可以说是自由的；他养一些母鸡，每年喂肥一两头猪去卖，把钱埋在某个地点。他有一匹母马，经常夜晚骑着在庄园周围兜圈子。但是，正象我说过的，他很狡猾，存心不良。我敢用任何东西打赌，要是没有某种欺骗人和挡人耳目的事情，他是不会远离茅屋和自己的岗位的。在甘蔗田里，他和糖厂的同伴们在一起。在山里，他只和逃亡奴隶在一起，或者用糖向镇上的酒店老板换下等白兰地酒和烟草之类的东西。”

“大概是那样，莱昂纳多，”罗莎开始说话了，“我觉得他

带回来一个……”

婶母和姐姐比她谨慎，没让她说完这句话。以后的路途中谁也没有再说话。

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炎炎烈日之下，甘蔗叶子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宛如磨光的剑一样。旅人们在拉蒂纳哈糖厂的住宅前面下了车马。

第四章

奴隶制度中最黑的东西不是黑人。

——何塞·德拉鲁斯·卡瓦列罗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蒂纳哈糖厂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庄园。这样说是相称的，因为它拥有广阔茂盛的甘蔗田，由三百多人耕种，有为数众多的牛群，有巨额的资金。它花两万多比索最近从北美进口了一台二十五匹马力的蒸汽机，还有一台花一万多比索装配起来的新式水平榨糖机。

锅炉房，也就是制糖车间，坚实而宽敞。这厂房几乎从四面都看得见，屋顶的屋架用圆形的椽子构成，支撑在很重的横梁上。横梁又架在柱子上，在当地称为叉形支柱，而并不是四方形的。除了庄园从比斯开雇来的木匠师傅用锛子把它铲平以外，不作更多的加工。厂房高大而简陋，似乎它的职能只能要求如此。在红瓦屋顶下，安装着榨糖机、蒸汽机和架在三个炉子上的一排加工糖汁的牙买加机器。所有这些机器都不在同一个平面上，锅炉要低好几尺，从这一头到另一头必须经过两个很宽的石阶，沿着榨糖机和蒸汽机旁边走下去。这样安装是为了让甘蔗汁容易往下流，甘

蔗汁从榨糖机流出来，通过木槽流到一口大缸里，在这里经过漂洗，继续流到蒸发锅里初次煮沸。

跟这座厂房平行的另一座厂房和它一样高大，但房檐更低一些，四周围着石墙，只有一个入口，对着上面说的锅炉，这是净化和烘干糖的厂房。其他分散的房子有木工房、铁工房、卫生所和称为哺乳室的房间；还有工头、赶牛人、木匠、管家和制糖师傅的房间，后者也暂时住在糖厂里。当时是一个美国青年担任机械师，在蒸汽机附近用杉木板为他临时搭了一间小房，它是难看的大厂房里唯一有护墙的地方。接下去是一片两百间茅草屋以及附设的畜栏和鸡圈，这里是糖厂三百名奴隶和职员的住宅。其余独立的房子是蔗渣房、净化糖的厂房和其他次要的房子，盖在锅炉房和洗涤房之间的空地上。

按其使用的意义称为“住宅”的房子，呈不等边的四边形，位于一座山丘缓缓的斜坡上，它的水平面的差距由于把前面的地基加高，得到了补救。整幢房子有高大的石墙，屋顶是红色的凹形瓦片，有宽敞的门厅，中间是四方形的客厅，西边是两条通往卧室的室内过道。住宅中央是一个四方形院子，高高的围墙上有玻璃窗子。后面的墙上有一道大门，用门闩和锁关着，那是从里面通知家里的奴隶用的。院子里长着许多花，还有一些桔子树、无花果树和葡萄藤，它们的青翠和阴凉使卧室凉爽多了，虽然为了挡住中午阳光的反射，整个过道一边都挂起了帆布帘子。门厅里也挂着帘子，由于它高大宽敞，风很容易吹进来。在宽阔的场院

上，灼热的阳光照射着，叫人热得难受。

人们从门厅台阶的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得见对面的锅炉房。往右一点是洗涤车间，虽然只能看见把糖烘干的炉子的一边。还能看见黑人的茅屋或者围绕着他们简陋的村落的栅栏。总之，组成糖厂庞大居民点的大部分房子都能映入眼帘。向西看去，是甘蔗田和牧场房子的草屋顶，更远处是大片棕榈林，河流的一处弯道，接着是高大的原始森林，构成了这个多彩的乡村图画的深色背景。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拉蒂纳哈糖厂的主人们和另外一些人士，在挡住阳光照射的帆布帘子后面，舒舒服服地靠在红皮的扶手椅上。几乎所有的先生们：堂坎迪多·巴尔德斯，吉埃布拉阿查镇的神父，本地区的上尉和医生，都抽着雪茄。堂娜罗莎，上尉的夫人，牧场工头的老婆和小姨以及甘博亚家的小姐们，有的咂着本地的甜甘蔗，有的在吃中国桔子和秘鲁的红番石榴，这些都是糖厂果园里出产的。在这里侍候的有我们认识的来自哈瓦那的蒂尔索、阿庞特、多洛雷斯和另一个从海上来的黑女人以及糖厂里的两三个女黑奴，由于她们是本地出生的，仪表好看一些，就安排她们搞家务，各有各的差事。

甘博亚家的小姐当中，卡门和阿德拉连椅子都没有坐热，就嚼着番石榴或桔子，手挽着手长时间地从门厅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对阿尔吉萨尔的女朋友们姗姗来迟显得有些不耐烦。特别是阿德拉，每次走到南边角上就掀起帆布帘子的一角，焦急地望着前面的大道，一直看到它和普拉亚大

道相接的地方。后来下午一点多钟，远远地听到了马车轮子的响声和几匹马急跑的蹄声，阿德拉还什么也没有看见，就高兴地叫起来："她们在那儿！"

这一次她没有骗自己。不一会儿，伊林切塔家的小姐们乘的马车就到了门厅的台阶下。马车和坐车的人，马匹和骑士们都是满身红土。我们要逐个描写两家人在布埃尔塔·阿瓦霍偏僻环境中聚会的各种场面可能没有用处，但在场的某些人确实把这种聚会看成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机会。此外，年轻人，有时也包括上了年纪的人，当他们在乡村的某个地方聚会，远离已经习惯的生活和娱乐的地方，在坦率和亲切的相处之中度过几天，他们就会感到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如果他们是朋友，就会更加要好；如果他们是亲戚，他们相信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如果他们是情人，啊！他们会觉得爱情是永恒的，相爱是多么幸福和美好！

女士们互相紧紧拥抱。阿德拉拥抱伊萨贝尔时高兴得哭了，因为她特别喜欢她，认为她是女人当中最谦逊最温柔的。堂娜罗莎对伊林切塔姐妹中年长的一个另眼相看，此时对她很亲热。甚至堂坎迪多那么严肃笨拙的人，连他的儿子走近求他祝福时都没有一点笑容，但在迎接伊林切塔姐妹时却表现出少有的亲切，向来访的先生们介绍说，"这也是我的女儿。"跟伊萨贝尔说话时，还补充说，"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希望你在这儿尽情地享受，开心地游玩，象在阿尔吉萨尔你令人神往的家里一样。"

在门厅里相见的时间很短。女士们旅行之后太累了，

吃饭以前需要休息一下，打扮一番，换换衣服。堂娜罗莎以及为了节省夫人的工作而当了女管家的工头莫亚的老婆，已为伊林切塔家的小姐们和她们的婶母准备好了房间，就在客厅后面右边走廊里甘博亚一家的卧室附近。

将近黄昏，先生们和女士们一共十六人坐到住宅大客厅里的餐桌边，八个奴仆伺候他们。堂娜罗莎尽主人之谊，堂坎迪多按他的性格尽量帮助她，虽然他首先招待巴尔瓦内拉糖厂的经理，其次是吉埃布拉阿查的神父，第三是他的庄园的医生和本地区的上尉。为了参加第二天或者说圣诞节第一天举行的典礼，大家都得在糖厂过夜。除了牧场工头的老婆和小姨以外，糖厂的职员一个也没有被邀请到住宅里用餐，就是被拉蒂纳哈糖厂现在的主人器重的工头莫亚本人，虽然堂坎迪多邀请了他，但他借口已经吃过饭了，也没有参加。

宴会充满着热烈愉快的气氛，只因人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特有的优雅风度，才得到一些节制。实际上，除了梅内塞斯、青年甘博亚和神父以外，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受过高深的教育，更没有经常和古巴的上流社会打过交道。最后提到的本地出生的堂坎迪多·巴尔德斯，曾在哈瓦那圣卡洛斯神学院受过教育，在宗教方面他是容忍异教徒的，甚至没有偏见，在政治上他信仰自由思想①，甚至经常赞美它。医

① 因为这种自由思想，总督杜尔塞于一八六九年把他同其他二百五十名同犯一起流放到几内亚湾的一个西班牙小岛费尔南多·波奥去了。——作者原注。

生马特乌是加里西亚人，曾经在贩卖黑奴的船上实习过他的专业，现在在本行政区的一些糖厂里照常治病。他是个好青年。但是，他的仪表虽好，却染上了胡闹和卖弄学问的习气，以为所有的女人都爱他。他从餐桌的座位上偷看罗莎·伊林切塔，她美丽的体态，火热活泼的性格足以使比他更有头脑的人发狂。神父当然对伊萨贝尔怀有好感，她的一切言行都表现出精神上的高贵品质。堂曼努埃尔·佩尼亚是阿斯杜里亚人，和一个本地出生的漂亮姑娘结了婚，从市镇的酒店老板上升到维持治安的上尉，这是拉蒂纳哈糖厂的主人们请他吃饭的唯一原因。堂何塞·科科是另一种人，他生于卡迪斯，仪表堂堂，牙齿白皙，蓝眼睛，身材不高，很俏皮，但缺少教养。

他专心地对坐在旁边的甘博亚家的二小姐献媚。但是他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拉蒂纳哈糖厂没有哪个女人会把她的心和手献给巴尔瓦内拉糖厂的经理。至于阿德拉，她是所有的女性中最漂亮的，她特别年轻，这使她避免了聚集在这里的男人们的追求。

席上，男人们自始至终都自由地碰杯痛饮。吃过饭以后，揭去桌布，在亮光光的红木桌子上用甜食。马上送来了用透明的中国瓷杯盛着的清咖啡，起泡沫的香槟酒，法国的白兰地和牙买加的甜酒。后来，堂坎迪多·甘博亚取出散发着香味的金黄色大烟袋，炫耀一番，发给上尉、医生和神父每人一枝扁平的精致雪茄。科科不抽烟，梅内塞斯也不抽，莱昂纳多在父亲面前连一枝烟也不敢抽。

宴会结束时，太阳已经落了。当一家人和客人们走到宽敞的门厅里时，仆人们已经把帆布帘子卷了起来，可以看到附近的原野还很明亮。这是因为月亮已经从远处的树林升起，斜照着甘蔗的叶子、花穗以及棕榈树的白色树干。此外，象水晶一样透明的蔚蓝色的天宇，有数不尽的星星泻下了金银色的火花。

饭后，他们稍稍散步一会，所有聚集在住宅里的人分成了三组。堂娜罗莎由堂娜胡安娜、莫亚的妻子、上尉的妻子以及甘博亚家小姐中年龄最大的安东尼亚陪着，重新在红皮摇椅上坐下。堂坎迪多和神父、上尉以及牧场的工头，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品尝散发着香味的雪茄，在门厅一头的短距离内散步交谈。特别是堂坎迪多，正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些他到达前十五天或更多的日子里庄园内所发生的事情，得到比工头提供的更公正的报告。为此目的，他好象顺便向莫亚提出了一些问题，莫亚对糖厂主人当着神父的面对他这么尊重感到荣幸，真心诚意地回答了问题。例如，他问：

“莫亚，关于上周黑人逃走的事，一点消息没有吗？管家对我说是七个，其中一个还是女的。”

“堂坎迪多先生，确实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回答。

“但是，仔细找过吗？”

“怎么没有！堂坎迪多先生，圣托马斯山村和拉兰戈斯塔山林都搜过了。在各处都找到了新的痕迹，但是堂利沃里奥·桑切斯的狗只会咬不会找，虽然对黑人兴趣很大，还

是没有找到他们。我相信他们没有走出糖厂的边界，因为他们以前没有逃走过，不知道在山林中怎么出去。如果有好狗，肯定能找到他们的。啊！愿上帝给我一些一里格之内就能嗅到黑人气味的狗……”

“在我这方面，”佩尼亚上尉打断莫亚的话说，“我应该报告堂坎迪多先生，出于对您的好意，我已经尽力而为。事实上，我一接到您的工头堂利沃里奥·桑切斯关于发生的事情的报告，就作了周密的安排，利用翁达湾邮局通知了堂鲁卡斯·比利亚维德和堂马克西莫·阿罗萨雷纳。他们是圣迭戈·德努涅斯的巡视员，属于堂佛朗西斯科·埃斯特维斯指挥的小队。这个队刚成立，由王家开发委员会统率，目的是搜捕自塔布拉斯或马里埃尔码头、卡利亚哈沃斯、吉埃布拉阿查等地到翁达湾的西部边界管辖区内逃亡的黑奴。在我给巡视员先生的通知公文中，包括了从您这儿逃走的七个人的所属关系、年龄和个性特征等（只能说个大概的情况，因为您知道所有的黑人都是很相象的）。因此，我希望搜查队能找到他们，那是很可能的。我猜想他们已经向库斯科附近的山区进发，追踪他们，而且……堂坎迪多先生也不要对逃走七个黑人感到奇怪。在同一个时期里，圣托马斯糖厂逃走了十二个，巴尔瓦内拉糖厂逃走了八个，圣伊萨贝尔糖厂逃走了六个，拉贝戈尼亚糖厂逃走了二十个，附近属于尊敬的费尔南迪纳伯爵先生的拉安戈斯塔糖厂逃走了四十个；是的，先生，就象您听见的那样，四十个。所有这些黑人的名单已经在巡视员先生的手里，我想埃斯特维

斯上尉手里也有。”

“我的奴隶逃走，我并不感到奇怪，”堂坎迪多沉思着说，“他们也不是从我这里逃走的第一批黑人。例如奇拉拉、何塞、西斯托、胡安、里诺、尼古拉斯、皮卡皮卡等就逃走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没有逃上山去时，和现在一样，在庄园里多多少少受着长时间的折磨，戴着双扣脚镣，或者拖着很重的铁链。据说，在普拉亚大道上看守栅栏的戈约或卡伊曼就在从这里看得见的那些山林里度过了他的青春……但是，这些黑人都是刚果雷阿尔族、洛安哥族或莫松迪族人，是顺从、谦卑和诚实的种族，最适合做奴隶，似乎这就是他们的天性。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他们是从非洲来的最懒惰的种族。如果刚果人能够不吃饭而活着，没有人能够用武力强迫他们屈服和干活。他们能够肚子仰天躺着度过一生……为了不干活经常逃走……使我感到很奇怪而且也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刚果卡拉瓦利族的佩德罗和保罗，阿拉拉族的胡里安，比比族的安德烈斯，苏阿马族的托马萨，布里切族的安东尼奥，更不用说甘加族的克莱托了，也学他们的样逃走。这些黑人是勤劳的，干活不知疲倦，结实强壮，守规矩，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逃走。不，这些黑人为了自己和他们的主人，总有时间积蓄一些金钱，经常能获得自由，他们是不会因为小事而逃走的。他们非常傲慢，那是唯一的缺点，没有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会逃走。逃到森林去之前他们会吊死的……”

由此可以看出，堂坎迪多·甘博亚对非洲人种学问题

有点知识。他多年来经常贩卖奴隶，自己占有奴隶两三百名，这使他懂得，按照他们的种族，他们有的是顺从的，有的是好反抗的，奴隶制沉重的桎梏差不多让他们要干到死为止。但是，长期管理他的奴隶和别的奴隶的经验却向莫亚说明了另外一番道理。当他听说黑人有好坏之分，有些黑人除非有重要的原因，不然从来不会逃走，宁愿自杀时，他就激动不安。然而莫亚不愿和主人顶撞，说：

"看来，堂坎迪多先生观察过黑人，知道他们适合做这个，不适合做那个。请堂坎迪多先生允许我说，当他们害思乡病时，所有的黑人都是一样的。那时，他们都象骡子一样往后退，必须用鞭子赶才行。我们看看吧，这里的七个奴隶为什么逃走呢？是缺少吃的吗？是缺少毯子吗？是没有猪给他们养吗？是没有小块自耕地吗？这些东西他们一样也不缺，多得很。是干活太多吗？是皮鞭打得太凶吗？现在他们不在干活，但据说堂利沃里奥·德考普斯确实打过圣胡安一次。"

"如果让我说说我的想法，"这时神父谦逊地插话说，"我认为，不应当希望象黑人那样无知的人会和有理智的人一样判断和行动。要从正义和权利本身去找出他们叛逃和犯罪的原因是多余的。不，原因也许是最不实际的，最荒谬的，最没有道理的……可是，在同一个时期里这么多黑人逃走，又正好都是不久之前改变榨糖方法的庄园的奴隶，这两者同时发生是少见的。是不是那些愚蠢的家伙们以为，使用蒸汽机代替公牛和母骡榨糖会加重他们的劳动呢？我

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值得调查一下。”

“对了，”堂坎迪多说，他总是沉思着，两眼半睁半闭，望着从嘴里吐出的一缕缕烟雾，“神父关于刚果黑人的看法是对的，但如果是指非洲其他种族的黑人，那就不符合事实了。我就近观察过他们的不同性格，我知道我说些什么。要判断某些黑人的行为，待遇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当奴隶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在本国也是当奴隶，或是少数主人的奴隶，或是魔鬼的奴隶。但是，对有的黑人要严，非常严厉才行，总要用鞭子抽他们才干活。对有的黑人则要很好对待，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是这样，正如堂坎迪多先生说的，”莫亚又一次插话说，“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有的黑人对待遇不应该埋怨，那就是堂坎迪多先生的黑人。他们象花儿一样：吃得好，穿得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耕地和猪，许多人结了婚。干活只从日出干到日落，从不无缘无故地鞭打他们，象我在其他糖厂看到的那样。很少加班干活，星期天只干两、三个小时。不榨甘蔗的时候，几乎全部工余时间都由他们自己支配，编篮子，喂肥猪，在他们的自耕地上锄草……几乎每逢圣诞节都有一天打鼓跳舞。这些一文不值的家伙还想要什么呢？就连主教的待遇也不见得比他们好。”

“您又扯到了同一个问题了，”堂坎迪多厌烦地说，“莫亚，你重复和保证的东西是好的，但是根本没有说服我，也没有向我说清楚我的卡拉瓦利族黑人逃走的真实原因。最

糟糕的是，我怀疑你知道某些情况，但在神父和上尉面前不愿意讲出来。”

“对着所有这些十字架和耶稣基督死在上面的十字架发誓，”莫亚把两只手交叉起来，十个指头组成了五个十字，兴奋地吻着这些十字说，“更多的，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如果我隐瞒一点的话，就让闪电在这儿把我劈成两半，请你们饶恕我说话的方式。”

“不必为这样的小事赌咒。”神父说。

“您回想一下，莫亚。”堂坎迪多看到他发窘，笑着说。

“事情是，”莫亚稍停一会儿以后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黑人逃走可能为的是什么原因，或不可能为的是什么原因。堂坎迪多先生说，有些黑人宁愿上吊也不逃走，后来又说虐待是奴隶逃亡的原因。堂坎迪多先生又说，卡拉瓦利族黑人是很傲慢的。我说他们是很下贱的，比所有的黑人加在一起还下贱。布里切族的佩德罗在糖厂里是那些和他同船来的黑人的头头。他总是用土话和他们讲话，工头对他很恼火。我知道这件事，但工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他。自从他从非洲来了以后，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曾用鞭子把他打出过血来。先生，两个星期以前，布里切族的佩德罗点名时不在，晚上也没有在棚屋里睡觉。各位认为，堂利沃里奥该怎么办呢？第二天，堂利沃里奥从背后把他抓住，隔着衬衫鞭打了他一顿，关了两天，取消了他副工头的职务，让他到地里去割杂草。后来，他更顽固了。我告诉堂利沃里奥狠狠地打他一顿，可是堂利沃里奥怕所有的黑奴造反。结果，

他和六个同伴逃到了山里，就因为没有给他足够的惩罚。”

“我不是说过吗？”堂坎迪多以满意的神情说，在莫亚打断他的话之前问道，“普拉亚大道看守栅栏的戈约对这一切说了些什么呢？向他打听过吗？”

“怎么没有！”莫亚马上回答，“为这事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堂坎迪多先生没有看见，就在他的茅屋门口发现了从山那边来的黑人的新脚印。可是他对天上所有的神发誓，在那段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没有感觉到。堂利沃里奥对他很生气，想打他几鞭子，好让他说出来。但我打消了他头脑里的这种念头，因为我想，如果堂娜罗莎夫人知道有人惩罚了黑老头卡伊曼，会大发脾气的。”

听到这里，堂坎迪多加快了步伐，不愿陪着他的人打断他的思考。随后，他突然转向莫亚，以简短而傲慢的语调问他工头在干什么。

“我从牧场回来时，”莫亚回答，“他和人们在新开垦的土地对面砍甘蔗。大概过一会儿就该来了，因为有甘蔗尖喂马，就不必割几内亚草，他会早点收工的。您看，马车装着刚砍的试验机器用的甘蔗从那边来了……那儿，远处看得见赶牛人骑着他的母骡。再远一点，另外一条小路上，我看得见堂利沃里奥了。甘蔗挡住了他的狗，我说不清是他一个人还是和别人在一起。他骑着马来了。”

第五章

9. 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10. 上帝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
11. 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

——《约伯记》第三十三章

当门厅的一端出现上述场面时，另一端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伊林切塔家的小姐们和甘博亚家两个最年轻的小姐在那里成为一组，十分热闹，兴致勃勃，对她们献殷勤或钦佩她们的先生们，成半圆形地围着她们。大家都站着。女士们背靠栏杆，先生们注视着正在说话的罗莎·伊林切塔。她以非常优雅和生动逼真的表情，简要地描绘着旅行中的轶事：她在路上赶不好车，以及她个人的印象等等。

莱昂纳多微笑着，科科鼓起掌来，马特乌医生高兴地踮着脚尖，而梅内塞斯却由于嫉妒而保持着严肃，因为他美丽的情人的仰慕者忽然增加了许多。阿德拉和伊萨贝尔手挽

手地听着，没有说话。突然有人从门厅外边拉拉阿德拉的裙子。她灵活地转过脸去，看见一个仪表端正的黑人妇女，穿着和庄园里其他女奴完全不同的衣服。

"你有什么事？"阿德拉有点害怕地问。

"请您原谅，小姐，我是来找医生的。"（由于天黑及女士们的裙子挡住了视线，她没有看清楚她。）

"你是谁？"

'我是护士，您的女仆。"

"护士！"阿德拉惊奇地重复。

"是的，小姐，护士玛丽亚·德雷格拉。您不就是阿德拉小姐吗？"

"正是。"

"啊！"女仆惊叫起来，轻轻地按按姑娘的脚，因为她不能碰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我的心告诉我是您。昨天，我从卫生所的窗口看见你们从场院上走过去。我当时怀疑哪个是我的小姐，哪个是卡门小姐。您完全变了！我的女儿长得多漂亮啊！圣母！"

"我的心告诉我，我的女儿是漂亮的，"阿德拉纠正她说，"如果我是你的女儿，如果你那么喜欢我，为什么你不来看我？我让多洛雷斯通知了你。你为什么不出来和我说话？你使我很生气。"

"唉！"黑奴大声叹气，"您别这么说，小姐，您在杀我……您不是一个人去的。"

"不是。我和妈妈、卡门、莫亚的妻子和小姨潘奇塔一

起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

"很有关系,我心爱的小姐。"

"你讲吧,说说清楚。"

"现在我不能说,我的小姐。"

"怎么! 你不想请妈妈为你祝福?"

"是的,小姐。我应当那样做,我心里也愿意那么做,我来……自从夫人从哈瓦那到达之后,我就想跑来跪倒在她的脚下。"

"为什么你没有那样做呢? 谁挡住了你呢?"

"夫人自己。"

"妈妈? 不,不可能。你在骗自己,在作梦,玛丽亚·德雷格拉。"

"我没有骗自己,也没作梦,阿德拉小姐。但愿如此! 夫人禁止我到这住宅里来。"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这事? 谁把这种故事讲给你听的?"

"这不是故事,阿德拉小姐。多洛雷斯告诉我,夫人和老爷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了。"

"你看见了吗? 多洛雷斯误会了。妈妈没有对你生气。要不,我现在就去问个清楚。"

"您别这样做,阿德拉小姐,别去,为了上帝的爱。"女奴非常害怕地回答,同时拉住姑娘衣服的一角,"不管是不是那样,最好是别让夫人看见我。医生在这儿吗?"

"我想单独见你。我们会安排见面的办法的。我让多

洛雷斯通知你。你为什么要找医生呢？”

“因为他们从山上抓回来一个被狗咬伤的黑人。”

“被狗咬伤了！”阿德拉重复说，“唉！要找医生，情况大概很严重了。把他撕成几块了！很可能。那些狗就象野兽一样。多么可怕！我的上帝！马特乌，”她接着高声叫道，“这儿有人找你。”

伊萨贝尔开始调查她正在做客的这个家庭以及备受赞扬的拉蒂纳哈糖厂的有一些确实很离奇的事情。她对护士的命运非常关切，那是她的好朋友从前的奶妈，现在从高贵的家庭被赶了出来。听到奴隶被恶狗咬伤的事情，使她很激动，感到毛骨悚然。所有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她对莱昂纳多不能掩饰自己的怏怏不乐的情绪，和心情的激动。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问她。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觉得不舒服。”

“我看，”莱昂纳多接着说，“黑人受伤的事情影响了你。你别傻了。事情没那么严重，我们用什么打赌？不就是被狗抓了几下吗？如果你认识那个护士，你就会和我想的一样。妈妈不能见她，因为她胡闹了一气。对黑人说的话从来不要完全相信。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夸大了。”

“出了什么事，阿德拉？”听见她叫医生，堂娜罗莎在她的座位上问道。

护士马上走了。在阿德拉回答她的母亲以前，工头骑着马来了，马的前面是一对漂亮的猛犬，他是来用洪亮的声

音报告发生的一切的。这人高个子，身材瘦瘦的，但四肢有力，面孔黝黑，黑眼睛，卷头发，下巴上有胡子，大连鬓胡把两边脸颊盖住了，连着嘴角，因而嘴好象更小了。不论在田间或是家里，在露天或是屋里，他总是戴着宽沿帽，而且多次就把它当睡帽用。当他为了和堂坎迪多说话脱帽时，可以看到他的前额上部很象一个白人，但一看他的鼻子、两颊和双手，谁都会说他是一个黑白混血种人，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他到达时简直武装到了牙齿。腰里挂着砍刀，手中拿着银把的闪光的匕首以及沉重的鞭子，鞭子柄是野生桔树枝做成的，并不因为它只是打人的武器，就不那么可怕。

他开始说：

"愿堂坎迪多先生和您所有的同伴们晚安。我来向您报告，布里奇族的佩德罗被抓回来了，身上有几处狗咬的伤口。他进行了抵抗，当然要放狗去咬。"

"谁把他抓住的？"主人平心静气地问。

"堂佛朗西斯科·埃斯特维斯小队，它奉命抓逃亡黑奴。"

"您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抓住他的？"

"在靠近山地的拉贝戈尼亚的甘蔗田里。"

"只是他一个人吗？他的同伴们呢？"

"关于他们的情况还一点也不知道，堂坎迪多先生，佩德罗也不愿意说。我想，为了让他说出知道的事情，必须鞭打才行。因此，我到堂坎迪多先生这里来听您吩咐，对佩德罗我该怎么办。他是很顽固的……"

“您把他安置在哪儿啦？堂利沃里奥。”主人停了好一会儿以后问。

“在卫生所。”

“怎么，伤得那么重吗？”

“不是因为伤重，堂坎迪多先生。我把他关在卫生所的小屋里是为了更加安全。因为有伤，我不想加上镣铐。后来，我觉得他心怀不良。他的眼睛象两个熟透了的西红柿一样。我发现，当黑人的眼睛变成那个模样时，就说明他们想干坏事。我告诉先生，那个黑人是很顽固的。先生您听听他是不是坏透了。我把他关进小屋时，他对我说，人只不过死一次，还说‘我已经对为您的主人干活感到厌倦了’。先生应该知道，当黑人这样想和这样说时，正如在场的莫亚说的，是因为他们害了思乡病。他们深信，当他们在这里被绞死时，他们就直奔故乡了。”

“无知的迷误！”神父大声说。

“是的，堂坎迪多先生，”工头继续说，“这个黑人想挨打，如同死人要求做弥撒一样。”

神父和堂坎迪多都笑了，后者说：

“堂利沃里奥，葡萄到时候会成熟的。眼下我觉得打他不合适。他要养好咬伤，那时会有机会惩罚他的罪过的。这是庄园里最严重的一种罪过。奴隶反叛，逃走，没有充分的重要理由就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不为主人效劳，都是不可饶恕的，不仅是因为他本人这样干，还因为给他的同伴做个坏榜样。您不用怀疑，他会受到惩罚的。没有任何人庇护

他。对其他任何一个黑人来说，这同样的罪过会轻一些，虽然佩德罗能够顶得住九天的惩罚……他的腿弯很结实。另外，埃斯特维斯小队难道不知道这个黑人是我的吗？您没有告诉他我在这里吗？”

“是的，先生，这些他都知道了。我叫他到家里来，在交付逃亡奴隶的同时领取赏金，一枚价值四比索的金币。但是他回答我说，他宁愿睡在山里。此外，他不愿意卑贱的黑人看见他，因为他们会秘密通知那些逃亡的奴隶的。此外，他必须到拉安戈斯塔去，看看是否抓到了上周以前从费尔南迪纳伯爵先生那里逃走的四十个黑人，工头派人去叫他……”

这时，拉蒂纳哈糖厂的场院上，在住宅和锅炉房之间，全厂三百多名奴隶正排了队在行进。工头说了一声“蒙您允许”，就去率领他们接受点名，通过也是奴隶的副工头们向他们下达最新的命令。老远就听见他们说话的嘈杂声和定了罪的黑人的刑具的声音，其中有两个戴着用铁棍穿着的脚镣，链子的两头拴在腰上，他们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因为要前进一步就得用一只脚或另一只脚画个半圆形。有个奴隶戴着镣铐，上面挂着一条六尺多长的链子，下边连着一个铁环，象钟摆一样，走路时必须把铁环提到手臂上，遭受着铁环摩擦胫骨的痛苦，尽管胫骨上包了一块破布。这个人不时停下来，用凄惨响亮的声调说：“这是逃亡奴隶奇拉拉。”声音在四面八方回响。

不管是不是定了罪的，男的或女的，他们的头上都顶着

一些东西，比如甘蔗叶子，马很喜欢吃的剪下的树枝，青的或成熟的香蕉，猪吃的棕榈果。也有的顶着一个南瓜，有的顶着一捆柴。有少数十五或二十个人穿着新的粗麻布衬衫和长裤，也许只穿了几个月，显得整齐。其余的人穿着破衣烂衫，从破洞里看得见黑色无光的肌肉。有人穿着生牛皮拖鞋，用麻哈瓜树纤维编的带子系在脚上，或用很结实的棕榈绳绑着。一共有三十到三十五个女奴隶夹杂在男人中间走着，几乎只能从粗麻布的长衣认出她们来。这种长衣没有袖子，从肩部裹到膝盖下面，完全是模仿罗马式的长衣做的。

"排好队走！"堂利沃里奥嚷道，声响如雷。他骑马走过混乱的队列，象一位将军下令更换队形一样。听到喊声，大多数人纯粹由于习惯，不费什么劲就排好了队。但是那些懒惰和笨拙的人，戴着刑具的人，顶着太重的东西影响了速度的人，或因为前面的人走得很快隔断了队伍而落在后面的人，就参差不齐了。工头对这些不幸的人大发脾气，举起鞭子开始胡乱抽打，不管有没有过错，直到排成他希望的队形为止。

如果说，在所有的国家里，各个时代都是这样对待奴隶的话，那么，能指望拉蒂纳哈糖厂的先生们成为这个普遍的规则的例外吗？绝不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正象大多数奴隶主的看法一样，黑人不是罗马法上所说的"人这个东西"，两者差别很大。他们所理解的法律只是不改变体现他们的感情和任性的东西。古罗马的"人这个东西"也许是没有思

维的，只是一架劳动的机器。同时他们完全相信，现代的“人这个东西”至少想着三件事：想方设法逃避劳动，流他主人的血，永远反对主人的企图、愿望和利益。

对一般的奴隶主来说，黑人是一种愚蠢、无耻、虚伪、卑贱和敌意混杂而成的怪物，要他完成强加给他的任务而不埋怨、不磨蹭和不拖延，唯一的办法是动武，使用暴力，挥动鞭子。奴隶主们都说，黑人总是想干坏事的。因此，按照他们的观点，工头不掩饰和饶恕任何过错，象闪电一样鞭打犯罪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很勇敢果断，以“制服”这些坏透了顶的难以管理的家伙。他就是最有功劳的，最值得尊敬的人。烧死异教徒最多的宗教裁判所，最令人钦佩。

这就说明为什么工头下令“倒下”以后，所有的人都把东西倒在脚下，不管它是饲料或是果实。结果，果实落地后摔破了，这给了工头又一次使用鞭子的机会。拉蒂纳哈糖厂的先生们同意和赞许这种惩罚，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犯过失的人是出自恶意，而不是因为过去把他们打昏了头变得笨拙才那样干的。

堂娜罗莎是信奉基督教的女人，对和她地位相同的人是和蔼可亲的，经常忏悔，对穷人施舍，宠爱儿女，至少抽象地说，她打算饶恕别人的过失，以便上帝饶恕她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遗憾地说，当她看见工头用皮鞭打得奴隶后背或膀子上皮开肉绽的怪样子时，她却笑了，也许因为她觉得那种场面可笑。她甚至还喊道：“多蠢的家伙！”周围的人就附和着她。

马车夫阿庞特、莱奥卡迪奥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也在笑。他们被可怕的鞭子不停的劈裂声所吸引，从糖厂大马厩的凉棚里出来，安心地观看这种场面，等着腾开道路，出去采集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刚派给他们的活儿。

我们补充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工头的狗也过分地高兴，这毫不奇怪。堂利沃里奥和糖厂的主人们说话时，它们躺在马蹄旁边。可是，一旦工头对黑人说话时，它们就站在他的身边，盯着他的眼睛和右臂的动作，无疑是在等候命令，向牺牲品扑上去，咬死他们。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参与了上述的大合唱。堂娜胡安娜就恰恰相反，她为了有礼貌不便离开，就移开视线不看，但是鞭笞声和挨打的人低沉的呻吟是避免不了的。这位夫人的两个侄女和甘博亚家的两个小女儿也是这样，只是她们自由地躲到院子里去了。梅内塞斯、科科和莱昂纳多跟着她们也到了那里。这时堂坎迪多叫住莱昂纳多，要他陪医生到卫生所去，详细了解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堂坎迪多在跟神父和上尉亲密的谈话中说：

“我想让他（指他的儿子）早点习惯这些事情。因为总有一天我会死的，那时他必须代替我管理财产，特别是管理这个庄园，这不只有一个理由是属于他的。他必然要成为它的主人。”

莱昂纳多对整个这次访问感到厌恶，但又不能不服从，更不能拒绝。在堂坎迪多专横地下令之后，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求他的女朋友和姐妹们陪他一起去。她们毫

不为难地同意了，罗莎也是这样，特别是因为梅内塞斯和科科都很想去。伊萨贝尔开始时拒绝，但莱昂纳多坚持，考虑到也许有机会在访问中做一件慈善的事情，她让步了。当她挽着莱昂纳多的胳膊走出去，经过堂娜罗莎的身边时，伊萨贝尔用亲昵和令人愉快的声调对她说："是他们把我拉走的。"

"做得对。"堂娜罗莎回答。

"很好的一对。"当莱昂纳多和伊萨贝尔走下门厅的台阶到场院去时，佩尼亚的妻子堂娜特雷莎说。

"好漂亮！"莫亚的妻子堂娜尼古拉莎说。

"你不认为，罗莎，"堂坎迪多在后面对他的夫人说，心里同意两个女人合适的看法，"让莱昂纳多尽快和伊萨贝尔结婚的想法越来越正确吗？"

"是的。"堂娜罗莎心不在焉地回答。

"对她我认为也是一件好事。看来，她爱上了莱昂纳多。另外，结婚是一种约束……"

遇到一打以上的数字，堂利沃里奥就不能一下子数清楚了。但他的记忆力很好，很会看相，因此除了逃走的七个奴隶，医院中的八个病人和庄园里分配担任木匠、泥水匠、铁匠、马厩的小伙子及仆人共二十八个人之外，其余的共为三百零六人，男的，女的，单身的，结了婚的，大人和小孩，都一个接一个地从他面前走过，进了大棚子。他对此是满意的，便关上大门，推上横闩，上了锁，把钥匙和鞭子挂在大门外凉棚下面柱子的一颗固定的钉子上。

如果您读过《堂吉诃德》的话，就能对那位周游各地的先生说："谁也别动这些东西，除非他能胜过罗尔丹①。"因为在这些象征着古巴主人的权力的东西下面，不管刮风下雨，也不论天气冷热，工头的恶狗总是睡在那里的，胆敢走近去取钥匙或鞭子的人是多么危险啊！

堂利沃里奥一个人吃饭，因为家里的人出去访问还没有回来。吃过饭以后他站起身来，腰上挂着砍刀和匕首，急忙去卫生所见医生，他的狗跟着他。为了到医生那里，在耸立着糖厂所有厂房的正方形的边界上，必须从保护着正在开花的甘庶的松枝篱笆的一角附近通过。在那儿，狗离开了它们的主人，白跑了一阵没有追到什么就叫了起来，或者说象平常嗅到附近有猎获物那样狂吠一阵。但是我们说过，工头很忙，他把狗叫了回来，继续前进。

他一走进卫生所，一个黑人骑着没有鞍子的瘦母马从甘蔗园中的小路向场院走去，穿过场院后进了工头住的凉棚。他向四面张望，看到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没有下马，拿了钥匙就把铁锁的弹簧拨开，然后把钥匙放回原地。干了这件事以后，他向住宅走去，请求见他的主人，他们还在门厅里，没有什么困难就接见了他。

他不是正规地下马，而是从牲口一侧滑到地上，因为没有马踏镫撑脚。他先小心地摘下头上戴着的毛帽，战战兢兢地深深一鞠躬，跪到堂娜罗莎面前，用蹩脚的西班牙

① 罗尔丹，《堂吉诃德》中所说的勇士。

语说：

“请您为我祝福，我的主人。”

“啊！”夫人大声说道，有点吃惊，“是你？戈约，愿上帝把你变成圣人。你好吗？”

“不好，我的主人。”

“戈约，你有什么痛苦？”

他兜着圈子用使人难以理解的话回答说，他感到身子过于沉重，缺少气力，要到墓地里去安息；他很老了，堂娜罗莎还没有出生时，她的父亲就把他从哈瓦那的大棚子里接出来；他是创立拉蒂纳哈糖厂的奴隶之一，是第一批用斧头砍倒丛林的人之一。夫人熟知他所说的这一切。他用夸张和兜圈子的办法告诉她，他知道逃走的一些奴隶躲藏的地方，自从知道主人们从哈瓦那来了以后，他们就愿意回来，因为他们几乎有把握不会因为第一次犯了过失就受到惩罚。如果在庄园干了那么多年的守门人向夫人请求饶恕他们的话，就更不会受到惩罚了。

“好的，”堂娜罗莎以目光征询了她丈夫的意见之后说，“好的，戈约。你去吧，告诉你的义子们，他们可以回来，不用害怕；为了你，会公道地对待他们的……听见了吗？”

当守门人向堂娜罗莎请求饶恕逃亡者时，他让人们明白，至少他脑子里领悟到了两个十分明确的想法。一个是他相信堂娜罗莎作为女人，心肠要比堂坎迪多慈善；另外一个，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是糖厂合法的主人，对于奴隶们的过失她一定比堂坎迪多更能宽容，尽管堂坎迪多在事实

上是主人，但在法律上却并不是主人。

这里阐述出来的思想，对于一个当了多年奴隶而头脑非常愚蠢的黑人来说，似乎过于深奥。可是，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堂坎迪多就是这样理解奴隶的讲话的。这确实伤害了他的尊严。一方面，奴隶在完成他的使命时撇开了他；另一方面，他把女主人和男主人令人憎恶地区别开来了。常言说，真是火上加油。他赶紧抓住机会对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当着目睹这种场面的人们恢复他认为被降低了的作为老爷和主人的尊严。怀着这种心情，当老头全身颤抖着，竭尽全力重新跨上十分驯服的母马的光背时，堂坎迪多说：

"如果说我们干的第一件蠢事是不仅宽容奴隶最严重的过失，而且甚至饶恕他们的罪行，那么我们真是干得多么漂亮啊！"

堂娜罗莎惊愕地看着他，接着很平静地说：

"那么，你不同意我的决定啦？"

"也许。"

"所以……？"

"所以，必须对那些在我们最需要他们效劳的时候胆敢逃走的无赖，伸张正义。"

"甘博亚，你理解的伸张正义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他狡猾地回答，"给每人他应得的东西，惩罚罪有应得的人。"

"但这不是伸张正义。"

"为什么不是？你儿子是学法律的，你问问他怎么理解

伸张正义。如果还不明白的话，你回想一下《日报》经常刊载的军事统制会议检察官的告示是怎么说的。‘我，某某人，国王陛下的陆军上尉，等等，根据我这第一份公文约见、通知和传讯某某人在不得拖延的多少天期限以内，到本城的公共监狱服刑作为他在偏僻之处袭击和抢劫或背信弃义地作案的结果。可以肯定，如果他在指定的期限以内自行投案，将对他实现伸张正义……’你听清了吗？正义实现了。我都记得，知道这种事。”

“我不相信军事统制会议惩罚所有被传讯的人是为了对他伸张正义。”

“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否正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约见、通知和传讯再多，也没有人自行投案呢？显然，因为所谓伸张正义只不过是空话而已。可能被传讯的人那么天真，象一个初生的婴孩，不管怎么样，如果他被抓住，肯定将在监狱里呆上三四年，这就是一种惩罚……我很想惩罚所有对我不怀好意的人。”

“好，坎迪多，这些都是对的，问题是我说的不是你讲的意思。总之，戈约来求我饶恕他的同伴们，我答应了。”

“那正是你的圈套，罗莎。你并没有答应饶恕他们。即使你答应了，也不可能实现……”

“可是，我的话是要兑现的。”

“这就是事情的秘密，我亲爱的罗莎。简单地说，你什么也没有答应，这是我当时赞同你的原因，免得坏了大事。从只是说将对他们伸张正义这件事，推论不出你会无条件

地满口答应饶恕……”

“是的，但是戈约可能理解不同，会认为我欺骗了他。”

“表面上对黑人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对于生来就不忠实的人，谁也不会对他忠实。”

“对戈约也许关系不大，他终归是个老年无知的黑人，他肯定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可是，坎迪多，我的良心呢？我原来的打算是……”

“你原来的打算是饶恕，”堂坎迪多打断她的话说，“我知道。至于你的良心，”他巧妙地讽刺说，“在这件事情上更应该平心静气。假如其中有什么过失的话，就归咎于我。你知道，魔鬼总是承担过失。对黑人说或没说过什么，做或没做过什么，有时良心上有顾虑的人，不论是圣男或圣女，永远不该占有奴隶。对这类畜牲良心上还有顾虑！哈哈！”

这时，小姐们和先生们从卫生所回来了。医生说，黑人的手臂、前臂、胫骨、手腕和脚髁上几处咬伤很重，但没有危险。右手几个手指的表皮好象撕裂了。他用自己特殊的语言继续说：“可是很幸运，恶狗咬的伤口没有碰到任何主要的血管，因而不怕破伤风，尽管由于伤者长时间以来的劳累，加剧了身心的痛苦，眼睛充血。必须把蚂蝗贴在太阳穴上医治。顺便说一下，蚂蝗必须从镇上带来，因为庄园的药柜里没有。至于破伤风，那是很容易得的，因为黑人受伤以后身子受了潮。我准备用捣烂的大蒜拌上油膏经常让他擦擦身子。可以说到现在为止，神经没有任何损伤……”

莱昂纳多的话很简单。他对母亲说着，让父亲也同时

听到：佩德罗不肯讲话，几乎不承认他是主人；关于他的同伴，他说啥也不知道；堂利沃里奥为了吓唬他，强迫他说话，对他说现在不能解除镣铐，要一直戴到他服从时为止。他却笑着回答说，不管在哪里，违反他的意志，能使他服从的人还没有出生呢。于是莱昂纳多满腔怒火，转过身子背着他。莱昂纳多还说："事情很奇怪，我们离开时他叫住我，对我说他想见他的主人，我的爸爸。"

"我等他。"堂坎迪多嘴里咕哝着，走开时说，"明天有时间，现在我不想为这位先生自找麻烦。"

如果要小姐们讲讲在卫生所看见的情况，她们说的故事与医生和莱昂纳多的叙述就会大不相同。她们可能会说，那个非洲壮汉仰面躺在硬板上，两只脚带着脚镣，灰色的皮肤上狗牙咬的圆锥形小洞仍然裂开着，衣服撕成了碎片。尽管指头撕裂了，必然很痛，但他还是用两只手掌并起来作枕头，托在自己的头下。象她们当中有人说的，那个十字架上的黑檀木耶稣是值得同情和尊敬的形象。她们后悔去了那个地方，这种后悔不能和她们经历的痛苦相比，特别是富有同情心的伊萨贝尔。她们醒悟到，为了减轻自己不幸的祖国民间暴行之中这又一个牺牲品的痛苦，她们实在是无所作为。

第 六 章

黑人们……唉！我的舌头
不愿说出你们痛苦的名字！

——迭戈·维森特·特赫拉

拉蒂纳哈糖厂的工头为了显示对主人的热心，工作积极，也可能是听错了公鸡报晓的准确时间，因此圣诞节的早晨叫人起床比平时要早得多。

最后一下肃穆的钟声响过，工头喝了几杯咖啡，点燃一支雪茄，带好武器，然后取下钥匙，叫了他的狗，走到大棚屋去打开铁闩。他把很重的钥匙用劲插进锁眼，想让它在里面转动，可是转不动："真见鬼！"他自言自语说，"这里有人来过。我看要多抽鞭子……这是上帝的旨意。"

他用雪茄照亮锁眼，按上锁的方向转了半圈，清楚地听见弹簧在响，锁头伸了出来。"上帝保佑！"他大声说，"原来锁是开着的，我多糊涂，以为锁上了。昨天晚上我竟让门大开着！我喝醉酒了吗？或是发疯了？或者是神经错乱了？难道这里有妖术？这是怎么回事？利沃里奥。"

这时，黑人们已经从他们的茅屋里走出来，堂利沃里奥

正好想到对他们该怎么办。他拔开门闩，靠门柱站着，看着他们按照命令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出门。因此，尽管天还很黑，他仍然看见一个女黑奴在一个男同伴的掩护下，想出其不意地混过去。他心怀恶意，警惕地毫不迟疑地追上了她，抓住她的一条胳膊，用雪茄的光亮照她的脸。他惊喜交集，看出原来正是两个星期以前逃走的苏阿玛族的托马莎。抓住她的时候，掩护她的甘加族的克莱托正在场，后面是阿拉拉族的胡利安，比比族的安德烈斯和马瓜族的安东尼奥，他把他们也都抓住了，让他们站在一边。

就这样，等其他所有的黑奴都走了过去，在场院中央列好队以后，堂利沃里奥把抓住的五个人推到前面，命令他们站住，面朝队列。队伍排成了单列，显得很长。接着，他开始审问：

“到这里来，托马莎。告诉我，姑娘，你是从哪里回来的？”

“从山里。”她镇定自若地回答。

“喂！托马莎姑娘到山里去找什么呢？”

“先生……？”

“你别说那个。姑娘别干那种事，我知道你是去鬼混的，我会让你鬼混去。可是，怎么苏阿玛族的堂娜托马莎现在却回来了呢？”

“我回来见主人。”

“好！应该这样。但是，你们从哪里走进大棚子的？”

“从大门进去的。”

“谁替姑娘开的门？”

“没有谁。门本来是开着的。”

说到这里，工头再没有耐心了。

“那么，门是开着的。哼？啊，狗东西……！”

他粗野地狠狠打了她一巴掌，她昏倒在地上。当她站起来时，他又向女黑奴的四个男同伴提出了大致相同的问题，回答也大体上是一样的。

“趴下去！”他对女奴隶说，同时抓住她的肩膀，想推倒她，让她趴在地上。

但是她年轻力壮，有了防备，稳稳当当地站着，并且说：

“您别惩罚我，女主人才是我的监护人。”

“哈哈！让我好笑。夫人是你的监护人？那么，你叫她起床吧，来救你，让你不挨鞭打。看着吧，着了魔的黑鬼，趴下，或者我杀死你……”

“杀吧！”她骄傲地回答。

“你抓住她！你推倒她！”工头气得发昏，对女奴隶的同伴们嚷道。

这些人当中的三个毫不迟疑地服从了。两人抓住胳膊，另一个抓住一只脚，这样就轻易地使她失去平衡，趴在地上了。

可以猜想，三个人盲目服从，执行了工头的凶狠的命令，因而更刺激了工头对好象不打算服从的阿拉拉族的胡利安的恼怒。堂利沃里奥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两眼闪

着怒火。他很惊讶，也非常恐惧，因为黑人的态度是有威胁性的，象在场的他的大多数同伴一样，他们都拿着短砍刀或剪树枝的剪刀和锄头。这时，他开始明白刚才自己有点不谨慎了。但在关键时刻如果表示软弱，则有失体面，因此，他鼓起勇气，以从未有过的胆量喊道：

"你干什么？狗崽子。你为什么不动手？弯下腰去……"他口吐凶言，习惯地臭骂了一通。

在叫骂的同时，工头用鞭子柄使劲敲打奴隶的头部，打得他摇摇晃晃，最后跪倒在托马莎脚边。虽然胡利安这时十分狼狈，但并没有表示他将服从命令。工头害怕他挨打以后恢复了再站起来，就说：

"你抓住这只母……的蹄子，或者上帝作证！我用鞭子抽你。"

使用强迫的办法，工头第二次用鞭子柄打他。不是因为比头一次打得厉害，也许是因为打在卷曲的头发没有完全盖住的脑壳上，象用刀子割开了头皮一样，伤口迸出血来。胡利安摇摇摆摆地伸出手，按住女伙的脚髁……鞭打开始了。

黑人这种少见的表现，可能引起正直的人们的注意，这些人不象堂利沃里奥那么蠢，或者不那么盲目激动；也可能引起人们的思考，虽然不一定是尊重黑人，但他们的整个心灵是高尚的，慷慨的，甚至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查清一个半野蛮的人内心里美好情操的根源。

此外，在黑人和女奴隶的事件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有助

于说明两个人在这种经受考验的时刻的行为。可以设想，堂利沃里奥对待这对男女之所以这么狂怒，是因为他注意到了那些情况。胡利安和托马莎年龄相差不多。她年轻，健壮，漂亮；他也年轻，强壮有力，勇敢；他们来自非洲同一个国家，象人们所说的，彼此认为是同乡或同船来的人。他们相爱有什么奇怪呢？

由于托马莎年轻活泼，长得很美，她的同伴们和庄园的白人职员都很喜欢她。相对地说，奴隶生活对她并不那么沉重，她没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命运。那为什么她要逃走呢？很明显，是为了跟胡利安出走。胡利安被佩德罗说服，作出了倒霉的决定。佩德罗是他受洗时的教父，叛逃的头目。托马莎干的事还有：佩德罗这次不幸被抓住以后，她要求胡利安回来，通过卡伊曼请求主人们的饶恕，因为他们知道卡伊曼对堂娜罗莎是有影响的。

为了暖和一点，堂利沃里奥把一条棉手巾系在头上，活结的两头垂在脑后，再戴上了草帽。他的衬衫散在裤子外边，好象短裙一样。腰带上佩着匕首，砍刀挂在它平常的位置，用一条白布带子牢牢系着。他左手放在匕首把上，右手掌心攥着鞭子，用鞭子柄将女奴的裙子直掀到大腿以上，然后用粗皮编成的鞭子打她。这一切按顺序进行，都是精心考虑过的，好象一个不慌不忙的人事先就想美美地享受一番，为此不该仓促行事一样。

黎明，最纯净的晨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工头象一个有经验的铁腕人物，沉着而且熟练地进行了第一次鞭打

之后，自信随着扬鞭发出的特有的声音，那引火线① 或曲折多节的苧麻绳头已把姑娘的皮肉划出一道道灰色的痕迹。接着，他一次又一次更快地连续抽打，直到皮肤成片地掉了下来，流出了鲜血。尽管这样，被打的人没有叫喊一声，除了收缩肌肉和咬紧嘴唇以外，没有别的动作。

就这样，工头暂时发泄了他的狂怒，但是姑娘的刚毅精神使得他想用鞭打来取乐的欲望落空了。痛苦是所有生灵的不幸的感觉，但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能够压服她使她请求凶手的饶恕。由于他想在日出以前结束鞭打，就吩咐两个副工头惩罚胡利安和他的同伴们，自己站在旁边看着。每当他想到他们是因为同情或其他原因打得不凶时，就叫他们"手狠一点"。打完一个，就用事先放了一些烟叶末的尿水洗洗伤口，防止得破伤风，同时从庄园工头办事处那里叫来了铁匠，给他们戴上脚镣。由于惩罚太严或是流血过多，胡利安已经昏过去两三次，工头觉得把他送到卫生所去治疗头上的伤是明智的。对其他的犯人，尽管沉重的脚镣和毒打的痛苦难以忍受，他还是强迫他们和别的黑人一起干活，去铲除糖厂房屋周围甘蔗田小道上的野草，这是他一开始就想出来的加班活。

"你听，坎迪多，"堂娜罗莎躺在被单里对丈夫说，"我好象听见了鞭子声。堂利沃里奥今天起得很早。"

堂坎迪多正在酣睡。尽管他的工头用劲在鞭打奴隶，

---

① 引火线：一种特制的长鞭子，尖端由曲折多节的细龙舌兰纤维织成，能使挨打的黑人痛得象火烧炙一样，故名。



大自然寂静无声，在方圆几里格内回响着的鞭打声还是没有把他吵醒。她又一次贴着耳朵叫他，他才打着呵欠反问道：

“我应当听见什么，罗莎？”

“工头的鞭子声。你又不是聋子。”

“是的，是的，我听到一点了。听见了，他在惩罚黑人。怎么啦？”

“我佩服你这么冷漠。别的不说，你觉得这么早就把我们吵醒是小事吗？今天我肯定要气得头疼。该死的家伙使我神经紧张了。最坏的是，我越来越相信，这位堂利沃里奥对我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从来不喜欢他那副强盗的面孔。”

“你要他干什么呢？”

“干任何正直的人应该干的事。让他离开住宅，到别的地方去惩罚黑人，假如他们犯了重大的过失，不能等到以后惩罚的话。”

“也许他是非打不可。黑人有时固执得非要人揍他们才行，必须满足他们的心愿，否则就会面临他们起来造反的危险。在许多场合，当场惩罚罪犯也常常是合适的，可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但是，大清早就这么吵闹的原因，你不如我清楚。”

“我想到了，罗莎，跟你想的是一回事。我很清楚，黑人落进魔爪中了。”

“不管黑人一般来说是好是坏，尤其是我们的黑人，事

实上堂利沃里奥从昨天起就没有歇过手。我们在这里他还这样干，我们远离这里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他会把黑人活活钉在十字架上的。"

"那你昨晚上还称赞他正直和……"

"在众人面前，你要我说什么呢？我心里也非常恼火。他的凶狠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这太过分了。这只畜牲不知道我们有客人来访吗？和我们几乎没有关系的梅内塞斯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对这种场面不习惯，他会怎么说呢？至少他会认为这里是一座监狱，是维达多①，我们是黑心肠的人……"

"你别为小伙子操心，"堂坎迪多说，"我可以拿任何东西打赌，肯定他准是在安心地睡大觉，鞭子声正好为他催眠……"

"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如果伊萨贝尔醒来了，她会说什么呢？她必然醒了。这鞭子声人们在塔布拉斯玛头上都该听得见。我听起来就象炮声一样响。你想，那姑娘心肠很软，非常反对惩罚。如果她因为这件事情和你的儿子断绝了关系，那并不算过分。她会认为他的父母是两个刽子手，而他还热切地期望他们那么做。我为你惋惜，你竟然那么坚持让他们结婚……"

"慢慢地说，我亲爱的罗莎，"堂坎迪多比平时更热情地打断了她的话，"好象是说，你并没有同意结婚的计

---

① 哈瓦那监狱的所在地。

划。”

“你是从哪里看出我同意他们结婚的？”

“唉！甚至连婚礼的大致日期我们都商量好了。”

“那是你安排的，不是我的意见。如果说我同意他们结婚，也不是衷心地赞成的。我不坚持要他们结婚。一方面，我永远不能同意我亲爱的儿子离开我的保护，住到别的房子里去；另一方面，我还没有认识一个好得足以配得上我的莱昂纳多的女人。被我看成圣女的小伊萨贝尔配不上他，甚至重新下凡的维纳斯女神我觉得也配不上他。如果说我同意他们结婚（很有可能他们会后悔的），那是因为你不厌其烦地一再对我说，白天黑夜地对我唠叨，说孩子将会堕落，不会有好下场，说必须管住他，还说他喜欢恋爱（可怜的孩子直到现在只是看上了伊萨贝尔），显露出了放纵的倾向……你用这种预言来吓唬我，弄得我头昏脑胀。我对自己说：看得出呢料好坏的不是坏裁缝，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我不情愿，但也同意了。他还是一个孩子，需要我的抚爱。但你毫不容情，要他结婚，以达到你的目的。他会结婚的，如果姑娘不后退……有时我也相信你说的，结婚是一种约束，虽然如果我们必须对你进行一下评论……最疯狂的行为是结婚以后发生的。上帝知道……”

“暴风雨之前的黑暗应该到此为止，”堂坎迪多再次打断了他妻子的话，“这样更好一些。总的来说，你分心了，放过了堂利沃里奥……”

“问题是对这个流氓我不会罢休，直到让他滚蛋……”

“因为堂利沃里奥用强硬的手段惩罚了那些不知羞耻的奴隶就把他辞掉，这是个下策。权力和威信表现在哪里呢？在这里，工头扮演着上校在兵士面前或总督在国王陛下这块殖民地的臣民面前所扮演的同样的角色。不然的话，在糖厂里，军营里，或在古巴岛的总督辖区里怎么维持秩序、和平和纪律呢？根本不可能维持了，罗莎，权力和威信是第一位的。”

“要是那样的话，”堂娜罗莎以女人含糊的逻辑回答道，“为了保全堂利沃里奥的权力和威信，你就让他把黑人全都打死吗？”

“把黑人全都打死！”堂坎迪多假装吃惊地重复说，“不会的。理由很简单，在非洲有的是黑人。”

“全世界所有的黑人可能都在那里。问题是由于英国人的关系，要把减少的黑人加以补充，越来越困难了。”

“事情并非如此，罗莎。另外，哪个黑人挨一顿鞭打也死不了。据说英国人能够阻止买卖黑人，以致使我们缺少劳动力，这你可以一笑置之。你看见了，当‘贝洛斯’号船运来最后一批黑奴时，我们让英国人相信他们是波多黎各来的美洲土人，当着他们的面就混过去了。”

“还在继续鞭打，坎迪多。应该打听一下那是怎么回事。你叫工头来。起床，干点事吧。”

“有人在那里叫门。你叫多洛雷斯去问问，同时我穿衣服。”

多洛雷斯正睡在小姐们附近的房间里。听到女主人的

声音，就走到一扇便门那里说：

“是蒂尔索，他给主人和太太送咖啡来了。”

“你问问他场院里出了什么事，”她对女奴说，“我们过的什么圣诞节！另外，昨晚多么倒霉……丢人！什么权力和威信！让堂利沃里奥到地狱去吧！”

蒂尔索因为冷或是害怕，颤抖着报告说，逃走的黑人回来了，工头在惩罚他们，打死了胡利安，因为他不愿意趴在地下。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堂娜罗莎说，“我是他们的监护人，他连这一点也不尊重。”

“也许他不知道。”

“他们应当告诉过他。”

“他不相信他们的话。另外，蒂尔索扯起谎来，象个骗子。为了让你高兴，我就起来。你脑子里装着一件事的时候，就非办不可。”

“我真不懂，你那么沉得住气。他们在杀死你的黑人，你并不着急。好象没花过钱一样！”

“你现在说话倒象一个所罗门。”堂坎迪多走出房门向门厅走去时说。

可以想到，拉蒂纳哈糖厂住宅里的全家和客人们开始活动比平时早得多。门厅是最阴凉舒适的地方，大家都到了那里。太阳照着房屋的背面，把很长的阴影投到场院上。上午八点到九点之间，庄园所有的奴隶就穿着平时穿的又破又脏的衣服，分头干活去了。

堂利沃里奥骑着马向门厅走来。他下了马，把马缰绳拴在栏杆上，走到台阶的最后一级。在那里他恭敬地脱下帽子，问候所有在场的人，尤其是堂娜罗莎。她正十分庄重地坐在很讲究的扶手椅上，好象女王坐在宝座上一样。她的女儿们和女朋友们围着她，她咕哝了一下作为回答，听不清楚说些什么。如果说堂坎迪多听到工头关于清晨发生的一部分事情的报告以后表示满意，这位夫人却对那段不愉快的时刻是不肯饶恕的。

在家里伺候的女仆们从客厅门口看着这个场面。堂娜罗莎让最老的女仆告诉工头去叫两个副工头来。他们来了，按照习惯向主人们下跪行了礼，两臂交叉着安静地站着，象两座黑石的雕像一样。这两个人庄重的表情清楚地说明他们不是刚果人，而是卢库密人，属于非洲好战的种族，这就说明了一切。

“你们好吗？”这是堂娜罗莎问他们的第一句话。

他们面面相觑，又斜视一下堂利沃里奥，象是在互相鼓励要说点什么，或者把他们痛苦的心情发泄一通。堂娜罗莎猜到了她的奴隶们发窘的原因：他们很想说话，但害怕说话招来的后果，因为工头在场，觉得还是不说为好。为了让他们说出真情，她不必多说什么，改变了问话：

“你们有足够的东西吃吗？”

“有的，夫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齐声回答。

“干活很多吗？”

“不多，夫人。”

"你们满意吗?"

刚才的哑剧场面再次出现。他们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偷看了工头一眼。这时工头显得非常不安，也许两人当中较老的一个准备简短而痛苦地讲讲他们的工作和穷困，这时候堂坎迪多阻止了他们，大声命令把从哈瓦那带来的新衣服交给他们，作为给糖厂全体人员的圣诞节礼物。

每套男人的衣服包括粗麻布或俄国布的衬衫和裤子，质量很差，还有圆帽和羊毛毯子。女人的一套有一件长衫，也是俄国布做的，以及花棉布头巾和毯子。这些东西用古巴海员的话来说，叫做"埃斯奇法西翁"(意即航海装备)，是在乡下干活的黑人用的。

堂娜罗莎的性格非常高傲，不是那种容易用遁词和巧妙的办法能让她改变主意的女人。她心想堂坎迪多借口维护授与工头的权力和威信，想当着外人的面减少她作为女主人的权利，这就更加刺激她以明确的方式肯定这些权利的欲望。因此，副工头们抬着给他们及其同伴们的衣服一走开，她马上就让工头叫黑人奇拉拉来。奇拉拉很费劲地慢慢走近主人，象接受命令一样大声说:"逃走的奴隶奇拉拉来到。"

他把铁链放在门厅的地板上以后，跪倒堂娜罗莎的面前，两臂在胸前交叉，用他特殊的语言十分低声下气地说:

"请您赐福，我的主人。"

"愿上帝把你变成一个圣人，伊西德罗。"堂娜罗莎亲切

地回答,"你站起来。"

"遵命,我的主人。"

"你为什么逃走?伊西德罗。"女主人以怜悯的声调问他。

这个奴隶十分消瘦,瘦得除了骨头和神经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另外,他的头发微红,脸色灰白,眼神和面部的表情说明他心神不定,象野生动物一样。

"唉!我的主人,"黑人长叹一声,"干活,干活,吃的很少,没有自耕地,没有母猪,没有女人,有的是挨鞭子,鞭子……"

"那么,"堂娜罗莎十分安闲而满意地笑着说,"如果减少你的劳动,给你更好的食品,一块自耕地,一头猪,有女人和你结婚,不多惩罚你,你就不再逃走,好好干活吗?"

"是的,夫人,我的主人。奇拉拉不再逃走,奇拉拉干活,做好人,好人。"

"那好吧,伊西德罗,既然你答应我不再逃走,象正派人一样做人,我会让他们不再惩罚你,不要你干那么多活,给你足够的食品,一头猪和一块自耕地,让女人和你结婚。你满意了吗?"

"满意了,夫人,我的主人。奇拉拉满意,非常满意。"

"我还想为你做一点事,肯定你不会骗我。堂利沃里奥,"她高声命令道,"现在你们把这个黑人的镣铐去掉。"

长期的奴役,迟钝愚昧的生活,糖厂中极端残酷的待遇,这些一点也没有磨灭奴隶心中感恩戴德的知觉和感情。

女主人对他说的话使他很费解，难以想象。一旦明白了将要解除他的镣铐，他找不到语言来表达自己无限感激的心情。于是，他扑倒在堂娜罗莎的脚前，就象扑在他的故乡的偶像面前一样，惊喜若狂，不连贯地大声叫着，多次吻她踏过的地面。

一般来说，象伊萨贝尔这样的女人是容易走极端的：要么是爱，要么是恨，很少看到她们的感情会是模棱两可的。在糖厂停留的几个小时里，她看到了以前虽然听说过，但从来不认为会是真实的事情。她亲眼看见，这里经常笼罩着一种斗争的气氛，一种黑人反对白人，主人镇压奴隶的残酷的不可调和的流血斗争。她看到鞭子总是悬在奴隶头上，好象它是强迫奴隶干活，使他们屈服于奴隶制度的恐怖的唯一标记和刺激。不管什么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残酷地实行不公正的惩罚，而惩罚之前又从来不调查奴隶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并且对同一种过失或罪过经常处以两三种不同的刑罚。待遇是不公正的，无缘无故地加以惩罚，根本没有节制，奴隶只好逃走或上吊自杀，以此作为逃避无可挽救和没完没了的灾祸的唯一办法。这就是糖厂生活的概貌，它赤裸裸地暴露在伊萨贝尔面前。

但最坏的还不是这个。在伊萨贝尔看来，最坏的是主人对奴隶们的痛苦、疾病甚至死亡表现出罕见的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好象不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奴隶的生命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好象改正奴隶从来不是主人的目标，主人唯一的愿望只是满足于报复。似乎黑人之所以不好，

就因为他是黑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奴隶。好象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畜牲对待，但对他有时表现得真象野兽，却又感到奇怪。

现实情况与一切正义和道德的感情如此对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习惯或教育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人们，特别是女人的仁慈感情熄灭吗？看惯了残酷的行为能使善男信女们心肠变硬吗？种族的本能反感和这事有些关系吗？难道保全和延长作为活资本的奴隶的生命不正是主人的利益吗？它是主人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奴隶制度真是坏到透顶，它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把它的毒素渗入了主人的灵魂，使他们在思想上把是非都颠倒过来，把男人完全变成了高傲暴躁的动物，同时间接地毁灭了女人第二天性最美的部分：仁慈。

伊萨贝尔正在心想着这些事情时，其他的人都在注意门厅里和场院上出现的场面。她问自己："我为什么爱莱昂纳多呢？我和他在思想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关于如何对待黑人，将来某个时候我们会意见一致吗？假如对这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能意见一致，我能甘心跟着他到这座地狱里来吗？如果跟着他，我会象堂娜罗莎那样，对这里白天黑夜发生的恐怖和非正义行为不予改革能无动于衷吗？……"

在伊萨贝尔思考的这段时间里，堂娜罗莎开始表现出了她性格的美德部分，这是伊萨贝尔和其他许多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前面说了，按照她的吩咐，她的卑贱而不幸的奴隶的刑具被摘掉了。她一旦坚持这种做法，就会继续干到

底。想做好事的愿望产生的狂热推动着她，驱使她盲目地去做好事。伊西德罗还趴在她的脚前，她已经下令解除了他的六个同伴的脚镣。对于这项重要措施，她还不满足，又让黎明时受惩罚的托马莎和其他三个黑人来，耐心地听他们诉苦，给他们一些劝告，同时尽量安慰他们，最后生气地说："他们违反我的意志和命令，今天鞭打了你们。唉，堂利沃里奥！去掉这些黑人的脚镣。"

不管促使堂娜罗莎在她的拉蒂纳哈糖厂当众重新行使主人的权力的秘密动机是什么，她的仁慈行动却使在场的人们精神上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男人们赞成，拍手叫好；女人们受到感动，高兴得流泪。在伊萨贝尔看来，甘博亚夫人变了；在自己高尚的心灵上，对她的极端鄙视突然变成了高度的赞扬，这时她把她看成是最好最美的女人。她真想亲热地紧紧拥抱她，就象亲热地拥抱分别了不过几天或几个小时后重逢的健康而快乐的母亲一样。她真想以第一个感受到她灵魂的仁慈的奴隶同样的热情，跪倒在她膝前，表示感激。

"饶恕了这些依靠我们的人的过失，多么好啊！"她大声地说，"这是当奴隶主的唯一的幸福！"她哭了，没有力量控制住自己的激情。

"怎么，您哭了？小姐。"神父同情地问她。

"我不习惯，"她呜咽着回答，"冷眼看着慷慨和慈悲的行为。"

"如果您继续住在糖厂里，也许因为相反的理由，您会

流更多的眼泪。”

“我不认为能在这里住很久。”

“小姐，”神父说，他欣赏她富有同情心，又十分机智，“我看，您没有做奴隶主的条件。”

“不，我没有那种条件。如果我不得不在主人和奴隶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做奴隶。理由很简单，我相信当牺牲者的生活，要比当凶手的生活更可以忍受一些。”

阿德拉两臂抱着母亲的脖子，热情温柔地多次吻着她的两颊，说：

“既然今天是恕罪的日子，我叫……？”她没有大声说出那个名字。

“谁？”堂娜罗莎皱起眉头问。

阿德拉比刚才更胆怯地贴着母亲的耳朵重复了那个受谴责的名字。

堂娜罗莎马上变了脸色和态度，从仁慈和热情变为严肃和……愤怒。

“不，不，她不值得饶恕……她也没有请求我饶恕。”

“她离这儿很近，想请你饶恕。只等我的通知。”

“不，不，女儿，别让她见我。我可能会为我刚才做过的事后悔的。不，别让她见我。”

阿德拉离开母亲身边时，伤心地哭了。

接着，为“贝洛斯”号帆船运来分配给堂坎迪多·甘博亚的二十七名黑奴行洗礼。随后，三四名女黑奴结了婚，既没有征求她们的意见，连简单的仪式也没有举行。最后，准

许在庄园里敲鼓跳舞，直到日落。

根据堂娜罗莎的安排，赶牛人暂时接管权杖，也就是鞭子，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拉蒂纳哈糖厂里对奴隶们的管理权。

第　七　章

15. 这样，我的指望在那里
呢？我所指望的，谁能
看见呢？
16. 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
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
闩那里了。

——《约伯记》第十七章

下午飞快地过去了。场院最边远的角落里还可以听见不太文雅的鼓声，它在给黑人故乡忧郁的歌声和尚未开化的舞蹈伴奏。

在厂房这边，十分忙乱嘈杂。用来煮蒸汽和给牙买加机器加温的炉子的尖塔，也就是烟囱，伸向空中，吐着浓黑的烟雾。

机械师是刚从北美合众国产花岗石的缅茵州来的。他手里拿着弓形的长颈油壶，在榨糖机和蒸汽机之间来回走着，给连杆和轮轴加油，以便减少摩擦，因为摩擦必然浪费动力。

制糖师傅正在焦躁地等待甘蔗汁流出来；他大概是在按照一种新的方法检验自己压蔗制糖的技术。原料车间里的黑人们疑惑不解地看着正在为榨糖进行的准备工作，现在不再需要粗野的母骡和慢腾腾的公牛了。

太阳象燃烧着的火球，正从牧场的大片棕榈丛后面落下去。这时，庄园的主人们在家属、朋友和职员们的陪同下走进了锅炉房。吉埃布拉阿查的神父穿着长袍，戴着举行典礼时戴的方帽，领头走在前面。旁边的两位先生每人捧着一把甘蔗，上面系着蓝白两色的丝带，四位小姐拉着带子的末端。走到榨糖机前面时，神父用拉丁文作了简短的祈祷，用银洒水器把圣水洒在滚筒上。接着，先生们把甘蔗放到供料板上。于是，著名的拉蒂纳哈糖厂开始第一次用蒸汽机榨糖了。

稍晚一点，或者说夜幕即将降临时，在住宅里举行了宴会。吃完正餐要上甜食的时候，有人来通知医生说，请他必须到卫生所去。医生起身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回来时，脸上带着愁容。堂坎迪多上前迎接他，十分关切地问：

"马特乌，出事了？"

"出事了，出了大事，堂坎迪多先生。"医生同样简单地回答。

"真是祸不单行。"堂坎迪多很镇静地说，"您不必隐瞒。"

"您刚刚失去了您最好的黑人。"

"一切都由上帝安排。是谁呀？"

"卡拉瓦里族的佩德罗。他戴着镣铐自杀了。"

“呸！他失去的比我还多。他用的是什么家伙？”

“什么家伙也没用。”

“怎么！那他用了绳索。”

“更没有用。简单地说，堂坎迪多先生，黑人吞咽了舌头。”

“您说的是什么！现在我更不明白了。”

“我是说，那是一个由于生理原理而窒息的事件，你会明白的。”

“大夫，您真相信我懂希腊话！”

“我会告诉您的，堂坎迪多先生。黑人一会儿利用指头，一会儿使劲吞咽。很明显，他把舌尖向里卷，把声带推到气管之上堵住，挡住空气出入肺部，或者说停止了呼吸。这就是俗话说的吞咽舌头。我们称为由于生理原理窒息而死。我在非洲海岸旅行期间，有机会看到过几起窒息事件。但是，我在岛上糖厂里长期行医的过程中，这种窒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死法就象人淹死一样，大概非常痛苦，比在绞刑架上勒死还要凄惨。因为他是在整个知觉的过程中，窒息不是马上发生，而是逐渐完成的，在可怕的挣扎之后死去。如果我们验尸的话，会看到静脉系统渗进了深褐色的血液，肺和脑子也同样。”

“我确实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种事情。”堂坎迪多说，“我们到卫生所去吧。”

堂坎迪多的客人们和一些职员陪着他去了（不为别的事情）。神父和稽查队队长纯粹是为了礼貌才跟着他去的，

因为对前者来说，为自杀的人行使他的圣职的机会已经过去；对后者来说，不论黑奴死没死，他都没有机会行使职权了，而在堂坎迪多·甘博亚的庄园里或者他控制的范围内，稽查队长就是绞架和刀子的合法主人。

堂坎迪多叫人去掉尸体上的镣铐。黑奴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尸首已经僵硬。他仰着躺在木板上，也就是他垂死挣扎的床上，痉挛的手指头仍然压着嘴巴。因为被狗咬伤，两臂、两腿和突起的胸部都肿了，充血的眼睛几乎脱出了眼眶，鲜血染红了他的破衣服。

他的前额的皮从眉毛到发根那里是卷起来的，面颊从下眼皮起直到颚骨边缘，按照他的故乡部落里的习惯垂直切开了。这使他的样子很可怕。按照那种习惯，还要把上牙磨尖，通过半张半闭的嘴唇让人看见它们和下牙床上的牙齿交错着；这是生死博斗的新证据。从面容上看，他的年纪大约二十七岁多一点或三十岁，正是青年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黑人真可惜！”科科说。

“干起活来，他象金子一样值钱。”堂坎迪多说，按其真正的含义解释了巴尔瓦内拉糖厂老板的感叹。

“这就是一个非洲野蛮人的雕像。”神父说，“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

“这个黑人大概非常狂妄自大。”佩尼亚上尉用训诫的神气说。

“你说得对，”莫亚满意地说，因为有人在这个时候表达

了他的思想，“从几内亚来的人当中数他心眼最坏。”

“他死得其所，”庄园的西班牙人管家说，“愿上帝不要在意他的许多罪过。”

“我们听听玛丽亚·德雷格拉说些什么。”堂坎迪多说，根本不看护士的面孔。

刚才说话的人们呆呆地站在尸体周围。堂坎迪多这时提到的黑女人正在木板床的支架那里，用黄蜡烛模糊地照着尸体；她眼睛朝下说道：

“我向主人讲讲发生的事情。”

她的话不多，却准确清楚，加上她银铃似的声调和说话的分寸，说明她是一个有才干和一定社会交际经验的女人，这自然引起了在场的人们的注意。由于她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当奴隶，相对来说，她有着这两个优点是很了不起的。除了她天生的聪明、温柔可亲的性格，以及优雅的仪表之外，她最初曾经为主人们当过女佣人，比和她地位一样的无知的奴隶们更有机会和主人以及来到主人家里访问的有教养的人物接触，不仅学会了受过教育的白人的社交风度，而且学会了他们说话和为人的方式。她大概三十六岁或四十岁了，这从她丰满多姿的外表可以看出来。她的耳朵上挂着两个半月形的大金耳环，为了压住讨厌的黑卷发，头上扎着一块巴雅哈① 棉布的头巾，按照土耳其人系头巾的模样，系得相当漂亮，相当时髦。这个时候，她的表情和声调都表明

① 多米尼加岛地名。

她很痛苦和忧伤。

“我向主人讲讲我见到的发生的事情。”她好象是在对死人而不是在对她的主人说话一样。“佩德罗自从戴上镣铐以后就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今天清晨喝了一点用甘蔗汁、水和辣椒混合做成的饮料，那还是我强迫他喝的。饥饿可以忍受，口渴却没人能够支持。因为被咬伤，他可能渴得象火烧一样。后来，因为二十四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又流了很多血，虽然医生吩咐抹了油膏，伤口还是肿起来了。他十分衰弱，容易激怒，不能睡觉。解渴以后，他安静了一点。但是只要狗叫鸡鸣，听到场院上有人或牲口走动的声音，他就动一动，骨头在木板上发出响声，开始倾听。今天早晨，堂利沃里奥的第一次鞭打把他吓坏了，他一刻也没有休息。每一声鞭打都使他浑身发抖，如同马（请各位原谅我用这个比喻）在长途旅行之后卸下鞍子时一样。

“我可以断定，”护士有点胆怯地接着说，“鞭打给佩德罗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挨打的人。他怒火冲天，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咕哝着，好象发了疯一样。这时，四个黑人把半死不活的胡利安抬进来，佩德罗看见了。胡利安是他受过洗礼的教子，他相信正在惩罚和他一起逃走的同伴们。于是他气得要死。我觉得要是他能办到的话，他会打碎镣铐的。我很怕他这样。他企图把脚从镣孔里抽出来。我停止给胡利安治疗，尽量走近佩德罗的板床。我看见他坐着，四面张望，好象等候每时每刻会有人来鞭打他一样。

“‘你怎么了？佩德罗，’我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你哪

里疼？你要什么？'他盯着我，深深叹了一口气，用喉咙而不是用舌头说，'叫人来。''叫人来？'我问他，'我去叫谁呀？叫医生吗？'他不吭声。'佩德罗，你说，想找主人吗？'他睁大眼睛，露出牙齿，重复说：'叫人来……您，'"玛丽亚·德雷格拉说到这里更加胆怯，没有抬头看堂坎迪多。

堂坎迪多只是微微一笑，护士继续她生动的叙述。

"我回答他说：'还不是时候，佩德罗。大家都还在家里睡觉。我守夜，只要主人一出来，我就通知他，说你想见他。你睡觉吧，休息一会。'幸亏正在这时他听见人们走开了，就叹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不是来找他的。后来，我觉得通知主人也没用。他们正忙着分配给奴隶的衣物，替黑人行洗礼……夫人正在为奴隶解除镣铐，饶恕所有的人。谁不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呢？但是，在这倒霉的时候，堂利沃里奥到这里来找昨晚他丢下的什么东西来了。他进来时怒气冲天，说由于佩德罗的过失，他被开除了。但是心肠最坏的家伙也笑不成了，因为堂坎迪多先生已经下令，在佩德罗伤好之后要连着鞭打九天，如果他本人没有兴趣打的话，另一个工头会来打的。主人没有来，佩德罗以为主人生了气，堂利沃里奥说的是事实。从这时起他就决定自杀。我探出窗外看了一会击鼓跳舞，这时我觉得佩德罗在动。我转过脸来，看见他把手指头塞进嘴里。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那是坏事，可是他做了一个好象要呕吐的动作。我跑到他身边……他刚从嘴里拿出手指头，咬紧牙齿，想用双手抓住木板，全身就开始抽搐起来。我害怕了，叫人去找医生。我不知道他什

么时候怎么样死在我的怀里的。堂何塞先生看见他时就是象现在这个样子。自从到这里来以后，我看见过许多死人，但没有一个死人叫我这么毛骨悚然。”

“黑女人讲得很清楚。”科科对堂坎迪多说。这时他们走出了卫生所。

“您还不知道，她的零碎知识多着哩，”堂坎迪多低声回答，“这正是她不可救药的原因。如果她不这么饶舌，也许会对自己的命运更满意些。”

“怎么，她是个有抱负的女人吗？”

“哪里的话！太过分了。我们赶快走吧，不然就喝不上咖啡之后的酒了。另外，我们迟到了，罗莎会奇怪的，不宜让她知道黑人死了。”

堂坎迪多谈到护士的性格时，似乎明显地感到不安。他并不是对她冷淡，也不是对她轻视，更不是对她鄙视，而是感到害怕，很害怕人们调查他和卑贱的女奴之间的事情。因为堂坎迪多·甘博亚·伊路易斯是西班牙的绅士，古巴富裕的糖厂主，一个有名家族的奠基人。谁知道这个傲慢的贵族家庭会传到哪一代，因为他正在办理取得贵族头衔的手续，渴望着和哈瓦那地位显赫的贵族人士密切交往。他感到自己和拉蒂纳哈糖厂的护士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不会因为看不见就不那么牢固，它是割不断的。玛丽亚·德雷格拉掌握着他的放荡生活的唯一秘密，那种生活使他丢脸，使他在目前享有的富贵荣华之中感到不祥。

第二天，在拉蒂纳哈糖厂组成了郊游的马队。有伊林

切塔家的两个小姐，甘博亚家的两个年轻的小姐参加，莱昂纳多、梅内塞斯和科科护卫她们。

天气很好，铅灰色的云层布满天空，遮住了强烈的阳光。同时，北方干燥的气流经过海湾的狭窄地段时，还饱和着附近大陆上寒冷的水汽，使整个古巴海岸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伊萨贝尔是个熟练的骑士，对自己的本领感到自豪。她喜爱骑马，幻想着从马鞍上能随心所欲地管理乡村，自由地呼吸最纯净的空气，扩大生活的视野，而这些在拉蒂纳哈糖厂里都是受到了残忍的限制的。她的身体，她的精神，她的心灵，都需要这样出乎意外地舒展一番。

马队蹚过路上必经的河流时，惊动了叽叽嘎嘎叫着的小黑鸟和孤僻的长尾巴鸽子。这些鸽子本来歇在伸展着的橡树枝上，现在正飞到浅水滩来饮水或洗澡。

“多荫凉啊！”伊萨贝尔叫起来，“那个水潭引诱人去洗澡。”

“右边棕榈树底下水很深。”甘博亚说。

“有多深？”姑娘问。

“一人多深。”

“那可以痛快地游泳了。”

“是的，但在那里洗澡是危险的，因为鳄鱼经常从河口到上游来。就在如此打动伊萨贝尔的这一个水潭里，爸爸失去了一条他很喜欢的长卷毛猎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陪着他来打猎。他一枪打中了一只长腿鱼鹰，落到水潭中央。狗从他身后跳到水里去，想把它叼到岸边来，但是还没

有抓住鱼鹰，它就沉下水去了，好象突然没有了力气一样。后来水面冒出血来，所以爸爸知道，一定是有条鳄鱼把狗咬住了。”

小山谷最深处的稻田里摆动着无数没有成熟的稻穗，等待太阳的温暖。山坡上的玉米地里，到处是紫黑色的花穗和金黄色的玉米棒缨子，这些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附近的香蕉园里，到处可以看见一串串黄色的香蕉，沉甸甸的，把树干都压弯了，以至象钢板那样又长又宽的叶子尖都吻到了地面。

我们的游客们信步而行，哪儿也不停留。到了河流更下游的一个浅滩，他们又一次蹚过河去，把逗留过的地方抛在后面，经过一大片棕榈林，进入了牧场的范围。棕榈树笔直的白色树干宛如一座被毁坏的古庙的高大柱子。一群乌鸦在树上筑了巢，它们叫的时候以近似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名字，在古巴它们俗称“卡奥，卡奥”。

这么多的乌鸦聚在一起，把它们栖息的棕榈枝或肥厚的叶子变成了黑色。马蹄声和骑士们愉快的说话声不仅没有吓跑它们，或者使它们离开原地，相反，似乎它们的鼓噪声更大了，更厚颜无耻了；它们从栖身的树枝上斜眼望着行人，好象是说它们是聪明的，嘲弄人们没有翅膀，不能飞到它们那里去。

“你们别笑话我，”甘博亚说，“假如我的鸟枪在手里的话，我马上把这些无赖打下几只来。”

“你的话很令人怀疑，”科科慢腾腾地说，“这里有句合

适的成语，'一只兔子逃出了最好的猎人之手'。"

"为什么会这样呢？"伊萨贝尔问，她也自信是个熟练的射手。

"我告诉您，小姐，"科科带着鼻音有礼貌地回答，"因为天热，乌鸦和野鸽的羽毛都很滑，子弹不容易打进去。"

后来，游客们改变方向，从北边绕过庄园，那里地势很高。从高处可以眺望蓝色的海洋，水面是平静的，天际有几艘白帆船，好象几只水鸟在宁静的湖上掀起涟漪一样。

一片高大的树林挡住了游客们行进的小路，它是拉蒂纳哈糖厂和拉安戈斯塔糖厂之间的分界线。据莱昂纳多回忆，应该有一条小路穿过树林，沿着小路可以到达费尔南迪纳伯爵的庄园，从这儿走，比从王家公路或普拉亚大道省一半时间。小路自然很窄，一部分被爬藤植物和低垂多刺的树枝堵塞了。在这些地方，女士们一不小心就会划破衣服。了解到这种情形，莱昂纳多建议她们克服困难，穿过树林。

这个建议是新鲜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很愿意冒险的小姐们更有理由热情地完全接受这个建议。只要自由舒畅的时刻能延长一些，多少挨一下刺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勇敢的伊萨贝尔，乡村的空气和骑马的活动使她的脸颊变成了玫瑰色，眼睛里充满激情；她嘴上带着微笑大声说："谁说怕呢？前进吧。从来没人说过，在男人骑马经过的地方，伊萨贝尔会落在后面。"

大家走进了荫凉的树林，满心欢喜。他们鱼贯而行，有时必须用手开路。但是，刚刚走了一小段路，他们就不得不

停下来。他们开始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如同死尸的臭气一样。接着发现一大群兀鹰，它们的体重压弯了树枝，宛如在小路上架起了凯旋的拱门。这群令人厌恶的飞禽中，有一些离行人最近的，展开又宽又重的翅膀，发出很响的噪音，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其他离行人更远的，不仅不从本来栖息的树枝上动一动，反而恶意地四面张望。后来，它们采取威胁姿态的原因弄清楚了；这群兀鹰正专心地在吞吃一个黑人的尸体，尸体的脖子还挂在小路旁的一根树枝上。它们的盛宴被搅散了，于是就用上述的办法表示愤怒。

当青年们走近时，尸体轻轻摆动着。这一时欺骗了走在前面的莱昂纳多，但考虑到兀鹰飞走时会使尸体摆动这一明显的事实，他马上发觉弄错了。兀鹰已经啄掉黑人的眼睛和舌头。它们被来人打搅时，正在用弯钩的尖嘴尽力寻找黑人的心。

“你看！”莱昂纳多对紧跟着他的伊萨贝尔说，伸手对她指了指可怕的尸体，他自己都快要碰上了。

“哎哟！莱昂纳多！”她很恐怖地叫起来。

她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要不是莱昂纳多发觉自己不谨慎，立即掉转马来，用手扶住她，对她说些安慰的话，请她多多原谅，要她忘记刚才的事，她可能会失去知觉，从马鞍上摔下地来。

莱昂纳多派守门人卡伊曼到树林里去，查清自杀的黑人是谁；这时梅内塞斯到附近的小溪里去取水。他把刚落下的一片棕榈叶折成一个简陋的袋形杯子，盛水回来让伊

萨贝尔喝。

查清了死者就是佩德罗的同伴巴勃罗。当其他五个逃走的奴隶在托马莎的劝告和卡伊曼的帮助下决定回来见主人时，他一个人留在森林里了。

伊萨贝尔在短时间游览拉蒂纳哈糖厂田野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比上述事件使她更不愉快的事情。他们慢慢往回走，或者说沿着一条与刚才走过的路平行的小路在蹓跶，这并不是为了拖长游览的时间，而是要让惊魂未定的伊萨贝尔分散注意力；他们远远地看见一片不大不小围起来的土地，有一扇用木板歪歪斜斜钉起来的门，门中间上部有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这个基督教徒信仰的标记似乎说明了这块土地的用途，但是根本没有纪念碑，石碑或坟堆，土地上野草丛生，令人难以相信它就是拉蒂纳哈糖厂里死去的奴隶的公墓。埃斯帕达主教先生准许乡村庄园建立公墓，是因为它们远离城市或教区中心，搬运尸体有碍公共卫生。

无疑，由于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块围起来的土地的用途，没有谁去谈论它。他们很快就走过去了，踏上另外一条通向糖厂的小路。后来，他们走下一个不陡但很长的斜坡时，有三个黑人正步行上坡。两人肩上扛着锄头走在前面，另外一个落后一点，右手牵着一匹毛色不佳的马。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不容易弄清他们去干什么，至少骑着马的小姐们是这样，也不知道马上驮着什么东西。

只看得见两根象圆筒或香蕉树干的东西，按照骡背上

运野战炮的办法，直着放在当地常见的货筐两边。对莱昂纳多来说，当他想到三个黑人朝那个方向走，正是准备去挖坟时，就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死人是谁呢？本来是在哪儿的呢？他的尸体仰着放在两根香蕉树干之间的筐子里。还可以看见身子露出筐外，用一块方格巾盖住了头，挂在马脖子一边，马走得再慢也还是撞来撞去，同时没穿鞋子的后脚跟碰到了马屁股。

小路很窄，广阔浓密的甘蔗田向两边展开。相遇是避免不了的。在这种窘境中，莱昂纳多想尽量让他的朋友们躲开等在他们面前的倒霉时刻，借口时间晚了，要大家加快步伐，他自己想走到伊萨贝尔的右边，把她的注意力引到田野的左边去。小心也没有用处。当时姑娘们正好并排走着，她们都看见了，完全明白了那是怎么回事。有的说，“可怜的人！”有的为纪念死去的佩德罗悄悄地流泪；他虽然是黑人和奴隶，但还是值得她们同情的。因为她们虽然靠奴隶制度的奶汁哺育长大，正象鲜嫩的花儿一样，绽开花蕾，迎接生命的旭日的光芒，但她们也完全可以和拉丁语演说家① 一起感叹说：“我是人，一切有人性的事情我不能无动于衷，不能漠不关心。”

堂娜罗莎高兴而亲切地迎接出游回来的人们。她拉着伊萨贝尔的手对大家说：

“感谢上帝，你们回来了。我已经有点不放心了，以为

---

① 指古罗马作家泰伦斯（公元前190—158）。

你们出了什么事。有人刚对我说，她（伊萨贝尔）一骑上马就高兴得控制不了自己。我想你们一定玩得很开心。”

伊萨贝尔只是微微一笑，就和阿德拉回到房间里去了。而莱昂纳多、梅内塞斯和科科则对小姐们长时间郊游中的表现评头论足。

“我很高兴。”堂娜罗莎说，接着特地问他的儿子：“她（指伊萨贝尔）怎么了？”

“我一点儿不知道。”莱昂纳多回答。

“我觉得她回来时很忧郁。是郊游中生病了？或者你对她做了什么事？”

“我？妈妈，我对她从来没有这样亲切而有礼。”

于是，莱昂纳多告诉母亲在倒霉的郊游中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在森林中看见吊死的黑人，遇上了埋葬佩德罗。

“唉！谁想起来把姑娘们带到那样偏僻的地方去呢？”

“我怎么知道呢？妈妈，上帝才是先知。”

“我没跟你说过吗？因为这件事，伊萨贝尔不会再到糖厂来了。她会以为这里都是这样的。”

“她没有埋怨。”

“伊萨贝尔很懂事，她过于谨慎，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心里感觉到的东西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事。你父亲相信，你和她结婚后，你们将经常到拉蒂纳哈来度过漫长的季节。他说，你迟早必然是这里的经理，把你的妻子留在哈瓦那将是很不好的事情……”

“你们已经把计划都安排好了？”

“怎么样？什么！你不喜欢吗？”

“指计划还是指未婚妻？”

“未婚妻和计划，还有孩子。”

“我很高兴她做我的未婚妻，这我不能否认。但是，妈妈，到结婚的时候了吗？结婚是严肃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不要匆忙行事。至于管理糖厂，在我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你认为应该把我关在这个沙漠里吗？”

“你不知道，听你这么说我是多么高兴，我的孩子。所罗门也不能这样更有理智地表达自己了。我昨晚也是这样对你父亲说的。为什么那么急呢？但是他很固执，很任性，超过了比斯开人。他要你明年结婚，而且必须那么做。可是你不必着急，也不用苦恼，因为是你结婚，而不是你父亲的事，将来到合适的时候才结婚。但是，如果你注意一下，小莱昂纳多，你父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向我讲了他的考虑，而且……几乎说服了我。因为他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死的。这一切怎么办呢？我们的万贯家财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姐妹们还没有结婚，她们怎么办呢？如果你还是单身汉，就不能照料她们，指导她们，更不能保护她们。整个事情就会乱七八糟，财产会一天比一天减少，特别是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创立的家庭将要毁灭……他相信，从西班牙来的第一批邮件中会有为他寄来的拉蒂纳哈或者甘博亚伯爵的头衔。他已经让马德里的代理人选择头衔的名字。那个头衔将传给你，或者说你将享用它，因为实际上是为你申请的。到那时，你象父亲一生干过的那样去亲手干

活，将是一种耻辱。此外，你有什么必要去干呢？相反，如果我们死了，你继承伯爵头衔时已经结婚，牢固地成家立业了，你和你的姐妹们的命运就会多么不同啊！你和谁结婚能比上这个品德这么好的伊萨贝尔呢？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姑娘了。假如我是男人的话，我也会爱上她，和她结婚的。另一方面，我的孩子，管理这份家产，谁比你更合适呢？你是它的主人，它使你心疼。你看，每当我想起由于我的软弱……不，是由于你父亲干的蠢事，让堂利沃里奥这个强盗，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这么长时间当庄园的工头，我就对自己生气。这个该死的家伙有什么用呢？他只知道和女黑人胡搞，用鞭子抽打男黑人。莫亚的女人告诉我说，他以鞭打黑人取乐，把糖厂变成了监狱。他把那个最好的黑人扯下一条条的皮以后，还无缘无故地给他戴上脚镣。我敢断定，如果我不开除他，他将不会给我留下一个活人。那么多黑人逃走就是因为他的过失。因为他，胡利安轻易得破伤风死了。他打了托马莎一顿，而他明明知道，我是她和其他跟她一起逃走的黑人的监护人。多么野蛮的家伙！我们真倒霉。愿上帝保佑我们明年好一点。倒霉的事情还有，刚才接到堂梅利顿从哈瓦那寄来的信，说迪奥尼西奥从二十四日起失踪了，他还听说他在赫苏斯·玛丽亚区被人用匕首杀死了。迪奥尼西奥撬开了你父亲衣柜的锁，拿走了你父亲一八一二年实行宪政以前穿的礼服、呢短裤、丝袜和有金带扣的鞋。他拿那些衣服想干什么呢？是卖掉吗？谁也不会买的。你瞧，他是个什么样的无赖！多坏的家伙！从这

件事以后，你还能相信黑人的诚实和安分守己！上帝饶恕我，最好……是把他活活烧死。对这么好的主人，他多么忘恩负义！”

第八章

唉！领主啊，
让您的臣民们
向苍天申诉公正吧！

——洛佩·德维加

甘博亚一家同客人们一起在锅炉房里度过了圣诞节第二天晚上的大部分时光。

黑人们点燃的一些火堆照着榨糖机，与其说是为了照亮宽敞阴暗的厂房，不如说是为了取暖。因为夜露使人感到不舒服，他们当中除了有些人戴着羊毛圆帽以外，都穿得很少。到处是各种嘈杂声，人声喧哗。男人和女人在榨糖机的供料板和甘蔗堆之间来回走动，他们或是头上顶着甘蔗，或是空着手。副工头的鞭子催促着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得很快，他不让他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他们来回走动时，尽可能离火堆近些，这样好用脚踢旺火堆，直接得到热量。在这种场合，微红的火焰象暴风雨夜晚可怕的闪电一样，经常照亮他们的全身。因此可以看清他们也是人，不是地狱里的幽灵，在大多数工人酣睡的时候，他们却干着难以

忍受的重活。

在锅炉房的这边，只听到黑人添到火堆里的绿树枝和还潮湿的甘蔗渣的爆裂声，或是甘蔗捆经过榨糖机结实光亮的滚筒时的轧轧声，或是蒸汽机的飞轮在令人头昏眼花的旋转中发出的特殊的嘶嘶声。由于这样辛勤的劳动，开头几乎围住着厂房的象绿色的城墙一样的甘蔗堆，一个个地消失了。就这样，木槽里流动的甘蔗汁发出了象小溪一样的潺潺声。

锅炉本身用几盏普通的油灯照明，灯光微弱，一盏隔一盏地挂在厂房或者说牙买加蔗汁蒸发机周围的粗梁上。油灯冒出的烟雾盖过了它的光芒。燃烧着的油脂不时滴下来，掉到砖地上以后就熄灭了。同时，煮糖浆散发出来的水蒸汽使这里的空气更加沉闷，使本来很少的灯光更加微弱了。刚进来的人们踩着锅炉附近发热的地面，很长时间里好象是透过一层很厚的罗纱帐幔，才看得见榨糖的人们。有时一道闪光透过烟雾和水蒸汽，照亮了锅炉周围辛勤劳动的黑人和制糖师傅的上半身。于是，这里就再现了一幅反映炼狱里的灵魂常见的生动画面。

人们搬来椅子，在炉子对面布置好会场，那里最宽敞，也不那么热。由于白人职员们匆忙赶来向糖厂的主人祝贺，聚集的人数增加了。制糖师傅叫人拿来杯子，将滚热的糖浆加上几滴白兰地酒，献给女士们和先生们。为了表示礼貌，他亲手把最甜的饮料献给堂娜罗莎和堂娜胡安娜，要不是讲礼貌的模范科科和梅内塞斯在他之前已经代劳的

话，他也会把饮料献给其他的女士们的。莱昂纳多和伊萨贝尔没有坐下，他们手挽着手，在比较狭窄又不方便的地方踱来踱去。阿德拉和罗莎·伊林切塔也没有坐下，她们由多洛雷斯陪着，喜欢观看锅炉房的各个不同部位，虽然并不到很黑的角落里去。

制糖师傅看来很不错。他是个聪明伶俐，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年纪很轻，仪表堂堂，虽然他只穿着乡下人的服装，而这种服装确实谁穿也不能增添仪表的美。他名叫伊西德罗·博尔梅，生在瓜纳哈伊，父母很穷，没有受过教育，村里也没有学校，父母去世时撇下的这个儿子缺乏最普通的教育。他几乎不会读写自己的名字。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尽管一八一八年埃斯帕达·伊兰达主教先生周游巡视他出生的地方时，曾经给他施过洗礼，要他信罗马天主教。的确，在他二十六年的生活中，他不记得进过哪个教堂去望弥撒，也一次没有祈祷过，因为他连最简单的天主教祈祷词“我们在天的父”也不会。虽然这个天真的小伙子要通过实践学会某种本事还太年轻，但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就是有名的拉蒂纳哈糖厂的制糖师傅。这个庄园在那个时代至少代表着一笔五十万比索的资本。

伊萨贝尔正在喝饮料的时候，锅炉房对面突然响起的鞭子声使她浑身发抖。她控制不了自己，杯子从手里掉了下来。

“小姐把衣服弄脏了。”制糖师傅惋惜地说。

“不要紧。”伊萨贝尔说，抖抖自己的裙子。

“请您告诉副工头，”莱昂纳多严肃地说，“别让鞭子再响了。”

“如果小姐再要一杯，”博尔梅十分温柔地说，“甘蔗汁现在还可以喝。”

“不，不，”伊萨贝尔重复说，“您别麻烦了。不用了。我不喜欢这种饮料。”

伊萨贝尔的拒绝无疑使瓜纳哈伊的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他用别人听得见的声调咕哝着：

“看来，鞭子声使小姐不想喝了。您知道，我们经常伴着这种音乐睡觉。”

莱昂纳多把制糖师傅的说法当成卤莽无礼，不高兴地转过身去。伊萨贝尔恰恰相反，注意到了他的观察能力和温柔的举止风度，不免感激他，而她的情人却没有这种高尚的情操，这使她感到惋惜。但是，她真心诚意地把这些想法悄悄告诉了他。这时莱昂纳多受到刺激，想以明确的道理和论据战胜对方，当场考考制糖师傅生产这种食糖的技术，以便看他的笑话。

对行使考试委员的职务来说，莱昂纳多这时所具备的条件，不过是大胆和怨恨，他以自己偶然的高贵至上去和这位对手的卑微低贱相比，跟他进行精神力量和智识力量的较量。莱昂纳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根本没有使他受到任何科学的教育，他只是学了一点文学，水平确实不高。他没有学过任何自然科学，因为当时在他的祖国不存在这些科学的自由讲坛，实际上只是讲授哲学、法律和医学，没有讲授

使他更充实的其他重要学科。莱昂纳多·甘博亚象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当然一点也不懂农艺学、地质学、化学，更不用说植物学了，虽然那时堂拉蒙·德拉萨格拉在哈瓦那植物园讲授或者说想讲授这门最新的科学。但是，不管这些情况怎么样，性格善良而天真的制糖师傅这次让拉蒂纳哈糖厂未来的主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

“您在哪里学会制糖的，堂伊西德罗？”他突然问他，口气有些傲慢。

“在堂拉法埃尔·德萨亚斯先生的糖厂里。它位于拉雅雅山脚下，我们从瓜纳哈伊到这里来要经过那家糖厂。我去世的父亲在那里当过制糖师傅，我跟着他，好多个糖季我都帮他干活。”

“这就是说，您的父亲把制糖师傅的职业传给了您。是不是？”

“因为他就在我的面前制糖，我有兴趣学习，照他的样子干。”

“您的父亲怎么干的呢？换句话说，他怎么制糖呢？这是我要您解释的。”他说话时拉紧着伊萨贝尔的胳膊。

“让我来告诉堂莱昂纳多少爷，”博尔梅回答，脑子里思索着能否找到使他的年轻主人觉得新鲜的词句，“如果要说实话，制糖不需要科学，有实践经验和好眼力就足够了。我看见，当新鲜的甘蔗汁流满有烟囱的蒸发锅时，我父亲让它先沉淀一会儿，去掉脏东西，然后从蒸发锅抽到中间的大锅里，接着加火猛烧。说来正巧，我现在正要这样做。”

他说话时，四个黑人用唧筒和一根可移动的管子让左边第二个锅里净化过的甘蔗汁流到右边另一个锅里。这时青年博尔梅接着说：

“少爷看见了吗？现在我把脏东西去掉，让这个蒸发锅里的甘蔗汁流到另一个锅里，放一点生石灰……”

“好，为什么您要放石灰呢？”莱昂纳多打断他的话问道，对发现他可笑的错误暗自高兴。

“这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和少爷说，”小伙子自然地回答。因为莱昂纳多在笑，他接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石灰，只知道如果不放，不能榨出质量好的糖来。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缺少石灰，糖就发酸，就制不成。我去世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就照样干。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制糖成功不成功，运气比别的东西更重要。我可以告诉少爷，看来我是有运气的。我在这个糖厂干了五个糖季了，现在是第六个，还是头一次质量不好。我也熟悉拉蒂纳哈糖厂的甘蔗田。”

“您发现这一块甘蔗田与另一块甘蔗田有什么差别吗？所有田里的甘蔗都是一样的。”

“少爷以为如此，但并不是这样的。请原谅我说的与您相反。”

“怎么！”莱昂纳多惊讶地大声说，明显地感到受了屈辱，因为关于这一点他不能肯定比他的制糖师傅懂得更多。“关于甘蔗的特性和质量，您现在想来教训我！甘蔗有不同的品种，我们这里有奥塔伊蒂种、带子种或紫黑色种、水晶

种，后者是最近引进到国内来的，还有本地种，它不宜榨糖。所有这些品种或多或少都能出糖汁，这是它们之中值得注意的唯一差别。紫黑色种或带子种最粗壮，但糖汁最少，因为木质越多，含糖就越少。当然，您不懂这些词的意义，可我不得不用，再没有别的词能让您明白了。在我的糖厂里，奥塔伊蒂种比其他品种多，因为已经证明它饱含糖汁，很甜，而且最适宜黑土栽种。每车甘蔗可榨出两个半阿罗瓦① 白糖，味道很好，这种糖在布埃尔塔·阿瓦霍没有别的糖厂榨得出来。”

“少爷说了许多真理。堂莱昂纳多先生讲得很对……但是……我没有讲甘蔗，我说的是甘蔗田。”

“那就更好。”青年说，在他的制糖师傅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叉着两只手，等着听制糖师傅很郑重地胡说一通，让伊萨贝尔发笑，她这时出奇地镇定。“我们听您说说您发现的甘蔗田之间的差别吧……”

“我发现的差别是，”博尔梅非常沉着地回答说，“更准确地说，我已经安息的父亲在甘蔗田之间发现的差别是：地势低洼泥泞的甘蔗田比坡地更带酸性和碱性，甘蔗田越是酸性强，就越需要石灰，糖才不会变坏。”

莱昂纳多不再说话，转过背去，离博尔梅很远时说：

“他可能是一把好手，但我发誓不让他给我干活。我想说的是，当我很快就要管理这个糖厂时，我不会要这个蠢家

---

① 重量单位，约等于二十五磅。

伙为我制糖。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踢到王家公路上去。”

阿德拉、罗莎和多洛雷斯在匆忙的参观当中也遇到了奇怪的事。三个人正兴致勃勃地在观看一台冷却机搅拌糖蜜时，一个不认识的黑女人从背后走近她们，很神秘地问：

“小姐中哪一位是阿德拉小姐？”

“我。”阿德拉急忙回答，有点害怕。

“外边柱子后面，您的母亲在等您……”

“我的母亲！”阿德拉吃惊地重复，“你说的是夫人……”

“不，小姐，我说的是护士。”

“啊！你告诉她过来，叫她进来。”

“她不愿主人看见她。不敢进来。”

“多洛雷斯，你去吧。看你母亲有什么事。如果她害怕进来，我更害怕出去。怎么！天这么黑，伸手不见五指。想都别想。”

多洛雷斯回来时说，她母亲只想紧紧地拥抱阿德拉小姐，把一件不能让第三者转达的事情告诉小姐。于是，姑娘答应当天晚上夜深时，在她的房间里与她从前的奶妈见面。她委托多洛雷斯在旁门等候她的母亲，打开从里面插着的门闩，带护士来见年轻的女主人——她奶过的女孩。

果然，当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甘博亚家两个年轻的小姐和伊林切塔两姐妹及她们的婶母堂娜胡安娜·博奥克斯正在卧室里坐着。离约会的时间越近，阿德拉越感到不安，所以当有人敲门手指刚碰到门板时，她就马上站起

来去开门。多洛雷斯象她的主人一样，很害怕地说："来了。"

"让她进来。"阿德拉回答，然后好象是犯了过失在寻求安慰，转身对伊莎贝尔说，"如果我这样做……那不是我的过错。我找不到别的办法弄清楚妈妈对哺育我的女人为什么那样生气……"

这时，玛丽亚·德雷格拉由她的女儿多洛雷斯挽着手进来了。阿德拉停止了说话。一枝鲸油蜡烛从玻璃罩里半明半暗地照着房间，它虽然宽敞，但摆满了各种家具，就显得小了。女士们围成半圆形坐着，十分焦急地等着护士进来。她从黑暗处到了比较明亮的地方，面对临时坐在这里的许多女士，一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她一个个地察看她们的面孔，突然扑向坐在半圆形中间的阿德拉小姐说："这是我的孩子。"她用强壮有力的两臂把她拉起来，紧紧地抱着，象疯了一样转圈，不断地吻她，反复地说："我的天！我的美人儿！我的美女！我心爱的孩子！"

后来她把阿德拉送回到椅子上，跪在她的脚下，双手搂住她的腰，把头贴到她的膝盖上，长时间地抽泣，伤心地痛哭起来。

"你怎么啦？玛丽亚·德雷格拉，"看到她那么悲伤动情，阿德拉感动地问，"冷静点吧，女人。别大声说话，因为妈妈可能听见，那样我们就会给她惹麻烦。站起来，冷静点……"

"唉，我心中的小姐！"黑女人感叹地说，用巴掌揩干眼

泪，“让我哭吧，让我把心中的痛苦在心爱的女儿面前都讲出来吧。我不相信如果夫人看见会对我发脾气，把我从这里赶走。啊！我多么盼望这个时刻，公正的天上和人间的上帝！我那么久没有看见您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我干了那么多活，真是用我的眼泪浸透了它……如果现在杀死我，我会嘴上挂着微笑就死的！生活在苦海之中，有什么价值呢？这不是活着，而是每天，每时在死去。您不明白我哭的原因。您很年轻，是白人，自由的人，是家里漂亮的小姐。如果您结婚，有了孩子，谁敢违反您的心愿，让您离开您的丈夫和孩子呢？您不知道，上帝也永远不会让您知道一个女奴的遭遇的。如果说她是未婚女子，因为她本来是未婚女子；如果说她结了婚，因为她本来结了婚；如果说她是母亲，因为她本来就是母亲。她没有自己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从不让她实现自己的心愿。请您从头想想：他们不允许她和自己喜欢的男人结婚。主人给她找来丈夫，又夺走了她的丈夫。她也没有把握能够永远生活在他身边，养育她的儿女。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主人要她离婚，把她的丈夫卖掉，也把她的儿女卖掉，拆散了家庭，不让他们今生今世再团聚。后来，如果女人年轻，就另找男人，没有因为失去儿女而痛苦地死去，于是主人就说这个女人没有感情，没有痛苦，对任何人也没有热情。您想一想我经历的事情吧。十二年多了，象有人说的，这是基督教徒的一生，我看不见自己的丈夫，离开了我的孩子们。小姐，您难道看见过这种不公正的事吗？当然，如果我犯了罪，可以惩罚我。但是，为什

么也要惩罚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呢？你们别说这种长期分离不是惩罚；这是惩罚，小姐，这是最残忍的惩罚。我知道，主人的目的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过而惩罚我的丈夫和我亲爱的孩子们。不，我的老爷不是那么坏。迪奥尼西奥是个好厨子，在哈瓦那需要他。蒂尔索和多洛雷斯是干家务的好仆人，那里也需要他们。我并不因为他们伺候主人而埋怨，他们是奴隶，必须伺候主人。公牛不耕地。那么上哪儿去呢？为了伺候主人，他们在那里比在这里好。我抱怨的是我们分开了。分离折磨人，团圆了就少一些痛苦。另外，我和迪奥尼西奥彼此相爱……”

“迪奥尼西奥，迪奥尼西奥，”阿德拉加重语气重复着，打断了她的奶妈的话，“迪奥尼西奥是个很狡猾的人，他不爱你，把你忘了。你看他最近干的什么事。堂梅利顿写信给爸爸说，迪奥尼西奥圣诞节前夕从家里逃走了，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遭了惨祸，受了重伤。”

“我知道这件事，小姐。”玛丽亚·德雷格拉伤心地说，“夫人看信时多洛雷斯在场，她都告诉我了。但那是谁的过错呢？为什么迪奥尼西奥好象不爱我，把我忘记了呢？因为我们分开了。他在我身边是不会干出那种疯狂的事情来的。他对我一向是温柔而忠实的丈夫。那么爱我……！我是他最亲爱的妻子。当我们住在一起，也可以说结了婚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半点不和。小姐应当看到，我们是为了爱情而结婚的。我们在哈鲁科圣克鲁斯伯爵先生家的大厅里举行的结婚典礼，举办了大型舞会，还请来神父为我们主

持婚礼。伯爵夫人关心我，坚持要我结婚……使我及时摆脱危险……这里，在小姐们中间，”护士带着疑虑的神情继续说，“虽然我这样说不好，但我作为有色人种女人，年轻时是长得很好看的，漂亮的。伯爵夫人怀疑我的主人伯爵先生对我有意……他那么多情！如果是……他比爱神丘必特还要多情……伯爵夫人让我和迪奥尼西奥结婚是做得对的。至于伯爵少爷，小姐们，我能说什么呢？他好象在对（现已去世的）父亲老爷说，‘我在这里，让开吧。’他不管血统，狂热地追求我，白天黑夜都不放过我。

“但是，我们终于结婚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我的主人伯爵先生走出浴室时突然死去，为了继承问题打了官司，被处以罚款。为了偿付罚款，就拨出一些奴隶出卖，幸亏我和迪奥尼西奥是一起卖的。从那时起，我们的幸福就暗淡了。如果我的主人伯爵先生不突然死去，我相信他在遗嘱中会让我和迪奥尼西奥自由的。我们转到了主人堂坎迪多先生和夫人的家里，我当贴身仆人，给夫人梳头，迪奥尼西奥当厨子。那时您还没有出生。直到我生儿子以前，一切都还顺利，但七天之后儿子病死了……

“我的主人堂坎迪多先生把我租给医生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哺养某人的一个女孩。我从来没有弄清那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一点儿也不清楚。我的小姐，这就是我们所有倒霉的事情的根源和开始，我是指我和迪奥尼西奥。

“我们分开时，我最多二十岁，迪奥尼西奥二十四岁。我

们还是两个青年，没有处世的经验。小姐您想想，我们非常相亲相爱。如果我们不能见面，彼此相距很远；如果我们的分别似乎是永久的；如果说我们注定要死去，我因为自己的过错当了这个糖厂的护士，他在哈瓦那当厨子；如果迪奥尼西奥象女人们所说的那样年轻英俊，我也象男人们所说的那样年轻漂亮，人们到底要我们干什么呢？是躺下等死，还是因为分离而哭泣着过日子呢？只有圣人或木头人才能一贯那么去做。我猜想，迪奥尼西奥被漂亮的女人追求时，没有能够效法圣洁的约瑟①。至于我，在这里你们看见了，已经未老先衰，成天和病人死人打交道，在这个地狱一样的糖厂里，许多男人都追求过我。

“我从哈瓦那到这里来时，接受我的工头不是堂利沃里奥·桑切斯，而是堂阿纳克莱托·皮尼亚莱斯。他个子高高的，又黑又瘦，长着连鬓胡，说话声音象洪钟一样，好象要把世界都吞进去。他带着砍刀、匕首和皮鞭，靠着他家凉棚的柱子站着，叼着雪茄，戴着草帽。他的狗围着他。他的女人在门口的皮椅子上坐着。作为乡下的女人，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懂礼貌的。工头远远看见我时，站直身子，眼睛闪闪发光，好象公猫见了耗子一样。甚至他的狗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我在马鞍旁边走来走去，浑身发抖，因为心里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走近一点，姑娘。’他对我说。接着他不再说什么，用鞭子柄挑起我的头巾。‘发结！发结！’他气冲

---

① 约瑟，圣母玛丽亚的丈夫。

冲地嚷起来，'啊！母狗！你瞧着吧。'他拔出匕首，抓住我的辫子，咔喳一声齐头发根割了下来。到此好象还不那么坏。他看见我穿着鞋和袜子，更是火冒三丈：'喂！'他又吼叫起来，几乎讲不出话来，'你还穿鞋？谁看见过黑女人穿鞋袜的？你是来跳舞，是吗？我会让你跳。夫人说，你不是来这里游玩的，是要把你整治一番，让你学会服从。好了，赶快脱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这里跳舞不用穿鞋。快点。'

"唉，小姐们！我不愿回忆往事。每当我回忆时就心惊肉跳。我的主人们还没有一个动手打过我。但工头一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让两个黑人抓住我的手和脚，他用鞭子抽我，直到累了为止。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挨了几鞭之后我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直到晚上我才在卫生所的木板床上苏醒过来。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不能动弹。小姐们看看，工头这样残忍地对待我，后来又是他本人把我带到他家里去，要我当他的随身仆人，对我挤眉弄眼……他的老婆吃醋了，堂阿纳克莱托才派我到卫生所当护士，因为在我去之前，老护士死了。后来他追求我，一再恳求，但是我不能爱他。他几乎把我活活剥了皮，我怎么能爱他！每当我看见他，魔鬼就缠着我。我不是明显地拒绝，而是用各种借口躲开他，因为我怕他发脾气，又给我一顿鞭打。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女人无意之中帮了大忙。由于嫉妒我，她狠狠地斥责男人。他感到厌倦，就辞去职务，到另一家糖厂当工头去了。

"小姐们，多难啊！让最有经验的女人去试试。我想看

看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女人在这里该怎么办。没有一个接近我的男人不对我谈情说爱；他们对我总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孤孤单单地度过你的青春，爱我吧，我给你自由。’我从哈瓦那来这里时帆船船主谢拉这样对我说过；衣衫褴褛的信差从上码头起就让我坐到马鞍前面，也对我这么说过；泥瓦匠、制糖师傅、管家，所有的人都对我这样说，好象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女人，都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子女一样。

“关于糖厂的医生堂何塞先生，小姐们会说什么呢？他也爱上了我，现在还继续以另一种方式爱我。小姐们别笑，这全是真情。在这儿，你们看见他那么白，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以为所有的女人都会为他而死……他对我垂涎三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他是最小气的人！……堂亚历山大的化身。就是圣灵白鸽要渴死，他也不给一滴水。我！根本不想理他。”

“那么，”阿德拉生气地说，“你爱男人就是为钱吗？”

“不，小姐，您别对我这样不公正。我不能爱，从内心里不能再爱任何人。人一生只爱一次。我的心干枯了。我要钱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自己得到自由。我抵抗，抵抗……但是，青春，想让命运好一点的愿望，想逃出这座地狱的欲望，促使我干了蠢事，如同魔鬼把火放到麻屑旁边，然后吹燃了它一样。我懂什么！那是确实的事，小姐……我真丢脸。在所有追求我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比斯开的木匠，我来的时候，他还在这里。我相信他会履行诺言，把我解放出来。在倒霉的时刻，我对迪奥尼西奥不忠实了。于

是生下了蒂尔索，那个仍然想挖出我的眼睛的乌鸦。”

听着的女士们，由于黑女人的无耻行为感到羞耻，都明显地嘀咕表示不赞同。奶妈为了补救过失，马上接着说：

“如果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小姐们应该原谅我。但是，请你们暂时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们看看：如果由于意外的不幸，由于本性的颠倒，听我讲话的任何一位小姐变成了有色人种女人，在您认为奴隶生活最难忍受的时候，来了一个人，不管是白人，黑白混血种人或者黑人，是美是丑，对您说：‘你不要哭了，想开一点，振作起来，我同情你，我会给你自由的。’您的想法能和现在对我的想法一样吗？那是不会的！您会觉得那话多么甜蜜！那个人对您多么好，多么和蔼可亲，多么象个天使！我将给您自由！唉！小姐们，我向来一听到这句话就全身颤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好象患了冷热病一样……自由！哪一个奴隶不渴望自由？每当我听到它时，我就不能控制自己。我日夜梦想着自由，幻想着我在哈瓦那，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围着我。我去参加舞会，穿着讲究的衣服，戴着金项链、珊瑚耳环，穿着缎鞋和丝袜，一切就象我在哈鲁科伯爵先生的大厦里当女仆时那样。

“小姐们，我继续讲我的历史。可是，万事当中最坏的是，如果我对制糖师傅微笑，赶牛人，或者泥瓦匠，或者管家，或者医生，或者工头就发脾气。我说的工头是指堂利沃里奥·桑切斯，因为对黑人残暴刚被夫人赶走了，他是堂阿纳克莱托·皮尼亚莱斯离职时进厂的。在所有爱我的人当中，他是最可怕的。他想用武力让别人爱他，如果我拒绝，

他就鞭打。因为嫉妒和怨恨，他两次鞭打我，用鞭子在我的背上划出了十字。你们不知道，夫人把他赶走我多么高兴。小姐，您摸摸我的肩膀和肩胛骨，把手伸进去。”

阿德拉有点害怕，把手伸到黑女人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又急忙缩了回来，因为象玫瑰花一样的手指摸到了一条条的鞭痕，全是嫉妒的工头用鞭子尖划出来的，象新犁出来的地垅一样。就这样，姑娘部分地了解了她的奶妈的苦楚。堂娜胡安娜和伊萨贝尔感到可怕，对受折磨的女奴隶不只一次流出了同情的眼泪。

“小姐们，事情还不仅如此，”她继续说道，“堂利沃里奥让管家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好多我的事情。把我说得一文不值；说我因为闹恋爱，给庄园带来了混乱；说因为我，他不得不时常调换工人，他确实把他猜想的喜欢我的人都开除了。还说新工人一进厂，我就要花招勾引他，使他因为爱上我而玩忽职守。总之，说我引诱了男人们。我是个诱惑者！白人爱我，我有什么过错呢？如果我理睬他们，是坏事；如果我拒绝他们，更是坏事。小姐看看，我的处境多么可悲！

“对工头的信的答复总是：‘惩罚那条母狗。’当然，只要我不理他，他就随意报复我。我多可怜啊！没有人听我诉苦！主人和莱昂纳多少爷圣诞节来过几次，但是他们都不愿听我说，也不想见我。有一次，我把我的遭遇告诉了船主谢拉，他去哈瓦那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能跟夫人和您说话，只是把有些事情告诉了多洛雷斯。”阿德拉回忆起以前和母亲谈话的情景，证实了最后这些情况的全部细节。

第九章

在那短暂的时刻里，
她因为耳聋眼瞎，
高高兴兴地讲述了
自己半辈子痛苦的生涯。
——里瓦斯公爵

这个从前的奶妈继续说道：

“小姐现在将听到我受虐待的真正原因了。有一天……我记不清楚了，只知道是很久以前，圣特雷萨大风暴①之后或是绞死阿庞特的那一年②，主人把我叫到餐厅里。他单独在那里，对我说：‘玛丽亚·德雷格拉，因为你的男孩子死了，你的奶又多又好，我想应该利用它。因此，通过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医生我把你租给他的一个朋友，给一个只出生几天的女孩喂奶。哎！你准备好午饭后就去。’

“吃过午饭，主人出了门，钻进马车。我跟在他后面，准

① 指一八一二年十月十四、十五两日席卷古巴岛的毁灭性的飓风，时值圣特雷萨节。

② 黑人起义领袖阿庞特于一八一二年被绞死。

备步行。可是他让我上了车，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很惊讶。当时黑人只能坐在放脚的毯子上，而主人竟然让我坐在马车坐垫上！接着，他命令皮奥把马车赶到城外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思索着。我们从铁拉门出了城，沿圣路易斯·贡萨加大道一直向前，直到老钟楼街角的几所房子以前没有停过。到了有两扇铁窗和门厅的一所房子面前，主人命令把车子停下来，门口停着另外一辆空马车。我以为医生或者我要喂奶的女孩的父亲住在那里。主人下了车，对我说：'你下车。'他进了门厅，我跟在后面。这时，我看见右边墙上挂着一个象是放小孩的大篮子。一排高高的隔扇挡住从院子里来的视线，中间有一道门。

"主人站住了，很严肃地小声对我说：'玛丽亚·德雷格拉，你去敲那扇门，去找蒙特斯·德奥卡大夫先生，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完全照办。听清楚我要对你说的话。关于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或了解到的，你和任何人谈话时都要小心。在给女孩喂奶（是的，他说的就是喂奶）期间，你别想看见迪奥尼西奥和家里的任何人。特别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从你嘴里知道谁是你的主人，谁把你送到这所房子里来的。不论对谁都是这样。你听清了吗？从今以后，关于我，关于夫人，关于你必须哺养的女孩，以及这个家里你周围的人和把孩子带到任何别的家里去的人等等，你就当是聋子、哑巴和傻瓜，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唉！不跟你多说了。你叫门吧。'

"在那里，主人使我头脑混乱极了。虽然主人迅速走开

了，但他在看见我叩响门环和门打开以前，没有上马车。好象以为我要逃走一样！一个老年黑人妇女给我开了门。一跨进门，我就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了。我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原来我是在育婴堂里，里面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我是说，有白种孩子，黑白混血种孩子和几乎全都象我一样的黑人奶妈。我不必去找蒙特斯·德奥卡先生，因为他正在餐厅里检查奶妈怀里抱着的一个生病的孩子。他未加思索地对我说：'玛丽亚·德雷格拉·圣克鲁斯，是吗？'我连回答他'是的，先生'或'不是，先生'都没来得及，他就握住我的手腕，给我号脉，叫我伸出舌头，用两个指头翻开我的眼皮，看看眼睛的颜色。这一切都是悄悄地或用手势完成的。后来，他把我带进第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红木小床，盖着一块大披巾或者说针织的白色大帐幔。医生一只手把帐幔揭起来，另一只手向我指指一个白种女孩，她睡在绣花的宽边荷兰细亚麻布襁褓里面。多华丽啊！小姐们，太华丽了！我都看傻了。她的父母大概是很有钱的，比金牛还富。医生带着鼻音对我说：'这就是你要喂奶的女孩。要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她，不会让你后悔的。你年轻，身体健康，应该有很多奶。你看她左肩上的蓝色标记。她还没有受过洗礼。'

"我承担了对小女孩的哺育，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养育她，不全是因为主人的威胁和医生的许诺，因为我觉得她简直是个天仙。她让我的心都醉了。除了在座的各位，我一生中还没有看见过比她更美丽的女孩子，只有您能和她相

比。那时她和您多么相象，如果她还活着，没有变样的话，她就是您本人的肖像。即使是双胞胎也不能更象了。

“多么白啊！”奶妈接着说，大致描绘了一下育婴堂里女孩的形象，“小姐们，她白得象椰子肉一样。圆圆的小脸，尖尖的下巴，细长的鼻子，小嘴象一朵玫瑰的蓓蕾，又小又红。眼睛呢？不用说漂亮极了，长长的眼睫毛。我总是百看不厌。她一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她的肩膀，看看她的标记。她有一个用针刺的蓝色半月形标记，就在这里……（玛丽亚·德雷格拉伸手放在左肩胛骨那里。）

“开头，女孩不愿跟我，她对母亲或第一个给她喂奶的女人的气味感到奇怪。在育婴堂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对待我就象伺候一位公主一样……啊！对我照顾得多好啊！是那样的，不让我上街。医生去看过小女孩三、四次，是他把管卫生的曼洪神父带去给她行洗礼的。他们给她起名塞西莉亚·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不知父亲是谁，自然就姓巴尔德斯了。”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卡门惊奇地重复道，“这个名字我不是第一次听到。”

阿德拉证实了姐姐的说法，虽然两人之中谁也记不得确切的时间、场合和地点。因此，它引起了女士们更加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

“因为这些情况，”护士说，“我不止一次想过，医生可能是小女孩的父亲。但是他那么丑，小姐们，他很丑，我相信即使他和维纳斯女神在一起，也不能生出那么漂亮的女孩。

女孩受过洗礼几天以后，一辆华丽的马车奉医生的命令来接她。我们从穆拉雅城门进了哈瓦那，绕了许多圈子，车子停在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的一所小房子前面。我下车时问车夫车子是谁的，他回答我：'是蒙特斯·德奥卡的。'但我问他谁住在小房子里时，他说了声'我不知道'，就跑开了。

"一个穿着讲究的美丽的黑白混血种胖女人在门口迎接我，对我说：'请进，玛丽亚·德雷格拉。'（她知道我的名字）从我手中接过女孩，多次吻她，几乎要把她吞了。我还以为她是她的母亲，但后来我发觉不是。因为她抱着女孩到了第二间屋里，把她交给床上另一个比她年轻漂亮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查里托！查里托！'她对床上的女人说，'醒醒！高兴吧。你看谁在这里，你的塞西莉亚。你看她多漂亮！'

"虽然她象死人一样苍白，几乎赤身裸体，骨瘦如柴，一头乱发，但脸庞很象塞西莉亚。是的，我觉得很象她，我相信她就是女孩的母亲。

"过了很久才把那个查里托叫醒。可是，不叫醒她还好一些，因为她一醒就吵闹起来。她睁开眼睛四处张望，惶惑不安地坐在床上。我觉得她的举动好象疯了一样。小姐们，她疯了，我并不怀疑。当那个名叫切皮利亚的黑白混血种胖女人把女孩送到她眼前时，她把她们两人一推，自己也狂怒地离开了床。她双手掐住小塞西莉亚的脖子想把她弄死，要不是切皮利亚抱着女孩跑进客厅，关上第一间卧室的门的话，她真会把她掐死的。这时，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高

个子老年黑女人突然从厨房门进来，和我一起抱住疯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她被推倒以后拼命和我们挣扎，一句话也不说，用指甲乱抓，用脚乱踢，直到憔悴的黑女人眼泪汪汪地向我作手势，要我用被单把她绑在床上。我就那么做了……这办法真管用，疯子象听着弥撒一样安静了。所以，我的主人伯爵先生说得对，疯子受到惩罚就有理智了。

"这里的人安静了，我就去抱女孩，因为我听见她哭了。我发现门是用有铁钩的插销从里面关着的，虽然我几次敲门，切皮利亚大娘也不给我开。我揣想她是怕疯子，我想找个小洞看看她在干什么。果然我看到了她的后背，她正在把身子探出窗户上面的气窗，把女孩抱给街上的一个绅士看。我看见了他的宽边黑帽，帽顶象钟一样。那种帽子叫'西图阿茵'，当时是很时髦的，我以前好象见过。

"毫无疑问，通过那位绅士，切皮利亚大娘把罗萨茵医生叫来了，因为医生不多久就到了家里，一直走进病人的房间，慢慢地给她检查。他的诊断是不幸的，直截了当地告诉切皮利亚大娘，说查里托完全疯了。更坏的是必须尽快把母女俩分开。她是因为女儿而发疯的，很容易在发狂的时候把女孩扼死。你们大概想象得到，切皮利亚大娘真是悲痛欲绝，说尽管她看到母女住在一起有危险，但在和那位她凡事都和他商量的绅士商量以前，她不敢决定。医生问：'你要我去叫的就是那个人吗？'

"'就是他。'黑白混血种胖女人回答。

"'他在街角等着我，'罗萨茵医生说，'要听我亲口讲讲

对痛苦的女人病情的诊断。由于情况紧急，不能浪费时间，我就去把他叫来，让您和他商量……’‘不，不，先生，’切皮利亚大娘害怕地回答，‘那会更费时间。现在他不会到这里来的。最好是请您替我就在那里商量，然后把他的决定告诉我。’医生到街角去了，过了一会回来说：‘堂坎……’‘别说了，大夫先生，’切皮利亚大娘打断了他的话，比以前更加心神不安了，‘别说了，请您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他的名字，这就够了。’

“‘好，’医生非常镇静地接着说，‘街角上的绅士认为，得把查里托送到保拉医院去，现在他就去安排担架把她送走。啊，他还认为，女孩和奶妈应当留在这个家里。’”

“街角上的绅士是谁呢？”卡门和阿德拉不约而同地问。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小姐们，”从前的奶妈迟疑地回答，“我不敢发誓医生说了堂坎……也许他说的不是堂坎，而是堂胡安，堂桑，或其他以安音结尾的字。我离得远，怕别人感觉到我在那里，同时女孩还在哭。我承认，切皮利亚大娘过于害怕，但一想起从窗户上气窗里看见的时髦帽子，就使我产生怀疑。”

“啊哟！”卡门大声说，“根据这一点，如果你确实不知道罗萨茵没有说全名字的绅士是谁，你就会怀疑起他来了。你相信他叫什么名字呢？”

“我什么也不相信，卡门小姐，”玛丽亚慌乱地回答，“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嘴巴。”

“你怕什么？”阿德拉用温和的语调问。

“唉！阿德拉小姐！我很害怕，什么都怕。黑人说话总是先要掂量掂量。”

“你不用怕。你能出什么事呢？你要说的事情那么久了，几乎忘记了。另外，怀疑不是坏事，有时怀疑是很自然的。”

“但是，小姐，您好象忘记了，奴隶怀疑他的主人总是要吃亏的。”

“什么！什么！”卡门打断黑女人的话，显然生气了，“难道你怀疑他是爸爸吗？”

“我不怀疑，我心爱的小姐，”从前的奶妈赶忙说，“愿上帝别让我怀疑主人做过任何坏事。我弄错了，卡门小姐，我的舌头把字母搞混了。我不是想说主人，而是想说白人。奴隶不该想白人会做什么坏事。小姐，您现在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吗？”

“不，”卡门严肃地回答，“我不愿相信你现在为自己辩解所说的话，你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出发生的事情来。对你有利时你就装傻，你以为知道的比我们多。可是，你错了，最坏的是你明显地自相矛盾。我将证明你这一点。你觉得并不差，说堂何塞·马特乌医生看中了你，哈鲁科的伯爵和他的儿子也看中了你，说伯爵夫人因为嫉妒赶紧让你和迪奥尼西奥结婚。你对白人绅士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时沉默了一会儿，如果说这对讲话的人是痛苦的，对伊萨贝尔就更是如此。她丰富的想象力超过了时间和地点的界限，好象透过玻璃一样，看清了这个家庭不堪为人表率

的肮脏景象，她和这个家庭将结下实在的姻缘关系，现在尚未破裂。她什么也不问，也不张嘴表示惊奇或叹息。根据黑女人的讲述，她完全能够猜到其他的事情。卡门和阿德拉却不是这样。她们没有女友的这种才能、年龄和经验。很自然，她们不仅不害怕，不生气，或者不满足，反而好奇心更重，想弄清故事的细微末节。这个故事如果说还不算缺德透顶，也完全是丢人现眼的。

“让我们看看，”阿德拉坚持说，声音很悦耳，表情很有说服力，“你直说吧，你认为在窗户的气窗那儿看见的绅士是谁呢？”

“我就说，这不是因为我心里想说，而是因为你们要求我说。如果我说谎，就让上帝惩罚我，如果我提出了假证据，您就别考虑我的话。小姐们，我在窗户的气窗那儿看见的吻女孩的绅士就是……主人。很象。”

“是爸爸！”卡门和阿德拉现在发怒了，齐声叫了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你看错了。爸爸从来和黑白混血种女人，和肮脏的女人没有关系。”

“撒谎！”卡门加重语气说，她对玛丽亚·德雷格拉一点也不尊重，“不是爸爸。不是的，不，不。爸爸那么严肃，那么高贵，出生和秉性那么高尚，却偷偷地吻那女孩，想看看育婴堂的一个小女孩，也许是一个黑白混血种女孩！不可能！我否认这一点，愤怒地拒绝这一点。你就是对着天上所有的神发誓，我也不会相信。”

“小姐们，我骗了自己，”黑女人后悔地说，“你们不该相

信我的话。我骗了自己，看错了。我把另外一位绅士当成主人了。我搞错了。请你们想想，因为和疯子扭打，我被弄得喘不过气来。另外，我是从卧室门上的小洞里看客厅的窗子那里发生的事情的。我把这种想法这么长时间藏在心里，不是我的过错。主人把我租出去哺育小女孩，我有什么过错呢？主人用他的马车把我送到育婴堂，我有什么过错呢？主人关照过我，对在育婴堂和其他哺育女孩的一切地方的所见所闻要完全保持沉默，我有什么过错呢？你们不觉得神秘吗？那么，谁是塞西莉亚真正的合法的父亲呢？不是蒙特斯·德奥卡医生，不是罗萨茵医生，不是主人，因为他和夫人结婚了。那么会是谁呢？显然，那个经常去看小女孩的男人总是躲开我。为什么要躲避女孩子的奶妈，却不回避家里的女主人呢？我反复考虑过这件事，后来凑巧那个人又那么象主人，许多次我轻易地相信两者就是一个人。但是，你们现在打消了我的怀疑。”

“当然，”卡门说，女主人的外交开始控制了作为女儿的感情，“当然是你弄错了。可怜的爸爸在这件错综复杂的事情中，除了好心帮助蒙特斯·德奥卡医生，履行他对需要一个黑女人哺育私生女儿的朋友的诺言以外，没有别的牵连。这件事如此清楚，就象大白天的阳光一样。奇怪的是，”她对女朋友们接着说，“这个最精明最喜欢卖弄学问的黑女人却没有设法弄清楚住在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小房里的女人是谁，也没有搞清楚经常到窗户的气窗那里看小女孩的绅士叫什么名字。这是我最不理解的事情。”

“啊!”狡猾的护士大声地说，“你相信是那样的吗？您看，在那整段时间里我尽量做好事，连最细小的事情我都打听了。有些事情我知道了，另外一些就不得而知。还说我没有查问过！我比带着小鸡的母鸡做得还多。但是毫无结果，没有办法让她们吐出一个字来。两个女人或者是很会卖关子，或者是比我们更有学问的人教了她们。我唯一确实弄清楚的是，那个骨瘦如柴的黑女人叫玛格达莱娜，是切皮利亚大娘的母亲，切皮利亚·阿拉尔贡大娘是查里托的母亲，而查里托则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母亲。也就是说，象我一样的黑女人玛格达莱娜和一个白人生了黑白混血的切皮利亚大娘，切皮利亚大娘和另一个白人生了黑白混血但白多于黑的查里托·阿拉尔贡，而查里托又和一个白人生了全白肤色的塞西莉亚·巴尔德斯。那么，谁在供养这些女人呢？谁付房租、饭钱、医疗费和奢华的开支呢？谁是女孩的父亲呢？我从来没有能够确实查清楚。我用很隐蔽的办法也没有问出个名堂来。切皮利亚大娘总是提防着的，如果我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天真的问题，她肯定用另一句问话回答我：‘你在哪里学的这种口才？’

“有一次我问玛格达莱娜，查里托是怎么疯的？时机不对。她一个字不说，脸色突然变得灰白，象一头受惊的牲畜一样喘着，发出许多呜呜啊啊的声音，飞跑出去，钻进了厨房。另外一次我问是谁把塞西莉亚送进育婴堂的。耶稣！这几乎要了她的命。她说不出话来。又一次我问她：‘塞西莉亚的父亲姓什么？’那好象是用火烧她一样，全身迸出火

星，头上卷发的小发结都竖了起来，象蛇伸出头一样，说：'啊！嗳！'伸开两只胳膊，一只伸向这边，一只伸向那边，用指头拼成两个十字，好象见了魔鬼一样，吓得我目瞪口呆。我对小姐们说，她是提防着我的。

"事情坏就坏在我从第一次印象出发，认为几乎每周去看小女孩的那个躲着我的白人绅士是主人，我和迪奥尼西奥见面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从皮奥那里知道，主人经常在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下车，然后在恩佩德拉多街或者堂华金·戈麦斯家对面上车；他每晚都在那里玩牌。根据这些线索，迪奥尼西奥设法找到了我。切皮利亚大娘不让我到街上去，也不吩咐我办什么事。但是，我和迪奥尼西奥在清晨他去广场或是深夜大家都睡觉时相会。于是，迪奥尼西奥认识了塞西莉亚，对她产生了仇恨……不共戴天的仇恨，因为是她使我们分开了。迪奥尼西奥为了深夜离开家，叫玛梅尔塔老太婆偷出了藏在夫人卧室里的临街大门的钥匙。

"最后，一天清晨，切皮利亚大娘捉住了我和迪奥尼西奥，我们正在客厅里谈话。她大发脾气，从我手里抢走女孩，不让我给她喂奶。幸亏我已经喂了九个月或十个月了，她已经会走，可以用精细的食物喂她了……几天以后，切皮利亚大娘对我说已经不再需要我，我可以回家了。我回答她我不认识哈瓦那的街道，害怕迷路。小姐们，你们感到惊奇吧，第二天皮奥来接我。谁通知他的呢？他对我说主人派他来接我。但是，主人怎么知道我被赶走了呢？

“在家里，夫人气势汹汹地等着我。可是，我根本不害怕，因为我希望主人会保护我。保护我什么呀！相反，我觉得他是在和我作对，挑唆夫人不作任何调查就把我送到糖厂来。迪奥尼西奥告诉我，夫人和主人因为我，因为我喂奶的女孩，因为主人用马车把我送到过育婴堂去，因为她不相信蒙特斯·德奥卡医生租了我，以及其他很多事情而多次吵嘴。确实，我一走进门廊的大门，夫人便把我带到账房去，主人正在那里算账，逼我招认。我不记得问我的全部问题，也记不清我回答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清楚对她说了许多谎话，她威胁要把我送到糖厂去。主人一句话没说。

“但是，我已经怀了多洛雷斯，夫人怀了您。她生了病，您出生时她身体虚弱，我顺利地生了孩子。我不得不给您喂奶，而让玛梅尔塔老太婆用牛奶和面包心喂养多洛雷斯。

“现在小姐们看到了，我的命多苦啊。我是慈爱的母亲，被迫哺育我的太太的女儿，不能给我第一个心爱的女儿喂奶，甚至不能抱在我的手里吻她，不能搂在怀里给她温暖。上帝很清楚，我向来喜欢小孩。如果说我很好地哺育了塞西莉亚，我以更大的热情哺育了您。我过去爱您，现在也爱您，好象您是我亲生的一样。可是，阿德拉小姐，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怎么能不难受呢？我看到您很健康，笑咪咪的，胖胖的，干干净净，有许多针织缨帽，很多绣花腰带，荷兰亚麻布的小衬衫，带花边的短裙，小线袜和丝袜，睡在从北方运来赠给主人的红木摇篮里。您经常在我的

怀抱里，或在夫人的怀抱里，在安东尼亚小姐的怀抱里，甚至在主人的怀抱里，因为大家都爱您。如果您哭了，或有什么不舒服，家里就忙乱了，主人，朋友们，仆人们都显得少了，因为要跑去请医生，要去药店，要伺候小姐，直到您轻微的病痛好了，恢复健康为止。照夫人的说法，大多数时间里您哭是因为我的过错，是我用襁褓包您时捏了您，或是给您洗澡时盆里的水太冷或太热，或是我为您别扣针没别好把您抓了，以及其他许多原因。与此同时，我的女儿多洛雷斯怎么样呢？请您想想，看到她消瘦，有病，流着鼻涕，肮脏，几乎赤着身子在地上爬，在院子里的母鸡中间爬，在马棚里马蹄之间爬，或者在烫衣服的女人的火钵旁边爬，或者在溅着猪油的厨房里爬，咬着用牛奶泡湿的面包或米饭，那是哺育她的女人用一块脏布包着给她充饥的。如果她哭了……耶稣！夫人不仅不哄她，反而首先说：'把那个小黑鬼拉到厨房去！'她的尖叫声折磨着我。迪奥尼西奥不会照看孩子，也不能放下他的工作。受委托照顾她的玛梅尔塔是个老处女，也不会照料孩子，她一生没有子女，也……不懂得母爱。

"我白天黑夜流着眼泪过日子。结果我瘦了，但没有因此缺奶，相反，在夫人要我比平时多吃饭以后，我的奶汁很充足。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安静地给两个女孩喂奶。可是，夫人怎么会同意呢！想也甭想。玛梅尔塔看到了我的痛苦和悲伤，一天晚上把多洛雷斯带到我睡的房间，靠近您的摇篮。啊！我多么高兴给她喂奶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

这么快活过！当天晚上平安无事过去了。以后，多洛雷斯喜欢吃我的奶，因为她明白，吸破布袋里泡湿的米饭和吸母亲的奶汁味道是不一样的。玛梅尔塔为了不让多洛雷斯哭，好自己睡觉，在晚上当她认为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就把多洛雷斯送到我那里去。但是，罐子打水多了就会破。一天晚上，多洛雷斯和我在板床上，您醒来了。为了不让夫人听见，发觉我们在一起，我不得不把您从摇篮里抱出来。我把您放在我的右边，多洛雷斯在左边，我自己仰着躺在两个女孩中间，让你们象两只小蝎子一样吸我的奶汁，直到最后一滴为止。我猜想我很快就睡着了，多洛雷斯在一边吃厌倦了，想到另一边吃，开始碰着您的手和头，而您正抱着那一边的乳房。于是就发生了特洛伊战争，两个孩子争吵起来。夫人手里拿着一枝蜡烛来到房里，看见了当时的情景。

"玛梅尔塔当了替罪羊，管家奉夫人的命令打了她一顿，让她再也别想把多洛雷斯送到我睡的木板床上来。他们对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第二个月，或者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夫人和主人商量该怎么处置我。他们命令把我送到潘乔·谢拉大爷的帆船上，在意想不到的一天把我放逐到拉蒂纳哈糖厂，以便弥补我的过失和罪孽。"

他们正在开心时，
她的丈夫来了。

晚上十二点过后，堂娜罗莎仿佛听见一阵低声私语，

以为是她的女儿们出了什么事。她起了床来到走廊里，一扇扇地推开房门。到第三间时站住了，那里女士们正都坐在那里。开头她很冲动，想责备她的女儿们，但是看见伊林切塔姐妹和她们尊敬的婶母堂娜胡安娜·博奥克斯都在场，只好忍住了。于是，她想弄清楚这次夜间聚会的原因。

女士们都有点害怕，找不到言语来替这种不寻常的场面辩解。阿德拉则不然，她一点儿也不慌乱，满脸带笑出来迎接她的母亲，同时用裙子边设法挡住她从前的奶妈。她几句话就解释了聚会的目的和结果。她接着说道："这是玛丽亚·德雷格拉，她请您饶恕。"（她已经跪到她的太太的脚边。）"我们大家一起替她求情，请您让她到哈瓦那迪奥尼西奥的身边去。"

堂娜罗莎吃惊地站在拥抱她的女儿和脚边的女奴隶之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后来，她带有感情地说：

"啊，女儿！你向我要求什么呀！如果我必须履行我的义务，看到我和家里别人的安宁，你的要求就太过分了，大大超过了我能允许的范围。"

"妈妈！"阿德拉回答，"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历史。我们相信，对她的一切指控，她都是无辜的。听她讲话时，我们象几个小女孩一样都哭了。"

"你太天真了，"堂娜罗莎讽刺说，"你相信了鳄鱼的故事和眼泪。比她更虚伪，心眼更坏的黑女人还没有出世。她使我不高兴的事比她头上的卷发还多。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老实话，总是想欺骗我，多次不听我的话。是的，她

在这里是罪有应得。哪儿也不能容忍她。你为这种黑女人求情，我真觉得惋惜。孩子，最糟糕的是她并不爱你，因为她没有资格爱任何人。”

“可是我爱她，妈妈。她哺育了我。总对我哭，要求我在你面前当她的监护人。我已经没有力量忍受她的眼泪和请求了。”

“好了，阿德拉，”堂娜罗莎想了一会儿以后回答说，“为了你，也为了小伊萨贝尔（她忍不住地在哭泣），我饶恕玛丽亚·德雷格拉。让她回哈瓦那去，但不是伺候我，也不准住在家里，而是让她去出租自己。我将把证书①给她。这样，她赚的工钱将作为你和卡门每月买首饰的一点零用钱。”

① 证书：主人给奴隶的私人文件，写明奴隶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体情况、能担任的工作等，准其在一定期限内（通常为十五天）另寻买主，或定期出租自身以所得收入赎身。过期找不到买主或愿租的人，还得回去听候主人派往农村担任艰苦的劳动。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从对手所划破的胸膛
鲜血象河水一样涌出……

——里瓦斯公爵

迪奥尼西奥·哈鲁科或甘博亚，在和音乐师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打架时受的刀伤，并不是必然致命的。对着他来的一刀不是深刺，而是划过，虽然凶器呈对角线划破了胸脯左边的肌肉，直到奶头那里，但这长条的刀伤并没有伤到要害。因此，他仰面摔倒，并不是因为伤势确实使他失去了力气，而是他躲闪进攻时绊倒了街上的一块石头。他流了很多血，被吓坏了，感到绝望。

他躺在安查街的街心，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双手按住伤口。这时，正好有一个运动员那样打扮的有色种人路过。他赤着脚，右肩挂着一条粗皮带，两头在身子左侧打了结，好象挂着佩戴用的肩带一样。他是运水的人或者说推水车的人，象在哈瓦那人们称呼他的那样。听到呻吟，他走近去，又很快走开了，嘟哝着："杀死人了！上帝保佑我吧。"

接着，另一个过路的人，也是有色种人，如果我们根据

衣服判断的话，他比第一个人文明些。他臂上挎着一件类似乐器的东西，装在粗呢套子里。他听到了受伤的人的呻吟，老远就站住了，断定发生的事情以后同情地大声说："可怜的人！把他打得流了血了！还没有死。但是，我为什么要管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呢？正义……！他命该如此。"

这人飞快地继续往前走，不时回头看看，生怕有人看见他，跟踪他，将来把杀人的罪名归咎于他。

第三个行人是个特殊的有色种人，不论他的服装还是外貌和行动，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穿着一种所谓钟口长裤，小腿部分很宽，脚踝、大腿和臀部等处很窄。宽领白衬衫的狗牙形衣边代替了卷边。棉布头巾的一角在背后披着，在前胸打了个结。鞋尖和后跟都很矮，几乎盖不住脚趾头和脚后跟，象穿着拖鞋一样。一顶草帽罩在荆棘一样的卷发辫子上，发辫除了使脑袋显得太大之外，还使互相缠绕的羊角形发卷改变了形状。他的耳朵上坠着一对新月形的耳环，象是金的，但如果在试金石上一擦，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最没有经验的银匠也会说它是用普通的金铜合金做成的。

这里我们费了很多笔墨描绘了我们的故事值得纪念的年代里，在有文化的哈瓦那郊区曼格拉尔的一个库罗① 的逼真肖像。这位花花公子穿着安达露西亚的服装，但他不是西班牙本土人，而是地道的年轻黑人或黑白混血种人，是

① 库罗原意是好打扮的人或浮华的人，引伸指安达露西亚人。曼格拉尔是哈瓦那的一个区，那里出生的黑人或混血种人被称为曼格拉尔的库罗，以其特殊的风度、服装和语言而出名。

本区或本城另外两三个区里非常粗野的暴徒，没有职业，不干正事，生性爱打架，是个职业强盗，在街头长大，靠抢掠为生，好象生来就注定要挨鞭子，要戴镣铐或被活活打死的。

如果说库罗们天生的本性是能专心做某件好事或有益的事，无疑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至少学会了起码的知识，这是历史的事实。在他的童年时代，在哈瓦那有色人种教师供职的学校比白人教师任教的学校多。他的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非洲人，总是坚持让他爱蹓大街的儿子接受某种教育。

在这个库罗人出生和长大的科拉莱斯街附近，有色人种民兵掷弹手洛伦索·梅嫩德斯上尉办了一所学校，兼收黑白混血种的孩子、黑人和白人的孩子。这所学校的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学费大部分收豆子、家禽、鸡蛋和蜡烛。但是，父亲多次亲自把他送进学校也没有用，建议教师动手责打也是徒劳，因为这小男孩笨头笨脑，只去过可敬的梅嫩德斯老师的学校很少几趟，连画十字①也没有学会。

他总是喜欢在塔亚别德拉捕沙丁鱼，或者在王家水渠里捉虾，或者到佩尼亚维尔放风筝，或者在圣尼古拉斯广场玩马特斯②，或者在赫苏斯·玛丽亚教堂的墙壁那里玩皮卡多③。用学校里孩子们的话来说，这就叫做逃学。这些逃学的孩子们在没有机会藏到某个棚子里，比如宰猪场或酒

① 当时古巴小学里在教写字母以前，先教会画象征基督的十字。

② 用谷粒或豆子玩的游戏。

③ 一种用辅币、谷粒或小球弹向墙壁的游戏，弹回时离对方最近算得胜。

店里偷点东西充饥的时候，必然整天在大街上日晒雨淋下过日子，成为所有心平气和的过路人讥笑的对象。但是，不管他在哪里，头上总是有伤，这是千真万确的，或者是和他一起玩的库罗伙伴打伤的，或者是从来不去法院要求保护自己财产的酒店老板打伤的。

就这样，他向强者学习，从小就养成了流氓作风，为非作歹。由于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库罗，那个时代这种人很多，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与他年龄和爱好相同的库罗们经常聚在一起。在那种场合他们的捣乱行动就更有进攻性，更存心不良。事实上，他和本区的库罗拉帮结伙，用石头攻击邻区的库罗——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抢夺洗礼后教父们经常扔在街上的小钱；把空罐头盒拴在狗尾巴上，拉到行人最多的地方放开；向对他们有反感的某些住家的屋顶或院子里扔石头；用针扎圈里等着屠宰的猪和牛；最后是挥舞木刀打架，以至互相打得头破血流，学会了善于敏捷地使用这种可怕武器的勾当。

快到青年时代，他的父亲醒悟到，那怕打破脑袋他也学不会字母了，就让他跟皮鞋匠加布列尔·索萨当学徒——索萨在靠马洛哈街街角曼里格街上开了一家鞋店——让鞋匠按小伙子应得的惩罚全权处置他。索萨师傅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因此就用鞋楦子敲他，用鞋镫子打他，用铁炼子捆他，好象对待不顺从的野生动物一样，以打消他逃走的念头。四年之后，总算教他学会了做女鞋的活计。学徒期满以后，只要没有机会通过如果说不是体面的，至少是更舒适

和符合他的本性的方法谋生的话，他就每周去鞋店两三次，挣点儿钱糊口。

索萨师傅的鞋店在一块雨水冲成的低洼地的高处。雨水从曼里格街流下，与圣路易斯·贡萨加大道、埃斯特雷亚街和马洛哈街的雨水汇集以后，象瀑布一样从高处流到地势更低的住宅院子之间，变成水量不小的溪流。住宅的地面与街面之间高低相差很多，因而水很难从高门槛里流进去。

我们的库罗从马尔特广场回来，走进安查街。他大步走着，或者说走得很急，两臂摆成四十五度角（也许是为了掩饰手臂太长），宛如磨刀石的把手。他一听到呻吟，看到地上的人，马上停住了脚步，双手伸到耳朵边摸摸两只金耳环，看看是否还在原处，自言自语地说："还没破，对我不会出什么事。"便大胆地朝受伤的人走去。

"啊哟，老乡！"他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和声调问他，"您是谁？"

"我是迪奥尼西奥·哈鲁科。"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相信和他说话的是一个和气的摩尔人。

"我生来还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先生，这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是半个外国人。您的尊姓大名呢？"

"什么？"

"您叫什么名字？"

"他们叫我马兰加①。"

① 原意为芋头，在古巴也指"胆小的人"、"无能的人"。

“马兰加？”迪奥尼西奥重复着，好象没听清楚。

“马兰加。虽然这不是我真的名字，我叫波兰科。我的父亲的主人叫波兰科。但是，在曼格拉尔人们都那么叫我，因为我父亲是非洲人，母亲也是非洲人，我是本地出生的。从小人们就那样叫我。”

狡猾的人在说谎。在曼格拉尔区，人们叫他马兰加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品行不端，腿和胳膊又瘦又长，与身材的矮小和两脚的肥大形成对比。

“先生肚子朝上在这里躺着干什么呀？是喝醉酒了吗？”

“我没有醉，马兰加，我受了重伤。”

“伤了！谁干的这种缺德事？”

“不值一个番石榴的黑白混血种小子。您看这里。”

“好重的伤！看得出来，那个黑白混血种小子是内行。但先生去哪儿啦？是去参加葬礼吗？”

“我没有参加任何葬礼。我参加舞会回来时碰到了那个黑白混血种小子。我们吵了几句嘴，打架时他阴险地扎伤了我。可是，您为什么向我提这个问题呢？”

“没什么，因为我看您穿着送殡的衣服……”

“我穿的不是送殡的衣服，而是礼服。”

“是高礼服或是矮礼服，我不知道。但我看如果不是因为礼服和靴子，他会砍掉先生的脚的，象扭螃蟹腿一样。另外，我觉得用刀子打架，先生太胖了。此外，很可能先生学打架时年纪已经大了，这门技术应该从小就学。还有，您的手臂很短，不能防备从上面来的攻击。再说……”

“好了！”受伤的人打断他的话，声音有气无力，“为了上帝和圣母的爱，我们别再说这些了。如果您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愿意帮助我，请马上就办，因为我在流血。”

“我用条毛巾给您包扎一下，免得多流血。”

“不，必须先洗伤口。”

“洗！先生疯了吗？如果抽筋呢？如果死了呢？以后会说是我的过错。”

“不，我不会那么说，这您放心。如果我死了，那不会是因为您的过失，而是我死的时刻到了。去吧，马兰加先生，跑到街角的酒店去，替我买一瓶干白酒和一杯下等白兰地来。”

“好吧，先生，我马上去。但酒店关着门，已经很晚了。此外，酒店老板对我比对魔鬼还不信任，因为他认识我，您知道虽然我这样说不好，我曾经扭过不止一只那种螃蟹的腿。我一看见卡塔卢尼亚人①就满腔怒火……”

“好了，去吧，办事去吧。也许会开门的。您用力敲。”

“问题是……先生不明白吗？我说……如果先生不掏钱，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今晚我还没开张哩。”

“那好办，朋友，为什么您不早说呢？这里有钱。您把手伸到这个背心口袋里。里面大概有一枚金盎司，两枚多布龙和一枚小多布龙②。您拿那枚最小的，我头昏……什么

① 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地方的人，有许多在上世纪於古巴经营粮食杂货等商店发了财。

② 多布龙，西班牙古代钱币名，值四比索，等于一个金盎司的四分之一；小多布龙值二比索。

也看不清了。”

受伤的人昏了过去，但库罗人没有因此停住不动。他忙着去摸所说的地方，伸手拿到了金币。他平生经主人允许拿钱，即使有过一次，也是罕见。于是他撒腿跑到酒店去。不出所料，门紧紧地关着。开始他用指头轻轻地敲，后来用拳头使劲捶。即使酒店老板是大炮震坏的聋子，也该听见了，于是赶忙来开门，免得把他的门砸倒。这么夜深用这种方式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人大概不会是强盗。但为了谨慎，他连围着铁栅的小门都没开，只从钥匙眼里用纯粹卡塔卢尼亚人的口音问道：

“喂！你是谁？”

“是我，胡安大爷。”

“你到底是谁？”

“马兰加，胡安大爷，您不认识我吗？请开门。”

“给你开门！上帝保佑！你把我叫起来有什么事？走吧，去你的吧，马兰加，我不给你开门。真是厚脸皮！”

“为了您母亲的爱，请开门，胡安大爷。那里有一个可怜的受伤的黑人。”

“你说受伤的人？只有魔鬼才给你开门。上帝的母亲！凭着正义！你会拿走我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钱的！晚安！”

“喂，喂，胡安大爷。我不进去。请你打开门上的小窗。这里有钱。”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把钱给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胡安大爷。请给我一杯干白酒，

不掺水的。懂了吗？还要一杯燃烧的东西①。”

“把钱给我，把钱给我。”

“多少？”

“总共一个比索。”

“这是一个小金币。”

“拿着酒瓶和杯子。这是找回的钱。为了上帝的仁慈，今天天不亮我就伺候你了。”

马兰加从有铁栅的小窗接过酒瓶和杯子，每只手拿着一样，顾不上数酒店老板找给他的零钱，赶快就回去抢救厨子。他为厨子洗了伤口，就是说从衬衫外面用酒浸湿伤口，用两块头巾尽量把伤口包扎好。又让他喝了下等白兰地，帮助他站起来，用手扶着他走进紧靠赫苏斯·玛丽亚戏院门口贫民住宅区的一间木板房里。很幸运，在这段悲喜交集的时间里，没有人经过那里，可能只有一只猫或狗是例外，它们不和我们的剧中人物争吵，或者是被吓得逃跑了，或者是叫着走开了。

但是，在这么危急的场合，恶棍马兰加的灵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蔼可亲，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摸到了迪奥尼西奥背心口袋里的金币以后，自然而然地算计着，不管他是因伤重而死，或是痊愈，他都将是当然的继承人。他或者动武，或者欺骗，都要让那人活着就把他的财物继承过来。为了达到这个重要目的，马兰加一直精心地伺候着陌生人。

---

① 指下等白兰地。

他把床让给了陌生人，那是一张肮脏的破行军床，没有床单或毛毯掩盖破烂的地方。第二天大清早，马兰加到马洛哈街与老钟楼街街口会讲拉丁语的外科大夫萨尔萨的住所去，把医生叫醒，不管他是否愿意就带着来看病人，并要他严守秘密。这类服务只能在诚实可信的人们之间用金钱偿付。迪奥尼西奥是这样理解的，为了表示谢意，也为了谨慎起见，他必需尽快付清债务，因此便把他的大部分钱交给了新结交的朋友，免得他用强硬手段收账。

迪奥尼西奥恢复健康期间，马兰加向他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穷苦的生活和冒险行为，供他消遣。他一点儿也不隐瞒：少年时代的贫穷，青年时代的偷摸行为，在打架人数不敌时刺伤了别人或自己受了伤，最后巧妙地逃避了司法部门的追捕。特别讲述了他在不长的经历中打倒的也就是暗杀的"螃蟹"（他这样称呼酒店或杂货店的老板，他们多数是卡塔卢尼亚人），在他左臂上划着表示数字的记号，对此他确实感到兽性般的满足。

由于马兰加在这种场合经常用迪奥尼西奥，甚至哈鲁科的名字叫他，后者请他不要用这些名字，并向他解释了这样小心谨慎的理由。

"请您称呼我老乡，"他说，"就象您在街心发现我半死半活时称呼我的那样。我的朋友，很不幸我是个奴隶，我在这里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我利用他到乡下去的机会，从夫人的衣柜里拿了您以为是送殡衣服的那套衣服，并从那里拿了我们这些日子里赖以为生的钱。两天以后，连点一

支蜡烛献给炼狱里的灵魂的钱都要没有了。您挣钱很少，而且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必须考虑到街上去看看怎么谋生。”

“先生别折磨自己，”马兰加很有信心地说，“我还有一件宝物可以换钱。”

“把宝物拿出来。”迪奥尼西奥高兴地说。

暴徒从衬衫下面的刀鞘里拔出一把总是随身带着的快刀，挖开屋角行军床压住的地面，取出一件破布包着的东西，分量不轻。他举起小包说：

“我想告诉先生，去年一个清晨，我和一个叫皮卡皮卡的黑白混血儿以及一个叫卡佑科的黑人在圣特雷萨广场附近拦住一个衣着整齐的白人青年。当我拔出刀子给他一亮时，他吓得半死，把身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我的朋友们拿走了钱，我拿了这件珍宝。后来，我把它拿到卡尔萨达，找个金银匠，看他是不是愿意买。他看清东西以后对我说：‘这件宝物是偷来的，我不买。连一个雪茄烟头也不买。’你看，老乡，我害怕了，从那天起我就把它埋了起来。可能先生能卖掉它。”

“把那有福气的宝物给我。”迪奥尼西奥十分矫揉造作地说。

他一拿到手，就惊讶地大声说：

“我认识这只表，波兰科朋友！”

“真的吗？”马兰加说，“你看事情多凑巧！”

表是金的，表环上拴着一根对折的蓝色和肉色的丝带，

两端用一个金扣子结住，没有链子。

“我认识这只表。”迪奥尼西奥重复说，“夫人——我是说太太，去年十月把它送给莱昂纳多少爷的。应该有个记号。”

从前的厨子打开后面的表盖念道：

“L.G.S，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莱昂纳多·甘博亚·伊桑多瓦尔。他和家里人在乡下过圣诞节。”

“他们是什么人？”马兰加惊恐地问。

“我的主人，”迪奥尼西奥回答，“夫人很溺爱她的儿子，每天给他一件礼物。”

“先生应该饶恕我，”库罗难过地说，“我原来并不知道先生认识那些人。”

“没有什么应该饶恕你的事情，马兰加朋友。一个人为了谋生，如果过于谨慎，那他就可能饿死。我敢肯定，”迪奥尼西奥继续说，“现在我的主人们经过充分的休息以后已经回到了哈瓦那。他们关心的头一件事就是在《日报》上宣布我的事。我好象看见了重赏捉拿我的通告。不会没有人因为想得到那笔小费而来跟踪我的。从现在起，企图抓住我的人可能正勒紧裤带……我不会活着投降的，他们只能把我剁成肉泥。也许认识我的顿达已经接受了这项使命……我正面临着危险。但没有必要和他打架，因为俗话说：‘躲过机会的人就避免了危险。’现在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决心活下去，做一个自由人。我不是生来就注定要一辈子当奴隶的。不。我是在高贵和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和我的第

一家主人在一起时，我甚至不了解奴隶生活的痛苦。他们确实是绅士。后来我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说错了，我的老婆很多年以前就被流放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去了，在一个糖厂里和白人生了一个黑白混血儿。但是我爱她，也衷心地爱我的女儿。我应当工作，要赎回她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因此，您慢慢就会看到，马兰加朋友，您不叫我迪奥尼西奥和哈鲁科是不是合适，这是城里人知道我的两个名字。只要顿达听不见我的名字，也看不见我，我就安全了。”

“至于我，叫我波兰科或马兰加都无关紧要，”马兰加有点听天由命地说，“都一个样。大家都知道我这两个名字。我在这个城里比狗还出名。您看，我也是被通缉的。由于奇迹，我逃脱了顿达的魔爪。先生，去年一个深夜，我和两个朋友走进曼里格街和埃斯特雷瓦街街角处的酒店。我们要了一点烧酒，喝完以后偷偷摸摸地走出去。酒店老板过来，抓住我的衬衫，要我们付他的酒钱。您看，老乡，魔鬼缠着我了：我用手拔出刀子捅了他一刀，只不过一刀而已，就伤在这里（他用食指指着喉咙）。眨眼间，一股鲜血喷了出来。他就象一头受伤的公牛，跳过柜台，从后面追我们，一直追到门口，在那里他不得不抓住了东西才能站住，后来就倒下去了，指头在墙上留下了血迹。后来，顿达发现是我们干的，拼命搜捕我们，以至在西蒂奥斯街一个晚会上碰到了我们三个人。我逃脱了，但我的两个朋友落了网，至今还在狱中。从那时起，我白天不上街，因此顿达十分高兴。您没看到吗？我只是晚上出门，几乎不到店里去。”

“什么店？”

“索萨师傅的店。”

“做什么的师傅？”

“做鞋的师傅。”

“做男鞋吗？”

“各种鞋都做。在我不能靠别的方法谋生时，我就到那儿去干活。我做女人的鞋子。”

“我也会做女鞋。”迪奥尼西奥喜形于色地说，“我是在家里向马车夫皮奥学会的。干这活我并不笨。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请您和索萨师傅说说，也许他会收我，那我们就得救了。连顿达也不可能猜到我躲进了一家鞋店。”

“好吧，如果先生要去，这几天找个下午我就带您去。最好还是早晨去，因为顿达总是骑马，清早从不上街。”

果然，马兰加在他的朋友恢复了健康能够干活时，带他去见了卡夫列尔·索萨师傅，十分诚实地介绍说，他不仅是一个有经验的做女鞋的工人，而且受人尊敬，是个完美无缺的老实人。他遭到不幸，为了不致饿死，要找点活干。这里重复着一个有点儿相似的故事：在非洲的荒野里，一个逃亡的奴隶收容了一头受伤的狮子，想将来让这头野兽养活他，奴隶保护伤狮不受其他野兽伤害；许多年以后，奴隶和狮子都在罗马的马戏团中出现了。

第 二 章

不在人前哭泣的人
才感到真正的痛苦。

——马西亚尔

裁缝乌里维，他的老婆克拉拉，皮米恩塔和他的妹妹内梅西亚，把塞西莉亚直送到阿瓜卡特街上的小屋门口。

塞西莉亚按约定的特殊方式叫门，门闩滑动，门自动开了。因为外祖母病很重，不能坐着等外孙女，所以她用一根小绳一头拴住门闩支点的部位，另一头系在床腿上，伸手就能够得着。暂时她们一句话也没说。

神龛里的长明灯光线微弱。塞西莉亚几乎是摸黑脱衣服的。她一次又一次无意识地深深叹气，这是对晚会最痛苦的回味。她跑到那里去是为了用舞蹈的动作，音乐的节奏和男人们的奉承来陶醉自己的，是为了在混杂的聚会的喧闹声中打消对傲慢的也许是健忘的不在场的情人的思念的，是为了对他的忘恩负义进行报复的。最后，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在更没有期限的严酷分离的情况下她是否能够忘得掉他。

全都事与愿违。她脑海里回忆着娱乐的场面，觉得吵闹刺耳的音乐拖得太长，女人们又笨又丑，男人们狂妄愚蠢，聚会过于俗气，枯燥乏味，她过得并不愉快，玩得也不开心。她把这次晚会和九月二十四日在阿拉亚家的晚会相比，在那里她在情人的臂膀中尽情享受，就象爱情和美的皇后一样。然而今天情人不在，她心情沉闷，感到几乎要窒息。她想起了自己的命运，根据必然的结果推论出治病要比生病更坏，情人之间报复的结果总有一方要受到惩罚，或为幸福而死，或为世俗的生命而亡。

塞西莉亚感到十分忧伤和不幸，以至躺到床上才发现外祖母非常痛苦。可怜的老太婆辗转反侧，低沉地呻吟着，好象她的生命快要结束了。于是她起来摸摸外祖母的前额，手刚放上去就缩了回来，吃惊地说：

“唉，姥姥！您发烧了。”

“你回来了？”老太婆有气无力地回答，“如果你再晚一点来，就看不见我还活着了。”

“我出去跳舞时您还不是这样的。我不在时，瞧您做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事也没做。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我向圣母祈祷。但从上午起我就觉得很难受，心想我的末日到了。几点啦？”

“两点。刚才我听见修道院的钟响。”

“你说阿帕里西奥神父起床了吗？”

“不会的，姥姥，四点钟开始祈祷以前他不会到修道院去。您为什么现在想起神父来呢？”

"为了忏悔，我的孩子。我觉得我的生命在结束，我不愿意象一条狗那样死去。"

"昨天上午您不是刚忏悔过和领过圣餐了吗？"

"是的，孩子，但那算什么呢？"

"好，那就够了。"

"不够。我们是罪人。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犯罪，应当准备好时刻一到，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应该象祭碟那样干净。"

"昨晚您的病不重。如果我想到这事，我怎么会去参加那个该死的舞会呢？绝不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的身体变得这样坏，使您害怕在几个钟头之内就死。"

"从健康到生病，中间只不过一步。死活都是一样的。"

"您能说说现在的感觉吗？"

"不可能，我的心肝。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的灵魂在离开我，在你尽快去叫神父时……"

"神父不会治您的高烧，您又没有别的情况。您疑心太重了。最好是去叫医生。好吧，天一亮我就去叫。现在我给您洗洗脚，敷一点芥末膏止住您的头疼。您会看到，我就是治不好它，也会使它减轻一些的。您不会病到不能治的地步。您还要安葬我哩。"

"我们的保护天使圣拉法埃尔和最圣洁的圣母在听你说话，我的孩子。我死时之所以痛心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你刚开始生活，我的日子却过完了……但是，去吧，干你喜欢干的事和上帝愿意的事吧……我的头要裂开了。"她

说时双手紧紧按住脑门。

就这样，塞西莉亚急忙到院子里的房檐下，用引火绒和几块木炭在炉子里点着火。洗脚水几分钟就烧好了，倒在一个大陶盆里。接着她给外祖母洗脚，她的忠诚和温存不下于在西蒙家里为耶稣基督洗脚的女人。她揩干外祖母的脚时轻柔地抚摸着，不时亲切地吻它，或者说把脸贴近脚面，把她血管里沸腾着的热量传一点儿给她。

外祖母受到感动，一只手放在外孙女的头上说："可怜的塞西莉亚！我的心肝，你自己也知道我能活的几个小时是屈指可数的了。我说的是小时，但可能是分，是秒……你在为我准备起程以前的晚餐……"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激动或痛苦使她的声音在喉咙里哽住了。对塞西莉亚来说，外祖母的手摸她的头时，她的感觉很象触电一样。这时她虽然努力控制自己，但泪珠还是开始一串接一串地顺着她的两颊往下流，大陶盆里的水增多了。

老太婆发觉了这一点，象人们常说的，从脆弱中产生了力量，于是接着说：

"别哭，我的心肝，这叫我更难受。你要宽慰自己。你还是一个女孩子，有幸福美好的前程。即使你永远不结婚，一切也都会绰绰有余。永远会有人照顾你，保护你的。如果不行，在天的上帝也会保护所有的人。我觉得好一点了。也许病还要拖些时间……谁知道呢？亲爱的孩子，放心吧，勇敢一些。你需要休息了，如果你现在就睡，到天亮还能睡

两个钟头，可以恢复过来……象你这样年龄的姑娘们，如同茉莉花一样，乍看似乎死了，再看却还活着。过来吻我一下，明天见。愿警戒的天使用温柔的翅膀保护你。”

塞西莉亚哪能睡觉和休息呢！城门刚开，她一听到街上赶骡卖炭的人摇的铃声就悄悄起床，跑去找她的好朋友内梅西亚来照顾病人，自己去梅塞德街请医生。几天以前，外祖母为了防备万一，把医生住宅的标记告诉了她：平屋顶的房子有一扇带铁栅栏的窗子，门厅的大门是红色的，在街区中间靠南边的人行道。外孙女没有走错，但是门关着，静悄悄的。怎么办呢？事情紧急，她决定叫门。她使劲敲着，十分焦急地等待结果。

死一样短暂的寂静之后，窗上的气窗开了，露出一位夫人粉红色的脸庞，特别漂亮，使塞西莉亚感到惊奇。读者想想，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配上弧形的浓眉，嘴唇红润，鹰勾鼻子很富于表情，满头带青色的浓密黑发招人喜欢，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象雪一样白”的细麻布遮耳帽，镶着绣花布条细花边，使整个头部显得突出。这就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年轻的夫人堂娜阿格达·巴尔德斯最显著的外貌特征。

这段描写所根据的是这位夫人的一幅油画。它是画家埃斯科瓦尔的作品，挂在梅塞德街她家客厅的墙上，我们年轻时曾经神魂颠倒地欣赏过这幅画。关于她的道德品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嫉妒。她自己的影子就会引起她的嫉妒，虽然她的丈夫缺少那种在女人眼里会使男人具有吸引力的

相貌。但是他是医生，既出名，又有钱，她对女性的看法又很简单，常说，对于多情和贪心的女人，不存在丑男人。

在令人诅咒的嫉妒心驱使之下，她总是监视着自己的丈夫，监视着他去诊病的主顾，监视着来请教他高深医学外科知识的人，特别是穿裙子的人。因此，她总是起得很早，当她自己得不到消息时，就软弱地相信愚蠢和爱捣乱的马车夫，也就是她的奴隶。他有时向她报告确实的消息，但几乎总是向她的脑子里灌输七拼八凑的女巫的故事。

可以想象，当堂娜阿格达发现叫门的人是一个假装正经的姑娘时，内心里怎能不高兴呢？姑娘藏在当然是贵重华丽的披巾之下，只能是他的一个女朋友，却假装成病人。

“你有什么事？”嫉妒的夫人怕她再敲门，有些粗声粗气地急忙问。

“我来找大夫先生。”塞西莉亚腼腆地回答，走近窗前，同时抬起头来看看素不相识的夫人。

“当心！”看到姑娘漂亮的容貌以后她自言自语说，“这里关着公猫，”接着大声说，“医生昨晚没睡好，还在睡觉……”

“多遗憾！”塞西莉亚感叹说，断肠似地叹了一口气。

“你找哪个医生，姑娘？”夫人心中生疑，笑咪咪地问她，“因为你可能找错了。”

“我来找堂托马斯·蒙特斯·德奥卡大夫先生，”塞西莉亚高声回答，声音颤抖，“先生不住在这里吗？”

“是啊，蒙特斯·德奥卡是住在这里。你认识他吗？”

“我见过他很少几次。”

“你住在什么地方？”

“阿瓜卡特街，圣卡塔利纳修道院旁边。”

“你是病人吗？”

“不是，太太，我的外祖母病了。”

“他是她的医生吗？”

“不是，太太。”

“那为什么你来找这个医生，不去找别的，也许离你家更近的医生呢？”

“因为我的外祖母认识堂托马斯先生，他也认识她。”

“他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在家里，在这里也见过。”

“你和你的外祖母住在一起吗？”

“是的，太太。”

“你的外祖母有丈夫吗？”

“她是寡妇。我出生很久以前她就守寡了。”

“蒙特斯·德奥卡到过你外祖母家多少次？”

“我不记得；很少几次。”

“事情很清楚了。蒙特斯·德奥卡认识你吗？”

“我想他不认识。我想告诉太太，我认为他没有见过我。”

“他去看你们时，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在家里，但总是我的外祖母接待他，我没有向他自我介绍过……”

“事情真奇怪！你为什么躲开他呢？”

“不为什么，太太。只是他去看我的外祖母时，我凑巧还没有穿好衣服。”

“喂！那你是想对他卖俏吗？你不知道对你来说，他又老又丑吗？”

“我没想过对大夫先生卖俏。”

“蒙特斯·德奥卡和你的外祖母有什么约定和交易呢？”

“我不知道，太太。没有什么坏事。”

“你结婚了吗？”

“没有，太太。”

“但是，你大概有未婚夫，很快就要结婚。是这样吗？”

“我没有未婚夫，也不会很快结婚。好了，请太太告诉我，如果大夫先生……”

“我对你说过了，”堂娜阿格达打断了她的话，“蒙特斯·德奥卡昨晚没有睡好，嘱咐十点钟以前不要叫醒他。”

“我怎么办啊！”塞西莉亚万分痛苦地大声说，“多倒霉！”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堂娜阿格达温柔的心，便有意问她：

“你是谁？”

“我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姑娘哭着回答。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堂娜阿格达重复着，感到惊疑，随后热情地说，“来，请进。”

她不等回答，也不希望姑娘有任何异议，自己拉开便门

上的门闩，真挚而亲切地让她进屋。

塞西莉亚在悲痛中发觉漂亮的夫人有些奇怪，怪得象疯了一样。但是，她根本不害怕，反而感到被她强烈地吸引着，不仅是因为她的话纯朴自然，而且也因为她举止优雅，话语甜蜜。宛如被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她一声不响，就顺从地让她一直领到餐厅里。由于靠近院子，餐厅里有一些亮光透进。引路的夫人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对面是一张擦亮的红木大桌子。在这里她两手拉着姑娘（她仍然站着），让她贴近自己的膝盖，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就象和一座雕像或一个不懂她的语言的人说话一样，语气加重地反复说："不象！怎么！一点也不象！不可能是他的女儿。也许确实象母亲。"

"你知道谁是你的父亲吗？"她突然问她。

"不知道，太太。"塞西莉亚象以前一样温顺地回答。

"你的母亲从来没有和你讲过吗？"

"没有，太太。我不认识我的母亲。我出生不久她就死了。"

"谁跟你讲的这种故事？"

"什么故事？"

"说你出生之后你母亲就死了的故事。"

"我的母亲死了，这不是故事，太太。我一点儿也不记得她。"

"你现在多大啦？"

"照外祖母对我说的，我是一八一二年十月出生的。请

太太算吧。”

“怎么你的外祖母没有告诉过你，谁是你的父亲呢？她不认识他吗？你知道他们把你送进了育婴堂吗？”

“知道，太太。他们为了让我受洗礼时用巴尔德斯这个姓，把我送进了育婴堂。”

“我虽然不是育婴堂收养过的，但也有这个姓。因此，你父亲即使不把你送进育婴堂，也可以为你行洗礼。在洗礼登记册上，按照惯例注明‘父母姓名不详’。看来他心肠不好。你的母亲哺养过你吗？或者说给你喂过奶吗？”

“我想没有喂过。一个黑女人哺养了我。”

“在哪里？在育婴堂吗？”

“不，太太，在我的外祖母家里。”

“你的奶妈叫什么名字？”

“好象叫玛丽亚·德雷格拉·圣克鲁斯。”

“还活着吗？她现在在哪里？”

塞西莉亚踌躇了一会儿以后含糊不清地回答：

“我知道，我的奶妈被她的主人流放到乡下去了。至少一个黑人对我这么说过的，昨晚在城外有色人种的舞会上，我和他还吵了几句嘴。”

“又是一个故事。那是谎言。你的奶妈不是哈鲁科伯爵家的奴隶。租了黑女人在育婴堂里和你外祖母家里给你喂奶的，就是你的父亲。你看他！”

堂娜阿格达利用塞西莉亚去看她边说边指的人时站起身来，推开通向院子的门，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姑娘惶惑

不安，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她看见一个面孔修长，脸色苍白，没有胡须的男人，好象印第安人。他头上戴着一顶不干净的圆丝帽，一直拉到耳朵边，站在寝室和餐厅之间的铁栅那里，用一双小猴眼睛看着她。塞西莉亚吓得几乎要叫起来。

“你有什么事？”男人压低嗓门带着鼻音问她。

“先生，”塞西莉亚怀疑地回答，“我是来找堂托马斯·蒙特斯先生的……”

“我就是。”他打断她的话，“有什么事？”

“唉！您就是先生吗？太太不是说……？”

“你别理她。太太在……（他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划了一个圈①）为了谁？”

“为了我的外祖母。”

“你的外祖母怎么啦？”

“唉！大夫先生，她病得很重。快要死了……请大夫先生行行好，现在就去……”

“谁是你的外祖母？”

“我以为大夫先生认识我……她叫何塞法·阿拉尔贡，大夫先生的仆人……”

“啊！……的母亲，是的，是的，明白了。她受堂……先生的保护。唉！我的脑子……啊！你是他的女儿……唉！你的名字是……塞西莉亚。我说对了。塞西莉亚，塞西莉

---

① 古巴人指别人发疯时作的手势。

亚，塞西莉亚·甘……是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我忘不了。只是因为我脑子空空洞洞的，许多事情把我弄糊涂了。对你的外祖母和你，我是受了重托的。但是，这里在我们之间，”他用更低的声音继续说，“你不要理会我的女人关于我、你、你的母亲、父亲、奶妈等等语无伦次的话，因为那都是她脑子里的事情。她是在……”他又用右手食指在太阳穴上划圈，“你懂得我的意思。你什么也别信。塞西莉亚·甘……我是想说巴尔德斯。你很象，非常象……喂！告诉你的外祖母，一旦备好马车，我就到那里去。马车夫大概到鲁斯码头给马洗刷去了……如果在路上他没去喝酒的话，现在该回来的。在你的后面……去吧，告诉你的外祖母，我就去那儿。我说，堂，堂，堂……先生对我的服务出价很高……他是慷慨大方的，豁达大度的……你快去吧。”

塞西莉亚离开时愁眉不展，认定那里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精神病院。医生好奇而专注地看了她几眼，小声反复说：“很象，非常象，象极了！可以说是他活生生的肖像。我原来不相信她象人们对我描绘的那么美丽。漂亮的姑娘！是的，漂亮，很漂亮！当心！如果我们把她和她的母亲送到海马尼塔糖厂去，和伯伦派的神父们在一起……将会出现多么紊乱的局面！哈，哈，哈！”他象一个真正的疯子那样大笑起来。

蒙特斯·德奥卡履行了对塞西莉亚许下的诺言，上午九点钟准时到了她的家里。此外，这也清楚地证明他总是善于履行对朋友的许诺的。

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都不懂得服侍病人。乌里维的老婆克拉拉大娘已经在小屋里了，蒙特斯·德奥卡对她毫不掩饰，根据简短的诊断，把他对病情的看法秘密地告诉了她。一句话，诊断的结果很不幸。虽然他没有象平时那样坦率和肯定地讲出诊断的根据，但很显然，由于病人上了年纪，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悲惨的结局大概就快到了。此外，象她这样的人，任何疼痛和不舒服，不管起因如何轻微，都会变成重病。

蒙特斯·德奥卡只是概括地说，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对付疾病表现出来的昏迷症状（他的话肯定使他的听众全都莫名其妙）。说完之后，按照当时很流行的消炎治疗方法，开了三张装满小甲虫的化脓药膏外敷，一张贴在脖子后面，另外两张贴在腿肚上，内服含鸦片的麻醉药镇定神经，看看能否恢复睡眠，在炎症的高烧减轻以前，不要吃任何东西。

塞西莉亚眼泪汪汪地送着医生到了临街的门口，无疑期待着医生离开之前说句安慰的话。但是，他或者没有理解她，或者正专心想着与外祖母的疾病和外孙女的痛苦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对她说不要太难过，他的朋友（他强调这句双关语）很关心她，并且说下午他将再来看看病人怎么样。

他拉着她的一只手，把一枚金盎司放在她的手里，没有解释是谁给的。临走时紧紧握住她的手，那是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的。塞西莉亚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个，但存心不良的马车夫却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虽然他好象没有

看清楚，没有听清楚，也不理解，但可以用任何东西打赌，他一定会向她的女主人堂娜阿格达·巴尔德斯·德蒙特斯·德奥卡去告密的。

医生三番五次地为病人治疗。为什么不呢？对工作的报酬，他一点不担心，报酬总额也用不着操心，数额可能很大。此外，塞西莉亚的眼泪增加了她自然的魅力，使石头也能软化，况且蒙特斯·德奥卡一点儿也不是铁石心肠。但是，如果说他这次真想把病人治好，那就错了，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打算。他回忆起长期行医当中曾幸运地多次治好过类似的或同样的病人。他翻阅了他所有的医书，其中包括巴黎刚出版的《刺激与疯狂》，那是消炎方法的创始人布鲁塞的作品，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他试用过最常用的汤药、末药、油膏、水蛭、催吐剂、泻剂、蚂蝗，最后的办法是用乌加尔特①药丸，这种特效药从死亡的魔爪里拯救了不止一个垂死的病人。毫无疑问，如果可怜的何塞法大娘瘦弱的身体还能忍受得住，还有生命力，蒙特斯·德奥卡会在她身上做更多的试验的。经过十二天或十五天的努力抢救之后，至少他认为最后的时刻已经很快来临，便把病人扔进宗教的怀抱，自己光荣地退出去了。

他的突然退出自然令人惊奇，尤其是因为一月十二日晚上头几个小时里确实寒冷多云，病人睁开了眼睛，加上其他的表现，说明她还活着。何塞法大娘曾经吩咐过准备自

① 乌加尔特：十九世纪初期哈瓦那的发明家，他的著名药丸据说能治多种疾病。

己的后事，塞西莉亚想起来了，只好顺从她。为此，她请同她守夜的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趁内梅西亚和乌里维·克拉拉大娘睡觉的时候去圣胡安·德迪奥斯教堂要圣油。与此同时，姑娘不浪费时间，也没丧失勇气，把自己的衣柜搬到病人的房间里作为临时的祭坛。因为没有更好的台布，就在有尘土的柜盖上铺了一块白亚麻布，在点着蜡烛的两个铜烛台之间放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

外祖母觉察到外孙女在做的准备工作，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她：

“孩子，你在干什么？”

“您没有看见吗？”她回答说，因为害怕和痛苦而发抖，“我在摆祭坛。”

“干什么用？”

“给神父用。”

“他们吩咐做弥撒了吗？”

“还没有。但神父很快就来……”

“为什么你不及时叫醒我呢？我还没有穿好衣服。”

“您可以就这样忏悔。”

“我忏悔！”

“是的，姥姥，忏悔。您不记得要我去叫听忏悔的神父吗？”

“啊，是的！真的！我想起来了。好，孩子，你把大披巾盖在我身上。现在几点啦？”

“七点或八点。”

“那么晚了吗？”

这时，听到一个少年摇小铃的特殊声音，从远处通知圣油快到了。神父略农皮斯双手高高地捧着圣油，在何塞·多洛雷斯和教堂的仆人之间走着，两个人每人提着一只点着火的灯笼照明，以示对圣典的尊敬。他们从街上走过时，居民们走出家门口，跪到地上，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照亮。他们从坎波斯特拉街走进奥雷利街时，嘈杂声传到了塞西利亚的耳朵里。甚至圣卡塔利纳修道院的修女们得知他们的邻居发生的事情也奏起了临终的乐曲，在热诚的祈祷词中向宽宏大量的造物主托付垂死的人的灵魂。

确实可以断定，当何塞法大娘忏悔，接受圣餐和涂临终圣油时，已经不大省人事了。在这些严肃庄重的活动之后，即使她还活了几个钟头，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感觉。这一切对她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不然的话，当神父在她临终前进行免罪祈祷，帮助她平安死去时，她床边出现的情景是很悲惨的，只会加速她的死亡。塞西莉亚和内梅西亚在一边，克拉拉大娘和何塞·多洛雷斯在另一边，当时赶到的乌里维裁缝店的一个工人和教堂的仆人在她的脚那里。大家都跪着，嘴里念着虔诚的祷词。一盏灯笼或一支蜡烛照亮着这悲惨的场面，这一些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很有意思的人群，值得有灵感的艺术家描绘一番。

十分忧伤的仪式结束以后，所有在场的人内心多少感到轻松一些，因为大家觉得死亡已经安排妥当了。甚至病人也好象又有了点精神，从被单底下伸出右手在床上摸来

摸去，象是寻找她丢失的东西一样。塞西莉亚抓住她的手问道：

“您找什么，姥姥？”

“找你，我的心肝。”外祖母很吃力地回答。

这个意外温存的要求，使塞西莉亚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外祖母难过，她把脸转向另一边。

“我在您这儿。”她紧紧握住病人的手说。

“我看不见你，”她悲伤地接着说，“这里这么黑……！”

“为了您，我把灯灭了。”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老太婆长时间沉默之后问她。

“是的，姥姥。”

她说的是事实，因为其他两个女人听到病人说话时，谨慎地退到客厅里去了。男人们送神父回教堂去还没有回来。

“我想……对你说一件……事情。”何塞法大娘又一次长时间停顿以后缓慢地说。

“请您说吧，姥姥。说吧。我在听着。”

“靠近我。你为什么离开呢？我的命根子？”

“我没有离开。没有。我离你很近。”

“可怜的查里托！她怎么办呢？我先去了……我先去了……”

“耶稣！姥姥！请您现在别想这个，不要折磨自己，这会加重您的病情。您安静一点吧。”

“可怜的孩子！但是，你……要断绝……关系……少

爷……他是你的……"

"我的什么，姥姥?"塞西莉亚十分惊愕，恳求地问，因为外祖母迟迟没有讲完那句话，"我的什么？亲爱的姥姥，您说吧，讲吧。为了最圣洁的圣母，别让我蒙在这可怕的闷葫芦里。他是我的仇人吗？我的痛苦吗？我忠实的情人吗？我的什么?"

"他是你的……你的……你的……你……"何塞法大娘继续重复着，每次的间歇越来越长，声音越来越低，直到那神秘的音节的颤音变成了忧伤的低语，接着只有嘴唇的动作。这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她病入膏肓，断气了。

塞西莉亚还没有见过任何人死去，因此，当她以为外祖母似乎有了点生气时，凭着触觉却知道外祖母已经停止呼吸；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恐怖，使她可怕地大叫一声，昏了过去。克拉拉大娘和内梅西亚赶来了，看到她在床上抱着尸体，费了很大劲才把她拉开。她感到极端痛苦是有道理的。从这个时候起，她突然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人，自己的同伴，自己亲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敬爱的姥姥。更使她难过的是，在忙乱中，她忘了把事先专门准备好的照耀灵魂升天的蜡烛放在垂死的老人手里。今后她会永远为这事受到良心的责备的。

何塞法·阿拉尔贡生病期间，医生几次把数目不等的钱交给塞西莉亚，从来没有告诉过她钱是谁给的。她一只手接过钱，另一只手把钱交给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事实上他成了她的管家和出纳员。在这段很短的时间里(对

于渴望多有些机会接近塞西莉亚和每天为她效劳的人来说，这个时间却太短了)，他实际上管理着病人的一切开销。她死了以后，他和他熟悉的教堂里的小当差巴罗索一起安排了安葬的准备工作。由于阿瓜卡特街上的小房子太窄，不便接待来吊唁的人守灵，皮米恩塔安排把尸体搬到邦巴街上他和妹妹的住宅的客厅里。从晚上十点钟到第二天下午三点钟，他一直在那里张罗。没有设灵台，按照梅塞德教派的习惯，死者穿着麦秆色的教徒服，腰上系着该教派常用的黑色带子，安放在罩着黑呢布套的棺材里。棺材放在一副普通的抬架上面，两旁摆着大蜡烛和银烛台。

乌里维师傅和他的工人们朋友们以及皮米恩塔的许多朋友在此整夜守灵。出殡时他们肩扛抬架，每四人轮换一次，直到公墓。公墓在圣拉萨罗区近郊也是名叫拉萨罗的大道尽头。

我们简略地叙述一下在这庄严的活动中确实令人失望的唯一事件。出殡的住宅离公墓有半里格远。最近的路不经过城市的街道，而是经过别墅和花园的茂密树林遮阴的蜿蜒小路。这些别墅和花园占着现在名叫蒙塞拉特大区的整个面积。

在以蒙塞拉特命名的新式教堂那里，一个面貌丑陋的陌生黑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突然加入了送葬的行列。在他后面不远追来一个穿着军装的骑马的黑人，呢子短上衣上有一副表示军衔的带穗金肩章；他手执马刀，年轻英武。这黑人策马快步向逃亡者扑去，用武器指着他的胸口喊道：

"站住，马兰加，不然我打死你。"

"顿达！顿达！"送葬队伍中见过或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叫起来。

这时，马兰加夹在马刀尖和抬着死人的抬架之间，只得投降，听凭追捕者的处置。这人没有下马，就把他双臂捆了起来，让他走在前面，自己向上举刀行了个军礼，对送殡的人说：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原谅这不吉利的时刻。我奉总督阁下的命令来抓这个流氓，活的死的都行。我已经完成了任务。请继续送葬。祝你们健康，先生们。"

送葬的队伍在慈善之家朝着蔚蓝色的大西洋的大铁栅栏那里第一次停下，让收养在那里的童男童女为死者的灵魂唱一段祈祷经，给了他们一枚金币作为施舍。

队伍在公墓的铁栅栏中间进口处漂亮的拱门下面第二次停下，让神父在安葬之前往灵柩上洒圣水。在最后进行的这个总是哀伤的仪式中，在场的人们恭敬地脱帽站着，在坟墓的四周围成一圈。

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乌里维和另外一些人在何塞法·阿拉尔贡·伊阿尔科纳多的棺材上撒了一把土。她生前的美貌和不幸，她热烈的母爱和最后几年的宗教虔诚，都很受人尊敬。皮米恩塔作为葬礼的主持人，在向他的朋友们致谢和告别时，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也许这时心里想的只是他崇拜的塞西莉亚正在悲痛万分，昏倒在内梅西亚怀里的情景。

第　三　章

什么是生命？
我失去了它。
当我作为一个勇敢的人
摆脱了
奴隶的桎梏的时候，
又获得了生命。

——何塞·德埃斯布隆塞达

一月中旬，甘博亚一家从乡下回来了：仆人们从海上走，主人们经陆路。莱昂纳多几天以后才到。

堂娜罗莎在城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执照或证书交给了玛丽亚·德雷格拉，让她去找职业或主人。证书（在古巴也叫执照）由堂坎迪多签署，大致是这样写的："我出此证明给我的女奴玛丽亚·德雷格拉，任她自即日起十天以内在城里寻找职业或主人。她是本地出生，尚懂道理，聪明灵巧，身体健壮，从未得过传染病，没有明显的缺陷，会缝纫，洗烫，懂得照料孩子和病人。我出此证明，是因为她本人提出了要求。她只认识她出生时的主人和现在出卖她的主人。

哈瓦那……。”

堂娜罗莎把这件她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办完以后，就操心去找逃走的黑人。她把此事全部归咎于管家。因此，第一次见面时就讥讽地质问他：

“我猜想您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打听迪奥尼西奥的下落了。”

“是的，堂娜罗莎夫人，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很窘地回答，因为他正是象土耳其人那样地在撒谎，“只是这些黑人……和魔鬼一样。他们善于藏匿……真会藏匿！”

“我们看看您有什么进展。”

“很少，夫人，几乎毫无进展。人们说他被人刺死了，而……这您不必介意。因为据我所知，被刺的事并没有起诉，也没有抓到凶手，也没有埋葬死人。我有充分的根据猜想，被刺的事纯粹是谣言，也许就是迪奥尼西奥自己散布的，目的是制造混乱，避免跟踪他。这些黑人知道的很多，很多……”

“我知道了。”夫人厌烦地说，“那么，必须找到黑人。”

“必须找到。”堂梅利顿重复着。

“是死是活，他总会在某个地方。”堂娜罗莎接着说。

“我也是这么想。”管家回答。

“有用的话你一句也没说，”堂娜罗莎烦恼地大声说，“您怎么没有想到在《日报》上登个启事呢？”

“我当然想到了，堂娜罗莎夫人，”男子回答，对能够报复感到满足，“我不只想到一次，而是想到了多次。是的，夫

人，我想到了。”

“那为什么没有登报呢？”

“这正是困难之所在，堂娜罗莎夫人。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写这种启事。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困难的事情。这是自然的，在我的家乡没有报纸。”

“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您不记得迪奥尼西奥的特征吗？不记得他的体型吗？不记得他的外貌吗？他是本地出生的黑人，皮肤黝黑，身材矮胖，有天花瘢痕，大鬓角，大嘴巴，鼻子扁平，牙齿整齐，眼珠突出，脖子粗短，有贵族气派。职业是厨子，识字，自以为是自由人。从某月某日起逃离了主人的家。对抓住他，把他交到某个地点的人将重金酬劳。任何损失和伤害均由主人负责，等等。这一切象每天《日报》的标题或称为《奴隶和逃亡者》那一栏里读到的一模一样。”

“是的，是的，我认为这全都说得很好，堂娜罗莎夫人。说起来好听，但是，拿起笔来，落到纸上……我毫不掩饰地声明，夫人，为报纸上写文章我可一窍不通。当然，我不是为当编辑出生的。俗话说，不为结婚出生的人不要欺骗女人。”

“堂梅利顿，您碰到了一点水就怕淹死。您能够重复我刚才对您说的话吗？”

“我想可以重复。我没有天才，但有记性，记性很好。”

“好吧。为了不要忘了，您现在就到《日报》的印刷厂去。它的地址是，过了罗萨里奥门廊，那里有一所带门厅的

房子，有两扇玻璃窗，那里过去是玩纸盒彩票的……就是那里。您进去找编辑堂托里比奥·阿拉索萨。您不会搞错的：他是一个外表平常，虚胖，多须的人……您懂得我说的意思。您把我对您说的关于迪奥尼西奥的全部内容告诉他，他知道怎样编写寻找逃亡奴隶的启事。”

堂梅利顿刚一出门，堂娜罗莎双手合掌，举目朝天大声说：“啊！我丈夫的管家多么蠢！真是个奇迹，他竟然还知道用两只脚走路。”

管家从印刷厂回来时；女主人派他坐一辆出租马车到塞罗大道去一趟，打听迪奥尼西奥是否已被送到逃亡黑奴收容所。那是哈瓦那和古巴岛的最高行政长官建立的，紧靠费尔南迪纳伯爵先生讲究的娱乐场。逃亡者不在那里，原因很简单，送到这个总收容所来的只是那些农村庄园的黑人。他们逃到山里，人们带着狗活捉了他们。由于他们无知或怀有恶意，不能很快查清他们合法主人的姓名。

这种毫无结果的调查，开始使堂娜罗莎精神上感到沮丧。这时，一个穿军服的黑人到了她的家里，很客气地要求和她谈几分钟。她从上到下把他仔细打量一番，说：

“顿达？”

“我是夫人最卑贱的仆人。”他回答，高高的身材弯成弓形。

“有什么事？”堂娜罗莎严肃地问。

“夫人不是登了一则寻找逃亡黑奴的启事吗？……”

“是的。”

"黑人叫什么名字？请夫人原谅……"

"迪奥尼西奥。"

"迪奥尼西奥·哈鲁科？"

"不，甘博亚，因为他是我的奴隶。因为他生在哈鲁科，所以用了那个姓也不奇怪。"

"这正是我猜想到的事情。圣诞节前夜的两天以前，在城外有色人种举行的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个自称迪奥尼西奥·哈鲁科的黑人。他的特征恰恰与《日报》上登的一致，如果夫人允许我去找他，我相信不难把他抓到。"

"对抓到他的人我将赏给两枚金盎司，三枚，四枚；不论多少都行。他犯了大罪，我想给他应得的惩罚。我怕他抵抗。他是个胆大又爱打架的家伙。"

"夫人不必担忧。我将把他绑住胳膊带来。"

"我的酬劳是靠得住的。"

"我不要钱，只想抓住欠着债该还的人。我奉我的长官尊敬的堂佛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奥·比维斯先生的命令，拘捕有色人种的罪犯，这个命令是经上帝保佑的国王陛下批准的。"

玛丽亚·德雷格拉一早就离开了圣伊格纳西奥街上的住宅。她敲着门面讲究的住户的大门，把证书交给女主人，坐在门槛上休息，得到的答复总是，女主人的仆人够了，不想再租用了。在有色人种当中，认为伺候主人之外的人是耻辱，玛丽亚·德雷格拉没有这种性格，对此也不怀疑，只是被多次愚弄而醒悟之后才感到耻辱，才开始怀疑。事实

上，她没有指望找到租赁者或新主人：这两者都使她厌恶透了，认为对她都可能是突然到来的巨大的不幸。如果她是初次见面就能把内心感情表露在脸上的女人，那最近视的人也能观察到，每当她从怀里取出证书交给来开门的男仆时，她的脸羞得多么绯红。

在要求回哈瓦那时，她的打算，她的希望，她心里最热烈的愿望就是找到迪奥尼西奥。如果他还活着，就和他团聚；如果他死了，就了结自己的生命。因此，每当人们把证书还给她，同时干脆而坚决地说"不要"时，她不仅不惋惜，反而暗自高兴。但是，给她确定的期限特别短，几天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如果期满找不到租赁者，也找不到新主人，她的太太个性那么强，对奴隶那么严厉，将会怎么对待她呢？在这关键的时刻，她的女儿多洛雷斯把堂娜罗莎刚才和顿达谈话的要点泄露给她听了。顿达的名字和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害怕一下子失去她热爱的迪奥尼西奥，使她很激动，决心在规定期限剩下的几天里，找到她要活下去的唯一的目标。

得到这消息后，有一天清晨她到老广场的市场去，那是当时城里仅有的两个市场之一。市场上挤满了牲口，摆着各种东西。各种不同地位和肤色的人都有，其中黑人占多数。地方很窄，空气混浊，阴暗潮湿。四面围着也许是城里最高的房子，所有的或者说大部分房子是两层的，底层是宽阔的门廊，高大的柱子支撑着一连串的木板阳台。

玛丽亚·德雷格拉靠柱子站着，长时间里忧郁沉默地观

察着市场上五颜六色的热闹场面。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市场中心修了一个石砌的喷水池，由一个圆池和四根海豚一样的管道组成。从海豚管里不断地流出大股浊水，运水的黑人不辞劳苦地把水接到桶里，以每桶一个银币的价格在城里出卖。走人的小道从市场中心朝几个方向散开，确实一点也不直，都由广场上商贩们摆在地上的货摊划分而成。看上去货摊毫无秩序，也不分类，因为在卖蔬菜或青菜的货摊旁边，别一个货摊就卖活的家禽，或者卖水果，野味，可以吃的根茎，装在笼里的鸟，豆类，仍然装在渔船的鱼篓里的淡水鱼和咸水鱼；或者是出卖摊在普通木板上的鲜肉，木板的两端架在木桶或者是可以移动的叉形支架上。整个市场散发着潮气，到处是叶子、果皮、青玉米棒子壳、羽毛和泥土。没有凉棚，没有帐篷，也看不到一副整洁的面孔。农民和黑人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到处散发着各种气味，传来讨厌刺耳的喧闹声。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好象透过一扇天窗，可以看见一片片云彩在飘动，一会儿仿佛是丝织的透明薄纱，一会儿又象是看不见的天使们的翅膀。

广场上黑人男女出出进进。女人们在为主人家里采购每天的食品，男人们想按批发价格买肉、蔬菜或水果，然后按零售价格在城里或郊区出售。顺便说说，这种生意有时是很赚钱的。

玛丽亚·德雷格拉穿着普鲁士蓝的新衣服。她用丝头巾遮住柔软的肩膀，照巴亚哈式的样子盖着卷发。脸上的

黑色光泽和袒露的圆圆的双肩说明她健康有劲，整个外表象外地人。她的面孔和神态流露出悲伤和胆怯，有某种东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哪怕是那些无动于衷和只操心自己的事情的人。

但是，所有的人，不管是好奇的，还是有同情心的，或者本来就在观察的，他们进出广场时都要对从前的护士斜看一眼，才继续往前走。她沉思的神态（绝不是她的衣服）使人乍看到她时，猜想到准有一种罕见的痛苦在使她伤心，或者她完全是个新手，因为胆怯，没有伸手以上帝慈悲的名义向过路人讨取施舍。这些原因当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去市场的人们减少同情心，打消好奇心理。只有一个身高体胖的黑人妇女，看样子是个坦率和乐观的人，头上顶着一块放满鲜肉的木板走过来时，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在悲伤的外地女人面前站住，粗声地然而仁慈地问她：

"哎！女基督徒！您站在这里干什么？丢了什么东西？"

"我的丈夫。"玛丽亚·德雷格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意想不到的问话使她没有时间隐瞒心里想得最多的事情。

"您的丈夫！"卖肉的女人惊奇地说，"那您去找他吧。"她模仿男孩子们玩瞎母鸡游戏中的话这么说。

"我找了很久了。"从前的护士悲伤地叹了口气，回答道。

"多久了？"

"唉！大约十二年了。"

"哎呀！这是基督徒的一生。您丈夫叫什么名字？"

“迪奥尼西奥。”

“迪奥尼西奥！迪奥尼西奥！我不认识。他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找他。”

“您不是城里的？”

“不，我不是城里的。我在乡下住了十二年多了。”

“啊哟，您把丈夫抛弃了？”

“我没有抛弃他，我的主人把我和他分开了。”

“您是奴隶，对吗？”

“是的，不幸我是奴隶。他们把我流放到布埃尔塔·阿瓦霍，时间就是我刚才对您说的。几天以前，他们把我带回城里来找新的主人或租我的人。我怀里有证书，保存这么久已经脏了。我东奔西走，没有找到要我的人，也没人租我。我已经疲倦了，厌烦了。现在我找我的丈夫，他是圣诞节从家里失踪的。”

“您跟我来。”卖肉的女人说。她们走到雷依上尉街或圣特雷萨街时，她问：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丽亚·德雷格拉·圣克鲁斯，愿为您效劳。”

“啊，您是多洛雷斯·圣克鲁斯的女儿。”

“不，多洛雷斯和我原来都是哈鲁科伯爵先生家的奴隶。老伯爵先生死的时候，为了支付执行遗嘱和偿还债务的费用，把我们公开拍卖了。那时我刚和迪奥尼西奥结婚，幸亏贩卖非洲奴隶的商人堂坎迪多·甘博亚把我们一起买

下了。从那时起，我就不知道多洛雷斯的下落了。您认识她吗？”

“我很熟悉她。多洛雷斯卖肉，卖水果，什么都卖，她自由了。后来，她把我从奴隶棚屋接出来。这里还有铁的烙印。(在她的右肩胛骨上可以看到用烧红的铁烙成的G.B.两个字母。)多洛雷斯买了一所小房子，我替她卖肉，卖糖果和各种东西。我干活，干活，也自由了。白人和多洛雷斯打官司，多洛雷斯和白人打官司，公证人、律师、诉讼代理人和法官吞掉了她的钱、她的小房子和她的一切。多洛雷斯疯了，现在关在圣迪奥尼西奥。”

“可怜的女人！我以前不知道她这么悲惨的命运。发疯了！您说的圣迪奥尼西奥是什么地方？”

“是政府办的疯人院。”

“看来，如果事情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也会到新的圣迪奥尼西奥疯人院去陪伴多洛雷斯的。”

“如果您愿意工作，我给您找，去赚钱。”

“只要赚钱，什么事我都愿意干。看我能不能和我的丈夫及儿女们一起获得自由。您住在哪里？”

“我住在安查街。”

“那在什么地方？”

“在城外。我有丈夫。我们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他推小车卖水，我卖肉、猪油、鸡蛋、水果，卖所有能卖的东西。”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赫诺维瓦·圣克鲁斯。我的丈夫是特里布西奥·

波兰科。他有一个儿子，叫马兰加，笨头笨脑。他杀了许多白人……！在‘丢失的孩子节’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安葬切皮利亚·阿拉尔贡大娘的时候，顿达把他抓住了，就象抓住偷吃干酪的老鼠一样。”

“切皮利亚·阿拉尔贡？”玛丽亚·德雷格拉重复了一遍问道。

“是的，是的。”赫诺维瓦接着说，“就是她。她就叫这个名字。我失去了一个好主顾。”

“她有个外孙女吗？”

“有。多漂亮！啊，多美啊！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姑娘。”

谈到这里，两个黑女人从阿瓜卡特街走来，穿过奥雷利街。赫诺维瓦顺便用指头对玛丽亚·德雷格拉指指她们谈到的刚去世的老太婆住过的小房子，这时门是关着的。在相邻的邦巴街上，这带路的女人向左拐弯，敲右边的第三道门，习惯地问道：“主顾，今天什么也不买吗？”

回答的是内梅西亚·皮米恩塔。作为新主顾，她只认识卖货的女人，根本不认识拉蒂纳哈糖厂从前的护士。当卖货女人拿着顾客要的猪肉、猪油和鸡蛋时，从前的护士站在靠后一点，贴着门缝，随意地观察着大半个客厅。靠近朝街的正面墙那里，有个姑娘坐在秋千式的摇椅里，双脚搁在前面椅子的横档上。玛丽亚·德雷格拉觉得她象白种人。她的衣服是白的，但圆圆的脖子上围着黑色的细麻布头巾。她的浓发是黑的，梳着两条辫子，把脑袋装饰得很美。有金

带扣的鞋也是黑的，盖住了凸起的小脚面和弓形的小脚板。这位不认识的漂亮姑娘的脸色和神态说明她很悲伤，身上和心里都在服丧。从地上和椅子背上以及膝盖上放着的衣服看来，她是在缝纫。她专心做活，只是和她同样在缝衣服的女伴打开临街的门，帮助卖货女人把沉重的木板放在门槛上时，她才抬起头来。

这个穿丧服的迷人形象使玛丽亚·德雷格拉牢牢记住，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因此，她慢慢地跟在她的保护人后面，低声重复着："阿德拉小姐！阿德拉小姐！"心里在把这个姑娘的容貌和她的女主人最年轻的小姐相比较。

卖肉的女人听她令人厌烦地重复这句话，以责备的口气说：

"哎！这个姑娘不叫阿德拉，她叫塞西莉亚。"

玛丽亚·德雷格拉心想最好别作声，一个字也不回答。但她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认为她的小姐和邦巴街这间住宅里戴孝的姑娘特别相象，她的相貌特征第一次见面就使她记住了。

直到下午两点，两个黑女人还在城里的街上游来逛去，在这期间，卖肉的女人把木板上的货物都换成了银钱。她们经过俗称穆拉雅的城门，到了阿拉梅达林荫大道，坐在枝叶繁茂的一颗树下的石凳上，位置在过去的雅典咖啡馆和卡洛斯三世的塑像之间。

赫诺维瓦胸前挂着一个又小又脏的粗麻布袋，袋口用细麻绳扎着。她从口袋里掏出塞维利亚的丕塞塔、一角和五

分的银币，数了一数，一共十二个比索，扣除买进货物花的本钱大约七个比索，净赚了五个比索。算这笔账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数学知识，也不用什么更有说服力的根据，就能证明这种生意是赚钱的。玛丽亚·德雷格拉信服了，决定做这种买卖。

后来，她又谈到人们传说的关于她丈夫的事情，谈到丈夫在本区打架时受了伤，圣诞节前夕失踪了。于是，赫诺维瓦想起来了，她曾听马兰加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在安查街入口处保护了一个受重伤的黑人。这件事情被推小车运水的人所证实。人们记得，在他的坏蛋儿子到那里以前不久他曾经路过那里，但没有站定，因为他以为受伤的人已经死了。马兰加已被捕入狱，不容易很快弄清楚受伤的黑人是谁，后来又怎么样了。但是玛丽亚·德雷格拉相信，除了迪奥尼西奥，不会是别人，她想尽量利用所有这些到手的珍贵消息。

两个女人谈到这里，我们几次说过的黑人青年军人骑着马从她们面前经过，穿过马尔特广场中央，向圣路易斯·贡萨加大道走去。

“顿达。”赫诺维瓦指着他对女伴说。

玛丽亚·德雷格拉看见他时，心情激动得无法控制，以为看到迪奥尼西奥落进这个胆大妄为的青年的魔爪中了。他佩着马刀，法律保护着他，他的许多英雄业绩的威望使他几乎不会受到伤害。不知由于什么冲动，她站起来朝他去的方向走了几步。当飞奔的马蹄在很远的大道上扬起尘

雾，不再看见他时，她才退到坐的地方，一句话没说，就昏倒在吃惊的女伴身边。

因为这件小事，两个女人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才重新上路。但是，一走进安查街，就看到人群骚动不安，行动也很奇怪。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乱哄哄地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更多的人躲进各自家里，关门的响声震耳欲聋，然后，从窗户的气窗探出头来，问问邻居或过路人为什么那样奔跑，为何把门关上，又为什么喊叫。这一个回答："赫苏斯·德尔蒙特街上着火了；"另一个回答："希弗雷制革厂的黑人起事了；"又一个人说："拉斯费古拉斯街上有人抢劫；"还有人回答说："杀死人了。"

最后说话的人是唯一接近真相的。大约下午三点钟以后，推水车的人波兰科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话很夸张，语句也不连贯。他在区里很出名，当他在安查街上出现时，人们说许多捧场的话问候他，家家户户向他打听消息。这是多余的，因为他主动宣布，顿达在曼里格街和马洛哈街街口的鞋店前被杀死了。

顿达通过关在公共监狱中的犯人马兰加打听到了迪奥尼西奥·甘博亚躲藏的地点，赶去拘捕他。由于勇敢以至轻举妄动，使他很自信，粗心大意。象顿达那么出名的人叫门时，迪奥尼西奥对他的意图是不会弄错的，马上下了决心。他从干活的长凳上站起来，双手放在背后，走近顿达，装出投降的样子。

逃犯向前走的动作决定了追捕的人作出相应的动作，

这对他是致命的。街面高低不平，这时鞋店门口又停着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路。顿达下了马，为了腾出地方，向后退了一点。他没有提防狡猾的厨子利用这个机会，把修削鞋底用的刀子插进了他的肚子，从一边向另一边划开。勇敢的顿达受了伤，继续追捕凶手，走了几步就倒在深凹的街心断了气。

这件事的几乎全部细节，都是历史事实。

第 四 章

对你所爱慕的人梦想什么呢？
他来晚了，你多么痛苦，
他到达时，你多么害怕，
如果他走了，你又哭什么呢？

——贝拉尔德

温和的一月，一天上午，塞西莉亚心情激动，自言自语地说："哎！他今天要来了。"从这时起她不能想别的事，也不能做一点有用的事。悲伤的姑娘多次探出窗户的气窗去看，以为这样她盼望的人儿就会快点来到；但每次她都无精打彩地坐回靠近对面墙头的秋千式的摇椅里。

她全神贯注地去听去看都无济于事。相反，她甚至神智模糊了，专心地听，却听不见，紧张地看，又看不清。这就说明为什么当她的情人到达后，占满了临街半掩着的门的空隙，她所爱慕的形象在镜子里出现时，过了好几秒钟她才看清是他来了。这时，她完全忘记了报复的打算，忘记了他过去对她的蔑视，忘记了由于他三心二意到了乡下去，使她自己在想象中受到的侮辱，伸开双臂跑上去迎接他，在热烈

的激情之中吻他，也让他吻自己。无疑，短期的分离这事实创造了奇迹，把他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亲热的兄妹和最温柔的情人。

“你一个人在家吗?”

“一个人。”她懒洋洋地回答。

“你在等我吗?”他温柔地接着问，更搂紧她的腰。

“用我的灵魂和生命等您。”姑娘以热恋的心情回答。

“谁告诉你我今天会来?”

“我的心!”

他又吻她的眼睛和嘴唇，接着说道：

“和我到乡下以前相比，你变得苍白了，也更瘦了。”

“我白天黑夜守着姥姥，没有合过眼，您以为还少吗?还有别的令人烦恼的事情……”

“你的外祖母什么时候病的?”

“去年姥姥身体就不好。但她的病情是圣诞节前开始加重的。当我清晨两点钟左右到家时，发现她发着高烧……以后就再没起床。”

“你到那个时候才回家，到什么地方去了?”青年吃惊地问。

“到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哎呀！到一个地方。”

“你能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吗?”莱昂纳多问，表情严肃。

“我等着您先告诉我，这段时间里您在什么地方。”她同样严肃地问，针锋相对。

“我在你知道的地方。”

“是的，在乡下，您对我说过，但您去是由于我的意志吗？”

“啊！进行报复了！有这种事吗？要是这样说，你到一个地方去是因为对我生气了。”

“不是对您生气。我没有任何进行报复的想法。一点也没有。我不愿意和不能忍受的是别人把我当作傻瓜。您到乡下和女朋友开心去了，难道我应当象修女一样关在家里吗？没有这个必要。”

“我本来是不愿意去的。我宁愿留下，但是妈妈决定带我去……我不是这样和你说过的吗？”

“您用舌头告诉过我。”

“我没有说谎。”

“您的嘴巴不是也象别人一样在鼻子底下吗？当然是的。谁也不说谎。那会是一种罪过。但是，你们男人一有机会，谁不欺骗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呢？”

“关于那种事你知道什么呢？”

“比您想象的多得多。嘲弄我的人必须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才行。”

“你别说傻话了，让我们抛开没有根据的事情吧。你是想找抱怨的理由。你不能对我生气。告诉我，圣诞节前夕你到哪儿去了？”

“非说不可吗？”

“说不说随你，我的天！从你这里，我就是用武力也捞不到什么。”

“是那样。我到城外索托家里有色人种举行的礼节舞会上去过。”

“你怎么去的？”

“走着去的。”

“我不是想问这个。谁邀请你去的？你跟谁一起到舞会去的？”

“乌里维裁缝邀请的我，他是举办人的成员之一。我和他的妻子克拉拉、内梅西亚以及她的哥哥何塞·多洛雷斯……一起到舞会去的。”

莱昂纳多皱起眉头，不懂得也不能够掩饰自己的不悦。

“吃大蒜的人尝到辣味儿了。”塞西莉亚笑着说，“当我想起您到乡下去追求一个农村姑娘时，我说什么呢？”

“我看你不放过指责我的机会。”莱昂纳多说，掩饰着自己的不快，“我觉得为了让我嫉妒，你可以爱上任何一个男人。”

“没那么严重，脑袋还没秃到看得见脑髓的地步。有许多男人我是不能爱的，尽管我对自己心上的人多么生气。”

“糟糕的是你生来就爱嫉妒，爱报复。”

“只要您忠实不变心，一点也用不着害怕最爱报复和天生嫉妒的女人。”

“对于嫉妒的女人，就是爱情最忠实和不变心的情人也

没有价值了。如果你让不应该和你结合的男人接近你，那忠实和不变心就更没有价值了。”

“我让谁接近我了？请您解释清楚。”

“你想从我嘴里听到这个吗？我不在时，谁陪你去参加舞会的？你和谁跳舞的？你现在住在谁的家里？”

“这就是您所说的我让不应该接近的男人接近我吗？”

“经过这条路，至少会达到女人的心里。”

“不会达到我的心里的，它已经加上了套子，而且钉着铜钉。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您不应该嫉妒的话，那就是内梅西亚的哥哥。我认为我们之间只存在一种诚实无私的友谊。我们彼此认识，从小就在一起。我们一起玩瞎母鸡游戏和小月亮游戏，我们是互相看着长大的，没有想到过恋爱，至少我这方面是这样。我知道他对我怀有诚挚的感情，他爱我。他最大的快乐是为我做有用的事，以猜中我的想法而自豪。如果我求他办一件事，他就难过，责备自己，因为事先没有了解我的愿望。他甚至不同意苍蝇叮我，为了使我高兴，他能够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来。他认为我是女人中完美无缺的人。他嫉妒您，恨不得活活吞掉您，但是他没有向我表示过爱情。可怜的人，他一点不傻，他知道我不会爱他，也终生不会和他结婚。好多次我出其不意地发现他象看女神一样地在看着我，我装作好象没有注意到或是不理会，他也就没敢提出来。自从我们认识的时候起，他就没有跨过这一步。与人相处时，他象淑女一样，对女人很会献殷勤，很有礼貌，对男人表现得很有教养。他只是缺少一

副白脸，不然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可以成为一位绅士。关于何塞·多洛雷斯，我对您说得这么清清楚楚，因为我想您是不会关照他的，不会看得起他的。”

“你在骗自己。”莱昂纳多说，对塞西莉亚刚才描绘的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可爱的形象感到吃惊，“我对你的朋友没有任何成见。我对他既不重视，也不轻视。理由很简单，我不管他是死是活，这种小裁缝连想跟随着我的影子也办不到。是的，我感到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你们两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的性质。我对此毫无兴趣。”

“您可以这么说，我却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一时忘记了对何塞·多洛雷斯欠下的许多恩惠，我将是世界上最不念友情的女人。姥姥生病时，他是我的得力帮手，什么事都帮着我做。他办了委托他的事，几次去叫医生，从药店拿来药品，为病人做鸡汤，和我一起在姥姥的床头守夜，去圣胡安·德迪奥斯领圣油，为送葬而奔波，流着眼泪和我一样悲伤……”

说到这里，啜泣和眼泪使塞西莉亚说不下去了。后来，由于莱昂纳多对何塞·多洛雷斯使用了轻蔑的声调和词句，她生气了，继续说道：

“有些恩惠是报答不尽的，忘记这种恩惠的女人还不值她吃的面包。何塞·多洛雷斯总是尊重着我，以至在舞会上他冒了生命危险挺身保护我。”

“他为什么挺身保护你呢？”

“因为有一个黑人欺侮我。”

“他为什么欺侮你呢？”

“我拒绝和他跳舞。”

“你瞧不起他吗？”

“不是，我不认识他。他是闯进去的，为什么我必须和他跳舞呢？此外，我已经答应和布林迪斯跳法国双人舞。我也不愿意和黑人跳舞。我和他们跳了两三次，那是因为答应过了。”

“事情就坏在你去参加有色人种的舞会……”

“我知道，我承认，我一生都将后悔去了那里。我觉得它加快了姥姥的死亡。”

塞西莉亚又哭了。莱昂纳多为了让她抛开心里的想法，或为了查清舞会内外发生的事情，又问她：

“欺侮你的黑人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除了纯粹的瞎猜，他也不认识我。我认为他邀请我跳舞是为了找机会欺侮我，也是为了对因为我而欺侮了他的某个人进行报复。”

“谁欺侮了他呢？”

“他没说，只是喊着说，他和他的女人分开是我的过错。”

“他大概疯了，或是喝醉了。”

“不是喝醉了，可能是疯了。他使人害怕。他对我说，我还在爬的时候就见过我，知道谁是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了如指掌。”

“他不可能认识你的父母亲，”莱昂纳多很含蓄地说，“因为你是育婴堂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

“啊，您听！”塞西莉亚接着回忆说，“他说他的老婆给我喂过奶，我是黑白混血种，我的母亲还活着，发了疯。”

“没有弄清楚那个黑鬼叫什么名字吗？”

“是的，后来知道了。乌里维裁缝店的一个工人认识他，说他的名字叫迪奥尼西奥·甘博亚，虽然他认为那不是他的真姓名，他叫迪奥尼西奥·哈鲁科。”

“啊，狗崽子！”莱昂纳多叫起来，握紧拳头，同时咬牙切齿，“真该打他九天鞭子！等抓到他时非打不可，就象天上有上帝一样肯定。顿达一定是在搜索他。没有什么迪奥尼西奥·哈鲁科或类似的家伙。他的名字是迪奥尼西奥，但他的姓应该是甘博亚，因为他属于妈妈所有。这个卑鄙无耻而且忘恩负义的家伙偷了爸爸的旧衣服以后逃走了，让妈妈没有了厨子。在家里没有容忍过比他更厚颜无耻的黑人了。等着瞧吧。他一定要还这笔债，就是躲到地底七层之下也得把他拖出来。我发誓将给他应得的惩罚。我觉得就是把他活活剥皮也还不了他欠的债。另外，他还敢欺侮你……！”

由于暴怒，过了一会儿莱昂纳多才明白，他很不恰当的威胁把塞西莉亚吓坏了。另外还让她看了自己的笑话，因为她不费吹灰之力就看出来，她的情人对黑人的愤怒不全是因为她受了欺侮，更多的是因为他家没有了厨子。莱昂纳多又回到自己的话题上来，虽然迟了一点。这个青年接

着说：

“但是，说了半天，迪奥尼西奥和他老婆分开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绝对没有。我怀疑，因为迪奥尼西奥的老婆玛丽亚·德雷格拉出了丑事和违抗命令，妈妈把她送到拉蒂纳哈糖厂去时，你已经出生了。如果你还没有出生，她怎么能哺养你呢？她给我妹妹阿德拉喂过奶。看来，他是在胡说八道，搞错了，那是他对你发泄怨气的借口，你又无力对付他的欺侮。”

“为了这个，”塞西莉亚满意地说，“他和我这么纠缠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离开舞会以后，他在安查街街角等着何塞·多洛雷斯。他们用刀子打了起来，只几下黑人就倒下了……”

“死了吗？”莱昂纳多没有料到这种结局，大声问道。

“好象没有死。他躺在地上呻吟得很厉害。那么快他的过失就遭到了惩罚，使您难受吗？”

“不，不。”甘博亚赶快纠正他刚才对自己的奴隶受伤表示惋惜而犯下的错误，“丢了一个黑奴我不难受。我们有很多黑奴。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受了牵连。那是一桩丑事。你被牵连到杀人案里去了。说说别的事情吧，你外祖母生病时，哪个医生给她治的病？”

“蒙特斯·德奥卡。”

“他怎么会来给她看病的？”

“是我去找他来的。”

“你认识他吗？”

“我见过他。”

“他认识你的外祖母吗？”

“认识。每个月姥姥都去他家看他，他也来看过她。”

“是为了给她看病吗？”

“不是。姥姥几乎从来没有得过需要医生治疗的病。”

“他们这么来往有什么好处呢？”

“姥姥通过蒙特斯·德奥卡每月收到一笔钱。”

“每月一笔钱！现在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蒙特斯·德奥卡向爸爸租了厨子的老婆玛丽亚·德雷格拉去哺养他一个朋友的私生女儿。从这里我揭开了迪奥尼西奥为什么弄错的谜。他肯定以为你就是那个女孩。你当然不会是那个女孩，但谁去纠正那个畜牲的错误呢？那时你还没有出生。你看，在那以后，玛丽亚·德雷格拉哺育了阿德拉将近两年。我告诉你，那种哺育使妈妈很不高兴。作为租玛丽亚·德雷格拉的代价，蒙特斯·德奥卡答应每月付给爸爸两个金盎司。我猜想他从来没有给过，因为他很会赖账。蒙特斯·德奥卡每月给你们一笔钱，使我觉得奇怪，难以理解。你不知道它的来源吗？”

“我不明白。”塞西莉亚回答，她也在怀疑。

“我是说，”莱昂纳多接着说，“你是否知道他们每月把钱给你的外祖母的动机、理由或者是原因呢！”

“我不知道，确切地说，我从来没想过打听这种事。”

“你是知道的，却不想告诉我。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

“那你是一个蹩脚的观察家。”

“我断然否定蒙特斯·德奥卡每月付的钱是他自己的。”

“我也不相信。”

“啊！你看，你是知道的，就是不告诉我。”

“你没有问我这个。你问我是否知道那笔钱的来源或动机，那个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蒙特斯·德奥卡是替他的一个朋友付的钱……”

“你认识这个人，对吗？”莱昂纳多打断她的话。

“见过面。”塞西莉亚含糊地回答。

“他叫什么名字？”

“唉！这留给好奇的读者吧。”

“你说，你说，”青年握着她的手，坚持要她说，“我想知道它，不只是因为好奇，也是为了我以后将要告诉你的某件事情。”

“您对他了如指掌。”

“那是谁呀？”

“您的父亲。”

“我的父亲！”莱昂纳多惊叫起来，对这一揭露感到惊讶，“我父亲坚持付那笔钱是不可能的……！”他克制住自己，然后接着说，“你能肯定吗？”

“完全肯定。”

“你从什么时候起认识他的？”

“哦！从我很小的时候起。”

“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在街上见过他，时常碰到他。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总会见到他。他发脾气，对我说了很多事情：说我变成了一个流浪儿，不可救药，没有教养，说他会让士兵们把我抓起来的。"

"当时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不知道，以后好长时间也不知道，直到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他和我没什么情份，跟姥姥却有交情。很长一个时期他经常在窗口和她说话，总是说到我。"

"他说你什么呢？"

"确实一句好话也没说，比如他对她说，要我躲开您，不让我和您去跳舞，说迟早您会为另外一个女人而抛弃我的。总之，说您准备和一个很有钱的姑娘结婚，只等从法律系毕业。"

"听到我父亲的这些事，使我吃惊。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对我说的，我就不会相信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他对你的行为不象有恋爱的念头。他不是爱上了你，不是。他也不是喜欢恋爱的人。我现在恍然大悟了……"

"姥姥也反对我们的关系。她临死时嘱咐我不要爱您。"

"你并不想服从她，不是这样吗？"青年激动地说。

"已经太晚了。"塞西莉亚红着脸回答，随后继续低声地说，"愿上帝不要让我因为没有服从姥姥而后悔。"

"你永远不会后悔的，"甘博亚热情地说，"我以最神圣

的圣徒的名义向你发誓，你爱上我是好的。同时，我觉得你跟我说的还是一点儿也没有解释清楚每月收入这笔钱的复杂问题。为什么我父亲每月给你外祖母钱呢？你看，这就是使我头脑发昏和难以忍受的事情。有可能他不会继续每月把钱给你……”

“我也这么想。”塞西莉亚忧伤地说。

“这还不是最坏的事，”青年思考着说，“最糟糕的是医生将向你索取治疗病人的费用。树倒了大家都来砍柴。”

“这方面我倒是放心的。姥姥生病期间医生不仅没有向我要钱，反而把钱给我支付各项费用。”

“大概给了你多少钱？”

“大概十五个金盎司。我没有记账……何塞·多洛雷斯记的账。”

“你又提起何塞·多洛雷斯了。我不想从你嘴里再听到他的名字。”

“他怎么啦？”

内梅西亚的到来出乎意料地打断了情人们长时间的对话；三个人都很不愉快。对塞西莉亚来说，由于外祖母突然去世撇下了她，使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陷入了极大的混乱。莱昂纳多不高兴是因为弄清楚了塞西莉亚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以后，明白了应该尽早把她接出去，不然就会永远失去她，而他还没有时间让她同意安排新生活的计划。

内梅西亚也感到很不愉快，因为不用更多的证据已经证明，哥哥可怕的对手在她以为他离塞西莉亚已经远去，把

塞西莉亚忘了的时候出现了。她相信，不管是塞西莉亚的嫉妒，或者他去了乡下，都没有出现什么奇迹，没有把两人深厚的感情变成仇恨，甚至也没有冷淡一点。“可怜的何塞·多洛雷斯！”内梅西亚自己感叹起来，“这下子你要失去塞西莉亚了。我们多傻，还高高兴兴地希望他会留在乡下哩！”

哥哥从裁缝店回来时，她很惋惜地对他说：“按照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塞西莉亚要不属于你了。”

“你根据什么告诉我这么坏的消息的？”哥哥惊异地问。

“我的根据是他回来了。今天上午我碰到他俩如同指甲和肉一样连在一起，亲密无间。”

“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客厅里。只是他们两个人……”

“那么他不是到乡下去结婚的。”

“结婚！也许已经结婚了，现在还跟在情妇的后面。”

“怎么！你以为他会很快把她从这里接走吗？”

“至少……他是在为她安排房子。”

“办不到。”何塞·多洛雷斯说，被刺激到了极点。

“这可不行。如果要让她当情妇，那就越快把她带走越好，因为首先我宁愿人家唾我的脸，也不愿扮演掩护者的角色。他不是能找我的岔和嘲笑我的人。他别挡我的路。她在哪里？”

“正在里边穿衣服。也就是说，今晚她在等他。”

“可能。我现在最好是站到一边去。一场悲剧会使她

比他更感到痛苦。”

“还不是一切都完了，何塞·多洛雷斯。”内梅西亚思考着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什么希望？妹妹。或者是他，或者是我。我们两人势不两立。我能甘心替她打掩护吗？我认为不行，亲爱的。”

“傻话，何塞·多洛雷斯，从狼身上，哪怕拔一根毛也好。谁能实实在在地说，他是女人心上的第一个人呢？你应该知道，她是不坚定的，没有主见的。她现在说一件事，过后又是另一件事。她的变化象卡伊米托树的树叶：有时候看是红色的，有时候看是白色的。他去乡下跟在白种姑娘后面时……你听听她说了些什么，就会知道她是什么人了：‘我一辈子再也不爱他了！再也不让他来看我了。即使他跪在我面前，吻我的脚，我也不会饶恕他对我做过的事情。最有本事的男人也不能嘲弄我。说到底，不是没有他我就找不到男人了。还有很多，有的是。象他一样好的小伙子有许许多多，只要我爱他们，他们谁不会作出重大牺牲呢？我不是那种要当老处女的人。我发誓，第一个男人对我说“嘻”时，我就对他说“哈”①。我们看看谁损失更大些，是他还是我。’”

---

① 意思是第一个男人向她求爱时，她就答应他。

第五章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箴言》第十三章二十四节

堂坎迪多把下乡以前设想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刻突然来到了。

何塞法大娘的去世，将塞西莉亚投入了莱昂纳多的怀抱。他的父亲知道，他不是那么单纯，也不讲道德，他会利用这种机会借口保护她而娶她作情妇的。

堂坎迪多把这件事几乎看成是一场灾祸。在他看来，避免灾祸的唯一办法是让塞西莉亚不再看见莱昂纳多，也不和他来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但是他又想到，如果有合法的手段，也许能够办成同样的事情而又不必声张，也不用承担责任。想到这个如意算盘，他决定向律师和大法官堂费尔南多·奥雷利请教。大法官是莱昂纳多的朋友和同学，和莱昂纳多有深厚的友谊。

堂坎迪多向洛斯奥菲西奥斯街走去时，心里编好了一

套对话的草稿，准备以最动听入耳的词句向大法官先生陈述他的事情。但是，当着大法官阁下的面，那些话却象受惊离窝的鸽群一样从他的脑子里飞走了。他只是说，有个巴尔德斯女人引诱他的儿子莱昂纳多，用诡计勾引他，不让他继续学习法律；他想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使这种丑事受到制裁。

法官满意地笑着听他讲，很谦虚地说：

“堂坎迪多先生，听您讲话我多么高兴啊！我被迷住了，感到惊奇！如果说我奉国王的命令主持这个法庭一年多以来，您是第一个向法庭提出这类申诉的，怎么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使我高兴呢？并不是说在哈瓦那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不，成千上万次地发生过，不过那是愚昧无知和伤风败俗的事情。只有侵犯别人的生命财产，对居民的人身或财产造成直接损害，才是犯罪。那些违反道德、廉耻、良好的风俗和宗教的行为不算犯罪，只是过错，是可以原谅的罪孽，任何成文的法典上都没有规定惩罚这种罪孽。堂坎迪多朋友，您弄错了！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廉洁，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可以赞美的，什么是应该责备的，人们的思想是多么混乱啊！

“萨科在他刚得到爱国者协会奖励的《关于流浪的见闻》一书中，把我们的懒汉们时常聚众赌博的场所说成是青年堕落的学校，是家庭财产的坟墓，是破坏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大部份罪恶的倒霉根源。

"我不同意这样权威的见解。我认为，我们大家抱怨的坏事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愚昧无知和比维斯政府的政策。没有学校，结果是什么样呢？大白天经常抢劫，无缘无故地杀人，打不完的官司，明显的不公正，女人卖淫，社会混乱。比维斯政府的政策也是人们堕落和迷路的一个原因，在这世界上竟然没完没了，也是独一无二的。囚徒们在监狱中腐烂，大罪犯却逍遥法外。如果说有时幸好抓住了犯人，但很少查清最凶恶的犯罪的根源。是谁杀死了顿达呢？"

"怎么！"堂坎迪多打断了法官的话，惊叫起来，"杀死了顿达？"

"昨天下午有人一刀划开了他的肚子。"

"阁下知道这一可悲事件的详情吗？"

"不知道，先生。昨晚在戏院里有人非正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只说凶手是一个逃亡的黑人，顿达想逮捕他。"

"我有根据猜想凶手是我的厨子。几天以前，我的妻子委托顿达追捕他……"

"这一点儿不奇怪，"法官继续说，"假如抓到他的话——现在这是令人怀疑的——我冒昧建议您把奴隶交给诺克萨①……"

"交给谁？堂费尔南多先生。"

"我说，交给诺克萨。"

---

① 古罗马法律用语，意为主人对逃亡的奴隶放弃主权，由公众制裁；坎迪多·甘博亚误认为是女人的名字。

“好吧。但那位太太是谁呢？”

“您当然不知道，因为您没有学过法律。把奴隶交给诺克萨，在法律上意味着主人放弃对他的直接控制，有利于法院审判他犯的罪过或造成的损失。这样您虽然失去了一个在一笔好买卖中至多值五百比索的黑人，但却省下了打官司的一切费用。如果主人参加审判的话，这种费用经常达到上述数目的两倍。人们知道，如果不向低级法官行贿，他会对犯人提出难办的裁判。以后还必须贿赂作证的公证人，贿赂有时随意立案的官员，贿赂不愿白干工作的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等。”

“堂费尔南多先生，我打官司？我平生还没打过。我宁愿在街灯上吊死更好一些。”

“您做得对……但是，回头说说您的要求。您说过……”

“我说过，法官先生，”堂坎迪多回答，好象从梦中醒来一样，“一个姑娘使我的儿子莱昂纳多发狂，她引诱他，用诡计迷惑他，不让他学完当律师的课程……”

“我们一点一点地说吧。”奥雷利平静地说，“引诱者叫什么名字？”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控告人胆怯地回答。

“好。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不明白。”

“我是说，她是年轻的，还是中年人？结婚了，还是单身？是漂亮的还是难看的？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在把她

的全部罪过分等，对她审问和进行惩罚以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

“我将把我知道的有关一切忠实地告诉法官先生阁下，”甘博亚犹豫不决地说，羞得面红耳赤，“姑娘是年轻的，很年轻，差不多只有十八岁。她没有结婚。据我所知，也不能说她难看，相反应该说她是漂亮的，非常好的姑娘。她是穷光蛋，是的，很穷。她是有色人种，尽管在不知道她的来历的地方都把她当成白人……”

“很好，太好了。”法官沉思着回答，“看来您了解情况。我喜欢这样。我们已经能够根据完整的材料加以判断……只是还有一个空白，也就是我们称为疑点，那就是您所说的这些事实是您自己知道的，还是经过第三者讲述的？”

“有些是我自己知道的，另外一些是推论出来的。”

“让我们来弄清楚吧。首先请您说说，您是否知道姑娘和谁住在一起。”

“现在，我猜想是和她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一起。”

“一点不能猜想，堂坎迪多先生。您清楚吗？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先生，我不清楚，我是推论出来的。”

“我喜欢这一点。在这类事情上坦率是首要的。对律师和法官讲话，必须象对听忏悔的神父讲话一样，说心里话。这个黑白混血种小姑娘以前和谁住在一起呢？”

“和外祖母。”

“她的父母还活着吗？她有亲属，有保护人，总之，有

人照顾她吗？象您说的，由于她那么漂亮，了解这些，及时把它弄清楚是重要的。”

“外祖母不久前死了。母亲（他含糊地说，从来没有这么脸红过），母亲……我确实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或是死了。不管怎么样，即使活着，对她也一点没用了。至于父亲……她并不认识他……她是王家育婴堂里的孩子。阁下明白了吗？”

“明白了。您本人认识那个外祖母吗？”

“是的，先生，我认识她，虽然我从来没有和她密切来往过。如果我来讲细节，那就太长和离题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对有色人种女人（她是黑白混血儿）来说，她过着堪为表率的生活。她遵守道德，经常忏悔和领圣餐，在敬崇上帝之中教养外孙女，严密地管教她，尤其不同意她出去狂欢，不让她和小伙子们游荡，在窗口谈情说爱。”

“因此，您说的这个姑娘很有教养，为人清白，没有让人说闲话。”

“这是确实的，只是由于她是混血种，不能过于相信她的道德。她是黑白混血儿，人们知道，母猫的后代捉老鼠，哪里跳出母山羊，哪里就跳出它喂奶的小山羊。”

“说得好。我们承认谚语包含着很深奥的智慧。我们也承认，一般说来我们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本性脆弱，生来就想向上爬以改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她们为什么喜欢白种男人，而对同种族的男人却冷淡。我是在和应该理解我的人讲话。您在古巴已经生活多年，习惯了本地的风

土人情，没有人比您更有机会观察到我们自由的有色人种的人的个性。但是，对于这些人或别的人的性格或爱好，一条普通的准则，一种有力的假设，一种理论，不管看起来如何可行，冠冕堂皇，但并不构成事实，不能宣布它是罪行，甚至几乎是罪行，这正是法律量刑和法庭审讯与惩罚的内容。

“总之，您到我这个法官面前控告巴尔德斯女人，说她犯了诱惑罪，把您还在父权之下的长子引入歧途。因此，您要求下令逮捕诱惑者，不听她的申辩就惩罚她，剥夺她的自由。我同意。到此，表面上没有不合规章的东西，起诉来自权利。您有充分的权利不同意一个娼妓把您的儿子引入歧途，使他堕落，特别是他正在学习一门那么光荣和高尚，将来要穿法官礼服的学业。我赞赏您的警惕性和坚持原则的精神。”

“阁下把我搞糊涂了，”堂坎迪多大声说，对看来要采纳他的想法感到满意，“我不配这种夸奖，一点儿也不配。”

“但是，”法官严肃地接着说，“作为公正和有良心的法官，我需要犯罪的证据，希望原告把控告编好。我提问是为了了解罪犯的经历和一贯表现，不是要挑起宣告有罪的起诉，而是要得到最出色的赦罪的声明。堂坎迪多先生，我性格直爽，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您，无疑您生来热爱真理和正义，您本人赞许被告的行为，十分夸奖她的品行，反对所有嫁祸于她或败坏她的名声的行为，这自然就捆住了我的手，使我不能裁判。”

堂坎迪多听了法官意外的说法，感到茫然失措，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是捏紧指头，低下了头。后来他胆怯而含糊地说：

“法官先生，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这么严重。果真如此！我弄错了！完全弄错了。我原来想只要来了，就能达到目的。或者，是不是阁下在最棘手的地方抓住了问题，正象我们说的，抓住了长矛的尖头了呢？我没有把握，只不过想想而已，堂费尔南多先生。”

“虽然仅仅怀疑某人犯了罪就下令把他关起来，这总是严重的事情，”法官象平时一样镇定地说，“这并不是目前在案件中使我住手的事情，而是您自己坦率的表白剥夺了表面上能合法地着手办案的理由。只要您有理由，我很愿意为您效劳。虽然我知道，帮忙绑架莱昂纳多的女朋友将会得罪他的。”

“该死的理由！”堂坎迪多对自己说，“是时机还没到吗？”随后他大声接着说，“堂费尔南多先生，如果谈的是没有栉结又不弯曲的木板，或者没有硝石的砖头，没有疵点的瓦片，阁下会看到我比大鹰还伶俐。我怎么会懂得法律上的理由呢？我一窍不通。阁下那么有学问，为什么不把事情安排一下，把我从死胡同里救出来呢？”

“因为这不合法，表面上都掩盖不住，至少在法官良心上是如此。您自己应该有所领悟。同时我在想，堂坎迪多先生，您设想一下，我下逮捕令，您把姑娘抓起来，关进监狱，或者您能在一段时间里把她藏起来，您考虑过这种后

果吗？”

“后果！”糖厂主吃惊地重复，“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这个。我也没有想到这种做法给我会带来的后果……除非有个傻瓜站出来保护她。”

“正是因为我相信保护她的人多的是，我才这么说的。”

“我不是对阁下说过，她是个穷光蛋，出身低贱，没人认识她，她是孤儿，在世界上孤孤单单吗……？”

“关于她，您还告诉了我两件比金钱、出身、亲戚和良好的关系更有价值的东西：她的青春和美貌。请您记住塞万提斯的话，用在这里非常合适：‘美丽也有力量唤醒沉睡的仁慈。’有了这些辅助手段，她在世界上永远不会孤单。”

“和堂吉诃德的这句话相反，另外有一句我不知道是谁的话：‘看不见的神不受崇拜。’我说这话是因为如果我能抓住她，请阁下相信，我将把她放到连鸟儿都看不见她的地方去。”

“我对您再说一遍，事情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容易。您把她放在什么地方，才没人听她说话，没人看得见她，没人同情和保护她呢？如果莱昂纳多真正爱上了她，他将第一个宣布是她的保护人，将去找她，也一定会找到她，把她救出来的，尽管这样会使拘捕她的人很不高兴。因此，让姑娘安安静静呆在家里，不要去找她麻烦，不是更正确，更谨慎，更合乎情理吗？也许他追求她只是为了一时开心，是因为任性，或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他更喜欢的女人。谁知道呢？”

“堂费尔南多先生，我熟悉我的儿子，他非常固执，象比

斯开人一样固执，虽然只是固执，仍然会干出发狂的事情来，给家庭带来不幸的。”

“不幸！”法官惊讶地重复说，“我不理解，您说姑娘很有教养，为人清白，长得漂亮，可以把她当成白人。如果莱昂纳多忘记自己是什么人，被激情蒙住眼睛，在迷失了方向的时候要娶巴尔德斯女人做妻子，对您，对家庭，对他自己，可能带来多大的不幸呢？”

“阁下说娶她作妻子？”堂坎迪多惊叫起来，样子很凶，口气很硬，“在他那么做以前，我向上帝发誓，我将用棍子打断他的脊梁骨。不，不，我向阁下保证，他不会和巴尔德斯女人结婚的。”

“那么，您这么害怕的不幸是什么呢？”

“直截了当对您说吧，堂费尔南多先生，我并不害怕，也没有想到我的儿子会昏庸到要娶巴尔德斯女人作妻子的地步。我所害怕的事情，也是我认为对家庭最大的不幸，是他会把她当做情妇。这些黑白混血种女人真是魔鬼。”

“那么，您所暗示的不幸不是别的了？”法官笑着问，“按照您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我太迟钝，不能发现其中坏的方面，但是不管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如何，它的独身儿子把一个下等阶级的姑娘当作情妇，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会是引起家庭不幸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堂坎迪多先生，世界上哪个家庭是幸福的呢？所有的家庭都必然为同样的或更大的不幸而惋惜。在一切有奴隶的国家里，道德标准不只是一个，并且也不怎么高尚。相反，风俗习惯总是趋于放

荡。此外，对于女人的贞操和道德观念，可以说流行着的是一种奇怪的颠倒是非的观念。特别是人们不相信也不指望混血种女人能够洁身自好，清白地做人或做人家合法的妻子。照通常的看法，她们生来就是注定要给种族优越的男人当情妇的。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命运。因此，您应当感谢上帝，和黑女人鬼混的念头还没有钻进您儿子的头脑里去，看来他倒是固执而任性的。那对家庭反而是一种不幸。现在，堂坎迪多先生，为什么您不禁止莱昂纳多和巴尔德斯女人来往呢？我认为这是更容易的事情，也更合乎情理，特别是不会惹出那么多丑事来。有过失的是追求她的他，而不是安静地呆在家里的姑娘。堂坎迪多朋友，这里只是我们之间说说，您企图赦免凶手而惩罚牺牲者，是十分不公正的。”

“错误在于阁下设想巴尔德斯女人是无辜的。”

“有什么证据设想她不是无辜的呢？”

“有一些。其中一点是劝告过她要放弃这种爱情。”

“通过谁劝告的？”

“她的外祖母。”

“以谁的名义？”

“以……我的名义。”

“她没有理会吗？”

“这个非常聪明活泼的女人，她会理会什么！从那以后，她把事情办得更糟了。”

“她把事情办得很妙。”

"怎么！阁下支持她的坏行为？"

"不是那样，我不支持她的坏行为。我对她主持公道，觉得她的爱是对的，而且爱得很深。我认为爱情的事外祖母管不了，情人的父母也管不了。好了，必须对这件事作出安排。请您禁止莱昂纳多继续和巴尔德斯女人来往。您不是他的父亲吗？您对他没有权威吗？是吗？绝对禁止，不许再和巴尔德斯女人来往，事情就了结了。"

堂坎迪多惊呆了。

"唉！这真是果然不出所料，"他想，"您看，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模一样：'您不是他的父亲吗？''您对他没有权威吗？'我准备好了答案，可是忘了。事情真难办啊！傻瓜的脑袋，傻瓜，傻瓜……"

"堂费尔南多先生，"他突然不再自言自语，大胆地接着说，"我缺少词句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但我要设法把它说清楚些。阁下所建议的禁止他们来往不可能……办到……"

"问一问不算鲁莽吧？……"

"我冒着孩子不服从我的危险。"

"这可能吗？"

"真是这样。阁下无疑知道，本地出生的母亲们是怎样对待儿女的，特别是对待长子，我的情况正是这样。这男孩子是罗莎的宝贝，她对他那么溺爱，使他堕落了，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人，无知的人，不尊敬长辈，不听我的话。可是，她的母亲还轻信他是一个天使，一只没有胆汁的鸽子。她根本不认为他有什么毛病，不同意任何人，包括我在内，

动他的一根毫毛。按照我的意思，他早就该到军舰上拉绳索去了。他真没有读书的运气，他母亲却要他当律师，当大学的博士和普林西比港法院的法官。谁知道还想当些什么！我徒劳地对她说，因为我们有钱，有我正在等待着的某一天来自马德里的甘博亚家的爵位，我们的儿子不必为书本去伤脑筋。即使他连十字都不会画，在世界上也必然会有他的地位。但她坚持要让他成为学问深奥的人，或者她如愿以偿，或者……完蛋。我对她说，你的儿子当律师、博士或法官以前，必须先成为学士。四月份就要考试，可是这小伙子因为追求姑娘，还没翻过一本法律书，也不去上课。另外，他的母亲和我想让他今年之内与我一位同乡和老朋友的女儿，一位很有道德和风度的小姐结婚。以后，也许他的头脑会冷静下来，专心管理我们的万贯家产。我的妻子和我都已经老了，我们总要死的，总有一天我们两人都将死去。到那时候谁来掌舵呢？只能是他，他是男子汉，绝不是他的姐妹们。她们是软弱的女人，还没有结婚。阁下现在该了解，如果我们的长子必须带着家族的名字，继承贵族的封号，管理全家的财产等等，可是他却不读书，得不到学士的学位，不和订了婚的小姐结婚，反而被巴尔德斯女人弄得昏头昏脑，把她当作情妇，这不就是我们的不幸吗？在这样令人头痛的情况下，没有阁下的帮助，我的家庭还有什么安宁和幸福可言呢？”

“您说得很清楚了，堂坎迪多先生，”法官大声地说，“为什么一开始您不提出这些理由来呢？尤其是最后的一个理

由是无可辩驳的，就是最顽固最冷淡的人也会相信的。我被说服了，从现在起，我听从您的吩咐。您要我如何对待巴尔德斯女人呢？”

法官的最后几句话对富有的糖厂主产生了少有的深刻印象。长时间里他惊讶地楞住了，一动不能动，也不说话。他怎么啦？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还能再期望什么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后悔了吗？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的分量了吗？他怀疑这种做法能够完全成功吗？他感觉到这将使儿子很痛苦吗？将对姑娘极不公道吗？他现在害怕那种丑事吗？这些都不容易说清楚。如果问他的话，他本人也难以把自己的情绪说清楚。

法官看他不知所措，加重语气重复了前面的问话。

“我不知道，”堂坎迪多迟疑地回答，“我确实不知道。关到监狱里去……我曾经多次想过。这对可怜的姑娘太过分了。我想，在我的奥约·科洛拉多牧场里……工头是结了婚的，有几个小孩，那个地方很远，但是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巨大困难。不，不，也许把她送到我的一个朋友的糖厂去更合适些，他认识这个姑娘，而且知道……离这里比较近，就在海马尼塔。他是结了婚的……上了年纪。能不能……阁下认为怎么样？”

“我毫无发言权，堂坎迪多先生。应该考虑和决定的是您。我该做的是在您按正规程序向我提出要求之后，就下令抓人。”

“阁下说的‘按正规程序’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等待有关方面向我提出书面的申诉。"

"难道阁下没有听见我'按正规程序'提出的申诉吗?"

"这还不够，必须写成书面的申诉。"

"我得签字吗?"

"当然。"

"如果说我脑子里想过需要这么多条件……那是人们对我的恭维了。不能按法律以外的方式去办吗? 我最害怕这种法律的手续。"

"对这种罪行只能正式办理。为了让您看到我愿意为您效劳，我告诉您一个办法。"

"您说吧。阁下对这些事情比我懂得多。"

"巴尔德斯姑娘住在哪个区?"

"安赫尔区。"

"您认识巡官吗?"

"认识，先生。我知道他叫坎塔拉彼德拉。"

"就是他。现在好办了，您去找他，向他提出申诉，叫他向我提交一份关于这个案件的公文。他知道怎样起草这种文件。"

"好，我今天就去找他，可是，没法避免写上我的名字吗?"

"没关系，老兄，"奥雷利回答，几乎生气了，"事情不超出我们三个人的范围。我一看到这个公文，就把它收藏起来。对于巡官，只要把几枚金币塞到他手里，就能堵住他的嘴，鼓励他积极谨慎地去办事。至于您，众所周知是守口如

瓶的，因此被称为桑乔。"

"我明白 我们把姑娘放到哪里去呢？"

"这个由我负责。在那里，她的贞洁和人身安全没有危险，同时也是有保证的，没有我或您的允许，谁也不能接走她。"

"不会是在监狱里吧？"

"不，肯定不是那里。"

"更不是在保拉？"

"也不是在保拉，道理很明显。一句话，我将把她关在圣伊西德罗区的收容所里，委托修女们照顾她。"

"好吧。我猜想那儿小伙子进不去。"

"据我所知，是进不去的。也许几个男职员能进去。那么，把她关多长时间呢？"

"六个月。"

"好吧，六个月。"

"等一等。我想关一年更好。时间虽长，但我儿子要到四月才能得到学士学位，十一月结婚。是的，一年……"

"就这样吧。对我来说，"法官严肃地说，"关多长时间是次要的，主要是对姑娘这样的做法是轻率的，不讲道理的。堂坎迪多，您明白我这样做不是因为尊敬您，虽然您的友情使我感到荣幸，我这样做是尊重您前面说过的一句话：'为了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对我来说，这才是神圣的事情。"

第 六 章

想挡住热恋着的
两个人的道路，
那是火上加油，
坐着看它燃烧。

——民歌

莱昂纳多借口必须履行帮助某个朋友的诺言，从最宠他的母亲的私囊里借了不用偿还的五十枚金盎司。

青年赶紧用这笔钱在拉斯达马斯街上租了一幢小房子，同样匆忙地买了些家具。在买他认为必要的东西时，什么也没忘掉，但不是在一家百货商店购买的，当时的哈瓦那还没有这种商店。为此，他走遍了老广场的旧货店，梅卡德雷斯街的五金店，圣伊格纳西奥街的白铁制品商店，里格拉或穆拉雅街的陶器作坊，圣伊西德罗街的一家家具店和靠近他新住宅的一些别的商店。

事情也真奇怪，小伙子本来是个懒惰而变化无常的利己主义的活标本，在一定的时候却发挥了勤劳持家和完美无缺的女管家的积极性，变得细心、灵巧和聪明了。这是因

为有一股火热的激情在推动着他，有姑娘使人神魂颠倒的形象在鼓舞着他；他的欲望中最阴暗的邪念将要使她堕落。

三月的一天下午，刮着风，他把事情安顿好，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就把门锁上，把结实的铁钥匙放进上衣口袋，轻快地离开了这个家。他的心比平时跳得厉害；他要去找那只珍奇的鸟儿，她应该用美丽的羽毛装饰这只笼子，用她爱情的颤音把笼子变成一座天堂。

可是，他在邦巴胡同的家里遇到的却并不是他理想的双翅所追求的珍奇鸟儿，而是一种丑陋的怪物。他看见内梅西亚冷淡地站在客厅中央，好象公墓里哭泣的女神塑像一样。他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恼怒，对塞西莉亚的同伴和朋友显得亲切有礼。

"我神圣的黑白混血姑娘有什么消息?"他很有礼貌地问她。

"黑白混血姑娘无可奉告，因为她不是神圣的。"她一动不动地回答。

"那么，我来说吧。"莱昂纳多笑着说。

"先生高兴说什么就请说吧。"

"今天你的发髻不正吗?①"青年就近察看她的脸色时问。

"和昨天及其他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亲爱的，这是只雌蟋蟀，如果刺她，她就会尖叫起来。

---

① 指女人头脑不正常。

你的脸色比用来买香料的一枚小钱还严肃。"

"我赞赏先生的洞察力。"

"栗子颜色深了不好。①"

"微风并不永远是为了吹拂旗帜而来的。"(她想说的是为了马格达莱娜②。)

"黑白混血姑娘，请你明白地讲讲我的过失。"莱昂纳多高声接着说，好让塞西莉亚听见，如果她在隔壁卧室里的话，"我不喜欢这样隐瞒真相。"

"我也不喜欢。"内梅西亚回答。

"总而言之，亲爱的，如果你是对我发脾气的话，那就都讲出来吧，讲吧。越快越好，因为你的恼怒比出鞘的剑更使我害怕。"

"那和先生无关，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做了什么事啦?"

"还问我?您把手放在胸口上。"

"我甚至把胳膊肘放到胸口上也没有一点感觉，至少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您是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但是做了对不起从天上看着先生的上帝和圣母的事。"

"你说的是真的吗? 难道我犯了大罪自己还不知道?"

"看来，先生刚干完那种事，又这样没皮没脸地到这个家里来，好象没做过什么错事一样。"

---

① 指事情超过可以容忍的限度，就会使人恼火或变得严重。

② 《圣经》中忏悔罪过的女人。

"那是我没有谨慎从事吗？"

"先生让人更不明白了。"

"两人当中必然有一个精神失常了。我们干脆点吧：你叫塞西莉亚出来。"

"要我叫她！嗯？"内梅西亚讥笑地大声说，"先生真有胆量！"

"为了请你叫你最要好的朋友，这难道还需要胆量吗？"

"塞西莉亚在哪里，你明知故问，这是需要胆量的，需要很大的胆量。"

"我难道比你还清楚吗？好了，堂娜何塞法或堂娜内梅西亚，别这样对待我了。你是在开玩笑。"

"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是不会开玩笑的。"

"如果塞西莉亚不在这里，她又在哪儿呢？"莱昂纳多问，确实吃惊了。

"我对先生说，"内梅西亚生气地回答，"我不是昨天出生的，也不是吮指头的小孩。"

"我对神圣的上帝发誓，亲爱的，我不知道塞西莉亚的消息已经四天了。你们吵架了吗？你哥哥得罪她了吗？哎！告诉我，告诉我，为了世界上你最心爱的人，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你有什么消息？"

这时，内梅西亚开始相信青年痛苦的话是诚实的了，就哭着说：

"当时我没在场。现在我倒为此高兴，因为我不知道为了阻止他们把塞西莉亚带走，我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们把她带走了！”莱昂纳多重复着说，感到恐怖和愤怒，“谁能违背她的意志把她带走呢？”

“我想，她因为吓坏了，没有力量反抗了。”

“吓坏了！为什么？是谁？”

“是巡官。”

“巡官和塞西莉亚有什么关系？”

“他来逮捕她。”

“她没有犯罪，他来逮捕她？不可能……啊！这是一场骗局，一种诡计，一个卑鄙的阴谋，要夺走我的塞西莉亚。请你把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我。”

“当时我没在场，”她重复说，“但是家里的一个女人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她对我说，昨天下午坎塔拉彼德拉突然进来，问塞西莉亚在哪儿。她一出来，巡官就对她说她被捕了，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立即把她带走，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奇怪的是，塞西莉亚会让他逮捕，没有反抗，也不问清楚逮捕的原因。难道她自己同意，象接到了通知一样！这是我难以相信的事情。唉！愿插手她事情的那个无耻的巡官倒霉吧！你不知道他把她带到哪里去了吗？”

“我和何塞·多洛雷斯什么也没能打听到。巡官是用一辆马车把塞西莉亚带走的。”

“什么样的密谋！多么卑鄙和大胆啊。但是，我将查清真相，不管欺侮她的主犯是谁，都将受到我加倍的惩罚。”

莱昂纳多马上跑去找坎塔拉彼德拉。我们说过，他住

在天使岗朝着穆拉雅城门的斜坡上。他不在家里，他的情妇告诉青年，他可能在总督府听候命令。

莱昂纳多朝那里走去。他想起来如果塞西莉亚是奉法官的命令被捕的，只会把她关到监狱里去（当时位于总督府的西南角上），不会送到别的地方去的。他在铁栅栏前站住了。

铁栅栏后面，也就是在两道铁栅栏拼成的牢门里，站着一个衣冠不整、仪表很丑的男子。为了得到明白的回答，莱昂纳多面对着他，以权威的神气和声调问他：

"您知道昨天在这个王家监狱，抓来一个穿着孝服的漂亮白种姑娘吗……？"

"我不知道。"男子回答，"我是第二看守，昨天不是我值班。请先生查查典狱长的登记簿吧。"

"典狱长办公室关着门。"

"那是他吃饭去了。先生必须等到明天了。因为我只等富埃萨军营的钟声一响，就把监狱交给后备队的军官，我也走了。"

"在院子中间和其他犯人起劲地交谈着的那个黑人是谁？"

"先生说的是哪一个？是那个穿合身的白衣裤的人吗？"

"是的，正是他。"

"人们叫他哈鲁科。"

"那是假想出来的名字，不是吗？"

“他真正的名字不是哈鲁科，这是加上去的，但登记簿上这么写着，在这个王家监狱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是前天进监狱的，先生认识他吗？”

“好象认识。如果没有不方便的话，请您叫他到铁栅栏这儿来。”

“这不困难，因为虽然他该被隔离，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狭窄黑暗的牢房关这么多的犯人了。喂，哈鲁科！”看守从他的岗位上叫道。

其他的犯人照样重复着这个名字。哈鲁科走近来，主人和奴隶毫无困难地彼此认出来了。奴隶吓得浑身发抖，不得不用双手抓住栅栏。

“请您为我祝福。”他眼泪汪汪含糊地说。

“你为什么哭？”莱昂纳多生气地问。

“莱昂纳多少爷，我哭是因为想起我不在家，给府上带来了不愉快。”

“你不在？狗崽子，你是逃走的。”

“少爷，我没有逃走。圣诞节前夕我离开了家，想去参加城外有色人种的舞会。回城里时，和一个黑白混血种人闹出了一场悲剧。我胸口受了伤，一个熟人在街上收留了我，把我带到他住的屋子里。我在养伤时光阴过去了。后来就发生了这倒霉的事。”

“什么倒霉的事？”

“这不公道的囚禁。我们所有的人都冒着遭到恶运打击的危险。”

“不是恶运，是脑子太坏了。看来，迪奥尼西奥，你们黑人不想好事，光想坏事。如果你从前干出那种下流的行为时，母亲会把你送到糖厂去，你现在就不会在监狱里了。他们控告你的是什么罪呢？”

“我还不知道让我坐牢的原因，莱昂纳多少爷。”

“你不知道，唉？不是因为顿达的死吗？”

“可能他们拿一些这样的假证据控告我，少爷，那个倒霉的人是跌在自己的脚下丧命的。当顿达上尉在曼里格街一家鞋店门口出现时，我正在平心静气地缝鞋。从我看见他到达时起，我就知道他是来找我的，我设法逃走。他下了马，我迎着他走去，好象要投降一样。鞋店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我从马车和房子的墙壁之间蹓走了。顿达在后面追我，喊道：‘站住，站住！抓住他！’他绊着一块石头，跌倒在他自己拿着的出鞘的马刀上面，刺破了肚皮。对他的死我有什么过错呢？”

“是谁逮捕了你？”

“卫生局的少尉。我出门去上工时，他抓住了我。”

“我猜想他告诉过你为什么逮捕你。”

“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说奉命抓住我，不管是活的或是死的。”

“你陷得很深了，迪奥尼西奥。如果这次你能活着逃出去，那就了不起，应该感谢上帝。”

“随上帝和圣母的便吧。我相信我是无辜的。可是，少爷不认为主人和太太会帮我一把吗？”

“帮你？根本不可能。你别指望了。的确，你对主人的行为是多么规矩！为了他们，为了全家，为了你自己，迪奥尼西奥，最好是在蓬塔广场上扭断你的脖子，那样你就再也不能侮辱白种姑娘了。”

“我？少爷，我侮辱过哪位白种的或有色人种的姑娘？没有，莱昂纳多少爷。凭良心，我没有侮辱过任何一个姑娘。”

“那次离开舞会以后，引起你和黑白混血儿打架的那个姑娘呢？”

“我没有侮辱她，少爷。我以我母亲的骨头起誓，我对她没有说过一句坏话。我请她跳一场法国宫庭舞，她对我说已经累了，接着就去和何塞·多洛雷斯·皮米恩塔跳舞。我埋怨她瞧不起我。皮米恩塔为她辩护，我们就吵了起来，在街上打架。”

“如果人们让你说话，那就意味着不会绞死你。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造成你和皮米恩塔之间的悲剧的那个姑娘被抓到这里来了？”

“我肯定她不在这里。只要犯人一到院子里，就大声宣布他的名字，随着就传开了。”

“愿上帝保佑你，迪奥尼西奥。”

“少爷，请您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我想起来应该把属于您的一件宝物交还给您。”

“什么宝物？快说，快！”

“我的衣袋里曾经装着去年夫人赠给您的那块表。我原

来希望有一天交还给您，但我到这个监狱里来时，他们把表夺走了，大概还在典狱长手里。”

迪奥尼西奥尽量简短地叙述了那只表怎么样和什么时候到了他的手里的情况。他的年轻主人要走时，他激动地说：

“少爷能告诉我，玛丽亚·德雷格拉怎么样了吗？”

“母亲把她从糖厂带回来了，现在在城里干活。你没有看见她吗？”

“没有，先生。这是我听说她回来的第一个消息。为什么上帝不愿意我碰到她呢？不然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座监狱里了。她就会为我请夫人保护，我就又会在府上做饭了。”

晚上，莱昂纳多出其不意地又到了巡官家里，碰到他正和情妇坐在桌边吃饭。

“喂！什么风把您吹来的！”坎塔拉彼德拉满面笑容地大声说，伸手迎接莱昂纳多。

“找到您我很高兴。”他严肃而冷淡地说，好象没有注意到巡官友好的表示。

“我在等您。”坎塔拉彼德拉接着说，掩饰着对别人轻视他的坏印象，“费尔米纳刚才跟我说，您曾光临这间陋舍。”

“我能和您说两句话吗？”

“两百句也可以，堂莱昂纳多先生。您知道我是您最恭顺的仆人。我很抱歉，天黑您到警察局时我不在那里。我不得不匆匆忙忙去政治秘书处。因此我不知道，如果您从

那里来，我们怎么会没有在路上相遇。波诺拉！”他大声叫道，“给这位先生拿把椅子来。”

“别客气。”莱昂纳多高傲地说，“不是坐不坐的事情。我们站着说吧，只要没有第三者就行。”

“为什么不就在这里，当着费尔米纳的面说呢？我对她没有秘密。我们象指甲和肉一样亲密。”

“您是凭什么权力逮捕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青年盛气凌人地问道。

“我不是凭着上帝保佑的国王陛下堂费尔南多七世授予我的权力，而是凭着大法官先生的权力，他根据某个家庭的父亲的申诉，签署了逮捕令。”

“哪个法官？哪个家庭的父亲？您能告诉我吗？”

“这就要求过分了，甘博亚先生。”巡官笑着回答，“您好象有点慌张……请坐，安静一点。”

“姑娘没犯任何罪行，逮捕她是不公正的，不合法的。如果这一切不只是一场骗局，或者更坏的事情，上帝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这一点儿也加不到我的头上，在这件事情上我纯粹是一个工具。”

“请您说出原告的名字来。”

“您比我更清楚，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很快就会知道的。”

“您有权可以透露法官的名字吗？”

“这没有什么不方便：堂费尔南多·德奥雷利先生，西

班牙一等公爵，圣佛朗西斯科区的大法官……"

"您把姑娘带到哪儿去了？她不在公共监狱里。"

"我现在不便透露。我把她送到命令我送去的地方了。"

"然后，你怀着好色的目的把她藏了起来。"

"从我拒绝满足您的好奇心，不能得出这类侮辱人的结论。逻辑，逻辑，学哲学的先生。"

"您不想向我透露真情和秘密，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会弄清真相，使这场粗暴和不体面的阴谋的主使人和工具都会后悔的。"

说完以后，他满腔愤怒地离开那里往家走。他家客厅里有人来访。他没有走进客厅，吩咐为他准备马车，换了衣服。母亲在门廊铁栏杆那里打手势，问他为什么这样急着要出门。

"我去看歌剧。"他简短地回答。

在漂亮的普林西帕尔大戏院里，为了捐助圣玛尔塔教堂，正在演唱罗西尼大师的歌剧《里卡多和索拉伊达》。当时剧团的经理是堂欧亨尼奥·阿里亚萨，管弦乐队的指挥是堂曼努埃尔·科科，他就是堂何塞的兄弟。剧场和包厢里只有一大半的座位有观众。那时人们对抒情歌剧的演出没有什么兴趣。开幕之后过了一会儿莱昂纳多才进场。他当然没有听到当晚上演歌剧之前的《坦克雷多》序曲。

他在找一个人，此人在戏院里的座位他事先就知道，因为作为大法官，应当在二楼中间的包厢里主持演出。果然，

他和他的马德里夫人坐在一起，正沉醉于欣赏音乐和歌曲。在他的背后，靠门站着保护他的黑白混血种听差，穿着整齐的仆役制服，上面绣着金色的炮台和狮子。这一些，莱昂纳多从包厢门缝里都看到了，虽然包厢的门朝着走廊关着。他可以叫门，肯定能进去，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他宁愿在休息厅面临保拉林荫大道的阳台上等待着。

与莱昂纳多的估计一样，第一幕结束不久，他就听到了大厅里稳健的脚步声。后来有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接着听到了带有戏剧性语调的说话声："勇敢的奥赛罗的朋友怎么样啦？"

"啊！是你，费尔南多？这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在这儿干什么？这么孤独和沉默？"

"我刚进来。"

"我没有在池座里看见你。为什么你不立即到我的包厢去呢？"

"我猜想没有我的座位。"

"对于你，在我的旁边总是有座位的。"

"谢谢。"

"你正处在有灵感的时刻吗？是想起坐在三角台座上的太阳神女祭司了吗？我祝贺你。我很抱歉打断了你。"

"我有什么灵感！只能是来自魔鬼的灵感。"

"在阳台前展现的城市和海洋的景色使你产生灵感，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你脑子里正在构思一篇描写它的文章吗？肯定是的。事实上，有诗人灵感的人，看见我们右边这

排参差不齐的房子，其中佩尼亚维尔伯爵古老住宅的高大阳台又很突出，怎能不产生灵感呢？或者看到这条没有树木、在保拉咖啡店结束的大道现在阴暗而荒凉，怎能不产生灵感呢？或者看到纵深处同名的保拉医院好象一座埃及金字塔，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它那变黑了的尖顶几个世纪以来就凝视着我们，怎能不产生灵感呢？或者看到对面漆黑一团的'索维拉诺'号军舰，可以说它是钉在海湾平静的水面上，怎能不产生灵感呢？你没看见她在繁星闪烁的天空下巍然屹立吗？谁能不说这些星星不是在发光，而是在为我们的海军光荣的残部将要消逝而流泪呢？"

"费尔南多，这些景色对你那么富有诗意，对我却毫无意义。也许因为我都记熟了，或者因为我情绪不好。"

"对我来说，小伙子，大自然永远是有魅力的。看到它，我就忘记了一切痛苦。顺便问问，你读了《日报》上的《埃特纳一瞥》吗？有一天，阿拉索萨在我家里要我写一点新鲜的东西……他坚持要我写，我就把那些草稿给了他。"

"我几乎从来不看《日报》。"

"那你去找来看看吧，文章不长，三、四天以前发表的。我在巴勒莫写的。我不想署自己的名字，因为一个大法官写那种东西不好……你是了解我的。我只用了姓名的头几个字母，你相信竟然有二十多个朋友来向我祝贺吗？佩德罗·何塞·莫里亚斯还拥抱我，把我的文章捧上了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晚些时候，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费尔南多。我

的脑袋象火烧似的，真想向自己或别人开一枪，而不是想读文章。”

“怎么！你让我吃惊了。我简直不认识你了。你还是那个圣卡洛斯学院哲学系的学生吗？或者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时你的情绪多么好啊，多么温柔快活，你不是得到了全体同学的好感吗？别说胡话了，不要耍孩子气。你在恋爱吗？你已经二十多岁，有了经验，可能有那种胡涂行为……”

“现在，不是恋爱的激情在吞食着我的心，而是愤怒，是痛苦和绝望使我第一次醒悟到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人，什么是友谊。”

“好了，为什么否认它呢？你正在恋爱。回答是不幸的。一切都说明你是在恋爱。你苦恼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坦率告诉我吧。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青年讥笑地大声说，“我曾经认为你是我的朋友，但是现在我已经醒悟到你是我最坏的敌人。”

“你什么时候醒悟的？”

“就在你给我帮倒忙的时候。我不明白，你的记忆为什么不使你内疚。”

“你疯了吗？好家伙，我明白了。你所有的愤怒来自……哈哈！”

“你别笑，”莱昂纳多严肃地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法官加重了语气说，“自从我们

相识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严肃和……说傻话。”

“你别把使人愤怒的事情称为严肃和说傻话。”

“这个时候你别耍孩子气了。看来主要是你对我生气了，如果你没有昏头，你就会发现不该恨我，而是应该感谢我。”

“不必多说了，正是你在我最痛苦的事情上伤了我以后，还指望我感谢你。你开了多么粗鲁的玩笑！你知道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姑娘是我的吗？”

“就在你说的我给你帮倒忙的同一天，我知道了这一点……”

“但是，在此之前，你知道她这个人吗？你知道她的性格和经历吗？”

“我怎么会知道！一无所知。”

“那么，你不了解事实，没有提出起诉，你怎么下令逮捕她呢？”

“因为有人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就逮捕。”

“你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对我的友谊吗？”

“这你将会看到的。”

“他们把什么罪名加给了姑娘，而采取这种暴行的？”

“据我所知，除了太爱你之外，别的什么罪名也没有。”

“显然，你这是干了一件不公道的事，我们说得清楚一点，是专横。”

“我承认对这个过失有责任。”

“你说是过失吗？不只如此。我们的法律认为，这几乎

是罪行，您可能会后悔的。如果有人以为可怜的孤儿没人保护她，那完全是欺骗自己。我在这里，我将为这件事办理诉讼手续。”

“你会把事情搞糟的，莱昂纳多，”法官镇定而很有尊严地说道，“你会把事情搞糟的，我再说一遍。对我来说，你的枪刺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它只会在铠甲和战袍上弹回去，那就是我的高贵地位，我的贵族头衔和我在这里以及朝廷里得到的保护。在这方面我是不会受伤害的。但是，如果照你说的办法去做（我作为同学和朋友跟你说话），你得到的只是出丑，使你的父亲成为人们的笑柄。你责备我专横，而我正是根据你父亲正式的书面申诉行事的……你善良诚实的父亲到了我的法庭，按全部手续对姑娘提出诉讼，说她以自己的魅力和欺骗行为引诱了一个青年，一个富裕和正派家庭的儿子。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几乎是眼泪汪汪地申诉说你变成了一个堕落分子、赌棍和好色之徒；你不读书，也不能象他和你母亲希望的那样，在四月份获得学位，明年管理产业，也就是说，在你和已经订婚的阿尔吉萨尔的美丽贤淑的小姐结婚以后管理产业。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轻率的姑娘作怪，她的恋爱关系无疑玷污了一个不久必然成为伯爵的青年。”

“这些就是我父亲告诉你的事情的梗概吗？现在你听听或看看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在这件事情里，根本没有那种引诱、欺骗和类似的事情。姑娘很漂亮，非常爱我。为什么我不该回报她的爱情呢？可是，从她很小的时候起，父亲

就一直注意着她的行踪，养活着她，给她衣服鞋袜，照顾她，对她比对他的任何一个女儿都照顾得更多，照料得更周到。为了什么呢？你会问目的何在呢？只有上帝和他才知道。我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但是，在唯一能够阻止实现这种不正当的愿望的外祖母刚去世的时候就把她绑架，这使我怀疑我的父亲是不安好心……然而让我放心和满意的是，尽管他把黄金雨点般地撒在姑娘面前，但是直到现在，他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是强烈的憎恶。可是，我的朋友，你干的好事是把她从我这里夺走，把她的手脚捆起来交给我的父亲去处置。我能原谅你的这种恶劣行为吗？永远不能。”

“你是不公道的，对你父亲和我都很不公道。你对他不公道，是因为我是完全相信他对你，对家庭和对巴尔德斯本人的意图是正直和神圣的，我才同意他的请求的。你对我不公道，是因为我看到你父亲决心以任何方式，不惜以任何代价切断你和姑娘的秘密关系，我才决定短时间里把她关在收容所里，直到你得到学士学位，按上帝的旨意，按你的阶级地位和你的家庭的财富结婚时为止。以后，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重温……最初的爱情。”

莱昂纳多沉默了，思考着，接着慢腾腾地说：“再见吧，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拉住他的胳膊说：“你不要这样子就走，好象我们吵了嘴一样。到我的包厢里去，去见见我的夫人，坐在我的旁边听歌剧的第二幕。为了减轻某些痛苦，没有任何止痛药能比得上一首优美的乐曲了。”

第 七 章

嫉妒是最大的魔鬼。

——卡尔德隆

“你何必为一个没有教养的姑娘自找麻烦呢?”堂娜罗莎问仍然躺在床上的丈夫说,“你说呀,回答呀。”她说话时用肘碰碰他的背,因为她觉得他不理人,或是假装睡着了。

“我没有自找麻烦,也没给任何人找麻烦,罗莎。”堂坎迪多半睡半醒地回答。

“你,是的,是你。有人告诉我了,我根据可靠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

“谁给你讲的这种故事?”

“不是故事,是真事。几天以前,你把一个姑娘从她家里抓走了……至于谁告诉我的,这无关紧要。”

“有关系的,罗莎。有人在极力影响你。”

“这我们以后再说。没人能改变我的看法。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你看,我不是说了吗?有人让你反对我。你的儿子……”

“怎么样，现在你又怪罪我的儿子了。”

“你的儿子，我说，”堂坎迪多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差点就要干出至今最愚蠢的举动来了。我不得不干预，因为我毕竟是父亲，避免了发生那种事……你不愿意别人碰他，除了碰她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你瞧，这就是你说的我的老毛病。”

“我不听这些！为了避免儿子的愚蠢行为，就由父亲去干，去出丑吗？”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出丑可言。”

“怎么，事情是秘密干的？那就更坏。看你对这件事那么有兴趣。”

“除了防止一个人干出真正可耻的事情之外，我没有别的兴趣。这个人和我们关系如此密切，他就是我们的儿子。”

“什么可耻？你说话那么粗野……”

“很久以来，莱昂纳多一直在追求一个有色种人姑娘……”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这事和你不知道这事是同样的道理。”

“这都是废话。莱昂纳多年轻英俊，就象你说的，追求姑娘们是自然的事情。可是，你已经又老又丑，还那样去打听年轻人追求女人的事，那就似乎不自然了。你嫉妒吗？你要他去当修道士吗？你为什么监视着他？”

“因为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对他的行为是要负责

任的。”

“多有道德！你在他这种年龄的时候，不是干过同样的甚至更坏的事情吗？”

“我年轻的时候也许干过和他同样的事情，但更坏的事情没有干过，至少我的良心不会责备我，我没有让任何清白的良家姑娘堕落。”

“你干得好，就这样宽恕了自己。但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是够多的……我总认为，对于女人，莱昂纳多比起你来，还是个吃奶的孩子。”

“我们不要互相指责了，罗莎。言归正传，作为孩子的父母，谈谈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事情吧……事情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都无关紧要。我已经知道他买了很多家具和家庭日用品。他一定花了一笔钱。钱从哪儿来的呢？借了债吗？赌博赢的吗？或者……是你，一向那么溺爱他的你，给他钱了吗？”

堂坎迪多击中了要害。堂娜罗莎那笔借款是瞒着丈夫给的，她能否认吗？这等于在父亲眼里败坏儿子的名誉，他又总是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儿子的过失的。因此，她虽然相信是受了骗，感到耻辱，但宁愿说实话，自己承担起心爱的儿子挥霍金钱的责任。

“你现在看到了，罗莎，”堂坎迪多毫不尖刻地说，“有些母亲对子女盲目宠爱的恶果了吗？你不承认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的过错要求严比要求宽更有益吗？莱昂纳多向

你要钱，你就把钱给他，因为你不能对他说个不字，你认为如果拒绝了他，他就会痛苦得要死……他拿了钱购置家具，租了房子……是在搞什么鬼？当然是为了把情妇接去住。根本不需要深入的观察……因此，如果不是我提前动手，那学业就吹了！学士学位也吹了！十一月要结婚也吹了！而结婚的事是你我商量好的，他也同意的。”

“你说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把姑娘藏到哪里去了。”

“关在收容所里。我认为，”堂坎迪多看到妻子沉默了，在床上十分激动，急忙接着说，“我认为，为了使孩子不摔跟头，不让姑娘身败名裂，这是我能选择的最好最没有危险的办法……”

“是的，”堂娜罗莎说，“你以为把姑娘关在收容所里，就算一切安排妥当了，就算完事了吗？你知道，你这是一无所获。孩子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他在发狂地恋爱。”

“废话！”堂坎迪多语气轻蔑地大声说，“恋爱，恋爱，他根本不懂。这孩子是在感情冲动，头脑发热，一点不用心思。事情会过去的，你放心吧。”

“会过去？唉，也许。但孩子不吃饭，不睡觉，心里难受，痛苦，烦恼，还在哭泣。我怕他因为悲伤而生病。现在，因为你没见着他，没听见他说话，也不了解他，就随便这么说了。”

“你也出点力。你对他的影响比我大。你应该劝劝他，让他走上正道。你没有对他说过，我正等待着下一次从西

班牙来的信，带来我们崇高的国王封赠的甘博亚家族的伯爵称号吗？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这个消息会使他高兴的。”

“使他高兴！你对你的儿子了解太少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他说，你和其他西班牙人从非洲抢来黑人，强迫他们长期当奴隶，用他们的血买来贵族头衔，这并不是高贵而是耻辱，他把这个头衔看成为最大的耻辱……”

“啊！懒鬼，叛徒，不听话的家伙！”堂坎迪多大声叫喊着，气得暴跳如雷，“你看，土生子的血在他的血管里沸腾啦！这个岛如果一旦和大陆一样发生动乱的时候，这个傻瓜还可能拿他的父亲开刀，进行屠杀哩！他们要自由，因为对他们管束太紧啦！他们不能忍受专制啦！让这些懒汉去干活，他们就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抱怨这个最好的政府了。我要用棍子敲他的脑袋，就象敲驴一样……”

“你胡说咒骂得够了吧，”堂娜罗莎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这样对待土生子，好象我的孩子们和我都是你故乡的人一样。你憎恨哈瓦那人，是因为他们用同样的钱付你的账使你痛苦吗？小莱昂纳多有些事情是对的。你剥夺了他的一切兴趣和快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不绝望。请注意，他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把姑娘从关押中救出来……”

“如果你不给他钱去行贿，”堂坎迪多吃惊地说，“我很怀疑他能够达到目的。你别给他钱，不要随便给他钱。既然你对他的抚爱就是不断地给礼物，那么我们就再送给他一件很好的礼物，使他感到自豪，对自己想干的下流行为感

到羞愧。”

“什么礼物使你指望创造这种奇迹呢……？”

“阿布雷乌中彩得奖的索莱尔的房子正在出售。我们把它买下来，装饰得富丽堂皇，作为给莱昂纳多和伊萨贝尔结婚的礼物。房子的卖价是六万比索。”

“几乎是一座糖厂的价钱。”

“房子值这个价钱。那是一座宫殿，在哈瓦那没有第二座。为了挽救你最宠爱的儿子，不该计较这点钱。我负责购买和准备笼子，你负责驯服鸟儿，必须使鸟入笼。”

安排好计划，角色也分配了，堂坎迪多扮演他的角色毫不拖延，也没有困难。相反，堂娜罗莎由于她性格独特，在最开初的步骤中就为实现这个计划自己设置了无法排除的障碍。

高傲和多疑是堂娜罗莎的性格突出的特点，使她在家庭关系中经常表现出轻率和不公正……没有谁比莱昂纳多对他母亲的弱点更为了解的了。她一对他宣布了这个驯服计划的条件，要他放弃占有塞西莉亚时，他就决心挑起她作为妻子最大限度的嫉妒心理去反对丈夫。为此，他用不着指名，只要向她讲讲从塞西莉亚口中听来的一切就足够了。他讲了很久以来堂坎迪多和安赫尔区的姑娘以及老太婆之间秘密可疑的来往；讲了这个多情的老头在交往中一直慷慨花去的钱；讲了他对两个女人的生活和幸福总是抱有特殊的兴趣；讲了他对姑娘进行的严密监视，对老太婆健康的关心；总之，讲了蒙特斯·德奥卡在这些不道德的交易中经

常为他提供的有效的服务。

所有这些消息，已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堂娜罗莎的耳朵里。儿子巧妙的和迟到的叙述，只是给她已经知道的，或仅仅是猜疑的事情加以补充和证实罢了。

这件事如同所有其他同类的事情一样，挑拨离间产生了它恶毒的效果。想到丈夫经常违背夫妻之间的信赖关系，于是母亲受到了刺激就去反对父亲。为了报仇或报复，她和儿子秘密谋划了破坏堂坎迪多为保护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荣誉而建立的壁垒。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堂娜罗莎答应出钱和施加她的影响。

为了在这项艰难的计划中帮助他，她仅仅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儿子继续读书，直到获得法律学士的学位；第二，年底和伊萨贝尔·伊林切塔结婚；第三，不再罗嗦，接受父亲为此目的而赠送的那座房子。所有这些，莱昂纳多都满口答应了。

第一步是把拉蒂纳哈糖厂的护士玛丽亚·德雷格拉找来伺候。虽然母亲和儿子都恨她，但都承认她是聪明能干的。她很愿意效劳，因为她从本性来说就是一个善用心计的人，同时他们也答应给她好处，补偿两人过去对她做过的许多坏事。紧接着他们就开始了破坏的工作。

塞西莉亚进收容所，确实引起了一场混乱。她年轻美丽，又不断地叹息流泪。人们猜想她是使用了妖术引诱哈瓦那百万富翁的一个白人青年，因而把她关押起来的。这一切都使不同肤色和地位的女人们感到好奇、同情或钦佩；她

们差不多都被关押很长时间了。

虽然她们都很粗俗，心灵上个人尊严的感觉已经模糊，但她们不可能避开一些事情的影响，这些事情的魔力将照遍这月下的世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看起来，她们的同情和赞美对塞西莉亚可能用处不大，但是这就足以有力量在她周围形成一种受人尊敬和重视的气氛，大大减轻了她在收容所里的痛苦，最后为她打开了方便之门。

看守这些迷路的母羊的是一个下流的光棍，一个蠢傢伙，年龄和惩罚都没有减轻过他的情欲。到目前为止，关进他管理的收容所的只是一些出身低贱的女人，又老又丑，被恶习糟蹋了的女人。塞西莉亚来了以后，增加了她们的人数，但她的情况完全不同。也许她犯了罪，但肯定不是因为恶习和作风败坏。她年纪轻轻，正派谦虚的品行，文雅的仪表和象珍珠母一样滑润的面颊都证实了这一点。她感到痛苦，对自己被关起来，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品行不端的女人混在一起，感到羞耻，无疑这使她经常流泪和抱怨。她真是痛苦到了极点，这和犯罪是不相符的。

收容所的看守就是这么推理的。他不加考虑，就宣布自己是塞西莉亚的保护人和朋友。他的乐趣就是在非正式的时间里走到她的房间的窗前，使她感到惊奇，秘密地表示他的感情，表示爱她，对迫害她的人感到愤怒。有时他看到她坐在椅子上，把头和双臂伏在桌上，让浓密蓬松的头发盖住背上宽松的衣服，正好没有遮住人们亵渎的目光看到的部分。有时候她突然两眼朝上，两手合掌朝天，悲痛欲绝地

呼喊：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因为什么罪过，我该受这么重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看守退回到他的门房，怒不可遏。

有一次，在他因为仁慈而气愤的时候，玛丽亚·德雷格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借口卖给他时鲜水果和蜜饯，因为她当时正在做这种生意。这男子不想买，也不愿纠缠到一场可能分散他又酸又甜的思考的谈话中去。但是卖水果的女人并不因此放弃她的打算，相反，她等着更坚决的拒绝。她以悦耳的声调对他说：

“先生头疼还是牙疼呀？”（她没有称呼他为“您”。）

“我哪儿也不疼。”他嘟哝着说。

“我很高兴，因为它是痛中之痛。请先生问问，收容所里是不是有人要买水果或蜜饯。”

“现在不是买水果和蜜饯的时候。收容所也没有钱。”

“我赊帐。”

“跟上帝赊去吧，让我安静点。”

“从前有几次，这里有人买过我的水果和蜜饯。”

“那是我不在，哪个傻瓜替我的时候。”

“也许是的。”

“我不准许和犯人来往。规章完全禁止在门房搞鬼。”

“但是别人告诉我，先生对收容所里可怜的女人比面包还好呢。”

“别人骗了你。我是坏人，很坏的人。”

“先生不是坏人。哪儿的话！我从您脸上看出来您不是坏人。”

“够了。我不愿意闲聊。”

“好吧。指挥的人下命令了。我就走，但在我走以前，您不想听听一位少爷刚才要我转达给先生的口信吗？”

“什么口信？快说。”这男子凝视着卖水果的女人，粗暴地回答。

“先生这里关着一个白种姑娘吗？”

“我谁也没关，我不是狱吏，只是最有名的埃斯帕达·伊兰达先生委派的收容所看守。”

“请先生原谅。我想问这里是否收容了一个白种姑娘。”

“看起来象白种。有这么一个，什么事？”

“我对您说的少爷对这姑娘很有兴趣。”

“他有兴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又不能当饭吃。”

“您永远不该说：‘这水我将来不喝。’因为我说的这个少爷很有钱，又热恋着这个姑娘。先生知道，当一位有钱的少爷爱得发狂时，偏偏不让他和心爱的痛苦的人儿见面和说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好吧，”看守口气缓和一些说，“那位少爷想干什么？”

“一点小事情。他想请先生替他把这些柑桔交给姑娘（她从木板上捡出了六个最好看的柑桔），并且转告她，他正想法花很多的钱，好尽早把她从这里接出去。”

“唉！”看守犹豫不决地说，“我从来没有扮演过拉皮条

的角色。”

“干吧，先生，不会让您后悔的。您要知道：少爷很有钱，很会报答别人的恩情，他正在热恋着。”

看守惊讶了，颤抖起来，犹豫不决，呆了好一会儿，时而望着黑女人，时而望着柑桔。最后，因为害怕或者羞愧，他用嘶哑的声音问：

“少爷叫什么名字？”

“姑娘知道。”玛丽亚·德雷格拉回答，急忙走开了。

看守沉思着，好象被钉住在门房的铁栅栏前一样。不一会儿，他插上门闩，上了锁，每只手拿着三个柑桔，走进了收容所宽敞的院子。

看守和塞西莉亚简短的会面完全能使多情的男子充满幻想，给受折磨的女人带来希望。谈话中有这么一段：“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是哪位天使把你带到这可怜的被迫害的女人面前来的？我是无辜的。我唯一的罪过是非常爱一个愿意为我而死的青年。您对我提到的那位少爷的父亲把我关在这里。他对我的一切愤怒都是因为我不爱他，而爱他的儿子。请您对一个遭受不公正的迫害的女人行行好吧。”

看守从那里出来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是谁想起把她这样一个姑娘抓到这里来的？”他问自己，“只有魔鬼，只有黑心肠的家伙才企图把善良的人从他们的家里抓来。我倒想看看这些强硬的男子汉，这些‘圣人’是怎么回事。她们会反抗吗？她们可能变得软弱了，屈服了，连脚都伸到魔爪里去了。谁有勇气看见她哭，听她诉苦求情而无动于衷呢？

她将随意摆布我，这是清清楚楚的。我将使我的保护人主教先生不高兴，得不到他的照顾，丢掉在这个收容所里的职位。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很漂亮，她哭，我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该死的卖水果的女人！”

两三天以后，这个女人又来了。收容所的看守很好地接待了她。她有新的打算：和被关押的女犯人单独谈话。收容所里是禁止访问的，只能在门房的铁栅栏那里当着看守的面和被收容的女人说话。但是玛丽亚·德雷格拉花言巧语了一番，说她不希望看守帮着悲惨地害死一个无辜的姑娘，成为直到当时在哈瓦那犯下的最严重的非正义行为的帮凶。她说姑娘的情人，那位少爷为把姑娘营救出去而作的努力，已经大有进展，当然，对所有压迫过他心爱的痛苦的人儿的家伙，是不会感谢的。接着，她好象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继续说：

“少爷叫我把这六枚金盎司交给先生，也许姑娘需要吃点什么，穿点什么，或随便……”

这最后一条理由使看守不再顾全他的面子。他让她进去了。现在我们简要地描写一下送信的女人和女犯人会见的场面。

玛丽亚·德雷格拉见到的塞西莉亚，正如几天前看守出其不意地看到的姿势一样，只是这次头发没有盖着她朝着牢门的后背。当年的女护士在这里看到了某种东西，引起她极大的注意。

“耶稣！”她说，“我看见什么了？这姑娘可能就是我猜

想着的那一个人吗？世界上竟有这种事！”

塞西莉亚听到声音和没有条理的惊叹时，抬起了头，用痛苦的声调有气无力地问：

“您有什么事？”

“我想请您告诉我您受洗礼时的名字。”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耶稣！”黑女人又惊叫起来，“正是我想象中的姑娘！这好象是一场梦。您知道是谁给您刺了这半圆形的月亮吗？”

“什么半圆形的月亮？”

“在您这个肩膀上。”（她用食指碰一下姑娘的左肩。）

“这不是画的，是疤，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挨打以后留下的记号。”

“不，如果您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话，这不是疤，也不是挨打的记号，这是您的外祖母把您送到王家育婴堂之前，用针和兰靛刺的半月。”

“啊！姥姥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个。”

“我知道，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是在王家育婴堂里从其他女孩子中间认出您的标记。”

“您是谁呀？知道这么多我的事。”

“您还没认出我来，是吗？您应该记得我。”

“不，真的记不得了。”

“我给您喂过奶，开始在王家育婴堂，后来将近一年是在您外祖母的家里，那时她住在圣胡安·德迪奥斯胡同。我不对您多说了，当人家把您从我怀里夺走的时候，您已经学

着走路，会呀呀学语了。唉！您不知道，给您喂奶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带来多少痛苦啊。不仅对我，对我的丈夫也是这样。是的，您是造成我们不幸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原因。”

“你们出了什么事？”

“他们把我从哈瓦那赶出去有十二年了，我的丈夫现在在监狱里。他们把顿达上尉的死归咎于他。”

“那么，事情就象您说的那样了！因此，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我多可怜啊！我并没有对任何人干过坏事，但是所有的人都怪罪我！”

“您别哭，也不要悲伤，姑娘。我们的不幸虽然因为您而造成的，但您是无辜的，没有任何罪过。”

“我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成了这个收容所里的女人们胡闹的对象。她们盘根问底，说些愚蠢无聊的话来折磨我。最后您来了，说您曾经哺养过我，把您和您丈夫的不幸归咎到我身上，我怎么能不哭，不悲伤呢？还有比我更不幸的吗？”

“当我把我的历史与您的历史联系起来讲给您听时，您就会相信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您是谁呀？”

“我叫玛丽亚·德雷格拉，是您卑贱的女仆，莱昂纳多·甘博亚少爷的奴隶。”

“啊！”塞西莉亚大叫一声，站起来拥抱和她说话的女人。

“唉！”女人很感慨地说，“姑娘把我当作莱昂纳多少爷

的奴隶感谢我，拥抱我，而不是把我当作您的奶妈。”

“不，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因为您的到来是我得救的预兆。”

黑女人两臂交叉着，开始面对面地凝视着塞西莉亚。她时不时地低声咕哝着：“您看！同样的前额！同样的鼻子！同样的嘴！同样的眼睛！甚至连下巴上的小酒窝也一模一样！对，您的头发，您的身段，您的姿态，您的性格！啊！是她活生生的肖像！”

“谁的？”塞西莉亚问。

“我的孩子阿德拉。”

“那个孩子是谁？”

“是我喂奶的另外一个女孩子，莱昂纳多少爷的胞妹。”

“我那么象她吗？有些见过她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个。”

“可以说是非常像，就是双胞胎也不能更象了。是不是因为这点，莱昂纳多少爷才那么爱您呢？可是，你们这么相爱，他犯了罪，你也犯了罪。如果你们作为朋友或兄妹相爱，那是可以的；而作为男人和女人相爱，就是一种罪过了。你们两人都在犯死罪。”

“为什么您对我说这个呢？”塞西莉亚吃惊地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相爱就算犯罪，我不懂。”

“是的，是有罪的，孩子，有时甚至是弥天大罪。一方面，他是白人，很快就要成为贵族，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是甘博亚伯爵。他有一座宫殿般的住宅供他和合法的妻子居

住。而您，孩子……请原谅我说话直爽。您是穷人，没有一滴贵族的血，而且是育婴堂的女孩……他们不可能让他和您结婚的。”

“一切都要看他是否有决心。既然他是男人，就可以干他愿意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我肯定他会履行对我说过的话的。”

“不可能的，孩子。您醒悟过来吧，尽管他愿意，也不可能履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能。到时您就会知道。那种结婚只是一场梦，不会实现的……”

“因此，您反对。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我反对，我的孩子。反对的人不是我，是另一个人，是自然法则，是人类神圣的法则。那将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举动……但是，我在说些什么呢？至少已经太晚了。告诉我，孩子，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

“我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塞西莉亚天真地擦擦眼睛回答。

“是的，在您的眼睛里我看到一种东西，它是不祥的标记。我觉得您的眼球变黄了。无疑，这种眼晕，这苍白的颜色，这变了形的脸……可怜的孩子！您得病了。”

“我得病了！没有，没有。”她急忙说。

“您已经是莱昂纳多少爷的了。”

“我不懂您说的意思。”

“您感到恶心吗？好象要呕吐吗？”

“是的，有几次。从我到这个收容所来以后更经常恶心了。我以为这是由于不公正地把我抓来引起的惊恐和痛苦造成的。”

“小心。确实如此。我不是说过吗？您的病是另外的原因。我知道，我猜到了。姑娘不知道我当了很多年护士吗？不知道我结过婚吗？已经不可挽回了。毫无办法……可怜的孩子！无辜的孩子！不幸的孩子！上帝给了您这样漂亮的小脸蛋，却给您招来了祸害。如果您生得丑，也许就不会出现眼前发生的事情了。您可能是自由的，幸福的。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最好忘掉它。总之，我会把您的情况告诉莱昂纳多少爷的，他肯定会尽快地把姑娘从这个该死的收容所接出去。”

女奴带给莱昂纳多·甘博亚关于塞西莉亚的最新消息，强烈地影响了他。正如黑女人预料的，莱昂纳多没有浪费时间，约了他的同学和朋友，即那位武断地下逮捕令的大法官面谈，对他亮出了伯爵的头衔。同样，他又秘密地向大法官透露了姑娘的困难处境。他到处放手花钱。到四月的最后几天，莱昂纳多看到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圆满成功，满意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尽管他的父亲坚决反对，塞西莉亚终于是他的了。他从收容所里把她接到在拉斯达马斯街上租赁的房子里，让玛丽亚·德雷格拉长期给她当厨师、贴身的仆人和管家。似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幸福的人了。

虽然莱昂纳多在办理这一切时对堂坎迪多完全保密。但对堂娜罗莎却毫不隐瞒。自始至终，他把采取的步骤按其进程都告诉了她。我们遗憾地说，不知道这出戏的收场使谁更感到高兴：是儿子还是母亲。她确实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姑娘和她图谋不轨的丈夫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这些事情当中，莱昂纳多表现出空前的灵巧和毅力，小心翼翼地实现和母亲秘密商定的条件。他按时去上法律课，快毕业时他逐个拜访将担任他主考的博士们，尤其是以对毕业生极端严格而出名的堂迭戈·德拉托雷。他贿赂大学的秘书安布罗西奥·埃雷拉修士，秘密地告诉他在每个钱袋里将放进三个金盎司作为酬金，而不是通常的三个比索。这样，他就铺平了毕业的道路。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二日，他终于按规定毕业了，走上大教室的讲台，把红色的方帽戴在头上，用拉丁文发表了一篇令人费解的演说，毫无障碍地获得了法律学士的文凭。

履行了这方面的诺言之后，他仍有时间正式接受父亲赠给他的那座住宅。接着，为了麻痹父亲的警惕性，他跑到伊萨贝尔的阿尔吉萨尔的天堂，对她"爱抚一番"，看看能否和她具体商定结婚的方式和日期。

他看到她相当冷淡和沮丧，因为想到将再次看见糖厂可怕的场面使她特别厌恶。作为客人，她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女主人，如果她的情人为了糖厂不幸的需要，没能取消那里强加给黑人的可怕的惩罚，那结婚以后，

他就更难答应废除它了。莱昂纳多时而认为她的女朋友的这些道理纯粹是顾虑太多，时而自信这些道理也许来自她内心已没有多大兴趣的一种许诺。他没有设法排除这些意外的障碍，就回哈瓦那了。

光阴似箭。八月底，塞西莉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这没有使莱昂纳多感到高兴，似乎只把她看作在他发狂的恋爱时刻加在自己身上的重负。她并不是他的妻子，更不是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即使她象太阳一样美，能在任何场合介绍她而不脸红吗？他还没有沿着恶习的缓缓斜坡，滑到穿上悔罪衣去显耀的程度。

无疑，想轻易地得到一心追求的目标的幻想破灭了，它的基础只是前面提到的变化无常的品质。羞耻很快取代了爱情的位置。羞耻过后就是悔恨，根据青年甘博亚已经暴露出来的冷酷心肠和荒唐道德，这种悔恨来得很快，比意料的大大提前了。

不久，塞西莉亚就痛苦地发现了莱昂纳多变心的迹象，随之而来的是嫉妒的爆发，使事情更加复杂。在同居三、四个月以后，莱昂纳多到拉斯达马斯街上的家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他对她越来越冷淡，越不吐露真情，对女儿不感到自豪和高兴；如果她从来不能让他那怕在自己的家里睡一个晚上，而不睡在他父母的家里，那么，即使他把大堆的礼物塞给情妇，超出了她的一切爱好，那又有什么价值呢？

莱昂纳多对塞西莉亚少有的举动，可以从他的精力旺

盛的母亲对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来解释。因为如果说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已经抛弃了一切道德，就象胆怯的鸽子抛弃被闪电击坏的鸽舍一样，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说温柔的赤子之心仍然温暖着他的铁石心肠，这也同样属实。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堂娜罗莎弄清了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出生、受洗、哺育和她的父姓等真实的历史。这是玛丽亚·德雷格拉为了达到完全宽恕自己的罪过，对严密关押着的迪奥尼西奥有所帮助的目的而告诉了她的。这位夫人对自己曾经把自己的儿子推入深渊感到恐惧，但她外表上却镇静地对儿子说：

"小莱昂纳多，我一直在想，已经是你摆脱那个没有教养的姑娘的纠缠的时候了……你觉得怎么样？"

"耶稣！妈妈！"青年生气地回答，"那可能是一种残暴的行为。"

"行了，必须这样办。"母亲语气坚定地说，"现在，你和伊萨贝尔结婚吧。"

"还提这个？伊萨贝尔已经不爱我了。你看她最近的信，信里她不谈爱情，只说去当修女。"

"胡说八道！你别理会。我很快就安排好这件事。情况变化了，即使只是为了保证合法地继承爵位，长子早些结婚也是合适的。我说，你就和伊萨贝尔结婚。"

堂娜罗莎通过堂坎迪多写信给堂托马斯·伊林切塔，为甘博亚家当然的伯爵继承人，她的儿子莱昂纳多向伊萨贝尔求婚。

作为回答，那个当然的未婚妻由她的父亲、妹妹和婶母陪同，按时来到了哈瓦那，住在她的表姐妹加梅斯小姐的家里。婚礼推迟到十一月初在美丽如画的天使保护神教堂举行，因为它虽然不是本教区离家最近的，但它是最有气派的教堂。在教堂通常举行婚礼的三个日期中，第一个日期是圣拉法埃尔节过后十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天。

当然有人会告诉塞西莉亚她的情人和伊萨贝尔·伊林切塔将要结婚的消息。我们不想描写这事在高傲和报复心很重的黑白混血种女人心里引起的感情上的痛苦。只说说母绵羊确实变成了母狮子就够了。

十一月十日黄昏时分，塞西莉亚的一个老朋友敲她的门。自从她成为莱昂纳多的情妇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

"何塞·多洛雷斯！"她惊叫起来，伸出两条胳膊抱住他的脖子，泪如雨下，"是哪位善良的天使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

"我来了，"他带着忧郁的表情和可怕的声调回答，"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塞西莉亚可能需要我。"

"何塞·多洛雷斯！我亲爱的何塞·多洛雷斯！那婚礼不该举行。"

"不该？"

"不该。"

"那么，我的塞西莉亚，你可以相信，它将不会举行。"

他不再说什么，推开她的胳膊，上街去了。过了一会儿，塞西莉亚披头散发，衣服松开了，跑到门口再次大声喊

道："何塞！何塞·多洛雷斯！杀死她，别杀他！"

提醒也没有用。音乐师已经转过拉斯达马斯街的街角。

天使保护神教堂的大祭坛上点燃着无数枝大小蜡烛。两级石阶之上宽敞的平台上，一些人凭栏站着。一群女士和先生从朝着坎波斯特拉街的石级走上来，他们的车子就停在下面。当未婚夫妻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一个帽子遮到眼眉的男子从对面走过来，按对角线方向穿过平台，碰到了莱昂纳多，并抢在他之前走到教堂南侧，最后从那里消失了。

青年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把手按到左侧，想靠着伊萨贝尔的胳膊，身子转动了一下，倒在她的脚前，鲜血溅污了她闪光的白色丝绸衣服。

刀尖是擦过手臂，从奶头那里插进去的，一直刺进了他的心脏。

尾　声

确信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是丈夫的私生女儿，因而是她不幸的儿子同父异母的妹妹，这并没有使堂娜罗莎觉得宽慰，好象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她的愤怒和报复的强烈愿望。因此，她确实残酷地对姑娘进行迫害，毫无困难地认为她是暗杀莱昂纳多的同谋者，把她判处在保拉医院禁闭一年。这样，女儿和母亲终于互相认识和拥抱了，母亲在她的灵魂将

要离开不幸的人世之前不久，象常见的疯子那样恢复了理智。

至于伊萨贝尔·伊林切塔，醒悟到在她生活的社会里不可能找到幸福和心灵的安宁，就进了特雷萨派或卡门派的女修道院，当了一年新修女之后，在那里出家修行了。

罗莎和迭戈·梅内塞斯结了婚，努力代替她的姐姐热爱父亲和婶母，和他们一起住在阿尔吉萨尔的庄园里。

迪奥尼西奥被控杀死顿达的刑事案件，直到这里叙述的事情过了五年之后才宣判。法院判决他十年徒刑，由著名的堂米格尔·塔孔把他送到哈瓦那服苦役的地方修筑街道去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塞西莉亚姑娘
作者=（古巴）比利亚维德著潘楚基　　管彦忠译
页数=647
SS号=10339079
出版日期=1986年01月第1版